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社会命运

第一卷

〔法〕維克多·孔西得朗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社会命运

第二卷

〔法〕维克多·孔西得朗 著





2 023 0422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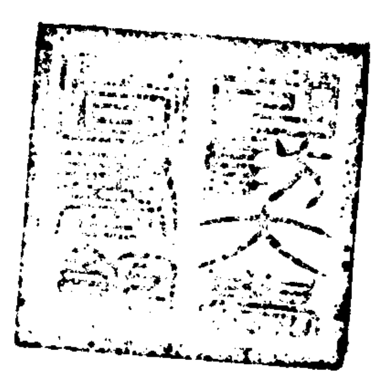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社 会 命 运

第 一 卷

〔法〕维克多·孔西得朗 著

李 平 沤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6 年 •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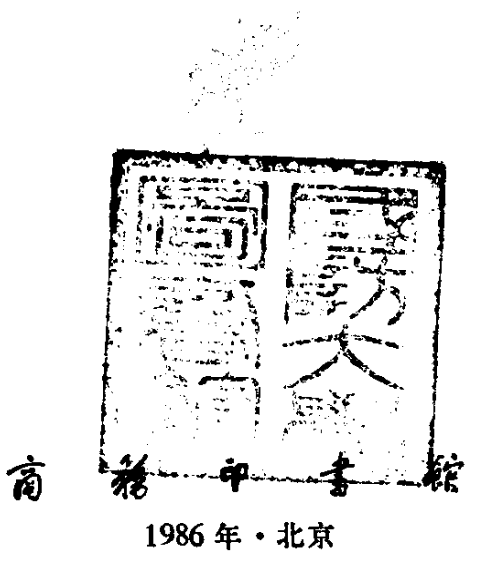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社 会 命 运

第 二 卷

〔法〕维克多·孔西得朗 著

李 平 沤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1986 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社 会 命 运

（全两卷）

〔法〕维克多·孔西得朗 著

李 平 沤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87

1986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43 千

印数 5[illegible],600 册　　印张 $20\,^{7}/_{8}$ 插页 8

定价：4.4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5 年 10 月

译 者 前 言

维克多·孔西得朗，1808 年生于法国汝拉省的萨兰，原先是法国陆军中的一名工程兵军官，1830 年开始信奉沙利·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1831 年辞去军职，参加傅立叶学派的理论刊物《法郎吉》的编辑工作。孔西得朗曾一度从事政治活动，当选过制宪议会代表和立法议会议员；1849 年因组织暴力活动，被判处流放。他先去比利时，后到美国；1855 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建立了一个“联合村”，试图在美洲新大陆实现傅立叶的理想；但这次尝试，也如同他以前在法国的尝试一样，不久便宣告失败。1869 年孔西得朗回到法国，1893 年病逝于巴黎。

孔西得朗毕生宣传傅立叶的思想，著有《社会命运》、《政治的崩溃》、《傅立叶体系解说》和《社会主义原理》等书。

《社会命运》是孔西得朗的一部主要著作，第一卷初版于 1834 年。他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对傅立叶的学说的实际运用作一个简明扼要的陈述。他师承傅立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把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资本主义的商业。他说商业是非生产性活动；商业本身对于从它手中经过的东西，无论在量上或质上都没有任何增加，商业的自由竞争天天在败坏社会的肌体。他主张通过一个管理机构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以减少商人的从中盘剥。同样，他认为政府官员和军队是非生产人员。维持大

量的政府官员和军队，将使社会丧失无数的财富和精神力量。他反对工业和农业分散经营的无政府状态，对这种状态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一再指出它是文明社会种种病症的一大根源。他深入解剖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揭露它们的弊端；对有些问题，也有相当的见地，例如：他反对对野生动物的肆意捕杀，认为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将导致水土流失，大自然的气候发生变化，不仅使当代的人受害，而且还遗患于后世。

在«社会命运»中，孔西得朗用大量的篇幅阐述傅立叶的"和谐的统一"；他详细探讨有哪些因素能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使每一个人都能参加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作。他说，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一个美好社会的物质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自由就是一句空话，教育也无法实施，人与人不可能和睦相处。他举例说明，一当人们感到物品匮乏，和谐的气氛便消失，敌对的自私行为便产生，战争也随之开始。

在«社会命运»中，孔西得朗因袭傅立叶对上帝的观念，说上帝在地球上先造好了动物和植物，使人有生活的资料，然后才造人。上帝给人类的礼物是丰厚的，因此，人类在世界上的任务，就是治理这个地球。以"法郎吉"为基层组织的理想的社会，能够按照从人类天性推导出来的法则，使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共同协作，完成治理地球的任务，为所有的人带来幸福。他设想：建立在平原、幽谷、山麓和河畔的法郎斯泰尔中的生活十分美好，每个人可自由参加谢利叶，从事与自己的爱好和才能相适合的劳动。劳动不再被人们视为苦事，而是很光荣、很吸引人的事。他说，法郎吉是很富有的。他把由四、五百家人组成的法郎吉比作蜂

箱。蜜蜂辛勤地劳动,蜂箱里充满了蜜和蜂蜡。然而,他并不主张彻底废除私有制,因此在美好的法郎吉里仍保留一定的私人资本,将视每个人投入的资本、贡献的才能和劳动的多寡,按比例分配产品。他认为,这样就实现了公允:有资本的人感到满意,没有资本单靠双手劳动的人也满意,从而阶级利益的对立便不再存在。这种设想,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一大特征,是十九世纪初叶资本主义还不十分发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刚刚开始时候的产物,因此,其立论的依据依然未脱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窠臼。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日益壮大,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起着阻碍作用了。

空想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中包含有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至今对于我们在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方面,仍有一定的意义。

傅立叶逝世于1837年,他的门徒虽然人数不多,但正如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所说的:“在现代法国的著名思想家中,他们却占了相当大的数量。维克多·孔西得朗就是其中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研究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主要著作《社会命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傅立叶的学说,加深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

1985年1月

命运是上帝按照数学法则制定的计划

在现在、过去和将来的结果。

沙·傅立叶

年轻的士兵,你干什么去?

我去为从上天降临的永恒的规律战斗。

祝你马到成功,年轻的士兵!

德·拉梅莱

目　　录

前　　奏

第一部分——批判

第　一　编

现社会的普遍弊病

第　二　编

人类在最初的几个社会时期中的连续发展

第二部分——组织

第一编

组织原理

第二编

法郎吉的经济结构

目　录

幕　间　剧

第二部分——组织(续)

第　三　编

自然的社会结构的确定。谢利叶的法则。

第三部分——和谐制度

第一编

内在的和外在的奢侈的平衡或个人或产业的全面发展

第二编

社会的平衡

命运是上帝按照数学法则制定的计划
在现在、过去和将来的结果。

沙·傅立叶

年轻的士兵，你干什么去？
我去为从上天降临的永恒的规律战斗。
祝你马到成功，年轻的士兵！

德·拉梅莱

第二版致读者

从事于传播战斗思想的人，在现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鲜有余暇写书或修订其著作；因为要进行斗争，每天都有要斗争的事和紧迫情况；战斗很难容许人远离，去离群索居地工作。我当然也承认，即使没有这个借口，我这部著作这次再版，也仍然会一点不少地保持它原始的样子。

果我是在今天写一部阐述社会学说的书，则我行文的语气无疑不会这么严峻，而要更加冷静，更加宽厚。不过我认为，在任何事情上，行年四十却后悔二十年前不该怎么怎么作，那是可笑的。

这本书，象它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利于传播的。它将打动那些独立思考的人们，因为它就是特别为他们而作的；它将使那些热心的人感到高兴，使青年人和妇女感到欣喜。书中的语气是很尖刻的，辞句是泼辣的；的确是这样。但人们将十分清楚地感觉到，这种语气和辞句绝不是个人意气用事。作者不是在为他个人的利益而斗争；他是为了一个事业而战斗的；这个事业的伟大，在他的著作中显然使一切个人的痕迹都黯然失色了。

总的说来，尽管这本书有它不完善的地方，人们对它也有所批评，但我还是不愿意花时间把它重新写过。如果我有闲暇的话，我要尽量好好地加以利用。因此，我只限于改正这本青年时代的著作

中的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和在今天看来是多余的话，而对它所反映出来的作者年轻幼稚的本质和特征，却一点也没有改动。我添加了几个注释，补充了几个过去没有谈到的地方。

在我的读者当中，那些对本书过分好斗的笔调感到不快的人，在气质上是属于严肃和理智的人之列的，因此他们将不会不考虑到一部著作写作的年代，从而对它稍加原宥。

有几个维护自由的朋友，责备我把傅立叶和社会学派著作中攻击哲学和革命精神的话大部分都用上了。对这一点，应当弄清楚。这些攻击的话，是替哲学和革命的反对派说的吗？是替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说的吗？不是的。我们抛弃了人类的道德原则、权利和伟大理想吗？我们背离了哲学和革命的要求吗？一点也没有。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念包含了哲学和革命，而且远远超过了它们！向往进步和自由的人们，前进吧；要敢于把哲学和革命在人类前进道路上散布的谬误和残砖碎瓦扫个一干二净。

拉马丁[①]先生把法国大革命的特点非常精辟地概括成这么三句话："圣洁的愿望；虚无飘渺的空想；残酷的手段。"我们不仅没有背叛革命的事业，而且立誓要为革命的胜利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宣扬真理和光明的法则，它必将圆满地实现"圣洁的愿望"，实现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和正义的伟大原则，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指出那些损害了世界上这个崇高事业的"虚无飘渺的空想"和"残酷的手段"。

还有一句话。当初我们出版这部著作（其第一卷早已售罄，现

① 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派诗人、政治活动家，曾一度担任1848年革命临时政府首脑兼外交部长。——译注

在再版)的时候，我们对法国政府的通达情理是信任的，尽管这种信任是相对的；但有鉴于由于一项极端自私和盲目的政策造成的悲惨现实，我们的信任已统统消失了。

维·孔西得朗

一八四七年九月于巴黎

I

宣　言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三节

一个问题只要提法适当,就接近于解决了。

安　培

理性终将占上风,

伏 尔 泰

现在,要么就取之,否则就放弃。

莎士比亚

要当心舔着嘴走进来的狗。

西班牙谚语

我的目的,是要对傅立叶从人类天性的规律推导出来的社会组织作一个简明易懂的扼要陈述。①

在我们这个世纪,历代使人类遭受摧残的战争、政治动荡、疯狂的反动行为和种种大灾难,每隔一段很短的时间就要猛烈重演。因此,人们对社会苦难的感受,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痛苦更深,祸患更大,到处都急需救治的良药。

拥挤在政治舞台上的战士真是数不清,处处有人叫嚣和仇恨,互相驳难的杂乱无章的议论连篇累牍地发表,风潮起伏,政治或产

① 着重号是原有的。——译注

业动荡不宁，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纷乱和腐败行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社会不好的明证。睿智的人比惶惶不安的庸人站得高，看得远；他们认为，千万个诉怨或愤怒的声音，将汇合成一个悲壮的共同的声音——遭受苦难的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在谴责社会的组织。如果人们过得很自由和幸福，生活在按照人的天性的需要和要求制定的社会法律之下，会发出这些诉怨、愤怒和呻吟之声吗？

今天，已不再禁止知识界对人类的前途进行探讨。已经许可人们进行这类思考了。任何一个著述家，从制造先验哲学的人到童话作家，对"给新建筑物添砖加瓦"很感兴趣；每一本书的序言里都要写上这么一句公式话。不过，虽说每一个人都想为这个建筑物添砖加瓦，但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建筑物，就必须弄清楚，而且还要了解它的设计和规模；不弄清楚这些，便只会收集到一大堆可笑的没有用的材料。如果你的东西是一大堆碎石头，那就别给我们送来。

因此，现在是向当代的知识界提出一个有系统的计划的时候了；这个计划可以作为人们急须研究的巨大的重新组织工作的基础；因为旧的社会已经处处濒临崩溃。由于这是那些对前途问题感到严重关切的人所需要的一个新计划，一个发明，一项社会发现，因此我们要求人们对一个与那些汗牛充栋但什么问题也解不了的哲学和文学著述的胡言乱语全然不同的设想，给以相当的注意。它没有任何不尊重事实和不遵循严格的科学推理的地方；当然，不能因为有了这个设想，就不去研究傅立叶的理论了；傅立叶的理论仍须研究，因为它十分新颖，有独见，各个部分立论谨严，效果和形式均富有诗意和气魄，是值得人们阅读的。

不过，须要指出的是，对研究一个真正的新学说没有思想准备的人是不少的。还须做许多工作，才能使知识界绽露微曦，扫除乌云。传播革新的思想的人将遇到数不清的障碍。为了在这样的道路上不停地前进，一直走下去，那的确是需要有力气、耐心和勇气，而尤其是需要有虔诚的信念。

有些人对你的信仰表示怀疑，不管你如何加以保证，他们都把你和那些没有信仰和准则的江湖骗子混为一谈，把你和那些在政界和新闻界到处叽叽喳喳的道德学家和慈善家看成一个样子。这种错误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把一切都当成商品的时代，舆论、信仰和良心全都是可以买卖的。

还有一些人说你是胡思乱想的人，是空想家，是“没有头脑的人”（这是他们的原话）。他们把你直呼为疯子：这个名词，如果不是经过那些走在时代前头、给人类开创了光明的大事业的伟大天才把它提高和净化一番的话，当然是很难听的。十字架也是很令人厌恶的，然而耶稣却使它成了一个神圣的东西。

有些人的思想里充满了没有道理的偏见，他们象提防敌人那样提防你；你在这块敌对和不信任的土地上，是无法撒播任何种子的。这种敌对的倾向，在有几个人的身上甚至发展到竟认为你有卑鄙和自私的意图；他们把这种错误的偏见当作甲胄和利剑，用它们来反对那些传播一个社会信念并为之献身的人，硬说“那些人有他们秘密的想法；没有秘密的想法，他们就不会对人类的幸福如此关心了！”

这就是仁人志士在现今这个时代的遭遇。这是我们社会的心脏已经受到自私行为的残害的征兆：心肠十分冷漠的人是不会理

解为一个社会事业的献身精神和爱的；只有心灵非常败坏的人才用敌对的态度来对待为人类谋幸福的人；我们认为此等人的看法就是恶的明证。难道不是由于长期的苦难，希望和幻想全都破灭，社会才败坏了人心吗？

最常见的倾向是：有些人口头上虽不反对，但对一个新的社会思想的传播却设置重重障碍，硬要用他们自己的思想，用他们自己的杂乱无章的想法，来代替那些真正构成一个学说的思想。他们还没有读过这个学说的论述，就对它加以评判，用一些谬误的说法把创立这个学说的人的思想加以歪曲和割裂，从一大批荒谬可笑的乱七八糟的说法中得出更加荒谬可笑的结论；许多"知识渊博的人"目前就是这么作的。他们把你的概念加以歪曲，用他们的想法把你的想法搞得面目全非，十分荒谬，然后带着满意的神情对你说："你的学说是一种荒诞的乌托邦，是不值一驳的；"啊！当然啰，你的思想一经过他们的模子，被他们那样一理解，被他们那样一改变，当然会成为不值一驳的荒唐的东西；传播新思想的人，每走一步，每说一句话，都要碰到这些困难；这种情形，长期以来使我们感到恼火，往往使我们变成傲视他们的人，使我们对他们这些心肠冷酷、头脑狭窄的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轻蔑之心；在这些人的狭窄的头脑里，任何颠扑不破的新思想都是进不去的。

有些人想一下子就把一种崭新的学说弄个明白，想把它象牡蛎一样一口就吞下去；说应当把它写成杂文，写成短篇故事，甚或写成小说（该怎么写才对呢？），说应该有一个有天才的人出来提出一个社会结构，想一个很科学的办法，拿出美妙的计划，计划的说明要用两种语言，对一种人用古文，对另外一种人用浪漫的语言。

另外还有一些人对新的学说提出责难；他们说："一本书里有几十个新词儿，怎么读得懂！"我们说：在一篇化学论文、物理学论文、博物学论文或医学论文中，新词儿不是有好几百个吗？他们说："不错，但那是科学呀，至于社会学说嘛……"啊呀！你们公然不认为一门社会学说是一门科学，不认为它是科学中的科学，是最重要的科学，是关键性的科学，是研究人的科学！的确，他们的那些话足以说明他们打开头一直到现在，在对社会关系的看法上是多么的荒谬可笑。哼！如果这门新的学说不是一门科学，如果它不具备科学的精确性，那它也就会成为你的书架上放了八百年的一大堆哲学和伦理学的空话连篇的一类著作了！

现在，人们已经允许在科学上使用新词或古词，甚至在小说和短篇故事中也允许使用。一个文人，如果他不给语言增添几个新词汇，不使用几个含有新意的老词儿，那他是不甘休的，对他的书不满意的。介绍新思想的人有必要使用二三十个新词，难道不让他有使用新词汇的权利！这简直令人好笑。

有人还要求把一部研究社会学说的书压缩成一篇新闻报道那样长的文章。请问：哪一本化学书、物理书或代数书只用了十来页八开纸？人们必须知道：这是一门社会科学，我所论述的，不是别的，而是傅立叶发现的社会科学；这门科学不能阅读一下就算完事，而必须对它进行研究。

就我来说，我只打算在《社会命运》中阐述傅立叶的思想在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一般的组织方面的基本运用。想深入了解傅立叶的思想的人，在入门之后，还须要进行高深的研究。

这本书当然是写得很简要，容易看得懂，因为它不是为那些没

有把事情弄清楚就下断语或武断处理问题的人写的，也不指望那些以为用“乌托邦”、“不可能”或“梦呓”这类字眼就能把一种新思想打个粉碎的人去读它！——这本书不是为那些没有心思和智慧的人而写的，也不是为那些带着成见或偏见看问题的人写的。有一些人对自由的理性和摆脱了种种束缚的良知发出的纯朴的呼声充耳不闻，不愿意勇敢地作出响亮的回答，这样的人也最好不要看这本书。

还有一句话。

今天也有一些人非常赞成对社会进行改革，他们对社会的罪恶感到痛心，因而乞灵于善，乞灵于“有进取心的人”。然而赞成改革的人大部分又受到谬误的信仰的束缚。他们说：应当向前进，人类必须摆脱以往的桎梏；小孩长成了大人，就应当丢掉他摇篮里的襁褓，人类应当毫不畏惧、毫不惋惜地摆脱旧时代的苦难。

这些话说得很好；不过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只是把现今的社会加以改良和完善。他们所讲的完善论，又用的是孔多塞① 的观点，只不过在今天加上一些补充材料和修改几处文字，便冠以“继续进步”的名称重新发表。

在这里，要把问题弄清楚。他们的意思是说，应当把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景况搞得好一点，社会的现状应当象我们的天性那样趋于完善吗？这样说法，也只不过是泛泛地表示一个良好的愿望罢了。

完善现存的形式，就可以使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景况好些吗？

---

① 孔多塞(1743—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家，认为改善人类理性即可促进社会进步。——译注

这样看法就错了，而且大错特错；因为，如果说社会形式的坏，是坏在基础上，那就不应当去改进和完善这种基础本来就坏的社会形式。不能搞什么完善，而应当来一个完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摆脱现有的形式的束缚，必须按1847年①人类在地球上所处的特定环境来考虑问题。须要补充的唯一条件（请大家注意这唯一的限制），即为了使未来和过去相连接，须要遵循的唯一条件是：所有一切人的利益应当受到尊重，所有一切人的权利应当得到承认（遵守传统的人说："我们以后将尽量使他们感到满意的。"他们想用这样的话来缓和他们引起的人们的愤怒）。

这一段对现今流行的完善论的谬误所作的评论，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才智的巨大努力，碰上一个提法不妥当的问题将遭到失败。如果人们从地球是行星系的中心这个假设出发去研究天文，则有天才的人即使画了一条又一条的曲线和一条又一条的外摆线，也是解释不清的。这个天文学问题的提法是错的；学者们在这条道路上即使走一万年，用一万年的时间，结果也会同达拉伊德姐妹②一样，白辛苦一阵，解决不了问题。相反，要是有人带头说："我们在理论上不把地球看作一个不动的居于中心的星球，研究一下地球是不是也象其他星球一样转动。"他这样把这个天文学问题的词儿简单地变动一下，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精明的哲学家过去花了几个世纪而且今后再花几个世纪也找不到的答案。——说这个话的

① 即本书第二次再版之年。这句话的意思是：应当按照当前的现实情况考虑问题。——译注

② 达拉伊德姐妹，传说中的利比亚王达拉奥的五十个女儿。据说，在达拉奥的唆使下，她们在新婚之夜，把她们的新婚丈夫通通杀死了，因此遭到神的惩罚，让她们无止无休地向一个无底的大桶灌水，结果白费力气，大桶的水总灌不满。——译注

人，建立了一门科学。

这个例子和其他一些例子证明：每当人们硬要去解答一些提法不对的问题，就会陷入荒唐，解决不了问题。这个例子还证明，问题一旦提得恰当，便可迎刃而解。这是一切在真正的科学领域里辛勤工作的人都承认的真理，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那些搞哲学的、搞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人，看来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另外，由于一个原始的差错，我们发现在道德和政治上，一切事情都有一个大矛盾。搞哲学的人，也象修巴别塔[①]的工人一样，对一团混乱的情形感到吃惊；语言混乱，思想混乱，文字也混乱，而这种情形竟持续了三千年哩！这真是够瞧的。现在别再说什么太阳围绕地球转了；现在是从错误和矛盾互相冲突、互相攻讦的混乱状态转入科学领域的时候了；在科学领域里，一切都能阐述明白，都能分门别类，让人一目了然的。

要达到这个境地，就须要象人们用实证科学去研究自然哲学问题那样去研究社会问题。今天应当把那一大堆哲学的、政治学的和伦理学的荒谬的东西放到理性的法庭上示众，因为它们在世人中还有人相信，还有市场。社会科学应当完整地建立起来，有论述又有事实，用不着去理会哥白尼、伽利略、克普勒、牛顿和其他学派的哲学学说；这些学说，让相信星相学家和炼丹士的人去信吧。

狂妄的哲学把一切都破坏了；我们要看一看它在它自己制造的废墟上是不是挺牢固？我们将考察它的基础是不是牢实得用撬

① 巴别塔，据《圣经》上说，天下人的语言，原先是一样的，后来，因人们想造一座"塔顶通天"的塔，遂触怒了耶和华，从天上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无法交流思想，结果没有把塔建成（事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十一章）。——译注

棒撬不动,用镐头也刨不动:我们要看个究竟,因为阵势已经摆好,就不能不打仗!

现在,让我们在这里总括一下:一切从哲学的武器库中搬出来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法则和学说,都是建立在根本错误的基础上的,它们互相矛盾,变化无常,很不精确。

要建立一门社会学说,绝不能和这样的权威、这样的信仰和这样的成见一个腔调。首先要符合情理。不要害怕立论的原理往往和流行的原理相反,因为不走新的道路,就得不出新的结果。

我必须说明:打开始起,傅立叶所建立的自然的或神的学说,就是和蒙昧狭隘的、哲学上虚伪的和陈旧教条分道扬镳的,在他的社会学说中从来不讲用什么办法来完善当今的社会;当今的社会本身就是坏的,任何一种法律的、道德的和宗教的办法都不能使之变好的,即使所有的圣人都来和我们的政治家一起工作,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当然要全面论证一番,要详细描述一种直接从社会的自然条件和人类的基本法则推导出来的组织。之后,我们还要研究这样一种组织是不是能实现,运用起来是不是很容易,从而有利于每一个人发展他的天性和本能,培养他的智慧和心灵。

II

社会目标的确定。一个完美的社会的理想

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你，并把你安置在这个世界上？

《教理问答读本》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理想的事物的秩序，好似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虽然还没有实现，但不是不能实现的。

《奥伯曼》

没有一个一致的领袖的世界，没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就好似没有神统辖的宇宙，宇宙中的星星将没有固定的秩序，无止无休地互相撞击；你们的这些国家，在聪明人的眼睛看来，只不过是一个一群猛兽格斗的舞台，它们彼此残杀，互相摧毁它们的东西。

沙·傅立叶

一个人如果想出去旅行，那他在出发以前，就应当先想好要到哪里去；一个人如果想搞什么工业的或军事的活动，那就最好是先作一个活动的计划。总之，无论干什么事，都要有一个目的。特别是办重大的事情，如果说最荒唐不过的是办到哪儿算哪儿，那么，作一件事情的目的不清楚，目的不明确，或者只是想象的，把笼

笼统统、含含糊糊的空话和废话当作指路的明灯，那不也是同样的荒唐吗？

因此，当一个人还根本就说不清楚“我想这么作，我建议那么办”究竟怎么作怎么办的时候，就去过问政治或社会上的事，就去说长道短，就以为自己的意见有举足轻重的价值，这岂不是胡闹？

我觉得，有许多今天高谈阔论的人，将来总有一天当公众要他们把他们想办的事情讲个明白的时候，他们会弄得哑口无言的。我说的是讲个明白，而不是象搞政治的人那样闪烁其词，咬文嚼字地说一大套废话，讲一些含糊的和矛盾的原则，说什么照这些原则办就大有好处，然而究竟怎么办和用什么方法办，他们却说不上来。

说到这里，我要问一问那些政治党派，为什么硬要那样彼此恶言相加，说一些于国无补的话，为什么硬要互相殴打，对国家更无好处，而不大家休战。

在休战期间，战士们可以把他们的才智用来就每种意见写一份材料，说明持这种意见的人在有权力的时候将怎么办。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确切地知道左翼或共和派想作些什么，知道中间派将用什么药来医治我们的创伤，亨利五世的政府将采取哪些规章制度；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不同的制度将如何向社会保证实现各自的诺言。

我无法准确说出我们有多少方案须要研究；方案无疑是很多的，因为在每一个大的项目中，有许许多多截然不同的、甚至互相敌对的组合形式。不过，只找三十或四十个主要的来讨论就行了；这样办，比我们去研究一大堆混乱不清的东西好。我们对某些事情可以商量，进行讨论；如果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这种情形是很

可能出现的),即便口出恶言,互相仇恨和争斗,我们至少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互相争吵和互相辱骂的。

我们有种种理由要求各党派的领袖不要向我们说什么各人有各人的目标和方法。这纯属空想,言之无物,所以应当立即把政治舞台撤掉,让那些当领袖的得不到什么好处。要是真有什么东西能给国家带来幸福,就请马上告诉我们。这些先生们请别象狗和熊那样把他们的时间用来互相攻击和谩骂;我们要的是论文和书,而不光光是空洞的报刊文章。

至于我们,我们这些属于一个日益扩大的社会学派的成员,我们是不和任何一个这种陈腐的政治党派搅混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要提出的,是一种举凡目的和方法全都要详细描述、一一列举的学说。我们知道我们该作些什么,我们要说明我们实现的方法,我们要论证我们提出的保证的价值,我们要请人们来检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宣传的是傅立叶的学说;这个学说,无论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只要条件具备都可以实现,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由谁来实现都可以。它不是专利品;它是社会真理,它象几何学和物理学上的真理一样,是不归任何个人或一帮一派的人所独有的:它是大家的,凡是有人的地方它都可以用。它不象政治学上的东西,在巴黎一个样子,在维也纳又是另一个样子,到了伦敦或柏林又是一个样子;年年在变,月月在变,跟着人和事一起浮动,只能给人带来可笑的、令人憎恶的或害人的幻想。

我们正在用这个学说来征服这个世界;这个学说总的说来是容易懂的;在细节方面,也讲得非常清楚、客观和全面;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它不推翻什么东西,也不打碎什么东西,它只进行改

造。它在不危害社会现状的情况下进行试验，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在半平方法里①的土地上进行试验。通过试验来对它作出最后的判断。

为了进行试验，首先就须要使许多人对它具有信心，须要写一本宣传的书；这是我们全力以赴的第一个任务。这一步取得成功，就可保证下一个任务的完成。

对于一个严谨的社会学说进行初步论述，当然要从两个方面入手：批判旧的社会，阐明新的制度。我们从批判开始，因为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病，才能确定用什么药。要作出判断，就须要进行比较。因此，我们首先将用短短的几句话勾画一下社会的理想，即从人类的角度来说一切都臻于至善的事物的秩序。我们的这个假定，即便是说只能够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但它至少可以用来说明与它不同的社会组织的缺点，并找到尽可能迅速稳妥地接近它的步骤。这个办法，着重于描绘普遍的幸福，从而找到取得这种幸福的条件，因此它在某些人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办法，比搞科学研究采用的办法还要玄乎。我们要告诉这些人，这是解答数学问题的办法；在数学上，为了要找到一个问题的未知数，人们往往是首先作出它的答案。

我们首先在心中设想：在某一个星球上有那么一个社会，它没有导致社会病症的社会原因，人人都把他的精力用来发展有助于社会成员的幸福的事物。

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着一个可与天上的秩序相媲美的秩序。天上的星球都有等次，卫星围绕着星球转，星球又围绕着中央的太阳

① 这里说的法里，为古法里。每一古法里约等于四公里。——译注

转;太阳汇集了一个涡流的一切引力,反过来,它又向由它平衡地摆在宇宙中的星球输送生命,向星球发射热和光。

在天上,没有大动荡,没有冲击,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不规则的运动。所有的星球各自靠各自的生命生存,各有各的相配称的大气层,各自的海中和陆地上都有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生物;所有的星球都按计算好的运动均匀地转动,以便让白天、黑夜和四季在它们的子午线上和它们的地带中很和谐地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所有的星球都自转,同时又按照准确的时刻在轨道上奔跑,即在围绕太阳的错综交叉的大环上奔跑,其情形宛如很有节奏地跳舞的人似的。到处都呈现出又统一又有变化的情景,秩序井然,等次分明,一切都很和谐,都有节奏。

人类在这些星球当中的一个星球上,也要模仿巨大的星球的规律组织起来。我们认为:由于人类是特别的聪明和有力量,因此在事实上和权利上他都是他所在的星球上的占中心地位和主导地位的生物;应该由人来主管地球表面上的生命的发展,由人来经营和美化这个交托给他的星球;人既然有力量和智慧,就有管理和装饰他这个宏伟的领域的责任,就要从大自然挖掘种种丰富的财富,使应该运用人的天才使之发展的生命十分昌盛。总之,人们将看到,人的**职责,或者说人在地球上的命运,就是管理他的星球**。按诗人美妙的想法和词汇来说,就是和平来到世间,撒满黄金、鲜花和麦穗;人们结成兄弟般的神圣同盟,携起手来开垦和美化地球,使他们的才能和神赋予他们的天性得到发展和臻于至善。

在这个星球上,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指导着各大洲的各国的重大行动。作为一层层的行政机构的顶点,这个最高的统治机关象

一张笼罩在整个地球上的大网,统率着劳动大军,在地球的表面上进行必将产生深刻变化的巨大工程,例如在荒山上再造森林,在荒凉的地方兴办农业,并修建第一流的交通路线,从全球的首都通向各洲的首府,并把各洲的首府连接起来。这个中央政府通过它的统一管理,对各洲的生产和消费加以平衡,并且管理它们的产品的贸易。一句话,它领导这个地球上的一切事务和一切活动,它是最高的调度者。

往下,在中央政府的周围,是第二级政府;它们也按照同样的方式主管着洲的行政,通过简单而易行的统计材料,调整它们大地区中的劳动关系,管理大的交换系统。

再往下是这些新的区划中的第三级政府;在第三级政府中有各个帝国的政府;再下边是省政府、区政府和公社的政府;这些政府的职能都是相同的。

应当指出,我们所描绘的这一级一级的行政中心,总起来在地球上构成巨大的等级系统,它们是它们为之服务的人民任命的各级代表会议;由于它们所办的事务都是工业、商业和科学,所以应当把领导权交给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专门人才。

这些代表会议的意见没有强制性,然而,由于它们是公认的各方面最有才干的专家的意见,因此很少有得不到受委托人认可的情形。

这些政府管理各级的商业和财政活动,管理各地对外的劳动关系;它们纯粹是由或大或小的协会任命的管理机关,并受到选择它们的人的信任。

没有任何一个权力当局有它的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专制暴

虐，也没有篡权行为;只要国家还要制造刀，人们就不能不害怕这些东西，因为，只要绵羊是由牧羊人带着狗和剪刀来管理，绵羊的毛就注定要被剪掉;牧羊人就等于是国王、总统或执政。

在我们所说的一个统一组织的世界乌托邦里，管理系统或政府系统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各个国家、省和公社的对外关系，也按照这个模式来调节。

人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呢？如何做这些工作呢？在这种模式的世界里，没有战争，也没有内部混乱。除了组织我们刚才所讲的管理系统之外，剩下的就是进行生产活动和管理家务，经营农业和制造业，搞科学，搞艺术，提高人们的思想和信心。

这些工作，在什么地方进行？在什么地方生产和消费财富？从事农业和工业制造的人，学者和艺术家，在什么地方生活呢？在公社里生活。公社可以说是社会的车间，省、国家和社会的细胞。因此，有了统筹各个公社、省和国家的行政和商业关系的统一的政府组织，再加上公社内部的良好组织，就可构成组织得很和谐的世界乌托邦了。

尽管我们今天是从纯粹的理想的假设出发，即假设一个统一的政府统管全世界，然而我们可以从这个设想中推论出一个定理，得出在今后是很有价值的正确结论，也就是说:

社会这座大厦，不论它是多么庞大和多么完善，它都以公社为基础。

只要对前面的叙述稍加注意，你就可以看出，各个国家、省、区等各级行政委员会，其成员都是由公社在公社内部物色的，由公社推选的;公社必须对这些人十分了解，才能挑选得当。

如果在公社内部出现了利害冲突，出现了混乱和敌对党派，则各级行政机构也必然会发生公社中的那些利害冲突、混乱和党派纷争，在各级代表会议也将发生冲突、混乱和斗争。

其次，如果你注意到：象公社处于我们目前在法国见到的这种情况，人民这样穷困和极其愚昧，当然是不能很好地挑选工作人员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没有很好地组织公社，便不会产生良好的政府，即不会产生受到它所管辖的人信任的政府。

最后还请注意一点：行政管理，即使在极好的政府之下，也只不过是作些安排、调整和一般的计划工作，而不直接去从事生产财富的农业、工业或科学研究；因此，是否要建立一个尽可能好的政府，对人民来说，关系不大；因为社会的幸福取决于公社内部的工作要井然有序地进行，取决于家务劳动、农业、工业和科学工作，取决于教育和艺术——这些工作，才是创造个人和国家的财富，并促进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工作。

各个公社是社会大厦的基石，行政是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水泥。如果你用的石头是易碎的，没有经过修琢，没有一定的形状，即使用了许多水泥，修造的大厦既不好看也不坚固；反之，如果所用的石头很好，经过很好的修琢，你修建的大厦便必然是又好看又坚固的。因此首先需要挑选所用的石头，并加以精心的修琢。这个道理，连泥瓦匠和拌水泥的工人都知道，而我们的政治家竟然不懂得，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在改善人的命运方面，是不是有一个良好的政府，关系并不大。这个道理尽管已经有人证明，但许久以来人们还是拚命要一个良好的政府，这就奇怪了。当大家在公社中的利益是互相冲突的，从而在国家中的利益也必然是互相冲突的

情况下，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一个为所有的人的利益服务的政府，简直是不可能的！

由于对福利、生活的改善和幸福问题的提法不对，由于人们碰上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想用政府的问题来解决社会的问题，而不了解政府的问题只有在公社的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解决：由于这个原始的错误，从这个错误的看法出发，人们枉自不断闹革命，伟大的天才都浪费精力，枉动心机！社会是由一个一个公社组成的，正象蜂窝是由蜂房组成的，军队是由连队组成的，大厦是由砖石构成的；要想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把社会的元素即公社组织好，这个道理，人们怎么许久都不明白呢？

政治已经陷入了一个死胡同，有天才的人钻进了危险的牛角尖，逻辑的论断徒然是那么严密，中间推论徒然是那么精确，只要人们看问题的出发点错了，得到的结论必然是那么荒谬，这一点，你还不明白吗？

请看结果：人们一再互相争辩，互相斗殴，互相倾轧，而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呢？虽说人民的地位有所改善，但那是由于他们创造了财富和随之在知识、道德和力量方面有所发展的缘故；应当归功于艺术、科学和农业与工业方法的完善。我们之所以能摆脱封建枷锁，并不是由于有了宪法，因为宪法只不过是对第三等级和公社的解放表示确认而已；第三等级、公社和任人奴役的人，完全是通过科学、工业和思想的进步，才一点一点地取得超过旧的领主的封建势力的社会力量，从而获得解放的。

宪法记载了人们完成的社会事业，宪法的作用仅止于此。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因此我以后还要回头来谈一下。在这里，

我只指出这一点就行了：我们关于一个组织得十全十美的社会的假设，已经足以证明那些只想通过宪法政治和改革的道路寻求社会幸福的人，是在追求幻影，是在做乌托邦的梦；只要他们还在这条道路上徘徊，则将来还必然会遇到与过去的斗争、革命和动乱完全相同的斗争、革命和动乱。在这里我要严重指出这一点：迄今为止，社会问题的提法一直被我们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搞错了，其错误的情形，与天文学家把地球作为一个不动的星球如出一辙，与星相学家和巫师谈论物理问题和化学问题并无两样。——现在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头来谈我们的本题。

我们已经讲过，代表会议，即区、省、国家的行政会议，以及中央政府，必须是由国家、省和公社所产生，它们才能牢固、和谐和组织得好；而且在国家、省和公社中，人们的利益还须和谐一致。在我们所设想的世界里，只有在很好地组织了一个区的公社之后，才能很好地组织该区的行政工作；只有把世界上的公社组织好之后，才能组织好省、国家和世界的行政工作。

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公社将呈现怎样的情景呢？

财富的生产和消费均在公社里进行。由公社产生的行政机构只主管对外关系，主管和其他地方的交换和贸易。因此我要着重指出，在公社内部进行的工作是农业、家务劳动、工业制造、艺术、科学研究、教育和会计：要做的工作只是创造社会财富，并在共同创造财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

很显然，公社的工作安排**效率要高**，也就是说，不能杂乱无章地盲目进行，须要加以合理的组织。

“组织”这个词，应该怎样来理解呢？让我们举一些例子来阐

述一下。在我们的文明社会里，在劳动上有组织的事例通常是不多的。一个公社中的农业和制作业，是由各家各户进行的，而各家各户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我们的公社里，一切都不是分门别类地有秩序地进行的。各项工作随各人的兴致、想法、财力和或多或少的知识去做，又分散又没有秩序，不成为一个整体，完全呈无政府状态。

我们的社会，只是在政府行使职权方面，在陆军部、司法部和邮局，才可找到有组织的事例。

一个国家的国防，是不能凭人的兴之所致或好心去办的，是不能由各家各户孤立分散的力量来承担的。我们有一支由师、旅、团组成的军队；团之下又有营和连。整个军队是一层一层组织的，因此才能很准确地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和防御，由排、营、团的战斗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行动——每个人都认识到，为了国家的安全，必须这样组织。

大家都知道，为了制止犯罪和不法行为，并审理私人之间的诉讼纠纷，司法机关的工作必须加以组织。人们还可以想象得到，如果邮件和印刷品的运输和投递工作不加以组织，如果没有一个邮政总局，而把邮件的运输和投递工作交给几千家彼此毫无联系的私人企业去作，就必然会搞得乱七八糟，遭到每个公民的抱怨。

因此，无论是军队的、司法的、商业的或工业的工作，都应该在国家或公社的范围内加以组织；在公社或国家范围内，这些工作要统一进行，各部门要一层一层地安排，又分工又有联系地进行。

尽管人们发现，有些组织有很多缺点，很不完备，但不能因此就否认组织本身的好处；在任何事情上，以各人或各家各户盲目

的、不准确的和分散的行动去代替有合理组织的工作，都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国防、司法、邮政和财政工作应当加以组织，为什么养活人们、为个人和国家创造生活手段和财富的劳动(即生产活动)不应当加以组织呢？让这些头等重要的工作杂乱无章地进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岂不是荒唐之极？

对于一个让他的车间或农田变得一片混乱的工人或农夫，人们将有怎样的看法呢？一个社会如果让它所有的公社，也就是说让它的各个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分得零七八散、一片混乱，对于这样的社会，人们将有怎样的看法呢？

所以，我们理想的社会的公社，要把它的一切工作都加以组织。它的全部土地，连同它的农业、工业和作坊都被看作是受一个人管理的。它的各个部门都要按规定办事，在由全体权利拥有人任命的最能干的人组成的行政机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个得到大家信任的行政机构有信心把舵掌好。集体劳动的收益，按各人对生产活动贡献的大小分配给每一个人。按照这个方式，就可以找到一个在全体社员之间分配收益的办法：不是平分给每一个人(这个办法是荒谬的)，而是照一个规定的数学模式，视每一个人在资本、劳动和才能方面贡献的大小，按比例分给每一个人。

因此，在这样的公社里，每一个人将依据他的资本、劳动和才能找到一个既对他本人有利而且对大家也有好处的工作：在农业、工业、科学和艺术方面有许许多多适合于大家的工作；在这些部门里，每个人的贡献将得到与他一起劳动的人的承认，从而按照他的贡献的大小得到体面的报酬和合法的收益。

每个人的合法收益，将随着各种事业总收益的增长而增长；每一个人，或者由于在公社中有股份，或者作为劳动者，对集体的利益是十分关心的，因为公社的收入增加一倍，每个人的分红也将增加一倍。

这样一来，各个阶级的利益都联系在一起了；由公社实施的普遍教育，最终将在全国各个地方把各种人融合为一体。

还须要补充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即：劳动的组织形式应当使劳动对人产生吸引力，以便使每一个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乐于参加劳动。此后，将再也没有专制压迫，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和种种苦难了。人们生活富裕，彼此相爱；只要没有不正确的关系在他们之间撒播仇恨的种子，他们必然会相亲相爱的。

有了这样的劳动组织和按比例分配的办法，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和自由的，因此，可以

实现人民的普遍和平与团结；
组织各种有益的劳动；
使个人和集体的利益达到和谐；
使人的才能全面发展；
使各个阶级融合在一起；
让个人由于普遍秩序的存在，能在这个秩序中享受完全的自由；
使劳动具有吸引力，行动趋于统一。

以上就是与我们现今的社会大不相同的正常的社会的景象。

我们虽未分门别类地详谈细节，但也可以想象得到这就是一个和谐安排的世界的理想；如果在某一个星球上出现了这样的社

会，那我们就可以说，从总体上看，人真正成了他所居住的星球的治理者了；他将通过辛勤的劳动获得他所创造的和上帝创造的一切财富；他身体的各部分的官能，他的体力和智力，都将得到充分发展；他的感官、精神和心灵都将得到享受；他将积极地充分表现他高尚的天性的种种美德，掌握按他在地上所作的事业而可望得到的最美好的社会命运。

如果情况果真能这样，则人类在尘世上，即在我们的地球上，也就是在从太阳数起的第三颗行星上，经过一番努力，虽不能使我们的社会制度达到这个典型的组织形式，但可使它尽量接近。人们还可以把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同这个作比较用的标准形式(这个标准形式当然尚未完全实现)加以比较，评判它们相对的价值。

在变换话题，进行社会批判以前，让我重提一下一个已经讲过的事情，并另外再讲一件新的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请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要经常想到它们。

第一件事情是：如果说在某个美好的星球上真能实现我们的社会理想，则除了创建良好的公社组织以实现这个理想外，实无他途可循；只有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区逐渐采用这个制度，才能实现普遍的和谐。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想今天在法国、在欧洲，从而在全世界对社会进行一番顺利的变革，不论变革的内容如何，都必须找到建立一个良好的公社组织的规章和体制，才能奏效。

第二件事情是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有人问：这个理想的社会中的成员，是不是也有和我们相似的情欲？回答是：他们也有家庭的温暖和使人类延续生存的爱；他们也有把性别相同的人联系在

一起的友谊。他们当然也有抱负，没有抱负，就不可能有等级和组织。他们当然也要互相表示喜悦之情；他们也想得到财富；因为，制造那么多东西和奢侈品，而大家又都是不会享受或不愿意享受那些东西的粗人或哲学家，则大力发展艺术、科学和工业，并制造那么多东西，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在工作中也要进行大量的竞赛和激烈的竞争。他们也需要热情的帮助和支持。他们当然也希望工作要有变换；如果工作没有变化，一个人一生只做一种工作，是不适于和他们的同类相处在一起的；他们的天性将只向一方面发展：一个只从事脑力劳动而不运用体力的人，将失去他的体力和健康；一个人如一生只从事体力劳动，则他将成为一个粗野的人，他不可能在世界上起到人的作用，因为他的工作，用一头牲畜或一个活塞或水轮，就可以完成。

由此可见：友谊、爱、抱负、家庭的温暖、感官的需要和乐趣、对奢侈品和财富的喜好，竞争的能力、热情的表现和工作的变换，这一切情欲，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的居民心中都是有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列举的情欲都是原始的情欲，是产生一切其他情欲的根源；由此可见，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的居民，即生活在我们理想的典型社会中的人，将成为很健全的人，正如我们自己在这个被人们说是受到造物主错误对待的小小的地球上也可成为很健全的人一样。

III

几个定义

> 一门新的科学，难道它没有使用几个新词和在必要时创造一套术语的权力吗？
>
> 沙·傅立叶

我们已经从前一章提出的假设中得出了一些合理的、十分确切和非常客观的推论。我现在将论证这个人们还不太习惯的作法的正确性，指出我们可以用它来确定几个必不可少的词儿的含义，为我们进行社会批判提供一个基础。我们现在就开始讲几个定义。

首先要指出的是，如果人类进入一个按照我们在前面所讲的方式组织和安排的社会，这对人类来说，将是一个很幸运的转变，将开始进入一个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光明灿烂的新时代。就我们所知的各种社会来说，从住破烂的茅屋和打猎为生的野蛮人的社会，直到我们凭人的天才从无到有地发展了艺术和工业的社会，少数人住高楼大厦、人民大众住破屋的社会，我认为，这些社会的基本特征都是**零乱**、**分散**，存在着彼此之间的利害**斗争**。反之，我们在前面描绘的社会，其基本特征则是**联合**和**行动统一**，结果，给人们生产了**财富**，创造了**幸福**与**和谐**。

在我们所描绘的社会里，社会的成员是相联合的；而在其他的社会里，社会的成员却一片混乱，呈无政府状态。正如光明与黑

暗，秩序与混乱，穷与富，喧嚣与和谐，混沌与创世，形成对照一样，这个新的社会也与人类从前经历的几种社会恰成对照；它与我们现在所谓的文明社会的差别，远比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差别大得多。

到我们目前为止，人类经历了几个结构松散的社会形态或时期：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在这个文明时期中的。

联合一开始，就给人类社会开创了新形式和新时期；新形式和新时期的光辉灿烂，与旧形式和旧时期的黑暗正相对照；新形式和新时期之美妙和造福于人，与旧形式和旧时期之苦难重重恰成对比。

我们认为，"文明"这个词表明了人类脱离野蛮时期之后进入的社会时期的特征，表明这个时期的人都是地球上最先进的人。

与野蛮时期和蒙昧时期相比，文明时期是一个进步；但文明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罪恶和贫困的紊乱的社会。我们把未来的团结的和财富充盈的社会统称为和谐的社会。文明时期和历史上已知的其他各个时期都以家庭为基础，基础很狭窄，而和谐的社会则将以劳动法郎吉或社会公社为基础，基础很广阔；我们以后将阐明劳动法郎吉或社会公社的法则。

"二重性"这个词，指发展或命运的多样性。一股河水，如果猛烈地冲刷一个地区的田野和草原，则将使那个地区变得一片荒凉；但是，如果给它修一条河槽，建造堤坝和水库，用河中的水来灌溉田野和草原，则这股河水就可以使一个地区变得很富饶。同理，爱、抱负和其他种种情欲，在这种情况下向颠覆性的和为害于人的

方向发展，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向造福于人的和谐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情欲的作用是二重性的。在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里，人可以生活得很幸福，而在一个紊乱的社会里，人必然是很不幸福的：人的命运是二重性的。

祸不单行，屋漏又逢连夜雨。灾难是由若干个互相招惹的灾难集合成的；幸福是由若干个彼此联系、互相锦上添花的幸福集合成的；社会问题是包含着若干个需要同时解决的问题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认为：坏事是复合的，好事是复合的，社会问题也是复合的。相反，如果只从一个方面观察事物，或者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那就是简单化。看问题简单化，目光短浅，是造成无止无休的争吵的原因。

在任何一种分类法中，起主导作用的项，其他的项均以之为基准排列的项，称为中心项。上校是一个团的中心人物；将军是一个军的中心人物。太阳，作为我们太阳系的天文中心，是这个系的中心星球：人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的中心。

我们经常按“劳动”这个词的大家公认的好的意义来使用它，指一切有益于人的工作，包括科学工作和艺术工作，也包括农业和工业制造；这几方面的工作总的目的是为了开发这个地球。劳动，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吸引人的劳动，是人的积极的命运。

人们往往给“情欲”这个词加上不好的涵义，因为文明必然造成的结果是：使情欲向颠覆性方向发展的时候比向和谐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多。我们要按照完全科学的涵义来使用“情欲”这个词，而不涉及它所引起的行为的道德上的意义。情欲是人的正当行为的表现。行为产生于情欲之后；行为是有意识的，而意识是由情欲

综合成的。情欲是人的活的和自发的原动力，它使我们的脑力和体力活动起来；我们的一切行为，无论是好的行为还是不好的行为，都起源于它。阐述社会命运的理论，就是要着重阐明：人的头等重要的动机，从最平凡的感官的爱好，直到对真、善、美和正义的向往，以及对上帝和人类的爱，这些头等重要的动机应如何正确运用。

在规律中总是有某些例外的。这个普遍真理的原则，我要向读者在此明确说明，以免以后每次都要重新讲一下。例外在运动论上是可变的：最通常的情况它占八分之一。例如傅立叶曾经说过："如果我笼统说'文明人是很不幸的'，意思是说在文明人当中有八分之七陷入了悲惨和贫困的状态。"——其他都以此类推。

我们之所以要对这几个词儿和另外一些我们往后将要碰到的词加以界说，是为了不让某些人有种种不良的借口，说什么有些词儿的意思含混不清，其实它们的意思从上下文一看就是很容易明白的。为了避免某些人故意找茬儿，硬说词儿有歧义，意思混乱，我要讲明，我们所说的"伦理学"，是指那种故弄玄虚的和荒诞的所谓的科学；这种科学吹嘘了三千年，说它可以用一些节制或压制情欲的荒谬教条引导人们具有美德和善良的风俗。对于情欲，正如伦理学在理论上说的，是应当利用而不应当加以压制的。我们批评伦理学，正是因为它不能引导人们走向善和淳厚的风俗，不能让真理、正义和忠心渗透人与人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来全面考察一下现今的社会秩序。

第三版的附注

情欲。——哲学家使人对他自己的天性全然无知(这么无知,恰恰是由于哲学家从来没有对人的情欲进行过认真研究的缘故),因而对情欲这个词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有时候情欲的意思是指一种或强或弱的,或温和或暴烈的感情,指任何一种运动或一种简单的心灵状态。因此在字典中,把恐惧、希望、欢乐、忧郁、悲伤、好奇、愤怒和恨都称之为情欲。

有时候情欲这个词又偏重于强烈的意思。人们把情欲单单理解为情欲运动的过度。正是按照这样的理解,所以人们才说:"他的爱过度了,这是一种真正的情欲。爱和抱负是情欲,而友情只不过是一种感情。"

有时候情欲这个词被人们单单从坏的方面去理解,说什么"一个任凭情欲支配,专做种种坏事的人。"

有时候情欲的意思是指生活和热情:"这首诗,这幅画或这个人,冷冰冰的,没有生气,没有情欲。"在另外一些时候,情欲又是按通常意义来讲的"爱"的同义词:"对艺术的爱,对荣誉的爱,对正义和真、善、美的爱,等等。"

傅立叶是第一个从情欲的角度对人的天性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他抽去情欲这个词在普通的语言中的含糊不清的涵义,而给它一个明确的意思。傅立叶用情欲这个词单单指人的体质上的倾向或人的天性固有的、表明他的生命特征的原动力。因此,人的情欲是原始的和天然的力量,人之所以有自由的和自发的活动,就是由于有了这种力量的缘故;它是自由的和活跃的人的本质的东西。

总起来说,情欲是人所固有的潜在的品质,因此我们可以说,要实现符合人的天性的职能,就必须发展这个人的一切潜在的能动性,也就是说,必须充分地和平衡地发展他的情欲的力量。如果说实现了人的天性的职能,就叫做实现了人的命运,则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情欲,吸引力或潜在的、本质的力量,是和人的潜在的命运成比例的。须要补充的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幸福是和他自己的职能的完成和潜在的命运的实现相联系的;人的职能的规律,人的命运的规律,人的天职的规律,人的幸福的规律,人的情欲的运用和发展的规律,这几个规律实际上完全是一回事,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述这同一个规律,即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述人的自然的或天命的规律罢了。

在傅立叶和社会学派的著作中,情欲这个词有一个非常科学的和精确的涵义,与这个词在一般人的语言中的笼统的或矛盾的涵义毫无共同之处。因此,象愤怒、懒惰、酗酒、嫉妒、吝啬、恐惧,一句话,一般人的语言中称为情欲的种种过度行为、种种罪恶行为和卑鄙行为,在社会学派的科学用语中都不是情欲。

正如不能把江河的概念和洪水的概念混为一谈一样,我们不能把情欲的概念和过度的行为与罪恶的行为的概念混为一谈。

人们含糊不清的说法,使情欲这个词具有最丑恶的罪恶行为和可怕的过度行为这种庸俗的涵义,因此,有人利用这一点,利用这种以假乱真的意思,放肆地攻击傅立叶

的学说。实则那种庸俗的涵义，与科学的定义的涵义是完全相反的。

傅立叶认为，一切情欲（科学的涵义是：人的心灵的活的功能）都是好的，这就是说，它们本来是为了在使人们的一切活动都用之于善的社会机构中使用的。反对傅立叶的人不怀好意，说什么“傅立叶为一切情欲（被庸俗地理解为种种过度的行为和罪恶）辩解，认为人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谋杀、抢劫，干种种罪恶的勾当和伤风败俗的事情！”几乎一切反对傅立叶的人，都用这种掩盖他们骗人勾当的话向公众歪曲傅立叶的思想！

（《社会学派宣言》）

第一部分

批　　判

世界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强盗窝。

拜伦

哪里还有比这个地球上的混乱更混乱的现象？这个地球有一半被猛兽或野蛮人所侵占，两者情况都一样；另一半地球，即有人耕作的那半个地球，有四分之三被刽子手或不文明的人所占领；他们奴役种庄稼的人和妇女，他们处处与理性为敌。而剩下的八分之一，又被骗子或文明人所有，他们把人搞得贫穷和腐败之极，但却吹嘘说是使世界达到完美的境地了。

沙·傅立叶

第　一　编

现社会的普遍弊病

第一章　我们的工业过程中的弊病

我们的所谓的革新家的严重缺点是：指责这样或那样的流弊，而不指责那个各部分都存在着流弊的恶性循环的文明制度。必须跳出这个深渊。

沙·傅立叶

在一个社会里，一切没有用的东西都是有害的；一切不给人以活力的东西，都将把人害死。

拉马丁

把文明制度的工作与和谐制度的工作一加比较，就可发现：我们的有害的或起消极作用的公务员竟占全人口的三分之二。

沙·傅立叶

对文明制度的批判，当然是要求分门别类地详细阐述。我们现在只限于总的陈述一下。

§ I

可怜的文明制度作了巨大的努力，但却毫无成就。

沙·傅立叶

应当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应当具备的许多条件中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使它所生产的财富落到每一个人的手里，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满足他的天性的种种需要和要求的手段，使人人都能吃上丰盛的菜肴，而不是象今天这样，饭桌上可可怜怜地没有什么东西，大家饿着肚子，互相争夺食物。

有不少的道貌岸然的傻子和嘴碎的学究先生，在他们写的文章和书中（但不是在行动中）神气十足地鄙弃物质的东西，装出不屑于谈财富问题的样子。听他们讲话的口气，好象人类光靠他们空虚的脑子里想出来的和秃笔写出来的胡言乱语就可以活命似的。大家要明白：不论那些平庸的哲学骗子叽哩咕噜地说了些什么充

满灵感的和美妙动听的话，一亿公升粮食或土豆，等于是一定数量的人肉；如果土豆或粮食缺少到一定程度，那就意味着一定数量的活人活不了命，也就是说，一定数量的穷苦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要成批地死去，就象在爱尔兰和有些野蛮的国家中那样很快地成批死去，或者象在文明国家中那样慢慢地冻死和饿死。常言说得好："槽里没有草，驴子就要打架。"驴子是这样，那些舞文弄墨的轻视物质的哲学家也是这样。从这一点就可看出，社会财富不仅是人民生活的第一个条件，而且也是发展道德和实现社会团结和谐的第一个条件。再说，在那些穷得要死的人的身上，怎么谈得上培养智慧呢？

我们对文明制度的批判的第一点，就是要论证它把大量的人力用去干什么东西也不生产的事情，甚或干起破坏作用的事情。

一、按照我们社会的结构，就需要设一些主管国家、个人和财产安全的职务，这些职务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国防和国内保安部门就是这类机关。首先是军队，在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军队抽去了身强力大的精壮人和许多有才华的人，并花费了国家的一大部分收入——这些人力和金钱，不是用之于生产，而是用之于破坏。

有人也许会说：战争是一种必需的坏事。且不论它是不是必需，我只问它是不是一种坏事？如果是一件坏事，那就让我们把它列在灾祸表上。这个表，我们是要列出来的；这一点，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是不会为一个杀人的社会辩护的。不错，用大刀和大炮来镇压、抢掠和杀害人，用绞刑架、苦难、悲伤、忧虑和伤心事和其他各种手段来残害人，是文明制度必须作的事情。我认为，这样的社会不是人类在地球上的最后的命运，不是进步的终点；它

和秩序与和谐的观念是相违背的；上帝造人，就不会让人永远沉沦在这种污泥和血腥的深渊中。我敢说，谁也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理由来论证对美好的社会的寻求是可憎恶的事情，是荒谬的事情。各个时代的人都愚昧地认为他们的时代是到了人类发展的顶峰。唉！谁敢说一千年以后，五百年以后，一百年以后，或者几十年以后，社会还是今天这个样子？——是的，正如路易—菲利普王朝象法拉蒙德王朝一样，今天的法国也象高卢人的法国。

当今的社会需要有不从事生产的军队，因而把许多可以用来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和知识都白白损失掉了，不是用来打仗，就是让它们闲着没有事作。法国的国防预算是四亿，而四十万士兵可以生产四亿到六亿的财富，请看，法国一年就要损失十亿左右……，这还是在和平时期的损失咧！

二、现今的社会风气败坏，产生了数不清的害群之马，即不事生产的人或专搞破坏的人：工业巨头、娼妓、流浪汉、乞丐、囚犯、骗子、匪徒和其他各种破坏分子；这些人的人数有增无减。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谴责我们的社会；因为，这些卑污下贱的人，如果生在幸福美好的环境里，如果社会从他们童年时候起就象一个慈爱贤明的母亲那样对待他们，如果他们受到了教育，生活舒适，有吸引他们去做的工作，他们哪里会成为这样的人呢？难道这些人是命中注定的？难道他们生来就是强盗、骗子、乞丐或妓女？如果他们生来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无话可说；如果不是，那我们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便应当有力量挽救他们，把他们改造成为有用的人和体面的人。

不能空喊反对邪恶，反对犯罪和做坏事。反了将近三千年也

没有反掉，道德学家的嗓子也喊哑了。我们应当找出邪恶、犯罪和坏事的社会根源，把它们从根本上消除。如果舍本逐末，只谈后果而不找原因，那是很愚蠢的，是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

三、在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不从事生产的人员当中，还应当加上行政官员、检察官、法官、宪兵、警察、狱吏和刽子手，等等；所有这些人的工作，在今天都是保障社会安全必不可少的。

四、还有懒汉，即所谓的体面的文雅人，也是不从事生产的；这些所谓的大狮子、小狮子、老虎、豹子和大大小小的二流子，成天晃晃悠悠，什么事也不干。

五、财政机关的人也是不从事生产的，如海关官员、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人、收入市税的人、税务员、税务官、送税票的人、催税员、收盐税的官员和税所职员，这一群专司监督、开票和收钱但不创造财富的人，都是不从事生产的。

六、诡辩学家、哲学家、形而上学家和政客都走入了歧途，他们的胡言乱语对生产是毫无补益的；他们并没有使科学向前发展，而只是毫无结果地辩论和吵闹一阵；还有律师、爱打官司的人和爱居中作证的人，这些人的废话也是对生产无益的。

七、商业活动，从银行家到股票经纪人和卖杂货的人的商业活动，也是非生产性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是要稍为多谈几句的。

§ II

这是战争！

鲁日·德·利尔

我们在前面列举的这几种人(关于最后一种人,我们将单写一章来加以论述),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提到的人,都是不生产财富的,换句话说都是糟踏财富的;这些人,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中,是根本看不到的。这些人的力量,他们被浪费掉的体力和知识,都将用到生产上去。所以我们说,文明社会的第一个坏特征就是浪费了那么多的人力;一个和谐的社会不仅没有这样的浪费,相反,它将把它们用之于创造大量的财富,无论对那些现今不从事生产的人,或是对从事生产的人(是他们养活那些不从事生产的人),都大有好处。

我们的文明社会产生了一大批不从事生产的人或对社会起破坏作用的人;另外,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坏处是:它用之于生产的人力所创造的财富为数甚微,而把同样的人力如果投入一个工业和商业关系都有组织的社会里,则生产的财富将多得多。

我在这里讲的话,将在这本书中加以无可辩驳的论证。在劳动中存在着混乱,互不配合,缺乏协调,极其分散,各人干个人的,毫无组织和统一的安排:一个肯动脑筋思考的人,难道还看不出这些现象是阻碍生产力和浪费我们的生产资料的原因?如果说秩序和良好的管理可产生财富,则混乱岂不造成贫穷?既然团结就是力量,涣散岂不就是虚弱?今天,公社和全国的农业、家庭手工业、制造业、科学研究工作、艺术和商业活动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吗?这些部门的工作,哪里有什么统一的安排和计划?谁能证明现今的社会有力量通过良好的教育使大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才能得到发展,使每一个人做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尽量为他自己和别人产生最大的效益?人们是否考虑过天赋才能的特点如何在社会中加以

正确使用的问题？唉！热心的慈善家幻想把二千五百万法国人都教得能读书识字！且看他们在现今的情况下如何办到此事①。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住得很坏，穿得很坏，可是却放着许多土地不耕种或者不很好地耕种；一方面急须要作的工作有千万件，可是却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事情可做，找不到工作，在贫困中身体日趋衰弱，这种现象难道不奇怪吗？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人民之所以贫穷和遭受饥饿，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大自然和技术没有向人们提供创造巨大财富的手段，而是由于我们在使用这些手段方面存在着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缘故，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结构不良，劳动没有很好的组织。

不仅如此。如果你不详细研究那些浪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弊病的话，你对弊病的认识还是不全面的；你还不了解，除了前面所说的那些弊病以外，还有我们的社会在它所有的各个成员之间挑起的种种斗争、纠纷和战争。一切斗争、纠纷和战争，都是由于根本矛盾的派别和利益的深刻冲突引起的。在一个国家中，单就工业系统来说，有多少阶层和种类的人，就有多少种利害冲突和或明

① 上学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的人数差不多有两百万。但是，不愿意兴办教育的公社是很多的。在法国所有的公社中，差不多有一半不愿意协助政府举办初级教育。

初级小学 35,007所
高级小学 373所
私立学校 9,092所
学校总数 44,472所
上学人数：
男生 1,175,248
女生 731,773
学生总数 1,907,021
初级教育的经费 10,162,706法郎 19生丁

以上数字引自《小学教师》报。（第一版附注）

或暗的斗争。

事实上，在工业界首先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拥有资本和劳动工具的人，一种是只有体力和脑力，用手和脑劳动的人。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产业主和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吗？他们的利益和损失是联系在一起的吗？厂家，企业家，产业主，老板（说来很惭愧，这个词儿是很地道的法国话呢），他们或发财或破产，工人，即那些靠工资生活的人，也跟着发财或者对老板的破产感到忧虑吗？工薪阶层和无产者大众的人数是浮动的，他们的利益和拥有资本与劳动工具的雇主的利益，难道不是敌对的吗？这种敌对的情绪，要不是受到政府的压制，难道不猛烈地爆发出来？这一点，只要不是傻子，谁能否认？在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伦敦、巴黎、里昂（连里昂也在内！）和圣艾蒂安以及三个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许多城市中发生的事情，人们难道忘记了吗？有些人到处宣称，甚至在国会的讲台上也表示，说他们反对把一个国家的人分成几等几类；这些人的荒唐和愚昧，真叫人佩服。这些好汉，自以为他们说几句话就可以让人闭着眼睛不看，塞着耳朵不听，使人民都去睡觉，使无产者的肚子不饿，也不叫苦！这年头儿真怪，竟有人闭眼不看天，不看日，不看眼前明摆着的事实。党派的纷争，道德和诡辩的谬误和矛盾，使世界到处呈现一片黑暗，人心向坏。到处都出现分裂和战争！这一点，资产者认识得最清楚；他们忧心忡忡，惊呼“野蛮人已经到我们家门口啦！”

情况就只这些吗？社会上只有两个阵营吗？这两个阵营是不是谐和？

在社会上不只是有两个阵营，而且哪一个阵营也不谐和。

首先，资本家，即拥有财产的人，他们拚命竞争，彼此攻打。工业和商业变成了真正的战场：每一方都千方百计想搞垮对方，自己独霸地盘。经济学家吹嘘的这种竞争，纯粹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激战，使每天都有人遭到破产和各种各样的灾难。经济学家用垄断来回答你；而垄断实则是和无政府状态（他们称之为商业和工业自由）相对照的一种弊病。他们在他们的旗帜上写上"放任自由"。好嘛！让人随便去偷，去搞投机，去破产；让人随便去抢，去破坏，去糟踏整个社会的机体；让人随便造假货，让我们的工业和商业中出现混乱和斗争；要自由放任嘛！如果说垄断是可憎的话，你们吹嘘的竞争也一样是可憎的！你们只会用一件坏事去抵制另一件坏事，用无政府状态去抵制垄断吗？为了掩盖你们的无知，掩盖你们手段的贫乏和极端无能，你们把一种坏事和另一种坏事作了一番比较，想以此来夸赞那种社会弊病，而实际上它正是与另一种社会弊病相对应的东西！空喊反对垄断，叫嚷要放任自由，这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发明一个既不象垄断那样极不道德、也不象无政府竞争那样极不道德的工业机构，这就难了。同样，象驴那样会叫会吃草，这容易，但要作一位有所发现的学者，那就难了。

这样的竞争，最好是叫做工业战；我们须要写好几本书才能把它在工业和商业中产生的不良影响分析得透彻。在无产者中间也存在着竞争；它分化工人，它降低了劳动一天的工钱，延长了一天工作的时间。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夺走了这些可怜的人的面包。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人的人数总是多于需要的；为了要逃脱苦难，他们之间便展开一场削减工资的竞争；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因此整个下层阶级都要受到上层阶级的敲诈。工人的人数一增加，再加上

使用机器，工人的工钱便愈降低。机器的使用，使无产者在寻找工作方面又多了一番竞争。要把这些人从这个社会的陷阱中救出来，请看那些自命为这些可怜的人的律师们用何良策？他们出的是什么主意？他们劝告这些可怜的人彼此要团结，要联合起来反对企业家和老板，也就是说要组织起来，使双方利害的分歧更加鲜明，使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因为这两种说法的意思都一样。你们希望工人们彼此团结吗？土地、劳动工具、贷款和资本，这些东西，他们有吗？你们是否给他们讲一个团结的办法？你们是否给他们讲一讲如何具备团结的才能和经验？如何进行团结的工作和把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团结起来？如何估量和满足他们有根据的或没有根据的要求？他们的团结和联合应当怎样保持才不破裂？……你们讲呀，你们讲呀！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说有些人出的这种主意是荒谬的，则另外一些人出的那种主意也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他们建议人们接受的正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现状；他们采用的办法是监狱和警察的刺刀与剑！不错，要团结起来才能停止争吵；然而要停止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争吵，就应当使资本家和工人团结在一起，而不单单是工人之间团结；而且，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说：应当使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因为把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应当把大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如果只是在口头上说：应当联系在一起，应当结合起来，但又拿不出联系和结合的办法来加以运用，就必然会流于空话，一步也不能前进。请大家读一读可臻于完善的文明社会的哲学家、科学家、慈善家、政治家和大道学家写的空空洞洞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们对善良的读者讲的全是言之无物的废话。——要是大多数读

者把这些废话当真话,并感到满意,怎么又不去作呢?

以上列举的利害冲突、矛盾和斗争,已经是够多的了;现在来看一看我们是不是都列举完了。

所有的人都分别属于生产者、消费者或商人这三种人中的一种或几种。很显然,商人的利益和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利益是矛盾的。同一样东西,他想向你卖高价,便向你吹嘘那个东西如何如何好;但他向制造那个东西的生产者购买时,岂不是出的低价?难道他在与生产者作交易时没有说那个东西值不到那么多钱?可见,商人的利益,无论是总起来看还是分开来看,都是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相矛盾的,也就是说,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相矛盾的。

既然我们在这儿谈到了商业,我们就多谈几句,更详细地讲一下人们用许多美好的和感谢的言词津津乐道的商业。我们还要回头提到前面(前奏 II)描述的组织模式和按照良好的愿望制定的社会的行政与商业安排;我们把它和一个合情合理的组织加以比较,从而对文明制度进行初步的观察。

第二章 我们的商业过程中的普遍弊病。无政府状态的竞争

商业是这样一种艺术:用三法郎买价值六法郎的东西,而价值三法郎的东西却能卖六法郎。

沙·傅立叶

蚂蟥有两个女儿,常常说给呀给呀。

《箴言》第三十章,15

荷兰人在日本为了获准销售他们的白布，便用脚把十字架踩烂。

沙·傅立叶

我听见一个商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一个卖酒的，很高兴地说道:“我的院子里有一个每年给我赚一万法郎的泵。”

沙·傅立叶

耶稣进了 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二至十三节

§ I

一部机器的磨损愈少，并且用起来省力气，这部机器便愈好，或者换句话说，它产生的效益便愈大。

《机械学论文》

首先说明一条原则:人们是为了消费才进行生产的。

人只有在有足够数量的消费品，有足够数量的产品供他消费，他才能满足他的需要，享受种种乐趣，生活得舒适，并陶冶他的心灵和精神。可见消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社会的所有成员来说，须要增加和发展的首推消费。这条原则就这么定下来了。不过，消费只能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增长。没有东西生产出来就无法消费。因此，为了增加产品，使大家都有东西消费，生活得幸福，培养道德和智力，人们就应该努力增加生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消费地生产的，所以需要有某种分配系统使货物得以流通，把生产者制造的东西送到消费者的手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商业。

你看，这么一说，就可看出，商业只是在服务于生产和消费的时候才有用：它应当是其他两个部门的仆人，而不能象它今天这样成为发号施令的主人。它这个角色是从属的。它是非生产性的，它本身对于从它手中经过的东西无论在量上或质上都没有任何增添。商业活动的经纪人应当尽可能少。

不过，要实现这一点，只有通过一个行政机构，由它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取得联系，把一切居间渔利的骗子、小偷和寄生虫通通去掉。

§ II

看树要看它结的果。

《福音箴言》

今天商业是不是组织得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呢？唉！当然没有，商业没有成为从属于生产和消费的代理处，没有为一方通向另一方打开一条广阔的通路；唉！没有作到这一点①。

① 本章的目的在分析我们的商业组织所起的坏作用，因此，如果有人认为本章的论述，是在攻击今天以做买卖为生的人，那就错了。在我们对其形式进行批判的社会中，这些人完全有权利这么作。在这件事情上，个人毫无关系：如果说商业组织得不好，这不能归罪于他们。不要把士兵、商人和刽子手的职业混为一谈。我可以这么说：既然社会需要他们，就不要把他们的职业造成的影响加在他们的身上；给他们在一个更好的社会组织中安排一个更好的命运，他们就会巴不得改变他们的职业的。

象社会学派对商业提出的这种批评，许多商人都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从1808年以来，傅立叶之所以能在世人迷于经商的气氛中对商业提出这样的批评，这完全是因为

商人是一个趁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工业的无组织状态牟利的掮客。商人购买产品，他什么产品都买，他成了一切产品的主人和掌握者，因此：

一、它控制着生产和消费，因为这两者都有求于它，无论是最后供消费的产品，还是待加工的粗制品和原料，都要求助于商业。商业的作法是囤积居奇，使价格时涨时跌，无数次地居间倒手买卖，因此它左右逢源，大赚其钱：它成了生产和消费的主人，而其实它应当是从属于生产和消费的伙计。

二、它盘剥社会，牟取暴利——赚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钱；赚钱的数量之多，与它提供的服务简直不成比例。其实，它提供的服务，只须用二十分之一它所使用的人就足够完成的。

三、它削弱社会的力量，抽走社会的生产力；在它使用的经纪人中，有二十分之十九都是从生产部门中抽去的，结果让这些人

文明制度曾经强使他在商业的污泥坑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缘故。

既然现今的社会有那么邪恶的力量，竟然使这样一个人也曾经经商做买卖，商人们当然可以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了。此外，《四种运动的理论》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还说过如下一段话：

“在下面的论述中，我要对一般的商业讲几句并非讨好的话；我已经说过，在评论一种职业的时候，我并不评论任何一个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接着，他又写道：

“对这些强盗行径的分析表明，商人团（请勿把他们和厂主混为一谈）在社会上纯属一群联合在一起的海盗，一群吞噬农业和制造业的秃鹫；他们在各个方面奴役整个社会。我这番话，并不是在批评其中的哪一个个人：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这种职业的坏处；当他们认识到他们职业的坏处的时候，他们就会谴责文明制度下的一个个的掠夺者，因为这个社会纯粹是受骗者和骗子的赌场嘛。”

我要补充一点：尽管我现在在陆军中服役，但我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战争是一个大灾难。我还要指出：凡是没有受过坏事的引诱，没有干过不道德的行为，没有与周围的许许多多人同流合污的商人，尤其是诚实无欺的小商人，都可以抬起头来申明他比天上的任何一个神灵都更诚实，更正直，更经得起考验。他是一个经过火和铁考验过的人。（第一版附注）

成了寄生虫，这就是说，它不仅把大量的社会财富据为己有，而且还大批地占用了社会的生产力。只要用一个合理的商业组织来消除当前乱成一团的糟糕状态，它的雇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马上就可以回到生产部门中去。

四、它还有一个诈取社会钱财的办法是掺假货，结果今天假货到处充斥。在一个以前只有二十家杂货店的城镇里，尽管发展到了一百家，人们消耗的杂货并不因此就更多。因为这一百家诚实的商人要来争夺原先那二十家杂货店诚实经营所得的盈利：竞争迫使他们只好在消费者身上打主意，有时候抬高价格，而更经常的作法是在货里掺假。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诚实无欺和规章法律，都不讲了。把次货或掺假货当好货卖，只要老实的雇客看不出来就行了。假货使所谓的老顾客上了当，而唯利是图的商人却心安理得，说什么："我定一个价钱，你买还是不买，听从尊便；我是不强迫任何人买的。"假货和次货使消费者吃的亏，是无法计算的。

五、它给社会带来的另一个损害是商品积压，不论是人为的或不是人为的，结果总是使积压在一个地方的大量货物变质，甚或完全坏了。请看傅立叶的论述(《四种运动的理论》第一版第334页)：

"商业制度的基本原则，即让商人有完全的自由的原则，使商人对他们经销的商品有绝对的所有权；他们有权把食品从流通过程中抽出，藏起来不卖，甚至烧掉，例如阿姆斯特丹的东方公司就不止一次地公开把桂皮烧掉，以便提高桂皮的售价；他们可以用处理桂皮的办法来处理小麦，要不是害怕人民扔石头打他们，他们是

真会烧掉一部分小麦，以便把小麦的价钱提高四倍的。唉！大家不是天天都可在港口看到商人把囤积过久，以致腐烂变质的粮食扔到海里吗？我本人便曾经以职员的身分经手过这种坏事。有一天，我曾让人把两万担大米扔到海里；如果囤积粮食的商人不是那么贪得无厌的话，那批大米本来是可以少赚点钱，以合理的价格卖出去的。每天都可看到在'让商人爱怎么作就怎么作'这个哲学原则掩护下出现的这种浪费现象，而承担其损失的，却是整个社会。"

六、它把商品和粮食损耗和浪费造成的损失转嫁给社会：由于商品和粮食要分发到千万个零售店，再加上零零散散地运输，是必然要造成损耗和浪费的，而这一部分损耗和浪费，却要整个社会来负担。

七、它还通过厚颜无耻的重利盘剥，吓人听闻的重利盘剥，损害整个社会。商人做买卖用的是虚拟资本，而他真正的资本却比虚拟资本少得多。一个有三万法郎资本的商人，用不断转帐和陆续支付的办法，便可发出十万、二十万或三十万法郎的票据，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从他根本就没有的资本① 获取比他实有资本大得多的利息。

八、它使无数人破产，从而使社会遭到破坏；因为在我们的工业关系中，每天发生的事件、政治纷争和各种各样的动乱必然有朝

① 四年前，有人根据统计资料证实过，在法国流通的票据的价值，比实际财产的总数多十四倍！须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么庞大的虚拟价值，只有一部分实际价值作抵押。滥发票据的情形，最近几年在美国达到了吓人听闻的程度——毫无保证和毫无限制地发行票据的银行竟有两百多家。商业自由在美国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大部分银行的职员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捞到了大量的钞票。（第一版附注）

一日使那些超过资本发行票据的商人应付不下去；他们的倒闭，不论是真的或是假的，都将使他们的债主遭到严重打击。一些人破产，必然又连带着使另外一些人破产；破产的火焰一蔓延，就会成为一场灾难。然而最后遭殃的还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商业，从总的来说，并不创造财富；它对于从它手中经过的社会财富，增添的价值甚微。在破产之风的打击下，有多少工厂被关闭了！有多少资财被商人玩弄的诡计和造成的破坏消耗得一干二净！

生产者提供的是食品，消费者付出的是钱，而商人拿出来的却是没有抵押的、或只有少量财产和虚假的信用作抵押的票据；商业界的人并不共同负责和互相担保！——整个事情的道理，用这几句话就可以说明了。

九、它独立行事，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对社会是很有害的：它总是在生产者需要钱来支付工资和生产费用而不得不出卖产品或互相竞争的时候，买他们的产品。当市场上货物多，价钱便宜时，商人就买进。接着，他就涨价，用这个简单的办法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

十、它窃取了大量的资金，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如果它只起从属作用，只作为一个在大的消费中心——协作制度的公社——和或远或近的生产者之间进行直接转让的代理处，则被它窃取的资金就会流入生产部门。商业投机占去的资金，虽然与通过商业之手的巨大财富相比为数不多，但数量仍然是不少的；如果不让商业居间掌握商品，同时对货物的流通加以管理，便可把这些资金用来增加生产。做投机买卖这件事是最能充分表明商业弊病之大的。

“投机买卖损害了社会的机体，因为它把资金转用去在价格的涨跌之间来回投机，让会投机的人获得暴利。农业和制造业要花过高的代价才能获得所需要的经营的资本；获利又慢又难的有益于人的企业遭到轻视，让投机买卖把大部分钱都捞走了。”（《四种运动的理论》第一版第359页）

十一、它囤积居奇，损害社会：

“某种货物因囤积而造成的价格上涨，最后还是由消费者负担，虽然以前是由制造者负担的；制造者为了要维持一个车间，就不得不忍受一些经济上的损失，薄利制造，指望情况好转，能维持他们开办的企业，把囤积居奇的人猛然加在他们身上的涨价负担赚回来。”（同上）

“在商业的罪恶活动中，最可恶的是囤积居奇，因为工业缺什么东西，商人便囤积什么东西：如果某种物资或食品缺乏，囤积居奇的人便想方设法使情况更加严重，把现有的物资都抓在手里，使它们不流入市场，并施展诡计使缺门货更缺，从而把价钱提高一倍或两倍，让大家生怕以后买不到东西；人们要很久以后才认识到情况不是那样。对工业界来说，搞囤积居奇的人就如同一群刽子手，他们到战场上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使受伤的人的伤势更加严重。”（《四种运动的理论》第334页）

总之，所有这些弊病，以及我还没有谈到的其他弊病，在商人的网袋里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出现：产品要不止一次地经过商人的贪婪之手，有些产品要经过商人转手二三十次之后才能到达消费者的手里。原料首先要经过商业的利爪才能到工厂进行第一次加工；然后它又回到商业，接着又经过一次制造，把它作成另外一个

样子，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最后作成成品。然后，成品落入大商店；大商店再把它们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又把它们转手卖给城里的零售商，零售商再把它们卖给小摊贩和乡村小贩。每转一次手，产品就要被唯利是图的手盘剥一次。这样无政府状态的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却挺喜欢；请大家评判一下，看它是不是兴旺的源泉！看它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和消费①！

现在，请你把这种商业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前面描述的组织加以比较。由公社和省里委派的代理人把产品运到仓库和公家的商店，产品的价值一点也没有损失。这些代理人是委派的人员，与大家的利益处处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里还不是详谈细节的地方；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对当前混乱状态的批判，我们只讲了一下组织的原则；不过，我们已经能够看出：**诚实的**和**直接的**商业将扫清商品流通道路上的障碍，降低商品的价格，增加生产者的利益，对生产和消费都大有好处。这样，商业将大大促进社会财富的发展，而不会象它今天这样耗尽社会财富的来源和吞噬一大部分社会财富。

§ III

> 不，利益在刺激他们，金钱使他们感到兴奋；
> 金钱将蒙蔽他们的眼睛，抹黑他们的嘴唇；

---

① 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到汝拉山去游历了一趟。在汝拉山有许多做五金活儿的人。我这位朋友有机会到一个打造铁锹的老乡家里去；他向那个老乡问了一下铁锹的价钱。那位老乡当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劳动人民。他回答说："我卖给商人是十六个苏一把，而你们在城里买要花四十个苏。如果你有办法使生产铁锹的人和买铁锹的人直接联系，那就只花二十八个苏便可买到；这样一来，我可以多卖十二个苏，而你们也可以少花十二个苏。"（第一版附注）

金钱啊，这性命攸关的金钱，人类的至高无上的神，
将抓着他们的头发，用双手摇晃他们；
将把他们推入罪恶的深渊，为了一份微薄的薪水，
使他们双脚践踏他们父亲的身体。

奥古斯特·巴比埃

一个杂货商！

欧仁·絮

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商人，从他们当前的情况和所起的作用来看，可以说是生产者、农民、工人和消费者被迫用自己的微薄的收入养活的寄生虫；他们简直是打着使社会财富和血液流通的幌子，吮吸社会财富和血液的毒蛇。对生产者来说，商人好比是在海上游弋和进行掳掠的海盗；对消费者来说，商人好比是一只张着大网的蜘蛛，专吃那些不慎而落入网中的苍蝇。这个比喻太恰当了：蜘蛛在我们的屋子里和乡村中都布下了它们的网；同样，商人在街上和公共场所都摆有他们的商品；他布的是金色的网；苍蝇一落进网子里，善良的顾客一走进商店，商人便走到柜台来吸他的血。在秋天，我们看见蜘蛛趴在它迎风挂出的网里，来回转悠；同样，我们在城里和农村也看见有商人和小贩来回转悠。

做买卖掺假的事，已经尽人皆知。大家竟弄得如此小心，以致不敢叫小孩子到商店去买任何一样稍为值钱的东西。这太可恶，太令人生气了！瞧，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商业，我们的学者——引导和制造舆论的人！那些一提到商业就如痴如醉地赞叹不已的学者，竟把商业看作是养活人民的衣食父母！可怜的院士，可怜的官方教授，可怜的行政官员，你们真是又可怜又可笑啊！

令人奇怪的是，各党各派只是对政府有所批评。好象政府是单独在吮吸国家的财富，是唯一无二的吸收人民的养料的气泵似的。他们说：在国家的财政上要节约一点，减少税收，减少政府雇用的那些不从事生产的人员的薪水，要一个廉价的政府。四十多年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历次革命和所谓的政治学的大纲领，就是这些！是的，行政机关、军队、税务所、海关、警察和另外一些政府机关都是不从事生产的，人们要花很多的钱去供养；是的，有些机关应当取消，有些机关应当有所改进，但这些目标并不是通过政治革命就能达到的，因为革命之后，往往反而使军队和警察的人数有所增加。各种各样的动乱把政治领域搞得一团糟，使政府增加了更多的分支机构，因而要增加一倍、两倍或三倍的税：这一点，已经有事实证明过了。你们要求尽量少收税，这是梦想；只要一涉及社会改革和工业改革，你们所希望的好政府就会落空。你们想通过混乱、斗争和战争这条道路去寻求在这条道路上本来就不存在的幸福，这是在做梦，在追求幻影；你们拉着轻信的和疯狂的人跟着你们走，你们简直是疯子！

商人从人民手中夺去的钱，等于是政府的税收之外的另一种税；庞大的商人队伍，无异乎是正规军之外的另一支军队；他们一刻不停地勒索和掠夺人民，一刻不停地买进来又卖出去！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是：在军队里，要流血牺牲，要受伤，而得到的报酬却很少。在军队里，讲的是荣誉、行为高尚、雄心、忠诚和祖国。而在商业界，却讲的是金钱、欺诈；金钱，金钱，还是金钱！几乎时时刻刻都在骗人，都在捞取金钱！

商人思想使社会处处都出现腐败和自私的行为；它破坏和腐

蚀了民族的精神,使人产生种种卑鄙的和狭窄的心思;它使一切高尚的和伟大的事物也不高尚和伟大了; 它把诗歌和艺术也放到柜台上的天平里去称,或者用尺子量;它只懂得复式记帐法,它把人只看作为一个会算帐和会算加法与减法的机器。商人的文学是汇票和记名期票;他的战略是筹划价格的涨跌; 他要搞政变,也是在商业上搞,尺子就是他的剑; 他的俘虏在克利舍①; 把人民的钱拿到手,就是他的胜利;他一失败,就宣告破产;他的名誉是金钱; 他的光荣,也是金钱;他的信仰,也是金钱;他的上帝是金牛犊!

通过无政府状态的和骗人的商业的肮脏渠道,弄虚作假的作法也传入了制造部门。商人勒索制造者,他压价买制造者的产品,他要制造者造各种各样的蹩脚药品来危害社会。产品要经过千百个人的手,然后才卖给消费者:产品的来源弄不清楚,它们的产地证明没有了,被人忘记了。在诚实的和直接的商业组织中,人们是一心只想出好产品的,他们赚钱赚得光明正大;而现今的生产却不得不弄虚作假,这对社会来说,是一个遭受损失的新原因,而其根源是在商业身上。

你们也许要问:既然有产量高的土地,有要求工作的人,有艺术、科学和工业的巨大力量,有牲畜、机械、水、风、电和蒸汽的力量,为什么在人的天才现今取得了那么多成就以后,大多数人还是穿得这么坏,住得这么差,人是这么穷、这么粗野和吃不饱肚子?你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造成这种一筹莫展的原因是:创造财富的工作毫无组织,工业混乱;这一切的症结,显然是在你们的商业制度;

① 指右翼保皇党人和一切赞成君主政体的人;这些人常在巴黎克利舍的一个俱乐部聚会。——译注

它是你们的文明制度的最大的祸害，是社会的一切罪恶的渊薮；它使人自私、贪婪和行为卑鄙，从而败坏了个人和民族，使人变得没有感情。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商人思想扼杀人的感情，使人日趋败坏，行为卑鄙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当巴黎瘟疫流行的时候，每天有一千五百人死于霍乱，每晚有一千五百具尸体——大部分是穷人的尸体。可是呀！商人却把店中备好的防瘟疫的特效药樟脑、漂白粉和其他药物加价出售，随着瘟疫的蔓延和人们恐惧心的增长，药物的价格也愈来愈上涨！有些药竟涨价一百倍，有许多商店老板和药店老板明知那些药是用来狠赚富人和穷人的钱的，是用来推销恐惧、死亡和霍乱的，对防病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穷人啊，穷人啊！穷人买面包，给瘟疫打开了大门；买面包的钱都落入贪婪的银行和商业的无底洞里去了①！

人道主义、宗教、祖国、社会公德、良心和正义……，这一切全都被商人习气从人的心中赶出去了；家庭的温情似乎是唯利是图的有产阶级的唯一享受，但一涉及到利益，家庭的温情也不顶用了。商人习气还在膨胀，不仅可以卖舆论、声音、选票或国家，而且还可以卖父亲和母亲！商人习气的确在膨胀！它膨胀得很快，而且每天都在侵袭各个领域。在文学、艺术、政治和报章杂志中，到处都有。现在是做公债投机的人和商人在决定政府的命运；是支持

① 今天，起这种坏作用的，不再是霍乱，而是饥饿和商业：商人觉得（1847年3月）谷物的价格还不够高，于是便故意使市场缺货。投机活动大为猖獗，据几家保守的报纸报道，在马赛，八天当中掮客经手卖谷物的佣金，就相当于在敖德萨购买谷物的钱。然而政府对商人却大表敬意，并且向议会说商人在给国家提供粮食和补救庄稼欠收方面比政府还能干。“让商人放手去干！”这还不够；我们有几位无所事事的部长今天还补充说：“我们要十分注意，切莫使商人们感到为难或不满意。”（第二版附注）

它，还是破坏它，甚或推翻它，全由他们说了算。交易所的公告和公债价格的涨落，是当代的政治大调节器。这说起来真令人赧颜。

在中世纪，曾经有过蹂躏城市和农村的自由公司。首先是剪羊毛的，跟在剪羊毛的人后面的是剪二道毛的，跟在剪二道毛后面的是剥羊皮的。啊！今天是商人在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毛，在剥大家的皮；这事儿是合法的，是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商人是抢人财物的贼，是海盗，是吸人血的蜘蛛，是破坏人体的毒瘤：商业是破坏生产机构的下疳，它在社会的血液和血管中分泌梅毒。

由于怀有一种或多或少地摆脱了这些习气的观念，所以古代的人是轻视商业的，中世纪的人也是轻视商业的；在中国人、亚美尼亚人、提尔人、迦太基人和犹太人当中，凡是商人习气浓厚的人，名声都是很不好的。重商主义破坏了希腊人的高尚品质。在英国，重商主义破坏了撒克逊种族的古朴风尚；它把法国人的精神糟踏得不成样子，把我们的国家搞得萎靡不振。耶稣基督并不是无缘无故就用一条绳鞭把兑换银钱的人和商人赶出圣殿的；耶稣问他们："你们把我父的殿当作一个贼窝吗？"

在我们今天，政治经济学把无政府状态的和骗人的商业视为爱子，夸夸其谈地对它赞不绝口，结果使人们做了许多错事，抱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商业迷恋不已；但尽管这样，公众的心对国家还是有普遍的感情的，也在出自本能地谴责商业，说它经手社会财富并不是忠实可靠的。

有独立见解的文学，以艺术和人的尊严的名义，起来反对商业。艺术和商业！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过去奉为神明的商业，今天受到了嘲弄，被描绘成一个卖杂货的；正如"马

耶"①是自由平民的哲学精神的人格化一样，杂货商这个原型也是商人思想通俗的人格化；杂货商在我们国家曾嚣张一时，而现今也许仍然是法国的原型和人格化哩！

喂，店老板，你静下来！你别在柜台旁边坐立不安；别把你那尺寸不准的尺子拿在手中晃动，别用拳头敲打你那斤两不准的天平：唉！你静下来……。你在商业系统中还是一个很厚道的人，我们不会把庞大的商业系统的罪过都归到你身上；店老板，社会并不是由你来组织的。把战争的罪过归在士兵身上，那是不合理的；同样，把商业的这些罪过归在你身上，也是不合理的。士兵希望打仗，你希望做买卖，处在你们的地位，你们两个这样做都是有道理的。做你的买卖吧，你放心好了。在现今的这个社会里，你可以问心无愧。你诈骗人，但你也被人诈骗，你也象消费者那样，被别人用千百种方法诈骗。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诈骗人的世界，人们在哪里相遇，就在哪里行骗：雇员骗老板，他们不好好地干活，把安排好的工作搞得乱七八糟；老板也骗雇员，他付给雇员的工钱不足以偿付雇员的辛劳和流的汗水；统治者骗被统治者，他向三千二百万人征收只有那一小部分选举人同意的税；被统治者也在骗统治者，他们走私，弄虚作假；相邻的地主彼此侵占地边，互相欺骗；工厂老板也在互相欺骗，他们玩弄一切诡计，互相竞争，你想搞垮我，我也要搞垮你；打官司的人彼此诈骗，而法官则诈骗他们双方；父亲骗儿子，儿子也骗父亲；父亲的尸骨未寒，弟兄姊妹就开始争夺遗产，互相欺骗；国与国之间，或者是打仗，或者是通过外交手段，

① 马耶，是沙·特拉维创作的一幅讽刺小资产阶级的漫画人物：驼背、红鼻子、厚嘴唇、眼神机灵，自以为参加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便做出一副很神气的样子。——译注

互相欺骗。总之，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人们在哪儿打交道就在哪儿行骗的世界：骗，骗，骗！

有诈骗就有战争！两者相辅而行；我们发现，它们都是由利害冲突和社会的不良组织或无组织引起的。在社会上，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利害冲突。

我们还可以在这儿讲一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利害冲突；这一利害冲突有它的社会根源；因为政府不能同时为利害冲突的双方都服务，因此它必然在人民中间要遇到敌对的人。政府为了要存在下去，就要笼络亲信和支持它的人，让他们分享一部分税收；可是，政府的敌人愈多，敌人便愈活跃，愈刁钻和厉害，政府克服阻力的代价也愈大，结果它便愈成为人民的负担。

如果你把生产者、消费者和商人之间的矛盾、工厂老板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彼此之间的矛盾、工人彼此之间的矛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都研究一番并加以初步分析之后，从大的分歧进一步研究细小的分歧，你还可以发现许多同样性质的纷争、敌对行为和利害冲突。

如果酿酒的人要求取消海关①，要求在进口和出口方面有自

① 这种利害斗争每天都大量产生，而且是那么的激烈，以致出现了著名的波尔多葡萄园主宣言，提出要画一条把北方和南方分开的税务线，把法国一分为二。《争鸣报》响应他们的宣言，而且讲得还更透彻；它列举了各方的利害分歧和根深蒂固的敌对态度：葡萄园主提出的要求的依据是北方和南方的深刻矛盾，因此，《争鸣报》指出，在南方和北方，也如同在整个法国一样，经营农业的人和经营制造的人的利益是冲突的，而经营农业的人自己之间的利益也是冲突的，经营制造的人自己之间的利益也是冲突的：利益的冲突是那么大，以致，如果要画一条税务线把他们分开的话，那就要牵涉到整个法国，不仅要画一条线，而且要画密如蛛网似的许多条线，把全体法国人都用来看守这些线还不够咧！我们工业社会的这种状况，这么严重的弊病，梯也尔先生已经在议会正式承认了。他说：

由，则这一自由必将使种小麦的人、打铁器的人、织呢绒的人和种棉花的人全都破产，甚致连走私贩和海关官员也要弄得没有饭吃。有了机器，商品的成本减少了，价格降低了，这对消费者有利，但机器却使成千个不能马上去做别种工作的工人找不到谋生的办法。这还不过是文明制度的千百种恶性循环中的一种循环咧；单是这一种循环，就须要专门写一章来论述、分析和批判。已经有上千件事实一再证明，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中，出现了一件好事，一定会随之产生一件坏事。

如果你再深入下去，研究一下一般的细节，你将发现：裁缝匠、鞋匠和帽匠是巴不得大家很快就把衣服和鞋子穿破，把帽子戴破；装配门窗玻璃的匠人巴不得来场暴风暴雨把大家的窗子都打破；泥瓦匠巴不得家家房子失火。律师巴不得众人打官司，他好发财；医生巴不得人人都生病，卖酒的老板巴不得大家都喝个烂醉，妓女巴不得有人寻花问柳。如果犯罪和打官司的事情突然都没有了，则官员、宪兵和狱吏就会叫苦了，律师、诉讼代理人和司法界人士也会跟着倒霉的！

§ IV

> 辛勤劳动，这对自由自在的动物、海狸、蜜蜂、胡蜂和蚂蚁来说是一件大乐事，可是对人来说就是一件大苦事；人一有了自由，就要摆脱劳动了。

' "有人说要对海关制定一项法律；我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得很多。我已经作过努力，要看一看有没有好处，好处是不是大；不过，如果照顾了勒阿弗尔的利益，我就必然要损害埃尔贝富的利益；对里昂有好处，对波尔多就有害处"（1834年5月12日在议会的发言）。——（第一版附注）

文明人贪图安闲；野蛮人诅咒仇人时，最厉害的话是："你要被罚去种地。"

沙·傅立叶

还要补充一点：文明制度到处制造纷歧与不和，到处煽动战争；它把大部分的力量都用之于非生产劳动或用之于破坏；它引起无数的摩擦，使工业一片混乱，从而大大减少了大众的财富；这样的社会形式的特点是：使人对劳动发生反感，不喜欢工作。

你到处都可听见工人或职员在埋怨他们的命运，说他们的工作不好，想退休，摆脱工作中的苦。文明制度的劳动使人发生反感，使人只是由于怕饿死才去劳动。文明社会的劳动者是真正的苦役犯。只要生产劳动不组织得让大家干起活儿来有乐趣，而是干起来叫苦，表示反感和厌恶，谁有办法，谁就会逃避劳动的。除少数例外，只有那些被贫困所迫的人才不得不去劳动。因此，人数最多的阶级，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匠，积极地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必然落入贫穷和饥饿的境地；他们将注定成为愚昧无知的人，一群当牛马使用的人，他们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在社会这个大车间里，弯着腰在地里或工作台旁为无所事事的上层人士制作美食和各种奢侈的享受品。

只要找不到一个吸引人的劳动方案，就必然会出现"必须许多人受穷，少数人才能致富"的情形；这句难听的话，象一个永存的真理那样每天都挂在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和哲学家的人的嘴上；这一点是很容易明白的：在一个社会中只要劳动是令人厌恶的，这个社会就永远有压迫、欺诈和贫穷这些极其糟糕的现象；尤其是贫穷，单是这一个原因就足以使人非去劳动干活不可了。关于这一点，

不可辩驳的证据是：如果工人，如果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富起来了，那么，二十分之十九的活儿就没有人去作！ 怎么办呢？

是的！ 为了使工作能顺利地进行，使人类生存下去，就必须：

——要有奴隶；让皮鞭发挥作用，抽着他们去干活，就象在殖民地和野蛮人那里一样。在古代人的国家中是这么作的，在希腊和意大利的正直的共和国中也是这么作的；

——或者有穷人；这种人有自由人之名，有在宪法之下生活的幸福。对于他们，让饥饿发挥作用，逼得他们去劳动。在文明的基督徒和慈善家的现代国家中就是这么作的；

——或者有受劳动的吸引而去劳动的自由人；对于他们，让劳动的乐趣发挥作用。只有这第三种人才有真正的自由，而前两种人劳动完全是被强迫的。因此，一切想使人类得到解放的志士，必须首先找到一个使劳动有吸引力的制度。它比世界上一切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都更有效力。很久以来就有人象宣读公告的差役似地大声嚷嚷，说什么"为了自由和法国人民"，可是连自由若要存在就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中的第一个条件还没有找到咧！ 有人认为只有搞革命才能获得自由，认为自由是用枪炮得来的。然而这种不明智的动乱却使社会的病症永远存在，病根愈深。

那些尊重秩序的人，认为刺刀和大炮是维护秩序的有效手段的人，他们也应该好好想一想。玩弄暴力，即使你今天占了上风，但也许明天就会居下风。所有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种胜败难测的情形。再说，用刺刀和大炮固然可以平息骚乱，但真正的维护秩序的办法并不是平息骚乱，而是防止骚乱。如果你当国王，即使在你的治下每个月都记载有平息骚乱的光辉胜利，我们也有权

把你在位的时代看作是最糟糕的时代。

只要在城市里聚集有大批过了今天愁明天的工人，工资不稳定，时时都有挣不到工资的可能，但又迫于生活非干一种令人厌恶的工作不可，这些人就绝不会对他们的处境感到满意的；你和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也是不会满意的；他们根本不关心秩序，你和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也是不关心秩序的；象你和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一样，他们一定会起来造反的，一定会听信那些鼓动家的美好的诺言和漂亮的言词，跟着他们走的。

制造骚乱和准备打社会战争的人，并不是地主、商人和工业界的巨子：这些人呀，他们是很希望维护秩序的。骚乱分子是不会在富人、有产者和有衣穿饭吃的人当中去招募人的。大自然是用上等面团来制造这些人的吗？它是不是让富人家的孩子额头上长有一块好看的包，让穷人家的孩子在额头上长一块难看的包？他们都同样是人，但彼此所处的社会环境却如此不同。万一那些在今天对下等人和共产主义分子厉声咆哮的有产阶级变成了无产者和工人，而今的工人和无产者变成了富人和有产者，则聚集在共产主义和骚乱的旗帜下的人便轮到今天的有产者了。所以说，如果你不希望工人、无产者和人民大众时刻都想革命，你就应当使他们能获得符合社会秩序的利益。

我们现今的社会组织既然作不到这一点，那它就必然是无法维护秩序和自由的。这些道理是很清楚的，不可辩驳的，如同太阳在天空那样明摆着的。

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是怎么回答的呢？有人回答说：要另外搞一个社会组织，那是办不到的。

好！如果办不到，那你就免开尊口！你们就去革命和制造乱子好了，就别再口喊什么反对必然的罪恶了。先生们，那是必然的，因为你们已经说了，要消除罪恶的根源，是办不到的事情！不过，请问你们根据什么理由说这个社会问题不可能解决；你们怎么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呢？谁告诉你们的？你们能提出证明吗？——办不到！！！……在一百个人当中，有九十九个是蠢人；他们以为说一声“办不到！！！”，就把话说绝了。我们应当告诉这些人，他们的话是荒唐的；并向他们指出：当一件事物还没有被认识或发现的时候，就硬说它永远不会被认识或发现，那是愚蠢之极的；且听我向这些人朗诵两行动人的诗句：

以为一切都发现了，这个看法实属大错，

这无异于把地平线当作世界的边。

当我朗诵完了的时候，他们竟回答你说：“啊！不管怎么说，那至少是很难的！”——不论是难与不难，你们能把它作为一个理由，就不去研究，不倾听那些曾经研究过并有所发现的人的意见吗？

请你们去研究一下吧，认真地研究一下吧……你们不去研究，就请免开尊口！

第三章 关于现代文明的结论

你们这些未曾经历过隐居生活或未曾在书堆中消磨过时光的人，请告诉我们，在我们善良风俗的华丽的外衣下面，是否隐藏着一种看来是无可救药的腐败现象，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脓疮。请你们冷眼旁观，看一看巴黎，看一看世界的这个阴

沟中积聚了多少污泥，这个荒淫之地耗费了多少钱财；那些装腔作势的斯文样子是多么无耻，在绸缎呢绒做的服装下面掩盖着多么枯竭的心灵，在那么聪明活跃、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人群中，夹杂有多少野蛮人。请仔细观察这一切，不要看表面，而要看深处，其目的，不是为了把沙龙中的某些姿态绘制成悬挂在贵妇人的客厅中的图画，而是要以哲人的眼光，以真诚的朋友的眼光来观察这一切。这样，你们将感到骇然。

奥·巴比埃《文集序言》

我刚才所引用的这一段简短的描绘，没有丝毫夸张之处。不论是从总的来看，还是从细节上看，它都是如实描述的，是真的。我举出那些一贯抱乐观态度的人有鉴于这些疾病之严重而亲口讲述的话来作证明，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的确，很久以来人们硬不承认社会疾病的种种征兆的存在：他们闭着眼睛，什么也不看。所谓的日益繁荣，纯属吹嘘和冠冕堂皇的欺人之谈。今天，政治家和执政诸公也承认有病了：必须经过一次猛烈的冲击，才能揭开我们社会隐藏在底层的痛苦和贫困的深渊；只有在高处的土地遭到淹没，上层社会的人也象洪荒时代的居民那样坐着方舟在洪水中漂荡的时候，他们才会承认社会是有病的。唉！你们以为他们想尽力弄清这些现象，追根溯源，对社会的内部结构表示怀疑吗？不！他们用非常轻率和荒唐的态度来探讨事物的原因。水为什么会升入泵里？是因为大自然不喜欢泵里有空处吗？为什么泵里的水只能升高到三十二法尺①？因为大自然

① 这里所说的法尺，是古法尺。每一古法尺相当于325毫米。——译注

所不喜欢的只是三十二法尺以下的空处。古代物理学家的这些推论，与我们的政治家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推论极其相似：他们根本不花力气去探讨这方面的问题；通常，他们关于混乱和贫困的文章，纯粹是为了指责对方才写的。各个政党之间总是争相指责别人，一个党总是把一切过错都推给其他的党，好象它比哪一个党都更有能耐，有医治社会疾病的良药！你们各党各派人士，请把你们拥有的医治社会疾病的药告诉我们吧！我敢肯定，你们一个也说不出来。

这不是政治伤痛，而是社会伤痛！请你们仔细听，听一听海峡对面的声音，你难道没有听见在英国议会的讲台上也有人在高声喊叫："到了难关！"再远一点，在美国，在这个模范国家里，在这个遍地黄金的共和国，也有人在喊叫："到了难关！"美国人的政治制度，很久以来就有人说是一种绝妙的万灵药。管理人民的不是国王，而是总统，是哲学大师！然而，美国人也象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他们的工业处于无政府状态，商业也处于无政府状态；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处于文明的鼎盛时期，也就是说进入了一个支离破碎和一片混乱的角逐场。

我刚才描绘的，并不是法国社会的图象，而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阶段的文明社会的图象。我再说一次，这幅图象描绘得很真实和确切，尽管大家口头上不承认，但在各个文明鼎盛的地方爆发的革命的喧嚣声已经足以证明这种情况是真实的了：革命闹得相当厉害咧！

文明制度每天都要用鲜血在我们城市的墙上描写它那丑恶的危害人民的特征。这是一个社会吗？对人民来说，这是正常的状

态吗？如果人民没有苦难，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利益受到保障的社会，他们会起来造反吗？他们会那么轻易就听信鼓动家的鼓动吗？当然不会：发烧、痉挛和谵妄等病因，都在社会本身。

我们和那些只注意观察立宪机构的旧政治观点的分歧，就分歧在这里；我们要求各党各派的正直的人，要求诚实善良的人去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值得我们花力气去研究，因为它关系到富人和穷人、大人物和老百姓以及你和我的幸福和安全。

我们对社会的批判，就事实来说，和公众的舆论与所见所闻是相符合的，是讲得非常明确的。我在这里的陈述，当然是非常的简要；在傅立叶的著作里，你将看到，他对社会的批判讲得更详细、更清楚和更有力量。他并不象别人那样对社会的弊病和人类的邪恶只空泛地谈一阵；他把文明制度的一切弊病分门别类地加以分析和论述。他的书，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社会秩序弊病的博物志。他追溯了弊病的根源，把它揭露出来，即便是眼力很差的人，也能看得很清楚。

尽管我们对社会的批判还很不全面，但已经足以使我们看到文明的分散经营制度，其结果势将构成而且必然会构成九种连续的祸害——傅立叶把它们称作边缘祸害，因为它们是几个相连续的时期特有的东西；这几个相连续的时期总称为社会的边缘或人类初入社会的痛苦时期。

边缘祸害表

贫穷

极坏的天气

欺诈

诱发病

压迫
　　　　恶性循环
屠杀

X．{ 普遍的自私行为
　　伪善的行为

应当对这几个祸害中的每一个祸害都单写一章来加以论述，但鉴于我们在前面所提出的指责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概述如下：

目前的社会形式，是和个人与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相矛盾的；它使社会陷于贫穷和饥饿：

一、因为它产生了许多种不从事生产的人或专干破坏工作的人，而且它还非要有这些人不可，例如军队、各种各样的分裂分子、行政官员、司法官员、警察、宪兵，等等；还有大批的海关和税务官员、哲学家、诡辩家和政治辩论家；最后还有许多游手好闲的人和其他各种光会吃饭的废物与坏人；

二、因为它产生了而且还必须要有一大批起破坏作用的和品德败坏的寄生虫，例如庞大的雇佣军；

三、因为它根本没有对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等工作加以组织，因而使社会财富的来源大为减少，使这些工作和社会对人的使用与对人的才能的使用极为分散、复杂和紊乱；

四、因为它借自由竞争之名在一切工业关系中制造利害分歧，并以千百种名目在社会关系中制造冲突，使你反对他，他反对你，在社会中酿成种种激烈的斗争，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无数的敌对情绪，给情欲起种种颠覆性作用打开大门；

五、因为它缺乏一种使劳动具有吸引力的办法；没有这种办

法，就会使劳动在人看来是一件苦事，使贫穷、压迫、欺诈、奴役、疾病、粗野、骚乱、革命和一切文明的祸害永远存在。没有使劳动具有吸引力的办法，还将使生产大大降低，使一切有办法摆脱工作的人不去工作，使罢工的次数增加，时间遭到损失，使工人产生无聊和厌烦情绪。

这些人力，只要我们好好加以安排，本来是可以生产大量财富，使全体社会成员都富裕起来的，然而在今天却反而使群众陷入贫困和灾难，使社会日趋衰弱！

我们缺少的，并不是生产的手段：土地、资本、工业、机器、艺术和科学、人的体力和智力，这一切我们都有。全部问题在于劳动的组织；应当提出一种组织形式并加以试验：这是事关命运的大问题，是幸福或苦难、富裕或贫穷的大问题，而且在目前对现代的社会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因为现代的社会在前进的运动中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成熟的点，所以不能再对这些社会形式的价值抱任何幻想，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欧洲的文明**如果不在内部的结构上发生某种好的变化**，其前途是多么危险。

我们这个时代已不象从前了：那时，只有那些天资高和目光敏锐的人才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威胁欧洲各国的危险；那时，孟德斯鸠说："文明社会患了一种虚弱症，一种内在的弊病，中了一种暗藏的毒。"

当时，动脑筋思考的人们都抱有希望，以为革命的曙光就是幸福的曙光；一切苦难都来源于封建重担，在封建重担之下，人民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伸不起腰了；只有丢掉这副重担，才能站起身来

大踏步前进；人们以为只要把旧的社会建筑推倒，就可以住上好房子。

对于一个依靠旧的权威但未得到人民批准的政府，人们就给它制定一部宪法；凡是享有旧特权的贵族，人们把他们通通打倒；拥有巨大财产的教士，人们也把他们打倒，分他们的财产；外国人来干涉这种运动，就用大炮去对付他们粗暴的干涉，把他们的军队击溃；遇到国王，就把他的脑袋砍掉；宗教长期被神甫当作剥削的工具，因此把神甫杀光，宣布宗教为一种骗局，把上帝赶走[1]

然而，把这一切破坏之后，黄金时代还是没有来到地球上，人民还是不能享受巨大的幸福，因此人们就想去搜找旧的武器库，向罗马和雅典的共和派请教，学他们的传统和风俗，模仿他们的举止和风度，甚至学他们的装束，穿长袍和厚底靴。出现这一切现象，都是由于人民的议员们读李维的书，学会了拉丁文；读修昔底德的书，学会了希腊文，再加上他们在学校中已经把法布里修斯的慷慨激昂的言词背得滚瓜烂熟了。如果当初向他们灌输的是弗洛里昂和格斯纳的田园文学，他们也许就会作田园诗了。

这一切都是无用的或荒诞的，尽管只是一阵子，时间虽短，但后果是很可怕的，人们应当把它当作一种巨大的教训。过去的事情是不能由人们想重演就重演的。迷途的人以为大量用江湖医生的药就可以治病；他的想法将很快为事物的力量所破灭的。

哲学家把人民编成队伍，准备战斗；但他们却缺乏远见，头脑简单，易冲动，只知道在军火厂里打造武器，制造攻城炮、野战炮、火药和炮弹。然而哲学家应当知道，既然想打仗，就必须准备和平；在无政府状态和战斗之后，就需要有维护秩序、创造财富和保

障自由的手段,因为在革命的刀剑和炮火下流的血,是不能使地上的庄稼的收成增加一倍的。哲学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不会打造用来耕种未来的土地的犁,使土壤变肥沃。

哲学家真是又可羞又可怜,十分狂妄和无知!说他们可羞,是因为他们借理性的名义把人类推入了一个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有什么后果的运动，是因为他们象小孩子打坏东西似地把一切都打坏了,象野蛮人乱破坏一气似地把什么都破坏了。尤其可羞的是,他们不仅不躲到阴暗的角落把脸藏起来，反而恬不知耻地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说他们是人类的救星;他们穿着一身希腊和罗马的旧式的华丽外衣,公开炫耀自己;其实他们华丽的外衣早已沾满了后期罗马帝国的污泥，上面有中世纪的神学和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和幼稚而善良的思想意识,有九三年的血,有复辟时期的立宪派和折中主义者的巧妙花纹。

哲学家和政治家!人民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食物，而不是你们的那些药物,不是你们的那一大堆荒谬的主张、抽象的概念和矛盾的言论。你们满以为你们向人民提供了牛奶;然而在今天,人民在你们的思想和理论束缚下受了三千年的苦难之后，已经认识到你们只不过是一些半官方的或凶恶的放毒人。这些情况到底是真的,还是人们的感受错了?人们根据自己的感受,对你们的办法已经在提出谴责了。

你们最近发表的文章,表明你们对社会的情况非常无知:使祸患成倍地增加、使创伤愈来愈重的，正是你们。人们取得的进步，不归功于你们，而应归功于科学、艺术和工业的发展，根本不是你们哗众取宠的空洞理论的功劳。

你们作的事情，你们的成绩，有：三百万年轻人在战场上被屠杀；在革命中抓了一千二百万贵族和教士，并夺去了他们的财产；三万五千人掉了脑袋；欧洲被彻底搅乱；法国打了败仗，地位一落千丈；社会被挖去了墙脚，灾难重重，战争迫在眉睫；宪法的谎言取代了自由和博爱，再加上坏疽和腐化堕落的行为把你们高尚的资产阶级自由社会弄得破败不堪；

由于这些血腥的灾难，由于这些可怕的作用和反作用，在历次革命运动之后，在历次军事行动波及全欧洲之后，我们在三十年间做了罗马花了十个世纪才做完的事，并且象它那样搞掉了国王、行政长官和参议院议员，打了内战，而且还流放了许多人，也拥立过执政和皇帝：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的情况怎样呢？

我们现在的情况，正好和当时的罗马一样；当时的罗马放弃了统治世界的权杖，开始了后期的罗马帝国时代，两次向野蛮人的入侵打开它的各个城市的大门。我们现在的形势比罗马还严重，因为野蛮人在内部和外部威胁你，今天法国文明的毁灭将带来整个欧洲社会的毁灭，使世界岌岌可危，前途难卜。

这些话，并不是夸夸其谈，危言耸听。你们的文明不会毁灭吗？让我们来瞧一瞧：文明在印度兴盛过，但后来毁灭了；文明在西亚也兴盛过，但后来也毁灭了；它在埃及也兴盛过，但后来也毁灭了；它在希腊也兴盛过，但后来也毁灭了；它在非洲的海岸上也兴盛过，但后来也毁灭了；最后，罗马文明的残余在欧洲也只苟延了几个世纪。巴比伦、巴尔米拉、底比斯和迦太基成了废墟，其他许多曾一度十分繁荣的著名城市也成了一片废墟；许多文明昌盛的地区现在变成了一片大沙漠，阿拉伯人在沙漠上搭帐篷居住：这

一切，岂不是向我们说明一个社会也象一个人、一棵树、一个世界和一切有生命能运动的生物一样，终归是要了结的吗？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与我们的有产阶级和巴黎的哲学家一个样，也是不相信他们的社会会毁灭的。

如果人们根据以往的教训来看问题，认识到同样的原因将导致同样的结果，就不会否认最发达的国家，例如英国和法国，已经到了它们的衰退期。

标志罗马衰亡的普遍征兆，在我们当中已重新出现，而且十分相似。社会的各个部分已经解体，法律已失去效力，人们诋毁和蔑视法律，也诋毁和蔑视制定法律的人；革命一个接一个地迅速发生，但谁也没有力量把深渊封闭；人民在国债沉重的压力下愈来愈弯下了腰。各种各样的宪法和政府，它们的平均寿命不到十年；人民被搞得晕头转向，一错再错；为了减轻痛苦，只好采取局部治疗的办法，结果反而使激烈的动乱更加继续下去，增加他们的痛苦。对社会的权力谁也不再尊重，一切信仰都宣告废除；国家的尊严也如同国王的尊严一样，遭到蔑视。富人愈来愈富，穷人愈来愈穷，人们的需要也愈来愈多。富人和穷人都拼命谋取好处，他们推推搡搡地涌向通往财富的窄路；在通向财富的窄路中，哪条道路最近，就说哪条道路好。

博大的爱和社会思想已不存在；对祖国的爱，只不过是用来掩饰党派阴谋和美化阴谋分子的空话。革命和帝国把整个民族精神都消磨完了；复辟的斗争和 1830 年的斗争把仅剩的一点东西也糟踏完了。人们把更多的才能和精力用去争夺金钱。钱呀，钱！！……为了钱，一切都可出卖；人和良心也象市场的商品那样可以出卖，

而且价钱比其他的东西便宜：一个卖过七次的人，还可以再卖。你们看见有人努力工作，以博得一个才德兼备的名声，向公众炫耀自己的正直和良心，而骨子里却为的是抬高他们的商业地位，增加他们的卖价：这实际上是一张空白汇票；人们把上帝和金钱倒了一个格，金牛犊成了天主教教义！

婚姻的法则是整个文明大厦的基础，但事实上婚姻根本不受人们的尊重；它在今天不单单是受到通奸行为的破坏，而且也象法律和制度那样受到人们的抨击。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善良风俗向它猛烈开炮，把它打得粉碎。打得好，因为它也象其他东西一样，纯粹是从钱财上考虑，是一种买卖行为，一种交易，心里盘算的是嫁妆，是父亲母亲、兄弟姊妹、叔叔姑姑等人死后的遗产。

在交易所搞投机的人已经变成了国家命运的主宰；他们榨取人民的血汗，聚集了大量钱财；他们发财的速度，比罗马的总督在各省搜刮钱财的速度还快，而这样的掠夺钱财的行为还被称赞为是诚实的和合法的。在文明世界的首都，你已经找不到上帝居住的殿堂，也找不到受人们尊重的权威保护的宫殿；如今只有兵营、交易所、警察局和监狱了！

一切都是为了钱。如同自由思想曾经取代骑士精神一样，那渗透一切的商人思想已取代了自由思想：它接替了自由思想和骑士精神，它占了上风。它到处宣扬利己主义。以各种面貌出现的利己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冠冕堂皇地成为社会的主人。它统治着人们。人们不仅不觉得自己的利己行为可耻，反而引以为荣，觉得很光彩。人们把它显示出来，作为装饰挂在胸前。一切力气和聪明才智都要用之于自私自利的行为："你别为人类操心了，把

高尚的情操和豪迈的语言束之高阁；你要尽量让自己生活舒适，弄到钱财。”年轻人到处都听到这样的话；人们用这些话来评判他们。如果他们在青年时候受到善良的天性的驱使，不去从事人们所说的年轻人的“事业”，而一心追求更广泛和更高尚的社会活动，他们将被人们说成是疯子，受到当地的智者的轻视。

有一些招摇撞骗的哲学家和假学者，为了兜售他们的药，便说国家的好话，吹捧现代社会：他们在讲演、书本和报章杂志中对腐朽的文明制度大唱赞歌，在广场上招引一大批东游西逛的人跟在他们身后看热闹。然而国家已经长了坏疽：人们已经看到和感觉到了腐败的因素，但没有任何信心、法律、社会舆论和宗教能制止它不再蔓延；到处都在打仗和闹分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打，党派之间打，有产者和无产者打；这是金钱对金钱的战争，劳工对劳工的战争，有才能的人对有才能的人的战争：个人对群众、群众对个人的战争；在国内打，家里打，到处打；“分裂的王国必将灭亡。”

谁来收拾这土崩瓦解的局面？谁来拯救我们？

玄学是救不了我们的；它是那样的空虚，言之无物；用它那些装空气的球，用它那些关于观念是不是天赋的论文和关于辨别玫瑰花香的认识论，是救不了我们的；用它的信仰，用它的有人情味的我，用它所说的现象的三重性，用它的感觉论和唯灵论的学说和关于英国、苏格兰、德国、印度、中国等等国家的研究，也是救不了我们的；

政治学也救不了我们；用大刀大炮，用革命、绞刑架、骚乱和镇压骚乱所取得的血腥胜利，用毫无约束力的宪法，用正统王位继承权和准正统王位继承权，用预算，用千百万借款、法律、协定和无止

无休的争论，是救不了我们的！

伦理学也救不了我们；用冬烘先生教训孩子的废话似的可笑的旧式说教，是救不了我们的；伦理学根本不知道它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它企图教化世人，然而努力了三千年之后，反而惹得世人嘲笑和抨击伦理学本身，所以它是救不了我们的！

政治经济学也救不了我们；它是哲学的小儿子，是刚生出来就开始衰老的私生子，和它母亲一样尽说谎话：政治经济学，好一门研究饿死的……国民财富的科学！[①]它最后只好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和无能的！

这一切都救不了我们：凡是幻想的，撒谎的，制造动乱的，濒临死亡的或已经埋葬的，这些东西都救不了我们。

任何过时的东西都救不了我们！

必须用新的方法才能救我们，因为过去的东西是坏的，没有威力；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必须寻找一个新的方法。看你是不是能找到；如果找到了，就拿来试验。

由此可见，人们不应当因为某种想法是新的就起来反对它：只有新的想法才能救我们。

由此可见，那个被成千个招摇撞骗的人的叫嚷声压得讲了三十年都没有人听见的想法，现在是应该让人们都听到它的时候了。

---

① 这句话是针对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的："好一门研究饿死的……国民财富的科学！"，影射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注

第 二 编

人类在最初的几个社会时期中的连续发展

第一章　运动的普遍公式

> 天上的和地上的仙女，众位和谐的女神，请你们作我的领路人！你们聚合和分散原素，你们塑造一切向上生长的和能呼吸的生物。大自然把生和死这两把火炬都放在你们的手里……你们给万物以生命，后来又把生命收回去，其目的，不是为了消灭生命，而是为了不断地创造生命。如果你们不制造死亡，则万物都不能生存；如果你们不使一些生命死去，则其他的生命都不能诞生。没有你们，一切都将永远停息。你们把两把火炬带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出现颜色、形状和运动的美妙的对比。爱情走在你们的前面，一代一代的生命就跟在你们的后面。你们在地上、海里和空中不停地活动。
>
> 贝纳丹·圣彼埃尔

> 在这些物体（天上的星体——太阳）中，有些已经消逝，有些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衰弱的迹象，而有些却增加了亮度。
>
> 阿 拉 果

我们在第一编中对当前的社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批判；这个

批判只是把事实摆出来加以叙述，并对它们作一个实事求是的和合理的评论。这个批判已经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社会制度的支离破碎的分散情形；这样的社会制度，将必然带来以下的后果：

一、有大批不从事生产的公务人员，还有几种专门过寄生生活或专干破坏性工作的人；

二、生产劳动呈无政府状态；人们厌恶劳动，因而所生产的财富是很少的；

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在阶级与阶级之间，在各阶级的成员之间，由于社会利益的分歧和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斗争和敌对行为。

这些弊病的总的根源都来之于工业和劳动的缺乏组织。劳动是由各家各户进行的；在公社中，各家各户之间不相联系，因而使社会这个大车间，这个应当以由三百或四百个家庭有机地组合成的协作制度的大家庭为单元的社会，却建立在家庭的狭窄的基础上。

家庭，为繁殖而结合的家庭，迄今仍然是劳动生产的单位。然而劳动生产与种的繁殖不同，它应当在其他的环境中进行。这个道理尽管很简单，但人们还没有看出来。

很显然，劳动的组织、服务工作的安排、人才的调配及合作者的特长和人数，这些都是作好劳动生产的必要条件。只有夫妻二人在车间、工厂、作坊、葡萄园或田间劳动，其效果难道比人数众多并在工作上有很好的组织与安排的劳动小组的效果还好？看一看你们的生产情况吧，你是不是只用了一个人或半个劳力？

一个家庭，不论它具有多么大的繁殖种的能力，都不能成为劳

动的单位，不能成为一个有良好安排的社会的经济基础。新的单位应当是有足够的人数和家庭的组合体。这个组合体，我们称之为“法郎吉”；它是协作制度的公社，是和谐的社会的蜂房。关于这个和谐的社会的自然组织，我们不久即将谈到。不过，在开始论述未来的情景之前，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

我们现在的文明制度，既不是第一个社会时期，也不是最后一个时期，因此，在论述高级阶段以前，我们应当先了解一下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的进程。我们只能作一个扼要的陈述；在陈述中没有谈到的地方或没有讲到的事实细节，请读者予以补充。

一切存在，无论是植物、动物、人、世界或旋风，都要受生和死这个大规律的制约。傅立叶在本世纪初（1808）阐明的这个真理，是一条普遍规律，没有什么可怀疑之处。天文学上的发现也证明今天连巨大的天体也不例外。有些人不太明白赫舍尔[①]先生根据天文学论证的使人大为吃惊的现象。天文学上的发现使赫舍尔不能不认为星球和其他生物一样，有生也有死。如果不是这样，事情就没有这么好了！你如何理解只有创造而没有毁灭，只有生而无死？

无论一个生物的天然状态如何，它的生命力总是在不断变化：它发展，达到一个它不能超越的最高点，接着便衰弱和死亡，然后又进入新的生命形式和新的组合。

如果你把宇宙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你就会想象得到：生物增长的总数正好和生物死亡的总数相等。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从无产生的，也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会化为乌有的，这个巨大的整体，

① 赫舍尔，英国天文学家。——译注

无论是有限的或无限的，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宇宙的力量的总数和宇宙的物质的总数一样，依然是那么多。这个力量分散在千千万万个单个的生物身上；在有些生物身上向上增长，而在另一些生物身上便降低；年轻的向上成长，年老的向下衰落。出生的数字抵消死亡的数字，有死的才有生的。生和死只不过是存在的两端相**转换**。每一个生物在外形和状态上不断变化；从出生之时起，它开始向上运动，到接近高峰或丰满时，运动便开始减慢；到达高峰或丰满之后，经过一段与生物的能力的最大限度相应的平衡时期，便开始下降，走向衰老和死亡。

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是在生命过程的半中间；它向两端逐渐减少，最后在生和死这两端消失。

一切能变化和转变的东西，一切有生命和运动的东西，也就是说自然界的一切，都要受这条普遍规律的制约。所有一切运动的正常的规律可列成如下公式：

运动的普遍公式

上升的转换	生
第一阶段	童年时期
第二阶段	青年时期
最高点和丰满	成熟时期
第三阶段	衰退时期
第四阶段	老年时期
下降的转换	死

这个表并不是随便编排的。中间的空白对称地逐渐鼓出；鼓出的部分就是本表所要显示的通常的运动的特点。在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中，很巧妙地使用了各种象形曲线。希望这个如此巧妙

的办法能够得到推广，把象形曲线改变成象形平面，以便帮助那些不懂横坐标和纵坐标图示法的人明白图的意思。

运动规律的普遍性，不会由于有使人早死的疾病、事故和例外情形而有所改变。

如果我们把这些由绝对理性和普遍经验展示的原理，用来说明人类的社会的历程，我们就可发现，这个历程是有限定的，将逐渐终止的；对于这一点，有些人发表了与最普通的看法相反的意见。用望远镜观测的结果已经表明太阳也是有生有死的。一个星球如果永不灭亡，那是很不好看的，住在该星球上的人也将同它一样不好看。人类和星球，也象一个人一样，将按照主宰永恒的宇宙中的生命的普遍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中诞生，死亡，再诞生。

已经把地球交给人类①，因为地球是一个需要人管理的领域。地球表面上的治理工作，就是人类的职务，即人类在地上的命运。

人类生在地球上，在他童年时候是不能完成他的艰难的管理工作的。为了适应这样的任务，他必须具备活力和体力，必须制造有力的工具，而有力的工具是只有在发展了艺术、科学和工业之后才能制造出来的。

可见人类在他的开始，在他柔弱的初期，并没有掌握他真正的命运；他还不知道把个人、民族和种族结合起来；没有掌握命运的人，在最初的社会的散乱环境中是得不到幸福的。在傅立叶称之为边缘时期或颠覆性时期的社会时期中，地球真是"一个悲声回荡

---

① 人类这个词，通常指中心生物；它赋有智慧和反躬自问的良知，不论它的生命所具备的物质条件如何，它都是万物的顶峰，换句话说就是生命在地球表面上的高级发展。

的幽谷”。

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促进或者阻碍上升运动的发展。一项新发现,可以加快上升运动的速度;而使发达的国家濒临毁灭的战争或灾难,则可使上升运动往后推迟。对人类社会来说,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和一种好的或坏的饮食方法可以加速或推迟一个小孩的发育是一样的道理。

人类将经历几个相连接的阶段,度过几个痛苦的时期,然后进入和谐的时代,达到正常的状态,行使治理地球的职责,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得到自己的幸福,此后,他将遵循上升的运动的规律,直到他所居住的地球达到它生命丰满的时期之后,逐渐失去它的生长力和生产力。最后,地球的衰老和贫瘠使社会开始下降;和人的生命相比,下降的速度固然是很慢的,是感觉不出来的,但终将造成和谐制度的衰老和毁灭,直到后来出现散乱和颠覆的现象。这时人类将逐渐失去他的力量和传统,又退回到野蛮状态,经过回光返照之后便宣告消失,这种情形,和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由于官能的虚弱而寿终是一样的。这个历程一结束,另外一个新的历程便开始。

很显然,就人类和一切生物来说,末尾的几个阶段,即衰弱和痛苦的时期,与和谐的时期相比,是很短的。它们是这个规律的例外情形:应当从理论上对各阶段的生物的颠覆时期与和谐时期的关系加以研究。

社会的运动的四个主要时期和鼎盛时期,在许多特征方面有所不同。

这个规律,在各方面都是与一般类比和纯粹理性相符合的,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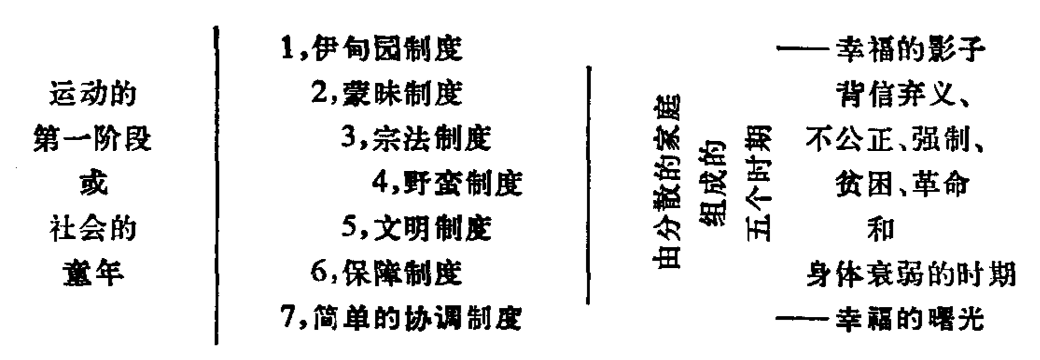
且已经为动物学、地质学和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与历史事实所证实了的。

人类所经历的四个大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分成若干个时期即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的童年有七个社会形态，文明制度是第五个社会形态。列表如下：

社 会 的 童 年①

分 为

七 个 时 期



在这个地球上，一切过去的或现在还存在的社会，都可归入头五种类型中的一种。一般地说，这几个类型都或多或少地互相影响或互相掺混，因为在社会的童年阶段是极其散乱的，运动的规律还不能严格用来说明这个形成期。在这些时期中，经常出现混合有不同时期的特点的混合型社会。

只要不同的社会同时存在在一个地球上，只要人类还没有形成大的统一体，显然就会出现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例外情况。

① 这个一览表的排列，和前一个表一样，是很容易看懂的，是使用象形曲线的一个例子。在凹曲线中，每一个时期的头一个字的位置表明这个时期所创造的幸福程度；幸福是按财富的总数和灾祸的总数的比例来估计的。举例来说，表中指出蒙昧制度和保障制度是排列在同一高度的，因而比例是相同的；而野蛮制度在七个时期中是最悲惨的时期。

现在让我们匆匆浏览一下社会的童年阶段的头四个时期。

第二章 对文明制度之前的四个时期的分析

情欲的和社会的飞跃发展，过去是和谐的和集中的，而今变成了颠覆性的和分散的……自私代替了博爱，贫穷代替了富裕，恶代替了善；因为人用分离和个人利益的对抗来代替他们的社会的组织，我们从今以后只能靠善与恶的树结的果子为生。

J. 穆伊隆

§ I

第一个时期

伊甸园制度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

让·雅·卢梭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也许在和他自己闹矛盾；他想使人过孤独的生活，但在造人的时候却使人有种种社会的需要；在造人的时候不给人以满足其需要的手段，这种作法是最残酷的。从神圣的传说就可知道：在摩西时代人们还记得有名叫伊甸的原始社会。它的和谐，它的幸福，是地球的原始状态无偏见地提供的机会的必然产物。

J. 穆伊隆

科学研究的成果，在今天已使人毫不怀疑三界的创造是在相连续的几个时代完成的。人是在地球上已经有了矿物、植物和动物之后才来到地球上的；矿物、植物和动物构成了人所管的领域中的第一批财产。

人类被安置在温带，远离凶残的猛兽。有些动物，例如老虎和蛇，被放在热带；另外一些动物，例如狼和熊，被放在寒冷的荒野。人类发现大自然中的好动物和好植物真是多得很。大自然向人提供了这些象活命的乳汁似的财富，人类才得以建立一个原始的社会。生活在温带的人民现在还依稀记得这个社会，他们称它为黄金时代，失去的天堂，伊甸园，等等。

在这个时期，地上的财产没有被分散；人类的爱没有受社会的习俗和偏见的束缚；天然财富之多，超过了人的需要，因而能防止利害斗争，维系敦厚的风俗。人们不知道压迫和战争为何物。所有的社会成员，男人、妇女和小孩，都无忧无虑地独立生活。

第一个时期的这些特征，即使没有印度、希伯来、希腊和埃及的传说，我们也可用现代航海家的发现来给以无可辩驳的证明。航海家在类似我在前面描写的天然环境中发现的人当中，看到许多与第一个时期特有的风俗习惯相近似的风俗习惯。在西班牙人来到美洲的时候，巴西的摩克士人、托巴耶人和费尔蒙地的危克塞罗人，都生活在一个接近第一个时期的混合社会中①。在传教士到来之前，加利福尼亚、马里亚纳群岛和菲律宾岛上的居民也是生活在混合社会中的。库克和首批南海航海家对泰人和这些地区的其他一些与世隔绝的人的生活，给我们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泰人和

① 参见《游记汇编》等书。

那些与世隔绝的人如果有更多的动物和植物产品，他们的第一个时期的特征可能还更加纯粹。

在第一个时期，人类是幸福的；不过他们的幸福程度不高，而且不明显。人类是在大自然能用极其丰富的产品养活他们的时候，才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有些人认为初期的人类是在森林中到处游荡，孤独生活；这些人一点不动脑筋，不知道人类在这样的摇篮里生活，是必然会灭亡的。

第一个时期有一个期限；人应当自己长力气，有力量。小孩子在应当断奶，改吃另外一种更坚实的食物的时候，就要出牙；出牙是一种痛苦的骤然变化；长了牙，人才有嚼食较硬的食物的工具。同样，对人类来说，创造坚硬有力的工具，也是一种痛苦的骤然变化。科学、艺术、技巧和我们的一切力量都是在散乱的时期产生的，但在这个时期尚不能获得幸福与和谐，因为这个时期的任务是创造人类为了管理地球和进行统治必须具备的力量。第一个时期要打造幸福的工具，但在这个时期还打造不出来。这一点，我们首先应当承认和了解。

有几种自然的原因造成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增长，使原来丰富的东西逐渐减少，到最后出现缺乏的现象。缺乏的现象一出现，和谐就瓦解，人与人之间就发生龃龉，产生自私的行为；原始的协调制度解散了。

这是摩西在五书①中记载的社会大事。被蛇（狡猾、贪婪和自私的象征）所败坏的夏娃（人的意志力）勾引亚当（宇宙人），使他堕

① 五书，指《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前五书，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译注

落了。结满果子的树象征着物质财富;从树上爬下来的蛇,即在当时的情况下诱发的自私行为,是导致罪恶的潜在原因。

善和恶的树,就是生命之树。只因吃了树上的果子,人才失去了他原本的天真,开始在痛苦的一生中努力于学习、求知和发现。

亚当这个宇宙人堕落以后,便被逐出了天堂,被剥夺了原始社会的财产;原始社会的成员在亚当死后便分散了。亚当这个宇宙人的死,就是原始的和谐的统一的解体;各种各样的人都称作亚当的后代,遍布在地球上。

人注定要汗流满面地一直劳动到社会赎罪之日,那时,蛇的头将被粉碎,自私的行为将被消灭。新的夏娃——恢复了真正的情欲的命运的意志力——将用脚把蛇的头踩碎[①]。

这虽然是摩西讲的宇宙起源的象征性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和谐在社会物质贫乏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物质极其丰盛的时候才能继续保持和谐。我知道许多人有很深的偏见,硬说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很好地生活,不可能彼此和好相处。持这种亵渎宗教的偏见的人,不明白他们得出这种看法的依据,只是情欲在一个饥饿的和处于颠覆状态的世界所起的作用。然而,在一个富庶的和有良好组织的世界,情欲所起的作用就会完全不同了。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因为人们亲眼见过太平洋的那些岛上居民的风俗,他们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和蔼与好客,而文明人却把病毒和各种怪病带给他们作为回报。在马里亚纳群岛的居民中,谋杀人的事情从未听说过;他们发誓说:“谁也没有杀过任何一

① 关于这样解释的理由,请见穆伊隆的《宗教与社会的和解》和法布尔·多利维的《希伯来语语法》与摩西五书的法译本。

个人;这是真的!”

这些岛上的居民同我们一样,也是人,只不过大自然丰厚地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在他们那里,如果周围的环境有助于伊甸园制度的出现,他们中间的和谐的特征也许还要更纯粹些。

至于我们的社会,它产生和发展了人的需要,而又不知道如何创造一些东西来满足人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纷争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要是一个社会组织能充分利用人类在今天拥有的工业和科学力量,使物产丰盛,则在地球上是一定会出现一种比第一个时期的暗淡的和谐更灿烂得多的和谐的。根据人类在饥饿、自私和丑恶的文明制度中所表现的不良作法而提出来的反对的理由,是毫无意义的。要是人类在这样的文明制度中能和谐相处,那反倒成了怪事!

现在请看在第一个时期,当人们感到物质缺乏的时候出现的情景:自私自利的行为产生了,社会解体了,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只有为人种延续所必须的爱,家庭的爱,在其他一切都遭到淹没的时候单独幸存下来;它成了社会的狭窄的唯一基础。一夫一妻的家庭从此开端。从这一天起,人类进入蒙昧制度,变成了一盘散沙。

附注(第三版):充分理解本章列举的事实的社会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关于失去的天堂的传说,关于金、银、铁三个时代一个接一个的传说,很久以来使人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社会将无止境地蜕化,原始的幸福已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有些人又往往不承认人类有美好的命运,他们说,如果造物主的计划上列有人在地球上的幸福,则幸福的社会早就建立起来了。

读者现在已知道原始的黄金时代是什么意思了。读者现在也明白了为什么在伊甸园的小小的幸福之后,接着是痛苦的时代,人口繁衍,人数日益增长;同时也知道被安

置在一个天然的和物质丰富的幸福环境中的人，负有征服他的王国中的一切自然力的光荣使命。原始的社会只不过是地上的天堂（简单的、模糊的和物质的和谐）；而他应当花巨大的力气一点一点地建立的，是天上的天堂（复合的、集中的和精神的和谐）。第一个时代的黄金，与将来的光辉灿烂的时代的黄金相比，只不过是一种粗金属。

§ II

第二个时期

蒙昧制度

> 我们已经讲过，蒙昧人的自由是复合的，因为他有身体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不过这两种自由和命运是分离的，和生产劳动也是分离的。要使蒙昧人享受收敛的和积极的自由，就须让他们从事生产的和有吸引力的劳动。
>
> 沙·傅立叶

> 蒙昧人拒绝（文明的或令人厌恶的）劳动：他们自由自在地待着，听任他们的草原处于天然的原始状态，显得十分糟糕。我们发现他们没完没了地打仗：他们彼此之间打，也和勤劳生活的人打。
>
> J.穆伊隆

由于有猛兽的袭击，再加上必须去打猎以获得食物，所以蒙昧人发明了武器；可是，当和谐一破裂，并组成了分散的家庭，蒙昧人就把他们发明的武器用来互相掠夺。于是，战争开始了；为了增加抵抗的力量，几个家庭联合起来，从而形成了部落。

劳动活儿只限于打猎、捕鱼和制造武器。妇女被降为奴隶，男人是完全独立的；大家都参加部落的会议，商讨和平与打仗的事情。他们每一个人都充分享受七种天赋的权利，而这七种天赋的

权利，如今任何国家的文明人是一种也享受不到的。

天赋权利表

采集可食的植物	
	内部联盟
放牧	
	外部抢劫
打猎	
	无忧无虑
捕鱼	

很显然，这是大自然赋予每一个蒙昧人的部落的权利；这些权利大家都有，因为地球是整个人类的财产。处于蒙昧制度的人，难道不是都有采集可食的植物、打猎、捕鱼和哪里合适就在哪里放牧的权利吗？内部联盟即部落的一切成员在对付邻近的部落时的互相支援，和外部抢劫，对蒙昧人来说，也是天赋的权利。切莫随便指责无忧无虑的权利，说什么无忧无虑是一种性格，而不是一种权利；蒙昧制度下的人充分享受这个权利，而在文明制度下，人的这个权利便被剥夺了，因为人有了财产，前面说的那几种权利就被取消了；有了法律，就不准许到处流浪；有了道德，就不许可人再无忧无虑了。一个剥夺了一部分成员的这些权利的社会形态，是应当把一种大家认为是相等的东西作为交换物给予这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这个东西就是

劳　动　权

文明的无产者被剥夺了天赋的权利，而又没有得到相等的补偿；他们有种种需要，辛辛苦苦地过了今天忧明天，对他们自己的

命运和孩子的命运忧心忡忡，他们的处境当然比蒙昧人的处境坏得多。蒙昧人厌恶文明制度；文明制度大言不惭地说要臻于完善，用野蛮人咒骂敌人的话来说就是要"罚你去种地！"

看一看非洲：文明制度目前正在和阿拉伯人搏斗；文明制度对他们有何魅力？看一看这些和别人同样喜欢过幸福日子的阿拉伯人是否接受文明制度？如果这样的社会好，能帮助人得到好处，实现他的情欲和乐趣，这些在族长统治下的部族人，就会象我们这些生活在文明制度下的人一样，赞成法律，合乎他的天性的法律，维护他的幸福的法律，但这样的法律在任何一个现今的社会中是到处都找不到的。

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塔希提岛和南海的半伊甸人，以及奥色治人和沙鲁阿人这些自由的蒙昧人，被移居到文明的土地上来以后，便忧愁和烦闷死了；而文明的水手往往跑到南海的岛民的森林中去躲起来，等船开走以后，便到这些地区的半野蛮的社会中去生活。

美洲的游牧部落人，尽管和欧洲来的移民有贸易往来，尽管有美国的极其发达的文明，但他们还是拒绝文明人的工业；白种人一去，他们就逃进森林，他们宁死也不要文明制度。

以上所说，完全是不可辩驳的，证明我们的理论是极其正确的：在不同的时期对人的魅力表上，我们把蒙昧制度排在灾难不如文明制度那么重的一行。从文明制度对人类命运的关系来看，它是不如蒙昧制度那么好的；与蒙昧制度相比，它应当感到羞愧。卢梭完全承认并论证了这一点，因此他受到了诡辩家的苛刻对待。在卢梭的时代，那些诡辩家大声高叫文明制度可臻于完善。卢梭只

有一个错误，他受了老一套的哲学论调的影响，而不对它有所怀疑。应当向前进步，而他却向后倒退；他不相信上帝，对人类的前途也没有信心。我们之所以要摆脱文明制度，并不是为了回到蒙昧制度！

§ III

第三和第四个时期

宗法制度和野蛮制度

> 因为家长在他的家里可以行使绝对的权威，所以他完全以他的兴趣和偏爱作为行为的准则：他无论是给人财产或剥夺人的财产……都无须说明理由；家长专制制度给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奠定了基础。
>
> 沃尔内

> 让被征服的人受苦！
>
> 布雷纽

> 骄傲的西刚布尔，把头低下来，敬拜你过去烧掉的东西，而烧掉你过去敬拜的东西。
>
> 圣·雷米：《兰斯的主教》

宗法制度按家庭的原则实行专横的统治；在这个时期中，一切都按这个原则进行安排。家庭的原则在社会后来的历次转变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沃尔内对宗法制度和野蛮制度时期的风俗作过非常详细的研究。他说：

“我将无可辩驳地论证，这些政府滥施淫威的种种行为，都是仿照这个政府的**家庭制度**作的；对于这个政府，有些肤浅的人称它是宗法制政府，对它大加赞扬，而不对它进行分析。无数的事实证

明，在每一个新生的民族处在野蛮状态和蒙昧状态的时候，父亲，即一家之长，是一个专制君主，而且是一个很凶暴的专制君主。妻子是他的奴隶，孩子是他的仆人。这个君王睡觉、吸烟；一切家务活儿都由他的妻子和女儿去作，甚至种地等重活，也由她们去作，这种类型的社会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形：男孩子一长到有了点力气，可以打女人的时候，也跟他们的父亲一样，要人侍候他们。这种事情，在我们的不文明的农人家中是照样有的。”(《遗迹》)

在这个时期，人类向劳动迈进了一步：他已经不再唯一无二地光靠在林中打猎和在河中捕鱼为生了。他已经驯服了一些动物，有大群大群的家畜，使他在吃的和穿的方面有新的来源。单是犁[①]的发明，便足以使人抛弃游牧生活，创造前所未有的土地所有权，尽管表示所有权的“你的”和“我的”的区别早已有之。这个区别，在此以前并未用来指过土地。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时代转变的原因，完全归功于一种工具的发明。

人依附于土地；国家形成了，扩大了；农业和手工制造业开始建立。但这些进步是通过战争完成的，是用暴力来统治和管理的。在野蛮时期，一切都用大刀来决定，人人都屈服于军事领袖的意志：见到他那打仗的威武神气，人人都要低头。

弱者、劳动者和妇女，已经彻底成为奴隶。

不同的社会形态，都有它们各自的特征。在它们的特征中，我们要区别哪些是中心特征；人在阶梯上居于什么地位，是由中心特征决定的；只有在完全失去中心特征之后，人才能说他脱离了某个

① “犁”这个词，在这里当然是用来统指耕地的工具和手段。

时期。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是一种文明制度，因为它具有这个时期的中心特征；但它也有相当多的从野蛮制度、宗法制度和蒙昧制度传递下来的第二个或第三个时期的特征，甚至还有更远的时期的特征。

回顾一下以前的那几个时期，我们就可看出，人类在逐渐逐渐地完成他的任务，在原始社会时期取得了行动和发挥力量的手段。野蛮制度建立了农业和手工制作业；现在应该由文明制度来完善这些手段，创造艺术和科学，以便建立和谐制度，并光荣地负起治理地球的职责了。

神权政治制度构成了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之间的**过渡阶段**。教士的权力，没有军事领袖的权力那么暴烈，可减少自由的野蛮制度的粗暴程度。对自然现象的初步研究，使教士们获得了科学和艺术的基本知识。教士们发现，他们掌握了知识，便可使他们独一无二地统治人民，因而愈是拼命地进行研究。在各个国家，寺庙都是科学积极分子汇集的中心。科学的摇篮是寺庙。在那么混乱的远古时代，在人类那么艰苦的时期，科学只能在祭坛的阴影和寺庙的神秘气氛保护下成长。带着武器的野蛮人一见到寺庙便停下来，战栗地把头低下。只有神的代表能保卫科学不受人的暴力的侵犯，寺庙成了抵挡大刀的围墙。

是的，教士们都尽量只让自己懂科学，他们把灯藏在斗下面，而结果必然是灯最后把斗烧掉。①教士们企图垄断科学，把它作为

① 斗是古代的一种量器。这句话的意思是：教士们企图给自然界的现象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不让人民知道其中的科学道理；然而，科学是掩盖不了的，它必然一天比一天昌明，最后把神秘的外衣揭穿的。——译注

五

一个进行统治的工具，而科学则力求逃脱教士的自私的监督，戳穿教士们向人民灌输的粗俗的教条。的确，神权政治制度也成了培育科学和艺术的园地，因此也成了走向文明制度的过渡阶段。

我们应当把神权政治放在它应有的历史地位上，然而有一些不懂得社会运动的真正规律的人，在今天却想使它复辟①。神权政治制度的确是从野蛮制度向文明制度的一个过渡阶段，它使权威由简单的权威过渡到复合的权威。在野蛮制度下，权威纯粹是暴力的简单运用；神权政治一出现，便使它增加了宗教的权威。行动简单，这是野蛮制度的一个最中心的特征，而在文明制度下，行动便以复合的方式进行。关于这一点，在下面这段傅立叶的话中，讲得很清楚：

在野蛮制度下，总中心的特征，即与文明制度形成对照的特征是，行动是单简的。而在文明的运动中，行动总是复合的。

我们可以把野蛮人的特征举出几个来作一番比较。只举八个如下：

1．安闲不动　　5．人的真正的尊严

① 圣西蒙学派的人，尽管在批判社会方面比自由派走得远，但他们也散布了一种大大倒退的神权工业观念。这种观念，用来解决社会问题，只能对统治当局有利；它与自由是相矛盾的，并剥夺了人的个性。这是一种对显然是提倡自由和个性的运动的反动。德·拉梅莱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每一页上都有"自由"这个词；他根据自由的原则，对当前的事情作了一个泛泛的和带有诗意的批判，但结果他和他自己的原则大相矛盾，又回到原来的观点，走到神权政治一边了。

有一些不失其为善良的和有才能的人也一反常态，硬要那样令人发笑地向过去倒退。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是多么需要重新加以组织，说明人们确实应当采纳一种真实的和精确的科学的理论，让它清清楚楚地向人们指出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倒退的。（第一版附注）

2. 听天由命 6. 情欲的自由抒发

3. 即刻裁判 7. 信仰永生

4. 简单的垄断 8. 混合的神权政治

过渡：受本能的驱使

中心：简单的行动

这个简短的序列表，当然是很不够的，因为它连许多阶段的特征，连续的特征，都没有分别列出来，而且列举的经常性特征也是很少的。如果要充分论述野蛮人的这十个特征，则比我论述本书其他问题所需要的篇幅还多。

文明时期和野蛮时期的对比是很有趣的，例如在中心特征方面，在简单的行动方面，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巴夏[1]想收税就收税，想抽捐就抽捐，用不着引用什么希腊和罗马宪章中记载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论作依据；他只须告诉你：如果你不交税，就砍掉你的脑袋，教训教训你应当如何生活。这个巴夏使用的是一种单独的原动力，即暴力，简单的行动。

一个文明的君主使用双重原动力：首先是使用作为宪法的真正支柱的军警和催税官，其次是一套含有玄奥的道德哲学道理的妙论，说什么纳税对平衡贸易和享受我们没有时限的权利大有好处。廉洁的财务官将监督税款的使用；勒索税款的君王是一位好心的父亲，他一心想使他的属民发财；他之所以征税，完全是遵照不朽的代表们的意思：他们同意他征税；这样说来，投票赞成交税的，而且希望交税的，正是人民自己。万一农民站出来说，他们派代表来并不是为了要多交税的；人们会告诉他们去研究研究宪法

① 巴夏，古奥托曼帝国的各省总督。——译注

的妙处，让他们明白：自由人的尊严就在于照交税款，否则就进监狱。

照这个方法作，行动是双重的，即使用暴力和道德这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原动力。在野蛮人当中，行动是简单的，只使用暴力。

把文明制度与野蛮制度一加比较，就可发现这个基本的差别：两者的目的相同，但野蛮人只使用暴力就行了，而文明人在暴力之外，又使用了许多花招，不过，尽管打扮得很公正，但文明人并不比野蛮人公正。

如果我只把这个论点用来论证我在上面列举的十个特征，那么，这个论点就会成为一个很有趣的论点了；就应当压缩和取消对野蛮制度、宗法制度和蒙昧制度这三个时期的研究，因为对这三个时期进行分析，必将暴露文明制度的卑鄙行径和伪善行为；文明制度的极端邪恶，尽管比这三个时期掩盖得巧妙，但是是事实俱在的。

此外，我们那些研究人类的人，对这三个包含一大部分人类（至少有四分之三）的社会不作任何分析，道理何在呢？很显然，我们的哲学家企图回避对人进行分析，因为一加分析，就会出现一幅使他们的政治学和伦理学感到很难堪的图象，表明可臻于完善的文明制度在漂亮的面具掩盖下，已经把其他三个社会所有一切污秽的东西都兼而有之了。（《新世界》第四版第 521—523 页）

现在让我们来看文明制度，对它的运动进行逐步深入的研究。

第三章 对文明制度的发展的分析

公式，s.f.（代数学）：是从代数演算中得出的普遍适用的答案，它适用的情况是无限的；只要用一定的数字去代字母，就可得出任何一个命题的答案。因此，一个公式，乃是一种供演算之用的简便方法；如果能够使一个公式绝对地普遍适用，那就能使它用起来最方便。往往可以把一门科学归纳成只有一行字。

达朗贝，«百科全书»

如果上帝愿意，你将看到：大自然无处不同，无论哪里都是一样的。

毕达哥拉斯，«金色的诗句»

要对文明制度的特征进行分析，就需要写一部巨著才行。傅立叶已经勾画了一个文明制度的轮廓，并以有力的笔法描述了它的最重要的方面。傅立叶勾画的轮廓如下：

文明制度的特征的分配

（«新世界»第502页）

特征

基本的：{ 贯穿一个阶段的连续的，
贯穿四个阶段的经常性的，

联系的：{（按类别划分的）商业性的，
（按品种划分的）商业性的，

指路灯的：{ 和谐反射的，
颠覆性反射的

误差的：{（从外面加进的）倒退的
（偶然的）蜕化的

除这八种外，还应该增加两种，作为补充。

中心特征。这是从经常性特征中抽出来的部分；以下三个就是这种特征：

不论是处于幸福或灾祸的时候，都不会是简单的，而是复合的后果。

阴谋诡计和暴力政策的融合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

混杂不清的特征。这是径直或偶然从低级时期因袭下来的，例如：

军事法规；这是从野蛮制度因袭下来的。

长子继承权；这是从宗法制度因袭下来的。

抛弃弱者；这是从蒙昧制度因袭下来的。

另外还有九个特征；它们自始至终都属于组成家庭的颠覆性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列出了这九个特征的名称：贫穷、欺诈、压迫、屠杀、极坏的天气、诱发病、恶性循环、普遍的自私行为和伪善行为。这些都是整个社会童年时期的经常性特征。

尽管这九个祸害在各个边缘时期都存在，但每一个时期又有它独有的特征，例如文明制度时期就有它独有的贯穿整个时期的特征：它们是这个时期的经常性的特征。其他的特征是颠覆性的，是在这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

从理论上说，凡是能支配一个发展过程的规律，它必能支配构成这个发展过程的几个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

这个规律的普遍存在，就是宇宙统一的原因，也就是大自然中事物对称联系的原因，整体的各个部分存在永恒的和谐的原因，各

个部分之间与整体能永恒地和谐的原因。

实际上，一切秩序的振动也是按照这个规律[①]在存在的领域中进行的：按照同样的数学规律模拟的这种振动的相似性，是宇宙相似论的基础；它向人类提供了解答普遍命运的线索。

对于这个最重要的规律——运动的一切分支的百科联系，一切知识的百科联系——的研究，对于这个合万物为一体的原始的真理的研究，是毕达哥拉斯、克普勒和在今天终于占居优势的支离破碎的唯物主义学派之前的许多天才人物苦心探讨的大谜语。这个规律的发现，使人类进入了神的科学领域；进入这个领域，在人类的命运中是作得到的，因为他有智慧，而智慧就其本身的性质来看，是浑然一体的，无限的，神授的。

把运动的这个总的规律用来解释文明制度的进程，我们就可得出这个时期的循序渐进的公式。这个公式，将在人类的这个发展时期的生活中真正贯穿始末。正如我们所说过的，在规律和事实之间可观察到的微小的差别，在理论上是早已预料到了的。一切文明制度都是在纷扰和散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它和其他的社会相联系，并或多或少地受到在它们之前出现的文明制度的传

① 这个论点，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表达；在公式中，代表事物的普遍性的函数，就是在极限（无论是有限的或无限的，都没有关系）之间所取的积分之和，是不同的秩序的存在的特定函数（彼此之间相似的函数）之和。在相同的时间极限内取的积分，无论是有限的或无限的，都是一个相同的常数。

换句话说（完全不用无限的概念，也可表达这个思想），如果在整个宇宙中划出一定的空间，按刚才所说的方法，计算这一部分宇宙在相等的时间中按函数的最大距离取的有限积分——此处所说的“最大的”，系指相等于全部时间的一半的时间的值。我认为，这些有限积分彼此之间是相等的。这一部分宇宙的两个有限的连续积分的正差数或负差数，在表达所划出的空间之外剩下的空间的式子中同时出现的积分之间，正好相当于一个反符号的差数。（第一版附注）

统的影响。从理论上说，几种不同的社会情况同时存在在同一个地球上，必将在运动的进程中造成或大或小的紊乱，正如两个星球相接近，就会造成摄动，偏离轨道。

由一个时期的头两个阶段组成的上升的振动，往往会产生社会赖以上升到高一级时期的力量，这种情况是准备时期的特点。

如果不利用达到高峰的力量来实现这种过渡，社会就将衰退。社会的自然衰退的最后结束，也可使它达到更高一级的时期；然而在衰退过程中将出现许多可怕的危机；危机所产生的震动，可以使社会倒退到低一级的时期。这种情况，在我们之前的各个文明制度时期都出现过①。

我们将研究文明制度从诞生时候起的接连出现的特征，也就

① 今天人们喜欢诡辩，否认太阳。鼓吹继续进步的人，认为社会的运动从开始便一直前进而没有倒退。上帝揪着人类的耳朵，带领他前进。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做得更好；一切都应该这样，这是注定了的，是神的旨意，是天意，是你们所希望的，是进步。罪恶吗？一种罪恶是对另外一种罪恶的惩罚；另一种罪恶又是对其他一种罪恶的惩罚，一个接一个地这样连续下去。最近，《争鸣报》这样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种种事件：上帝的手指①到处可见，比刽子手的斧头和革命法庭的威力还大。我之所以引用《争鸣报》的话，是因为我首先想到了它。几乎今天所有的作家都说过这样的话。"上帝的手指"挺时髦：首先，用在文学上效果就很好；其次，用在伦理学上也很灵。按照这种观点写的历史，再加上小布塞②和蓝胡子③，当然可用来培养未来的政治家的才智和心灵。就那些文章的作者来说，是很值得称赞的，人们应当理解他们的好心。然而，我不知道上帝对于那些作者派他担任的这个角色是不是高兴；我相信，上帝一旦知道这些国家衰弱和崩溃的历史时，他准会觉得"上帝使各国人民向前进步"这句话是怪可笑的。

有人回答说：现在的文明制度比过去的文明制度更强大，更道德，更超凡脱俗。证明是：过去的文明制度都消失了；各国人民倒退，又退回到野蛮制度；新的文明制度诞生了，继承了过去的文明制度的文学、科学和工业的残余，因而在鼎盛时期是更富裕的。不过，尽管如此，还是照样出现了崩溃、衰弱和倒退的情形，为了进步，竟浪费了两千年的时间。人类是一种自由的、按本能行事的生物，同一个人一样，是会犯错误的。没有哪一种人类在其幼年时代不做蠢事；我们现在的人类，看来是属于蠢事做得比较多的一种。（第一版附注）

是说，从野蛮制度衰败、消失并过渡到文明形态时候起的接连出现的特征。

这就是傅立叶在1808年发表的有关文明制度连续发展的著名公式。这是一篇既讲历史又预言未来的材料；它的深刻性和科学性，远非人们现今给我们当作高深的史学讲的一大堆罗唆话所能比拟。

不要忘记，按照社会命运的秩序，文明制度特有的职责是创造人类用来治理地球的有力的手段；衡量**进步**，尤其是衡量上升的振动中的**进步**，应当以艺术、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和解放程度为标准。

文明制度的运动的公式

(«新世界»第458页)

上升的振动：

童年时期或第一阶段

简单的萌芽：排他性的婚姻或一夫一妻制。

复合的萌芽：族长的和贵族的封建势力。

中心：妻子的公民权。

对抗：联盟的诸侯。

色调：骑士的幻想。

少年时期或第二阶段

简单的萌芽：公社的特权。

复合的萌芽：科学和艺术的培养。

中心：技术工人的解放。

对抗：代议制。

色调：对自由的幻想。

鼎盛时期或丰满时期：

萌芽：航海术，实验化学。

特征：砍伐森林，大举国债。

---

① 上帝的手指，一种象征上帝旨意的指形标记。——译注

② 小布塞，沙利·贝洛创作的童话故事中的人物，一个小机灵人儿；据说，他用巧妙的办法，逃脱了一个吃人的妖魔。——译注

③ 蓝胡子，沙利·贝洛创作的童话故事中的人物，一个心肠狠毒的丈夫，先后杀害了六个妻子，把尸体藏在一个密室中；后来其秘密为第七个妻子所发现。——译注

下降的振动

没落时期或第三阶段

简单的萌芽：贪财和苛征。

复合的萌芽：股份公司。

中心：海上垄断。

对抗：无政府状态的商业。

色调：关于经济的幻想。

衰老时期或第四阶段

简单的萌芽：农村当铺。

复合的萌芽：人数固定的管理人员。

中心：工业的封建势力。

对抗：封建垄断的农场主。

色调：对协作制度的幻想。

§ I

文明制度的第一阶段

童 年 时 期

童年时期或第一阶段

简单的萌芽：排他性的婚姻或一夫一妻制。

复合的萌芽：族长的和贵族的封建势力。

中心：妻子的公民权。

对抗：联盟的诸侯。

色调：骑士的幻想。

沙·傅立叶

荣誉心，恋爱梦，

使紧张准备之夜显得短。

阿玛尔·塔斯杜

贵族的封建势力在文明制度开始的时候就存在了：农奴代替了奴隶；妇女走出了闺房或内室，取得了公民权。给妻子以公民权，是从野蛮制度过渡到文明制度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这是文明

制度时期来临的中心特征。

傅立叶说:“如果野蛮人实行排他性婚姻,单凭这一点改进,他们就会变成文明人;如果我们把妇女藏在深闺,单凭这一点改进,我们就会变成野蛮人。”

占人类半数的人的地位的改变,使风俗有了一个崭新的面貌;这种改变,使风俗变温厚了,使人讲体面、爱风流了。它使科学、艺术、音乐和诗歌达到更高的程度,使人在习惯方面日益文雅,在工艺制作方面精益求精。

在这个时期,法国北部和南部的行吟诗人,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歌唱夫人、小姐和贵妇人的美丽容貌,赞美英勇的骑士实践爱情的誓言,颂扬为了赢得人们的称道和微笑而表现的豪侠行为,吟诵比武和打仗时用钝头武器和锋利的刀枪的猛烈砍杀。如果说法国给你们写了许多对唱诗和情歌,西班牙便给你们作了八音步诗,日耳曼尼亚作了叙事诗。你们在北方和南方的基督徒当中,在格拉纳达和非洲沿岸的摩尔人当中,在各个寺庙和修道院周围,在阿罕布拉凉爽的树荫下,也可找到同样的表征。

当摩尔人被逐出西班牙的时候,他们是正处于第一阶段的上升时期的:他们在讲礼貌方面,与基督徒不相上下,而在科学和天文学方面则超过基督徒。他们已经发明了算术符号;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这种记数法和代数学知识对科学和工业的发展起过多大的作用。不信基督教的摩尔人把人类进步所需要的这些良好的工具留给了信基督教的欧洲人;那时候,欧洲人还是很愚昧无知的,因为我们虔诚的骑士十分轻视精神劳动和科学的东西。

从这个时候起,起统治作用的,已不仅仅是暴力了;但是,最好

的萌芽往往在文明制度中也会结出长虫子的果子，因此不久就产生了阴谋、诡计、欺诈和伪善行为。

在野蛮制度时期，统治的权力是绝对的，而在文明制度的第一阶段，就有人来分享了；联盟的大诸侯与国王的权威相对抗。这种格局促成了技术工人的解放；技术工人在野蛮制度时期是奴隶，而到了文明制度的第一阶段就变成了农奴。

领主对臣属提供保护，维护弱者的权利，充当扶危济困的人。男人对妇女表现的殷勤(妇女走向自由的第一步结果)，与领主提供保护的意愿相结合，遂产生了骑士精神。骑士精神是这个阶段的色调。

我们已经知道，社会生活的内在因素，在中世纪在整个欧洲是如何通过骑士制度和它的一系列法规以及谈情说爱与彬彬有礼的行为而得到表现的；我们知道，妇女的初步解放，使野蛮人的刀枪变软了。“为了上帝和我的夫人！”骑士们冲锋陷阵喊的这个口号，已经不象阿提拉①的士兵打仗时凶猛的吼声“乌拉！”了，和匈奴人与汪达尔人打仗时的吼声大不一样了。

现在，请你运用你的历史知识，回顾一下各个民族在文明制度的第一个时期是什么样子，讲一讲它是否具有文明制度的运动的公式中那样明晰地开列的第一阶段的那五个特征。

---

① 阿提拉(约406—453)，古匈奴国王，在位时对外大肆进行军事侵略，曾占有里海至波罗的海和莱茵河间的广大地区，并攻掠高卢和意大利北部。——译注

§ II

文明制度的第二阶段

少 年 时 期

少年时期或第二阶段
简单的萌芽：公社的特权。
复合的萌芽：科学和艺术的培养。
中心：技术工人的解放。
对抗：代议制。
色调：对自由的幻想。

沙·傅立叶

去告诉你们的主子，我们是按照人民的意志到这儿来的，只有用刺刀才能把我们赶出去。

米拉波

臣属们从事劳动，搞工业制造，搞科学和艺术，因而逐渐逐渐地获得了力量与势力：公社取得了特权，但它们的特权并不是宪章给予的；宪章和解放令是在公社的力量已大，事实上已经获得了解放之后才制定的。同样的解放令，要是在这个时期之前公布的话，是不会有效力的，因为封建的权威依然存在。事实的真相是，公社的解放并不是靠写成文字的宪法：宪法只不过用文字记载解放的事实，对它们加以认可而已。

过去的臣属的智慧和他们所做的事业与聚集的财富，日益增长，因而使他们手中的力量愈来愈大，而封建统治由于相反的原因日趋衰弱了

过去的臣属变成了人民和有产者。有产者和人民联合起来反

对封建阶级；他们必然获得胜利，因为在封建分子和君主分子之间斗争的时候，他们趁机不断地成长起来了。

在文明制度的这个时期，几个敌对阶级的力量是彼此相等的，因而斗争和革命将一触即发。

技术工人一旦在政治上解放了，不论他们是愿意或不愿意，都必然会用代议制来代替大诸侯的联盟，与政权当局相对抗。

然而，从开始斗争之时起，从第三等级开始成长之时起，它就摒弃了领主的骑士保护，甚至摆出一副唐·吉诃德式的面孔对那种保护加以嘲笑：它要求它的权利，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骑士的幻想之后，紧跟着便产生了对自由的幻想。我们说它是幻想，因为要实现自由，除了在宪法或共和国的文件上写明以外，还需要许多其他的条件。

鼎盛时期或丰满时期

萌芽：航海术，实验化学。

特征：砍伐森林，大举国债。

沙·傅立叶

我告诉你，必须修造桥梁、运河、公路和铁道！！！

巴朗迪耶

在此期间，文明制度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它完成了它的任务，它创造了航海术和实验化学。这是大好事：有了这些手段，它就可以组织下一个时期，并过渡到保障制度，这就是说，普及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萌芽的保障办法。可惜的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只知道借债，借一些零零碎碎的债，未能使我们具备某些中心特

征上升到这个境地①。

我们应当看到，表上所列的鼎盛时期的两个特征，已充分归纳了留待文明制度去完成的社会任务，即创造艺术、科学和大工业。艺术和工业的手段都是以实验化学为基础的；有了化学，它们才有一个稳定的结构，循序渐进地趋于完善。但是，文明制度的任务并不只是发明科学和技术的手段：它还负有传播它们的使命，使它们有很广泛的基础，为普及将来在一个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中产生的成果作好准备，所以到了文明制度就有航海术的发明和大的交通干线的开辟。

但是，由于文明制度在结构上的根本弊病，它在创造我们刚才

① 在一张差不多有五十个和谐的反射特征的表上，有很少的几个特征，由于它们所引起的意外和混乱情况，使人感到很有兴趣；它们证明，文明制度只有从它前面的几个时期窃取来的特征才是好的，其实这些特征也是扒窃来的，或者说是借来的，是与第六时期的保障制度相衔接的。

1．尽管有战争和民族敌对情绪，但仍出现科学上的统一或学术界的一致。
2．交战的队伍之间的混战或战斗时间以外的友好关系。
3．手艺工人在戏院中充当演员和合唱队员。（意大利和图卢兹有此习俗）。
4．检疫隔离。
5．背书人负连带责任的票据。
6．个人保险和互相保险。
7．指定的辩护人。
8．储蓄银行，小合作金库。
9．长期服役的缓付薪饷。
10．分期偿付款保管处。
11．调解人和仲裁人。
12．作为产业保障的保证金。
X．米单位制的雏型。

哲学家想把这些超文明制度的特征说成是来之于哲学的完美的表现，并把它们列入可臻于完善的文明制度的范围。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些特征是向高级时期的跨越或衔接；它们的发明，同邮运驿站的发明一样，应归之于本能或需要，而不应归之于科学，因为那时科学甚至连米单位制这个特征都没有。科学现在已经试行米单位制了；它正好缺乏这种自然的丈量办法。（《新世界》第482页）

所讲的那些重要手段的同时，又不能不产生表上所列举的砍伐森林和大举国债这两个祸害。这两个导致衰退的萌芽，是前两个阶段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日益增加，给无政府状态的产生提供了土壤。高山林木的砍伐，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最突出的表现，因为高山岩石的风化和随之而来的山坡土壤剥蚀，使水流系统遭到彻底的破坏，毁灭了大自然用来不断保持大气湿度的媒介。由文明制度造成的林木的乱砍乱伐，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缺乏一个总的种植计划，并打乱了开垦地球的合理的天然安排。这是气候变坏的主要根源。

政府大举国债。国家的沉重债务，完全是第二阶段的混乱和战争的结果。随着国家民族的扩大，各国都把科学研究和大工业的成就用之于战争。从此以后，战争的规模扩大了。军队人数不断增加，这无论在战时和平时都是灾难性的。这些原因——代议制政府的费用浩大和其他动因——使国家所负的债务愈来愈多。

我们已经讲过，鼎盛时期如果不利用它自己的冲力奔向更高的阶段，它就会开始衰落。可见鼎盛时期的特征也包含有导致衰退的萌芽和转变的因素。

森林的乱砍乱伐，使气候变坏了，因而孕育了物质衰退的萌芽。大举国债，孕育了政治衰退的萌芽，因为它把经济封建的毒素注入了社会的肌体。

由于文明制度的延伸，巨大的交通技术便给封建势力提供了最厉害的武器；航海术带来了海上垄断——下降的振动的第一阶段的中心特征。

化学向人们提供了不计其数的弄虚作假的手段，给商人的欺

骗和不道德行为提供了无限的便利。

因此，鼎盛时期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四个特征包含有衰退的萌芽。如果人的天才没有完成其任务，没有利用鼎盛时期的手段组织保障制度，文明就要衰退。

是的，文明制度循序渐进的衰退，其本身就为下一个时期的到来开辟了道路；但是，在这条充满丑恶行为和危险的道路上，堕落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凡是在这条道路上走不到尽头的文明制度，都将倒退回低一级的时期。结果，以前种种，都只不过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一次社会的流产，人类又要再一次花巨大的代价重新开始去开拓他的命运。

要从理论上和历史上去论证文明制度的下降的振动是人民生活最关键的时期，这是很容易的。我们在这里只指出一点：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很幸运——人类的生活不止是一种，而是多种，因为在这个地球上同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社会；有些民族虽比已经衰亡的民族落后，但它们有很多机会完整地或不完整地得到已经衰亡的民族的遗产，或者，至少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收集到那个民族遗留的一些残余的东西。

§ III

文明制度的第三阶段

没落时期

没落时期或第三阶段

简单的萌芽：商业和金融精神。

复合的萌芽：股份公司。

中心：海上垄断。
对抗：无政府状态的商业。
色调：关于经济的幻想。

沙·傅立叶

米拉波，呢绒商。

德·米拉波侯爵大人的旗号

今天，欧洲的情况怎样呢？英国为一方；它有它的地盘，直到今天全世界都得听从它的统治。另一方是法兰西帝国和欧洲大陆上的大国；它们把它们的力量通通联合起来也达不到英国的那种霸权。这些大国也有殖民和海上贸易，它们的领土比英国多得多，但它们不团结。英国把这些国家的海军一个一个地吃掉，它在所有的海上都取得了胜利；各国的海军都被打垮了。俄国、瑞典、法国和西班牙都有很多办法制造舰只和募集海员，但这些国家都不敢在它们的基地之外去碰一下英国的舰队。

拿破仑

文明制度的前半个时期，即上升的振动，与鼎盛时期的手段的创造毫无关系；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的，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是粉碎宗法制度或野蛮制度遗留下来的贵族的枷锁。

正如人类的后两个时期呈现的现象与前两个时期差不多相反一样，文明制度的后半个时期，即下降的振动，也和前半个时期差不多相反。我说的是“差不多”，而不是“完全一样”，因为一天的黎明与黄昏，童稚与衰老，每种运动的开始和末尾，都只能是差不多相象，而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根据这个从运动的一般公式中推导出来的原则，我们便可预料得到：以封建制度开始的文明制度，

也将以封建制度结束。现在让我们论述如下:

1

简单的萌芽:商业和金融精神

企业家的财富的增长,摧毁了贵族的封建势力:社会的权力,再也不能靠纹章和头衔,而要靠金钱了。发财致富的道路是企业、商业和金融。那时候的时代精神,是商业和金融精神。这个特征在表上列为第三阶段的简单的萌芽。这个新的特征孕育着一种新的封建势力,即金融、企业和商业的封建势力。金钱成了社会权力的真正因素,一切事情都自然而然地要用这个新的力量来调整。文明制度后半个时期受轻视的人,已不再是听任领主剥削的农奴、臣属和乡民,而是大批的无产者和小企业主;这些人在法律上是完全自由的,但由于生活的需要和贫困,不得不听从拥有财产和劳动工具的人的摆布。

富人和穷人在企业的战场上进行的这场战斗中,谁操左券,谁肯定会赢呢?

拥有财产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钱的人什么也办不成。在我们所讲的这个时期,发迹的手段是企业、商业、才能和金融。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富人,即拥有资本的人,受过下层阶级的人没有受过的教育,当然比下层阶级占很大的优势。一个是骑着骏马在事业上驰骋,而另一个则穿着沉重的鞋子、背着包袱步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自由竞争。

因此,从文明制度在政治上使企业家摆脱贵族的枷锁,进入工业和商业充分发展的时候起,两个阶级便开始形成一天比一天更

鲜明的特征：一个阶级拥有资产，聚集钱财，而另一个阶级则一无所有，一无所获。当然，有个别无产者可能会发财，有个别有钱人也可能会破产，但这些是例外的情形，它们丝毫不能改变严酷的规律。被剥夺了财产的群众永远处于贫困的境地。这是他们的命运。

劳动群众打败了贵族阶级，而在胜利之后却分化了。战场上的主人，即大企业家、大商人和大有产者，这些在反对贵族封建制度的群众运动中走在前头的人，与赞成兴办企业并把其剩余财产投入企业的旧家族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统治势力，一种以剥削致富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势力。在这场新的运动中，商业和投机买卖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商业精神将成为第三阶段的突出的特征。这个阶段显然在为企业的封建制度的兴起创造条件；正如贵族的封建制度是文明制度童年时期的标志一样，企业的封建制度是文明制度开始衰老的标志。

2

复合的萌芽：股份公司

我们从表上可以看到，股份公司是第三阶段的复合的萌芽。资本成倍增长，并通过金融协作制度而日益雄厚。这种集中制度使金融巨子可以收集大量资本，进行一些使他们的扩张势力成百倍地增长的活动。

随着这个制度的扩大，大企业对小企业和小生产者构成愈来愈大的威胁，而且或迟或早要无情地摧毁和吃掉他们。弱者要怎样和强者长期进行竞争呢？我们不久就看到，金融巨头采用股份

公司的办法，转而去经营农业，一下子就把地主的土地侵占了三分之二。

不管怎么说，在第三阶段，由于采用了股份公司和机器与大规模生产的办法，大资本的势力成倍地增加，压垮了许许多多中小企业和商人。无产者的人数猛增，贫困的现象日趋严重。由于资本家都居住在城市里，而城市又是消费和商业的中心，因此首先在城市里出现封建的企业制度，而且它的灾难性后果马上就表现了出来；无产者大众聚集在城市里，过一天算一天；他们和他们的老板之间不存在过去那种把领主和臣属连在一起的联系。这些贫困的大军对文明制度构成了威胁，因为，除了发生突然从工人口中夺走面包的企业动荡之外，在第三阶段中由于两种运动分别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这个阶段中的内部斗争和内战之多，也不亚于第二阶段。然而，爆发革命，已不再说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利，而是说争取社会权利。问题已不仅仅是涉及社会的管理形式，而是涉及财产的形式和财产的权利。人们争论的，正是这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本身。

中心：海上垄断

商业精神和股份公司这个强有力的手段，使大资本家得以对企业进行操纵和垄断；这两者是造成海上垄断和商业高度垄断的因素，是第三阶段的中心。这种垄断的作法，对全部政治的影响之大，竟致完全改变了它的性质。垄断变成了全部政治的焦点，并使它具有了一种崭新的特性，显示了商业因素在这个时期的社会力量。从此以后，商业精神就成了外交和一切国际交往的最高主宰。

它登上了王位。它可以命令大法官坐在一包羊毛上。是和平，还是打仗，以及与谁联盟，都由它决定；它成了社会运动的主人。

读者在《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将看到一篇对海上垄断的详细论述。如果读者回想一下海上垄断使那些搞海上垄断的国家具有多么大的威力，便可充分明白这个被看作是第三阶段的中心特征的重要性。古代提尔人和迦太基人的历史，热那亚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与荷兰的历史，以及英国近代的历史，都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3

对抗：无政府状态的商业

自由竞争，即在这个时期形成并迅速成长的金融贵族奉行的行动准则，导致了无政府状态的商业的产生。无政府状态的商业变成了第三阶段的对抗性特征。

大的商业活动，实际上早已为大资本家和股份公司所垄断。小资本家只能搞一些小买卖和零售活动。他们拼命地干；经纪人和分散的商店遍布于各个流通渠道。大商人不得不赞助这些商店，对一切愿意开办的人都提供信贷并供给商品。这样作的目的，是寻找更多的顾客，打开销路。

由于往下分销的代理人太多，因而产生了激烈的竞争，把各种各样弄虚作假的手段也带进了商业。损害顾客的行为，随着商业情况的复杂和无政府状态的存在而同时增长。小商业活动，正是靠这种无政府状态才得以维持，并对抗大资本的侵犯。但是，一旦大资本家自己组织起来，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开设大的零销店（他

们现在已开始这样作了），打从这一天起，中小商人就有灭亡的危险。正如大的商业活动已经为商业巨头所垄断一样，小的商业活动不久也将为他们所垄断：这时，商业的无政府状态将减少，商业更易于纳入正规，企业的封建制度的特征将更加明显；所有这些，将加速文明制度的衰老，从而使保障制度早日到来，很快导致商业连带制度的建立。

4

色调：对经济的幻想

骑士诗给贵族封建制度时期增添了特色，哲学和自由思想显示了企业家争取政治解放时期的特点，同样，对经济主义——重商主义的迷人的女儿——的幻想，也形成了第三阶段的色调。骑士精神被自由思想所扼杀，并被嘲笑为唐·吉诃德式的行为。今天，经济主义正在用谋取私利的政治手段扼杀自由思想[1]。社会的物质的源流已经打开，正在滔滔不断地奔流。

§ IV

文明制度的第四阶段

衰 老 时 期

衰老时期或第四阶段

简单的萌芽：农村当铺。

复合的萌芽：人数固定的管理人员。

---

① 从本书开始写作(1831—1835)以来，事情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当时尚处在形成过程中的东西，现在都影踪全无，消耗光了。（第二版附注，1847）

中心：企业封建制度。
对抗：封建垄断的农场主。
色调：对协作制度的幻想。

沙·傅立叶

你们两人都到郊区的窝棚去住。劳动挣饭吃，养孩子，最后是饿死。快去吧；我告诉你们，快走吧。

奥特维

第四阶段将循序渐进地形成企业封建制度。

当金融巨子侵占了大部分地产，当他们不仅垄断了商业、商品的制造和流动资本，而且垄断了土地（财富的第一源泉）和农业（全部企业的中心）的时候，企业封建制度事实上就已经形成了。

1

复合的萌芽：人数固定的管理人员

由于商业的无政府状态和它所产生的无数混乱现象（弄虚作假、损害顾客和破产倒闭），再加上小企业家和小商人在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利，遂使大资本家愈益侵入小商业活动的范围，并获得了有力的辅助人员，对商业的无政府状态和愈来愈多的混乱状态作出反应。此后，这种反应不久就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出现了人数固定的管理人员，享有特权的同业人员，法定的垄断人员。

人数固定的管理人员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商业代理人过多造成的灾祸要急须消除的缘故。其次，这种管理人员的出现，对当时的大资本家也是有利的。人们仔细研究法国和英国的普遍事实，

便可充分看出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很显然，这个措施，和文明制度的大多数行为一样，是很不公正的，令人憎恨的；它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商业的地位：采取这样的手段，一下就把所有的小竞争者都排除了，把他们的战线冲破了。因此，这个特征在表上被列为第四阶段的复合的萌芽①。

2

简单的萌芽：农村当铺

另一个萌芽，是与城市的当铺相似的农村当铺。农业没有资本。资本都流入了商业银行，农业只好向银行高利借贷。耕地的人以土地作抵押向银行借款，他们把银行看作是一个行善事的机关。这个行善事的机关要耕地的人用一块一块的地还债，从而侵占大部分土地。农村当铺手中的地产愈来愈多，不久就变成了大种植场，资本充足，并实行统一经营。这些大种植场与分散经营的土地相竞争，从而加速了侵占土地的活动；所有的小土地很快就遭到了吞并②。

中心：企业封建制度

当这些现象继续发展的时候，社会的状况是很糟的：危机和革命迫在眉睫。侵占土地的活动一完成，失去小块土地的农民就到

① 对铁路的垄断，以及非法的投机集团之攫取南方的盐和煤，并力图侵入其他的工业或商业部门，更加有力地说明了这个学说的论断是正确的。这些彰明较著的事情甚至是在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作的。（第二版附注）

② 今天的情况很明显：铁路一修成，大资本家，大铁路老板，马上就拼命去抓重大的生产部门和分配部门，抢占土地，经营农业。（第二版附注）

大农场当雇工，和那些在人们称之为工厂和手工制造场的工业监狱中劳动的人是一样的。农民阶级被降为农奴，其命运与成千上万个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等工业国家的工厂中被当作机器使用的人并无两样：他们和从前附属于领主的单个农奴不同，他们是一种集体农奴，所有下层阶级的人都受拥有财产的人支配，受金融家、工业家和产业巨头的支配。

企业封建制度一旦巩固地建立，把新的臣属束缚在各大农场之后，就会对劳动者采取一些有好处的经济措施。人们用奖金刺激他们；他们将得到大农场主的某些照顾。他们在大农场中可以找到一份有保证的工作和分成许多等级的经济来源：这些农场将成为穷人的救星和庇护所。从这个时候起，社会将大踏步走向保障制度。

3

对抗：封建垄断的农场主

很显然，在这个时期，土地虽被分成许多单一的大农场，并授与财产证书而成了动产，但只在领主的家族中转让，而未发生大范围的分裂；它在一般情况下是属于一伙股东所有的。商业贵族（不知“商业”和“贵族”这两个词是否可以结合在一起用），也同第一阶段的军事贵族一样组织得很严密。这个新的封建制度在国内构成了一个与政府当局并列的势力，成了第四阶段的对抗，与第一阶段的相应的特征是相似的。

在君主制度的势力战胜军事封建势力之后，文明的民族的统一便宣告形成，同样，在国家能够控制企业封建制度的时候，保障

制度的统一也将宣告形成。

很显然，第四阶段的政府在这个时期遇到的障碍，没有黎歇留[1]和路易十四在制服贵族封建势力方面遇到的障碍多；大家都知道，要制服贵族封建势力，是非打掉它几颗牙齿是不行的。而现在的政府则用不着去攻打甚么城堡，也用不着把哪一个领主拉去杀头：它只须使机器按它的推动力运转，它只须充当各人口中心之间的居间人，调节它们的商业活动，规定各个工业部门的生产份额，在各种关系中实行保障制度(劳动人民将大量利用这种制度，所以今后实行起来是很容易的)。这些事情可以很顺利地进行，勿须剥夺什么人的财产，也勿须使用暴力。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是处于文明制度了。

4

色调：对协作制度的幻想

我们用一句话来结束对第四阶段的特征的研究，指出这个阶段的色调是来自对协作制度的幻想。“幻想”二字用得很恰当，因为简单的协作制度之集结资本，其目的只是为了增加吞并的力量，以便剥夺中等产业主和下层劳动者，所以，简单的协作制度就是真正的协作制度改头换面后的难看的样子。在这个阶段，给予工人的微少的奖金和大农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其本身就是协作制度的粗略的形象。

---

① 黎歇留(1585—1642)，法国枢机主教、政治家，曾任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译注

文明制度向保障制度过渡的结局和简要叙述

> 我将使读者看到这样的时期：官办农场，收容农场，将得到巩固，在协调大员的指导下开始大规模经营；在这个时期，这些农场将接近于达到它们的目标：使人民幸福，使人民以被允许加入农场为荣，以有这种新的地位为骄傲。反观今天，人民对他们的淡泊的命运和家徒四壁的情景多么惶惑，对一群孩子多么发愁；如果孩子们吵着要饭吃，就只好用鞭子打他们。
>
> 沙·傅立叶

如果你再回头去看一下文明制度的运动的公式（见第104页），并且对它进行一番研究，尽管我们的论述尚不充分，你也不难明白：

文明制度的两次振动，即上升的振动和下降的振动，如同人的生命的前半期和后半期，以中段即鼎盛时期为准而形成对称；

这个时期以一种封建制度开始，也以一种封建制度结束；

上升的振动的两个阶段使个人的或直接的奴役减少，而下降的两个阶段则使集体的或间接的奴役增加；

在两端的阶段里，从势力非常牢固的上层阶级到沦为从属的下层阶级，有一种保护关系，它在第一阶段以骑士精神为特征，而在最后一个阶段则以对协作制度的幻想为特征；

在中间的两个阶段，各阶级的力量不太相等；这两个时期充满

了斗争和革命;

上升的革命是政治性的，而下降的革命则是工业性的和社会性的;

由文明制度奠定的对抗，只能形成力学上所说的那种不稳定的平衡;

上升的振动的幻想（骑士精神和自由）具有贵族阶级的烙印，而下降的振动的幻想则带有非常难看的社会唯物主义色彩;

最后，你将看到，文明制度的神圣任务是创造科学和艺术——人类赖以获得力量和幸福的工具；但是，当前的社会是不能产生这种幸福和力量的。文明制度达到了顶峰并取得许多成就之后，就应当组织一个堪称公平正直的更高一级的时期，否则就可能走上充满卑鄙行为和濒临革命深渊的衰退的道路。从以上所说，我们可以很精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上升的振动中，衡量进步的标准，是艺术、科学和工业技术，如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蒸汽机、实验化学和理论天文学，是数学方法的创造和它在几何学、力学与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应用。从鼎盛时期起，衡量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创立了一些机构把文明制度提高到保障制度，或者更好一点，提高到一个更先进的和更幸福的时期。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整个社会的童年时期，衡量进步的标准是各种事业的总和，看这些事业综合在一起，是否能使人类实现他命运注定的应该在地球上实行的统一的与和谐的治理。

文明制度的第四阶段一完成，人们就可很顺利地进入保障制度。可以想象得到：封建的大农场用不着再花力气去消灭什么无政府状态的商业了，因为它掌握了交通，建立了存放产品的仓库，

并由它自己向它的仆从供应消费品。新的分配方式，有利于实行商业的调整与保障和连带责任的建立。人们还将对生产和消费进行协调，因此，即便不能把各种关系中的弊端通通消灭，但至少能大大地减少。

封建的大农场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放手从事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这些活动组织得很好，因此可产生很大的效益。它们与分散的农场竞争，有压倒的优势；它们迫使各处的小农场进行改造，汇集成大农场。大众的财产将因采取这些措施而迅速地增加。在大封建农场中，食物的制作很经济，实行大规模制作，饭菜十分丰富；人们将不再有饿死和缺乏生活必需品之虞；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心，在政府的大企业里，可以找到稳妥的工作，而且，不久以后还可以挑选工作。发给工人与有才能的人的奖金和福利愈来愈多；每一个农场将对在农场劳动的人起储蓄所的作用，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将投放资本，成为大股东的合伙人。

在企业封建制度阶段，作为不动产和分散的田产的土地，将变为股份所有和统一经营的土地。通过全面剥夺中下层阶级来实现的这种变化，将成为产权最后归众人所有的萌芽，因此，文明制度第四阶段的目标是改变产权的形式，是把今天归个人所有的、简单的和排他的产权，改变成股东所有的、复合的和公司的产权。此外，第四阶段将用统一经营的正规的大农场来代替我们今天的分散经营的公社。这是它在普遍运动中的神圣任务。

农民将抛弃他们的破房破屋，去住在大农场；在大农场里，由于工作有统一的组织，所以他们没有贫穷和找不到工作之虞，他们和他们的妻子与孩子都可在耕作、制造和家务管理方面挑选适合

于他们的工作。每一个大农场都为不同年龄的孩子设有活动室和学校;上学是免费的,或者家长只花很少的钱。大农场要培养聪明勤劳的人,所以对教育十分关心。

当然,大农场是不教学生学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也不教他们去崇拜罗马共和国的高尚风俗的。它不拿«名人传»和«古史拾遗»去教学生。它教的是数学和博物学,通过实用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又聪明又健康的熟练的劳动者。人们将研究学生的志向,给每一个孩子指出一个适合于他的爱好和气质的发展方向。

在分散的家庭中使妇女们成天操心的家务劳动,只需要很少一部分人去作;妇女们可以去作分配给她们的其他工作。家务劳动在农场中也是分配给大家作的。有了这些新的措施,妇女们可以凭工作直接得到报酬。她们从此以后就取得了个人的地位,在社会上是独立的。她们再也不附属于男人,不再以对男人的服从去换取男人对她们的保护①。从此以后,一个妇女能自己谋生,有自己的社会身份;为了她自己的利益,她把她的资本、劳力和才能交给社会。她有她自己的地位,而不会再象今天这样只是丈夫的附属品。她属于她自己,这一点已有明文规定;婚姻不再是妇女附属于男人,而是自愿结合;它不再是财产的结合,不再把共同财产的管理权交给丈夫。婚姻是一项自由结合的契约,保证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觉得它不再适用时,可以提出把它解除。妇女不再受男人的监护。这一点很清楚地证明,**离婚**并不是文明制度的特征,而是保障制度的特征。

我们在探讨封建制度的农场如何自然而然地向保障制度的农

① "丈夫应保护其妻子,妻子应服从其丈夫。"(文明法规第二百一十三条)

场转变时，已一步一步地揭示了称作保障制度的时期的诞生。新的公社完全配得上"保障制度的公社"这个名称，因为这个制度向人民提供了真正的保障，使他们无穷困之虞，不再象文明制度时期这样让贫困迫使他们完全依附于别人；另外，它还向妇女提供了一项社会保证，使她不再象今天这样从属于男人；这种从属地位是很不光彩的，败坏和降低了妇女的地位，剥夺了她的自由，而没有自由，便没有人的真正的尊严。妇女在今天是一种可以买卖和任意对待的东西；上帝给人打上的区别于动物的标记——自由意志的标记，社会已经依照法律把它从妇女的额头上抹去了！

这样一种社会的堕落现象，是如此之普遍，以致妇女们也象俄国的农夫或那些在农场主的皮鞭下成长的奴隶一样，对自己的卑贱毫无感觉。在她们当中出现的矫揉做作和狡诈诡谲的行为，是性格虚伪的必然结果，是命运作祟的必然结果。

为了概括说明我们对第六时期的简短的探讨，我们可以这么说：人民的财富和利益将在这个时期迅速增长。关于保障制度的组织和特征，我在前面列举了几个已经实现的样子，可以举一反三，推知其余。社会现在走上了真正的进步的道路，走上了解放一切人的个性和争取真正的自由的道路。它大踏步向社会协作制度迈进；关于这种制度，我们不久以后即将加以描述，并阐明我们勿须经过把我们与它隔开的那几个时期① 即可把它建立起来；至于

① 在这里，应当对第七时期约略提一下，并指出富人阶级在这个时期是如何在情欲方面为了娱乐而实现了保障制度在物质方面为了实用由下层阶级实现的东西。法郎斯泰尔制度将以复合系统的形式向我们展示第七时期以简单系统的形式向我们展示的东西；读者在充分了解我们即将详细研究的社会形式之后，是可以很容易地自己描绘我们在这儿略过的时期的。

建立的情形，我们留待以后再谈。

你们知道，象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样一个范围很广的问题，要对它进行全面论述的话，是需要很长的篇幅的。单单是论述那几个连续的特征，就需要作大量的研究工作；如果想进一步展开本章开头所说的全面批判，情况又将怎样呢？那就要写十本书才能谈得清楚。

这样的书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手里拿着公式，对着书本研究最著名的人民的运动，研究他们进步和倒退的情形，分析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特征（它们在同一时期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并说明历史事实发生的内在原因，解释为什么有时候顺利前进，有时候又走向歧路的理由。这样的书，才是历史，从命运的观点叙述的历史，人类物质的和情欲的发展的历史。不过，这样的书，我们没有时间去写，我们在这里有另外的事情要作。

对文明制度的各种特征作了系统的全面分析之后，读者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事物的现状，并对这个时期无数政治的和社会的差错作出评价。我们的话已经讲得够多的了，目的是为了使大家知道：由于各种色彩的政治人物的极端无知，由于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和缺乏科学的引导而走进迷宫的群众思想的领路人的极端无知，人们的见解已经被搞得多么错误。这些人说话颠三倒四，矛盾百出，使那些吃了无数次亏但仍然愚蠢地相信他们的人陷入一片混乱不堪的境地。你有什么办法？这是与相信神灵的英国人的重商主义幻想相结合的希腊人的新幻想！这些空想成了当今的信条，这种晦涩难懂的、革命的或唯物主义的信仰，用它自己的狂热、微妙的说法和争论，来代替中世纪神学的狂热、晦涩、微妙的说法

和争论，代替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卑劣的语言，但结果还是一样：到处有灾难、欺诈、压迫和流血的事情。

显而易见，法国当前的情况，是一种与第二阶段的民主的幻想和争论纠缠在一起的第三阶段的文明制度；这就使情况变得很复杂，并加剧危机的严重性。事物的力量，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工业的运动，把我们推向第四阶段；政府的倾向是朝着这一边。共和党要把我们拉向第二阶段，正统党要倒退到第一阶段①。现在的问题是，要利用我们拥有的手段把我们提升到更高级的时期，而又不沾染第四阶段的那些社会耻辱；如果向相反的方向拉，文明制度将停留在一个火山上，产生千百种丑恶的特征，最后在火山上烂掉。情况是极其严重的，整个欧洲的情况都差别不大，全是这样。说欧洲文明制度的存在已受到很大的危害，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要把本书的论述付诸实用，很重要的一点是，读者对我们的文明制度向工业封建制度发展的倾向不应抱任何怀疑，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必专门另写一章去探讨事情的进展每天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征兆。我将引用别人的话，引用一些文章和事实来说明我们的学说的预见的正确性。贤明的人们（本书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将在有关批判部分的补充材料中找到足够使人信服的论证。

① 在我们说这个话以后，金融封建势力打赢了。作为战场的主人，它取得了胜利。（第二版附注）

第四章 促使现代文明制度向工业封建制度发展的运动

(附补充材料)

> 我们一定要把英国当作模范: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部长们,去向它请教,我们跟在它的后头走,我们要以模仿它为荣。科学向你们怎么说的?它说,这种大工业的根本原理是把土地和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经验向你们怎么说的?它说,所有这一切奇迹的结果,就是压迫下层阶级,重新建立封建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建立一种新的封建制度,比旧的封建制度更丑恶和可耻一千倍的商业封建制度。
>
> 阿贝尔·特朗松

> 金融家之要支持政府,就象绳子之要吊绞死的人。
>
> 孟德斯鸠

有人含含糊糊地承认,一种新的贵族阶级现在(1834—1835年)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这几年来,我们的新闻记者发现:金钱的威力已开始代替贵族头衔的威力。他们担心财产和保险箱正在侵入政治和社会的势力范围。他们已经及时指出这个明摆着的事实。他们每个人按自己的见解就这个问题写了一些文章;他们现在还经常对这个问题有所论述。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说:这太糟糕了,这很不合适,在政治和社会的势力范围内决不能让财产和保险箱进来。这些人是穷人和工人的朋友,是商人的朋友,是大家的朋友。他们不愿意让金钱成为主人!啊,不,他们真的不愿意看到这

些情形；他们甚至强烈反对这个……，再说，他们是真心实意主张竞争的人，真心实意主张自由竞争和宣传哲学精神的巨大好处的人；哲学精神是他们的全部社会科学，是他们的全部经济信仰……；它将把社会径直引向工业封建制度；这个结果，傅立叶在1808年就已经很科学地揭示和论证过了……在二十六年前就讲过了；

是的，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海外游历一番之后，又到欧洲大陆上来宣称英国充满了工业奇迹；但是，英国也到处有穷人和饿死的人，这也是事实；所谓工业主义，如今纯粹是一种残酷的剥削。

请看西斯蒙第先生的这段叙述：

英国的危险局势，尤其与大农场制度有关：英国人发现，农业需要很多劳动力，因此放弃农业是很合算的。它已经把住在乡间的庄稼人撵走了一半。在乡间已经没有农民了，人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走开，把位子让给打短工的人。打短工的人按照有钱的农场主的命令干各种农活，他们在各方面都比那些要缴纳人头税和服徭役的农奴还更加处于依附的地位……；处在现代文明的最高阶段的农业，却与古代文明的腐败时期很相近；在那个时期，田间的活儿都是奴隶们作的。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除上面这段话透露的情况以外，我们再补充几段文字；它们描述的情况，也是无可怀疑的。

1827年3月21日伯明翰手艺师傅和手工匠人大会。大会宣

称:“工人尽管有技艺,而且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但也不能免于贫困;农业雇工被弄得一无所有,他们在一个食物极其丰富的国家却被饿死。”这段话出自一心想付清工人的工钱和掩盖他们的贫困生活的作坊师傅们之口,所以是无可怀疑的。

再引一个人的话作证,这个人也一心想掩盖国家的弱点;此人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个谴责他自己的那门学科的企业家。

伦敦，下议院，1826年2月28日。通商大臣赫士基森先生说:“我们的丝织厂雇用了几千童工，硬要他们从早晨三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每个星期给他们多少工钱呢?一个半先令（合三十七个苏[1]，每天大约是五个半苏);为了要他们埋头干十九个小时的活,工头拿着鞭子监督,孩子们稍停一会儿，就得挨鞭子打。”(«新世界»第35页)

这是不是奴隶制?

«评论季刊»也说:“由于目前的法律规定，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在整个英国全都是定居一地的,和封建时代的农奴完全一样,唯一的差别是:他们不是定居在庄园,而是定居在一个行政区。”

«评论季刊»承认了事实，只不过它把责任推在法律身上。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在今天,各种坏事都有它的政治根源。人们坚决认为，一切都是从政治上来的。用“人民是被政府降到悲惨的境地”这句话从反面来解释，也是一样的。当有人郑重其事地向你说:人民之所以饿死，原因在政府。如果你站在人民一边，你将怎

① 苏,法国辅币名,按现在的法国币制,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译注

么说呢？我们不是每天都听到新闻记者们断言和论证：压迫下层阶级和克扣工人的面包，是君主制度的定律。不论你是属于哪一个党的，请你凭良心说，这难道不令人泄气或把人笑死吗？

最近，《国民报》似乎在谈到这一点（至少是部分谈到这一点）时，有所悔改。在引用《国民报》之前，让我们先引《争鸣报》的一段重要的话；《国民报》的文章，就是回答这段话的。《争鸣报》谈的是里昂最近发生的事情。在里昂发生的事情很严重，但事情一过，人们马上就忘记了！

里昂事件，在我们看来，毫无共和党人的色彩；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们才使人感到害怕。事件的原因很重大，与我们商业和工业社会的现状有关。里昂是任何一种政体都无法医治的可悲的社会疾病的症状。即使我们是共和国，里昂的事情也不会因此就好一点。和君主国一样，共和国也必须想办法处理集中在工业城市中的大量人口，要对付那一大批生活没有保障、完全随商业的兴衰起伏过日子的人。除非把这些人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无论对共和国或君主国来说，都同样是危险的。（《争鸣报》1834年2月22日）

第二天，即二月二十三日，《国民报》便发表文章说：

我们不能不赞同今天《争鸣报》上发表的观点，认为一个共和政府，在相似的情况下，只有把那些积极活动的工人送到革命的战场上去，才能减轻工人大众的苦难。由于八月七日的政府老在国

内打仗，只知道武装公民去对付他们的同胞，因此，要它用其他的办法来消除疾病，就更加困难。疾病的原因，隐藏在社会的深处；这个社会，所受的教育太多，所以要它对痛苦抱忍受的态度是办不到的，但这个社会又太不聪明，所以要它不采取反应和报复的手段，而另找其他的办法，也是办不到的。

这些话说得很奇怪。他们首先承认病症的根源在社会的组织，而不在政治的组织。这是对的。他们坦白承认他们无知，承认那些制造舆论的人无知。这很好。

但不对的是：他们虽觉得除反应和报复手段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可寻，但又死抱住反应和报复政策不放！他们一方面承认自己没有社会经验，但又使劲想把社会搞乱，因为他们说，他们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把工人群众中最积极活跃的那一部分人送到革命的战场上去，也就是说，把受苦的工人变成炮灰！他们还责备政府没有这样作！饥饿或大炮！两派政治家向掌权的人们提供选择的办法是多么好啊！

当欧洲被搞乱之后……怎么办呢？当你使它全部共和化之后，你又用什么办法来医治再次出现的饥饿和苦难呢？再次出现的饥饿和苦难必然比以前出现的更严重，因为战争显然是不会创造更大的财富嘛。你可以把欧洲无产者当中最积极活跃的人送到亚洲和非洲，把鞑靼人和中国人都变成共和党人。——以后呢？

实际上，这样作是很糟糕的！

至于政府，它将采取什么办法呢？它会不会以为它的刺刀、警察和打手的棍子可以当饭吃？有些人认为，一个政府如果进行自

卫和维护人们今天所说的秩序，那不好；我不属于这样的人。但我认为，如果政府对社会的疾苦进行研究，并找出补救的办法，那是符合它自己的利益的，也是符合理性、正义和一般人的利益的。

赶快寻找治病的良方！这是一切有才智的人的任务；如果在反对派的人的身上有一点儿价值的话，他们就应当找出办法，并告诉权威当局，而不会把自己降低成大声嚷嚷、纠缠不休的人，不会变成令人讨厌的虻。这样的人，只知道刁难政府，迫使政府不断采取守势。如果政府想解决这些重大的问题，他们就会剥夺它的权力，从而使政府有不去解决问题的漂亮的借口。然后，他们又激怒它，使事情更加恶化，使政府的镇压更加严厉。他们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补救他们胡说是政府制造的坏事。我在这里不打算对现政府的事情谈得比别的事情多：除极少数例外的情况以外，与社会制度比较起来，政府的种种制度算得了什么？没有良好的社会制度，政府的制度能起什么作用①？

在另外引用新的材料来扼要说明或加强我们陈述的观点之前，我们应当对财政借款或国债的社会影响进行一次估量，我认为，它在猛力把我们拖向第四阶段的封建制度；对于这一点，我将加以阐述。

我们已经讲过，国家的大部分工业财产和地上财产一旦为少数人所有，这个封建制度便形成，少数人将攫取全部收益，而大多数人则被禁锢在干繁重工作的场所或耕地上，靠人家给的那点儿薪水过活。从整体上看，法国就可以说是一个由多数人为少数有

① 今天，作为局势的主人，政府什么事情也没有作，一点事儿也没有作。整个官场，政府和反对党，反对党和政府，都僵化了，呆痴了或腐烂了。（第二版附注）

权势的产业主的利益而开发和经营的大领地。

政府借债以后，情况怎样呢？国家每年要支付债券的过期未付款，同时以它的土地和工业收入为抵押发行公债。拥有国家的公债，就等于是对整个法国的产业拥有股份，对国家的大工厂拥有股份。因此，随着债务的增加，所有的地产将相应地减少其价值，因为地产的收益是在狭义的产业主和靠利息收入的人（一般的产业主，他们的产权证书是以国家财富作抵押的）之间进行分配的。

很明显，这样的借款制度将使普通的产权化为乌有，把真正的产权证书交给放款人资本家手里，让他们侵占全部土地。可以看出，这个作法有利于拥有巨大财富的人，特别是金融家、银行家和大商人，也就是说有利于那些不从事生产的大海盗。随着债务的增加，法国便愈来愈变成这些先生们的佃农。他们向工业、地产和农业收取定期利息，而不必亲自去收什么税；收税的事，由政府机关、催税员和军队去办。

现在来谈一谈我们要引用的文章。头一段文章是一位科学院院士的；科学院院士当然不是空想家了。此人就是莱蒙提；我们在后面所引用的他的那段文章，发表在本世纪初，因此特别值得注意。我们还不太明白，莱蒙提的这段写得如此逻辑严密和有力的评论文章为什么没有使那些政治经济学博士有所收敛；看来，他们肯定是打定主意要继续荒唐下去。

读者在这段文章中将看到，莱蒙提的这段评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他本人想象的程度；因为它所评论的，是整个分散的工业制度，而不仅仅是“**实行分工**”——“分工”只不过是这个制度的许多突出的事例中的一个事例罢了。莱蒙提的观点上的确有一个错

误，对于这一点，我们发现他也有所觉察。对分工提出批评，这的确是一个观点上的错误，因为分工的原理本身是很好的，很有效力的。他应该批评的，是文明制度实行的分工分得不对，分得令人讨厌。莱蒙提的评论尽管在这一点上是错的，但在阐述这样一个事实方面还是很正确的，即：文明的形式把一切都搞糟了，把最好的萌芽全败坏了。莱蒙提把我们的工业主义的弊病和第四阶段的封建主义的即将来临讲得多么清楚；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讲的：

按照我们所理解的“分工”这个词的涵义来看，分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许许多多的作坊将被某些企业的雄厚势力所吞并。一般的工厂将再也赶不上这些庞然大物了，因为它们的制造工艺比较经济，谁也竞争不过它们；要采用那些制造工艺，便需要大量的投资，只有极富有的人才能办到。采取公司的形式办企业，对悠闲的资本家有利，而对劳动大众则有害。

因此，中产阶级，即国民当中为数最多的那一部分人，发现自己在投机和生产活动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①。他们迫不得已，只好去作小买卖，跑码头；这种买卖，与商业的需要和消费者要求的

---

① “中产阶级，即国民当中为数最多的那一部分人……”，这句话，只有在中产阶级还没有当权，政府完全掌握在贵族、国王或恶棍手中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今天，它已经表现了它的能力，显示了它根深蒂固的自私心，并且大搞自由放任主义，“在穿破衣烂衫方面，自由放任，因为自从中产阶级来了以后，人民所得到的，除破衣滥衫外，便别无他物。”今天，莱蒙提当然再也不会用这样一个体面的形容词来形容中产阶级了。

这个事实，必须让中产阶级的先生们了解的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大企业家将使他们在生产活动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和下层阶级已经被弄得处于不利地位是一样的。

便利不相适应; 这帮人不讲信义，损害了工业产品，而未对它添加任何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单单从这种跑码头的买卖中就可在财富的分配方面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因此在投光部分，色调不一，浓淡不匀，这样形成的社会的和谐，必将败坏一个国家的道德和公众的精神。

有这些原因，必然会产生一种积习很深的旧行为，现在请你看一看一个被败坏了的民族将呈现什么样子。在这个民族中，商人的利己主义将渗透国际公法和个人道德; 一个人的价值将根据他拥有的财产来衡量; 德行在公众的舆论中是当收税的货物看待的，和罪行在野蛮人的法律中当货物看待是一样的; 人民交纳的税，最后都落到商人手里; 打内战，大家都签名赞成; 遥远的地方的主权，将分成若干股，拿到交易所去出售; 文学的地位，只比仆人略胜一筹; 人们之要艺术，是出于虚荣，而不是出于爱好，不是欢迎艺术，而是用钱买艺术; 科学还保留有一点儿威信，其原因并不是由于有美妙的发现和伟大的成果，而是由于马上可以把它应用于一门职业。在这个民族中，商人将成为荣誉的授与人，而不是接受人; 由于这种反常的政治现象，人们不是使商业光荣，而是把光荣变成商品。如果你把这些背离原理的现象推演到最后一项，你在末尾发现的，将是这样一个国家: 它所有的科学全都关闭在二十来个人的头脑里，所有的资本全都集中在一百来家商号里; 在这个国家里，你在下层见到的，是愚昧和贫困，是罪恶和奴役，到处有酿成骚乱的根源，有各种各样引火的材料。

我刚才描绘的，不是现在存在的情况，而是可能出现的情况。我指出了弊病发展到极端的情形，因为分工，这个把人当作机器并

把资本完全集中的倾向，它本身有一个可怕的能动性，使它不断地过度发展。在政治上，最厉害的溶剂，是通过看不见的渠道渗透进来的溶剂，例如虚假的繁荣和预示即将患病的发胖现象。一个国家所有的因素，当然不会同一个银行的因素完全相同，聚集的资本不可能用来开办一个国家政治生命保险公司。当出现了侵略，当爆发了内部危机，这时候，对强盗说："你们要好好作人"，对乞丐说："你们要当好公民"，对麻木不仁的懦夫说："你们要爱祖国"，对机器说："你们都变成武器，保护我们"——说这些话，都不是时候了。要想永远不用这些手段当中的任何一种手段，就须要懂得一个秘诀，那就是：要善于在平静时期，均匀地使用它们。

手工制造业是现代国家的灵魂；几个世纪以来，由农业转到手工制造业的人多，而由手工制造业转到农业的，却一个也没有。一个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尽力用各种荣誉的和实际利益的鼓励办法扩大手工制造业，因为现在财富的流通就是这个样子，只有通过商业的渠道，农业才能得到好处。

政府若是在手工制造业中只考虑收益而不考虑劳动，那是要遭殃的！一个空想家在他的计算中当然可以把人看作是惰性的。但情欲是不管什么计算不计算的。人，就一定数量来说，不成为国家的财富，就会成为国家的祸患。游手好闲，在身体上是得到了休息，但从政治上看却等于是一座猛烈的火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业，或换一个名词，劳动，才成为欧洲社会的基础。人民道德赖以维系的唯一的一条线。因此，我的看法是，唯一的真正财富是劳动，其他的东西只不过是它的征象或流弊。

没有收益的劳动应马上停止；不劳而获的收益，是无政府状态

或政治上瓦解的信号。这两者在目前应当保持某种平衡。收益的多少和用途是有限度的：太多或太轻易①，就会使人不再去劳动；太少和太艰难，又会使人失去劳动的劲头。对劳动力实行分工，将不断增加产量，并减轻人的劳动强度，但结果总有一天会打破社会的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平衡。劳动，这个保持高尚品德的办法，一旦不使用，乞丐就开始大量出现。

不过，如果劳动因分工过细而效果减弱并自行消失，如果工资总数不够无产者的衣食之用，如果这些情况真将发生，那么，要如何才能发现它们开始出现之点呢？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拘泥于过分严格的原则，而应当利用一个病人的衰弱状况来作文章。欧洲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业的欧洲，它已经改变了它的偏见，减弱了它内部生活的活力。我知道对一个衰弱的国家的柔弱状态应该做些什么事，应该如何使人类的发明臻于完善，如何聚集大量的资本。但我不能否认，分工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抽象地说，是好的；能够收到某些相对的好处。如果根据这几点来判断分工的影响在何种情况下已表明达到危险的境地，我觉得，法国无论在哪个工业部门都没有达到这种境地，而英国在某几个部门则超过了这种境地。

根据什么迹象可以预见大众找不到工作（太分散的工作）的时

① 从文明人的观点看，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论点，它谴责了我们的工业系统。但从绝对的观点看，这个论点就不对了。实际上，在一个社会制度中，如果劳动的收益能按每个人在总的生产中所作的工作公平地给予每一个人，一句话，如果能用按比例分配收益的办法来代替工资，那么，收益愈多和劳动愈容易，财富也就愈多，愈能为大家普遍享用。

至于说劳动是“保持高尚品德的办法”，当文明的和令人厌恶的劳动让位给社会的和吸引人的劳动的时候，人们是不会去睡大觉的。

我再说一次，莱蒙提在这儿的论述是很正确的；他的话，也可以看作是对我们的分散的工业制度的批判。

候即将到来呢？如何为被放弃的工业另找使用的办法呢？如果找不到办法，或办法不够，又用什么温和的、间接的或合乎规定的手段来防止产品数量和劳动之间的严重失调，而又不损害个人的自由和利益呢？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办法，并作出何种牺牲去补救其他不太重视其安全的国家以低价出售产品而获得的暂时利益呢？所作的牺牲，是不是和抢劫、施舍、镇压和由所谓的无所作为反而省钱这种说法造成的种种恶果同样大呢？这些问题，政治家也许认为不值得他们去研究。尽管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随各地的情况而定，但是是可以找到几个通用的原则的。这些原则，我们将在后面加以研究。在这里我们只须指出：把分工保持在适当的范围，那是好的，健康的；分工一旦超过了限度，那就有害了，就危险了。

不要以为这样一种结论是在向那些不断为人类增添力量的创造性艺术的竞赛泼冷水。大自然提供了那么多待组合的因素，那么多待引导的力量，因此机械学的前程将是无可限量的。回头看一下，这门科学也会发现它有一些须要弥补的疏漏的地方。有一个本应当是它的首要职责的发展方向，好象是被它忽略了，那就是替换那些藏有暗礁或毒物的危险的和不卫生的工作。一般地说，自从金融也成为一门科学以来，国家和个人的经济学就着重于研究金钱，而少研究人的生活了。为了减少劳工，人们到处去寻找机器，但从未有人去寻找机器来保护工人。这个问题，即使有人考虑过，也只不过是附带考虑一下罢了。应当注意的是，有些人就财产问题发表了许多干巴巴的理论，到处以利害观念去代替友爱之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一般人的自私行为变得比在野蛮状态下出于

需要而作的行为还坏。

我敢预言，那些关心众人的生活而牺牲自己年终红利的手工业者，将得到纯洁的享受和长久的光荣。不断地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为他人谋福利，这是比任何一种光辉的英雄行为都更崇高的。哪一个人能对慷慨的行为无动于衷！暴君、坏蛋在戏台上哭；也许哭的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他们自以为干巴巴地动一下感情就会得到宽恕。大自然是不会让那些素无温情之心的人领略温情的乐趣的，只有那些坚持做好事的人才配享行善的美名。

我敢向莱蒙提和所有一切象他那样洞察弊病的人预言，在补救的办法方面，如果他们向手工业者，向那些对观众哭泣的人（例如暴君），只提出有道德的制糖厂和纯洁的享受这两个办法的话，他们以后必然会看到：许许多多手工业者将一心想从人们的生活中得到好处，他们将比那些说要保证工人的工作和福利的人还要更加贪婪地寻找降低工资和缩减劳工的手段的。

现在，让我们用我在«工业改革报»（1833年1月18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来结束本章的论述。

文明制度在摧残穷人

英国的事例

随着金融家的赢利愈来愈大，在政府中必将出现一个大党派，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相矛盾的。

内克尔

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社会的运动的目前倾向，并指出我们称之

为商业的、工业的或金融的封建制度即将来临。正如贵族封建制度是文明制度的童年时期的标志一样，商业的、工业的或金融的封建制度是文明制度的衰老时期的标志。每天都有一些迹象和事实表明，这个现代文明制度的可怕的流血悲剧的不祥结局已经临近。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不能不经常再提到它；这是一个应当使思想家们在今天专心思考的社会现象。病情极其严重，亟须给以援救；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必须马上研究其潜在的原因，并针对病情下药。对欧洲各国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首先，你难道没有听见在你周围有人说：我们的社会已经衰老了，已无力满足它所创造的许多需要了，应当赶快把它彻底加以重新组织？这些事实，一般人都感觉到了，今天已经很平常了。然而党派之见是多么的荒唐，放着这个根本问题，这个社会问题，不过问，而去操心甚么日常政治的表面问题。唉！我且问你，正统王位继承权、主义或共和国，这些东西和大家认为十分迫切的“社会的重新组织”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能把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帐算清楚吗？它们将如何使前者免于饥饿，使后者免于恐惧？各党派的人士，在这方面有什么起码的计划和办法没有？啊！老天爷！各个党派才不愿意订什么计划哩；到最后，如果要维持秩序和镇静饥饿的话，用监狱和刺刀就行了。革命运动一心要向政府宣战；政府勉强能够自卫；正统派在内部和外部都在搞阴谋，要把一个家族重新放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位置，然而这个家族却认为廉价把这个位置脱手出去，反倒是幸福。我认为这一切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我认为，这样闹闹嚷嚷反而有碍于把问题摆出来；我认为，这是一群疯子在争吵用什么样式的金风标去装饰大厦的屋顶，但他

们却没有发现大火正在吞噬大厦的基础。

病症是如此之严重，以致有许多曾经寄希望于用某种政治学说来医治时弊的好心人，完全灰心丧气，认为欧洲各国的前途已无希望。他们吃惊地发现，在他们周围已经出现了与各个帝国灭亡的征象十分相似的崩溃的兆头。这种现象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多，哪一个社会的伤口也没有这么深。实际上，文明制度时期的先进国家的可怕的灾祸，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再说一遍，可怕的灾祸，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因为无产者和赤贫这两个啃噬我们现代社会的毒瘤，它们在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扩散得还快！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这两个毒瘤发展的速度也在加快！

这个结论，可以用下面所述的三个事实来充分说明。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事实，不过在这里我只举这三个：

一、文明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说，工业、科学和商业系统都同时十分发达的国家，例如英国、比利时和法国，也是无产者、穷人和饿死的人最多的国家。企图用美国的情况来反驳这个事实，那是荒谬的，因为美国有的是空地，而且还在扩展。请稍安勿躁！美国为了赶上我们，它也正在孕育取得进步的萌芽。

二、在同一个国家里，穷人的人数，是随着工业和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的，因此在英国用了七十五年(1750—1825)时间就把穷人的税由一提到十一，而在这同一时期，公共开支的增加，是按人口增加一倍的增长率和价值的变化来定的，只是四比一。为了证明这一点，再举出一个事实：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1765—1826)，每年被控告的人数，由五百零九增加到一万六千一百四十七。这两个数字的比例是一比三十一。伦敦的法官们曾经郑重其事地证实：

过去，犯罪的人数还不到今天受到起诉的犯罪人数的十分之一。

三、在各个国家中，最富的和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如里昂、曼彻斯特、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等，都发生过无产者暴动的事情。这些非政治性的暴乱，是疾病的明显的征兆之一，因为人民只有在处境极为恶劣的时候，才会走这样的极端。全体工人都起来，而且是自动地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抗。

由此可见，在我们这个文明制度时期，无产者的人数和赤贫现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的，而且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快，简直是在按工业增长的速度增长。

这是打在我们社会制度身上的一个难看的和危险的记印。

你想知道这些情况发生的原因吗？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资本在今天是按它自己的万有引力定律发展，而未遇到任何对抗的因素；因为社会财富象滚雪球似地增加，愈来愈集中在有钱人的手里。在利益分散的情况下，结果必然是如此，因为小生产者，小作坊，斗不过大生产者和大工厂；因为小耕地不断地分散成更小的小块，斗不过有设备和财力并统一经营的大农场；因为科学和技术的种种成就都为富人阶级所垄断，使他们的势力不断增加；总之，谁有资本，谁就有力量，就可以压倒没有资本的人。当前的情况，不仅是在生产方面大有利于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而有害于小工业家和小土地所有者，而且在消费品的销售和购买方面，谁的地位比较优越，也是很明显的。这一切都是道理很简单的事实，我们高明的经济学家，在撰写他们论述饿死的国民的财富学术著作之前，去问一问他们的厨师就可知道的。

因此可以看出，从生产者方面看，从买方或卖方看，从消费者

方面看，也就是说，从三个工业的角度看，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和只有少量财富的人或一点财富也没有的人之间的竞争，已经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了。

在贵族封建制度时期，大地主都是些领主；他们是羞于去经商和办工业的。这些事情有辱贵族的身份。因此，那时候劳动群众能天天找到新的财源；中产阶级开始形成；第三等级强大起来，贵族衰落下去。但在我们今天，工业愈来愈大的压倒优势，使金钱贵族取代了穿长袍的贵族和佩刀剑的贵族。金银保险箱代替了纹章：大家是按保险箱的重量来定人的等级和位置的。因此，有财产的人现在都更加拼命剥削、搞投机、做买卖、倒卖公债和经营土地。拥有巨大财产的人，除私人资本的势力之外，还有资本联合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加强和巩固了他们已经很强大的反对劳动者的联盟；然而要指出的是，他们的工业堡垒，正是利用劳动群众来修筑的。

很显然，社会的运动当前是愈来愈向着剥削下层阶级和穷人，以肥上层阶级和富人的方向发展；很显然，工业和商业的势力已经摧毁了"贵族封建制度；它们一点一点地减少个人的和直接的奴役。在我们今天，工业和商业的势力在继续发展，在继续增加集体的和间接的奴役，并迅速组织商业的、工业的和金融的封建制度。"（沙·傅立叶，1808年）：这就到了文明制度的衰老阶段；它和国民生活的最糟糕的阶段一样，是最痛苦的阶段。

要详细论述这个问题，就须要专门写一本书。然而我在这里发表的意见，已足够证明今天文明制度的种种进步都带有讽刺意味：兴旺繁荣的景象反倒引起社会毒瘤的扩散；我们的工业组织

是一部大机器，它愈运转得快，它制造的穷人和无产者便愈多。

是的，当文明制度达到衰老时期，它就要制造穷人；使文明制度走向工业封建制度的运动是那样猛烈，以致英国把它早先给穷人的铜子，今天又向穷人全部要回去了。

文明制度把穷人弄得一贫如洗！

唉！高明的哲学家，出色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认为一切都可以臻于完善的大人物们，你们对于我们所取得的这些进步有什么看法呢？对于你们那么喜爱的文明制度前进的巨大步伐，你们感到满意和骄傲吗？现在请你们读一读下面这段论述英国农业人口的文章。这段文章，我是从《时代报》这家进步的报纸上摘录下来的。

"在使农夫的处境更加困难的诸种原因中，还应当加上《圈地法》，即国会命令把村中的土地和空地圈起来分配给大地主的法案；在这些土地中，已经有七百多万英亩被圈起来了。不久以后将只剩下多岩石之地、欧石南丛生之地和寸草不长的不毛之地不圈了。当然，我们对英国经济学家替这个法案辩护时说的话，没有任何异议，这个法案的确使国家的财富增长了。英国之所以要采取这个法案，是因为人口每年都在增长，农业在衰退（在由穷人缴纳的税款构成的资金的分配上，官员们采取的作法使农业吃了很大的亏），食品的价格在上涨，再加上食品的生产每年都不够，不得不大量进口。不可否认的是，土地在富裕地主手中耕种得更好，出产的东西更多，因为他们能够拿出耕种那些土地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因此，归根结蒂，大家总有一天将从这种变化中得到好处。但是，这个措施，不管从后来的结果上看它是多么正确，但当时是坑害了

许多穷苦人的；在过去，他们有通行权，有在村子的草地上放牧牲畜的权利，为了取暖，有砍伐树木或挖掘泥炭的权利（这个权利，对他们的生活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用砍伐的树木作修建他们简陋住房的构架。

到处都在实行圈地；穷人饲养的牲畜的数目已大大减少；有的甚至只剩下最后一头了。他们每一个人所买的十只羊在村里的草地上放牧，平均每年要交六便士的税，所以都贱价卖掉了；在有些地方，穷人卖了牲畜，接着就连房子也卖了。可怜的农民被剥夺了土地，而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来减轻他们所受的打击，因此只好靠穷人救济金来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属。是的，在这些法案中，有几个法案允许大家有权买一部分被圈的土地，但土地价格和许许多多其他的费用太高，加起来每英亩要十英镑以上，因此使那些急需土地的人不敢去买出售的土地。有一些买了土地的人，后来变得比别人更惨，因为他们为了当地主所使的花费，耗尽了他们耕种土地所需的资金。他们只好去借债，借债的条件往往很苛刻，因此他们的那份财产最后都落到给他们贷款的杂货商和乡村商贩的手里。”

我们要注意当前的情况，按这样的办法继续下去，情况只有愈来愈坏的。小工业者、小土地耕作者和小地主在生产方面处于极为糟糕的地位，他们生产的东西很少。小商人的人数太多，再加上大商店的竞争，只好在商品里弄虚作假。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长速度是那样惊人，目前英国的出生率是每天五百人！这个陷入绝境的文明制度只有一条出路，即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政治经济学给它所指出的道路。它的理论是：为了大众的利益，就必须增加生产；而要增加生产，就必须取消小土地耕作者和小企业家，因为他

们生产的东西又少又不好；还要取缔卖假货的小商人。正如它从前所说的要消灭大地主，以便按照它提出的高明建议，推行革命的征用土地法一样，它今后的结论也必然是要消灭小土地所有者。然而在政治经济学的胜利的凯歌声中，情况的发展必然是：已经被少数大有产者剥削得很厉害的广大群众最后被剥削精光。土地将被现代的工业大王完全侵占，资本和权力将依照法律归商业巨子所有。无产者竞相降低工资，把自己捆住手脚任凭一种新型的封建君主处理。人民群众将成为一大群附庸，找得到工作就靠工资生活，过一天算一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仍然是写在宪法的头一条，一切自由将完全受到尊重：个人的自由，良心的自由，写作和发表言论的自由，这些都写上了，但就是没有写上审查书报的制度永远不再恢复。无产者，据说能担任国家的种种职务，今后将永远没有人和他们争人和公民的不受时效限制的权利，他们甚至还可以享受著名的八九年宣言中忘记列入的权利，例如活一千岁（如果他们能够的话）的权利，毫无怨言地走到一个旮旯儿去饿死的权利。看来，在现今这个时代，人们还会毫不含糊地在根本大法中明确地正式认可人民的主权原则。

这样一来，当然是大大向前进了！然而，随着文明制度和我们可以没完没了地改进的各种制度的发展，不久就将出现**人口的限制**问题。

文明制度有四个办法可以用来保持人口的平衡；各位立法委员和道德学家，请允许我把这四个办法给你们讲出来。

第一个办法是宣传马尔萨斯的好主意，并且用道德去训戒那些已经结婚的无产者。

第二个办法是，让社会的一部分人去当单身汉，发誓过僧侣和宗教生活。这个办法不太符合哲学和进步的精神；而第一个办法又显然是软弱无力的。后面这两个办法比较可靠，而且很简单：让一些人去当宦官，或者把儿童杀掉。无须成为大经济学家，也是可以想出这些办法来的；有当代的证明，说明这些办法都很有效；多年来，这些办法都用得很成功，后一个办法在中国，前一个办法在亚洲的大部分地方，都用得很成功。毫无疑问，在启蒙时期人们是不会挑选更好的办法的。

这里所讲的，都不是什么神秘的预言：这些事情大部分都实现了；我们不久就将被卷入产生这些事情的运动；无产阶级的历史，就是现代的历史。在里昂事件发生的时候，法国被吓呆了；可是令人难以相信：它很快就忘记了它用来造成这么深刻的创伤的唯一工具，是三千把刺刀。英国已陷入绝境。这些年来，它发出了悲哀声，它的国会改革只能对它的病起一阵子作用；后来的调查表明，那个腐蚀它的坏疽愈来愈严重了。

必须承认，文明制度把欧洲各国正在推向工业封建制度，并且不久就会把它们推入一个深不可测的深渊。请想一想，挨饿的无产者，人数愈来愈多，生活的逼迫愈来愈重，能够一直这样干着艰苦的活儿，让他们生产的东西不断流入大商人和大工业家的库房吗？谁相信这一点，那才是笑话哩。

上一个世纪的革命，是律师、商人和观念学家这些在习惯和脾气上都很温和与讲礼貌的人，起来反对领主、君主、教士和宫庭而引起的，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利和实现多多少少有点儿抽象的原则。这是彬彬有礼的、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人士之间的一场

争吵。这次革命发生于九三年。

未来的革命，将是由文明制度使之处于半野蛮状态的粗鲁的人群，为争取实际的权利和生活的利益而发动的。它纯粹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将集所有一切其他战争之大成。面对着这样的未来，已经没有人再发表九三年是现代革命的黄金时代这样的怪论了。

总起来说，国家在内部今天已经分化成两个敌对的阵营；科学和工业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文明制度每前进一步，都将使敌对阶级的利益愈来愈分歧，敌对的情绪愈来愈大。处在生产不足和人口不断增长之间的文明制度，显然会产生工业封建制度，因而将产生新的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一个协调各种不同的要求、联合各个阶级和党派、并使互相冲突的利益融合一致的办法；我们向同胞们提供一个全面协作的制度：它将产生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秩序，它将直接使资本、劳动、才能这三种生产力互相联系，并且不用任何强制手段使人口保持平衡。我们要求检验——请真诚的人们在心中想一想：你们该不该轻率地对待这些问题，那些倨傲的政治家该不该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搞蒙昧主义。

但是，政界人物、新闻记者和夸夸其谈的演说家不愿意看，也不愿意听；他们继续大讲空话、玩弄手段和狂呼乱叫，然后以各种各样的声调和方式对国家说它很美，很光荣，很富裕，很有知识，很聪明能干。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声调和方式编造谎言！

其实法国不但不富裕，而且很穷；它有两千二百万每天只挣

六、七个苏的吃不饱肚子的人，有四百万人每天只挣十一个苏；

其实法国并不光荣，商业精神毁掉了法兰西精神中的高尚的东西，法国在今天已经成为欧洲最可笑和最受人嘲弄的国家；

其实法国并不美，它的城市和农村已丑陋不堪，人民没有知识，有两千六百万人连字都不认识；

新闻记者们，法国人不但不聪明能干，反而是很愚昧和荒唐的，因为尽管他们已经挨了打，尽管你们的那些漂亮话和骗人的诺言里包含有许多假话和坏话，他们还是爱听你们的；——诸位先生，请恕我冒昧直言，把我的看法陈述如上。

附注（第三版）：社会学派的机关刊物《法郎吉》与《和平的民主》从1836年起，就一步一步地跟着金融封建制度的巨大发展，对它进行研究，并和它进行斗争。凡是与这个题目有关的大问题，在这两个刊物上都进行过探讨。我们不打算在这里把这些问题都开列出来，但我们至少要提出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这个看法曾多次由我们的朋友和撰稿人E. 布尔登在刊物上讲过。我们想谈一下金融封建制度的组织，尤其是大工业公司的组织，有与中世纪的封建组织很明显的相似之处。

这些公司实际上是由无数小股东集中组织而成的，而小股东中的投机能手和银行巨子则组成这些公司的行政人员，成为经理和董事。从前，男爵、伯爵和公爵这些贵族的军事力量，来自他们带去打仗的武装臣属，同样，我们金融界的男爵、伯爵和公爵的工业力量，来自他们自己的财产的不多，而大部分是来自大批按照他们的命令聚集起来的小资本；他们用聚集起来的小资本去夺取工业、铁路、运河和矿山，等等，并占居所有的高级职位，成为工业的、商业的和政治的战场上的主人。

很显然，这些向大公司提供资金的资产阶级小股东，就是新封建制度的军队。他们是可以任人摆布和供人役使的，他们必须纳税，一切损失、倒霉的事和战争的破坏，都由他们去承担。如果公司失败了，则遭殃的，赔钱的，倾家荡产的，也往往是他们。如果公司赚钱了，他们也只能分得很少的一份。投机赚得的大利润，没有他们的份儿，不仅如此，投机的利润就是从他们身上赚来的。

用不着再多说，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股东们今天按集体制在工业秩序中所起的作用，正好和在军事封建制度下被编成团队的人在战斗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对卷一的补充材料

关于经济主义的幻想

在这里，应当指出一个在我们颇有学问的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眼前经过，但并未为他们所理解的重大事实。他们对土地的分化很感兴趣，说有许多小土地耕种者在今天成了地主。例如沙·迪潘先生，他把自己打扮成小土地耕种者的保护人；他宣称，让游手好闲的人和贪婪的人尽情消费，这对无产者来说是很有好处的；他大声诅咒那些在国民中划分阶级的人；他认为，在经过修改的宪法统治下，所有的法国人都将过着富裕和幸福的生活。迪潘先生也进行了分类；他告诉我们，在法国：

工业巨头有四百万，

工人只有四百万，

地主有二千四百万。

啊！这是骗人的经济学家玩弄的恶劣的文字游戏。地主！在这些地主当中，有许多人用不了三天就把自己地里的活儿干完了，而在一年的其余时间里，他们就不在自己的地里为自己劳动了！

二千四百万地主！请问这个数字（不论是真是假）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二千四百万地主中，有一千二百万或一千四百万人连黑面包都没有吃的嘛。这二千四百万地主多幸福啊！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在这里谈一下。我承认，有二千四百万法国人在财产登记簿上登记了，有的登一处住宅，有的登巴掌大的一块地，有的登一座破房子，但这些根本不能证明有二千四百万个地

主。是的，真的不能证明。因为古安先生向议会提出的报告，从政府掌握的土地抵押登记数字来看，今年(1834)委托代理继承的土地在法国有一百三十亿块。你们仔细听听，有一百三十亿块！可见你们列入地主阶级的一大群耕种人，只不过是放债人手中的佃农，而且是比一般的佃农条件还差得多的佃农，因为借钱的利息至少是百分之五，而土地的地租只有百分之二点五或百分之三；承担这一百三十亿块土地的负担的，大部分是小土地所有者，不仅如此，除了这个负担以外，高利贷和抵押借款等也是一种很重的负担，因此大多数小土地耕种者的负担是很重的。

与我此刻撰写本文所在的省相毗连的上索恩省的庄稼人，欠巴塞尔人的钱有几百万之多；巴塞尔的放债人几乎占据了全牟罗兹城和整个新城区。房屋、作坊和工厂，全都抵押给他们了。在阿尔萨斯，情况也是这样。你们所说的地主，就是这个样子！

对文明制度的科学分析

应当使读者对文明制度的全面分析有一个大致的概念；要作到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只要把这个社会的诸种因素中的一种因素，例如商业，加以分析就行了。

用几句傅立叶的话，就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范围。

首先，商业的结构，在不同的时期接连经历了我们从《论协作制度》卷一第467页摘录下来的表中所列举的变化（关于表中的✕、K等符号，请见材料末尾的说明）。

适用于各个社会时期的
商业方法序列表

在伊甸园制度下。1．　预先补偿。
在蒙昧制度下。2．　以物易物或直接交换。
在宗法制度下。3．　流通或间接交换。
在野蛮制度下。4．　垄断，最高价格，等等。
在文明制度下。5．　个人的竞争。
在保障制度下。6．　协调制度的竞争。
在简单的和谐制度下。7．　延长的寄售。
在辐散的复合的和谐制度下。8．✕ { Y 先行估价。 / ⅄ 仲裁的补偿。 }

按照这个表，我们应当对个人的竞争，即第五个方法，文明的方法，错综复杂的骗人斗争，进行分析；应当指出有哪些错误妨碍社会的天才上升到第六个方法，即保障制度，或诚实的协调制度的竞争。

我们必须对构成当前的第五个方法的特征作一个分析；列表如下：

按混合的系列排列的文明的
商业的特征一览表

并列的种类的循序渐进

1．　行为的双重性。
{ 2．　任意估价。
3．　对欺骗的许可。 }
{ 4．　涣散。
5．　资本的转移。
6．　日益减少的工资。 }
{ 7．　人为的阻塞。
8．　引起萧条的丰裕。
9．　逆侵吞。
10．　破坏性的政策。 }

11. 不景气或信用的破坏。
12. 虚假的货币。
13. 税务的复杂化。
14. 传染性的犯罪。
15. 愚昧主义。

16. 寄生行为。
17. 囤积居奇。
18. 证券投机。
19. 高利贷。
20. 无益的劳动。
21. 工业彩票。

22. 团体的垄断。
23. 税收的或由国家管理的垄断。
24. 异国的或殖民地的垄断。
25. 粗暴的海上垄断。
26. 封建的或等级的垄断。

27. 煽动。
28. 损耗。
29. 腐败。
30. 对健康的损害。

31. 破产。
32. 走私。
33. 海盗行为。

34. 最高价格，征用。
35. 投机性的奴隶制。
36. 普遍的自私行为。

Y 农业的支离破碎或分散经营。

中心 ✕

λ 居间的所有权。

简单的和复合的、直接的和颠倒的、双复合过渡。

⊻ { > 成比例的师傅团。 ≥ 简化的竞争。 }

⊼ { < 简单的全面垄断。 ≤ 复合的全面垄断。 }

我要到第九编的末尾才对这些特征中的几个特征加以说明；目前我们从这个表的研究中，可以推论出几个大概的要点。

“在这三十六个特征中，有几个特征是已经讲过的，如证券投机、高利贷和破产。

“在千百种商业理论中，你能找到有关这三种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的解说，即：

各种破产者如何分类？

各种高利贷者如何分类？

各种证券投机者如何分类？

找不到；我在《论协作制度》第九编中，把破产分成三十六类。其他的特征，如高利贷、证券投机，也要这样分类；这样的分类，任何一个作者都没有作过。

“由此可见，尽管人们写了许许多多有关商业的论文，可是在理论上还没有迈出第一步，也就是说，连个定义也没有下哩。那些口口声声说是要用分析法来处理问题的人，把这一点竟忽略了，这真是奇怪。”

现在把《论协作制度》卷二第419页（第一版）上对破产的分析照录如下：

破产的等级

分成三类、九等、三十六种的自由系列

上升类 轻淡的色彩	中心类 壮丽的色彩	下降类 肮脏的色彩

第一等　无辜者的	第四等　战术家的	第七等　阴险人的
1.幼稚的破产	13.豪华的破产	25.取偿于人的破产
2.冒失的破产	14.世界主义的破产	26.不合规矩的破产
3.悄悄的破产	15.大有后望的破产	27.加以修改的破产
4.死后的破产	16.高人一等的破产	28.怡然自得的破产
	17.渐进的破产	
第二等　可敬的人的	第五等　兵法家的	第八等　愚蠢人的
5.出于痴愚的破产	18.连续发射火力的破产	29.出于幻想的破产
6.出于幻觉的破产	19.密集队形的破产	30.由于残废的破产
7.无原则的破产	20.纵深队形的破产	31.一垮到底的破产
	21.散兵线的破产	32.邋遢如猪的破产
第三等　诱人者的	第六等　煽动家的	第九等　假称兄道弟者的
8. 友好协商的破产	22.大派头的破产	33.骗子式的破产
9. 落落大方的破产	23.大赌注的破产	34.恶棍式的破产
10.出自好心的破产	24.阿蒂拉作风的破产	35.走为上计的破产
11.殷勤的破产		36.闹着玩的破产
12.多情善感的破产		

Y国民的破产　　✕　　小型的破产　　⅄

以上是对文明制度的一个特征的批判。这个特征分成三十六等，每等又分成三十六种，过渡和中心尚未计算在内。现在，应当对所有这些分成等和种的特征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商业的历史。我们根据它的历史，便可对文明制度作一个全面的分析；在一篇全面批判的文章中，应当对它所有细分成等和细分成种的特征进行研究。有许许多多假装和蔼的文明人说傅立叶和傅立叶学派的人是"空想家，他们不了解社会。"好吧！你们这些见解如此深刻并声称对社会极其了解的人，也来象这些不了解社会的空想家这样作一作这种类型的分析吧。

⋊、Y、⅄ 这三个符号为中心、直接中心和颠倒中心。K 在不同的位置分别表示直接的或颠倒的过渡，上升的或下降的过渡；>、⋧ 为表示简单的和复合的符号。傅立叶在他的书中经常使用这些符号，很容易看懂；对那些不愿意花力气去弄清楚使用这些符号是多么方便和多么精确的人来说，要记住这段文章。在学习代数、天文学或化学的时候，记几个便利于研究这些学科的特殊符号，那是不难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让社会科学也使用几个符号呢？如果为了不使读者感到不快，我就把这些符号取消，不加使用，则在表述方面就没有这么严谨和精确了。

过 渡

一条帆船！一条帆船！

拜 伦

必须使读者有信心，给他指出：傅立叶的科学学说向人们提供了估量和严格区分社会运动的普遍事实和连续事实的方法，这个学说尤其对当前的社会作了一个很深刻有力的批判。

读者可以看到，这个批判将触及事物的实质，找出病在什么地方，弄清它的现实情况，并追寻它的原因，因此比咬文嚼字的道德学家或夸夸其谈的政党所作的肤浅含糊的批判高明得多。读者可以看出：一个讲具体的事实，阐明严重的危害和业经查明的弊病何在，并提出了一个科学的、和平的解决办法，而另一个则对人横加

指责,讲幻想,尚空谈,要不就危言耸听,鼓吹暴乱和革命。一个讲科学,另一个则讲空话,或者凭党派的感情行事。我根本不认为,我所批评的那些批评家能意识到他们是何等空虚;当然,在他们当中也有热心的人,他们的想法是好的;但必须承认,光有美好的想法,那是无济于事的。

既然在我们这个世纪人们对自己的政治信念发表声明的事例很多,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应当表明自己的政治信念,并要求别人也这样作,因此我在这里也要清清楚楚地发表我的声明。我的声明,和所有那些懂得傅立叶的社会学说的人的声明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现陈述如下:

每个党派都有它自己的办法和人。在各个党派提出的办法方面,读者已经看到了我们对它们的评述。在他们所谓的办法中,有些虽不危险,但我们觉得至少是无意义的,很可笑的。这是我的政治信念声明的第一部分。现在来谈第二部分,研究一下每个党派的组成。

中庸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它所理解的它的利益的表述。在资产阶级看来,事物的现状是很理想的。再说,他们的先辈为之流血牺牲的自由、正义和平等的伟大原则,已经使他们获得了权力,并利用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他们觉得,现在的政府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政府。

有一个原因对这个党特别有利,那就是人们对革命的动乱,对国内外战争,对伴随革命动乱而来的流放、九月大屠杀、十月大屠杀和十一月大屠杀等,感到害怕。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些人对政治的幻想已完全破灭,因为他们从痛苦的经验中认识到更改

宪法是空的，因此宁可寄希望于新的幻想。

主张中庸的人的队伍，相当庞大；他们的生活相当宽裕，并具有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特征；要表述他们的观点，正好用得上印度寺院的舞蹈女子演唱的一位老者的两句诗：

我很满意，我很幸福，

在这些地方，大家同我一样。

这些人都是主张中庸的疯人。

主张中庸的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少数有感情和理智的人懂得，政治狂热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是很危险的；他们认识到，要真正改进的，不是政府的形式。他们要暴露社会问题，使它突出在旧的政治的废墟上。

后一种人是政府的最好的辩护人，因为他们卑躬屈节地为政府辩护，也不用个人的自私的理由，而是用国家的大利益。他们与政府并无牵连，也不拿政府的津贴；他们并不认为事物的现状是十全十美的；他们支持政府，并不是因为政府自身的价值，而是因为要进行重大的社会改革，就需要稳定。重大的社会改革，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才能实现。《省报》的许多作者就有这点细微的差别。他们在理性政治方面，比巴黎的观念学家和碎嘴唠叨的人强得多。所有这些承认社会问题的优先地位、并使政治问题从属于社会问题的人，都在替政府辩护，反击反对政府的人①。

至于共和国的军人，一般地说，他们都是一些容易激动的人；其中有些人有雄心，办事不择手段，往往弄出乱子；他们认为要出名，要很快地爬上高位，就要靠个人的勇气，靠刺刀的力量——这

① 在1834年。（第二版附注）

种情形在四十年前是见过的，哪怕搞不好会一落千丈，他们也要碰一碰运气；另外还有一些人也是容易激动的，但他们心胸开阔，并抱有很好的愿望，梦想通过共和国来实现幸福，而不了解如果在法国草率建立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是什么样子。这些人用“共和国”这个词的词源来说明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他们说，“共和国”一词，来自拉丁文的 res publica，意即“众人的事情”。正是由于拉丁文的名词 res 和形容词 publica 是并放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才不要中庸，不想更好的办法，而当共和党人。

在主张中庸的人的身上，虽然常有自私的表现，不讲荣誉和感情，但也常常有表现成熟和理智的地方。

在共和党人身上，虽有荒谬的行动和狂妄的抱负，但也表现出有气魄，有良好的愿望，有意志和勇气。

左派呢？人们可以参加左派，并且象奥迪隆·巴罗先生和类似他那样的人思考问题，读左派的报纸，作一个彻底的诚实的人。对于这些，我一点也不怀疑。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证明他们的看法不是最幼稚不过的，不是最空洞不过的，没有实际的内容，是抓不住的。这种看法，有什么系统？能归纳出什么思想和原理？我看，全是空话，夸夸其谈，夸夸其谈，还是夸夸其谈！①

如果我们到正统派的阵营去，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有某些特殊之处的、并受到逻辑学家称赞的理论。他们说，只有世袭的君主制才稳定和持久。传统的原则，其本身对人民的精神就有一种力量；它是秩序的原则，因此也是政府权力合法的原则。当一个朝代实际对人民有它的道德力量的时候，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当王室

① 夸夸其谈者，华而不实之词也。

人员对传统的爱和尊重(这两点可反映朝代的全部价值和正统性)变成了恨和轻蔑，朝代的正统性这个原则的根基便被割断了。这一点是最清楚不过的。用这一点就可以把正统派的理论全部驳倒。应当承认，在这一切政治争论中，理论只不过是用来掩饰党派的狭隘思想和利益的东西；所以，你们看，理论和学说总是不断在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而逻辑必须服从当前的种种需要。

至于我们，我们这些社会学派的人，我们是希望当前按宪法组织的政府能够稳定和巩固的，因为在这个政府下面可以实行真正有效的重大改进，并对社会彻底进行改革，这一点，当读者往后读到有关社会改造的手段的论述时，我们将向他进行阐述。

我还要补充一点。在进行改革方面，我并不指望主张中庸的人来帮多大的忙，因为一般地说，他们是很墨守成规的，他们不热情，不太容易转变到接受进步的思想。我要寄希望于今天在共和党人的迷宫中徘徊的豪爽的年轻人；他们是容易接受通过和平道路进行彻底改革的。

我衷心期待着社会党人。这个党至少在近几年来和社会学派的思想有所接触。

我对于正统派的人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因为除少数几个例外，他们心眼里是连任何一种社会思想的影子都是不欢迎的，尽管社会思想的萌芽到处都有了①。

由于各个政党的不同意见都摆在桌面上了，有许多人便以为无法置身于争论之外。有些人认为我们是在替主张中庸的人做工

① 关于正统派的人的这个看法，是1834年的，今天应当加以部分地修改。他们已经有所进步，看来还会有进步。(第二版附注)

作，另外一些人则觉得我们是伪装的共和党人。唉！我的上帝，我们根本不支持某些人，去反对另外一些人，我们并不和主张打蛋要打大头的人站在一起，去反对主张打蛋要打小头的人。这些年来，这种类型的争论把人都搞糊涂了；这些争吵过后全都被人们遗忘，今天在人们的心中只留下一个可羞的话题！目前的争论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我们绝对不会赞成一个错误的主张，去反对另一个错误的主张。我们要站在真理和科学一边，反对一切谬误。我们承认，各党派中都有人抱有良好的意图，真心希望把事情办好。可惜的是，他们的良好意图对事情毫无补益。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须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须要找到一个能综合各方面利益的办法，须要发明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哪怕是一个心眼儿最坏的人或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发明的，我们也要，而把好心人的荒谬说法束之高阁。大家当然理解，我在这儿所作的走极端的假设，目的是在明确指出事情的特征，明确地提出这个不以人、集团和党派为转移的科学问题。如果这个道理在法国能获得人们的赞同，我们彼此就不会互不理解了；因为互相仇恨的和毫无益处的尖锐斗争，将让位于科学的讨论。在讨论中，真理不会被湮没，前途是不会看不到的。

在阐述社会学派的理论之前，谈一下文明制度的特征，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尽管讲得过多有使读者感到厌倦之虞，我们在这一部分的结尾还是要指出：

一、文明制度的土地、资本、工业、机械设备和科学手段所生产的东西，是极其少的，

因为它从生产中抽了许多人去从事破坏，或闲着什么事也不

干；

因为它让最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在它的生产工作中到处出现；

因为它使用了许多人去搞分配，即所谓的商业，而商业不仅什么东西也不生产，反而从社会占去大量的好处。

二、文明制度不仅不把所生产的财富按比例分配给资本、劳动和才能这三个同齐为生产出力的因素，它反而愈来愈剥劳动者的皮，把他们的血汗钱集中在资本家的手里。这个情况，使须要汇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进行的生产大为削弱，并使前途充满灾难和革命的动乱；

三、文明制度使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到处散布仇恨和战争的种子，迫使人们（即使他们是天使）在各种关系中使用欺诈、暴力、压迫和谎言，培养腐败堕落的风气，使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情欲与情欲发生冲突，一句话，它使颠覆性社会的普遍的自私心和行为的表里不一这两个中心特征大为膨胀。

人们切莫说我们这些宣称有补救办法的人，对疾病的严重性抱有幻想；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是了解所有那些弊病和苦难的。在傅立叶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探讨得那么深，没有任何一个人曾象他那样深入地和准确地解剖过社会的身体；在他之前，有人只对社会搔了一下皮肤，而他则作了一个全面的解剖。

如果我最后使读者看懂了这段批判，并使他产生那种引导我们穿过旧世界的暗礁的领航精神，我们就可以说是坐上了同一条船，挂起船帆，开向一个新大陆。在文明制度下，苦难丛生，使人感到恐惧。善良的人深信傅立叶的天才没有给我们指错道路，跟着

他在探索人类命运的航道上前进，最后必将到达与我们刚才所描写的丑恶的海岸恰成对照的美丽的海岸。

朋友们！现在让我们把船帆打开，趁风前进，而不要象伟大的克里斯托夫[①]率领到新大陆的愚蠢的船员那样，在大西洋上进行反叛。

① 克里斯托夫，即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译注

第二部分

组　　织

人们经常说，科学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如果科学不把发现走向幸福的道路作为自己的任务，则这句话是说得很对的。然而，民族从来不象今天这样开化；工业从来不象今天这样发达，苦恼从来没有这么大，动乱从来没有这么可怕。富人和穷人都吃到了今天的事态的苦头；整个人类都遇到了暴风雨。人们互相厮杀，而他们生来应当是相爱的，而且手上都掌握有幸福的因素。发生那么多的祸患，是什么原因呢？灾难！灾难！世人都这么喊叫。是的，在这个荒凉的土地上到处是灾难；这个世界之所以遍地灾难，是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是因为我们的立法者认为人民的这种赤贫状况是绝对需要的，因此他们不去寻找使人民摆脱赤贫的办法；即使去找，也是找不到的。

克拉里士·维古赫

第一编
组织原理

第一章　社会问题的提出和工作基础的确定

人们也许会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永远办不到的。人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只要这个问题不圆满地解决，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幸福，也不可能稳定和健全。

莫里兹

§ I

把顺从变成反叛，把爱变成恨，把纯贞变成疯狂的爱，是我还是饥饿？

欧仁·絮

在巴黎被亨利四世包围的时候，肉店公开卖人肉；人们还说，有一位母亲吃她自己的孩子。

贝尔布吕热

本章的目的是：在阐述社会问题时，要做到使读者能够自己解答社会问题所包含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因此我请读者注意阅读，并抱着善意去理解。现在我们要论证有哪些因素能够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并使每一个人都能参加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作。每个人贡献的力量愈大，则创造的社会财富便愈多。

如果我们能找到满足这一假设的条件，我们社会的命运问题便可得到解决，找出其中的规律，并加以充分地运用，因为它可以使大家的利益，无论是穷人的利益还是富人的利益，下层人的利益还是上层人的利益，都可大量地增加。现在就让我们来开始寻找。

在所有的条件中，首要的条件是创造大量的财富。创造社会的财富，这是个物质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要想使人们和睦相处，就不能不成一句荒唐的空话。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一原理的巨大作用。在论述远古的历史时期时，我们已经指出，在那时以前一直是很幸福和谐的社会中，一旦人们感到物品缺乏，和谐的气氛便消失，敌对的自私行为便产生，战争也就随之开始。

如果吃的东西又少又差，大家饿着肚子，那么人与人之间就远远不会象饭菜丰盛时那样彼此友好相待：这是自然的法则。如果一些人享受着美味佳肴，而另一些人在旁边只有骨头啃，将会出现何种情况呢？

这并不是说在一起生活的人吃的东西应该同样多；我们没有拿吃的东西平等作为和谐的一个条件，而只是说：社会的财富和利益应当有一个足够的比例，以便每一个人都能取得生活必需品，都能保证过最起码的舒适生活，并随着他坚持不懈地勤奋努力，在社会的阶梯上确能一步一步地上升。

这些道理，可以用许多事例来加以论证，让大家都明白；现在举一个例子如下：

拿破仑率领的深入俄国心脏地区的大军，那的确是一支精锐的部队。官兵一起，一共四十万人，组成了可与人类文明史上任何一支严密的和团结的军团相媲美的队伍。共同的民族感和光荣

感，使这个队伍具有一个个人的灵魂。士兵觉得他可以提升为军士、士官和军官，军官可以晋升为将军，将军可以当元帅，元帅可以登上王位——因为拿破仑在分封王位——的确！这是一个大体上真实的事实：士兵并不因为连长是官并有一份优厚的军饷就嫉妒连长，连长也不因为团长的官大薪水多就恨团长。官兵融洽，纪律严明；团长和连长爱士兵，而士兵也忠于连长，忠于团长，忠于部队。

只要这只雕①还在打胜仗，只要还在擂鼓进军，只要士兵还有鞋子和大衣穿，只要有饭吃有酒喝，只要部队有补给，这种情况就会继续下去。

唉！在从莫斯科回来的路上，情况又如何呢？当部队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的时候，情况又怎样呢？当交通被切断，当这些勇敢的士兵在俄国没有鞋子和衣服穿，没有饭吃，在冰天雪地和一片荒凉的地方，在北方被零下三十度的寒冷气候折磨的时候，情况又怎样呢？你瞧，情况全变了！一切都土崩瓦解：再也没有战友的情谊了，再也没有快乐的心情了，再也没有爱戴和忠心了；在他们的心中，善良的感情已让位于丑恶的和残酷的自私行为。

看见连队中有一个人冻得倒毙在地上，大家就你争我夺地去抢他那件破大衣。为了争夺一个向火的地方，竟把一个同榻而眠的伙伴杀死。我，我说的这些事情都不是编造的；请你们去看一看历史上记载的拿破仑大军溃败的故事，听一听老年人讲的那时的情景吧。为了一小把大麻籽，便互相残杀；物品短缺造成的恶果发展到了极点，自私的行为达到了可憎的程度。

① 雕，指拿破仑。拿破仑的军旗上有雕徽。——译注

啊！后来，当他们找到了宿营地，忠实的波兰人又给他们送来了面包，使我们的残兵败将又活跃起来的时候，感情又回到了大家的心，纪律又得到了恢复，一切又和从前一样了。

把这个例子加以举一反三地论述，问一问其中的道理何在，再加上个人的观察和历史提供的几个类似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出：

社会感情的和谐的发展，要建立在社会财富的深厚的基础上。

§ II

> 这些没有得到使用的才能，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的祸患之一。如果赞助它们发展，这岂不让那些没有饭吃的人有了事干，更有胃口了吗？
>
> R. L.，《耕作者》
>
> 我一切都研究过了，也都明白了……，我真是荒唐，竟想扩大我的心，把一切失望的事都装在里面。
>
> 亚力山大·仲马

如果你再仔细研究一下社会财富的影响，你将发现，一个民族的智力的发展和它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也是以社会财富的发展为基础的。

到穷人家去推广教育，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为了生活，全家人的时间都要用去干活儿挣钱；再说，就我们在法国见到的大部份穷人来看，他们也根本没有要他们的孩子去读书识字的愿望。

教识字和写字，这就是人们今天所说的教育！识字，这是一种工具，仅此而已，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工具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坏处将多于好处。说实在的，对于缺衣少吃的阶级的人来说，

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切实有用的教育的。我还要补充一句：在我们送给贫民的礼物当中，教育是最坏的礼物。今天在这个通过各种渠道沾染邪恶的社会中，只有瞎子才看不出，最悲惨的阶级，活着受罪的阶级，就是那些没有任何财产的人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如果受了教育，便会丢掉粗俗的习气，变得很文雅。教育将开阔他们的思想和心胸，使他们知道富裕的乐趣，使他们产生种种急迫的需要，产生一种贪婪的心：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找不到财富的大门（在今天是很不容易找到的），就会产生痛苦的失望的心情，结果，他们不堕落就会自杀，了此一生……。

知识的发达，与满足他们所产生的需要的手段毫不相称，这是一切先进的文明制度的诸种病症中的最大的病症，是造成他们在政治上感到痛苦的深刻原因之一。在没有为人民创造出幸福生活的条件以前，在不能保证他们有得到一份报酬高而又吸引人的工作的权利以前，就想对他们进行教育，这种想法是不能实现的，而且实行起来对社会和人民本身都往往是有害的。这是事实，是可以用许许多多尽管你们不承认但却无法抹杀的事例来证明的。

另一方面，只要人们不能过富裕的生活，自由就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穷人的自由，无产者的自由，有什么意义？没有文化知识和财产的人的自由，有什么价值？一个人没有衣穿饭吃，每天都不得不为一个老板卖力气干活，每天都不得不更换出卖他的人身的合同，也就是当奴隶的合同，他的自由如何使用？

殖民地的奴隶都有一个并非他自己去投奔的主人。而穷人，或无产者，却非得去寻找和投奔一个主人不可。如果他们找不到一个主人，他和他的家属就将饿死，或者去当叫花子；把世界上所

有的政治自由都给予穷人，给他以选举权，让他有选举的资格，也有被选的资格，他也不会有一丁点儿自由，也不得不为了一天的饭吃而去投奔一个主人。如果你不给他的社会自由，他的政治自由有什么用？

只要社会不富裕，人民在社会中没有起码的生活保证，人民便只不过是一大群粗野的没有文化教养的人，是永远受掌握财产和生产工具的阶级剥削的无产者、农民、农奴或奴隶：一群经常被人剥皮和剪毛的羔羊。这种情况是不可否认的。

因此，如果人们想有自由，如果真心希望人民的聪明才智得到发展，实现社会正义，就不要糊里糊涂地去走有些人今天所说的进步的道路。应当衡量一下别人给我们提供的达到目的的方法的价值，而不要象谚语所说的本末倒置。唉！如果不去创造条件，以实现普遍的幸福和普遍的富裕这两个行使权利和享受自由的首要基础，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现在有什么事好作呢？有人说：最急迫的事情是，使所有的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政治权利！在我们周围无知、粗野和穷困的可怕的现实面前，在天空一片暴风雨的吹刮下，政治家竟有脸去诱骗人民，真是无耻之极，而人民也的确是愚蠢透顶才这样被别人当马大哈！"这样看来，你是赞成政治垄断的了？"《国民报》的读者也许会问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不，先生，我既不赞成政治垄断，也不赞成任何一个文明的荒谬作法；我主张走通向我们目标的道路，我主张难解的结子要折开，而不要一刀砍开，我赞成提出新的方案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而不赞成老呆在革命的深渊里；在革命的深渊里，国家将毫无所得，而人民却损失甚大，因为归根结底，要人民用血汗钱交税，要人民用

鲜血去争取胜利。

假使一个政府对人民怀有很深厚的爱，如果它想改善人民的命运，它该怎么办呢？它应该进行革新；如果要进行革新，它岂不应该拿出新的方案，并拥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吗？唉！为什么不马上研究这些问题？为什么不马上去寻找解决的办法？为什么老是没完没了地进行纯属政治性的争吵？在当前首先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老打仗，以政府为攻击的目标①？

§ III

> 要找到增加财富的办法，并使所有的公民都来参加增加财富的工作。
>
> B. 杜拉里
>
> 公司的规定是这样一种算法：把总资本所生产的收益分成与构成总资本的份额相当的份数。如果各各份额在总资本中使用的时间长短不一，在分配时还应当考虑到这个差别。
>
> 《算术论文》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首先要寻找一个大幅度增加社会财富的办法。这是一个正确的政治的出发点。

唉！在对待社会财富这个问题方面，和对待其他问题一样，本世纪的政治是错误的。现在的情况怎样呢？现在是在预算上作小文章。减税，拆了东墙补西墙，降低这种税，提高那种税；提出的办

① 我们1834年提出的论点，今天已经得到了证实。除了几个政治庸人以外，大家都认为改革选举的办法，其价值不大。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只要改革的时候不把社会问题拆掉，不把它压下去不提，在官场如此腐败的情况下，社会学派是可以而且应当支持这种改革的。（第二版附注）

法就是这些。人们还为了这个挪动政策互相争吵，互相谩骂和厮打哩。

不能采取这种作法。我们切莫把时间和生命用去争那些芝麻，而应当想办法打开社会财富的源泉，应当组织工业、家庭工业、农业和各种生产事业，用新的手段使财富四倍、八倍、二十倍地增加。

在法国，据统计材料说，如果把每年的收入平分给三千二百五十万人，则每人每天分十一个苏。可见法国是很穷的。有鉴于这个比任何其他理论都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我们必须想办法大幅度增加生产①。

这是科学应当解决的第一个人类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是任何革命和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是无法解决的。

问题不止于此。除了有力量使每年的收入增加四倍的社会组织以外，还应当再加上一条，那就是：把每年的收入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有权分配的人；因为，只根据一个国家的岁入来衡量它的贫富，而不看它的岁入是被少数社会上的、工业上的和商业上的强盗所侵吞，还是分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那是很可笑的。

为了使生产的成倍增长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就应当使穷人现在的收入增加五倍，中产阶级的收入增加四倍，富人的收入增加一倍。这样作，就使三个阶级的利益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了。只有这样办，社会财富的增长，才能成为社会和谐的吉兆；因为，如果总

① 有人说，十一个苏这个平均数不对。即使平均数再高一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十一个苏这个可怜的数字，实际上比法国三千三百万人口中的二千八百万人口的平均消费数还高得多。在世界各国当中，这还不是最坏的。须知问题不在于不取之于任何人，而在于：社会问题的根本，始终是必须千方百计大量增加公众的财富。

收入增加，而大多数人依然处于贫困的境地，那是不可能产生和谐的萌芽的。另一方面，让富人，现今的有产者，特权阶级，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也有他们的好处，这并不是坏事。这一切都是最明显不过的道理。

现在让我们来阐述产品分配的原则。

为了使人的劳动产品的分配合情合理，使人普遍感到满意，则产品的分配就应当按照公认的极其公正的原则，分给每人一份与他对生产的贡献的大小相称的产品。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需要有哪些东西汇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这是很容易找出来的：

一、很显然，要进行生产，就需要有土地、房屋、劳动工具和以物资或货币形式出现的投资，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我们称之为资本；

二、很显然，要使资本产生功效，就须要用劳动去作用于它；

三、很显然，劳动对一定的资本的作用，如果有更多的才能使之发挥，则劳动的作用带来的收益便愈多。

资本、劳动和才能是三种力量，是人的三种工业能力，是人在生产上加以汇合运用的三种方式。

由此可以很公允地得出结论：在不论任何一个企业中，投入了资本的人，就应当得到他投资的报酬，同付出劳动和才能的人应得到一份报酬是一样的。对企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分配应当与他对生产的总的贡献成比例，按照他提供的资本、劳动和才能的数量的复比例计算。

所以，在这个企业中，在这个工业协作组织中，产品的总值，应

当在所有的协作人中间，在所有有权利的人中间，进行分配，依照每个人在这三个项目中的总的贡献，按比例分配给他。

因此，我们所寻求的社会组织，必须能满足这个头等重要的条件：估计每个人的资本、劳动和才能与总的生产的比例。估计好了，则分配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公司的规定的运用问题。

社会正义在分配这个大问题中的数学表达式就是如此（参见本章末尾的注释 R）。

正如人们知道要把资本联合起来一样，人们终归是会把劳动和才能也联合起来的。每个人按他在一个企业投入的资本、劳动和才能的比例得到一份报酬，谁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在一个企业的红利分配中，会不会出现只有一个股份的那些人，对于有两个股份的人分的红利比他们多一倍，表示反对呢？不会。不过，光知道用公平的办法使投入资本的人满意，那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协调分配的原则使用于劳动，因为劳动同资本都是制造产品所必需的东西。

很显然，由于实行这个原则，总的生产是增加或减少，也将按同样的比例同时使资本、劳动和才能各自所分的红利相应地增加或减少。按照这个协作的法则行事，每个人的利益就和大家的利益分不开了。

不再有领取工资的人了；大家都是合伙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很准确地按数学的方式实现了。

不按照这个办法行事，也就是说：光是资本家的收入增加，而劳动者的收入却依然不变甚或减少，这当中就必然存在着利益的分歧；有了利益的分歧，接着就必然会出现冲突，社会动荡，阶级与阶级之间明的或暗的斗争。

同时还会出现公开的诈骗和盗窃，不管人们用什么样的词句和诡辩来辩解，诈骗和盗窃终归是诈骗和盗窃。我们甚至还发现，诈骗行为之厉害，已经把无产者所有的血汗钱都集中放入几个金融封建领主的保险箱里了。

总之：

如果不大量增加社会财富，就不可能对人民进行教育，就没有自由、幸福和社会的和谐。

如果所生产的财富不按照对生产的贡献的大小分配给有权利分配的人，使大家从此很团结，使一些人的财富和幸福的增长，永远不会使另外一些人变穷困和遭受不幸，就不可能有正义、稳定、和谐与利益的一致。

任何一种政策，如果不以这两个条件作为它的目标，就必然是空的、狭隘的和荒谬的。

§ IV

> 在法国，每个公社有一千个居民。为三万六千个公社的兴旺而工作，就是为三千六百万居民的幸福工作，这样就使问题简化了，减少了三万六千与三千六百万之比的差所引起的一切事情的难处。
>
> 拿 破 仑

> 群众被灾祸锻炼得很厉害了；他们咄咄逼人，要求有靠劳动吃饭的权利，而政府中的那些学者也在琢磨通过宪法上的哪些抽象概念能找到使群众感到满足的办法！
>
> L. 卢梭

莫甘先生，请你住嘴；梯也尔先生，请你住嘴。

维克多·雨果

雨果先生，请你住嘴。

维克多·孔西德朗

我们现在来寻找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具体办法。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能实现这两个条件的制度，我们就掌握了能打开社会繁荣与社会和谐的大门的钥匙。现在来谈第一个条件。

财富的增长，必须靠工业手段的改进和完善来实现。工业手段有两类：

技术的或专业的手段，

制度的或一般的手段。

技术的手段，指与每一种行业、每一种学科、尤其是每一种工业有关的手段。新的发明，使人类获得新的工业武器；它们对财富的增长，对方法、工具和机器的完善，将产生何种影响，我们都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工业和它制造的种种奇妙的东西，都是靠知识的积累，靠新的发明与方法、工具和机器的完善。夺走我们的这些手段，我们的工业就会垮台，我们又将回到野蛮状态。

尽管在前三个世纪所完成的新发明是很多的，但这也只是科学和人类力量的开头。再过两三百年，我们今天的奇迹，看起来又好象是野蛮人作的东西了。因此我们要估计到，在科学、机械和技术上还会取得许多巨大的进步，有力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

如何发明新的东西和对技术进行改进，那是各各专门学科的事情，而不是社会经济学的事情。但是，社会经济学必须针对那些成就的本身完成一个重大的任务；因为应当由它来决定领导的方

法，并迅速传播新的发明和技术的改进；在当前的社会情况下，新的发明和技术改进的推广是遇到了千百种困难的。这个任务，应当由制度的或一般的手段去完成。我们以下要讲的，就是这种手段。

制度的手段，指工业经营的一般方式，指社会这个车间里的劳动组织的各种不同的制度。

人民的劳动组织问题和社会这个车间的组织问题，将分成许多单位；人民劳动的自然单位是公社，公社是社会的蜂窝状的车间。

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问题，只有在公社有了良好的经济和劳动组织，才能得到解决。

第二个条件，即社会价值的公平分配，也要以这一点为基础。一般地说，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公社收入的正确分配问题。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和谐制度需要具备的这些基本条件，如果想通过立法的途径，用政府的手段在一个国家内全面实现，那纯属空想；反之，如果人们追溯事物的真正本源，使它们通过公社而在一个大的社会中实现，那它们就具有实际的意义。社会的改造问题，就简化成一个或几个模范公社的组织问题，而模范公社的实际影响必将或快或慢地使和谐的社会逐渐取代颠覆性社会。

以上所说，逻辑是如此严密，因此，即使是一个小孩子，只要他熟读本章，他就能把我们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提出的问题驳个体无完肤。那些希望目不识丁的人用法律条文和选票致国家于富强的好心的观念学者，竟然说我们是乌托邦哩！

一个国家中的好的转变究竟有多少，那只能拿各个公社中发生的好的转变的数目来衡量；这个道理有什么难明白的呢？科学

的发明，如果不为人所掌握，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农业和工业的方法，只有在人民群众中普遍推广，它们才有用处，才产生效益。如果你希望国家富起来，你就要想办法增加公社的财富；如果你希望公社的人都受教育，你就必须在公社中普及教育；如果你想用按比例分配收益的办法来代替工资，你就应当为公社找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如果你希望国家有良好的秩序，你就应当使公民对他所居住的公社中的秩序表示关心。如果你希望公民享受自由，你就要用他所居住的公社的社会组织来保证他的自由。总之，不管你想对什么事物进行改进，你只有首先具备在社会的这个蜂窝似的单位中进行改进的条件，你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公社——我已经说过，而且想来想去，认为再重说多少次也不算太多——是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第一个车间，是分配利益的第一个场所，是大厦的基础，如果人们要重建社会的话，首先要重建的，就是公社。对于这一点，我很想看到有人发表相反的意见。

这段假说，彻底把实证政治和招摇过市的空想的乌托邦的政治区分开了，和以为只改变一下政府的或行政的形式就可以使国家获得再生的政治分开了。对于生活在共和国的野蛮人，你给他们一个君主国，就能使他们进入更高一级的阶段吗？或反之亦然？那当然不行。但是，如果你让野蛮人搞工业，使他们进入科学发明和技术手段的大门，如果你把他们的草棚改建成房屋，把他们用栅栏围起来的一片窝棚变成村庄，那么，不论他们的政府采用什么样的形式，也不论他们的行政和司法是掌握在一个国王手里，还是掌握在一个共和国总统或三执政手里，他们都会变成文明人的。事情的特点，就在这里。

今天的问题是：要消灭贫困，增加生产，组织劳动，并按照每个人的权利分配劳动的产品；要让社会的好处人人都能享受；要使每一个人都能受到教育的益处，大家都得到最大的幸福；要把工业生产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要培养忠实的风气，防止欺诈和压迫的事情，最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一切这些美好的果实，在文明的行政机关的土地里是长不出来的，即使把土地交给彼得大帝或保罗执政去种，也长不出这些果实来：因为行政机关不创造财富，不能协调大家的利益，也不分配产品，这些事情都在它的能力范围之外。当行政当局作出要干预一切的表示时，我们的政治家就大放厥词，发出怪叫。

所有这些事情，行政当局和政治家都是不管的；然而这些事情都是头等大事，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关系到人民的自由、智力的提高和幸福的增加。

我们要大声疾呼地讲这一点，以便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我们必须在国家和公社的土地上耕耘；在这样的事业中，暴力和革命的力量是一点也用不上的。进行一场革命，可以使一些人的利益压倒另一些人的利益，让一个党摧毁另一个党，用一个朝代替换另一个朝代，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或者倒过来用君主制代替共和制，但不能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这个任务要由科学来承担；这门科学是一项社会发现，只有它才能向我们提供取得新成果的新工具。这门科学（我们已经通过对事实的详细观察和严格的逻辑推理证明它是正确的），应当从这一点开始作起：对在基本的社会车间中，在公社中进行的生产劳动加以良好的组织。

此外，请大家注意我们这样来处理问题的好处：从这个理性的

原则，这个在一切没有被党派观念和旧的成见蒙蔽的人士看来是很明白的真理，被定为起点之日起，从社会不受政治纷争侵扰之日起，天空就会消散乌云，迄今概念模糊但又很武断的社会哲学，将象自然科学那样完成从想象的领域到观察的领域的革命：政治炼金术的时代将宣告结束，实证的和实验的政治的时代行将开始。我们认为，关于任何一个公社的组织的理论，只需要一平方法里①的土地作试验就行了。我们能够很顺利地进行试验，而又不损害国家的利益，也不会象从前政治家和哲学家毫无成效地对帝国进行的武断的试验那样，扰得世界不得安宁。

政治家和哲学家的那些糟糕的试验，动摇了欧洲，在某些地区使人产生了守旧思想，甚至还产生了可引起新的革命的倒退心理。

人们已经觉察到社会出了毛病，须要重新加以组织：目前的局势将产生一次又一次的混乱和动荡。所有这些，显然只有通过一种社会改革才能使之停止。人们已经认识到，有些事情须要我们去做。

唉！哲学在国家民族的身上所作的试验是如此可怕，令人胆战心惊，以致在今天单单提到"改革"二字，人们就不寒而栗。在许多人看来，"改革者"这个名词就是一个可诅咒的名词。这不是没有几分道理的。如果在那些在血泊中进行改革的地方，进行范围有限的小地区性的试验，情况就不会是那样了。你是否相信：如果只用这四十年间在政治试验②中耗费的力量的千分之一来进行这

① 这里所说的"法里"，是古法里。一古法里，约等于四公里。——译注

② 《立宪党人》在一篇文章中把它认为比任何一本现代著作都更有意思和更令人快乐的傅立叶的学说剪剪裁裁，大加砍伐，然后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精明的论断如下：

些试验，即使反复进行，其结果也不会有所不同，也仍然象现在这样一切都成问题，看不到新社会的一点影子，人们依然十分担心遭到毁灭。说来也真是奇怪：那些用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使大家产生倒退思想和害怕心理的人，正是那些主张进步和搞社会运动的人的朋友！在八九年以前，贵族们自己也抱有改良社会的意愿，可是今天，坐在国民公会大讲台上的那帮坏孩子，肚子吃饱了的革

"这类事情，必须能得出立刻见效的具体结果，我们才能认真讨论。我们并不认为当前的社会不愿意在它身上搞点实验科学。为了阐述我们的看法，并使别人更加了解公众对进行改革的试验的厌恶和抵触情绪，我们曾经想找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我们深信，这样的比喻是找到了的。"

它所讲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靠的。它说："当前的社会有许多创伤，它的血液已经败坏，它已经衰老，软弱无力，快要死了。我们认为，它好比是一个愈接近死亡愈是贪生的老头儿，他巴不得再生一次，恢复青春；一个相信输血的功效的江湖医生来到这个老头儿的面前说：'让我把你的血放光。我把你血管里的血都抽尽，以便注入健康、青春和活力。'"请你告诉我：为了得到重生，竟愿意让自己被杀死，这样的老头儿多不多？也许，社会将来会这样作的。

《立宪党人》，这个当代愚蠢的自由主义的衰老的代表，一见到革命就打哆嗦，可是它也没有少为革命出力气。它想把一个以公社为单位，在一千八百英亩土地上进行改革的方案比作一个要把老头儿的血放光的江湖医生吗？说这个方案为了给老头儿注入健康和青春，就首先把他血管里的血都抽光吗？啊！你这个因循守旧、行为荒唐的老人，你这个煽动革命的祸首，你才是江湖医生咧！

它还说：

"如果我们带着沙利·傅立叶立论的前题去见它（社会），并且象他那样抱着绝对的怀疑和绝对的乖谬态度，也就是说，否认人类过去的坎坷，不使新的理论逻辑与之相符合，我们就会遭到社会的拒绝、误解，也许还会遭到它的诬蔑；我们将把一个非常完整的学说中的最好的和最有实践意义的部份弄糟；我们将受到无端的讥笑，失去人们的信任，弄得信誉扫地。"

说傅立叶"否认人类过去的坎坷"，这是什么意思呢？请看，思想的荒谬在这里是多么清楚地由这句荒谬的话表现出来了。这岂不是在说傅立叶否认现在的人类有他们的坎坷经历、有他们的过去吗？"不是这个意思，"他们说："我们指摘的是你们的学说否认过去的价值。"你们讲"过去的价值"。唉呀！尽管你们在今天是"过去"的代表，但你们对过去的历史价值有何理解？他们认为，傅立叶说社会的运动和各各不同时期的连续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就是否认人类过去的坎坷！担当我们的法官的，主持公众舆论的竟是这号人；好在这一帮人当中，有许多人在今天还遵重法令！

命家，肚子吃撑了的大资产阶级，竟巴不得把所有谈论社会问题的人都送到巴士底监狱去！现在，把这些败坏的自由主义者放下不谈，让我们把我们的观点扼要归纳如下：

我们认为，社会的改革，首先要从公社的经济改革入手，这条科学的和实验的道路之可靠，与政治的道路之危险恰成对照。任

是的，傅立叶不但懂得，而且也向你们讲过过去的价值；他向你们讲过蒙昧制度、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在人类生活中有哪些神圣的任务。他所否认的，是这些制度有为人类创造幸福的能力。《立宪党人》难道已经发现在蒙昧制度、野蛮制度和现今的文明制度中人类享受到了他们的天性不断追求的幸福吗？在这一点上，我们十分希望听听它的意见。

傅立叶认为，现在是过渡到一个新的社会形式的时候了；人类已经成熟，可以进入这个形式了。这个新的形式，他对它作过极详细的阐述和描绘。他之所以要描绘和阐述它，是因为他“抱着绝对的怀疑和乖谬态度”去寻找，而终于把它找到了。如果他停留在老路上，如果他为了要发现真和善，而又不置身于由于本身的结构而必然会产生恶的现今的社会组织之外，则他提出来的就只能是一些修修补补的、蹩脚的理论，他的一生就会象笼子里的松鼠那样没完没了地在轮子上翻滚，转了半天还是留在原地；他的一生，就会同一个制钉工人养的狗，同《立宪党人》的政治家，毫无两样。

有些人愚蠢地指责傅立叶以“绝对的怀疑态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然而，也正是这些人，在他们关于笛卡儿的文章中不是在相当多的地方说过赞赏的话吗？他们之所以把笛卡儿捧为圣人，也就是因为他在形而上学的研究方面的起点好嘛。是不是这样的？——啊！笛卡儿的起点，恰恰就是这个“绝对的怀疑”。是的，通过这条道路，傅立叶只发现了实现普遍幸福的方法，而笛卡儿发现：人能够思想，这就是他存在的一个证明。据某些人说，这是说得很美妙的形而上学的蠢话；不过，就这个伟大的人物来说，幸而不只是他才有这个光荣的头衔。

为了把道理讲得很完善，《立宪党人》还想让我们使逻辑符合人类的过去。当哥白尼和伽利略发现并证明地球自转并围绕太阳转的时候，可惜《立宪党人》没有去对他们说：

“哥白尼和伽利略先生，你们公然和那些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的著名的哲学家唱反调，并背离他们的学说的绝对乖谬的主张，发表你们自己的观点，你们真是够大胆的。如果你们遭到拒绝、误解，甚或诬蔑，你们也用不着抱怨，你们把你们非常完整的学说中的最美妙的提法搞糟了。如果你们不使你们新学说的逻辑符合天文学的过去，如果你们不把你们的学说加以删改，使之和大家公认的地球静止不动的说法一致，你们就将遭到无端的嘲笑，失去人们的信任，弄得名誉扫地。因此，两位先生，妥协吧，快给太阳留一段合理的道路，以免把你们非常完整的学说中的最美妙的提法搞糟了。”（第一版附注）

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要对这种性质的尝试感到害怕。社会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即使说傅立叶只不过是发现了这个真理，只不过是使人们走上了实证的和实验的政治道路，我们认为，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他已经是对人类做了一个大贡献。单是这个论点："大家不要陷入政治上的宪法争吵，而应当想方设法制定一个良好的公社组织的方案。"单凭这个论点，从社会科学统辖自然科学这个高度来说，就足以使他的地位在培根之上。但愿搞哲学和政治的先生们别再把"乌托邦"这个头衔强加给这个孤身在正确的道路上走的人。这些无可救药的冥想家，已走进了谬误的歧途；他们以为一切出自他们梦境的东西都是想象的。

拿破仑的感觉是很正确的和客观的；他对诡辩家和观念学家在政治上的种种废话和空谈痛加驳斥。他一再反复说："凡是从物理和数学的观点看来是不确切的东西，都将被理性所抛弃。"

拿破仑，此人的意见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他完全意识到社会的改革要依靠公社的建设。1800年他给他的兄弟吕西安（当时任内务大臣）口授了一道上谕。本书这一部份开头的题词就是从那道上谕中摘下来的。他在上谕中很明确地说："如果他不是被战争分散了精力，他就会从公社作起，使法国臻于繁荣。"他还说："亨利四世之所以谈论他的炖母鸡，其目的也是想这么作的，否则，他的话就是一句蠢话。"在指出公社当时的组织的某些有害之处后，他又说：

公社应当对人民具有吸引力，否则，它将遭到人民的厌恶。

"内务大臣的首要职责是：要严防一切恶病把坏疽带给这个大

社会团体的三万六千个成员。”

不错，拿破仑比炼金术士们讲得好；他说：公社应当具有吸引力。要实现这个愿望，唯一无二的办法是：很好地组织公社的劳动，恰当地分配劳动的产品。只要贫穷和无知还存在在大多数人身上，还存在在所有的公社中，谈论什么国民的财富和社会的繁荣，都是在存心开玩笑！

§ V

结　论

> 历史证明：社会总是通过一些分子的转化，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的：政府的法令从来没有直接在这方面起过作用。
>
> 勒·穆瓦延

在结束本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创造社会和谐所需要的头几个条件是：

一、由一个综合家务、农业、制造、科学和商业等方面工作的真正的经济组织创造大量的财富；

二、按照社会的公平法则，把所创造的财富分配给每一个人，也就是说，视每一个人对生产的贡献的大小，根据他拿出的资本、劳动和才能计算他应得的份额；

三、这两件事情均由公社的组织来实行。

以上就是这个问题的提法；它说得多么明确，大家都能一目了然。它没有任何模棱两可、摸不着边际和含糊不清的地方，与革

新、改革、普遍解放、无定限的进步，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不明确说明的进步等大字眼和其他一些响亮的、含有千百个意思、实则任何意思也没有的空泛之词，完全两样。

这几条都是说得很明确的；我们即将谈到它们的形式和细节。

基地：一块由一千八百到两千个男人、妇女和儿童耕种的一平方法里土地。目的：在他们之间，把这四百家人的劳动组合起来，使他们有效的劳动，通过经营管理和利益与力量的集中，得到最大的效益，并使这些人当中的每一个人的爱好和自由得到发展，以有利于他本人也有利于大家，尽量使每一个人在衣、食、住方面得到舒适，在智育和德育方面得到提高；按每个人在劳动、才能和资本方面对社会作了多少贡献，给他多少报酬。

把这个有关公社内部关系的和谐的基本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就可以而且必须解决对外关系的和谐；这个任务比头一个任务的困难少得多。

把大自然给人的天才出的有关社会的这个大谜语猜出了，把幸福的规律找到了，普遍和谐的时代就将开始，并光辉灿烂地展现在人类面前。

所有这些，与钦赐的或不是钦赐的宪章相比，与君主国的或共和国的宪法相比，与用来统治我们的三、四千个法律条文与千百篇彼此自相矛盾的道德论文和哲学论文相比，与社会的儿童时期的襁褓（人类要自由自在地迈进，现在是丢掉这些襁褓的时候了）相比，难道不是更真实、更积极可行、对人的幸福的作用更大吗？

附　注　R

积分分配的公式

假定一项工作有 N 人参加，他们既是提供资本的人，也是劳动者或职员。

设 C 为 N 个社员提供的资本；$c', c'', c''' \cdots c^n$ 为他们每一个人分别提供的部份资本。立式如下：

$$c' + c'' + c''' + \cdots + c^n = C$$

同样，设 T 为在一定时间(比如一年)内在这件工作中花费的劳动的总数，θ 为花费的才能的总数；按前式的列法，列式如下：

$$t' + t'' + t''' + \cdots + t^n = T$$

$$\theta' + \theta'' + \theta''' + \cdots + \theta^n = \Theta$$

以 P 为 C、T、和 Θ 合起来在一年中创造的产品。

公正的作法是：N 个社员中的每一个人可以从总股息 P 中领取与他本人在创造这个价值中的贡献成正比的一份股息。

按照这个原则，以系数 q，r，s 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才能的生产能力；以 Q，R，S 代表 C，T，和 Θ 有权从 P 中取得的各自的份额，立式如下：

$$Q = P\frac{q}{q+r+s}; \quad R = P\frac{n}{q+r+s}; \quad S = P\frac{s}{q+r+s};$$

关于每一个社员的权利，即他应得的 P 份，立式如下：

$$p = Q\frac{c}{C} + R\frac{t}{T} + S\frac{\theta}{\Theta};$$

这个方程式，可以称之为**公正的公式**，因为它表达了每一个人的权利与总体的权利的关系。

对这个方程式一加观察，就可看出，为了把每个人应得的一份的数字算准确，并在分配上运用分配的公平法则，我们就要适当确定系数 q，r，s 的值，并对每一个人确定 c'，$c''\cdots t'$，$t''\cdots\theta'$ 和 $\theta''\cdots$ 的值。

任何一种工业制度，如果不用固定的办法确定这些值，不按照前面的公式分配由资本、劳动和才能合起来创造的财富，它所作的分配就显然是不公正的和任意的，而且往往会掠夺三种工业能力中的一种或两种。

不用说，我们现今的工业所实行的分散的和混乱的制度，根本不用固定的办法确定这些值，也不采用表示三种生产能力的公正的方程式。现今的工业公司只把这个方程式的原理用来结算三种能力中的一种能力的利息，即资本的利息。在这种公司中，每个股东得到的按比例结算的一份利息，是由方程式中的第一项表示，也就是说，用 $P=Q\frac{c}{C}$ 表示；在这个式子中，Q 代表净利，没有加上社员按资本应得的份额 $P\frac{q}{q+r+s}$，因为此处 Q 是 P—D 的一种表达式，式中 D 表示费用，并包括工人和职员的工资。这种工资与资本的份额毫无联系，因为它不是按我们所列的公式结算的，而是由企业的首脑任意定的。企业的首脑往往总想使工资开得尽量少。

不管怎么说，和谐的分配问题只能这样来解决：q，r，s 三个系数的总值，由所有的社员自由确定，并取得大家的同意；而 c，t，和 θ 的值，则按固定的办法算出每一个人应得的数字。

实现了这些条件（我们即将看到，法郎斯泰尔组织是很容易找

到实现这些条件的办法的），就不会出现反对这个分配公式的意见了，因为它是所有的社员都懂得的公正的数学公式，表达了在分配社员共同取得的果实方面的共同意志，因为q，r，s三个系数和c，t，和θ三项是他们共同确定的。

共产党人用来解决或回避分配问题中的困难的办法是，使每一份都相等，$p'=p''=p'''=\cdots p^n$，或者任意分配，每个人"按他的需要"随便确定他那一份的值。这样作，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分配难，就难在得出p'，p''等每一份的值，使个人和集体都满意。如果p'分得太多，就须要加以限制。不过，由谁来限制p'的值或其他一切类似的值呢？提出这个问题，就等于是重新提出分配问题，因而等于是承认"按需"分配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社会应当给与每一个人满足其生活的基本需要（衣、食、住）的最低限度的东西。多余的东西，应当分给最有功劳的人，按照他们对创造社会财富所作的贡献的大小分给他们。这样一来，社会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便完全一致了。

附注（第三版）。不深入研究事情的含义和精神的人，由于对文字作粗暴的和愚蠢的解释，所以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傅立叶的文章，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文章都更易使人犯这类错误。

才智超群，是傅立叶的天才的极为突出的特征之一。这位睿智的人的思想，就象神的思想那样，是由他的创造性的才能本身的性质所产生的：他的表达很明确，非常具体，行文生动而又注重实际。这位真正的天才总是把他的思想表述得很具体，很形象，所以把那些庸俗的冥想家搞得很狼狈。这些冥想家老呆在模子里，不了解傅立叶的思想，不仅未从中受到启发，反而躲开不去研究。因此，他们把傅立叶在各个问题上的思想都搞错了。

在有关分配的问题上，傅立叶以他常用的表达方式，很具体地表述了他的思想，并列式如下：

资本 4/12（也就是说 $q=4/12$ 和 $Q=\frac{4}{12}P$）

劳动 5/12（也就是说 $r=5/12$ 和 $R=\frac{5}{12}P$）

才能 3/12（也就是说 $s=3/12$ 和 $S=\frac{3}{12}P$）

这个公式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傅立叶是以集体的意志来确定法郎吉中分配系数的平均值的。然而，这个公式往往被我们在前面所讲的那些肤浅的人看作是傅立叶颁布的一条法律，看作是他强加于人的法令。如果你问他们社员的分配原则是什么，他们会马上回答说：资本占4/12，劳动占5/12，才能占3/12；如果你告诉他们，说他们错了，说他们回答的话正好表明他们对傅立叶的学说以及他的学说的意义与原理十分无知，他们将洋洋得意地回答说："傅立叶的书上就是这么说的嘛！"

我们要使读者不受这种错误的影响。傅立叶的学说是和谐的学说，即以自由求秩序的学说，靠引力达成一致的学说。如果为了建立和维护协作制度，傅立叶需要立法当局定一条什么规定，那他就自己推翻了他的学说。尤其是在分配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大问题上，如果他非要一条强制性的规定或一项法律条文不可，也就是说，如果他非要一项任意制定的法规不可，他的学说将正因为这样而失去它的科学性，他的协作制度将不成其为社会和谐的自然制度，而是任意遐想的东西，是脑子里的梦幻，同柏拉图、莫瑞、费奈隆等人的诗歌般的社会主义狂想并无两样，与罗噤的伊卡里的文明的和诚实的幼稚想法完全相同。

协作制度的分配原则，完全取决于协作者的自由意志。问题在于，要把这种分配的自然因素分清楚，要立出一个包含这些因素并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公式，要创造社会条件，以便在确定（不管如何确定）基本上可自行决定的系数时，能取得一致同意，即全体协作者自由表达的同意。

如果认为 p，q，r 这几个系数不是可自行决定的，而是傅立叶凭他人的权威来定它们的值，那正好表明有这种看法的人不懂得傅立叶学说的最根本的原理。

我们以后即将看到在完善的协作制度中何以会必然地和自由地实现"一致同意"；我们还将看到：即使在过渡中，何以会轻而易举地用使人非常满意的办法确定 p，q，r 这几个系数和 c，t，Θ的值。

第二章　协作制度将把大地产和小地产的优点结合起来，并使它们的缺点不起作用

先生们，此事我只是向你们说：当我想到他们拒绝

不要那些给我们的英国朋友带去那么多好处的美妙的新发明时，我的确认为，如果在公元1833年要求人们发明雨伞，巴黎人是谁也不会对它有信心的。

D.《耕作者》

§ I

土地的再划分，在法国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我们对这个百业之首的农业所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想法除去这个障碍，或者减少它的影响。

弗朗索瓦·德·内弗沙铎

政治经济学，是一堆或多或少都有些错误的、乱七八糟的文章，没有什么价值；研究它的人都是些没有什么才能的博士，他们毫无预见，也没有观察和弄清已经出现的事物的能力。政治经济学对大地产与小地产以及它们与生产的关系问题，谈论了许多。

以前的情况如下：

在大革命以前，在法国有许多属于贵族或教士的大领地和大农庄。这些土地通常是由领工钱的人耕种的，也就是说，是由一些与劳动的产品无利害关系的人耕种的。农业耕作的方法也远不如今天这么完善；地主们都不经管他们的土地而去搞别的事情；他们把土地的管理交给手脚不干净的管家和雇工。这些大领地和大农庄生产的东西并不多。

革命发生了。它剥夺了大地主的土地，把一些地主驱逐出国，把一些地主杀了头。它把大领地和大农庄分成许多小块，廉价出

售，用一堆实际价值只有二十法郎的纸币就可以买到相当多的土地。有许多在此以前一直是领工钱为他人劳动的人，开始为自己劳动了。产权精神使劳动的干劲和效果大为上升。生产大大增加了。大地产分成小块土地的第一个结果是改变了土地的面貌：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嘛。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济学家就兴高采烈地举起分散土地的大旗高呼："小地产万岁！"这些学者没有发现：这是产权精神在起作用；大地产分成小块土地，只不过是一件唤发这种精神的事实。他们把力量和在一定情况下鼓舞力量的事实混为一谈，对小地产大唱赞歌。小地产变成了他们崇拜的偶像，他们的信仰。他们公然把土地的分散和工业的分化（他们称之为"自由竞争"）奉为经济学的教条。至到今天他们还拿它作他们学术的基础。他们的袋子里，再也没有什么好的货色了。

然而，人口的增长，遗产的继承，以及公证人和其他原因，迅速把小地产又再分小，其速度甚至比把大地产分成小地产还快。在许多地方，土地竟被分得那么狭小，几乎有变成土坷垃之虞。对土地的经营愈来愈难，愈来愈麻烦。这么美好的经济制度在法国产生了什么结果呢？结果是一场十足的爱尔兰式的灾难。在爱尔兰，土地虽未分成小块，但大地产分成无数个小块出租，使耕种的作物极端分散！

唉！这种结果，单凭简单的常识不也是能预见到的吗？那些学者是不是以为分成零零碎碎的土地容易经营？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下，能因地制宜地耕种作物吗？已经分成小块的土地还要再分小，七零八碎，分了又分；在有些地区，有许多长条形的土地只有三步宽，两步宽，有的甚至只有一步宽。这样的土地，经营起来岂不

把所花的力气大部份都浪费掉了？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之间的空闲地怎么办？还有，这种可悲的状况，难道不引起纠纷，为争地边地界而打官司[①]？那些学者什么都记得，唯独在计算产量的时候忘记把这些可造成生产减少的原因计算在内！由于缺乏资金，农民买不起好农具，买不起牲畜，无力饲养牲畜以取得种好庄稼所必不可少的足够的肥料。由于缺乏资金，农民只好尽量使用他饲养很差的马或牛，把它们累得疲劳不堪，这样下去，使牲畜的品种也变坏了。最后，资金的缺乏，还必将造成土地的贫瘠化，使小地主受附近的高利贷者的盘剥！

随着财产的减少，人的愚昧程度便增加。愚昧的人是只按陈规老套行事的，这大有碍于好方法的采用和科学的发明。最后出现的弊病是那么的多和那多的明显，所以那些了解情况的实践家在今天直截了当地谴责土地的分散经营，并向政治经济学家宣称：小地产对农业的进步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重重障碍。关于这一点，请看巴杜洛的论述：

我有机会亲眼观察的许多村和乡的土地，划分得对耕作很不利，这样下去，情况是会愈来愈坏的。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每一个地主的土地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但情况不是这样；如果一份遗产有一百阿尔榜[②]，那就要到三、四十个不同的地方去寻找，有时候在距

① “由于不懂得几何学或几何学的知识不足，使个别地方的土地丈量很不完善；一块地的四周界线根本未划清楚，或者只用“几”字来说个大概其；土地的取向也往往不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土地的样子变了，边界被一些不忠厚的农夫挪动了；往往一个人耕种的土地是侵占几个人的土地拼成的，损别人的土地而增加自己的土地，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工业科学院工作日志》1831年9月）（第一版附注）

② 阿尔榜，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译注

离很远的地方有几阿尔榜地和别人的地交错在一起。这对大家都极不方便，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经过邻人的土地去翻地、播种或收庄稼；耕地分散，处处与别人的土地犬牙交错，既多花工夫，也损失了土地。有些土地竟如此之小，以致即使须要翻地，也用不着把犁头搬去。（《论土壤的改良》）

正如我们已经论证过的，土地的分成小块和地产的再化分，必然会重新形成大封建领地。这种结局之所以在法国还不甚明显，这纯粹是因为大农场很久以来为人所忽视的缘故。不过，资本是往这个方向流的，象过去投入工业那样投入了农业；我们不久即将看到，和小厂被大厂吃掉一样，小地产也将被大地产吃掉。象大地产突然被革命战争剥夺一样，小地产也将逐渐被工业战争所剥夺，而让位于大农场。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恶性循环更明显的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它带来的后果更可怕的了。

在我们所讲的土地吞并运动之后出现的大农场，将比贵族的封建领地的管理好得多，生产的东西也多得多。英国的大封建领主是直接转向工业的，他们没有象法国这样通过一次革命的土地分散过程来实现变革。因此，尽管英国的土地远不如我们的土地肥沃，但他们从土地得到的收益却比我们多得多。这个事实大家都是知道的。不过，英国的收益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劳动人民被降为工业奴隶；这种情形，连英国人自己也是承认的。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重述我们对产品分配的弊病的看法；我们

只引用一段文章来表述我们对大地产和小地产的批判。

我们发现，在英国，大地产主赞助搞大事业，如运河和铁路；这在理论上看来是很美妙的，但实际上英国人民得到的乃是可怕的穷困。尽管每年的税收中有二亿英镑用之于贫民，但英国的乞丐和盗贼比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乞丐和盗贼都多。再说一遍，单单伦敦就有二十三万乞丐、扒手和流浪汉。

瞧，这就是大地产的成果，好事之中有坏事，而坏事还正是由好事本身产生的哩，因为大地产是有用的，它在农业和工业的经营方面都有无可争辩的好处。如果想在小地主身上打什么主意或者与他打交道，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因为小地主心胸狭窄，十分愚蠢，是不可能同心协力把事情办好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对他们身边兴旺发达的企业还抱有敌视态度哩。

爱尔兰的小地产正处于高峰时期；哪一个国家的土地也不象它那样分得七大八小的，密密麻麻的小生产者，巴掌大块地种小麦不够用，只好种土豆。爱尔兰土地的分散经营已经到了最高程度，结果人民落得那么贫穷，灾难之深重，非笔墨所能形容：甚至连坎宁大臣都没有勇气去巡视都柏林的叫花子窝窝。他看了一个有一千四百人的叫花子窝窝，个个都衣不蔽体，吃个半饱。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带领他去巡视的市长对他说："这还是最小的叫花子窝窝，我带你再去看一个比这更惨的。"坎宁拒绝去看，因为他是改进论者，是主张进步和高尚的偷盗的人，是站在沙龙中看文明的人。

所以，小地产同大地产一样，好事之中有坏事，有与文明制度

的农业的安排不可分开的恶性循环。

沙·傅立叶,《工业的改造》,卷二第三期。

这段文章列举事实,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谴责;有些人因为这段谴责的话是出自一个天才人物之口,就不大相信。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在末尾谨把另外一个人说的话转告他们。此人尽管是只有一点儿常识,但是是内政大臣。他给皇上的一篇奏章中是这么说的:

地主之间的分化情况是如此的严重,以致一块一共只有五百英亩的土地,竟犬牙交错地分割成五、六千块,分别属于五、六十个人。由于土地的分散经营和连续几次划分,田野的样子变得非常难看;它们的长度往往为它们的宽度的一百倍。有些地主的土地只有两英亩,有些还不到两英亩。

弗·德·内弗沙铎:《农学考察记》

§ II

我听见有人在反驳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是不是不要大地主,也不要小地主?是不是要把他们都搞成中不溜儿,完全平等?不,当然不;现在让我来讲一讲该怎么办。

沙·傅立叶

凡事要合情理。

E.布尔登

我们对上一段列举的事实已深加研究,并得出结论如下:

一、土地的分散经营，这种情况本身就是很不好的；土地一分再分，其最后结果将导致农业的崩溃；

二、与之相反，大农场是非常之便于经营管理，便于对农业进行改良和采取经济的办法；

三、旧制度下的大领地和大庄园的解体，使产权精神得以诞生；劳动者在为自己的利益劳动的时候，变得十分热情。同一个人，在过去作为一个雇工为大地主的利益劳动的时候，却十分贫穷，忧忧愁愁，成了懒汉。

要怎么办才能从地里得到比两种经营制度中的任何一种都多得多的东西呢？读者诸君，现在由你们来回答：

你们这么回答：应当想办法把在两种制度中的一种制度里表现得很有威力的产权精神，和在另一种制度中也表现得很有威力的大规模经营互相结合起来。

单从情理上看，经济学家也应当在这方面动脑筋，而不要走土地分散经营的歧途，把一种弊病同另一种弊病去比较，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例如我们在前面所讲的，他们在自由竞争这个问题上就是这么作的：用反对垄断的办法，去吹捧自由竞争。这种作法纯粹是简单化，一点创造性也没有！

我们刚才针对农业讲的原理，也同样适用于人类活动的其他部门，例如家务劳动、工业制造和商业活动，等等。大经营制度如果安排得好，有足够的资金和机器，有能干的实干家领导，并采用最完善的生产过程，当然比分散经营的小块土地生产的东西多得多，也更经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劳动者对他的劳动的产品是很关心的，所以他要又巧又好地使出他最大的力气；在这一点

上，是任何一个普通的雇工无法与之相比的，因为雇工丝毫没有为增加那个剥削他的老板的利益而使劲干活的兴趣。

对沿用至今的两种制度的研究，无可辩驳地表明这两种经营形式都是很有害的，必须找出一个能消除它们各自的缺点和兼有它们两个的优点的制度。

如果你把这些原理在一个模范公社的组织问题上加以运用，你马上就可以发现：

分散经营的制度应当废除；

公社的土地和工业应当统一经营和管理；

工资制度不可能使劳动者对他劳动的产品表示关心，因此应当取消，改为视贡献的大小按比例进行分配。

我们不打算把我们作为生产基地的一平方法里土地分割成千百个小块，交给四百家穷人去耕种。相反，这一平方法里土地应当象是一个人的领地似地统一经营；劳动者的努力，他们的资本，一句话，经营这块土地所需要的一切力量，都要紧密结合，拧成一股绳。应当由有统一组织的四百家人积极努力地集中经营，而不能让散沙似的四百家人乱七八糟地各干各的。

此外，还应当使自由、个性和产权精神起到它们的作用，在这个集体的组织中充分发展。我们要利用劳动的组织形式和在有权利分配的人之间分配收益的制度，来充实这个社会制度的条件。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明白应当采取什么手段才能统一经营公社的土地和工业，而又不损害或取消个人财产的原则，从而使普通的劳动者也象地主或资本家那样密切关心集体劳动的成果。很显然，别的办法是没有的，唯一的办法是：把个人的财产，即组织一个统

一的公社所需要的牲畜、劳动工具和资金交给公司[①]，并按照劳动者在生产各种产品中的贡献的大小，把公社的收益分配给他们。

社会问题现在完全明确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从经济方面把它陈述如下：

把四百个力量不相等的家庭，按照农业、家务、工业制造和教育等工作的需要组织起来，最有成效地和最经济地联合经营一平方法里的土地。

很显然，这种协作制度兼有大地产和小地产这两种经营方式的优点，而无它们各自的弊病，因为它能使所有一切协作者的产权精神发挥作用，而又同时具有大农场、大工业、商业和金融公司的人力和物力。

以上就是我们对协作制度这个词的明确解说。关于这个词，有些人在今天已经东拉西扯地讲了许多意见；将来，当这个词为人们正确地理解了，明白了它的科学的和实践的意义之后，问题便可自行解决。但是，鉴于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混乱的看法，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阐明一些重大的特征，以便给我们新的光明，指引我们继续航行，跟着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向社会的新世界前进。

现在要指出的是：关于协作制度的问题，我们还只是从经济的角度讲了，也就是只从物质方面阐述了这个问题。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探讨，还应当包括精神方面的问题，对情欲、才能和个性，以及资本、劳动和才能，都要一一加以论述。我们以后在应该探讨这个有意义的重大问题的时候，将对它进行充分的研究。

---

① 无论是文明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双合公司，或者按照其他一切现在的或将来的合法形式组织的公司，都可以。

题 外 话

论某些文明的蠢话

当傻瓜讲话的时候(不到三天前)……

拉 伯 雷

我从经验中深深知道，想让经过熏陶(但未因此就成畸形)的人理解我们在本书探讨的问题，是很困难的。我敢肯定，尽管采取了许多预防的办法，但仍将有不少的人把协作制度和共产制度混为一谈。这是千百种谬误的看法之一，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难免要犯这种错误，所以对这个问题提反对意见的人特别多。

首先，有些不理解的人会问："你想消灭地产吗？这太可怕了！"谁向你说过要消灭地产？如果一个农场的主人雇一个雇工为他耕地，而他把他的土地的收入的三分之一或一半给那个雇工，或者，对土地的价值经双方估量之后，那个雇工把它租下来，这样作，地产是不是被消灭了？如果双方把一个区的土地的价值估量之后，法郎吉统一经营这个区，成为这个区的大农场主，如果采取经济的办法，并对大农场实行良好的管理，从而使生产增加一倍、五倍或十倍，地主凭他们的产权证书得到的收益，为他们现在的收入的两倍或四倍，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说地主的财产被剥夺了？

要是在一块土地上能通过试验取得这样的结果，我估计，有许多地主还愿意这样被剥夺呢。你不必去买一块在年成好时一百法郎投资只能得三法郎收益的土地(有时候由于有许许多多损害孤零零的土地的事件，结果连一个法郎也得不到)，就可获得一张以

一个大区所有的农业和工业制造的财富为抵押的产权证书，凭这个证书，你可以得到六个或十个法郎，而不是三个法郎。你所有的雇工将穿得好，吃得好，住得也好。他们对农场的各种收益都有利害关系，因此他们将千方百计地改良土地，而不会破坏土地——在实行短期租种土地的时候，破坏土地的事是常常发生的。他们再也不会偷你的东西了。他们再也不会因为穷而连累你也破产，或者要求你允许他们缓交地租。法郎吉将对他们所有的儿童实行教育。通过教育，将使那些耕种你的土地的人和你建立忠实的和融洽的、甚至很有乐趣的关系。所有这些，有什么可怕的？

你以为他们懂了吗？没有懂。

他们回答你说："人是不会乐意在共产制度下生活的。"我同你一样，也认为：如果把分散的农村的千百个小块土地都集中起来办一个大农场；如果把分散的地产的产权证书都换成对一个区的财产都有产权的股票；如果把收获的东西（今天分放在四百个地窖或粮仓里，往往因保管不善而变质）都集中起来，加以分类，放在一个大地窖或大粮仓里保管；如果只修几个漂亮的马厩、牛棚和猪圈，而不象现在这样在村子里有成千上百个马厩、牛棚和猪圈；如果你修建一个只用八名或十名妇女就足够做大家的饭的大厨房，而不象现在这样，四百家人有四百个灶，四百套炊具，用四百位家庭妇女做四百家人的饭；如果你把这种大规模的管理办法应用于各种复杂的家务活儿，如洗衣、挤牛奶和养家禽家畜，应用于在文明的村镇上现在做的或将来做的劳动，那毫无疑问是会生产更多的财富的。"然而，他们接着又反过来驳你，说："你的话都白说了，人们是不愿意过共产制度的生活的；他们注重家庭感情；在他们看来，

他们的自由比一切其他的东西都贵重。你破坏了家庭，取消了自由，消灭了个性，你在破坏，你在破坏，你在破坏……”

在反驳者说完了一大串“你在破坏”之后，我们基本上就用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向他们指出，只要他们留心观察事物，就不会犯这种存心逗人的怪脾气，一上来就冒冒失失地攻击一种崭新的理论。

在他们的怪脾气中，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德行；这种德行，如果不是每天都见惯了的话，还觉得很有趣哩。有一些人，除了从那些和他们交往的人那里学点东西以外，其他什么也不懂；他们研究和讨论问题的方式，和那些人的方式完全一样；他们除了每天上午从报纸上读到点新闻以外，其他的事情概不知道。这样的人，对于象傅立叶这样阅历练达的人潜心研究了三十年的学说，许多科学家和有高深学问的人都信奉的学说，你曾长期研究过的学说，只听人家讲了五分钟——半听半不听地听人家讲了五分钟之后，就竟敢大言不惭地向你提出荒唐可笑的反驳！他们还自以为一下子就把他们连一句话也没有弄懂的学说驳倒了咧！

你可以告诉他们：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没有弄懂，他们错了，他们攻击的炮弹没有打中你原本的理论，反而打中了他们头脑中产生的一大堆糊涂想法，而他们的糊涂想法和你的理论是大相径庭的。他们的话和你的理论毫不相干；他们走开了，他们走开了……他们将在他们认为你需要的时候来支持你；他们一眼就看出了你的弱点。于是，他们就滔滔不绝地把他们头脑中的大杂烩搬出来，说它是你的学说。这太可怕了，各种各样的穷事儿就这样讲开了，而真理也就得救了。对于我们心中的目的，上帝是知道他们将怎样愚蠢地来回答这个问题：“傅立叶的学说是什么？什么叫

法郎斯泰尔？”对头一个问题，有些人回答说：“我不知道，”有些人还可以向你谈几句他所知道的东西，另外还有成千上百的人却胡诌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荒唐事儿。所有这些，都不是口头上讲的，而是白纸黑字写出来的。

《法兰西信使报》对它的订户说：“这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凑合而成的团体；他们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制造，其目的是想打乱悠闲的地主们舒适的享受。”（《法兰西信使报》1833年9月28日）。

还有十几家报纸也登载文章说法郎斯泰尔是一种公社制度。

《巴黎杂志》为了取悦它的读者，便转载了《费加罗》报的一篇文章，而《费加罗》报又是从《凡尔一凡尔》报转载来的，《凡尔一凡尔》又不知道是从哪家报纸上转载来的；最后，《国民报》又通通重复一遍，说什么傅立叶的学说是在向人们许愿，答应给他们一根三十二尺长、末尾有一个眼睛的尾巴！这种玩笑话，就《凡尔一凡尔》报和《费加罗》报来说，是可以原谅的；但大报纸，既然对它们的国家那么忠诚，对人类那么忠诚，对进步、对自由、对人民的幸福、对新的思想、对光明的传播那么忠诚，对共和国那么忠诚，对君主国那么忠诚，对国王那么忠诚，对王后那么忠诚，对前、后、左、右的人那么忠诚，在它们的专栏中那么忠诚，在它们的连载小说甚至广告中那么忠诚，那么忠诚的大报纸，垄断一切宣传的大报纸，在这样的问题上，除了抄袭《凡尔一凡尔》报和《费加罗》报的一派胡言以外，就没有什么话可说吗？排在三十二尺长的尾巴尖上的《国民报》呀，《国民报》！我可怜的《国民报》，有了这根尾巴，你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把衡量你的政治学水平的尺子了！

——法郎斯泰尔？……

——它是一座供五千人同住的一平方法里大的房子。

——我告诉你,我从可靠人士方面得知,它是供五十万人住的。

——它是财产、妇女和儿童的共同体。

——它是一座把海水变成柠檬汽水的工厂。

——人们可以在其中养鲸鱼和沙鱼,使之驯化。

——我亲爱的先生,在法郎斯泰尔里,你每天要吃二十五斤[①]肉,不吃就开除。

——人们将把那个已经死了的月亮撵走,以便换上五个五彩缤纷的小月亮。

还有许许多多同一个味儿的奇妙说法,用来供文明人开心,当然是很好的。这些无知的人,把傅立叶的学说中的社会的和数学的部份搞得支离破碎还不满足,竟对类比法和宇宙起源论的卓越理论也说三道四地瞎议论,而类比法和宇宙起源论的基础是早已为那些对数学和精确的科学有研究的人所接受,认为是揭示了大自然的主要规律的。啊!我可以向那些在三十二尺长的尾巴上花了那么多心思的人保证,如果傅立叶要在人体的变化方面作什么预言的话,他很可能一开头就会告诉他们说:他们的耳朵也至少会长得与尾巴一样长……。

我知道,所有这些无聊的废话,只不过是一些不好的玩笑,除了说明法国人轻浮透顶以外,便无其他意义。自从二十六年[②]前傅立叶公布他的伟大发现以来,他们现在[③]还在嘲笑他们只要有

---

① 这里指的是法国古斤,每斤约四百九十克。——译注

② 1808。

③ 1834。

一点儿常识和正义感就应当仔细去研究的学说。

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满身疥疮的人公然嘲弄那个给他们送去硫磺的身体健康的人！这些文明人的玩笑是多么无聊啊！那个人教他们如何用一个良好的社会去代替他们破败的社会，给他们提供了吃饱肚子和清除他们头脑与心中的垃圾并换上健康的思想与高尚的爱的方法，然而这些文明人却想方设法地取笑他！请看他们是不是在挖空心思地取笑一个如果能实现则将使人们的愿望得到充分满足的学说；然而正是这些取笑它的人成天从早到晚为了想满足这些愿望而弄得精疲力尽哩。被生活所羁绊的可怜的愚蠢人，和系在稻草堆旁的瞎马并无两样，象苦役犯拖着脚镣似地拖着生活的重担，然而却象恶狗似地反咬那个去替他们解开绳子的人。咳！你们这一帮可怜的人，堕落和可耻的人！当有人向你们宣称他可以使你们成为好人和幸福的人时，你们却发出一阵傻笑……。

当然，这些愚蠢的话对一种思想的发展是有害的；正如《立宪党人》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它们阻碍了那个思想的传播；在那篇文章中，《立宪党人》使用了全身的力气，想达到阻碍的目的。哲学界人士对那个思想有一些一本正经的评论；如果你们想看一个他们所作的评论的样子，就请你们读一读下面开列的傅立叶学说的七个基本原理：

一、美食术和歌舞剧是未来的文明制度的大动力。

二、面包被扔到一边，留给乞丐去吃。

三、协作制度的社员只吃糕点。

四、将来，他们之喜爱劳动，亦如我们今天之喜爱休息。

五、协作制度的劳动者只做他想做的工作。

六、情欲将不再遇到危险，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

七、我们今天最有钱的金融家的享受和财富，与幸福的法郎斯泰尔里的人的享受和财富相比，不值一提。

这是谁写的？还是《费加罗》报或《凡尔一凡尔》报写的吗？不是；写这些话的人是个八十岁的哲学家，三十本书的作者，六个或八个孩子的父亲；他是选民，也是有被选的资格的人；他大概是想得到贵族院议员的称号；他在标题为《论人民的主权》这本书里对政府说了庸俗的吹捧话，看他的样子，是很想得到这个称号的。该书全是一大堆空谈政治的平淡无味的话；在书的结尾有一个长长的注释，对不是从哲学家的头脑里想出来的协作制度的理论发表了最令人好笑的评论：大家刚才读到的妙不可言的话，就是从那段注释中摘录出来的。其他的东西，都是这种货色；它通篇都是前驻巴登公国的代办、驻但泽总领事马西亚男爵的笔调。

你们也许会说，这是一个老头儿，他的头脑已经衰弱了。是的，我也是这么看他的；我引用那些话的目的，只是让大家对各种新思想，尤其是傅立叶的新思想，遭到不计其数的篡改的情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请读者一定要运用自己的智慧、理智和良知进行判断，而不要受那些愚蠢的说法和周围的无知的人的影响。现在让我们回到本题。既然在今天为了让自己的观点为他人所理解，便不能不对自己所使用词儿加以界说，那就让我们首先说明家庭和家务是两码事。

说我们要消灭家庭，把四百个家庭合并为一个家庭（马西亚先生和许多象他那样素质的逻辑学家都这么说过）。这话是不对的。那些哲学家大叫大嚷反对的就是这个，他们想把所有的人都组成

为一个兄弟大家庭！

我们完全知道，家庭的爱与我们天性中的其他的爱是截然不同的；家务活儿和其他工作，由那些利益往往互相矛盾的各家各户去做，情况十分混乱，也很费钱，因此我们希望把这些工作加以协调和组织。

家庭和家务是两码事。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个家庭都有它自己的家务。现在让我们给这些先生们讲解一下：家务，指的是厨房、地窖、粮仓和其他一切作家务活儿所需要的用具。但是，蒸锅、平底锅和厨房整套设备、烤肉时用来承接滴油的盘子、笊篱、烤肉叉、熬汤用的锅子、洗衣桶和脏衣服、用具、家务劳动和家庭琐事，就不是建立家庭非有不可的东西，家庭成员的互爱根本不取决于这些东西，而且恰恰相反，家庭成员往往因讨厌作无谓的家务活儿而闹矛盾。读者诸君，你们和我都曾经看到过：在城里，有些人尽管是到饭馆去吃饭，把衣服请别人洗，但也很爱他们的孩子，并得到孩子们的爱。国王的家庭，人们认为是很团结的；国王、王后和王子，据我们所知，是根本不作菜作饭和缝补鞋袜的；在哲学家看来是家庭的爱的唯一的和神圣的源泉的高雅的家务劳动，他们是一样也不作的。

现在，一个一个地讲。

——你想把一切东西都按你的办法归公有吗？

且慢！我们还要向我们的对话人下一番定义，并告诉他（人们认为他是很会说话的）说：协作制度同共产制度是两种极不相同的东西，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大家瞧，他走了，跑了；你们听他说：

——怎么啦！所有的人都住在同一座建筑物里。这简直是乱透了……在你们的法郎斯泰尔里，人们劳动在一起，居住在一起……

——好嘛！趁你还在此地的时候，再补充几句：法郎吉的四百家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你冷静点，再听一听。

请你首先告诉我，你是想单独一人住一间房子吗？难道在那间房子里，除你住以外，还另外住有五家人、十家人或十五家人，那就是乱透了吗？你住的房子不是单独修的，周围没有围墙，它的两旁沿街都有别人的房屋，就是乱透了吗？

——你这些话都是白话，它反正是一座军营。

是的，象王宫似的一座军营。在这座军营里，有豪华的套间，也有朴素的住房，有澡堂、餐厅、图书馆、戏院和各种各样舒适的设备，花钱不多，又完全自由。如果这样就说它是一座军营的话，那你说对了。它是一座军营。

——不过，既然大家都平等，一切都公有的话……我不明白你所说的差别何在。

根本没有说大家都平等，一切都公有。在法郎斯泰尔中，一切都是有差别的，而且是有非常严格的等次的！

——既然这样，你就要一是一、二是二，把问题讲清楚；你就要详细说明协作制度和共产制度这两个词所包含的截然不同的意思的差别。

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章即将谈到。

不过，在进入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以前，还须要用木槌敲打一下，让他们懂得另外还有一个差别。

你们去向一个文明人说：要大众幸福，首要的条件是增加生产。在法国，平均每天只有十一个苏，这是不够用的。至少应当把生产提高到比今天多三倍，并把增加的生产恰当地用之于每一个人。

几乎可以肯定，那个文明人会马上这么回答你（他也许对于他自己的聪明感到很得意）：喂！如果你使每个人的财产按比例增加，事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一切仍将和从前一样。唉！这是很清楚的嘛，因为……

如果你不立刻制止他，他将用十二个“因为”和十八个“既然”把你弄得晕头转向的。

喂！文明的文明人，谁向你讲过要增加流通的埃居①的数量？我们向你讲的是增加生产。唉！这是很清楚的嘛！增加生产、生产、生产！！！你听清楚了吗？要增加生产的数量，还要提高生产的质量，以便使吃黑面包、喝清汤、穿破衣的人，吃白面包和牛肉，有酒喝，有衣穿；使现在吃白面包、有酒喝和有衣穿的人，吃得更好，穿得更好，喝的酒也更好。我向你们讲的是这些。

有一些顽固透顶、任你怎么说也不明白的人。唉！这是很清楚的嘛！

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我在本书开头说的话：命运的学说太博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懂得和记得的。只有那些有聪明才智的热心人才懂得；我们并不把它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灌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鄙弃自幼接受的成见和偏见，并在真理尚未人人皆知的时候，就欢迎真理。

① 埃居，法国古代钱币名，有金埃居和银埃居两种。——译注

与真理有什么关系？为了向前进，它还必须把文明制度的那些死脑瓜子装在口袋里用车运走吗？

我们不会去把坟墓打开，向死人发表演说。我们要向活人讲，向那些能够理解和爱真理的人讲，把有才智和献身精神的人组成一支解放大军！当障碍被克服，土地得到耕耘，播下了种子，麦穗成熟只待收获的时候，将有很多人跟在后面来的。

〔第二版附注〕《论某些文明的蠢话》这一章，今天还可以增加许多内容；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去谈那一大堆蠢话和愚昧无知的傻话。举这些例子就够了。读者读完本章之后，自己就会对那些无聊话进行批驳的。说无聊话的人，有些是出于轻率，有些是心怀嫉妒；他们都在想方设法丑化协作制度的理论。

第三章　协作制度和共产制度

我真不知道这些词儿有什么用处：语言和词儿……理解力。今天听人讲话，就可以作这个论断。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谬误和差错！人们在今天是鼠目寸光；说这个话，并非夸张。因为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不错，从前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我怀疑，从前自命不凡和爱吹牛皮的样子有本世纪这么严重。

J. 克拉苏

再也没有什么事物比共产制度与协作制度相反的了。

J. 穆伊隆

§ I

其中有宗教的或修道会的共产制度，也有夫妇的、

> 军事的或其他的共产制度，如城市的共产制度。所有这些共产制度，都要求一些人的利益为其他人的利益而牺牲。
>
> J. 穆伊隆

在共产制度下，是严格实行对一切人平等的办法的，大家的任务相同、劳逸相同、报酬相同、饮食相同，等等。

共产制度的逻辑原则和必须遵守的法则，是平等。

在女修院里，在寄宿舍里，在团队里（除有军衔和官阶的首长外），大家吃集体伙食，住集体房屋，过集体生活，也就是说，所有这些东西，大家都是相等的，甚至一模一样的。

如果想使实际的平等成为社会正义的绝对需要，成为自然的和合理的社会的主要原则，就须要使这个原则能解决所有的社会事物、所有的个人权利和所有的关系……。

但是，如果对所有的成员都实行社会平等，那就否定了整个社会，否定了等级，造成一团混乱；这实际上是最不公正的，最荒唐不过的。因此，从第一步起，从第一句话起，如果不推翻实际的平等的基本的、逻辑的和主要的原则，就无法实现共产主义的建立，而只能在口头上说说，因为连最小的组织也有等级制度，而等级制度正是实际的平等。在共产制度和平等的原则上，笼统地说几句或高谈阔论地讲一些人们称之为婆婆妈妈的话，那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要求任何人在设想和陈述一个真正是彻头彻尾地建立在共产制度和平等的基础上的社会的情况时，必须把话讲得相当明确。

共产制度包含了集体原则，因此，只要能够适当地应用，是可以收到大规模经营的经济效益的。举例如下：

如果一个班的二十个士兵要在二十个灶上用二十口锅做二十份饭和二十份汤，而不象现在这样交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一口锅里做饭，他们平均一天七个苏的伙食费就肯定无法生活。

在一个寄宿舍里，在一个人多的学校里，如果不分开做三百份或四百份饭，不是有多少人就分开做多少份饭，例如在巴黎残老军人院，不是有四、五千人就做四、五千份饭，而是做大锅饭，那显然也是可以取得同样的经济效果的；

我们知道，靠宗教信条的强大的压力维系的摩拉维亚兄弟派教友的共产制度是具有强大的进取精神的；在物质财富方面，他们远远超过了他们周围的分散耕作的人①。我再说一次，好处纯粹来自大规模的经营管理。至于事事严格平等的共产制度理论，那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它打破了一切权利，破坏了个性；它那单调的和愚蠢的种种束缚，必然会把它所控制的人变成一群羔羊。完善的共产制度，绝对平等的制度，实际上是在牧场上饲养牲畜的社会制度。

这种制度，是哲学家所主张的平等原则所产生的最严酷的结果，同时也是对人的天性的彻底否定，因此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在大多数取名叫做共产制度的团体中，即使是宗教团体，都没有实现

① 在写过这几句话之后，过了几年，我到荷兰乌德勒支附近的泽士特去参观摩拉维亚兄弟派教友的最漂亮的农庄中的一个农庄。对于摩拉维亚兄弟派教友，人们是说了些错误的和难听的话的。他们虽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但是，除了在农庄的作坊劳动的没有结婚的穷人、男孩和女孩、鳏夫和寡妇之外，他们是极少过共产制度生活的。他们对我说，在泽士特有一个寡妇有二百万家产；在那里，我也看到有些人家生活是很困难的。那些过集体生活和集体劳动的人，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受到了那个宗教团体的残酷剥削。该团体的收入很大，并且用它的钱又去建了许多新的农场。（第二版附注）

过全面的和绝对的平等，无论从整体上看还是从各各部门看，它都没有实现过。至于军队中的团队，把它看作是一个共产制度的团体，那是很不对的，因为上校的肩章，上尉的肩章，士兵的肩章，他们各自的薪饷、地位和级别，根本没有平等的意味。在同一个班里，尽管穿同样的制服，吃同样的伙食，作同样的工作，但从老兵直到新兵，从最厉害的家伙到最怕事的窝囊废，都有不可逾越的不平等现象存在。每一个熟悉连队情况的军官都知道，在他的连队里，根据二十种不同的军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二十个级别，二十种人。

共产制度的理论，作为推动社会的理论，如果不加以强迫，它就无法实行，即使是部份实行也不可能。共产制度的存在靠纪律，靠法律的专断，靠僧侣式的和苦行主义的狂热的巨大力量。初期的基督徒曾试图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的教义不仅主张博爱，而且主张牺牲，放弃世俗财产，对人谦逊和顺从；尽管他们对他们的教义抱有狂热的信仰，但还是失败了。人们从来不把早期的基督教徒那样的人看作是在实行共产制度。

共产制度的主导思想，在原始的、萌芽状态的社会思想中占一半（集体的原则），而另一半则是分散经营的主导思想（个人的原则）。把这两个简单的因素结合成一个高级的和复合的形式，采取正确的办法发展每个人的权利、才能、财产和力量，我们认为，这样和谐的结合，就可构成协作制度的主导思想。

§ II

在真正的协作制度中，个人的利益应当始终在基

本上有所差别，而不要互相混杂，互相损害，或者使一部份人的利益服从另一部份人的利益；在对待大家的重大利益方面，应当让意志发挥作用，按每个人的自然的和自由的冲动行事，而不要互相抵触或互相压制。

J.穆伊隆

我在前面讲了一些关于共产制度的部份的例子，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协作制度的例子。这个例子值得注意；它讲的是一个地处汝拉山和一部份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的村子中的情形。我现在来谈一下格律耶尔干酪的制作情况。

在汝拉山中，由于气候关系，不能种葡萄和小麦；因为离城市远，那儿的牛奶不能卖鲜奶，只好作成干酪。如果在一个有八十家人和二百头奶牛的村子中，每家人每天都各作各的奶酪，那就要用八十个人，八十套工具和八十个灶，等等；而且还要浪费许多牛奶，做出的奶酪质量也不好。每个家庭还时而要派一个人花一天或几天时间把他们各自做的奶酪送到城里去卖。他们在市场上还要互相竞争，争相减价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干酪的制作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喂！这些没有学过政治经济学和自由竞争理论的老实的农民，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在这项重要的家庭制造业方面发明了一门很巧妙的家庭经济学。我在下面将描述那个名叫干酪坊的部份协作制度，且看他们在其中是怎样做法的。

他们租了一个有两间屋的房子，在一间屋制作干酪，另一间屋存放牛奶。另外还有一个储存东西的地窖。在制作间里，在旋转

架上安了一口大铜锅，用来盛从牛奶间的大容器里取来的两百头牛的奶。用一个人（人们称他为干酪把势）就可以每天做一个、两个或三个重六十到八十法斤[①]的干酪。把作好的干酪存放起来，让干酪把势给它们一个一个地加盐和必要的加工。

每天把每个送奶的妇女送来的牛奶数记在两个木牌上：一个木牌交给送奶的妇女，一个留在干酪把势手里。这样就可以准确地知道每家交了多少奶。在有些村里，还搞得更好，还要用一个气体比重计或液体比重计检查牛奶的质量。

卖的时候，便和趸买的商人打交道，由他自己负责运输。

在卖得的钱当中，除去房租、燃料、用具和维修等费用和按适当的比率发给干酪把势的工资（他的工资随大家收益的增加而增加）外，余下的钱，比照各家交奶的多少分给他们。

奶钱和盈利都按照对生产的贡献的大小，经过严格计算之后，分摊给各家：村里的居民按照他们以原奶的形式提供的资本的比例得到应得的一份，而干酪把势则是按照他的劳动的多少和才能的大小领取他的工资，也就是说，按照他所做的干酪的数量和质量发给他的工资。

这种作法，和共产制度的那套荒谬作法、平等分配的作法以及农业的和哲学的友爱作法，是恰恰相反的。每个人对生产作多少贡献，是自由的；每个人按照他的贡献的大小领取报酬：有了严格的公平，有了兴旺发达，才有协作制度。在这个唯一的基础上，由于个人的利益首先得到了满足，所以和谐的社会能够建立，意志的自由结合能够实现，真正的人类的友情能够体现。

① 这里指的是法国古斤，每斤约四百五十克。——译注

根据这个例子，把协作制度的原则和分散经营的原则与共产制度的原则作一个比较。

共产制度是那么的荒谬，以致没有一个农民愿自由加入。谁能那么达观，比他的邻居多向干酪把势交一倍、两倍或三倍的牛奶，而在收益中只拿同样的报酬？请你找出几个愿接收这个原则的人来……。

分散经营制度使八十家人每天都要在时间、燃料和工具上的消耗有八十倍之多，使干酪的原料遭到大量损失，而且，由于准备的材料不够，或者由于制作的技术欠佳(一个熟练的干酪把势是很难请到的)，所以做出的东西很差。

我再补充一点：各家分散制作，在卖者之间往往引起不和，各人卖各人的，在时间上又将造成许多损失。这种情况是如此的千真万确，所以在凑不到四十头牛的小村子里，人们就不采用这种作法。

相反，协作制度的方法将带来种种好处：作起来很经济，好管理，可以使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相结合，对大家都公平。原来互相敌视的人家，被引导得互做好事，有福同享。所以，这个不知从何时开始在我们山区建立的制度，一直是山区兴旺的保证。

那些干酪坊离小城萨兰(我现在正在此城描写这件事情)只有两步远；它们从这里开始向高地扩展。我刚才描写的制作干酪的情况，我童年时候和以后看见过一百次。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唉！在和巴黎人或其他不知道这个事实的人谈论协作制度的优点时，我往往把它描绘成我们的农民应当采用的方法，而不要各

作各的奶酪。他们怎么回答我呢？他们回答说：这个方法固然是好，但完全作不到；他们说农民太坏，太自私，以后还会出现骗人的事情，等等。我详细指出这个方法的好处和它提供的保证。他们火了，他们大叫大嚷地说：这是乌托邦，是不可能的，是不懂得人心，是思想的盲目的表现；至于说到干酪，他们就搬出许多老掉了牙的哲学上的陈词滥调和到处流传的现成话。"你认为这个办法行不通吗？""是的。""啊！在汝拉山和瑞士的山区中，这个办法也许已经用了一千年了，这一切我亲眼看见过，所以我才把它作为一个方法向你推荐……"有些人是不会原谅我这么说的。

这是在一项家庭制作业方面出现的十分明显的具体的协作制度的萌芽。

这个萌芽，可以促使人们去寻找如何运用对一个区的家庭制作业、农业和其他事业如此有用的原理。——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读者如果把我们刚才所讲的在家庭制作业、在干酪制作方面使用的方法，推广到其他各种工作，就可对一个法郎吉或四百家人在家庭制作业、农业和教育等方面的联合组织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了。

在法郎吉中，不实行共产制度，不存在混乱的情形，不采取收益平分的办法。

如果皮埃尔拿出的资本为保罗的两倍，则皮埃尔在资本分红中得到的份额将是保罗的两倍。这样分配是公平的。

如果保罗的劳动量一直是皮埃尔的三倍，则保罗在劳动分红中得到的份额将是皮埃尔的三倍。这样分配是公平的。

如果他们的才能的比例是一比四，他们在这一部份应分到的

份额也将是一比四。这样分配是公平的。

这些作法都是公正的，因为不是平分，而是按比例分。

如果在报酬上采取平分的办法，那才极不公正哩。

至于皮埃尔、保罗和其他人的住房问题，那随他们的便；他们将根据各自的爱好和经济情况，或者住豪华的公寓，或者住简朴的房屋；同样，他们在吃饭方面也将各自选择价钱合适的饭菜吃；总之，无论是皮埃尔还是保罗或其他人，花同样多的钱，在协作制度中得到的享受，将比在分散经营制度中得到的享受好十倍到二十倍。在协作制度下，每个人将比在文明制度下有更多的便利条件去满足他个人的爱好；这就很明确地说明：在以分散的家庭组成的共产制度中受到很大限制的个人自由，在法郎斯泰尔的大家庭协作制度中则是极其广泛的。

我们在后面还将谈到，不仅在消费和生活物资方面有这种个人自由，而且在法郎斯泰尔中的各种工作和各种关系方面以及协作制度的各个部门，都有这种自由。

我们对共产制度的指责，说它一团混乱，说它摧毁个性，说它对人的天性无知，而你们今后会不会鲁莽地用我们提出的指责去指责协作制度呢？会不会指责这个能保障和大大发展个人和群众优点的制度呢？这个制度能保障和发展在文明制度中每时每刻都受到损伤的个性，你们还要指责它吗？

这个束缚人类天性的文明制度，有千百条束缚人的链子，把人从出生之时起一直到他死都捆得紧紧的，而且还往往不让他有死的自由和随便埋葬的自由；说来也真是奇怪，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正是保卫这种文明制度的人。你们这些指责我们侵犯了自由的文

明人，尽管你们为自由战斗了那么久，但究竟什么是自由，你们还没有弄懂哩！要了解自由是怎么一回事，你们首先要仔细听我们讲，因为只有我们才能把它向你们讲清楚。

有人企图把对共产制度的指责强加在我所阐述的理论的身上，硬说它损害了自由和个性，对于这种人，我相信我已经使读者能够予以彻底揭露了。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论述协作制度的组织，并找出它的发展的天然形式。

请原谅我说了这么多的话；尽管我在前进中有所耽误，不得不每走一步便停下来阐述一些定义，要对那些表示怀疑的人、开玩笑逗人的人和糊里糊涂不明白的人，把话讲清楚，请原谅，这不能怪我。我当然可以把前面三章压缩成二十五行；说实在的，对于我没有把文字写得更短一点更简明一点，我是十分抱歉的。

附注（第三版）：共产主义或共产制度学说，今天在欧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人们假装没有看见的话，即将犯极大的错误。

这种学说包含有对个人财产权的明确否定（这是大多数共产主义变种的特征），所以是很危险的。

共产主义是土地分散经营的自然结束。疯狂的个人主义迅速发展到高峰时所产生的贫困、压迫和掠夺，必然会由于反作用在遭到牺牲的阶级中造成对财产的仇恨，想把大家的财产交大家用。

这种反作用现在还只不过刚刚开始，它的进程是不可抵抗的。它所孕育的可怕的革命，好似一把悬挂在罪恶的社会上边的上帝的利剑；在社会的低层中，有大批的穷人和被剥削的人。

当然，共产制度的思想是一个笼统的和无法实现的概念，是经不起严格检验的，不能应用，不能化作具体的形态。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传播这个思想的人前些年为它试造的形式更幼稚的了。尽管如此，这个思想在群众中也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浸染力量，其原因，恰恰是由于它既有笼统的东西又同时有绝对的东西。“无产者承担着社会劳动的全部重担，而掌握财产和劳动工具的人占有全部果实，因此要废除私有财产，把财产都归公有，为大家所用，为所有的人带来利益。”这当然不能构成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社会科学。但正是因为这样，才使那些受当前的现实压迫的人容易接受，认为

这个主义可以用“废除私有财产，把财产都归公有”一句话来解决所有一切问题。

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主义更简单的？这个丑恶的社会的残酷现实每天都在摧残穷苦大众，摧残无产者。在这样丑恶的社会面前，他们怎么不热烈欢迎这个用两句话来表达的笼统的思想？

这两句话，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但用来摧毁一个压迫人的社会形式，却是满有力量的。

但愿欧洲把这个问题想一想！如果它不赶快建立协作制度，它将在它预料不到的时候遇到一个极其难办的问题。

第四章 一个法郎吉的具体结构的概况

奥利瓦尔多：总之，海军元帅大人，你的发现并不太难。

一个拍马屁者：那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

另一个拍马屁者：东印度总督大人，你的发现，谁都能作到，因为只要一直往西方走就行了嘛。

哥伦布：诸位先生，因为我说了此事，这几年人家都叫我为疯子……，此事光说是不行的，要去作嘛。如果极其容易的话，你们为什么不去作呢？先生们，我还要给你们讲一个发现……（他把一个鸡蛋放在盘子上）请你们把它尖的一头朝下，立起来。

众人（试了一会儿都没有成功）：这是不可能的，办不到的。

哥伦布（把鸡蛋拿在手中，把尖的一头打破，接着便站立起来，注视着众人）：先生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能发现新大陆，并把鸡蛋尖头朝下立起来了！

《克里斯托夫·哥伦布》

（未发表的戏剧）

§ I

> 难道你们宁肯要因孤立而造成的贫穷，而不要因力量团结而造成的幸福吗？现在是摆脱平庸的文明制度的幼稚的偏见和扩大家庭制度的范围的时候了。
>
> 拉斯帕野

我在前一章的结尾曾告诉读者说：你们现在可以对法郎吉的结构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了。在这一章，我们只须简单地安排一下，按照前面叙述的原理排列，就可勾画一幅法郎吉的简略图。每一个聪明的读者，都能象这个学说的老信徒一样，非常容易地把它画出来，因为只须简述其原理，把它们应用于社会的这个组成部分——农村公社，由一千八百人到两千人经营的那一平方法里的土地就行了。

如果你想把你现在对一个法郎吉的概念讲给别人听，你可以大体上按下面的叙述，从已知的情形讲到未知的情形：

假定十个资本家为了赚钱，要经营一门商业或工业；他们可以按照两个不同的原则进行：

要么，他们各自开设商店或工厂，彼此挨在一块儿，每一个商店或工厂有它自己的关系：有它自己的会计帐目，在产品制造方面有它自己的进货、运输、采购或销售等机构。这么一来，这十家商店或工厂必将互相竞争，彼此拆台——这是分散经营的原则。

要么，这十个资本家也许会这么考虑：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只开办**一家**商店或工厂，而不开办**十家**，这样，他们一次就可以作完一

个商店或工厂要重复十次才能作完按上一个原则进行的事情；他们的资本集中起来，就可使他们有雄厚的基础，从而扩大和保证他们的企业活动和信用。由于这个方法可以节约许多东西，他们的货品将更加便宜，大量销售，既有益于社会，同时也使他们有更可靠的盈利，等等。经过这么一番考虑之后，他们便联合起来组成股份公司，规定盈利将按每个合作者投进的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对于那些除投进了资本，还贡献了劳动和才能的股东，将分给他们应得的份额。须要指出的是，按照这个办法，就不需用十个精明的领导人，而只用一个就够了。由于利害与共，因而可使最能干的人在企业中发挥最大的领导作用；个人的盲目行为，将受到群众的明智行为的约束。如果分设了几个部门，则每个部门将由最能干的人担当领导或监督工作。十个资本家现在联合起来，都希望大家致富——这就是协作的原则。

我们还可以扩大这个原则的应用范围，把它从简单的过渡到复合的，象我们刚才把它应用于人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于企业。

一个商店如果只卖一种东西，例如糖，则价格的涨跌，货物的一时阻塞，税率的修订以及在商业中经常发生的事件，凡此种种均足以使商店受到影响，有时甚至使它倒闭；它一倒闭，又将牵连到其他二十家有连带关系的商店一起倒闭。

相反，如果它同时经营大量的殖民地商品或土产品，则食糖上的亏损，就可用其他商品获得的盈利在总结算时予以贴补。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充分表明了分散经营的缺点；而这儿所说的情况，则使人看到了协作制度的优点，看到了联合起来的好处。

从以上所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充分利用协作制度的优点，便应当把它加以推广，把它同时应用于人、资本和企业。根据协作制度的企业结构来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大型的文明公司；在这个公司中，应当从广大的协作制度的群众的利益出发，让最能干的人对每一项专门的业务发挥最大的领导作用，使每一个细节都要和总体相协调，每个人的利益都要得到安排，每一种人的才能都要得到使用并获得该得的报酬。

显而易见，这个协作制度的公社还应当按照它的土地的情况和它们的地理位置，使农业和工业并举，联合起来搞。农业和工业同时进行，将增加农业和工业的连带关系；这种连带关系的好处和安全可靠，是刚才讲过了的。此外，你还可以按照我们在后面即将谈到的另外一个方面，来论述这种结合的机会和必要性。

§ II

> 应当在不同的事业之间建立一种正确的平衡；由于农产品的用途广和数量多，由于农业的概括性和它的教育意义，我们应当使农业占据最高的地位，使其他的事业为了它们各自的利益而从属于它；一句话，应当全面组织农业。
>
> B. 杜拉里

如果一个国家象法国这样拼命搞工业制造，而过份忽视农业，它制造的产品当然是多，因此价格也便宜，可以供应更多的消费者。但生活必需品，即地里生产的粮食却往往很贵；广大消费者首先是须要吃饭的，工业产品的价格尽管低，但由于吃饭花的钱多，

他们也无钱去买的。这样，工业制造业本身也会垮台，因为它的产品销路不广，积压滞销，造成损失，结果将带来危机，在商业和工业方面出现动荡。农业是提供原料的，如果它出现麻烦，整个工业系统就要遭殃。

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或公社只搞农业，在农闲季节生产力就会停下来不用，白白损失。如果我们考虑到要尽量利用和发展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的专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每个人的不同的天性和特点，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看法：国家和作为基层组织的公社，应当把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把农业、工业、艺术、科学和教育等紧密地结合起来。

由此可以很确切地得出结论：协作制度的公社——国家和劳动人民的蜂窝状的基层组织（我们拟用这个词来表明将来和平的和生产发达的社会的性质的特点，以便与在它之前的战事频繁的和生产不发达的社会的基层组织相对照）不是别的，它是*社员们的一个协作组织*；这个协作组织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小孩对一个区的家庭制作业、农业和工业，在资本、劳动和才能方面都作出贡献，并从协作组织的收益中，按他们在三方面的贡献的复比例得到一份报酬。

在协作制度的公社内部，劳动不是象今天这样任意分配，而是按照它们的需要和用途进行安排；妇女和儿童们能作的工作的价值，将得到提高；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妇女和每一个儿童都将以协作的职员的身份得到一项与他们的爱好、体力与能力相谐和的工作，从而过独立的生活。此外，在协作制度中，由于大家的利益紧密结合，*自由*也将得到切实保障，每个人都不依附他人，每个人爱

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了秩序，就有了自由。

现在，你对"法郎吉"这个词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了。傅立叶用这个词非常精确地表明了人们的利益的紧密结合和那个取代非协作制度的公社的基层组织的各部分力量集中的特点。你可以解释"法郎斯泰尔"[①]这个词，指的是法郎吉中的人们居住的房舍；它将取代分散的村子中的那些孤零零的破房子。

应当着重阐述有关财产的新的构成情况，着重阐述它对实际拥有财产的人和未拥有财产的人的利益均有保障。

§ III

> 只补充一点：我认为，为了使地产既是活动的又能得到保障，并使各种资本也和地产同样安全，只须建立家务和农业相结合的协作制度，便可取得这样的结果，而不必对现有的法律作什么修改，因为只要看一看某些立法改革取得的进展是多么慢，便可知道，即使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改，也不会带来太大的效果。
>
> 阿贝尔·特朗松

在协作制度的基层组织中，个人的财产将得到保留，换成入股证，即以全区的土地、房屋、产品和其他财产作抵押的股票。法郎吉是掌管资本、劳动工具、动产和不动产的大农场主。

---

① 正如隐修院是修道士或喜欢离群索居的人的房舍（φαλαγξ），本堂神甫住宅是本堂神甫或老年人的房舍（μονος）一样，法郎斯泰尔则是法郎吉中的人们居住的房舍（πρεσσυς）。

你可以很容易地使人明白，这种股份财产比分散的地产和企业财产可靠得多，因为每一种分散的产业的生产要象刚才所讲的那样受到变化无常的情况的影响。它之所以可靠，是由于各项事业的盈亏是统一结算的。法郎吉的各项事业是互相连带的，彼此以盈补亏，保证各种收入。各各法郎吉之间也有竞争，但争的是增加生产，提高产品的质量；因为要进行竞争，所以每个生产中心都要选择和发展适合于它的土地的性质和位置的生产项目。市场上和商业公会中的价格，也是通过竞争来定的。我们要指出，这种竞争只要组织得好和调节得好，是能起积极的作用的，而不会象现在在分散经营的情况下造成极大的危害。

你还应当向人们指出，所有一切的供应、销售、交换和商业活动，都将大量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一切交易都必须光明正大。一个法郎吉如果供应掺假的货，它将立刻失去它的信誉和信用。而在现今的商业交易中则不然：一个产品要经过千百个中间人转手，结果无法得知它究竟产自何处。出现捣鬼的情形（这种情形是不少的），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弄不清责任是在工厂还是在商店。今天在弄虚作假已经成为商业上的常事的情况下，有人甚至连必要的商标也不愿意贴哩！

法郎斯泰尔成员的地产比分散的地产更稳妥可靠，而且也特别容易掌握。它得到了充分地运用。土地和不动产都折合成钱，发股票。这种股票，比最繁荣的国家的债券还方便，而且更可靠。

不再发工资了，因为合作者在劳动和才能方面应得的收益，和资本的利息一样，也将随总的生产的增加而增加，所有的合作者都将参与总的生产的分配；这一点，我们在谈到协作制度的分配原则

时讲过，大家都已经明白了的。领工资的人都变成了协作的职员。

所有法郎吉的成员与总产值的增长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保证了每一个职员都可发挥与他在一项事业上的才能和资格相称的影响，并取得适当的地位；在每一项事业中，也如同在整个法郎吉一样，个人的行为将得到协作的群众的合力支持。

无产者今后将成为分享利益的人，因此地产将不再受他们的威胁，相反，他们将象今天的半租种和长期租种土地的农民一样，第一个起来保护它。此外，无产者还将把他们节余的钱存放在法郎吉。法郎吉将对他们起到利息丰厚的储蓄所的作用，使他们不久将成为地主和股东，使他们具有遵守秩序和保持安定的思想。

你可以很容易地阐明，地产的这种新形式，集中了大地产和小地产的优点，避免了它们的缺点。小地产的缺点是：盲目、无知、穷困、缺少必要的资金、作法繁杂，等等；而大地产的缺点是：尽管它的行动统一，拥有的手段也多，但今天它错就错在雇用了那么多领工资的雇工，这些人对事业的成功与否，对事情的好坏，根本不感兴趣。

这样叙述，人们对法郎吉就有了一个概念：一个大约一平方法里的土地，居住有四百到五百户人，也就是一千五百到两千人；这块土地将象单独一个人的土地那样经营。每个人除家具、衣物和个人使用的东西外，把他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交给群众；由于有了新的经营方法，财产的价值将大为增加，并发给他投资证，予以保障，就和今天发给他土地购买证以资保障是一样的。

篱笆、围墙和边界，过去用这些东西把一个区的土地分隔得七零八散，十分难看；现在这些东西已一去不复返了。在法郎吉中一

切都安排得很和谐。引起村与村之间发生争执和打官司的原因没有了。法院和一切司法机关这些花钱的无底洞,从此即将关闭。

由最能干的农学专家按照科学方法和经验指导的作物耕种,将因地制宜地进行。作物将按照整个布局有计划地搭配和交错种植,从而呈现一片十分好看的景致。这些又美又富的乡村把实用和美观结合在一起:在这些中间纵横交错着千百条水渠的绿色草原当中,在这些富庶的种植园中,在彼此辉映成趣的小树林和葡萄园中,到处是一队一队的法郎斯泰尔的积极劳动的人和美丽的妇女与儿童。他们象作战时布署的军队似的,有的在平原上,有的在小山上,互相比干劲;他们穿着劳动的服装,推着小车,带着他们涂有代表本队的颜色的器材,举着大旗子和表示工种的小旗,按照在他们当中挑选出来的队长的指挥行事;队长的级别和徽章表明他们有多大的才能和积极性。

如果天气或季节不宜于在户外劳动,所有的人都将汇集到建立在法郎吉正中央的法郎斯泰尔;他们躲在里面,宛如船上的乘客遇到暴风雨便躲进船舱,把舱门关起来一样。他们在宽敞漂亮的车间里做手艺活儿,做美味的饭菜,研究科学或搞艺术。劳动一天之后便举行舞会,表演节目或演奏音乐。举办这些活动都很经济;晚间在法郎吉开音乐会或表演节目,花的钱不算多,因为音乐家和演员都是在法郎吉的成员中挑选的,表演厅的灯光照明是由它自己的布景师和艺术家搞的,所以比每个人分开在自己家里的灯光照明和生火取暖的费用还省。

法郎吉是很富有的;它象一群蜜蜂那样劳动,它也将象一群勤劳的蜜蜂那样有满箱的蜂蜜和蜂蜡。

附注：我要再一次请读者在人与人之间的融洽一致、能力的分等分类、对劳动和才能的估量和私人关系等方面，一句话，在一切有关情欲和个性的和谐的事情上，不要给自己制造不能解决的困难。这些问题，到时候自然会提出来。我们现在只能对它们讲一个大概；我们眼下关心的，是物质建设。

第　二　编

法郎吉的经济结构

第一章　关于协作和分散经营这两种类型的生产的比较

>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使小麦长两个穗而不是长一个穗，那我宁可要这个人，而不要所有那些政治天才。
>
> 腓特烈大帝

> 这些粗鲁话使人胆战心惊！
> 既然叫做人，却不断为物质的
> 利益折腰，而不向上追求
> 精神的境界，这是多么可耻！
> 身体，这个臭皮囊，有什么要紧？
> 有什么价值值得人如此思虑？
> 我们为何不把它抛到九霄云外？
>
> 莫　里　哀

我们现在在心里想象我们是在协作制度的环境里，假定它已经实现；我们设想法郎吉已经组织起来，并代替了分散的村庄。我们要把各个生产部门中的散乱的秩序和密切结合的秩序加以比较。是的，我们现在还只能对这个组织的物质部分作一个比较，但这个比较已经足够使我们对两种秩序的各自的价值作出明确的判断。往后，我们要谈到高深的社会问题，谈到情欲和谐的有趣的问

题，我们要深入研究人的心和人的头脑，要探索生活的发源地，要观察新社会的灵魂。在开头，要研究骨架和肌肉，要了解这个组织的各个部分的比例，看它是否健康和有活力。现在让我们把它和可怜的文明制度放在一起，以便首先比较它们的体力。要弄清哪一个是健壮的和生产力强的，哪一个是虚弱的和缺乏生产力的。

为了经常作这样的比较，我把这么一个十分重大的事实无论重复讲多少次，也不算多，因为一旦阐明了协作制度的发展财富和豪华享受的能力之大，正好与分散经营制度之产生贫穷和灾难的能力恰成对照，大家就一定会向往协作制度，而把分散经营制度看作是人类社会命运的灾星。

§ I

家务劳动部门

> 有趣的是：在一个唯利是图的世纪里，人们却看不起手艺活儿中用途最广的手艺——炊事；人们想使它日趋衰落，然而它占用的人力，比范围最大的制造业还多十倍。
>
> 沙·傅立叶

我们的经济学家认为：制糖、制肥皂、纺织麻布、开采煤炭、纺棉纱、缫丝，等等，是高尚的，而家务劳动，一切其他劳动最后都要与之有所联系的家务劳动，是微不足道的。看见这些先生们这样不重视家务劳动，这真是一件怪事；然而这件事却正可用来衡量他们的常识！在法国有两万个公社没有一个名符其实的作坊，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小村庄里看见过炊事房，没有看见过一个厨房，哪怕

是一个极其简陋的厨房，也没有看见过。然而，炊事是家务事情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法国，搞家务劳动的人至少有八百万之多，这就是说，在法国有八百万个家庭制作车间。

可见家务劳动是一项重要的劳动。社会改革的中心完全是家务劳动的组织问题:

夫妻二人一家单干的家务劳动;

各家各户联合的协作的家务劳动;

分散的或颠覆性的社会与联合的或和谐的社会之间，重大的根本差别就在于此。

那些哲学大师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这些先生愿意探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么……才不哩！他们要探讨的是劳动问题和生产问题；至于消费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这些没有他们那么骄傲的人，我们要研究家务事情的种种细微末节。由于那些高明的学者的无能，才使家务事情处于可悲的状况；他们从哲学的观点出发，把女性都幽禁在这个领域里，对她们说：待在这里，不许走远了；似乎妇女生来就是洗衣作饭、给这些先生们生孩子似的！他们替妇女们研究出来的命运是多么好啊！我们将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论证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乃是解决如何实现妇女的社会自由和发挥妇女的天才这个大问题的唯一途径。

1

饭菜的制备

以统一的家务劳动代替四百个单干的家务劳动，这样一来，就

用不着给四百家人每家建一个灶，用不着预备四百套炊具，用不着四百个妇女作饭；只要一个伙房，修三或四个大炉灶，几副大炊具，用四或六位妇女就可象餐馆那样做质量好的供各种口味的人选择的多样菜肴。这样，时间、燃料、人手、精力和费用都可节省许多。一大批不喜欢烧菜做饭的妇女便从文明制度硬要她们承担的家务活儿中解放出来了。其次，肉食、菜蔬和其他各种东西就可以大量采购，从而节省许多时间，而且还可避免每天上午到市场去买东西的女厨师从中揩油。

我把从《味觉生理学》第二十八段摘录下来的话加在这里，我想，读者是不会反对的。这段文字对我们探讨的问题大有帮助。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位有才华的作者是怎么讲的。

餐厅经理

餐厅经理的职责是：向公众供应时刻都准备好的丰盛的饭菜；菜肴可按规定价格分成一份一份的，以供应用餐人的需要。

这间大厅叫做**餐厅**；主管餐厅的人叫做**餐厅经理**；开列菜肴名称和价格的单子叫做**菜谱**；开列供应菜肴的数量和价格的单子叫做**菜帐单**。

那些成群结队到餐厅用餐的人，无不说开办餐厅的人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有眼光的人。

我们将帮助懒人了解这些想法的来龙去脉，说明这个如此有用的和方便的办法是如何找到的。

餐厅经理出现的经过

在快到1770年的时候，经过路易十四的光荣时代、摄政的诡诈行为和弗勒里红衣主教的长期的安定时期之后，在巴黎的外乡人想雇女佣人，是很难的。

他们不得不到旅馆的厨房去吃饭；厨房的条件一般都是很差的。有些旅馆设有客饭，除少数几家外，都只供应必需的主、副食，而且供应的时间也是固定的。

人们可以请饭馆老板定做，但他们供应的都是整鸡或整鸭等东西；谁要想招待朋友，便须要预先订菜；因此，那些没有机会被邀请到某个阔人家去吃过饭的人，连巴黎的烹调方法和味道都没有见识过，就离开了这个大城市。

象这样天天令人扫兴的事是不会长久的；有些有头脑的人已经在考虑改进的办法了。

最后，有一个聪明人看出，这么一项活跃的事业是不会没有好处的；每天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大家都要吃饭，成群结队的人蜂拥到他们认为准可美餐一顿的地方；如果让头一个来的人买走了鸡翅膀，则第二个来的人只好吃鸡大腿；在厨房的阴暗角落里克扣一片肉，对剩下的东西根本没多大影响；只要马上干干净净地给用餐的人端上去，让他多付点儿钱，他也不在乎；在一起吃饭的人当然会没完没了地挑小毛病，争论他们所要的菜的价钱和质量；不过，菜的品种多，再加上是定价，这就有一个优点：无论钱多或钱少的人都吃得起。

这个人还想到了许多容易办的事情。此人成了第一个餐厅经

理，他创立了一门行业；无论是谁，只要认真经营和善于经营，是准赚钱的。

餐厅经理带来的好处

餐厅经理在法国开始出现，后来欧洲各国也相继有了；他们的出现，对所有的公民都有极大的好处，对科学也很有利：

一、有了这个办法，每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办事或游玩，都可在他合适的时间用餐。

二、用餐的人不会超过他所准备的饭钱，因为他预先知道他要的菜每份值多少钱。

三、雇客付清了饭钱，就可以随意点吃硬的、软的或味儿美的，可以喝上法国或外国的好酒，还有木哈咖啡，用两大洲的调料增加菜的味道；只要他的胃子受得了，他爱吃多少就吃多少。餐厅真是贪嘴的人的乐园。

四、对旅客或异乡人，对家住乡间的人，一句话，对所有不在家里生火作饭或暂时没有作饭设备的人来说，都是很方便的。

在我所说的那个时代（1770 年）以前，有钱有势的人几乎是独占两大优势：他们旅行的速度快，而且总是到处带着女佣人。

自从有了二十四小时可走五十法里的新式车子以后，第一个优势没有了；在餐厅经理① 出现以后，第二个优势也完了；有了餐

① 在布里雅—萨瓦兰的这些轻松的句子里，包含有一个比所有那些所谓的高深的政治论文还有价值的社会原理。拿消灭特权来说，我们不应当象哲学家和革命家主张的那样，把一个阶级独享的利益加以剥夺，而是应当把那些利益加以普及，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使每一个人都能吃到肚子里，都能增益才智。这是唯一能消灭存在在文明制度特权中的不公正之处的办法。这个好办法的发现，始终是靠科学、艺术或工业的成就，而不能靠哲学家的那些胡乱的理论。

厅经理，就等于人人都有女佣人了。

任何一个人，只要有十五到二十个法郎，就可以到一个第一流的餐厅经理那儿去用餐，就可以吃得和国王一样好，甚至更好；因为给他端来的菜，和国王的菜一样美，而且还可以随意点菜，不受任何人的想法的约束。

竞 赛

我们已经说过，餐厅经理的出现，对科学的发展也是很有利的。

自从人们得知：单单一份烧得很好的肉，就使那个发明烧肉的人发了财，此后，利益这个强大的动力便唤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使所有做菜的人尽力发挥他们的本领。

从分析中得知，在迄今被人们认为是无用的物质中，新发现了可以吃的东西；旧的作菜方法也得到了改进，外国的新发明也引进了法国，世界各地的方法都采用，所以，我们可以说，吃一顿饭，就等于是上一堂食物地理课。

卖定价饭菜的餐厅经理

当烹调技术日益发展、新花样菜日益繁多、价钱愈益昂贵的时候（因为做新花样菜总是很花钱的），同样的动机，即想赚钱的动机，又促使这门技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至少在花费方面是这样。

有几位餐厅经理想把饭菜作得又好吃又省钱，面向经济不甚宽裕的人；这种人的人数当然是最多的，因而可以保证招徕大批的雇客。

他们在价钱不贵的东西中寻找那些只要作法好，也能作得好吃的东西。

他们发现在屠宰场(巴黎的屠宰场一直是相当好)的肉里，在海鱼(在巴黎是很多的)里，有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再加上蔬菜和水果由于采用了新的种植方法，价钱都很便宜。他们计算了一个中等食量的雇客要吃多少东西才能吃饱，要喝多少酒才能过瘾。

他们注意到，有许多是由于新上市或季节关系而价钱贵的东西，晚些时候卖，便可免掉价钱贵的麻烦。最后，他们一点一点地算得如此之精确，他们只赚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利润，使常来用餐的人只花两个法郎，甚至不到两个法郎，也能吃饱喝足，对于这样的饭菜，即使是有钱的人也会感到满意，因为在自己家里要吃上质量这么好、花样这么多的菜，每月至少要花一千法郎。

从这个角度看，餐厅经理为每一个大城市居民中的这一部份人是帮了大忙的；这一部份人当中，有外地人、军人和雇员；餐厅经理帮他们解决了一个问题：代他们请了女佣人，花钱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很便宜。

按照这个路子经营的餐厅经理，并不比他们的同行赚的钱少，而且还不会象那些采取截然相反的路子经营的人倒那么多的霉。他们发财的速度虽然慢，但是是很可靠的，因为他们一次赚的钱虽然少，但天天都在赚；这是一个数学问题：把单位数相等的数加在一处，所得的总数总是相等的，无论是十个十个地加，还是一个一个地加，其结果都是相等的。

考究饮食的人如今还记得自从有了餐厅以来在巴黎出了名的那几个餐厅经理的名字，例如波维利耶、麦俄、罗贝尔、罗斯、勒嘉

格、韦里兄弟、埃内费和巴勒恩。

……

……

餐厅里的美食家

把几家第一流的餐厅的菜谱，尤其是韦里兄弟和普洛旺索兄弟的菜谱，一加研究，便可看出，来餐厅用餐的人，午餐最少也有：

十二种汤	十二种糕点
二十四种冷盘	二十四种鱼
十五或二十种牛肉做的正菜	十五种烧肉
二十种羊肉做的正菜	五十种甜食
三十种鸡鸭或野味做的正菜	五十种餐后点心
十五到二十种小牛犊肉	

此外，幸福的美食家至少有三十种酒可供他选择，从勃艮地葡萄酒直到匈牙利香葡萄酒和开普敦葡萄酒，应有尽有；除此之外，还有二、三十种加香料的酒类，还不算咖啡和其他混合饮料，如潘琪酒、尼加斯酒和乳酒冻等。

一位美食家午餐所吃的这些东西，主要来自法国，例如肉食、家禽和水果，其他的东西，有仿照英国人作的，如牛排、威尔斯乳酪汁和潘琪酒等；有来自德国的，如泡包心菜、汉堡牛肉和黑森林牛肉片；有来自西班牙的，如什锦杂拌、玛拉加葡萄干、塞尼卡胡椒火腿和各种葡萄酒；有来自意大利的，如通心粉、巴马干酪、波伦亚灌肠、粟粉粥、冰镇饮料和酒类；有来自俄国的，如肉干、熏鳗鱼和鱼子酱；有来自荷兰的，如鳕鱼、干酪、鲱鱼、柑皮酒和茴香酒；有来自

亚洲的，如印度大米、西谷米、咖喱、希纳茨酒和咖啡；有来自非洲的，如开普敦葡萄酒；最后，还有来自美国的，如土豆、甘薯、波罗、可可、香子兰果和糖等。以上这些，足以说明我们在前面所讲的，在巴黎吃那么一顿饭，简直是吃遍了各国的东西，尝尽了世界各地的美味。

为了从我们引用的这段文章中得出结论，只须指出这一点就够了：法郎吉的炊事间，是一个供应一千八百人的大餐厅，各种味道的菜都有，无论钱多的人或钱少的人都吃得起。尽管每一个人在法郎吉订有一份固定的饭菜，但绝不禁止他们另外加菜或单独点菜；这种办法，除了有布里雅—萨瓦兰所描写的两种餐厅的好处外，还有这样一个大优点：法郎吉对它的成员们消费的数量和爱吃的东西掌握得最清楚，因此可以按他们的需要去办。须要补充的是：法郎吉是为它自己办餐厅，因此它不象文明的餐厅经理那样想方设法赚雇客的钱，一顿饭多榨取一倍或两倍的钱。法郎吉的饭菜，是值多少钱就卖多少钱。

在结束本节的时候，我们要指出：各种价钱的菜都有，剩菜能得到利用，残余的东西用去喂猪，所有这些，在协作制度中是一笔巨大的节约，而在分散经营制度中是绝对办不到的。

2

洗 衣 间

现在，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洗衣桶，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衣服、袍子、头巾和便帽，还有厨房里用的粗糙的脏布。将来，这些洗

衣桶都将通通取消，衣服分散浆洗的乱糟糟的情况将不再存在。人们将看到一个漂亮的大洗衣间，里面整齐地安放着七口大锅，锅里盛有不同温度的碱水（有专门的仪器指示水的温度）。洗衣的水，将由水泵、虹吸管和装有阀门与龙头的管道构成的一套装置来供应和排放。设有各种专门的盆子，分开放粗布衣服和细布衣服；容易掉色的衣服、半脏的衣服和脏衣服，都分开洗。将使用蒸汽、漂白剂和其他化学剂与机械设备，从而大大减少洗衣的费用和劳动强度①。采取协作制度的办法，又经济又省事，将取得很好的效果。洗衣工作也不再为人们看作是低贱的，因为它采取了技术和科学相结合的办法，而且由于这项工作日益扩大，所以愈来愈显得重要了。在现今的社会中，当大规模洗衣业开办的时候，有些学者和贵族，如沙普达和贝托莱，不是自己就当洗衣匠和染匠，经常亲手干这门活儿吗？

须要指出的是：工业之由小规模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机械是帮了大忙的，将来它也将很快进入家庭工业，虽然它今天还未在家庭工业中得到应用。文明人的家中只使用了一种机械设备——旋转烤肉扦。不过，现在也出现了由医院、城市或政府开办的饭店、洗衣房和专洗床单与衬衣的商店。在一个虽不宽敞但很整洁、备有几部机器、一个带隔间和管道的大炉灶和一整套炊事用具的饭店里，有五、六位妇女工作，就足够做八百人、一千人或一千二百人每天的膳食。在巴黎残老军人院中的那个相对说来不算太宽敞的厨房里，做官兵加在一起五千人的饭是很经济的。

① 这里所说的好办法，有一部份即将在塞纳区洗衣总店的洗衣间里实现。（第二版附注）

化学、物理和机械学，在协作制度的家庭事务中将起巨大的作用，在炊事方面，在水果和肉类的保存与衣服的浆洗方面，都将得到应用。在分类存放全区收获物的粮仓的管理方面，在法郎斯泰尔的食物贮藏室和大地窖中，也将使用这些科学技术，并取得惊人的效果。

3

地窖和粮仓

这段文章，我是在盛产葡萄的地方写的。这个地方，土地分散的情况之糟，简直令人痛心。

萨兰的葡萄种植人，每年的损失真是没法计算。我眼中看到的情况，在一切小地主或小葡萄园主的土地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首先，大部份地窖都很窄小，不方便，位置不好，保管不善，总之情况糟得很。其次，这些穷人只能一点一点地添设备；到处都堆满了一大堆破破烂烂的小桶。

如果年景好，丰收了，他们无法把所有的葡萄都存放起来，只好贱价卖一部份给做投机生意的人；常常看到他们把葡萄一收下来就当场卖掉。这里的葡萄种植人将坦率地告诉你：丰收之年，对他们来说反而是糟糕之年。葡萄大跌价和收葡萄的费用增加，这是丰年给他们带来的两个破产的因素，何况还有按葡萄数量征收的入市税哩。

丰收，丰收，劳动的人反而挨饿！这是什么社会啊！

这些各自分散经营的孤立的葡萄园主，在管理他们的地窖方面，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劳动力啊；而统一贮存的大地窖，象我们在

大农场里看到的那样，有直径几米大的大桶，管理十分方便，所以两者简直无法相比。在法郎斯泰尔的贮藏室里，一切流体都是通过虹吸管道和软管，用空气压送和排放的。

由于各自分散管理，在成千上万个文明人的小地窖里造成的损失，人们还不了解，而我在城里和乡间是见到过好几百个这方面的例子的。由于这种不为人知的混乱状态和地窖的地点不适当和用具很差而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无法估计的。除了这些令人烦恼的情况外，在葡萄的收获方面也是乱糟糟的，使葡萄的价值遭到极大的损失，因为质量不同的葡萄往往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互相掺混，影响了葡萄的卖价。法郎吉是按葡萄的不同品种分开收的，而且是在不同的时候收的；收获的葡萄还要经过分类，按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这样一来，它收葡萄的费用就少得多，而质量也好得多。

葡萄酒工艺学或葡萄酒管理学，是一门巨大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应用，是需要一些设备的，这一点，目前的大多数葡萄种植人还不太了解；此外，作起来，规模小了也是不行的。而他们却往往以为用几只高脚酒杯适当地进行简单的混合，就可预防酒变质或提高酒的质量。

还有，这些小种植人需要钱生活，须要把地窖腾空，以便存放以后酿造的酒，因此，虽然酒还是生的，也只好卖掉；而法郎吉则不然，它早有准备，把酒存放几年，让酒变陈，从而使酒的价格和质量都提高两、三倍。价钱之所以少卖那么多，是因为急于售完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的利益将全被夺走，因为投机商或批发商在今天赚钱的办法，就是把酒留起来，过些时候才卖，价钱就

高了。

把这些道理推而广之，把它们用来分析其他的收获物或其他一切家庭式的生产活动，你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家庭式的工业制度是一个怪物，它简直坏得不能再坏了。

请你相信，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这是个无情的数学问题，是准确计算出来的，而不是想象的。唉！尽管这样，也还是有数以千计的无知的人、傻子和笨蛋认为分散经营制度的经济状况是极好的，把法郎斯泰尔中的种种事情看成是梦幻。他们对法郎斯泰尔所知道的情况，同他们对月亮知道的情况差不多。

§ II

农业部门

盗窃和打官司的事情绝迹

> 我们能够使我们土地的生产增长三倍。
>
> 弗朗索瓦·德·内弗沙铎

由于协作制度把分散占有的土地，经过预先适当估价后，变成了以全区的土地、房屋、物资和劳动产品作抵押的股份财产，因此，协作制度下的全区的土地均将象单独一个人的土地那样来管理。

这样一来，就不必花大量费用去建造和维修那些占用不少土地的围墙和各种边界，节省了所有这些非生产性的工程，因为它们是用来保护按简单的方式分得七零八散的土地的。节约的费用之多，真是难以估量。在法国也象在其他一切文明国家一样，建立围墙的砖石工程所花费的钱，不仅足够用来供那些住泥土和稻草盖的破房子的人或住地下室、小院子或城里的阁楼和亭子间的人修

舒适的住房，而且还绰绰有余。

地产过渡到复合的形式，对所有的人，无论地主还是以前的无产者，都有利，因此偷盗的行为将绝迹。谁也不会自己偷自己的东西嘛。偷来的东西和食物，有什么用？既不能拿回家里去，又不能拿去卖；一个人拿东西出去卖，这件事本身正好表明他是一个贼，因为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是由法郎斯泰尔的行政部门负责管理的。再说，一个人用的和玩的东西都应有尽有，他干吗要去偷，干吗要去做卑鄙丢脸的事？顺便说一句，所有这些办法，在防止偷盗方面，比供文明的肚子挨饿的人阅读的道德论文还有力，比法庭、枷锁、苦役和断头台还有效①。坏事被防止了，做坏事的根源已完全铲除。把你们的监狱通通关闭，把囚犯全都释放，把预算上在镇压由于互相倾轧、贫穷和你们让人民所处的卑贱境地而产生的罪恶方面所需的千百万款子，也全部砍掉。

---

① “约翰·布朗这个久已出名的惯盗被送到了法庭；人们说他在伦敦的街上逛来逛去，让人看起来有掏行人腰包的企图。布朗抗议人们对他的指控；他郑重地宣称他已经有半年没有行窃，并恢复了他的裁缝师傅的身份。于是，市长对他说，他之所以改变行为，是由于他发现当裁缝比当小偷强。‘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吃惊，’S. S. 补充说：‘我早就向年轻人建议在他们的表上安一根保险表链；至于衣袋里的手绢，我们现在知道，小偷认为那是值不得偷的’。

被告：啊，大人，我向你保证，我再也不去偷了。

市长：这么说，你已经认识到干这一行是不好的，是没有出息的？

被告：干这一行不好，大人；不值得，还不够用来保持灵魂不离躯壳哩；现在，一个小偷还不如一个叫花子讨的钱多。

市长：你对我要说实话。你之所以要再当裁缝，是因为你喜欢做工而不愿意去偷呢，还是因为你发现当小偷挣的钱不多？

布朗：我不敢欺骗大人，我知道说假话是没有用的。我现在之所以要再作裁缝，是因为我发现当小偷已无利可图。

市长：好！布朗，这一次我释放你。不过你要留心，因为你是一个‘家里人’（英国小偷的黑话，意为头等强盗），所以你要受到严密监视；我的确认为，你将来还可能宁当小偷而不愿作老实人，如果当小偷也能挣到同样多的钱的话；但我相信，当小偷挣的钱

大多数官司和利害冲突，都是由分散经营制度和目前的组织太复杂引起的。协作制度一下子就结束了地边地界和侵占土地的争吵，结束了因沟、墙、篱分界线共有而引起的争吵，结束了数不清的争吵：地主和农民彼此都想吵赢，把对方吃掉，但结果是双方一起被法院吃掉。

这样节省下来的钱是很多的，此外，还可使那些搞法律的人转而去从事有益的科学和技术工作。事物的新秩序，将把检察官、诉讼代理人和律师这一类不从事生产而过寄生生活的人通通赶走。这些人专想把别人的事情搞糟；他们妄图用他们模糊不清的思想

是很少的。

结果，布朗被释放了；毫无疑问，在裁缝和小偷这两个行当中，他将继续干挣钱最多的一行"。（摘自一份英国报纸）

你既然认为在小偷和老实人挣的钱一样多的情况下，小偷就宁愿当小偷而不愿意作老实人，那你就要想办法使小偷这一行挣不到一文钱，使老实人干的职业又吸引人又挣钱多。这样作，比你们的伦理学、法律和监狱还有效。"你喜欢偷东西而不愿意工作。"唉！愚蠢的立法委员，这要怪你，因为你没有使工作在人民心目中比偷东西好！

除上面这段插曲外，再举蒙台涅讲的一个例子；这篇故事的寓意何在，读者一看就知道的。它所叙述的事情，除个别情况和谨慎的措辞外，表明今天的小偷和任何时候的小偷都差不多。

"有一天，我在阿尔迈尼亚克，我从一个亲戚的地里到一个绰号叫'三只手'的农夫家去。他向我讲了他一生的事情：他不愿当乞丐，而要凭双手劳动吃饭；可老是挣钱不多，照样穷。于是他打定主意去偷。他年轻的时候，凭他的力气干这件事，很安全。他到别人的地里去偷葡萄，但地方太远，东西又多，一个人一个夜晚扛不了那么多。不过，他也想办法弥补他给人家造成的损失，如果被偷的人不富裕的话。现在他已经老了，就一个象他那样的人来说，也可以算是富翁了；他靠的就是这门职业，对此，他现在已公开承认。为了求得上帝宽恕他偷了人家的东西，他决定要每天都对他曾经偷过的人的后人做好事，使他们感到满意。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件事（因为他要一下子做完，是不可能的），他就交给他的儿孙去做，偷人家多少就还多少。这个故事，不管是真是假，都说明这个人已认识到偷盗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他恨这种行为，但没有象恨贫穷那样恨得厉害。他非常后悔，但由于采取了这种作法去抵消和弥补他对别人造成的损失，他也就问心无愧了。"

和歪道理去指导公众的事情，结果反而把公众的事情搞得一团混乱。所有这些情况，用他们最近四十年间发表的著作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些贪图钱财的人，在现今的社会中堕落成骗子的人，将来会变成有用的人的；他们将比他们今天玩弄词藻和鼓励唇舌更加体面和挣更多的钱。

我已经讲过，大规模耕种与分散耕种相比，有它巨大的优越性。前面讲过的话，我就不再重复了。分散经营制度使土地贫瘠，遭到破坏，变成碎块；它使牲畜的品种变劣和退化，并使耕种人增加一些笨重的工具，使劳动量、停耕的次数和时间的损失都成倍地增加。由于墨守老一套的作法，再加上无知和缺乏资金等原因，也阻碍了好的科学方法的采用。

协作制度的耕作具有许多与分散经营制度的耕作相反的优点。这是已经讲过，大家都明白了的。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复合的产权所产生的效果和偷盗不再发生的原因。请看傅立叶的一段话：

文明人在作物的分布和轮作上，在收获的时间上，有一个主导的思想，那就是怕偷。你对一个农民说："你在那儿种小麦；要是我，我就会在那儿种葡萄，我觉得那块地种葡萄是很合适的。""是的，"他回答道："但这块地方我没法儿管，我种的东西可能被人家偷。"如果你责备他葡萄收得太早，还没有成熟就收了，他就会对你说："你说得对；但是，有人来偷，我一粒葡萄也收不到，所以只好在葡萄还没熟就摘了。"

《论协作制度》卷二第 54 页

在和谐制度下，人们就不会有被偷的危险了；作物的分布，将因地制宜，不会有什么原因使得他不敢在他选择的土地上种适当的作物。作物的分布有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我们在后面即将谈到。按照这三种方式分布的作物，将使和谐制度的农村具有一个令人愉快的样子，采用最科学的农业管理方法，使土地的生产得到最大的增长。

现在，让我们从《论协作制度》中引用一段话来论证复合的产权精神所产生的良好影响。

调停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协作的或复合的产权精神。在和谐制度下的穷人[①]，即使是只拥有一点儿股份，即使只有二十分之一份，他也是整个区的地主，有权参与管理；他有资格说：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宫殿，我们的城堡，我们的森林，我们的作坊，我们的工厂；这些都是他的财产，他和所有一切动产和土地都有关系。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有人去破坏森林，一万个农民都满不在乎地看见他破坏。森林是简单的产权，是属于地主的。他们必须损害地主的利益才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暗中拼命破坏。如果洪水冲刷土地，四分之三的农民都会拍手称快，因为洪水沾不到他们的边。看见洪水袭击附近的财主的地，他们反而高兴，因为那个财主的地是简单的产权，与其他的人没有关系；他们对它毫无兴趣。

① “穷人”这个词，在此处未含有缺吃少穿的意思；它只是指处于社会财富最低一级的人。在和谐制度中，是不存在有严格意义的“穷人”的。

在和谐制度下，大家的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每一个人都是协作者，因为不说别的，单从按劳动分红来说，他也是有份的，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整个区兴旺繁荣，哪怕是一小块土地遭到破坏，大家也都感到难过的。因此，在协作者之间已经普遍存在着友好的善意：他们不再是领工资的雇工，而是利害与共的人了。他们知道，在生产上稍有损失，哪怕是只有十二个奥波尔*，也将使那些由于没有财产和股份而只能领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三种红利的人少领五个奥波尔。

《论协作制度》卷二第 78 页

今天，对鱼和野生动物的捕杀已经到了高峰。人人都在滥捕滥杀，大量偷猎。文明人甚至给河里下毒药，而在毒死的鱼当中，他们只能捞到二十分之一！在和谐制度下，滥捕滥杀不仅不会带来任何个人的好处，反而会损害大家的利益：不滥捕滥杀，这对每个人都有巨大的好处；单单从这一点出发，复合的产权精神也将要求人们对河流和森林要加以治理。对打猎期和捕鱼期的开始与结束，要作出规定；不能象收庄稼颗粒不剩那样，把鱼和动物都捕光杀尽。所有的人都知道，把河流和森林治理好，就可为国家开辟一项不小的资源。不过，打猎和捕鱼的政策，只有在群众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制定，而且对大家都要有利，这一点，在分散经营制度下是办不到的。

由于采取了种种措施，再加上在协作制度下行动统一，因此可

* 奥波尔，法国古时的一种小辅币。——译注

以很容易地消灭种种害虫、猛禽、昆虫和野兽。在当前的无政府状态下，二十个庄稼人尽管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消灭他们地里的毛虫，结果还是消灭不了。因为，如果附近的农民不照他们那样消灭毛虫，如果他们的措施不为大家采纳和一致行动，他们无论花多大的力气，也是白费劲的。看见一百到一百五十个农业社每年都要去和老鼠和毛虫打仗，真是好笑；至今消灭鳃角金龟的法令依然存在，并由倒霉的专区区长去执行。

文明人被昆虫弄得无法应付，耗费了许多钱财，打了大败仗，却还好意思称自己为创造之王！你们要明白，这是因为孤立的人是人类当中最虚弱的人，最可怜的人和最受罪的人。虽说上帝让人类来统治这个世界，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把地球上所有的人都集合在一起。王冠不是给个人戴的，而是给人类戴的。人类只有在能够统一他们的行动和力量之日，才能戴上王冠。而在那时以前，人类只不过是一个漫画中的国王，一个象沙朗东笔下的凯撒和亚力山大那样的国王。你们看，文明制度采取的办法真是好：它派去消灭害兽的王室捕狼主猎官，正是那个在全王国中最致力于保护狼的人，因为没有狼，也就没有王室捕狼主猎官了。可怜的文明制度啊，你的保护人的确有夸赞你的理由！多么巧妙的办法啊！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接着往下继续叙述。

一条小溪流过一个长长的山谷。你要知道，这是上帝让它这样流的，以便灌溉它所流经的草原和农田，使两岸显得一片清新，土地肥沃，富有生气。这是完全办得到的。但是，在文明制度下，它两岸荒凉，到处是沼泽，而人们却还在那里互相争吵，打官司。在和谐制度下，人们在山谷的上头整治盆地，统一修建灌溉的水

渠，这样，小溪带来的收益将增加一倍，因为它水库里的鱼多，农作物和到处是绿树与花朵的山坡得到了普遍的灌溉，产量将增加两三倍。

以上所说，无可辩驳地证明，实行协作制度的区的高超的农业管理办法，具有不可估量的生产力。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看问题，充分发挥统一耕作的效力，让大家迅速模仿第一个实行协作制度的区的样子，使新秩序在全世界实现，那是多好啊！

§ III

工业制造部门

机 器 问 题

> 在一个车间里，只要使动作能够简化到可以用狗代替人去作，可以断定，狗就会变成工人，而工人就会变成乞丐……。那么多被一个机械师的才能弄得无事可作的人，怎么办呢？
>
> 莱 蒙 提

在这个部门中，大规模制造与小量制造相比，有巨大的优越性；这一点，已经有许多事实充分证明了的。大制造厂有机器，有资本，有大厂房，再加上实行劳动分工，所以它在哪里建立，就很快把哪里的同类的小厂挤垮。这也是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几点重要的看法要向读者提出来。

今天，当一架机器得到了采用，它马上就会使许多工人失去他们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在巴黎附近的采石场里，大家都不敢用机器锯子，因为机器的巨大力量，将夺走他们所畏惧的大批工人的谋

生的工具。拉斐特先生本想办一家啤酒厂，但有鉴于此，便不办了。最近在巴黎还有人不敢用机器作粗布裤子，因为这个新发明的东西将使三万个靠这个工作艰难度日的妇女受到沉重的打击。

一方面要使社会财富成倍地增加，显然是要采用机器才能办到，但另一方面，采用机器，又必然会引起可怕的恐慌，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这种恐慌，已经有千百件事实证明它必将出现，因为，尽管有我们刚才所举的那些例子，但大工业家对我们所说的危险后果也不怎么畏惧。不论他们畏惧与否，一般地说，在现今的社会形式下，一种机器的采用，固然是一件好事，节省了许多劳动力，但也随之产生一种与它节省的劳动力恰成正比的坏处，这就是说，机器的生产力有多大，它带来的坏处也有多大！好处和坏处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只好：要么就不要这个好处，要么就在要这个好处的同时也要那个坏处。这是颠覆性社会的第七个一般的特点（恶性循环）的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在颠覆性社会中，恶性循环将使每一项改进的办法都连带有可指责的毛病，使每一项新生的事物都连带有一种痛苦（参见第69页边缘祸害表）。

唉！请问政治经济学将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如何解决？唉呀！我的上帝，还是用它那一套东拉西扯的话来解决，和解决大地产与小地产、垄断与无政府竞争这两个问题的办法完全是一样的。它不仅不承认两者都有缺点，不指出有把工业的利益重新加以结合的必要性，反而向你说一套又幼稚又阴险的滑头话，企图证明对于因采用机器而造成的暂时的坏处，不必担心。诸位先生，这种坏处是暂时的吗？难道人们就不再继续不断地搞发明和改进机器了吗？

你说这种坏处是暂时的，难道以后就不会每天都发生，因而就不会成为你所喜爱的文明制度中的长期的现象吗?

问题不只是这些；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博士们还有一个更加稀奇的新发现。

他们说：采用一种机器，这不仅不会损害无产者的利益，相反，这对无产者来说，乃是一件好事。他们的理由有二：

第一个理由是：机器制造的东西价格低廉，工人们可以在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买到，所以说，一个每天挣四十个苏的做棉布帽的工人，在由于工厂采用了一台做棉布帽的机器而使他失业的时候，他应当感到高兴，因为他要花十六个苏才能买到一顶的棉布帽，以后只用十个苏就能买到了。当这些先生们从你这位幸福的工人，走运的工人……饿着肚子对进步、政治经济学、工作自由、保障工作自由的法律、宪章和社会大唱赞歌的工人面前经过时，你应当恭恭敬敬地摘下你的棉布帽，向他们致敬!

博士们所举的第二个理由是：价格一降低，消费的数量便增加，因而生产的数量也将随之增加。结果，安装了机器之后，雇用的工人最后还是和以前一样多。啊!"最后"!而在此以前呢?在裁减工人和他们又回来工作这段期间，情况是怎样的呢?诸位先生，你们能讲一讲吗?

简直是一派胡言!你们既然承认机器的发明是日新月异，每天都有，为什么又不承认危机也是每天都有呢?我很希望有人在明天发明一种政治经济学蒸汽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瞧瞧，那些靠书本和经济学讲义生活的蠢驴似的学者是否将修改他们对工人们由于机器的发明而获得的幸福的看法!

为了提醒那些经济学家，彻底加深他们的学问，你去问问他们：如果有人发明一些可用来代替所有一切工人的机器，其结果将如何呢？结果必然是：那些愚蠢的没有心肝的学者的学说将达到理想的境界——产品的价格将降低，然而工人们也将没有钱买那些产品。

只要我们还处于非协作制度的环境，处于分散经营制度的环境，坏事和好事就必然会联系在一起，走向第四阶段的封建主义。

现在，请你置身于协作制度的环境中。很显然，采用了机器，便可使整个法郎吉富起来，这对所有的人，对业主和劳动者，都有好处，因为业主和劳动者都将分享法郎吉的利益。他们是合作者。我们还将论证：法郎吉的劳动组织形式保证了每一个人都有很光荣地分配给他去完成的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也和其他问题一样，面对分散经营制度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和文明的、搞分散经营制度的经济学家的愚蠢行为，只有协作制度才能提出这种真正的、好的、合乎人情的解决办法！

我们继续阐述我们的理论。

我们知道，在大规模制造中采用分工的办法，对生产力的提高，简直是无法估量的①。

① 为了让人们了解分工原理的价值，我们在这里引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亚当·斯密的一段文章；他在关于饿死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说：

"劳动生产力的愈益发达，也就是说，按今天的方式运用劳动和指导劳动时所表现的愈益熟练、灵巧和有判断力，完全是由于分工的结果。举一种东西的制造作例子。这种东西看起来虽不太重要，但值得我们反复着重谈一下它的细节；我想谈的是别针的制造。一个工人如果没有受过这种职业（分工的结果，已使别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的训练，再加上不使用机器（机器的产生，也很可能是分工的结果），则他即便是竭尽全力工作，他一天也造不出一根别针来；要他造二十根，那就更不可能了。但是，按照今天制造别针的作法，则制造别针不仅是一种专门职业，而且它还分成许多部门，

这个分工的原理，迄今只是在工业中得到应用，因为只有工业才进行大规模生产。分散经营制度的农业和家庭制造业都不采用这个原理；然而协作制度的农业和家庭制造业却非常喜欢这个原理。它是大量生产财富的办法之一。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

我们在结束本节的时候，还要重新提一下：把车间和作坊的工作与农活结合起来，法郎吉便避免了由于天气或季节造成的时间上的损失。窝工的现象没有了，一分一秒也不浪费，不再有时间上的损失了。

每一部门也都是一种专门职业。造一根别针，要经过十八种作业。在某些制造厂中，这十八种作业，几乎是由十八种工人负责进行的。不过，我曾经看见过一家别针厂只雇用了十个工人，其中有几个工人要承担两种或三种作业。这个厂子很穷，必需的机器设备也不够，但由于积极努力，便弥补了这个缺点，每天也能生产十二磅中号别针；每磅有四千根，十个人一天的产量就是四万八千根；而每个人所作的工作，是全部工作的十分之一，因而应当认为他每天制造了四千八百根别针……。在其他各种工艺和制造业中，分工的效果都是相同的……。采用分工，只用少数人便可使产量大增的原因有三：首先是工人的技巧因操作简单，而且终生从事这种操作，所以大有长进；其次是可以节省由一种工作转移到另一种工作所浪费的时间；第三是发明了许多使操作方便和减少劳动量的机器，使一个人能够做几个人的工作……。因此，分工在一个秩序安定的社会中可使各行各业的产量成倍地增加，从而造成这种惠及大家的普遍富裕的局面，连最下层的人民也能享受到”。

“这种惠及大家的普遍富裕的局面”！！！必须要有经济学家的脸皮，才敢写出这样的句子！

莱蒙提也引用过亚当·斯密的这段话，并对这段话发表了如下看法：

“总之，我们认为，按照分工的原理，技术操作应当看操作起来如何方便，便分成多少部份；或者按工人操作的机器有多少种，便分成多少部份；或者按有多少种象机器那样熟练的工人，便分成多少部份”。

我要补充几句：我认为，分工的原理并不是经济学家发明的。它是在工人对技术操作逐步改进的过程中出现的。他们这些经济学家，在这个原理出现之后便加以采用，并夸耀说文明制度运用了这个原理；实际上它运用得很糟糕，把人变成了物，使人失去了尊严。他们的学说应该拿出一套更好地运用这个原理的办法，拿出一套能够运用这个原理产生两倍好处的办法，而不是现在这种以复合的形式产生坏处的办法。我曾经说过，他们的学说，我是相信的；我真是太天真了……。

最后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有些居住在贫瘠的土地上的居民，例如汝拉山中的居民，由于把手艺活儿和农活结合起来，便有了使他们过相对说来是富裕生活的保证。他们的生活，与某些耕种肥沃土地的农民的贫困生活，恰成对照。

在我们的山区里，有些人在农忙的时候种庄稼，而在天气不好或六个月的下雪天里，便打造五金器皿和做最精细的钟表活儿。由于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可以和附近的日内瓦的大工厂竞争；他们要是不采用这个办法的话，日内瓦的大工厂很快就会把他们挤垮的。由于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制造的东西价钱特别低；康士坦丁堡和东方各国的钟表生意大部份都是他们在做（这是我们汝拉山中的山民给经济学家们上的另外一课）。兰斯附近的纺织美利洛毛料的人、圣康坦附近的纺织平纹薄呢和巴勒吉沙罗的人和色当附近的织地毯的人（他们至今都没有用机器织过），采用同样的协作制度，也取得了类似的效果。

§ IV
商业部门

丈夫：你当家把我都搞破产了。
妻子：商店里的东西那么贵，这能怪我吗？
《夫妻对话》

在商业活动方面，协作制度胜过分散经营制度的地方，远远比它在家庭制作业、农业和工业方面胜过后者的地方还多。这一点，是很容易论证的。

每一个小家庭每天都要买或卖各种各样的东西。君不见，在

城市附近的村庄里，每家都有一个人每天要花半天时间把一小罐牛奶或一些蔬菜拿到城里去卖？君不见，农民为了卖一车木头、几袋谷物或一堆草料，便在小酒馆或市场上呆一整天？

其次，每个家庭主妇要逐日去买肉、买菜、买杂货和各种必需的家庭用品。这要浪费多少时间啊！许多时间都花费在要和那么多商人打交道！这就是各家分散去买或卖的结果！多少财富被这种非生产性工作所吞噬！在这里，读者请回忆一下我专门在有一章里对无政府状态的商业的批判。

好！假定协作制度的区组织起来了，那吗，在运菜或运奶方面用一辆或几辆车子，由一个或几个小孩驾辕，就可代替四百个今天把东西这么辛辛苦苦地拿到城里去卖的妇女。

协作制度的家庭和法郎吉的商店，均定期大量购买货物；法郎吉与法郎吉之间在买货和卖货方面是直接打交道的。它们在农产品、手工制品和机器制作的东西方面，买卖的东西数量很大，这样就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有了直接联系，绕过了寄生的商人的爪子，从而可节省被商人夺去的利益。商业活动今后是再也没有用处了，商人将大批回去从事生产。我们在后面还要再次谈到诚实的和直接的商业的无数优点，再次谈到省与省之间、国与国之间、洲与洲之间的产品交换方式和流通方式。在这里，只须把这个原理用来说明一下法郎斯泰尔中家庭每日物品供应的办法就行了。此外，每个法郎吉消费的菜，大部分都是它自己种的；所吃的肉，也大部分是它自己养的牲畜。当然也有从别处运来的食品；通过有组织的商业活动是很容易把别处的东西运到各个法郎斯泰尔的。

总之，协作制度的家庭什么东西都在产地直接向生产者大批

地买:东西直接卖给消费者,不让无数商人从中牟利,把现在由商人赚去的钱,由自己来赚了。

§ V

行政管理部门

> 顺利地追收未收上来的税款;压缩征税工作中的开销;可以做到在使国库收入增加一倍的同时,把每个人的捐税减少一半;短期内全部付清公债而又不损害个人的利益。
>
> 特 里 朋

法郎吉取代了四百户分散的家庭,这样就可使行政当局在税款的征收方面十分顺利,并一下就解决了与此有关的种种问题。

在按照法郎吉每个成员的各种权利把全区的净收入分配给他们之前,就抽税;由法郎吉的行政部门将税款直接上交省行政部门,而不需要什么税务官、收税员、驻欠税者处的催税员和催税单送达员;不再有人打税务官司,也不会发生查封某人财产等事情。征税分四期进行,日期是固定的。这样的税收方式,每年可替国库和纳税人节省成千上万的款子。

法郎吉中的各项事业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对每一种产品应征的税,对每一个协作者应交的税,都互相给以充分的保证,因此用不着什么减税或免税,也没有什么收不上来的税款。一个省中的各各法郎吉也是彼此互相保证的。

不再收什么入市税、关税和间接税了;现今这些美妙的制度造成的种种卑鄙行为也将绝迹。

法郎吉成员的各项收入都应纳税，这样就使税款的分摊是公平的。单单用这个办法，就可把人们今天要求公平分摊税款的意见付之实行，实现在分散经营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仁慈的愿望。按净收入征税，同时又按比例征税，这才是理想的征税办法。

其次，与今天的税收办法一加比较，便可看出，由于行政管理上的方便和大家都富裕，税收问题便成了一个不值一提的问题。为了彻底说明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无过于从第一卷《工业改革》第28期上发表的一封信中摘录一段话来附加在这里。在这封信中，拉罗舍尔的首席直接税务官特里朋先生纯粹从他的职权范围来论述这个问题。请看他是怎样写的：

一、顺利地追收未收上来的税款。

法国有一千二百万纳税人(我指的是纳直接税的人)，这相当于大约四千万个纳税额。为了要收取每个人所交的一份税款，便须要设立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关，从生产部门中抽调大批人员，长期办理此事，花费甚大；但尽管如此，税款仍未作到公平分摊；有钱人逃税，交得很少，穷人被搞得焦头烂额，叫苦连天；由此便出现了许多税款收不上来的情形，这对国库来说是一项大损失，而人民对政府也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间接税的情况也是这样。征收间接税的手段很专横，影响遍及全体人民，尤其是穷苦大众，因此更加使人感到恼火。要消除这两种税收的性质，是不可能的，但把它们加以掩饰，使之公平并按一定的比例，一句话，使纳税人交了税而又无怨言，则是容易作到的。方法是：在法国的土地上到处修建法郎斯泰尔。大约要修建一万五千个。每个法郎斯泰尔以集体的名义

交税，这样，便只定一万五千个纳税额就行了；每隔三个月收四分之一应交的收益税，不用法郎斯泰尔里的人感到操心。

课税的基数是很容易定的：只须把每个法郎斯泰尔土地上的出产、它的工业收入和它的平均消费数搞清楚就行了；然后，根据这三个数字确定一年应交的税额。这是一种真正的税额预定制。

这有什么作不到的呢？

二、压缩征税工作中的开销。

从上一条中就可看出，取消征税工作中的开销，是容易作到的。很显然，税额一经预先确定，就用不着设立那么多庞大的行政机关和使用两万多个收税员了；只用一百来个税务官就够了。这在行政费和税务机关的经费方面大约可节省九千万。

三、可以做到在使国库收入增加一倍的同时，把每个人的捐税减少一半。

我曾经说过，在协作制度中，收益至少也要增至四倍。因此，在现今的制度中，一个人如果挣两法郎，在协作制度中就将挣八法郎。如果他现在交五十生丁[①](即他一天收入的四分之一)给国库，而在法郎斯泰尔中就要交一个法郎；尽管他的税额增加了一倍，但他交的税款实际不到他每天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只有八分之一。两相比较，他的负担反而减少了一半。

四、短期内全部付清公债而又不损害个人的利益。

收益增至四倍，既使国库的税收增加一倍，同时又减少了个人的税额，所以可想而知，政府手中将拥有巨大的财源，再加上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所以财源必然大增。政府可用这笔钱来买回即将

① 生丁，法国辅币名；一百生丁合一法郎。——译注

到期的公债。这种情况，使政府和其他那些债台高筑、走向破产的政权相比，具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

这些问题，比空洞的政治争论有意思得多。人们要自由，这很好；但只有走幸福和富裕的道路才能取得自由，想利用穷人骚乱闹事的办法去争自由是不行的。现在是新闻记者们认真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这是报界的头等重大任务之一……。

这里还不是研究在协作制度中如何使用这笔税款的地方。请放心，不会用它去养肥那些无所事事的懒人，也不会用它去办没有用处的事 。

同各个省和法郎吉一样，国家只有这样作，才能满足它的需要和要求，才能举办各种使它自己受益的大工程，才能给它的职员发工资，给它的学者和艺术家发薪水，才能优厚地酬谢一切知名人士。税收将不再成为空话连篇地议论的题目；它是国家所需要的、并经各个法郎吉投票赞成建立的金库。

象我们刚才所作的粗略的对比，还可以举出许多。原理讲清楚以后，就要由读者把它加以推广，把它应用于社会工业生活的种种活动。不能忘记的是，分散的家庭的每一项损失，乘以一个国家的家庭数，则损失的总数是很惊人的；相反，把所有的法郎吉节约的钱加起来，把由此而得到的预算外收入和由于工业的合理布局而增加的产值加在一起，则社会的财富，与我们可笑的“持续增长的繁荣”相比，一个是深不可测的大洋，一个是令人厌恶的滥泥塘。

§ VI

藐　视

在我们这个工业主义一贯藐视所有一切不属于工场、车间和模范农场的事物……藐视法郎斯泰尔的时代，我们看见有些人企图用土豆种植法中的什么新发明来重新组织我们的社会①。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摩　西

我完全知道，这条道路在那些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纯政治学家看来，是一条太平淡无奇的小路；想通过厨房、家禽饲养场和家务事儿这条道路不仅要解决他们一心想搅乱的政治问题，而且还要解决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的社会问题，这在他们看来，大概是行不通。

是的，太低级了，太平淡无奇了。他们还觉得傅立叶和他的经济学是很可笑的；他们说傅立叶的经济学是火柴和蜡烛头经济学。这些侃侃而谈的先生们，他们是不屑于谈这些问题的！啊呀！他们思考的东西十分深奥和美妙，他们已经到了思想界的顶峰！他们正在哲学批发场向群众卖弄他们的学问，你快去听他们是怎么讲的。那位向我提供上面这段题词的博学的教授，将告诉你一些想也没有想到过的稀奇事儿。

你，你这位可怜的人，你这位好心的听众，你认为一个国家的

① 这是 1832 年法国中学一个课本上的题词；这儿的意思完全准确，但词句则大概是这么说的。

立法机关之所以分成两部份，一个众议院和一个贵族院，是因为原先在这个国家中有互相冲突的利益，有这两个机构代表的截然不同的势力。这个看法，在那些只有一点儿普通常识的庸俗的思想家也应该是明白的；但是，对"法国的哲学"[①]的理论十分精通的思想家却告诉你，造成这种事实和利益冲突的原因，是权力的分离，是这种制度的形式。

"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我们隔海相望的邻国，国内如此不和？为什么在我们自己国家内也如此不和？"他们用一句话来向你解释："这是因为有两个彼此之间全用公文往来的议院，两个各自待在自己堡垒中的分开的议院。"——你想创造政治上的和谐吗？"推倒那些把他们分隔开的堡垒。"这真是一个绝招。这样一来，即将在革命大动乱中互相冲杀，而且已经在他们各有各的代表的两院中发出战斗叫嚣的英国贵族和英国民主派如果要彼此和好，就只须作一件事情，即互相接近，联合成一个"单一的议会"，就行了，而不要用爪子和牙齿厮打。英国人真是太简单了，连这个办法也想不出来！

至于我们，我们是温厚的法国人！我们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无政府状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说这个话的人，就是那位教授；他说：穷人与富人相冲突，老板与工人相冲突，年轻人与老年

① "法国的哲学"这个词不打自招地道出了真情，说明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到底是什么货色。既然有法国的哲学、德国的哲学、英国的哲学，等等，就可能有法国的真理；法国的真理拿到英国去，就不见得是真理，拿到德国去也不见得是真理……。你可曾见过法国的几何学，拿到德国去就不是几何学了？德国的天文学到了英国难道就不成其为天文学了？——说实在的，我并未要求他们如此好心地自动向我提供批驳他们的武器。（第一版附注）

人相冲突，一个人的利益与另一个人的利益相冲突，大家都冲突得一塌糊涂……。好啦！“所有这些人的利益，只不过在表面上是冲突的，”——在表面上，你明白了吗？

你想协调他们，使表面和谐吗？他们还是用那个办法。“成立一个单一的国会，让富人和穷人，无产者和有产者，工厂车间的无产者和手工作坊的无产者，搞艺术的无产者和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者，让他们都坐在一条板凳上，面对面地互相解释，互相商谈，这样，和谐就自行产生了！！！”接着，又来了一位善说漂亮的空话的先生，他说：“我们要从人类神圣的爱中吸取灵感，我们要热情地互相作出必要的牺牲！！！等等……”

请记住，说“牺牲”的人是他，是他本人说的：“要互相作出必要的牺牲……”

你想知道利益的和谐的真正基础是什么吗？——啊！真正的基础是牺牲这些利益……。这个办法真稳妥！

德·拉·巴里士先生在他临死一刻钟以前还挺活跃，可惜他没有再活些时候，到法兰西学院来讲比较立法学，向我们指出如何建立和谐的坚实基础。

不过，建立和谐，有什么用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没有贵族了，今后也不会再出现了。”说这个话的人，还是那个谈论富人和穷人的博士。这些事情，人们还不明白。让我们把单一的议会的伟大原理加以归纳，从而详细阐明建立和谐的办法。

“立法议会应当忠实表达所有的人，所有的阶级和所有各种年龄的人的意见。在一个国家内有年轻人、老年人和中年人，所以在国会的代表席上，应该有老年人、青年人和中年人。”

还有两种高明的说法也是这个味儿：

一、"长着令人肃然起敬的脑袋（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关系，脑袋上已长白发）的年轻人，哪一个不为神圣的敬仰所感动？在我们的年轻人当中，哪一个不是准备好了要如此这般……"——可惜在说这个话的时代里，我们当中的那些年轻人却专用这三个词儿来指可敬仰的老年人，即：木乃伊、化石和老顽固！

二、"一接触这些青年人，未来的希望，向往生活和进步的人，哪一个老年人的冰凉的心不为神圣的热情弄得发热？在他们当中，谁不理解人类的新的需要，并准备如此这般……"——可惜在说这个话的时代里，这些年轻人，未来的希望，全都被老年人看作是危险的糊涂人，胡言乱语的人，头脑发热的人，不接受经验和历史教训的人！

唉！德·拉·巴里士先生，德·拉·巴里士先生！我刚才表示遗憾的话，是有辱于你的继承人的！

这位教授写了一本论述法国大革命的书。

在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曾召开过一次贵族、第三等级和僧侣的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有力量的——想建立一个单一的国会，而不愿象贵族和僧侣那样想建立三个议会。只建立一个议会，一个单一的议会。要追溯伟大的和谐的办法的发明，就要追溯到这里。

然而，第三等级把在单一的议会中代表其他两个等级的人的脑袋砍掉了。无论是从总的方面看，还是从细节上看，他们都是殷切希望实现和谐的……。从此以后，单一的议会中便只有第三等级的人。其他两个等级的人都和谐掉了……。

说来也真是奇怪！在这个完全由第三等级的代表组成的单一的议会中，爆发了可怕的争执。拉穆赫特这位忠厚的教士，这位诚心布道、具有献身精神的人，这位与一切身穿哲学外衣的人迥然不同的人，看到这个现象，便走上讲台，发表了一个如此之富于深刻的理智，富于基督的慈爱和天使般的热忱的演说，以致所有的人，无论是平原派、吉伦特派或山岳派的人，都流下了眼泪……。须知这些人平时是不轻易落泪的。

果然，大家都张开双臂，各党各派的人互相亲热，互相谅解，把一切都忘掉，把一切分歧都奉献在祖国的祭坛上，大家欢呼，发誓要团结，要彼此相爱：他们在大厅中互相拥抱，在讲台上互相拥抱。出现了一片爱国主义的狂热，一片激情；这真是天赐福音……。

可是第二天，山岳党人便把四十个吉伦特党人送到革命广场上去杀了头。

和谐的气氛并未到此便停止。以后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

唉！可怜啊！可怜啊！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用我们的城市化成的瓦砾上，发生在蛆虫还没有吃完的尸体上；在这场可怕的灾难发生之前，已经出现了这一天必然到来的迹象，而今天那些爱出风头的夸夸其谈的演说家还在用狂妄的言词来假惺惺地煽动年轻一代的革命激情；他们为了在年轻人面前高谈阔论，竟公然违背常识说假话！

我就某种人向你们讲的这番话，也适用于其他的人。这是一个例子，而不是一个例外。他们兜售的是同样的货色：灾难和空

话！只不过在数量和制造的方式上不同罢了。另外，在他们的旁边，在官场中，不也是有人在搞战略战术和玩弄阴谋诡计吗？这些老奸巨滑的议员，不也是在要花招吗？有些人不是在说要以小集团的利益为国家今后的原则吗？这些政治上的江湖骗子，这些在群众心目中一直被愚蠢地认为是很能干的人，他们空话连篇的演说在阅览室中还有一大群人在反复阅读哩，我们要问一问：他们除了说空话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学问？

尊敬的国事改革家们，我们要瞧一瞧你们的革命的空洞词句是不是象你们所说的能当法郎斯泰尔的土豆吃。好嘛！你们对我们的火柴和蜡烛头经济学作出了你们的结论。好！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在一边看到的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以对炖肉的计算为依据，把那个解决了普遍的命运问题并向人类揭示了**他的定律**的牛顿的脑袋打开了花；而在另一边，则是一批厚颜无耻的平庸的诡辩家；他们傲气十足，实则百无一能，只知到处制造混乱，用一大堆希腊的、罗马的、英国的、美国的胡言乱语，用听起来响亮但实际上同他们的头脑一样空洞的大话和一套一套的理论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把人民引向灾难和政治斗争：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也会得出我们的结论的。

请你们瞧着，我们也会得出我们的结论……

这些人今天在侮辱天才，恶毒地压制他的声音！！！

先生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你们用忠心、善意和公正来对待我们，我们将毫无怨言地向你们伸出手来，但是，如果你们想对这个你们压根儿没见过、而且无法弄懂的伟大学说随意阉割，妄加评论和诬蔑，如果你们冒冒失失地动它，你们将挨骂的。我们

已经作好了打的准备，也作好了心平气和地商讨的准备；如果你们要打，那好吧！正如圣女贞德在奥尔良城墙下接连三次向英国人说的："将来看谁该挨打！"

以上所说，已经足够驳斥这些对法郎斯泰尔抱轻蔑态度的可笑的唯物主义者了，已经足够驳斥这些所谓的人民的朋友了。这些人之所以侮辱这个学说，是因为这个学说首先探讨的是：用什么办法才能保证人民有独立与尊严，保证社会有秩序与和谐，有大量的财富公平地分配给大家，把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级联系在一起。现在，让我们把这些蠢人放在一边，谈谈别的。

我还没有列举在和谐的秩序中的生产的巨大源泉，不过，聪明的读者可能已经充分认识到，协作制度将给被分散经营制度弄得又苦又穷的地方带来大量的财富。因此，我可以根据这个已经充分证明的结论，阐述我的看法。当人们愈是深入探讨这个协作制度的新世界，则愈将发现这个新世界所拥有的宝藏，比勇敢的但受人迫害的克里斯托夫·哥伦布指引人们去寻找的新大陆上的宝藏多得多。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改善分散经营制度的问题，也不是提高哲学和哲学家的水平或使哲学达到和谐的问题，而是要建立协作制度的问题，因为只有这个制度才能实现人的命运。

虽说人在分散经营制度中不安适，他的情欲处处与别人的情欲相冲突；有些人诈骗钱财，偷窃东西，互相厮打和残杀，但这并不表明上帝无能或他给我们办了坏事。那些每句话都要提到上帝并按照创造人类天性的上帝的意志痛骂人类天性的合法情欲的哲学

家,也是这么看法的。这种情况,是人类尚未按照他的规律行事的明证,表明人类还没有进入适合于他的情欲的环境,尽管进入了这样的环境,他的情欲将更加强烈,也能很和谐地得到满足,而不会象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骚乱。

每一种社会形式都给情欲以特殊的动力,给某些情欲以颠覆性的动力,而给另外一些情欲以和谐的动力。应当采取的作法是:改变不良的社会形式,因为社会形式是可以改变的,而不要去改变人的情欲,因为人的情欲是不能改变的。在这个问题上,哲学的狂妄说法是可笑的,也是违背常情的和愚蠢的。只要他们去攻打人的天性和他们不可能摧毁的情欲,他们的长矛和钢盔必然会被不可抗拒的风力推动的大翅膀打个粉碎。托波左的公主的那位骑士,在他一生中只打过一次这样的仗,而道德主义的骑士们却天天打这样的仗,一直打了三千年。多么聪明啊!……尤其是在本世纪,这太稀奇了。请看那些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多么神气,已经到了1830年,他们还穿着十八世纪的破衫和伏尔泰的旧衣服;他们欢天喜地,他们现在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用天主教教义把他们自己乔装打扮一番,给他们的道德的外衣涂上了一层宗教的色彩!

请看那些自由主义者,他们现在在给我们修什么祭坛和国王的宝座了!修得很好。他们对我们说:"人是需要受到监督的,应当经常受到控制,以免为他们的天性驱使去作坏事……"由谁来监督?由谁来控制?由谁?回答是:由自由学派的这些先生;他们不再需要否定的武器了,再也不要无神论了,而且还感觉到须要利用宗教信仰来取得人民的服从!

请看，人（他是上帝的作品），既不善良，又不聪明，须要由道德学家（他们也是人，当然是受到了特殊的恩惠因而变得很聪明和善良的人）来修改上帝的这个作品，并对他加以控制！因为这些先生们懂得如何加以控制……。唉！真可惜，上帝在造人之前几分钟没有听一听这些道德学家的主意；他没有听到的好主意和好办法还有多少呢？幸运的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修改上帝的差错了！

最妙的是，这些爱吹牛皮的人，现在竟按照神的想法，按照一个既**不知道**又**不能**够把人造得聪明和善良的神的想法，按照一个可笑的和无能的神的想法，一句话，按照一个在理智上不如道德学家的神的想法，建立一种宗教信仰，规定一种宗教义务，并要求人们虔诚地听从这个比一个道德学家还蠢的神的所谓箴言！！！咳！先生们，你们为什么不干脆叫人类崇拜你们呢？这是很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的嘛；如果上帝是你们所说的那个样子的话，那你们就比他更应得到人类的崇拜；因为，如果他是你们所说的那个样子，人就应该昂起头来，眼睛盯着他，轻蔑地把他打量一番之后，对他说："既无能又愚蠢的上帝，你住嘴！你这个偶像，我不承认你是我的主宰了！"

这些道德学家，这些狡滑的人，这些哲学家、自由主义者，诽谤者、光说空话者，以及所有一切碎嘴唠叨的人、道貌岸然的保守分子、过分虔诚的宗教徒，他们认为，只要老百姓答应尊重神圣的财产权，一声不吭地挨饿，就会诸事顺利，不断地兴旺；象这样的人，我再说一遍，让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边，不去管他！现在，把这些镀金的污泥，镀银的或镀铜的污泥，通通扔开，把本章作一个总结。

让我们用数学论文式的叙述法，象数学命题那样精确地阐述

如下：

在非协作的和分散经营的制度下，由于人力的分散和冲突，必将导致社会的物资匮乏，人人贫困；而一旦建立了协作制度，则由于人力的协同一致，必将使生产的产品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均将得到无限的增加。

由此可见，复合的秩序创造的财富，应当成为我们现在考虑一切问题的依据。它是一个建立在坚硬的岩石上的基础。它是一个事实。

现在，让我们来开采我们的金矿和银矿，大把大把地从和谐制度的宝库中捧出财宝；让我们首先看一看终于获得了光荣的命运的人，是怎样修造一个配他居住的房屋的，是如何建立他在地上的王国的宫殿的。

第二章 从社会的角度看建筑术的变化

> 建筑物同社会一样，有它适应于每个社会时期的方法。
>
> 沙·傅立叶

§ I

> 他们天天在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欢乐和他们的舒适问题上所用的种种心思，难道不是每一种都带有那个使他们产生这些心思的思想的迹印吗？一本书，难道不是一个人所作的把他的思

> 想汇集一体的计划的表征吗？一辆车子，难道不是一个人所作的使自己又走得快又不累的计划的表征吗？一座房子，难道不是一个人所作的使自己生活得又舒适又不受风雨的计划的表征吗？
>
> 圣马丁

建筑术的发展倾向，是随社会的性质和形式而变化的；它是社会的形象。它在每一个时期都要表达社会状态的内部结构，它是社会的精确的浮雕，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社会的特征。

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是一条规律，并且要预先把它阐述清楚；我们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筑术在不同的社会时期的变化和发展，以便对这条规律加以论证。

请你首先到一个野蛮人的部落去，看一看建立在非洲的一条大河边上的黑人部族的有栅栏防护的村庄，或者看一看一群红种人在美洲大草原的空地上和原始森林中搭的茅屋。在这些地方，既没有文化，没有工业，也没有地产：无忧无虑和自由自在，是这个时期的风俗的突出特征。你看那些住房，它们和这些特征是多么的一致。这种住房是用泥土、地衣和树枝修造的，修起来不难，如果因为打猎或打仗需要部族搬迁，把这些房屋丢了也不可惜。

捕鱼、打猎和打仗，是野蛮人的活动的唯一内容。他们住房的装饰，全是作鱼钩用的鱼骨头、在林中打猎用的弓箭、打仗用的木枪木棒和割带头发的头皮用的刀，以及被杀死的敌人的头颅、兽皮和鸟羽。

他们的住房就是这个样子，住房的装饰就是这些。

时代的特征都表现在这上面了。从茅屋就可以看出野蛮人的生活。处在这种柔弱和幼稚的状态，人类没有留下任何过往的痕迹；他的脚没有在地上留下脚印，他没有使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的面貌发生变化。

流浪的阿拉伯人，他们把他们的房屋驮在骆驼的背上；在流浪生活中，总是哪儿有草，就在哪儿搭帐篷住。人和住房的连带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只要一提到阿拉伯人，你便觉得在看到一个沙漠中的人的同时，也看到了他的马、他的骆驼和他的帐篷。粗犷的拉普人在修建在地下的被烟熏黑的小屋中过冬。这种建筑物，是和他们的习惯和风俗有关的。这样一种住在地下的生活，难道不是真正的社会状况的忠实反映吗？

以后，又出现了封建领主的有雉堞的大城楼；城楼的墙，同他作战时穿的铠甲一样，又高又厚；修建在岩石顶上的城堡，就象鸢用爪子抓物似的，把用石头和水泥作的地基紧紧地压在岩石上。在修建在高处的能俯瞰周围的田野的城堡下面，在山坡上是许许多多象鼹鼠窝似的臣仆住的破破烂烂的窝棚。领主的城堡好比是一个巨人的脚，但他脚下却穿的是臣仆的破房这样难看的鞋。

接着，又出现了中世纪的大教堂，它修建得又雄伟又漂亮，显得轻松自在，同时又稳重庄严。在圣殿的阴影中，有互相交错的穹窿和闪闪发光的尖顶。在教堂里，有千百根象石头纺锤似的耸立的小圆柱，有千百个圣人的和魔鬼的雕像，有千百个天使的和奇形怪状的人的画图；有圣母像，也有妖怪像；有长着翅膀的小天使，也有肮脏的动物，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所有这些，在这个高大的、有锯齿状花纹的、有透光的洞的、有响声的、在风中颤摇

的、身子笨重而安然端坐的建筑物中，到处都是。在这些东西的上边，是矗立在空中的钟楼；它高高在人的头上，往下俯视，把忧郁的、震颤的、拖得长长的钟声传遍四方，召唤忠实的信徒去敬拜上帝。这种大教堂，就是具体的、穿着石头做的无袖长袍的强大的神权政治。这脚踏人的房屋、头顶天的大教堂，是为了一种既充满恐怖又充满爱、既有天堂又有地狱的宗教举行神秘仪式而修的，正如用树枝盖的棚屋是为了开普敦和佛罗里达州的人居住而修的，帐篷是为了沙漠中的人而制作的，被烟熏黑的地下室是为了北极地区的居民而造的，有雉堞的城堡是为了封建领主而建立的。

在茅屋中，人睡了他的第一觉，尝试了生活；当他开始有了气力和智慧的时候，他就在棚屋中劳动，在城堡中打仗，在寺庙和教堂中祈祷；他惶惶不安，最后终于得到了神的启示。

建筑的艺术紧紧跟随着人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新的时期，使人的智慧和劳动在自然界取得的成就具有鲜明的形状。艺术本身虽然不能用作取得成就的武器，但至少可以使它们保持长久。

物质是惰性的，而精神是活跃的。精神可以对物质进行塑造，使它具有一定的形状。人，无论是单个的人还是整个人类，都和上帝一样，要在他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他自己。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一个民族和它的风俗习惯之间，在艺术和社会生活之间，有一个内在的关系，一个必然的相互联系。

使人有房屋居住的建筑术，是一切艺术中的头一个艺术；如同臣仆围绕在君主的周围一样，其他的艺术也围绕在建筑术的周围：雕刻、绘画、音乐和诗歌，只有在它们与整个建筑相协调的时候，才能发生巨大的作用。建筑是核心艺术，它概括了一切其他的艺术，

因而也概括了社会的本身：建筑术写下了历史。

§ II

在地球上有一个污浊的水池，
人们称它为巴黎：它是一个闷热的
地方，一个四周广阔的大石坑，
坑里全是黄色的泥浆；它是一个
时刻都可爆发的冒烟的火山，
它喷出大量的人肉和骸骨；
一个藏垢纳污的渊薮，
全国各地的污水都往它这里流；
它有时候盛满了淤泥，
气泡翻腾，把淤泥倾泻到全世界。
…………
赶走了罗马人，扫清了他们的污物，
经过了两千年漫长的道路，如今
又成了黑如罗马的脏桶似的深渊。

奥古斯特·巴比埃

马德里！西班牙的公主！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

建筑术记载了历史。

你想了解我们当今的文明制度并对它作出评价吗？那就请你到村里的钟楼或巴黎圣母院的高塔上去看一看。

你首先看到的，是一片触目惊心的混乱景象。

房屋的墙一个比一个高，形状千奇百怪，密密麻麻地一个挨着一个。屋顶的倾斜度也不整齐，一个比一个倾斜。光秃秃的山墙被烟熏得黑黑的，有些地方还开有缺口，用栅栏围起来；围墙互相

交接，挨在一起。房屋修建的年代不一，修建的方法也不同；它们互相阻碍着对方的通风，遮挡着对方的视野和光线。这简直是一场混战，一场可怕的建筑术上的短兵战。

大城市，尤其是巴黎，在任何一个有秩序与和谐观念的人看来，样子是很难看的；在任何一个对这一大堆奇形怪状的东西所反映出来的无政府状态感到担心的人看来，样子是很糟糕的：这一大片乱七八糟的房屋，屋顶有尖形的，凹形的，破破烂烂一团糟；有的还有金属屋面盖料和生了锈的风标；尤其是不计其数的烟囱，更加清楚地描绘了社会的散乱状态和产生这种房屋建筑上的混乱现象的分散经营制度的弊病。

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和谐，在建筑上缺乏远见与总的安排，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个文明世界的首都，人的居住条件是多么的糟！

在巴黎有一百万男人、妇女和可怜的儿童拥挤在一个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七层楼房的小圈子里；此外，有六十万人住在阴暗的院子里，房屋既不通风，又缺乏光线；有的住在潮湿的地下室，或者住在又透风又漏雨、又有耗子又有虫的仓库里……从下到上，从地下室到污水槽，全都破烂不堪，又臭又脏……

这么大的一个脏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一个现实，一个极其严重的现实。但是，你们要认识到，这在你们这个制造这种脏东西的社会中虽说是不可避免的，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人类社会的反映，然而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既然后果是这么糟糕，对人有极大的危害，你们就应当承认产生这种后果的重大原因，承认使这种后果不可避免的原因，承认社

会的原则是不好的和颠覆性的！你们既然用“不可避免的”这个大字眼来回答对你们的批评和向你们揭示的弊病，说这种弊病是合乎自然的条件的，是命中注定的，是事物的本身强加于人的，那就请你们向我们解释一下弊病的根源为什么不是由于一种不良的社会结构，为什么在你们所说的上层秩序中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你们对任何问题都只有这么一个愚蠢的回答：“不可避免的”！我且问问你们：在人口聚集之地的空气这么龌龊，是大自然造成的，还是人造成的？是出自上帝之手，还是出自人之手？

请你们说说，你们在草地上、树林中以及河边和海滩上散步时吸入的空气是含有病毒和细菌的吗？当绿草在早晨闪耀着露珠的晶莹的时候，当它们举着无数的花冠，在阳光下散发着芬芳，用甜蜜的声音对你们说：是上帝把人类安置在这个美好的地球上，大自然对人类是很宽厚慈祥的——在此时候，你在绿草丛中漫步，吸入的空气是含有病毒和细菌的吗？

虽说在大自然中有肮脏的有害的东西，但人类不是具有消灭这种东西的力量吗？现在之所以有臭不可闻的沼泽地、荒凉的沙漠和一片焦土的地区，难道不是由于人类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没有管好自己的领地，让邪恶侵入了他应当好好治理的地方吗？大自然的这些创伤，难道不是秩序混乱的明证？不是人类应当受到的惩罚，不是他背离社会的反映？不是为了提醒人们而插在错误的道路路边上的标记或贴在悬崖前面的布告？难道不是一种向人们提出警告并使人感到痛苦的声音吗？难道不是大自然唯一可以用来向走入歧途的人类说话的声音吗？难道没有经常大声疾呼向人类说：“你走错了路，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你没有按规律行事，你

没有走向你的命运！”吗？这一切，难道不是一种迹象吗？

啊！大自然是善良的和乐于助人的！人的心要堕落到什么程度才听不懂这种充满关怀和爱的声音！什么？当你黄昏时候来到这么美丽的乡村，见到这么好看的草木、绚丽的天空和明净的水，眺望雾濛濛的远方，闻着清新的芳香，你不明白是谁之力吗？当你晚上精力充沛，心中充满了活力，从乡村回到令人厌恶的城市，呼吸着城中污浊的空气和使人生病的疫气，你不明白是谁之过吗？

当你见到你们十七岁的男孩或女孩死的时候，你说："病症是不可避免的；地不好，人不好，这是上帝安排的。"——是上帝安排的！！……喂，你快住嘴，你快住嘴！因为你这样说，是在亵渎上帝！

巴黎是上帝创造的，还是人修建的？

你仔细看看巴黎的样子：

那些门、窗和气孔，象征着许多要求呼吸新鲜空气的嘴；当不刮风的时候，空中尽是从这些肮脏的地方散发出来的灰濛濛的烟尘。这样的空气，这个首都却把它当王冠戴在头上；巴黎人呼吸的，就是这种空气。巴黎人感到窒息……；巴黎是一个制造污浊的工厂，灾祸和疫疠齐备，不通空气，不透阳光。巴黎是一个草木不能繁茂生长的坏地方；在这里，每七个儿童中，一年就有四个要死亡。

在霍乱流行的时候，那些到病人家中出诊和深入贫民阶级污秽的住所去看病人的医生所写的报告，读之使人不寒而栗；但这一切，有钱的富翁们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富翁们，我要提醒你们不要忘记这种情景！

你们这些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的富翁，在这有毒的空气中跳

舞，让你们可爱的儿子和女儿在他们的母亲还没有弄清是什么原因就被这样的空气夺走了生命；你们忘记了人类大家庭一切成员的团结；富翁们，我要向你们再述说这种情景。你们听着：在瘟疫流行巴黎的时候，有许多医生夜里睡不安眠；其中一位医生[①]是哪儿的病人多就到哪儿去，尤其是哪儿的穷人多，他就更是战斗在哪里……。你们听听，他是怎么讲的：

人们说：巴黎不会发生霍乱；即便发生，情况也不会太严重，在这个文明的中心，在这个光明之地，不致于蔓延。人们谈论穷人的疾苦。但这个问题，在富人看来，是一个令人怜悯的问题，但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他们不相信有钱人和穷人能够团结在一起。他们不了解穷人遭受瘟疫传染的可怕情景；应当让霍乱传染穷人的悲惨情景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他们眼前。这种情景，就连天天与这些可怜的人见面的医生也感到震惊；尽管他们已经闻惯了医院和梯形解剖室的空气，但一接触到那些为我们劳动的人居住的地方的空气，仍然感到窒息。在穷人们又脏又乱的小屋子里，只有从屋门还能通一点儿带有污水槽和茅坑味儿的空气。他们整个冬天都把天窗堵住，不打开。如果你对他们说需要空气，他们便回答说：他们冷，没有柴，也没有衣服。你告诉他们说要吃好一点，他们说他们经常连面包也没有。他们空荡荡的房间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张简陋的床：父亲、母亲和孩子，生病的和没有生病的，甚至奄奄一息的，都挤在一张床上，有时候连已经死了的人也放在床上。

① B.杜拉里先生；他是塞纳—瓦兹的议会代表。这位医生直到霍乱在巴黎已经完全绝迹，才离开首都，前往霍乱猖獗的埃丹普。

有些人带着冷漠的态度说：这要怪他们自己，他们应当有远见，在日子好的时候省一点；混乱和纵欲无度造成了他们的灾祸。你们这些生活富裕的人，享尽一切欢乐的人，你们要人民具备什么样的美德呢？这五十年来，你们对他们谈论的，是他们的权利；你们说穷人和富人一样，也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你们宣称人民是主权者，而如今又要求他们对缺吃少穿的情况要知足，要用哲学的眼光去看待富人的享乐，要求他们不去享受他们能够享受的乐趣，要求他们永远不要忘乎所以，要他们永远谨慎、有理智和克制吗？如果他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改善他们的命运，那就让他们在宗教信仰的安慰下，继续处于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的境地。政治权利，对于工人来说，完全是空话。妇女们，即使在最好的时候，挣的钱也不多；她们哪里有什么节余？

我曾看见有些妇女在草褥上呻吟，没有垫的，也没有盖的，身边还有挨饿的孩子。我亲眼看见过孩子吮吸他垂死的母亲的已经干瘪得没有一滴乳汁的奶。有些母亲自己的身子已经冻僵了，还抱着孩子给他偎暖；她们孤零零的，没有任何人去帮助。

由穷人去护理穷人，虽然有愚蠢的偏见作怪，护理得不周全，有时还效果适得其反，但这至少是互相同情的团结的表示，是一种安慰；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这种护理的：在乱糟糟的人群里，也有些极其孤独的人至到死了，腐烂的尸体发出了臭味，人们才知道他已经病死①。

但愿我的叙述能唤起你们的同情。我的话一点也没有夸大。

① 我在巴士底流动医院工作短短的几天里，在圣安东郊区就发生过两起这样的事情。

唉！要是你们去亲眼看看就好了！

这些悲惨的情景，对你们也有影响：从穷人的房屋散发出来的臭气，将传遍整个城市；你不断地把这种臭气和各种各样的阴沟味和垃圾味一起吸进去。巴黎，即使在它最繁华的区里，也是很肮脏龌龊的；虽然政府扩大了一些街道，清扫了一些地方，但那些作投机买卖的人却毁掉了一些净化空气的花园，修起一幢一幢的楼房，使你的住房愈来愈小；交易所和商业的兴衰，工业的灾祸，扰得你睡不安眠；革命和暴动使你胆战心惊；疾病也容易传到你们的身上。尽管你们感染霍乱的可能性没有穷人那么多，但霍乱也是不会放过你们的；一旦感染了，医生并不是总在你们身边及时给你们治疗的。我发现你们焦急不安；你们尽管有钱，但你们家中的人由于缺乏知识和耐心，有时甚至不愿意，因此对你们的护理是很差的。当流行病突然传染到人的身上，想使他快死，那是很容易的。你们这些惜命的富翁们，我在你们当中曾经看见过有几个人，就是由于缺乏照顾和护理而死掉的，而在傅立叶的和谐制度中，即使是最穷的人也能得到这种对病人的照顾和护理。

以上是霍乱猖獗，巴黎城中缺乏团结，笼罩在乌烟瘴气之中，濒临死亡的情景。

伦敦的情形和巴黎一个样，圣彼得堡也不例外，所有的大都会全是这样；所有一切人们居住的肮脏的地方，无论是城市或农村，尤其是大城市，无不相同。马德里现在和巴黎与圣彼得堡一样了，和所有的大城市一样了。现在是轮到马德里——**西班牙的公主**受苦了！

难道霍乱是上帝创造的，让它产生在这些污秽的沼泽地？难道不是由于人们象不理政事的国王一样，把这些沼泽地治理得不好，才使它象一个巨大的下疳一样侵入他所治理的区域中的最美好的地区吗？霍乱从印度出发，将周游世界，在地球上到处有死尸的人群中，用粗大的笔划写“团结”二字：各个国家的团结，各个洲的团结，各个民族的团结……团结！

让霍乱到处流行的，是上帝还是人？

修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和马德里的，是上帝还是人？

长期的贫困，周期性的瘟疫，空气的毒化，这些都是人类造成的；上帝从未创造过这些东西。上帝在天空中布的是金色的云，在树林中种的是欧百里香，并在林中养了许多鸟儿；他使田野盛开着鲜花，山谷里到处是百合；上帝把它们装点得比全身锦绣的莎乐美还漂亮。

§III

> 圣布里尔是一座重新粉刷过的老城，它穿上了新装。一进城，人们就闻到了警察局的味儿，并且和以监狱与新的兵营为象征的文明制度迎面相撞。
>
> 爱弥儿·苏费斯特尔

你们看过了各国的首都，尤其是看过了巴黎；巴黎是首都中的首都，文明制度的心脏，它的活动、权力和光荣的中心。

文明制度让人在首都居住的情况，在它的活动、权力和光荣的中心居住的情况，你们已经看过了。你们现在到农村去，再看看文

明制度是怎么作的。我认为，巴黎周围的那些漂亮的房子，只不过象垃圾堆上长出的几簇鲜花，不能叫做农村：应当到香槟、庇卡底、布列士、尼维尔勒、索洛涅、利穆赞和布列塔尼等地去看看，而且要详详细细地看。在那里，有些人的房间，既是厨房，又是饭厅，又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们的寝室，而且还当地窖和仓库用，有时候还当畜棚和养鸡鸭的地方用。阳光只能从又矮又窄的窗口进去，门和窗子都漏风；如果有玻璃窗(在有些省份里，直到今天还几乎没有人用过玻璃哩)，风就从熏黑了的玻璃窗呼呼地往屋里灌。屋里点的是冒油烟的灯，而且是偶尔用灯，平时是用火来照明。地板怎么样呢？地板是又潮又坑洼不平的土地。到处是池塘；你要蹚水而过；小孩在池塘里玩。鸭子在池塘里找吃的！……

在这些地方，疾病也很猖獗！它夺走了有些人的生命，它使有些人成了残废，或者留下难看的缺陷！风湿、疥疮、瘰疬和可臻于完善的文明制度的种种不正常的怪病，到处都有！在美好的土地上，一种疾病接着一种疾病发生，瘟疫和霍乱一来，人们真是无处藏身！

以上是房屋内部的情况，至于房屋外面，你看：

街上到处是泥、垃圾、污水和死水。当你在一条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路越来越脏的时候，你就明白，是快要到一个村子了。当你来到一群破房子当中，来到那些“住宅”当中，你将发现，道路是那么难看，那么糟，简直没法儿走。

在这些使我们的诗人和道德学家感到神往的破茅屋当中，你有时会看到一幢挺漂亮的房子；那是某一个发了财的商人的乡间别墅；或者是某一位从前的贵族的府第：他对于失去了他祖先的城

堡，失去了他那神气的城堡主塔上的公爵冠，失去了城堡外面的双重濠沟，十分惋惜；他不可能再让可征徭役的农民夜里来拍打沟里的水，吓唬青蛙，以免它的叫声打扰高贵的城堡女主人的美梦了。一百家破破烂烂的房子当中，这样的房屋只有一幢！

以上是城市的情景，和农村的情景！

啊！它们把我们的支离破碎的社会在城市和农村所作的业迹，描绘得多么清楚！

在我们的城市里，黑乎乎的、又脏又臭的破破烂烂的房子，一个挨一个地拥挤在王宫的周围或大教堂的两旁。它们密密麻麻地围绕在文明制度在这儿或那儿修造的高大建筑物的周围，宛如在杂草丛生的花园中盛开的百合花的花枝上爬行的流着肮脏粘液的蜗牛。豪华对贫穷：这句话正好用来作这幅图画的补注。

文明制度的宫殿不多，但又脏又乱的房子却不少；它让广大的群众穿破衣，但却给它的少数宠儿穿锦绣。它让投机商的仆役穿绣花制服，但却让无产者穿棕色粗毛呢服，让穷人穿破衣。它花无数的金钱修豪华的歌剧院，给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演奏令人陶醉的音乐，然而却让人们在大街和广场上听盲人凄楚的歌声和乞丐的诉怨；它到处使人产生自私的和不道德的行为，因为贫穷和富裕这两者都各有各的不道德的和自私的地方。

啊！在农村，在城市，在大都会，人没有房子住：我把夜里提着灯笼，用一把钩子在垃圾堆上捡破烂的人和他的穷伙伴，也看作是与交易所和城堡里的人，同样是人；我所说的房子，要整齐、干净、漂亮、而且很舒适，才能说是人的住房。

人为什么没有房子住呢？对于这个问题，同诸如他为什么挨

饿，为什么受冻，为什么不能上学受教育，为什么那么可怜，贫无一物等问题一样，应该这样来回答：采石场中有的是石头，森林中有的是木材，地里有的是铁；你只要去播种，地里就长东西；技术、科学、智慧和体力，全都齐备。现在缺乏的，不是力量；一方面要做的工作有的是，另一方面又有人找不到工作做。应当对劳动加以协调，以便提高劳动的效率；应当使劳动有吸引力，以增加劳动的产量；应当加以组织！应当建立协作制度，从分散经营制度过渡到和谐制度！这才是人们应当考虑的问题。然而有些人却热中于搞官场斗争、党派倾轧和争夺职位的争吵……。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与协作制度的公社的组织和试验，有什么共同之处？

你们已经知道，人的住房是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个问题上，许多有趣的事情须要加以研究，尤其是，如果你从艺术方面去研究的话，需要研究的事情就更多了，因为艺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初步论证过的，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人民生活的特征、发展的情况和在不同的阶段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所出现的种种观念，新出现的各种思想和已经在地球上消逝的信仰，都象俄耳甫斯[①]的竖琴一样，有震撼山岳的威力。它们具有不朽的形态，被人们刻在寺庙的门楣上，被刻在圣殿和戏院的大理石上；人们用铁铸造它们，用铜或贵重的金属铸造它们；它们使浮雕和塑像栩栩如生，使图画和墙上的颜色和谐；它们以种种方式改变人住的房屋的样式，在人用的武器上、器具上、甚至帷幔和衣服上都留下它们的痕迹：因为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时代都各自有特殊的造型形式，都有与各自的社会性质相关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生活的特

① 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善弹竖琴的歌手。——译注

点。

这种相互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以致，尽管一个时代的传说已经消失，所有的文献已经毁灭，但只要能找到一些宏伟的建筑物的遗迹，找到公众的和私人的房屋的残垣颓瓦或绘画的残片，一句话，只要能找到这个时代中的一些艺术表现形式，我们便可以恢复这个时代的社会的历史面貌。居维叶可以用动物的残骸再现已经从地球上绝迹的动物的原样；只要有同样的资料，我们也可以象居维叶那样再现一个民族的原样，准确地表现这个民族的天性、风俗和习惯。同自然界一样，社会中的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虽说物质要受精神的制约，形式能反映思想，但思想也可转化为行动，转化为物质，取得外表的形式。按照这个相互联系的观点写的艺术史，将是一部描述往事的建筑学巨著，过去的人和过去的时代都将在这部巨著中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人类在地球上的发展和他的历次社会大革命，都将描绘在这幅巨大的画图上。

我们还可以把这种相互的关系推演到极其微小的细节，有百分之几和千分之几的材料，就可以估量出一个大概的情形。你们在文明人的餐厅、厨房、沙龙和寝室中，在野蛮人的茅屋和阿拉伯人的帐篷中，在我们农民的小房子中，在我们的文明制度中却仍然处于蒙昧制度的蒙昧人似的无产者的又脏又乱的小屋中，岂不是看见过这种相互的关系吗？

兵营和监狱，咖啡馆和戏院，小饭馆和小酒馆，不是各有各的特殊外表吗？每一座建筑物不是都有一个年代，从它的正面就可以看出它诞生的简单经过吗？军事建筑物的变化，从木桩栅栏开始，直到沃邦和科尔蒙台涅的筑有棱形堡的工事，再配上半月形城

堡、深沟和暗堡、围墙，所有这些变化，向你非常清楚地展现了后来的科学发明使战争的艺术有了改进和变化。从筑有棱形堡的工事，就可以推断出当时的物理、化学和几何学的水平，一句话，可以推断出建造这种工事的社会的各种科学的水平。

在我们这个工业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时代，不也是有许许多多具有工业和商业特征的建筑物吗？制造厂的厂房都一律是四方形；工人在这些厂房中被当作机器使用。为了给老板赚钱，他们流尽了泪和汗，吃尽了辛酸和苦头；厂房的样子，不是可以很清楚地说明问题吗？那些随处都有漂亮的商店的街道，有些的样子很难看，有些则显得很堂皇，从它们身上不是可以看出无政府的商业理论每一页都是骗人的货色吗？在大城市中由投机商修建的出租公寓，窗子是那么狭小，这难道不表明对住在其中的穷人的空气和阳光都有规定？在这个大笼子里，二十家穷人挤在一起，人的健康，人的生命和肺，怎么不受损害？

如果我们再深入探讨，从每个人的生活方面来观察问题，我们将发现，一个艺术家的工作间，一个作家、律师或做股票买卖的人的房间，都是各有各的表明其职业特征的安排。我们观察一套房间的样子，大体上就可以看出住在房间中的人的性格；对一个人穿的衣服样式详细描写，不是就把他的特征画出来了吗？

无论在人制作的东西或上帝创造的东西中，物质的每一个形状都有一种与之相应的思想；这一点，我们就不再继续阐述，只把经过事实论证的总的看法陈述如下：

人类从蒙昧生活和游牧生活过渡到在土地上定居的野蛮制度时期之后，便离开茅屋和帐篷，住进军事独裁者的府第周围的低矮

的小屋；而军事独裁者的府第，不久以后又让位于神权政治的宗教建筑物；

文明制度到来以后，便想尽办法使建筑物的外观整齐划一，并花很大的力气慢慢把人乱七八糟地聚居在一起，我们的农村和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样子。

跟着到来的保险制度，便不象文明制度这样采用只讲究外观的简单的建筑物。它要修建复杂的建筑物，使房屋内部住起来舒适，有益于健康；无论房屋的内部或外部，都要让人看起来感到愉快。

我在这里不谈保障制度的建筑术，也不谈第七个时期的建筑术。读者若想了解它们的基本要点，请参阅《宇宙统一论》第一卷的《序言》，那里有一幅保障制度的村庄的详细图。研究这个图，是很有趣的。

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工作要做。就我来说，我在这里要达到的目的，是在理论上论证并使读者坚信这个必然的结论：

社会的进化终将使人类走向和谐制度时期，那时，它将在文明制度只能修建肮脏破烂的房屋的地方，给我们建造宫殿。

如果要给文明制度画一幅像，你就画它那密密麻麻的蚂蚁窝似的样子，在乱七八糟的房屋当中，稀稀拉拉地有几座高大的建筑物；它的面貌，在农村和城市的各种各样脏的和丑的房屋中全反映出来了。愿协作制度赶快到来！愿和谐制度赶快到来！和谐制度将在光辉灿烂的法郎斯泰尔中兴旺发达，日趋隆盛！

每当世界出现一次万众齐心协力、意志集中的时候，不管这种意志的集中是因为对事物的爱，还是因为对事物的忧虑和恐惧造

成的，它都有一种与它的力量相称的大建筑物把它表现出来；这一点，你难道没有发现吗？封建制度有城堡，君主制度有埃及的金字塔和宫殿，宗教有它古老的寺庙和大教堂。今天，再也没有什么权威，没有统一的和集中的意志了，因此只修了一些房子；啊！我忘记了，还有又高大又坚固的、锁得严严实实的监狱。现代伦敦①最漂亮的建筑物，竟然是一座监狱②！

不管怎么说，个人的事业总是很微小的，只有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才能取得巨大的成果。这个道理，是放之各处都皆准的。你看市府大厦就是这样，它在那些房屋当中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它是按公社的原则修建的；剧院反映了群众对娱乐的喜爱，同样，教堂表现了一个宗教团体的思想。僧侣会在基督的土地上到处修建修道院；大学修建学院；政府修建法院，还要修各部办公机关、省政府、军火库和监狱，在千百个战略要地还要修又高又厚、并筑有棱形堡的石头墙。

你看文明制度，尽管它的办法不多，但每当它产生了一个什么组织的时候，它便扩大和整顿它的建筑物。

当分子分散在一个混乱的环境中的时候，它们便迅速沉落，变成尘埃。当它们能够在一个有利于亲合的环境，互相接近和连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便自然而然地组合成发闪光的晶体。同样，当今天一盘散沙的人，按照协作制度的大原则联合起来，通过他们的互相感应而组织起来，使公社变成法郎吉的时候，这些房子和简陋的

① 此处原文疑有误，从脚注②看，“现代伦敦”，似应为“现代巴黎”。——译注

② “新力”监狱，这座修建在巴黎第八区用来分单间关押一千二百名犯人的班房，可能要花五百万法郎……！（第二版附注）

小屋就将变成法郎斯泰尔!

第三章　法郎斯泰尔

在这之后，我看见了一个新天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

我，约翰，我看见圣城从天而降，从神那里来的新耶路撒冷，装饰得宛如一个穿着华丽衣服去见丈夫的新妇。

《新约全书·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1、2节》

哲学家！你说我在做梦……。你自己才做了一千多年的梦哩。现在，请你也做一个象我这样甜蜜的梦吧！

塞约拉·休森

§Ⅰ

没有一个新的建筑物，就不可能实现协作制度；此外，还必须抵制从外面来的影响。

儒勒·勒席瓦里耶

我们再提一下：在协作制度的理论的影响下，一个区中的个人的分散经营的土地，将折换成以全区的财产作抵押而发行的股票。篱笆、栅栏、分界线、臭水沟、上面插着碎玻璃瓶子的围墙，所有这些用来保护分散经营的土地的难看的东西，都通通没有了；农作物将按照又合理又美观的安排，分布在一大块连成一片的土地上。

法郎斯泰尔建立在这一片农作物的中央。

法郎吉用不着修四百间厨房、四百个牲畜棚、四百个地窖和四百个仓库，它用不着开那么多的商店和铺子；那些歪歪扭扭、须要花很多钱维修的寒碜难看的房子，对它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它只要几个宽敞漂亮的大工作间、几个大厅和一个大商店，就足够做供应所有在法郎斯泰尔食宿的人吃的相当精美的食品、制作各类家庭用品、存放本区收获的庄稼和其他产品和展销它对外销售的商品与消费品。

协作制度的人与人的关系，对建筑物的要求与文明生活的要求迥然不同。它修建的，不是无产者住的又脏又乱的小屋和有产者住的房子，也不是投机商或有贵族气派的人住的大饭店。它修建的，是人居住的大住宅。必须把这种住宅修建得很美观，在各方面考虑得很周到，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建筑群；其中有豪华的公寓，也有朴素的房间，以便每一个人按照他的爱好和财力去住；此外，它还要修建供做各种工作的车间和供办事或娱乐之用的大厅。

现在，让我们首先对这个按协作制度的计划修建的建筑物的布局作一个鸟瞰；我们在一个法郎斯泰尔的上空飞翔，你们看：

啊！乱七八糟的样子已经没有了：从前，城市和文明的小镇混乱不清；人群杂沓，搞农业的和搞工业的混在一起；人和动物同住，作坊、马厩和牲畜棚乱糟糟地并排在一块儿；各种凌乱的东西、人、牲口和各种各样的房子，乱得不成样子……。现在，创造万物的声音在上空回响；秩序建立起来了。

人们把淹没在混乱中的事物清理出来，并按上帝的吩咐分门别类地汇集在一起。经过分门别类的安排和建立秩序之后，出现了生气、经济和美，出现了生活的和谐与一切美好的事物。

现在，让我们观赏这幅展现在我们下方的全景。在花园、花坛和荫凉的草坪的中央，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宫殿，宛如一个浸浴在绿色海洋中的大理石岛屿。它就是获得再生的人们的漂亮住宅。

在宫殿的前面有一块大广场。这是荣誉庭院，劳动大军集合的地方，各大队活动的起点和终点，游行的广场，群众歌咏、检阅和操练的广场。

那条两旁有几排青葱的树木的大道，从周围有许多灌木和花朵的田野，穿过法郎斯泰尔前边的两翼建筑物，直达荣誉庭院，并将它从中分开，使一边是工业用房，另一边是朝庄稼地的方向扩展的农业用房。

一边是人们居住的宫殿，中央是活动和操练的大广场，另一边是工业区、粮仓、机器房和牲畜棚。

在工业区的第一排，是一排正对着法郎斯泰尔的厂房、大车间、商店和库房。发动机和机器发挥它们的力量，将原料加工，为法郎吉制造各样精美的东西。这是人类智慧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大场所；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工业，通过人的巨大的创造力，对各种农产品和各种畜产品进行加工。在这里，动物将被驯服，流水将受到控制，神奇的力量将得到利用，大自然的威力将被征服，古老的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都将屈服于这个地上的神，他们都将服从这个神的命令，成为他的温顺的仆人，接受他的统治。

这一排工业建筑物都有开阔的视野，能从法郎斯泰尔看到农业用房、青翠的田野风光和远方的景色。在大扇面的中间，人们将首先看到一个巨大的家禽饲养场；在这个漂亮的家禽饲养场上，有水池，有从砾石上流过的小溪，有小巧的亭子，有树荫笼罩的围栅；

在矗立在农业用房中央的方形尖顶塔楼上，有许多大鸽笼；在朴素的乳品厂、冰库和奶酪房的左边和右边都有稀稀疏疏的树丛。周围是放犁的地方，放闪闪发亮的齿钉耙的地方，停放马车的地方，放分组分类的漆有各种颜色的农具的地方。我们发现，这些存放农业武器的地方，比英国和法国的兵工厂自以为了不起的军火库还漂亮。

在农具存放处、马车房、铁器制造房和农具修理处的周围，是宽敞的牛棚和马厩，法郎吉的马和牛都按品种和用途编队饲养。空气和水，在房屋的内部和外部都有合理的安排和导引，所以能在有树木和道路间隔的建筑群中畅通无阻。屋内阳光充足。有了空气、水和阳光，再加上热情的服务人员的精心管理，因此房舍十分整洁，有益于健康，使大家生活得非常愉快。在农舍的周围和田间，是羊圈、草垛和饲料房。

以上所述，是一个总的全貌：

法郎斯泰尔；工业区；农场。

在法郎斯泰尔中，人统治一切；在工业区中，人指挥大自然的力量；在农场中，人管理一切活的生物。

人赢得了君主的权杖和皇冠；他要统治、指挥和管理一切。

在远处，在法郎吉的各分区中，有小农场和小城堡；散布在河边、湖边、葡萄园中、草地上、树林和农田中的亭子和平台，是人们聚会和休息的好地方；还有港湾、码头、趸船和河上的大桥。再远一点，还可看到附近的法郎吉的法郎斯泰尔、港湾、码头、亭子和小城堡。

以上就是法郎斯泰尔的田野的情景，就是和谐制度的村庄的

情景。

至于它的城市和大都会，我们还没有讲到哩。

现在，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住房即法郎斯泰尔本身的布局。

为了让人们了解一个法郎斯泰尔的整个布局，便须要画一个草图。我先前画的是一个平面图，但由于平面图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懂的，所以我想采用远景画的办法，以帮助大家了解一座协作制度的建筑物的情景①。

我画的是一个从傅立叶的平面图推导出来的一般的型式。它具有协作制度的种种便利条件，使人住起来非常舒适、卫生和安全。当然，这种型式并不是绝对的。由于地形和其他种种原因，可以对这种型式进行修改和发展。每一个法郎斯泰尔都有它独特的外观、样式和细小的差异。因此，应当把这里所讲的，看作是一个着眼于能提供一般的服务和种种便利条件的型式，一种法郎斯泰尔的型式，同十字架是教堂的一种型式，有碉楼的前门是城堡的一种型式，是一样的。它是可以因地制宜，并随气候的不同而加以修改的；它并不妨碍未来的艺术家发挥他的天才。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协作制度的建筑物必须具备的主要的便利条件，傅立叶在这张比他之前的一切建筑设计好一百倍的图上全都画出来了。你看，傅立叶的确是一个天才的分析家，一个严密的逻辑学家，一个精确的计算家；你看他是不是一个平庸的建筑师。我告诉你，你在后面将看到他还有许多其他的优点。

---

① 请参看一个法郎斯泰尔的平面图和示意图。②

② 本书未附这里所说的“平面图和示意图”。这两幅图，请见商务印书馆《傅立叶选集》1982年版第一卷第225和226页。——译注

当你观看法郎斯泰尔的时候，你将首先看到中央的主体建筑；在主体建筑的正中是指挥塔。中央主体建筑以及与它成直角正交的两翼建筑构成荣誉庭院，供游行和操作表演之用。然后是两个小翼的房屋，象马蹄似地排列在围绕荣誉庭院的路边上；接着是工业用房和农业用房。

主体建筑为双排；法郎斯泰尔成折叠形，以免延伸过长和两翼离中心太远，从而有利于活动的联系和集中。

有噪音的车间和喧闹的学校，设在小翼末端靠边缘的院子里，让嘈杂的声音就限制在这个闹闹嚷嚷的院子之内。这样就可避免文明城市中处处都可听到的令人受不了的噪音；铁匠的铁砧，白铁匠的榔头，竖笛，单簧管，喇叭，再加上小提琴、车辆和其他乱七八糟的吵闹声，把大城市的住房几乎都变成了真正的地狱；最后，还有那不可避免地处处都要听到的压倒一切的凶猛的钢琴声；

在另一小翼，是供外来客人住的旅舍。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活动中心的人过份拥挤。

行政管理办公厅，交易所，以及接待客人和举行宴会、舞会和音乐会等的大厅，都设在中央主体建筑，在指挥塔的周围。车间和大小不同、房价不同的套间，在各个楼房都有。车间通常在一楼，把它们安排在一楼最合适。有些车间，如缝纫车间和花边车间，以及其他做细活儿的车间，可以设在二楼。

很显然，中央的主体建筑是最漂亮的：这里的套间的房钱贵，因为它们的陈设富丽堂皇，位置又靠近指挥塔后边的大玻璃花房。设备简朴的套间则分设在两翼和两个小翼的楼房里。

和谐制度并不追求一种与自然的和社会的秩序相违背的平

等，它始终注意于各阶级的融合，让不平等的人也能混合在一起。因此，在总的分配方面，它采取一种贵贱搭配的办法，以便防止在一个区里出现任何有失人心的地方：在中央的主体建筑及其附近也有价钱低廉的住房，同时在边远处也有价钱昂贵的套间。其次，考虑到人的爱好不同，各有各的脾气和个性，所以在法郎斯泰尔的住宅区，不是按财产的等级来分的；在法郎斯泰尔中，见不到圣马索区与圣日耳曼区并列在一起的那种情形。

楼房与楼房之间的大空地，都成了种有花草的院子，中间还点缀着水池。院子里还有花坛，在绿草地上还随处可见白色大理石雕像。

在巨大的方形中心广场中，有一个玻璃花房，里边有多脂的常青树，让大家一年四季都可观赏；花房周围有一层或两层温室，与长廊和浴室的温室相连在一起。在法郎斯泰尔所有的花园中，这是最漂亮的花园，人们可以在其中舒适地散步，不受风雨，也很暖和；老人和病人喜欢到这个花园中来呼吸新鲜空气和晒太阳（在几何透视图中，我没有描绘庭院和花园中的树，以免影响人们对这种建筑布局的理解）。

这座和谐的建筑物的每一个住房、车间和每一幢楼，都通过一条环抱这座建筑物的走廊街而互相连接。这个环形走廊是双层的，底层象王宫那样，是连拱廊；在连拱廊的上边，从二楼到最高层每层都有走廊。连拱廊和走廊的窗子又高又宽，以进阳光。

不言而喻，这些走廊的窗子都安有玻璃，因而夏天凉爽，冬天暖和，经常都是空气新鲜，温度适宜的。

走廊街是协作制度的建筑物的最有代表性的结构之一。一个

和谐制度的法郎斯泰尔的走廊街，至少是和罗浮宫的走廊同样宽敞和漂亮。它可以用来举行宴会和特别的集会。法郎斯泰尔的走廊和沙龙里都有鲜花，令人看起来象暖房一样，再加上各种艺术品的装饰，因此可以说是对和谐制度的艺术家长期开放的大展览会。将来很有可能走廊全部用玻璃建造。

这条漂亮的走廊将围绕各个楼房、法郎斯泰尔内的花园和庭院；在有些地方还将加宽，形成一个大圆亭，一个阳光充足的中庭；在各个庭院里还有小圆柱廊和轻便的吊桥；此外，还处处有白石阶梯和宽敞漂亮的通道。

这条向两翼延伸的、象长长的腰带似的走廊，将把各个部分都连起来，使中央主体建筑和各处相沟通；它是法郎斯泰尔这个大建筑群中的生活活动的渠道，是把血液从心脏输送到各个脉管的大动脉，同时也是高度的社会联合与法郎吉的情欲的和谐在这个统一的大建筑物中的象征和表现。这个大建筑物的每一部分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每一个细节都要表达一种思想，提供一种与总体相对应的用途；它们综合在一起，就完整而具体地反映了协作制度的最高法则，反映了和谐制度的全部思想。

在法郎斯泰尔中的两千人都可专心从事社交活动和生产劳动，做好他们的工作，接触他们周围的环境；他们从车间到住房，从住房到舞厅或戏院，无论去办事或去娱乐，都不会受风吹，也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这么舒畅的环境中只要住上几天，谁还愿意到文明的城市和农村去过那混浊的日子？谁还愿意到那夏天又脏又热、臭气熏天，而冬天又遭雨淋又被雪风吹打的冷冰冰的街上去走？谁还愿意用那些因为没有舒适的居住条件而不能不用的东

西，例如斗篷、木鞋、雨伞、套鞋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谁还愿意用？采用协作制度建筑物的简单的布局，便可节约这么多费用，少这么多麻烦，少伤风感冒生各种各样的病！有许多在舞会上显得那么年轻活泼的姑娘，三天之前还和她们的母亲亲吻，可是几天之后便死了；但愿我们的可憎恶的城市能有这种保障健康的建筑物就好了！

在这座宫殿似的建筑物的正中，矗立着指挥塔：观察站、成套的音韵钟、电报处、报时钟、信鸽队和夜间了望哨，都设在塔里。塔上飘扬着法郎吉的旗子。指挥塔是指挥的中心，是统管全区一切生产活动的中心。它宛如站在高岗上的将军，用旗子、信号、望远镜和喇叭观察和指挥一切活动。

在这座宫殿似的建筑物的左边和右边，在由两个小翼的凸出部构成的凹陷处，在法郎斯泰尔的主体建筑和它周围的花园之间，是教堂和剧院[1]。

显而易见，这样的布局有种种便利，适合于协作制度的活动的需要，而且在费用上又十分经济。

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和爱好在法郎斯泰尔中选择适合于他的住处。象订饭菜一样，每个人也可以向法郎吉预订住房，或者订一个有摆设的套间，也可以订一个带家具的住房。零七八碎的麻烦的家务事没有了！严格说来，只有衣服和鞋子才是自备的，而床上用品和其他东西都是可以预定的。当人们发现协作制度的床上用品等布制的东西十分整洁的时候，大家都会采用这种极其

① 为简便起见，在那幅小小的图（法郎斯泰尔示意图）上，没有画这两个通过走廊和这座宫殿似的大厦连起来的建筑物。在那幅图上还略去了农业用房；在平面图和《法郎斯泰尔画册》的总图上，是画有它们的位置的。

经济和方便的习惯作法的。今天人们没有那么挑剔：睡的是客栈和旅馆的床单，是否干净，很成问题；巴黎的女店主把床上用品都交给洗衣的女工洗，天知道在洗衣桶里会沾染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在和谐制度中生活的人，用不着每天为这些琐碎事操心；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把一个文明人弄得晕头转向，使他的生活十分庸俗、单调乏味并有点市侩气。傅立叶正是考虑到了这些庸俗的家务问题，所以他才能使人摆脱文明制度每天使人昏头昏脑的事情，摆脱强加在他身上的这副枷锁，并找到了使生活富于诗意的办法！可怜的哲学家们，请你们也用微妙的抽象概念和道德格言来试一试，看能不能办到这一点？这些象彼俄提亚人似的蠢家伙叫喊说这是乌托邦。他们让人们在地上辛辛苦苦地劳动，受绝对的专制主义的压迫，受每天的物质需要和日常生活的无情折磨，还公然说什么要使人的生活精神化，要超凡脱俗呢！这一流传了三千年的荒唐话是如此的笨拙，所以将来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炊事谢利斯泰尔[①]砌有大炉灶，备有炊事用具、节省劳力的机械设备和分叉的水管子，墙上还挂有闪闪发光的一套一套的用具。它的进货部、仓库、罐头食品部和办公室就在附近。

放在下面一层楼的大厅中的饭食和酒菜，在开饭时间用机器送到上面一层楼的餐厅；餐厅的地板装有一套翻板活门，以便在演剧时用来迅速变换仙境般的布景。这种巧妙的机械装置，文明制度把它用来供懒人享乐，而和谐制度则把它用来为所有的人服

---

① 谢利斯泰尔是法郎斯泰尔所有的车间的统称；读者不久就可看到用这个名称的理由。

务。

从炊事谢利斯泰尔放出的热气，可供暖房和澡堂使用。有几个供暖装置把暖气送到这座建筑物的各个部分：送到走廊、车间、大厅和各个套间。这个统一的供暖装置，通过一套管道系统输送暖气，并安装了开关，以便在这座协作制度的宫殿般的建筑物中，人们在各处都可以随意调节温度。有一套管道把热水输送到需要热水的谢利斯泰尔和各个住房。还有一套类似的系统供应冷水。很显然，这两套系统对保持卫生是很有用的；它们在使大家生活舒适方面，在替人们消除在有道德的文明制度的甜蜜的家庭中所见到的那种肮脏的和令人讨厌的丑恶现象方面，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

各处的装置都是按照这个想法安排的。屋顶上的水池也有类似的装置，以承接雨水或由水泵送来的水，供给分叉管道，利用水由高处往下压的力量，在夏天炎热的日子里把水输送给各个大厅、喷泉、小瀑布和花园与庭院中的喷水设备。每天还用软管送水喷洒法郎斯泰尔的四周，洗刷屋顶和门面，尤其是用来防火①。

由于有这些既卫生又舒适的装置，在法郎斯泰尔的屋顶上，只需要十个小孩子操作，便可扑灭一场象发生在我们文明城市中的摇摇晃晃的房屋中或无法到达的屋顶上的火灾，其速度之快，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消防队也赶不上。

法郎吉内部和外部的照明装置，也是按照这个统一的想法办

① 须要补充的是，为了防备万一发生火灾，法郎斯泰尔的各主体建筑可以分开修，中间用可以四通八达的走廊街连起来。此外，我们在这儿描述的设备，由于机器的进步和人类天才发明的东西，已经远远落后了。

的。大家都知道，大多数居住区和公共建筑物都是用这种办法照明的。在这个统一安排的灯光装置中，折射镜和抛物镜将得到巧妙的应用，恰当地配备反射光的和屈光的光源，以增加它们的照明效果。

这些东西，大部分已在宫廷和法国的豪华饭店中实现，尤其是在英国的豪华饭店中用得更多。但在文明制度中，这些东西只有很少的人才能享受。在华丽的房屋旁边，有许多穷人饿死或冻死；而在华丽的房屋中，有钱人尽管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却感到十分厌倦，无聊死了：文明制度让富人们享受一切舒适和豪华的东西……但结果却把他们毒害了。这真是活该！上帝是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自私自利的恶棍在那些为他们劳动干活的群众受苦受难的环境中独享幸福生活的。幸福，只有在全人类都受益的时候才能说是真正取得。那些可怜的富翁，好象任性的孩子似的，说他们虽然生活在完全可以得到幸福的环境，却仍然找不到幸福，其原因是命运不济。这种说法，真令人好笑。

啊！不，不是"命运不济"，世上的富人们！你们并未生活在可以得到幸福的环境，因为你们是生活在受苦受难的同胞当中嘛。你们的自私心使你们对你们豪华住宅周围的呻吟声充耳不闻；你们这样作是不对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应当向你们不断地大声疾呼：要有祸同当，有福同享。你们以为上帝是一个偏心的父亲，偏爱富贵人家吗？你们把别人当小弟弟或私生子吗？只要他们还在遭受苦难，你们虚妄的野心就会受到挫折，你们的家中就会出现伤心事，你们就会感到失望、忧虑、空虚和悲哀。只要穷人的肚子没有吃饱，富人的心就会被今天正在吞食他们的心的

虫子咬碎。如果楼下有人饿死，楼上的人便会自杀……或者被人暗杀！谁能说这条规律不对呢？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来谈使人人都能享受舒适和幸福的和谐制度的建筑；它是让大家住的，而不是象文明制度的建筑那样只供几个人住。让我们把前面的描绘归纳如次：在协作制度的建筑物中，一切都预先考虑到了，准备好了，并有妥善的组织；这个建筑中的水、空气、温度和光线，都由人来管理！

现在请读者在心中想象法郎斯泰尔的大概的样子，假想自己置身其间，根据我简要的叙述，回忆它是多么的舒适和富于艺术性，了解它是如何把实用和舒适结合在一起，又好又美，又华丽又经济。

艺术家们！这是建筑学和诗的结合。

§ II

意大利！意大利！①

维吉尔

现在向各位艺术家说几句话，向你们这些有胆量的聪明人，富有想象力的人，有心肝的人，有诗意的人，说几句话！你们在今天的资产阶级世界里怎么办？你们在那些大商店里感到舒服吗？在

① 引自罗马诗人维吉尔描写特洛伊战争的史诗《伊尼依特》。特洛伊被希腊人攻陷后，王子伊尼斯率领特洛伊人乘船出来，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最后突然见到他们的目的地——意大利的海岸时，高兴得连声惊呼："意大利！意大利！"后来，"意大利！意大利！"一语，遂常作感叹词用，用来表达突然发现曾经长期寻找的东西时的高兴心情。——译注

杂货店里，在各家各户分散的厨房里，在资产者的屋子和家庭里，有什么东西可促使你们向前奋进？

商人的斤斤计较，暴发户的胡作非为，旧时贵族的穷后代的悭吝，这一切都是与艺术不相配称的，是不利于构思的；只有商品才能赚更多的钱，而商人是不爱艺术的。封建财产和教会财产已经消灭，而革命的动乱和土地的一再分散，给艺术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艺术在今天只搞石版画……。你们怎么办？再也不修大教堂了，也不建修道院或城堡了；不再做塑象或画巨幅油画，也不搞雕刻或绘壁画了；没有画布供你们画，没有大理石供你们雕刻。到处是木头墙架、硬纤维板和糊墙纸……。

你们希望建筑术获得新生吗？那就要使从前曾经哺育过建筑术的条件获得新生，再出现意志的集中。不过这一次，它不是单独围绕一点集中，不是单独围绕政治的或宗教的点集中，而是所有一切人的意志和谐地融合，人类的重新集合，各种才能和各种情欲的全面组合；它将是人类力量和精神的总集中。从这种完整的和统一的组合中产生的建筑物，也是完整的和统一的。

它将不再修建大教堂、市政大楼、学院、剧场、城市或农村的住房、城堡、制造厂或交易所……。它将把这一切都集中在一起，构成一个宏伟的、完整的和统一的整体，既处处有鲜明的对比，又处处有和谐一致的气象。这才是未来的建筑物。你们比较一下根据协作制度的原则修建的法郎斯泰尔、城市和大都会，把它们和根据分散经营制度的原则修建的农村、城市和大都会加以比较……，把它们加以比较之后，发表你们的看法！

“不过，这太漂亮，”那些感到惊异的傻子说：“这太漂亮了，因

此是办不到的。这些人呀，他们都是疯子，他们读了一些童话故事，所以才……”

好嘛！我们既然讲到了这个问题，就让我们解释一下。我可以很确切地告诉你们，在协作制度的秩序在地上诞生之后，则高度和谐的法郎斯泰尔，在协作制度的秩序的富裕环境中产生的法郎斯泰尔，在美观、色调和富丽堂皇的气派方面，将远远胜过那些大教堂，尽管那些大教堂有三道大门，有石头雕刻的花纹，每一个小石头都经过艺术的加工；尽管它们的大玻璃窗、门拱、柱子和墙，里里外外颜色都很鲜艳，有朱红色的，有金色的和天蓝色的；尽管它们的主祭坛和主持仪式的教士佩戴的襟带很漂亮，但用这些东西来和法郎斯泰尔相比，也是比不过的。

欧洲在三个世纪中到处建立的，就是这种大教堂！它们是在普遍的混乱状态中，靠团结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是宗教思想在饥饿的文明制度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混乱的状态中尚且能产生这样的大教堂，请你们想一想，倘若进行创造，将产生何种奇迹；将来出现的奇迹，是你们的想象力永远想象不出来的；你们将永远想象不出经过改造的世界的光辉灿烂的前景，将是什么样子和什么颜色。

各位艺术家！法郎吉将在它们富饶的田野上，在和谐制度的地球上的大城市和大都会，到处修建宫殿似的房屋，修建小城堡、亭子、平台和阁楼；这些东西，远远胜过商店的铺面，胜过资产者家中的楼梯下的小室、弯弯曲曲的楼梯和楼梯上的平台，胜过糕点师傅招牌上的红颜色的女神画像……。法郎吉要在大理石墙上建巨大的拱穹，它要修城楼和尖顶钟楼；你们的天才将在这些大工程中

得到发挥，把它们修得又好看又有气派！法郎吉的宫殿似的房屋，要修即使七匹马并排也能走进或走出的大门；它要安装大窗子，让太阳把生命和热倾注到人们的屋子里；它要修建走廊、阳台和假山，供法郎斯泰尔中的人去散步，供快乐的妇女和欢闹的儿童围成一圈一圈地玩。它的走廊和大厅里需要图画，大车间需要装饰，戏院的墙壁上要绘壁画，拱穹上要作雕刻；它的中庭和楼梯上要放雕像，柱顶盘上也要放雕像，在绿色的小树林和荫凉的花园中也要有雕像；在挑檐的角上要开檐槽喷口；它要用大理石修水池，要在神殿里修祭坛；它需要千百件精美的艺术品来装饰它们。

你们从以上就可看出，必须使水、火、光线、大理石、花岗石和金属相得益彰：艺术家手中将拥有一切用来组成整体的元素；这种工作，就是创造！

此外，还有大管弦乐队，有大合唱队；人们要唱歌，要朗诵诗句，还要表演舞蹈……。在法郎斯泰尔里，登台演出的，并不是一支胡乱拼凑的乐队或歌咏队：统一的教育要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艺术家，虽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诗人或作曲家，但至少能在歌吟演出中担任一个角色；每一个人至少能在大乐曲中成为一个音符。

上帝既然使每一个人都有一副能思考的头脑，有一颗跳动的心，有爱听和谐的声音的耳朵，有创造和谐的事物的手，有适于唱歌的胸腔，有善于欣赏颜色的眼睛，谁不愿意他总有一天能运用这些东西呢？艺术家们，诗人们，你们在这里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人的命运吗？在社会的和谐所创造的这些奇迹中，你们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你们心灵中所追求的真实和美吗？请你们说说，这是不是比商店的铺面好？比资产者家中的楼梯下的小室、弯弯曲曲的

楼梯和楼梯上的平台好？是不是比糕点师傅招牌上的红颜色的女神画像好？我们暂且不谈重商主义的文章和文明制度的种种污秽，请你们说说，这是不是比那些靠吃洋葱活命的弯着腰扛石头的人民修的埃及金字塔好？是不是比尼禄[①]的宫殿好？是不是比在战争中用来杀人的血腥武器铸造的拿破仑铜柱好？是的，的确是的：人类的命运应当是幸福的和富裕的，他应当装饰他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给它作一件穿着在天国跳舞也不寒碜的华丽衣服，因为它在天上，在太阳的旁边有一席光荣的位置！是的，当人类按照它的规律，奋勇前进的时候，人们将看到，人的力量一旦和地球所具有的能使万物活跃的力量相结合，便必然会产生许多其他的奇迹，而我在前面所讲的，还只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东西……。是的，人类的命运就在眼前！

应当留心……，我忘记了这些话是向一个充满痛苦和灾难的世界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六千年的苦难已经使人的灵魂枯萎，使人的心中怀抱的巨大希望完全熄灭。疾病已深入膏肓，不可救药。对未来的理想，在今天只好满足于克服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争取增加一些合法的权利和类似这种形式的改革。应当留心……

第四章 法郎斯泰尔的建筑术的便利和经济

那些想给我们指引幸福的道路的学者，做了好多错事啊；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天才，能

① 尼禄（公元37—68），古罗马的一位暴君。——译注

够看出无论是善还是美都是和文明制度不相容的；明智的办法，不是把幸福引入这个万恶的渊薮的社会，而是脱离文明制度，以便走上社会幸福的道路！

沙·傅立叶

……？一件事物的最高的艺术表现，应当和它的最大的用途是一致的；这一点，你对他们说过吗？

维克多·拉布尔

§ I

比例愈接近它们的中项和母项，便愈大和愈强。

圣马丁

应当留心：

因为今天人们愈是不懂得诗，却愈是滥用诗之名。今天，人们谈到任何家庭琐事，都要带点诗味儿；谈到资产阶级的可笑的兴衰事，谈到文明人在暗室策划的阴谋、路边上的阴沟以及各种各样幼稚的和腐败的行为，也要带点诗味儿。今天，这种社会诗，伟大的人道主义的诗，把我们焦头烂额的文学家，把我们的风俗画家和私生活画家，把我们哭哭啼啼的诗人，全都吓跑了：今天，看来的确是只能用壅塞在胸中的爱或天上的烟雾和空气作诗了……，或许，有些人可以用真正在幕后杀人的古式匕首作诗——这种匕首的刀柄，是一首比它的刀身还硬而直的有十二个音步的亚历山大体的诗；另外一些人可以用舞台上披头散发的剧中人用来割喉咙的中世纪短剑作诗。

但愿在这些东西中含有诗，而在生动地体现着人的生命和颠覆性的情欲或和谐的情欲的行为中也含有诗；我和大家一样，想争论的，就是这一点。不过，现在的和过去的诗是一回事，将来的诗又是一回事。一个是个人呻吟的痛苦的悲哀之声；另一个既是个人的也是人道主义的呼声，它充满了大自然的和谐，富有人类协同行动的思想，合乎上帝制定的规律。一个是阴暗的，另一个是光明灿烂的。一个的笔上蘸的是眼泪和乌黑色的血，另一个在镶有黄金和宝石的巨幅画布上和谐地画上虹的鲜艳的七个颜色，光明的心灵的七种乐趣。一个在混乱中动荡，另一个在万物的上空翱翔。

如果你们今天不愿意把诗用来歌咏社会的事物——在现在这个时刻，人们把干巴巴的政治，把宪章（它是由预算、选举法、关于取得被选资格的纳税额和部长职责的规定构成的一副叫得响亮的空骨头架子），都看作是社会的事物，你想想，诗歌用得上吗？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用不上诗歌，那我们就用数学，用加法和减法，算总数和余数。用数字来说话。要计算数字。阿拉伯算法的九个数字1、2、3、4、5、6、7、8、9和0，是一队足以把文明制度和它的防线摧毁的炮兵。

你们不要看错了问题，不要以为那些文学上的冒失鬼和小诗人眼下以诗的名义攻击数学和精确的科学的大话有什么了不起。是的，唯物论的和支离破碎的现代科学派，曾经想而且现在还在想用它那些专断的材料和对一个预先制定的总的计划的否定，把创造万物的上帝赶走。这个学派把科学弄得枯燥无味，支离破碎，显得很狭小。不过，为了要研究科学，我们便应当站在毕达哥拉斯、克普勒和傅立叶所站的高度，要提高到他们那样的程度，才能看出

科学是不是与诗歌相敌对！我还希望人们站在牛顿的地位来观察这些问题；请那些满身香气、头发抹得油亮亮的、可笑的文学家，在进入他们什么也不懂的科学的领域的时候，如果能读懂赫舍尔的天文学著作，就读一读他的书，这样，他们就会明白，象他们那副神气和高傲的样子，好看还是不好看①。

企图把科学和诗歌关闭在两个敌对的阵营，这是一个想在社会中分别禁锢秩序和自由的世纪必然产生的情形。没有自由，秩序就只不过是一句荒唐话。这两者是紧紧联在一起的。在自然界，诗歌之于数学，如同在社会中自由之于秩序一样，是不可分离的。在大自然的伟大的和谐中就没有诗吗？这些伟大的和谐不是以物理的和数学的规律为基础，又以什么东西为基础呢？它们能分开吗？

现在，根据人类的组织和最美好的社会生活的要求而提出来的人道主义的建筑学上的重大问题，得到了解决，满足了人的需要和愿望；这个庄严的和完整的形式，既反映了普遍和谐的伟大规律，同时又充分表达了建筑术的诗意；这样的形式，人们有什么理

① 这段话，并不是针对所有的文学家说的，他们当中也有不少明智的人。我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天才都没有我们这个时代多：人们对形式已大有改进，但可惜的是，往往缺乏思想，到处说空话。人们竭力想把话说得很尖锐，很深刻，但给公众提供的理论，却一个比一个空洞，一个比一个幼稚。不过，公众什么都接受，表现得很宽厚。再说，也没有人提出批评，没有人提出有益的批评。后面这句话，在那些自封为一个阵营的裁判官、手中拿着大喇叭和小喇叭的人看来，也许说得有点放肆；但在我看来，它比我书中所有的最难听的话都该挨打。在这里，只这么说一下；稍后，将在适当的地方（在一篇期刊论文中）提出证明。在这段脚注里，只不过是驳斥一种笑话，驳斥我们文学中的矫揉造作的论调之一；这种论调，一方面愚蠢地反对科学，另一方面又大量使用技术用语，天真地以为这样一来，就有它自己的风格和优美的线条：这一点，是很有可能做到的，如果这个可怜的科学没有被这种称赞话狠狠地剥了一层皮的话；这种称赞话比直接的污蔑还厉害。这是一种走私活动，比明刀明枪地打仗还令人恼火哩。

由不接受呢？

什么？你们对这个伟大的建筑思想的可以实现①表示怀疑，因为，正如钻石一样，含有太阳光的白色光线，因而就含有组成白色光线的七个颜色的光线；这个思想在总的方面含有全面的和谐，因而就含有产生全面和谐的种种和谐；你们对它表示怀疑的原因，是由于它巧妙地构成了一个人类社会的缩影，各个部分彼此之间十分协调，与它们根据事物的关系而变化的风格和固有的特征与特殊的型式，都很协调，从而在建筑上表现了美、秩序和宇宙的统一吗？

蕴藏在人类心中的对美的感受，对真正的比例关系和普遍的便利的感受，象一个不可熄灭的火炬，难道说它是一种虚假的光？是失望的表现？是无情的嘲笑？请你们听一听大自然的崇高的教导，听一听上天和大地的声音：它告诉人们，刻画在人类心灵中的这个理想的典型，是遍及宇宙的永恒的事物；人类在地上的任务是，把它在他们所管辖的这个世界上加以体现。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类的理性违背天然的引力，违背他高尚的天性向往的永恒的和谐，更能有力地表明人类已经误入歧途，他的命运已遭破坏。人类陷入了罪恶的渊薮，反而把罪恶丛生之地看成是他最合适的生活环境；这一点，最能证明社会的弊病是多么严重：它使人的智慧长期麻痹，阻碍人们去大胆寻求一条从颠覆性制度走向和谐制度的道路。现在，有一个人②凭难以置信的天才找到了这条道路，然而人们却象特洛伊人说那个受神灵启示的女

① 这个词，不太和谐，但是是有用的。

② 这里所说的“有一个人”，指傅立叶。——译注

先知的话是“梦呓、谎言、谵妄和荒诞的语言”一样，说这个人讲的话也是“梦呓、谎言、谵妄和荒诞的语言！”

现在，又重新回到我们所研究的专题，并且用谵妄和荒诞的语言提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寻找最适合于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需要的建筑环境，并按照这些环境的要求，设计一千八百人的住房。一千八百人，这个人数就是一个土地经营单位的人数，一个农业公社的人数，也就是说，是社会大蜂箱中的一个基本蜂室的人数。

这些话，是谵妄和荒诞的语言！你们说：这没有听说过，是荒谬的，不能实现的（这是一个夸张之词）。你们说：一千八百人住的建筑物，你们见过，而且就在眼前，不过，不是建立在陆地上或岩石上，而是活动的，是以时速十海里在大洋上载着人从土伦到开普敦，从开普敦到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到巴西和加拿大的船！供一千八百人住的乘风破浪的建筑物，那是威武的战舰；它有厚厚的舷侧顶列板，高高的桅杆、方形的帆，两边有二十四门或三十六门大炮；它一抛下四爪锚，就能牢牢地停住！

难道说，把一千八百人安置在海洋上，安置在离任何一个海边都有六百法里的地方，修建浮动堡垒，比把一千八百个农民安置在香槟或博斯土地上的一个统一修建的房屋中还容易吗？

在这里，另外提一个问题如下：

在一个城市里设法掩蔽一支小部队，并使它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里比一支用十二普士[①]长的炮弹和二十四普士长的炮弹攻打它的大部队还占优势。

① 普士：法国旧时的长度单位。一普士约等于27·07毫米。——译注

我，我在这方面是内行，我可以告诉你：须要对哪些东西进行观测，并运用什么手段，才能象今天这样解决这个问题。护墙、棱形堡、两个碉堡之间的护墙、半月形堡、小半月型堡、濠沟、隐蔽的交通线、攻击部队的集合濠和隐蔽地、横墙、通讯设备……，还有好些其他的东西，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东西，都要妥善布置，综合运用，选好一定的角度；指挥部和掩蔽部的位置要恰当；高度和尺寸大小要计算准确；所有这些，都要根据各方面的考虑和各方面的关系加以千百次的修改，使每一样东西都要和其他东西相协调；马马虎虎是不行的，做个大概其是不许可的，要做得只差一毫米左右！而且，不同的情况，要用不同的办法处理！

这些要塞地方，一般游人所看见的只是围墙和濠沟，但他不知道其中的每一寸土地的走向、倾斜度和褶皱，都是经过测量的；一个要塞为了做好作战和对付包围的准备，它所有的一砖一石都应放在适当的位置！

一个前沿棱型堡的方案的确定，或一个要塞的基本形式，牵涉的问题之复杂，使人一想到就觉得害怕。在这方面用了多少精力和心思，你们从花费的时间之长，工程之巨大，科学研究工作之浩繁，就可以看出来。

然而，这个问题解决了，设计作出来了，也施工修建了。在欧洲，曾经花了而且现在还在花上百万的款子建造和维修成千上万个前沿棱形堡，或者研究把它们摧毁的办法。这不是作不到的事！是的，这是高明的杀人的艺术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力求改进和完善。你们看一看那些大迫击炮……千百发炮弹；有人说这些东西大有发展的前途。这真是活见鬼！

唉！如果是由于采用这些新发明，或者是出现了什么其他的仁慈的和生产的新东西，因而须要对防务系统加以修改，你们一定会说：在新的基础上修建城市防御工事，重新设计和提出解决的方案，这个问题很简单。办这种事儿，有的是钱，有的是工人和许许多多有才能的工程师。你们就破土动工，打桩基，在岩石上开二十米深的濠沟好了。办这种事儿，花多少钱也不算多。这好得很嘛。

不过，要是有一个人走来说：我们应当在使人住得舒适、卫生、愉快和便于协作等方面动脑筋，你们肯定会回答说这是谵妄和荒唐话！

要是这个人再补充说他有办法，他能办到此事：你们瞧，计划在这儿，请你们审查；如果你们觉得计划好，就试一试，哪怕试一次也行；这是通向新世界的大门……。你们的回答准定是：哎哟！这是梦呓和谎言！

啊！我告诉你们，既然人家把喇叭口放在你们的耳边，你们就听一听人家怎么说吧。虽说你们有房子住了，但其他的人却没有房子住嘛。有些人住的地方，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这种情况，你们知道吗？有些人睡的稻草，一下雨就潮，房子里的地成了烂泥！人生来是不该住这样简陋污秽的住所的。人，不是穴居的动物；他应当住在房屋里。

既然是他应当住在房屋里，你们还能找到什么建筑物比法郎斯泰尔更适合于他住的呢？在便利、舒适、美观和经济方面，还有什么建筑物能胜过法郎斯泰尔？在……经济方面，你们听懂了吗？

这真是奇怪！一切荒唐的问题，你们都想方设法要在这个地球上加以解决，但却反对探讨修造有益于人的身体的和谐的建筑

法则:

法兰西科学院每年都要给建筑学校的学生出几道竞赛的题目,但却压根儿没有出过这道题! 这道题,和所有一切过去实施过的或提出过的建筑设计相比,内容丰富得多,完善得多。

这是有待于建筑的艺术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去完成的社会任务。但愿一个建筑师不要在什么四分之一凸圆形线脚、檐口上的反曲线和柱型上动脑筋,而要承但任务,解决如下的建筑问题:

鉴于是供人居住的,而人是有他的需要、爱好和天然的倾向的,因此要研究一个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建筑系统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这位建筑师一开始就将面临如下的选择:

是修一家一户分开住的房屋;

还是修供组成一个公社的上千人住的统一的房屋。

从经济、舒适、工作和服务的设施、样式的美观、材料的因地制宜和社会与艺术的效果上考虑,当然是应该修建第二种。

一选中了协作制度的建筑物,这位建筑师便走上了命运的正轨;他将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发现协作制度的生活所需要的条件;这些条件,都是从人的需要、爱好和天然的倾向自然而然推演出来的。因此,在研究最适合于人的天性的建筑术的过程中,他将找到最适合于人的天性的社会形式。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互相联系的,不会解决了这个而不同时解决那个的。建筑术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总的社会问题中的一个情况特殊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法如下:

鉴于人有他的需要、爱好和天然的倾向,因此,要寻找最适合

于他的天性的社会系统所需要的条件。

把“社会系统”这个词加以分析，就有工业系统、商业系统、科学系统、教育系统、卫生系统和建筑系统，等等，也就是说，这些系统都是社会这棵树的各个分枝。真理是统一的，如果你发现了支配这些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系统的法则，你也就可以解决其他系统的问题了。

修建一个法郎斯泰尔，给它作好物质上的准备，住进三、四百家贫富不等和人数不等的家庭。把他们安置在法郎斯泰尔中，让他们在其中生活，自己管理自己；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他们去接触那些学究式的哲学家和道德学家；如果他们完全按照大自然的指引行事的话，他们将出自本能地组织协作制度。很显然，家务活儿将首先大规模地按照协作制度的方式加以组织，其次，教育系统和其他各个系统也将逐个安排。创造了协作制度的社会环境，最后将导致整个协作制度环境的形成：好好地听从人的天才的声音的指引去做，就行了。这一点，将在本书的适当的地方加以论证：我们只须把一群人放在一个法郎吉的物质环境中，观察这一群人中的每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行事的方式，找出他们在其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小组，自发地聚集并形成各种等级的规律，就可找到协作制度生活所需要的条件。

如果通过试验，实现了这样的计划，那就找到了一种社会形式，一种不是出自人任意制造的形式。它不象文明制度、哲学家的梦呓和按照他们的方式建立的乌托邦式的共和国那样束缚人的天性；它是一种自然的和正常的社会形式，从人类的组织中产生的形式，是按照大自然或神的方式制造的形式，它比柏拉图的方式好，

比美妙的1830年的宪法的作者贝哈尔先生的方式好； 1830年的宪法说是要永远实行的，然而结果也和1830年以前的几部宪法一样，永远实行不了。

人们还不明白应当向大自然屈服，听从它的安排，按它的规律办事； 相反，人们要自己制定法律，完全按宪兵和刽子手的意愿办事。

读者现在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傅立叶与所有那些想改造神的事业的人的作法恰恰相反；他的发现，是他虔诚地按照大自然的指示行事的报酬。协作制度的生活的种种安排，同我们刚才所讲的建筑方面的安排一样，是经过细心安排的。要经过计算才能掌握协作制度的建筑情况，同样，也要经过计算才能掌握打开和谐制度的社会的各各组成部分的钥匙。

对计算数字和工程作业的检查，目的在于把结果交给复合的试金石去检验，检验它们是不是把善和美结合起来了，是不是把艺术和舒适，把神奇和数学，都结合起来了。因为这种结合，象我在前面讲过的，是上帝创造的作品的特征，是对和谐的真正检验。

法郎斯泰尔的建筑形式，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建筑的基本形式，含有建筑艺术和诗的取之不尽的活的源泉，这一点，是任何一个艺术家或稍有头脑的人都理解而不否认的。但是，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仍处处遇到障碍和偏见，不能不和那些一贯认为只有奇形怪状的狭小的东西才能实现的人打交道； 他们根本不懂得无论任何一种运动的最高度的诗的表现是和它的**最大用途**相符合的； 一句话，我们还须要克服许多人的怀疑，我们既然提出了以和谐制度代替文明制度的想法，我们就要从经济的角度对协作制度的建筑进

行特别的分析，以防止人们对它的可以实现表示不同的意见。人们对复合的秩序的事物的宏伟壮丽也表示异议，好象这些宏伟的东西还不如文明制度的垃圾堆、狭小而肮脏的住所和烂泥对人类有吸引力似的。

现在,让我们从如何实现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看一看人们所说的不可能加以实行,到底说得对不对。

§ II

二加二等于四。

《算术论文》

我已经把法郎斯泰尔的大致概念，把劳动法郎吉的庄园的大致概念,陈述过了;正如过去文明人的村庄之取代野蛮人的有栅栏防护的村落一样，法郎吉的庄园也将取代文明人的村庄。我说过我们可怜的文明制度所产生的初期法郎斯泰尔，与和谐制度在未来的灿烂的阳光下产生的和给以洗礼的法郎斯泰尔一样的富丽堂皇吗？没有，我没有这么说过。和这些光辉灿烂的法郎斯泰尔相比，文明制度所产生的头一批试验性法郎斯泰尔只能说是一些不完全成熟的东西;然而同我们现今的住房相比,它们便可以说是很惬意的住宅了。

尽管初期的法郎斯泰尔的规模不大，但它的建筑形式的整齐划一,房屋的对称,各部分的陪衬和变化,细节和总体的巧妙搭配,尤其是各个建筑物所表现的社会思想,它们与水、园林和充满了幸福愉快的人的生气的风光之间的和谐，将使初期的法郎斯泰尔成

为令人陶醉的体面的居住之地。豪华的气派将随着财力的增长而增长；而且，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

试验性的法郎吉，将以其无可辩驳的成就证明尽管用科学和计算的办法也无法使某些人懂得的伟大的社会真理；这第一个法郎吉，当然是建立在自由的土地上的。这块土地大约有一平方法里左右，由一个股份公司接管，迁入一批人来经营；这是一个把农业、工业、教育和家务劳动联合在一起经营的殖民地。

你也许会问：修一个供一千八百到两千人住的统一的大厦，或者修三百五十座到四百座文明人住的单独的小房子，三百五十座道德学家的或哲学家的破房子，哪一个更经济更合算？

这并不是象某些自由思想家所说的，是什么幻想、梦呓和荒唐的东西；它是很平凡和普通的，不需要多少建筑学和数学的知识就可明白：在墙、屋顶和房屋构架方面，一个散乱的小镇的花费，将是一个法郎斯泰尔的四倍。

此外，分散经营制度须要修围墙把房屋、园子和庭院围起来；你想一想：在协作制度的大厦从这端到那端都很整齐的单一的屋顶下，可以修三层甚至四层房屋，可以节省四百间厨房、四百间饭厅、四百个粮仓、四百个地窖、四百个畜棚和四百处堆放麦杆与稻草之地；把一切都集中在几个谢利斯泰尔里：这样，就可以把今天一个小镇上分散的许许多多房间和车间都节省下来了。除了节省地方和房屋外，还可节省两三千个门窗、门窗的框架、细木护板和铁制配件；还可节省每年支出的巨大的维修费，何况那些窄小的建筑物用的时间也不长，要不断地翻修。把每一座房屋的花费乘以房数，你就可以看出费用之多了！

至于走廊街，请你看它可以节省多少东西：在现今的每一座房屋里，都有弯弯曲曲和摇摇晃晃的楼梯，它们要占很多地方和材料，还有走道、过道和楼梯平台；此外，还有许多花钱的东西，从低级的到高级的，从雨伞到成套装备，小镇上的两千个居民人人都不得不预备这些东西以御寒、遮雨和防备不好的天气；又容易生病花钱，又损害健康，妨碍工作。把这些东西加起来一算，你就可以看出，装有玻璃窗的走廊街，既通风，又保暖，并有安放得很整齐的楼梯，在一楼还有中庭和门厅，从外面进来的人在这里下车，可不受风雨。请你们看一看，这走廊街如此宽敞，真是一个既经济、又卫生又舒适的建筑。

此外，还要计算一下，它为每个家庭在做饭、管理地窖和仓库方面节省了多少劳动和时间；为仆人或妇女们省去了每天辛辛苦苦到水泵站或蓄水池运水的事。至于清洁卫生工作和各种家务劳动，在法郎斯泰尔中都有简单的机械设备去作！

在大城市中，例如在巴黎，单单把水运到各家各户这件事，就需要好几千人；这简直是一项苦得要命的劳动①。再计算一下：把用机器节省下来的这些力气，用在生产上将获得多大的效益；如果大规模使用机器，其效果是更大的；除了这些好处以外，还能防备火灾（法国每年在火灾方面的损失是巨大的），因此，请你想一想，有统一计划和领导的活动，与分散的、无政府状态的、在今天极为不利的环境中进行的活动相比，在力量上大得多，在效果上也好得多。当你把这些情况都研究、考虑和计算之后，你就可以进行判断

① 运水夫几乎最后都要患肺痨。用手提或用肩扛，把水送上四楼、五楼、六楼或七楼，天天如此，年年如此，甚至终身都干这一行，就是身体最棒的人也是吃不消的。

了！

你看：

这种消除了混乱、布置得井井有条的建筑，无论从数学的角度或经济的角度看，是不是比野蛮人的或文明人的乱七八糟的分散的建筑好一千倍。

我要不厌其烦地讲，所有这些都不是幻想的，也不是妄谈的；这一切，都是很普通的和具体的，它们是那样的清楚，连一个修士走来一看马上就会明白，而反倒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却没有一个人能看懂。

你们说什么没有诗意，没有真正的相互关联感；你们的这些话是白说了。你们对事物契合的声音想充耳不闻，这也是办不到的。你们应当服输了。最有发言权和说了算的，是数学。企图对数学不服气，那是不行的

你们现在说，在协作制度的建筑物中使用石头和木头是不可能的吗？石头和木头是不是不愿意让人把它们用在法郎斯泰尔，如果石头和木头不拒绝人们把它们用在这样的建筑中，这岂不表明你们比这些东西还愚蠢，才会在我向你们阐述道理和实地计算的时候突如其来地说什么"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还要强调，并详细指出：

分散经营制度的建筑，花费的钱是很多的，住起来对人是极其有害的；而协作制度的建筑，既经济，又有益于健康，住起来又舒服又方便，它给艺术开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前所未闻的广阔天地，而分散经营制度的建筑则有碍于艺术的发展。

上面这段话，等于是告诉那些说"建筑学已经死亡"的人，告诉

那位说这句话的雨果先生：他们的这种看法，是一种精神幼稚病的表现。雨果先生，雨果先生！他用三、四章漂亮的词句来论证一个美好的事业，以证明人类在过去修建房屋的目的只有一个，而且很单纯，就是为了作诗；他从这一点出发，提出了一个挺幼稚的说法，说印刷术的发明扼杀了建筑学，因为从此以后人类作诗比较容易了，排合金作的字模，总是比堆砌砾石容易嘛……！！！雨果先生是诗人，因为他自己是用羽毛笔写诗，便硬说人类也应当用羽毛笔写诗！雨果先生企图把人类禁锢在他的范围里，把他的专业范围作为人类活动的范围和未来的界限；最后，雨果先生企图在这里大谈哲学，而不安于作一个伟大的诗人，硬要糟踏他自己的好作品《圣母院》①，加进一句六个字的绝妙蠢话："这个(即这本书)摧毁那个(即那个大建筑物)！"②

真的，还从来没有人在一句错话里包含过这么多奇怪和荒谬的意思。雨果先生最好是把他在最近这几版中添加的这句荒唐话删掉，因为他的书是要留传后世的，象这样的章节对他的才智是没有好处的。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诗人，他都应当知道并记住：谁也没有权利象路易十四走进国会那样，穿着靴子走进社会科学的领域；如果你想搞社会科学的话，首先就应当进学校去学习。在适当的时候和地方，我们将告诉雨果先生：社会科学中的各种学说，与宪法的学说不同，何况宪法上在目前已废除了死刑，对监狱进行了改革，说要按人民群众的习惯办事，而他还要象德·拉梅莱先生这位所谓的教徒那样，利用他个人的权威，罚人民群众永远受苦，只

① 《圣母院》，指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译注

② "这个摧毁那个"，按雨果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新的将消灭旧的。——译注

能修盖小房子。对于未来的社会制度，如同对于未来的建筑学一样，雨果先生有许多东西还有待于学习，如果他不愿意学习的话，他至少不要大放厥词，不要说幼稚可笑的话，不要胡言乱语，否则，他总有一天将发现他不得不出来加以更正①。

各位艺术家，你们要相信人类的天才，而不要相信那些瞎了眼的先知的声音。建筑学，他们向你们说它已经死亡并埋进了土里，实则它还在继续成长，有了长足的发展；前程是远大的，人是有很大的力量的。那些心胸狭隘和意志薄弱的使徒们，是不会从活的源泉中吸取什么灵感的；我们不应当听他们的话……。

附注（第三版）：为了能够消除那些狂热的笃信否定论和按常规办事的人在疯狂反对法郎斯泰尔统一布局的经济的和生产的双重效益方面所持的种种借口，我们便应当从积极和消极方面看一看这种效益有多大。

从消极方面看：用和谐制度的统一建造代替花费巨大的分散经营制度的各自为政，所节省的东西是不计其数的，例如：少花修建费、维修费和管理费，减少损坏和少生疾病，少发生争吵和意见不和，少上衙门打官司，少花劳力和时间，把所有这些少花的东西加起来，数目是可观的；把这些消极的好处综合在一起，只须把两个系统在二十年中的数字加以比较，你们就可以看出节省的东西之多，是很惊人的。

从积极方面看：统一的组织，使今天如此柔弱和可怜的人有了协作制度的公社，并且有人类的工业和科学天才所获得的种种力量。今天用人的双手辛辛苦苦地操作的农业活儿和家务活儿等等，十分之九在今后都要用畜力去作，用以火力、风力、蒸汽或电力驱动的机器去作。科学发明的种种手段和被人们征服的巨大的自然力量，都要听从人的使唤，把它们用之于生产。且不说将来的种种发明，就以我们现有的这些手段来说，只要把它们在统一的公社的大车间中加以综合应用，有什么东西不能生产的？对于人的生产力量的运用，由于基层车间的分散，因此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现在我们把人类所拥有的生产力量都详细开个清单，计算一下它们在所有的协作制度的公社中实际产生的效果，无论你们的想象力有多么丰富，你们也想象不出来计算的结果是多么大。

① 我们要对雨果先生说句公道话。自从写了这句俏皮话之后，他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今天是可以举出许多经过他的天才雕琢的高尚的社会主义言论的，但我们在这儿所谴责的他的这个错误，他并没有改，因此我们也保留我们原先的批评。——(1847)。

人类创造的种种手段、工具、动力、新发明和工业生产力，好象一群静止不动的奴隶，等待着人去命令它们工作。人，这个创造了这么多听话的奴隶的神，还没有把他创造的机器的力量，用上千分之一呢。人所掌握的工业力量和科学力量，将在法郎斯泰尔中得到综合应用；在千百年的苦难的深渊中将出现无量数的财富！

第五章 农作物的安排

当这片在过路的人看来是荒废之地，重新开始有人耕种的时候，
你们将说：这一块荒地现在变成了乐园。
《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四和三十五节

参观了法郎吉的住房以后，我们应当对它的农作物和车间的分布有一个了解。为此，我将从傅立叶的著作中引用一些段落。不过，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傅立叶的话，我将预先淡淡地谈一下法郎吉中的劳动的组织——它是我们稍后将着重讨论的主要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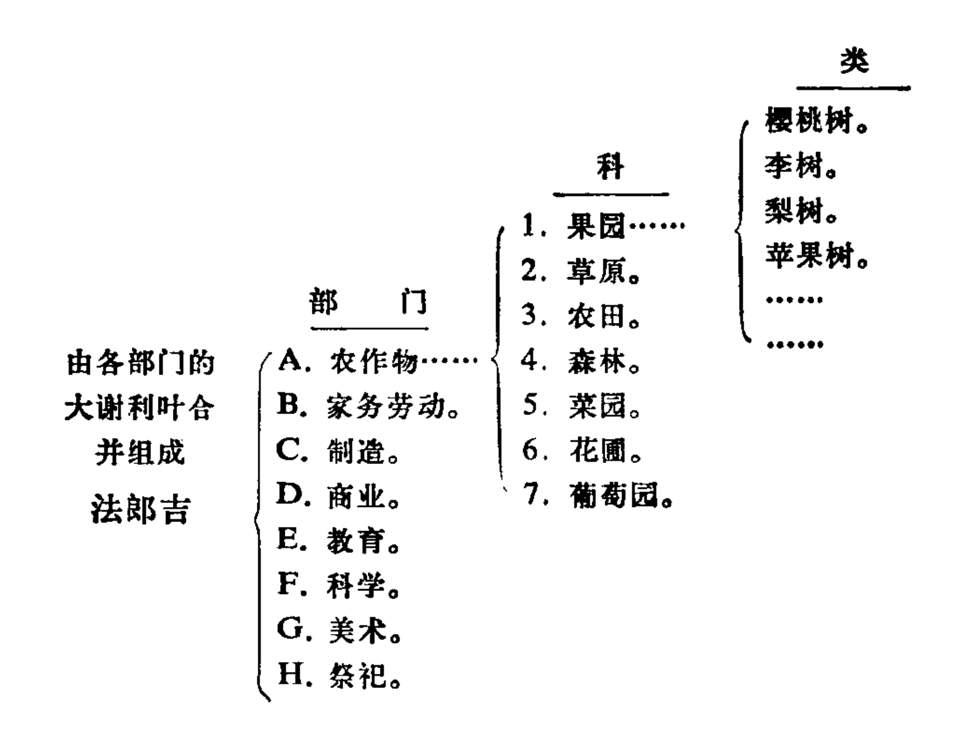
在法郎吉中，农业活儿和家务活儿，以及科学、教育和艺术工作等，都不是大家分散孤立地各干各的，也不象我们的工人这样成天老干同一种活儿。各种活儿和工作，都是由按工艺倾向和特点而自由地和自发地结合的劳动小组去做的；干活和工作的时间短，可以变换和互相交叉，干起来很快活。

例如种葡萄(或别的什么工作)，在法郎吉中就要细分成二十四种不同的活儿，并按二十四个不同的计划由二十四个按年龄和性别组成的小组去做——这二十四个小组合起来成为一个区的葡

萄谢利叶。这个专业队伍，作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编入农业大谢利叶，并与其他部门的谢利叶构成劳动法郎吉。

按现今的军队的编制，军事法郎吉或师，是由旅组成的，旅是由团组成的，团是由营组成的，营是由连组成的，连是由排组成的；

同样，法郎吉是由若干部门的大谢利叶组成的，部门的谢利叶又分成若干科谢利叶，往下再细分成类谢利叶、种谢利叶、单种谢利叶、小种谢利叶……；关于法郎吉的组成，我们列表如下：



如果版面许可的话，我们可以按照标有 A. 的农业部门的谢利叶和标有 1. 类的谢利叶那样，把A, B, C, D, ……1，2，3……全部谢利叶都列出来。好在这个表上的空白读者也容易填补，把各个项目往下细分到它们最后的细目。例如樱桃树谢利叶，在法郎吉的土地上有多少个品种的樱桃，就可以分成多少个小组，或者再细一点，按樱桃的变种分。象军队的师和团最后细分成连队之下的班排；

象大树的分枝分杈，最后分成小枝，各个部门都最后分成小组，宛如枝叶似的，成为植物生活和工作的器官似的组织了。

按照自然的方法和逻辑系统组织的劳动，完全合乎情理，因此绝不会再重复文明的工业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不会出现人们称之为自由竞争的那种混战，不会出现我们分散进行的家务劳动的极其零乱的现象。在协作制度下，劳动有统一的安排，工作是有组织的。法郎吉是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它要象纪律严明的部队那样进行活动。从分配作细小的工作的排，往下还有作极细微的工作的小单位；而往上，在排之上则有按种划分的谢利叶；在按种划分的谢利叶之上，则有按类划分的谢利叶，按科划分的谢利叶和按部门划分的谢利叶，再往上则是中央管理机构，不同级别的人才荟萃的地方；由它使所有的谢利叶和所有的工作按统一的和谐的运动进行。

由此可见，协作制度的工作是由许许多多小单位进行的；他们工作的时候很愉快，每次工作的时间都相当短，而且又有变化；这些小单位称为小组，它们将组合成各级谢利叶。

§ I

> 把三个农业方式加以合理的混合，是把善和美结合在一起的办法。这三个方式，那些只会三种漫画手法的文明的农学家还没有见过哩。
>
> 沙·傅立叶

现在来谈农作物的具体分布；作物的耕种应当和我们刚才描述的分类原则相和谐，处处便利于小组和谢利叶的耕作。

作物的分布，应当按照三个方法或由作物的性质决定的农业方式进行；我们现在引用《论协作制度》的作者在该书卷二第50页上的论述如下：

一、简单的或通盘的方式，是排除间杂耕作的方式；在我们国家的许多大面积耕地上，往往这一边是庄稼地，另一边是树林。我们看见，在许多麦地里有不少的空地方可以种其他作物，尤其是适合于种蔬菜，同样，在林地里有不少的斜坡适合于种葡萄；在树林深处有许多平地可以开垦出来，成为可种植作物的林间空地，让阳光照射，空气流通，树木成长。

二、中间性的或一般的和混合的方式；人们说它是英国的乱糟糟的庭园式方式，其实这种方式应该说是中国式的，因为他是英国人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只要用得恰当，是很好看的，它没有文明人的那种小家子气，在一个方方正正的庭园里，有山又有湖。

和谐是与单调正相反的，所以它要在一个区的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在地形复杂的地方，例如沃区，使用中国的方式，即一般的和中间的方式，爱在哪儿种什么，就在哪儿种什么；这种方式，和通盘的方式（方式一）与组合的方式（方式三）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复合的和组合的方式，是与文明制度的方式相对立的。按照文明制度的方式，每个人都将用碉堡和炮队把自己围起来；处在文明制度中的每一个人都想筑壕固守，把自己的土地建成一座城堡。在文明制度中，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汇集着大大小小的强盗的贼窝，在贼窝里的大强盗是要吃小强盗的。但在和谐制度下，人们连一分钱的东西也不会偷，甚至连小孩偷醋栗这样的事也没有。在作物的分布中，人们尽量用复合的或组合

的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每一个谢利叶都力图往各个不同的地点派小支队，并在离自己的活动中心很远的其他谢利叶的各各站都有先头人员和分遣队。

通盘的方式是唯一和文明人的粗糙的作法有点关系的方式；他们在这边尽种花，在那边尽种果树；这儿全是草地，那儿全是麦田；地与地之间没有联系，地上的作物过于分散。

另一方面，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土地上滥用组合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在他拥有的土地上可以收到他生活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因此在只能种十种作物的土地上却种了二十种。一个农民杂七杂八地既种小麦，又种葡萄、萝卜、大麻和土豆，而实际在他那样的土地上是只适宜于种小麦的；有些村子里的人在无法看管的离得远远的土地上唯一无二地只种小麦，但实际上是可以混合种几种作物的。一个法郎吉若采用混合式耕种一个区的土地，它在开始时就要对每一块土地确定两个或三个适当的作法；混合种植，往往是很有收获的；尽管葡萄园因为太值钱，不能混合种其他作物，但附带种一点水果和蔬菜也是可以的。采用混合种植的目的是，使几个小组可以在同一块地上劳动，使他们互相会晤，讨论与组合劳动有关的事情，尽可能做到不让一个小组孤孤单单地干活。

因此，每一个农业部门都尽量使它的班组与其他部门的班组接近。现在只是在我们住房周围才有的花圃和菜园，将来在全区也都会有的。它们的中心在法郎斯泰尔附近，但在田间也种有一行一行的菜，一块一块的零散的花地或菜地，在田野和草地上适合的地方也都种上花和菜。同样，葡萄园尽管离法郎斯泰尔较远，但在它附近也有某些联接的地段，在菜园和花圃中也有几行灌木和

树丛。

傅立叶运用协作制度的和谐所遵循的这些固定不变的原则，计算这种作法的结果，陈述法郎斯泰尔环境中的种种细节，象一个旅行家描写他所经过的地方的风土人情那样，向我们作了详细的描述。

这种组合的方式，不仅要作到令人看起来很舒服，而且更着重实用，使情欲和心计相结合。人们尤其注意于安排小组与小组的结合；通过作物的组合，使男子的组与妇女的组相会合。使组与组相结合，这个想法是很有趣的，然而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是，这是一种非常正当的，出于热爱劳动的会合，不象我们沙龙和咖啡馆中的会合那样毫无意义，而是大有用处的，例如：

如果种樱桃树的谢利叶在离法郎斯泰尔四分之一法里的大樱桃园里安排一次有许多人参加的集会，那么，在下午四点到六点的集会时间里，它将看到，和它聚集在一起的，以及在它的附近，有：

一个附近的法郎吉的小组，男的女的都有，来帮助管理樱桃树；本区的一个种花的妇女组走来，在一百法尺长的地段帮助种锦葵和大丽菊，从而把旁边的一条道路陪衬得很美丽，并构成与樱桃园相邻的一块菜地的边饰；

一个蔬菜谢利叶的小组来管理这块地里的菜；

一个百花谢利叶的小组来管理菜地和樱桃园之间的一个祭坛；

一个年轻姑娘的小组，在这次集会快结束时到达；她们是种完旁边的森林中专种草莓的林间空地就赶来的；

在五点三刻，几辆运货车给这几个组运来点心：五点三刻到六点一刻，是种樱桃的人用点心的时间；接着，这几个组商量了一下以后几天的工作之后，便分散走开了。

文明人也许会说，他不愿意让他的妻子和女儿来参加这样的集会；这完全是用文明制度的效果来评判协作制度的效果：在协作制度下，作父亲的巴不得他的妻子和女儿到劳动的谢利叶中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凡是谢利叶中的工作，没有一件是可以隐瞒不让人知道的。妇女们在谢利叶中工作都是很谨慎的，因为她们很清楚，她们的行为将被她们的父母和对手知道的。这一点，在一个文明人的家庭中是办不到的。在文明人的家庭里，作父亲的如果想对他的妻子或女儿进行监督的话，是准定会受他周围的人蒙蔽的。在和谐制度下，结婚是很容易的，甚至连嫁妆也不要。女孩子在十六至二十岁之间就定亲了；在这个年龄以前，人们不管她们，让她们享受完全的自由，因为她们之间可以互相监督（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章节中论述），没有哪一个妇女的监护人员比她的对手对她的监督更严厉的了。

肯定会有不少的蠢人对于傅立叶把和谐制度的习惯描写得那么轻松和舒服，存心挑毛病；有不少的人以为可以讲怪话，说什么不管理论多么好，但这些理论实行的结果如何，是没有把握的；还说什么实践往往证明这些理论毫无根据，说人的自由是一个不可能按照这么准确甚至可以说是机械的数据办事的因素。然而，聪明人明白，实践所否定的，是荒谬的理论；实践将纠正错误的理论而肯定正确的理论；推论是如此准确，正是这些理论可以实践的证明。傅立叶有巨大的天才，他在他的头脑里已经描绘和建造了一

个和谐的世界，他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了三十年，所以他有资格向我们叙述那些习惯和风俗；聪明人懂得，正是由于事物是经过非常准确和严格的安排，所以个人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为了充分阐明刚才所讲的这个道理，只须举出我们文明制度的风俗中的一个例子就够了：如果戏院的戏不是预先定好时间并准时开演，如果开演的时间可以改来改去，没有准儿，个人就不可能预先知道规定的上演时间，非常顺利和自由地安排好他的事情去看戏；这个道理不是很明白的吗？把这个例子推而广之，便可看出，运动的规律愈准确，工作的安排愈准时，事情的进行便愈是分毫不差，人的活动便愈是自由。

再引一段傅立叶的著作如下：

在结束这段关于物质的论述的时候，我们要强调这个主要之点，要强调把这三种方式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目前，人们把这三种方式运用得如此之差，以致使每一种方式都变成了一种令人可笑的事情。以混合的方式为例，我们在诸如小特里亚隆、纳瓦尔和斯威琴根这些英国式的花园中便看到这种影子。

这些风景如画的花园，同戏剧中的牧童和布景一样，是美好的农业梦幻，和谐的小圆饼干似的东西，一个按协作制度的方式安排的乡村的缩影。然而这些东西是没有灵魂的物体，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其中有劳动的人。不过，把话又说回来，与其看到文明制度的愁眉苦脸的邋邋遢遢的农民，还不如一个农民也没有的好。

这样的园地需要有二十来个劳动小组才能使它们赋有生气，

展现田野的美丽风光。在协作制度下，即使最脏的工作也能显示阔绰的气派：一个耕地的小组穿的是灰色工作服，一个收割庄稼的小组穿的是浅蓝色工作服；衣服都要镶花边，配上腰带和统一的羽毛饰；他们要坐漆得锃亮的马车，拉车的马也有不太花钱的装饰；这些装饰品都不会受到工作中的脏东西的污染。

如果我们在一个按混合的方式即所谓的英国的方式安排的美丽的小山谷，看见各个劳动小组住的是彩色帐篷，分小组散布在不同的地点劳动，扛着旗子和工具，边走边唱着歌子；如果我们在一个区中看见到处都是有柱廊和尖顶塔的城堡和阁楼，连一间土坯茅屋也没有，我们便以为是好景象，是仙境，是奥林匹克诸神居住的地方，然而这个地方还只不过是一个单调无味的乡村，因为它只有三种农业方式中的一种方式，即只有混合式或第二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英国方式，它还没有实行组合式或第三种方式，这种方式还有另外一番漂亮的景象，在一个区的绿油油的田野上有一支执行各种任务的大军，每一项任务都有一个种植作物的谢利叶负责进行。

在文明的乡村中所看到的，不是这样一片迷人的风光，而是一团糟的混乱景象。三百家农民种三百块豌豆地和洋葱地，参差不齐，杂乱无章；这正好是组合式的一种滥用，因为组合式的作法是：把同一个作物按不同的品种和变种因地制宜地在一个区中分地区种在三个区间，并通过按不同的地形规划的侧翼区和中心区联系在一起。

傅立叶继续写道：让两个谢利叶在一个法郎吉的山坡上劳动，

请一位哲学家来观赏一下他们的操作。我们目前不详细描写和谐制度下的劳动情况，而用下面这段话来扼要叙述和谐制度下的农作物的分布方式和三种耕作方式:

在法郎斯泰尔的田野上采用三种耕作方式，并按照土地的自然条件和耕作的便利,把三种方式结合起来;三种方式的结合和恰当地交叉使用,以及它们的和谐的衬托,使肥沃的田野看起来象一幅画图，是那样的生意盎然，丰富多采，以致使艺术家的活跃的想象力在今天只能想出一个大概的样子。景象的壮观，突出地证明了作物布局的内在的美,因为在任何事物上美是善是形式,是善发出的光辉。

当我们在后面深入论述法郎吉的时候，我们将谈到在协作制度的车间和农田中讲究豪华的重要意义和有益于生产的效果。散布在各处的花坛和花圃，象许多花束和长长的花带似地展现在田野和草原上的作物中间，使劳动的人们的乡村简直比阿尔米德的花园还漂亮。傅立叶说:“人们将成立负责乡村豪华工作的谢利叶,在每一种作物的土地周围修建花坛,种植花草和灌木。这种豪华工作,是一个表现吸引力和心计的很重要的部门。”

我们现在再引用傅立叶的一段话来结束本节的论述。他说:

一个正规的法郎吉,象四十年后的法郎吉那样,将在它的土地上人们常去的地方修三座或四座城堡;当附近的队伍聚集在这些地方商讨工作时，人们就把饭和点心送到这儿来，因为，如果他们要回法郎斯泰尔去吃饭的话,由于法郎斯泰尔不在回家的路上,所以要浪费许多时间。

每一个谢利叶在临近它的作业地点也有一个小城堡式的房屋，每一个小组也有它自己的阁楼或小楼房；但在试验性的法郎吉中是没有这些豪华的设施的；它只要有几个简陋的棚屋和遮风雨的地方就够了。当前应注意的是：要集中力量把法郎斯泰尔安排好，把诸如交通工具之类的引诱人的手段准备好。

把和谐制度的农作物的安排讲过之后，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车间的情况。

§ II

> 在建筑工作上防止任意行事，是很重要的。必须采用一种在各方面都适合谢利叶的活动的方法。
>
> 沙·傅立叶

在这一节里，我不能够详谈车间和谢利斯泰尔（谢利叶的工作厅）的安排的细节。要充分描述的话，那就须要专门写一本书，因为它们每一个的安排都是要随着车间担负的工作的要求和条件而变化的。对车间进行描述，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叙述它的方案；这是工程师的事情，不能拿到这里来讲。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连同它的平面图、外形构造、详细说明和工程概算书，一起发表①。当然，各种车间的形状、大小和安排，只能一步一步地摸索，加以调

① 这个工作在今天是做得很细致的；开始发表的时间已经到了。这也是我们即将做的工作。法郎斯泰尔书店最近出售的《法郎斯泰尔画册》，在第一页有一幅和谐制度的田野的鸟瞰图，在第二面是一幅大比例尺的法郎斯泰尔图。主要建筑物的图，不久即将陆续出版。（第二版附注，1847 年 9 月）

整，并随着初期的法郎斯泰尔的发展，从使用方便这个角度进行修改之后，才能最后定下来。在开始的时候，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情欲方面，是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的。初期的法郎斯泰尔，只不过是对和谐制度进行的试验。

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讲一个大概，阐明法郎吉的车间和谢利斯泰尔是整洁的、宽敞的、舒适的、设备充分的、按照一定的工业要求和谢利叶制度的特殊条件进行安排的。须要补充的是，为了满足劳动引力诸条件中的第一个条件，它们的外观都很整洁、漂亮，甚至很豪华；每一个都是按照它自己的特点和性质安排的。文明制度所建立的某些大企业，可以使我们对车间、作坊和制造各种巧妙的机械的工厂的美和豪华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擦拭得象贵重的武器似的锃亮的工具，闪闪发光的齿轮和齿轮传动系统，有节奏的运动，在一个有条不紊的整体中的劳动生活的种种安排，所有这些，都是和谐制度的谢利斯泰尔的天然的装饰。

为了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谢利斯泰尔的安排的一般的模式，我在这里把傅立叶描述的宴会厅的安排转录如下：

法郎斯泰尔或法郎吉的庄园，除了个人的住房之外，还应当有许多供公众使用的大厅；这些大厅叫做谢利斯泰尔或情欲谢利叶的集会或活动的地方。

法郎斯泰尔的大厅，和我们现在一片混乱的大厅不同。一个谢利叶是绝不容许有混乱的情况的：它往往有三个、四个或五个部门，要占用三个、四个或五个毗连的大厅，还要有与官员和职员的职务相适应的办公室。因此，每个谢利斯泰尔是由三个大厅构成的：一个在中央，两个在侧翼。

谢利斯泰尔的三个大厅应当有供谢利叶小组或会议使用的房间，如在宴会谢利斯泰尔即餐厅中，首先要有六个大小不等的厅：

两个一级在上升翼，收费大约为……150

两个二级在中央，收费大约为……400

两个三级在下降翼，收费大约为……900

在这六个大小不等的厅的旁边还有小房间，供愿意单独一桌吃饭的小组使用。每天都有一些小组要分开吃，它们希望在谢利斯泰尔中的一个厅里吃自助餐，大家吃同样的菜。

在谢利斯泰尔中必须有这种房间，以便利于小组的使用。因此，一个谢利斯泰尔或一个谢利叶聚会的地方，是按复合系统分成供集体用的厅和供小组单独用的厅。这一套办法，和我们举行大会的会场的作法完全不同；在我们的会场，例如在“列王厅”里，人们是按照神圣的哲学上的平等原则，乱糟糟地聚集在一起的；对于这样的平等原则，和谐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采纳的。

《论协作制度》卷二第34页

在对协作制度的建筑物的描述中，我没有着重讲各个大车间、大马厩、大仓库、大商店和工业用房与农业用房的安排；它们应当尽量修建在法郎斯泰尔的对面，中间隔着荣誉庭院。

大家都知道，车间和商店每天都有日常的工作，它们和法郎斯泰尔之间应当有很便利的不受风雨影响的通路，通路或者在地下，或者是象走廊街那样的柱廊。这样，日常的工作就有了保证，即使在刮风或下雨天，当大家不下地干农活，聚集在屋子里做室内工作时，也能照常进行。

§ III

我们不说：因为它太美了，所以是办不到的；相反，
我们要说：因为它太美了，所以非办到不可。

不 列 顿

我知道，今天大多数人都看惯了我们的不长庄稼的晒垡田，看惯了到处是衣衫褴褛的农民和又脏又难看的破茅屋的单调的和令人厌倦的农村，看惯了令人恶心的、很不卫生的车间，所以乍眼一看，难免不把我们所描绘的和谐制度的劳动的具体情况，看作是梦幻。在这里，也象在论述法郎斯泰尔的建筑一样，我要提请大家注意数学和计算的运用；请大家冷静地考虑一下，看一看这些按照土地的条件和科学的要求统一规划的农业耕作，是不是比文明的农村中的分散经营的农业耕作有更大的生产力。

这个事实，我们已经充分地论证过，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协作制度中，好与实用，处处都是和舒适与美结合在一起的。其实，这个特点，在正常的社会组织中是应该有的。

现今已经出现了许多大农场；在这些大农场中，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在前面讲的具体的安排情况的萌芽。我要特别指出比果·德·莫洛格公爵在卢瓦雷的漂亮的农场；他不仅运用农业科学，而且还从艺术和美的观点，亲自指导农场的经营。我在任何一个豪华的农庄，甚至在王室的城堡中，都没有看见过象他那块富饶多产的农场那么赏心悦目的样子。他这块土地，至少在物质方面可以当作一个和谐制度的农场的大致的标本。那美冠群湖的莱芒湖，在它的岸边也有几块具有几分法郎斯泰尔的面貌的庄园。

我要再说一遍，整个农业的安排问题，归纳起来就是：把土地分割成梯形、尖角形或平行四边行，大大小小，形状各异，七零八散地用篱笆围起来，到处立着界标，由一群既愚昧无知，又墨守成规、好吵嘴闹架、手脚不干净的穷得要命的农民耕作的分散经营制度，是不是比统一经营的制度好？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三种农业方式的使用和它们结合产生的效益，是协作制度的经济原理必然产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如果说这个制度是非常的优越，生产的东西特别多，景色是十分的漂亮，那不是它的错。不能借口说它是通过节省的办法而取得那么美好的结果，便把它在工业和经济上的优点也抛弃不要了。那些文明人反对它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它太美了，所以是办不到的！"多么好听的理由啊：先承认一个新鲜事物的美，接着便倒转过来说它太美而反对它！啊，可恶的文明人，头脑错乱的人，你们竟然以为好的东西必然是错的，美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我亲爱的兄弟们，这样的理解，全然错了！这样的理解是不符合理性的，是与理性背道而驰的。

分散经营制度，是与自然的秩序和情理相违背的，因此它必然产生贫困，产生表里不一和自私自利的行为，产生战争和种种丑恶的事情；相反，协作制度将从活的源泉中产生财富，产生统一的行动，产生和谐、美和绚丽的光辉。

无政府状态的分散经营制度的可悲的情景，处处与协作制度的壮丽气象形成对照。恶和丑，是善和美的反面。正如美和善是在一起的一样，丑和恶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必须反复说明：丑是恶的表现形式，而美则是善的表现形式，光辉是真的表现形式。

人们在谈到协作制度时说:"它太美了，所以是办不到的,"这个话错在忘记了这个制度所取得的这些美好的结果，之所以和我们生活的社会所取得的结果完全相反，是由于它所采用的手段和办法,以及为什么采用这些手段和办法的原因,与现今的社会所采用的手段和产生种种罪恶的原因，也完全是相反的。

我们不是凭想象，而是用清醒的头脑对这些新的手段的积极意义和价值进行过分析的。

如果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你让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森林的野蛮人去看路易十五广场的全景——一边是爱丽舍——波旁宫、和平大街与马德莱纳大街，另一边是码头密布的塞纳河、路易十六大桥和桥上的大理石雕像、议会大厦和它旁边的豪华的凯道赛饭店;接着再看杜伊勒利王宫的花园和宫殿、爱丽舍田园大街和宛如海格立斯擎天柱似的雄伟的凯旋门;可以肯定,这个野蛮人是不会相信这些奇观似的景象是真的。

这个野蛮人是无可指摘的，因为他对文明制度所拥有的建造这些东西的手段毫无概念。

但是，十九世纪的文明人在对待和谐制度所创造的奇迹方面，是没有权利象野蛮人对待文明制度创造的奇迹那样，抱错误的态度，因为十九世纪的文明人要弄明白和谐制度在实现这些奇迹方面所拥有的手段，是很容易的。

我们大家都喜爱财富、美、豪华和伟大;说来也真是奇怪:上帝一方面让我们大家都有这些爱好，一方面又罚我们永远受穷，接触丑恶的东西，受文明社会中的种种苦难的折磨。这也许是由于他无能或行事荒唐，或者是由于他爱开玩笑，心如魔鬼。如果有人抱

这样的想法的话，那是极其愚蠢的，大逆不道的。傅立叶曾经在某个地方说过：一个有钱的父亲，应该比没有钱的父亲对子女负更多的义务，应该更关心子女的教育、穿衣吃饭和娱乐。唉！上帝既然是我们的父亲，他比所有的君主加在一起都更富有和更有权势，难道他不应该让我们享受一切幸福？如果他拒不满足他使我们心中产生的种种欲望，他难道不应该受到我们的轻蔑和憎恨？我们可不可以认为：他之所以使我们心中有这些无法消除的欲望，是因为他存心用这些欲望来害我们，把它们当作是无止无休地折磨我们的工具？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应当受到诅咒。凡是了解宗教思想是怎么一回事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宗教发明过一个象上帝那么坏，那么残酷和言行不一的恶神。说来也真是奇怪！许许多多诚实的人都明白上帝是怎么一回事……。然而他们又自以为是虔诚的教徒。

至于我们，我们不能辱骂上帝的智慧，从而使我们的智慧蒙受羞辱；我们要敬拜和赞美上帝：他是天地万物的最高创造者，是人和人的情欲的最高创造者，是宇宙生命的赋与者，是爱、幸福与和谐之父。

我们的结论不是："因为它太美了，所以是办不到的。"

相反，我们要庄严地宣称：

它太美了，所以不能不是
真理的化身，人类的
社会命运，上帝
在地上的
意志！

致 读 者

（第 四 版）

关于分配问题解决办法的要点，请见附注 R（第一册第 189 页）、附注 RR（第二册第 638 页）和第三部分第二编第二章（第二册第 615 页）；从本版所作的补充可以看出：《社会命运》的前两部分，是对法郎斯泰尔的理论的全面的基本陈述，因此可自成一本完整的书。

第三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进一步阐述这个理论在社会生活的重大事情方面，首先是在教育制度方面，如何应用的问题。此外，这个理论在法郎吉的对外关系方面，在科学、商业、劳动大军和各级会议方面如何应用，这部分也有所论述。

最后，在这一册还要探讨和陈述这个理论的实践，即逐步组织一个试验性的法郎吉，应采用何种最可靠的手段。

第三部分的前半部包含有自然的和吸引人的教育的理论；此书不久即将出版。

巴黎，1851 年 2 月 5 日

幕　间　剧

论实质和态度——一种新学说的困难处境

这个畜牲太坏了；人们打它的时候，它竟进行自卫。

拉·阿尔普

如果诗人的话有时候很尖刻，这怪谁呢？

维克多·勒鲁

1

招来的批评

当我开始写读者现在阅读的这部著作时，我以为只须写一本书就可以对我一心想阐说明白并使之为公众理解的社会学说作一个基本的陈述。我原来的预料是错了：这个问题，一写起来就不由自主地愈写愈长。为了阐明这个如此新颖，如此特异，尽管是出自一个原理，但应用起来却千变万化，而且读者在开始时还不能马上入门的问题，我认为就不能写得太简单；应当避免一般的、科学的、抽象的和缩略的公式，或者，至少应当先经过一番推论，证明它值得探讨，并通过具体的阐述使读者有一个思想准备，然后才能把这个问题讲得清楚。此外，还应当把它所包括的范围全都讲到。

社会科学和其他一切科学都有联系，它涉及人类活动的一切

领域和知识。要对协作制度的理论进行阐述，把它非常精确地简化成作为这个理论的基础的谢利叶学，而又不准备涉及它将得到应用的工业、政治和科学等问题，这样的阐述，特别是在我酝酿本书的时候，是一件毫无意义的工作，没有传播的价值，没有什么大的用处。协作制度的理论是那样的简单和朴素，因此看起来好象是一个很荒诞的想法，与真正的和实际的事物毫无关系，是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和得到任何应用的。

因此，为了尽一切力量把这个理论阐述清楚，并使它对人有吸引力，我只好在不损害文字的表述和方法的严密性与连贯性的前提下，抛弃说教式的虽然简洁但颇觉枯燥的语言形式，把这门科学打扮一番。

鉴于本书第一册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并对协作制度的事业起了良好的作用，我认为我的估计是相当正确的；不过，虽说这一册书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但我还是应当说明，它也引起了许多批评，而且这些批评都是来自对我的著作论述的问题抱有好感的人，因此是不无道理的。

这些批评的语气都挺生硬并带有敌意，其结果将使作者的脾气变得急躁和粗野，与传播和平与和谐的学说应有的个性大相违背。用这种语气写的那些段落，有损于一本奉献给这个庄严的学说的书的美，对该书想达到的目的是有害的。人们还说，书中谈日常琐事的地方太多，添加的插曲也太多，与书中谈论的重大事情没有多大关系；而论述这些重大事情的发展正是该书的目的，因此，过多的插曲反而损害了重大事情的重要性。

善意的批评和敌意的批评，我在前面都列举了。有些人表示

同意，他们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我现在宣布，我完全赞成对我提出的批评意见，并且还补充一点：当我写那些受到他们指摘的段落的时候，我对那些段落的性质，也和他们有同感。

我完全同意我坦率地列举出来的那些批评的意见，完全接受他们所说的看法，不过，我也要求允许我说明一下：在采取那些我明知其绝对低劣的形式的时候，我也有一些在我看来是可取的相对的原因，尤其是在写作本书的时候，这些原因也是有道理的。如果我陈述一下我当时的原因，我也许能取得读者对我的了解，并打消他们的意见。不过，今天还不适宜于这么作；要是我天真地把指导我的思想都摆出来，我将使我预期的结果受到损害。好比一位将军，如果为了对批评他的人说明他的行动的理由，他的作战计划还没有实行，还不知道结果如何，便把它全盘暴露，那一定是有害的。再说，如果读者愿意（一切通情达理的读者肯定愿意）接受我在这个幕间剧中对这个学说的论述和辩解，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对读者作一番个人的解释呢？如果这个学说是好的，尽管解说的人讲错了，那有什么关系……。

2

战 斗 的 需 要

在论述方面，我首先要明确说明的是，如果人们认为傅立叶和他的弟子所写的那么尖刻的话，是出自对人的恨和愤怒，那就错了。那些话，在我们头脑里也一直是认为有问题的。我们抨击的，始终是作恶的社会组织，是产生和维护这些组织的错误行为，而不是做这些行为的士兵（士兵是这些错误行为的第一个受害者）。至

于我，每当我投入一场对某一个人的理论战的时候，我的锋芒所向，显然是那个人所代表的思想；不管在这方面我内心的感情如何，我是从来不直接指摘我的对手的，是从来不对他抱什么恶意的……。

我们的批评所具有的这个特点，请大家注意，并记在心里。你们听一听那些论战，听一听各党各派所用的语言；他们的语言才真正是该谴责的哩，因为，这是有计划地攻击个人，攻击真诚的善意，攻击对方的意图；他们往往很轻率地说对方的意图是邪恶的，自私的，坏的或罪恶的。现今的论战就是这个样子。这样的论战，我们是不会轻易放过它的，因为它显然是荒谬的，不道德的和反社会的。我们之所以说它是荒谬的，是因为它除了说明使用它的人怀有欲望和恨以外，其他什么问题也不说明；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不道德的和反社会的，是因为它除了使欲望和恨愈来愈增加，煽动争吵和战争之外，便别无其他的任何效果；他们在需要讲团结、科学和理智的地方，却挑起争吵和煽动战争。

这样的论战，与我们的论战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从来不说我们的对手是什么可怜的人，也不说只有我们才是正人君子。我们即使再激动，充其量也不过是说他们有偏见，有错误，说他们是瞎子，到处说瞎话。人们之所以不原谅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说了这些话，而是因为我们证明了我们说的那些话是对的。

当然，科学和处于正常状态下的真理的语言，通常是冷静的；不过要注意的是，我们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说这些话的。我们周围的环境闹闹嚷嚷，一片混乱，呈无政府状态；人们都带着武器，抱有敌意，对真理十分冷漠。这种情况，所有的真理都经历过，

它们在开始的时候，总是饱受人们的侮辱和迫害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真理就要战斗；战斗是强加在它的身上的；它有理由进行正当的自卫。由于有被摧毁和受到践踏之虞，它在这个世界上应当从头到脚完全武装起来。这是从一个神话故事中学来的；这个神话故事说：密涅瓦①从朱庇特的脑壳里一生出来就是全副武装的；这是颠覆性时代有深刻含义的神话。人们用象征的手法把真理和战斗视为一体，把朱庇特的思想、神的女儿和智慧（应按这个词古时候的广泛含义来理解）合并，塑造成一个全身武装的好战的神。

凡是倡导革新的学说，在发端之初总要遭到厄运，此点我们深为惋惜；就连作为温柔的化身和传播爱与仁慈的宗教的耶稣，也常常对之表示反对。有时候他用鞭子猛抽那些在庙门口摆摊设店的商人，把他们的货架和商品打翻在地②；有时候他把反对他的话的人看作是伪善者，看作是蛇蝎般的人，等等。凡是迟迟不接受他的教义的城市，他就咒骂，而且命令他的门徒也咒骂，叫他们把鞋子上的尘土磕在城墙上。既然耶稣和他的门徒开了这样的先例，人们就应该原谅那些与上帝有同样信念、但只抨击对手的思想的人。他们不咒骂他们的对手，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要启发他们，是要开导世人，消除他们在我们这个荒凉的地球无止无休地制造贫困和灾

① 密涅瓦，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是掌管智慧和战争的女神。据说，她从她的父亲宙斯（即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朱庇特）脑壳里一跳出来，就是全副装武的。——译注

② 尽管圣经上的文字是很确切的，但我们认为，在这里若单从耶稣基督的传记作者说的话的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那是对耶稣基督的侮辱。应当看到，在这段记载中含有一个比喻的意思是说：耶稣在讲道中之所以猛烈攻击犹太教士，是因为他们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专门买卖圣职和倒卖圣物，和耶稣死去之后，那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宗教的教士大搞这类买卖的情形是一样的；这一点，是最初几个世纪之后的教会史所证实了的。这种解释，即使把我们所说的那种敌对行为放在正常的环境中，也将为我们的论据驳倒。（第一版附注）

难的积习难改的错误。

啊！当人们用上帝赐与人类天才的翅膀在到处是贫困、仇恨并对现实感到痛苦和羞愧的卑贱的地区上空飞翔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经历了五十个世纪的浩劫并充满了社会污垢的深渊上空飞翔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一片污泥、血泪模糊并不断传出互相冲突、彼此残害的活人的沉闷的叫声的可怕景象上空飞翔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在我们脚下有人凄厉地呻吟、哭泣、悲叹和哀鸣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些无限悲痛和烦恼的凄惨的声音的时候；当我们听到那些好似从万恶的地狱传来的嘈杂声和哇哇哭泣的悲痛声的时候；当我们终于走出了撒旦在我们地球上暂时建立的黑暗的罪恶王国，在科学的光辉指引下，看到了可能实现的无限的领域和幸福的命运的灿烂境地的时候；当我们呼吸到这些领域中的含有爱和智慧的芳香的清新空气的时候；当我们静观它们充满生命、和谐与幸福的源泉、无穷无尽的财富和光辉灿烂的天空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命运的世界将降临到我们悲惨的大地，把上天的快乐和美妙的和谐带到世上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个美好的未来的世界，除非人们犯了过错，愚昧无知，就一定会成为现实的时候，看到那些传播谬误，拒绝和谐制度并一心使地狱长存的人，是那么无知，做了那么多错事，我们能永远保持冷静，说话含蓄和热情吗？那些做坏事和错事的人竟然窃取了统治这个世界的权力，并使人们遭受苦难，对于他们，我们能够永远不生气，不使用尖刻的语言和作出强烈的反应吗？啊！不，这是办不到的！永远办不到的！这是和今天坚定不移地和积极地（不是沉静地和文文雅雅地）崇拜真理的人必然具有的热情、情欲、毅力和力量不相调和的！至少，

在未经过长期的自我克制之前，在未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心脏的跳动趋于平静并使青春的活力受到控制之前，这是办不到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如此美好的真理，这个神圣的真理，这个给大家带来幸福的真理，在战争和吵闹的喧嚣声中遭到粗暴的拒绝和严厉的压制，或者被卑鄙的谬误和谎言的浑浊的水浪淹没，要压制自己的感情，那是一天也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大声把战争和风浪狠狠地斥责一番。

不要把我们现在的行动和我们以后的目的混淆在一起。我们以后的目的是实现统一的和普遍的和谐，但我们现在的目的则不含有这种和谐，因为我们现在的行动是在对那些反对实现这个和谐的目的的势力进行战争。有些人因为我们宣传的学说和信念是和平的，而我们的语言又是带敌意的，便指摘我们，说这是矛盾的。这种指摘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这是两个大不相同的领域嘛。产生这种错误看法的原因，是由于人们把我们学说的性质和以前的哲学理论和宗教理论的性质混为一谈了。哲学和宗教的理论，全都是个人提高德性的理论，是奉献给在这种社会环境（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的个人的。我们的学说不属于这一种类。我们的学说是一种探讨能使人们的各种利益得到满足的社会组织的法则、并使人的才能可以得到充分发展的科学。不过，这个科学，只有在实现了和谐制度所需要的条件之后，也就是说，找到了它让人们寻找的新的社会环境之后，才能产生和谐制度的效果。因此，我们要对那些攻击这个科学并反对实现和谐制度所需要的条件的谬误进行战斗；这场战斗，不仅不与我们奉行的和谐制度的学说相矛盾，相反，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保卫我们的学说并使它获得胜利，

是非进行不可的。在到处出现思想混乱的情况下，这场战斗是强加给我们的，是强加给我们这些世界和平的使徒的，是强加给那些信奉其他学说的人的；只不过是其间有一个我在后面即将概括谈到的重要区别罢了。

3

傅立叶学说的特点从根本上说是爱和平的

一切党派，一切政治的和哲学的学说(我们的学说除外)，都是建立在狭隘的思想基础上的；它们在理论上不接受，甚或粗暴地反对或否定人类天性的种种欲望、发展和表现，因为，就这些学说中的任何一种学说来说，要取得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消灭或压制不符合它的理论的因素。这些学说在理论方面的斗争，是一场互相冲突的利益的斗争，彼此互相否定，因此必然会随之形成一场事实上的斗争，也就是说，在理论斗争之后，紧跟着就是实行镇压。迄今为止的各种学说，各种政党和宗教派别，都表现过这个特征，并产生过这种结果；它们都包含有否定的东西，所以最后只好对它们过于狭隘的理论所否定的因素进行一场斗争，才能解决问题。

与那些学说相反，我们的学说是真正主张通过天性的全面发展而建立完整的协作制度的，而且是能够实现这个制度的原则的[①]，因此，我们的学说的特点是：使人的一切利益得到满足，才能

① “是真正主张……而且是能够实现这个制度的原则的，”我们要着重指出这些情况，以免人们把实际和表面现象搞混了。举例来说，圣西门的学说是以“普遍协作”这句话为理论或旗帜的。然而这句话的意思是那样的不清楚，那样的不严格，而他的学说又不能实现它所包含的原则，所以圣西门主义最后只好在理论上明确无误地否认

得到发展,情欲能够实现。它在实践中,不否定、不谴责或压迫任何真正合乎人情的东西;它对其他学说的理论斗争,并不是一场反对任何特殊的(无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利益的斗争。这场斗争所反对的,是那些狭隘的学说的排他性理论,是它们根本不起作用、而且有害的荒谬的方法。由此可见,我们的斗争纯粹是智力的斗争,而不会演变成真正的战争。在各各党派之间,是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利益和根本冲突的作法的;它们在彼此都接受的社会现状中,是互相抵触的。他们互相否定,再加上利害和思想上的斗争,所以必然要实行压迫和发动战争。我们的那些对手一定会互相为敌的;相反,我们对他们并无任何敌意,因为我们有崭新的更高的思想境界,能够肯定他们可以肯定的东西;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他们由于眼光狭隘而产生的错误认识:认为只有否定对方,才能满足他们各自的利益。他们彼此攻讦,互相摧残他们所代表的人的因素。

人的最重大的利益和最重要的因素:财产、等级、自由和家庭,等等。在善于观察事物的本质的人看来,圣西门主义根本不是一种主张普遍协作的学说;它在它的大部分信徒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了现代最响亮的革命主张了。圣西门的学说在这个世界上还留下些什么呢?还留下一个荒谬的思想,那就是要取消一切等级,而且,下一步必然是要取消个人的财产;在群众中留下一个革命的种子:这个种子要发芽,要悄悄地成长,使上层阶级和我们的统治者发抖的;如果他们对人民有了充分的了解,知道人民的遭遇,如果他们缺乏远见,轻率地盲目行事,他们就会吓得发抖的。是的,圣西门的学说目前在人民的头脑中正在产生可怕的作用;如果你们到人民今天为了你们这些世界上的幸福的人的欢乐和享受而劳动的车间去看看,你们就能了解这种情况了!在那里,你们将看到胳臂粗壮和胸脯厚实的人,听到他们用豪放的声音齐声歌唱,再加上锄头和铁钻的丁当声,歌词是那样的雄壮和充满战斗的气味,你们也许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一再反复歌唱:

"无产者辛勤耕耘田地……,
劳动的果实却被懒人夺去!"

如果今天当权的那些自由主义者懂得这些歌词的咄咄逼人的含义,他们就会派警察去禁止他们的,他们一定会采用高压手段,以便能安安稳稳地睡觉!!! 啊,我们的政治家是多么英明,多么有天才呀!!!(第一版,写于 1837 年)

我们对他们进行斗争，目的是为了启发他们，是为了向他们证明有一种方法能够和谐地发展一切因素，使之能同时得到充分的满足。一句话：他们个个都在注意寻找别人理论上的错误；相反，与我们相比，他们所有的人在理论上全都有错，而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是能够满足他们的重大利益的。

只要对他们的每一种说法、每一个党派和每一种主义的性质进行冷静的分析，并进一步研究他们各自代表的那一部分利益和思想，就可充分证明我们在这儿用概括的措词提出的论点是正确的。这样心平气和地概括表达的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傅立叶的思想；这样明确的表述法，在所有讨论协作制度的著作中是很多的。就我来说，尽管在某些表达的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我还是十分注意采取这种心平气和的方式的，并一再反复使用了这种心平气和的论战语气的①。我曾在一段话中陈述过我对这个真理的理解，此后我也一直不断地这样去理解它；现在请允许我把这段话引述如下，以便说明我的理由：

"这个真理，在人的精神辛辛苦苦地扛了几千年的战争和政治与宗教仇恨的沉重的包袱中是不存在的，在人们扔在那些将要饿死的人的肩上的哲学和宗教教条的破衣服里也是没有的。这个真理是不会用这些破衣褴衫给自己增加麻烦的。它一贯是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因为它是象古代的维纳斯②那样美丽和白璧无瑕的。当它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的时候，在它发出的光辉使那些过惯了漫长的黑暗的日子的人感到一阵眼花缭乱之后，在那些在人

① 请参见《政治的崩溃》、《三篇论文》和《法郎吉》等。

②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司爱与美的女神。——译注

[library stamp]

民当中霸占了祭坛的虚伪的教士吵吵嚷嚷一阵之后，人民将崇奉和喜爱它；它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幸福，而不是战争和宗派分子的排斥异己的盲信。它不排斥异己，因为它是光明；它知道智慧就是光明，人们将在智慧的指引下来到它的身边；它不排斥异己，它要为人们带来爱和幸福；它知道人不是为了受苦而生的，所以人必然会屈服于强烈的引诱，屈服于它的力量的不可抗拒的吸引。”（«三篇论文»第74页）

读者诸君，我请你们注意，这些话并不是我们口中随便说说的宽容态度或和和气气的折衷主义，更不是空口卖弄的言词。其他的学说，例如各各政党或宗教派别的学说，它们也能说这样的话，但他们的话，和他们的倾向与行为不相符合；只有实行我们的学说，才能使这样的话与真正的倾向和实际的表现相符合。奉行其他学说的人，其他党派的人尽管说了要容忍，但他们的锋芒指向谁呢？他们的种种努力和行为的目的何在呢？他们直言不讳地说要权力，也就是说要武力……。他们想执掌政权，想制定法律；他们都想统治社会，凭法律实行他们的想法，凭借立法和行政的力量使他们所代表的势力取得胜利。他们想作事物的主人，凭权力办事；在他们看来，要这样来解决问题，才符合他们所关注的特殊利益；除了法律以外，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说，要人们承担义务，就要用武力……。

我们，我们与他们恰恰相反，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求过权力和武力吗？我们要求过社会权力，使社会为我们的事情服务吗？我们是否要求过要控制帝国，或者象其他党派那样要求当大臣？我们绝不要求把整个社会都掌握在我们手里，以便凭借权

力把我们的学说在社会上加以运用。我们只要求在一小块土地上进行试验。我们只须筹集点资金，在几百公顷土地上对协作制度的结构作一次试验。我们不想用权力来统治社会：我们要经过实验来建造社会，向社会证明，我们的社会组织能满足社会的一切利益和需要，而且还不给社会强加任何束缚！

强制行事，是所有那些互相争夺政权或制定法律的权利即权力的学说的基础。我们的学说的基础是自由与和谐；它只要求在一块很小很小的土地上进行试验，以便使人们明白他们的真正利益何在；它只想通过大家都能亲眼看到的它的效果来浸染社会，而不把任何东西预先强加给任何人。

我们是服务员，是人类的真正的服务员，是人类的一切利益和抱负的代表。是的，我们在进行斗争，但我们只是对严重的错误进行斗争；我们不针对任何人的利益或任何具体的人进行斗争；我们所抨击的是那些错误的思想，因为它们阻碍了我们的对手明白我们的学说比他们自己的学说对他们自己的利益有用得多。我们把手伸向所有的人；我们的武器只攻击那些妨碍人们互相了解的守旧思想，因为它们不允许把各阶级的利益都纳入一个能联合各各阶级、实现和平、打开丰富的财富的源泉，并实现和谐与幸福的造福于人的社会；我们的心里，哪里有什么排斥异己和仇恨的念头？唉！我的天哪，对于我们的斗争的意义和目的，你们明白了吗？当然，正如我们一再说过的，这是无政府状态和暴风雨的时代的可悲的需要；当然，在这场矛盾的意见和新与旧的错误的混战中，在这场用刀和剑乱砍乱刺和用大棒乱打的混战中，我们不能赤手空拳去参加战斗，我们不能用扇子去抵挡向我们袭来的刀剑和大棒。

不过，我们战斗的唯一目的是：使人们对我们要有所了解，要放下武器，宣布休战；我们要求他们明白道理，进行研究和判断，用智慧和经验来解决问题……。你们不听取我们的意见，你们要消灭手无寸铁的人；你们追使我们打仗，谁打得狠，你们就敬重谁……。这一点，我们是有经验的，我们的经验表明：你们听不听取我们的意见，全看我们打得狠不狠……。

4

情欲科学的道德影响

我们是很不愿意有这种战斗的需要的，因此，不能把这个责任加在我们的身上。不能把当前环境造成的情况，归之于我们的心情；这种心情，在我们心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仇恨我们，仇恨人；让他们去仇恨吧；这种卑鄙的感情，在那些对我们传播这门科学有几分了解的人的心中是不会存在的。稍有教养的人，一旦受到了这门科学的熏陶，就不会产生仇恨之心；不仅在理论探讨中不会带有这种感情，甚至在行为和社会与道德的关系中，也是不会带有这种感情的。在理论探讨中，对于有害的偏见，对于在这个地球上制造罪恶的错误言论，他当然是很可能作出强烈的反应的；在行为中，看到那些由于环境而堕落的人表现得那么怯弱、阴险、卑鄙和邪恶，他当然是会感到讨厌和轻蔑的。由于他要观察和判断错误和堕落的原因，他就必须抛掉仇恨的心，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受到这种狭隘的和盲目的感情束缚的。

最纯洁的道德学，福音书上的箴言，在理论上是抛弃了人对人的仇恨心的；但实际上，它们并未做到使那些宣讲它们的人摆脱这

种心理。啊！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学说不会变成一本罗列道德训条的集子；它是一门探讨人和社会的真正的科学，因此它可以使那些能够真正懂得这门科学的人祛除心中的仇恨的观念。这样的人（我说的是这样的人，而未说任何一个人），即受过最纯洁的道德训条的熏陶、但并未消除这种颠覆性感情的人，只要懂得了我们所教的这门科学，就一定会摆脱这种感情的束缚的！

尽管这个学说的直接目的，不是使在现今的社会中生活的人个个都成为道德家，尽管它的直接目的是宣传一个新社会的条件，论证人们在这个社会中将崇尚道德，彼此互爱（因为爱和道德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他们有一种巨大的魅力），但这个学说当前产生的间接效果，远比那些直接用道德的或宗教的理论产生的效果还更能教诲人和安抚人。当然，对于我所讲的这个学说，要正确去理解，要原原本本地理解，要懂得它的实质，而不要象有些人那样，想在其中找到为他们的荒谬放荡的行为与罪恶辩解的理由，说什么那是情欲使然。

这个学说不仅使人们对以**谬误**、**丑恶**和**罪恶**三种形式出现的邪恶感到憎恨，认识到邪恶在知识、道德和物质这三重领域中产生的时候，就具有了这三种形式，而且还要追溯产生邪恶的根源，追溯它与社会组织中的荒谬现象的关系。这个学说要发展对人类的爱，要使人行事宽容，让这种观念在现今要深入人心，而不要做任何悖谬的行为。

这两种感情不仅不矛盾，而且十分谐和。对邪恶的强烈反应，对传播和维护邪恶的错误思想的强烈反应，与对人类的爱是一致的；反应愈是强烈和真诚，便愈证明它是对人类的爱的一种表现。

只不过是要把事情弄清楚，不要凭假象作结论，例如，不要认为真理在猛烈谴责世界上的严重错误的时候，也含有对好心犯错误的人的憎恨或恶意。

5
情 性

尽管人类用科学和勤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在最近这几个世纪对大自然的力量愈来愈能够加以支配；尽管创造了许多行动的工具，今天只要把我们组织起来，协调我们改造大自然的努力，就能用勤奋、智慧与和谐的美好果实装点这个世界，但在今天，要实现普遍的幸福，这个想法还依然被看作是一种梦呓。要彻底消除人们的旧的错误观念，是多么难啊！

“要使人们和谐相处，使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是永远办不到的。他们的情欲是互相冲突的。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祸害，过去有，今后还会有。”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公式话。可见，人们的偏见，尽管在物质科学方面已经被事实打破了，但在道德和社会方面，我们遇到的传统的偏见还是很多的。在过去的和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到处都可找到。儿童们把它和乳汁一起吃进肚里，把它和空气一起吸进肺里，还有自私自利的行为也让儿童沾染上了；这些情形，我以后还将谈到。有些人怀着喜爱和感谢的心情，欢迎并传播一种怀疑的言论，认为在怀疑论的掩盖下，他们就可以舒服过日子了。的确，没有任何一种偏见，有这句表达社会绝望心情的话传播得那么广，也没有任何一个陈词滥调是象它那么为人所知。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学者还是愚昧无知的人，大家对此都有同感。

一种错误的说法，愈是广泛传播，年头愈久，便愈是害人，人们对它便愈无怀疑，认为大家都说它对。有一些人生活在年深日久的错误的思想气氛中，宛如长期在恶臭的空气中生活的人一样：在腐败的空气中走来走去，在其中活动，对它的毒害作用毫无觉察，不知道他们麻木的嗅觉闻不出来的这种腐败的空气，是他们得病的根源；他们思考过千百种原因，但就是不怀疑他们周围的空气。我们所说的这种错误思想，遍布全世界；自从有人类的历史以来，它就存在了。

尽管这个旧的错误思想已接近于结束，尽管它已不再作为宗教的教条影响人，而只是作为一种说法，一种道德偏见，完全靠传统和自私行为到处流传，尽管科学的进步不断使它遭到削弱，日趋消灭，但它依然对人们有影响，到处散布一种极坏的怀疑论调，使人陷入一种无动于衷的心情，产生一种惰性，阻碍那个能给世界带来幸福的社会学说的发展。

既然我们确信能够建立一个社会秩序，使世界到处都富裕、幸福与和谐，使人类团结起来，达到更美、更光辉灿烂的繁荣境地，我们要怎样才能搅动这个充满怀疑和自私行为的一潭死水呢？要怎样才能发聋振聩，抛弃这种年深日久的偏见呢？当我们知道人们希望在一小块土地上检验我们提供的社会手段的效果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既然我们知道，只要人们肯听一听我们的学说，就可马上使他们破啼为笑，使那些在贫困中哭泣和呻吟的人欢唱感谢和爱的赞歌，我们要怎样才能使那些在全世界制造灾祸与痛苦的头脑昏昏噩噩的人变聪明呢？我们该采用什么办法呢？

不动感情地用冷静的语言陈述我们认为能够医治残害人类的

种种疾病和带来幸福的学说吗？但是，他们不听你的话，他们取笑你，说你的思想很奇怪，说是痴人作梦(这句话是常有人说的)。他们总是对你说：这个社会象现在这个样子，并不太坏，是再好不过了；谁想改变它，那简直是发疯；他们不但不愿意听你的话，反而向你滔滔不绝地讲一堆老掉了牙的经济的、哲学的和政治的陈词滥调，对你讲许多老生常谈；这些老生常谈你在儿童时候就听够了，可是他们还以为是你不曾听过的论据，可以把你这套理论驳倒……；实际上，你这套理论，他们根本未见过呢。

如果你坚信，在他们不愿意听的话中确实有拯救世界并给人们带来幸福的东西，你怎么办呢？你一句话不说，保持沉默，听之任之吗？如果你关心人们的幸福，你是不会一句话不说的；如果你忠实于一个如此圣洁的事业，你是不会保持沉默的，你是不会噤若寒蝉，听之任之的！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你将遇到的冷漠和轻率的态度是什么样子，你将弄明白你所反对的那些谬误言论何以会产生，了解他们对那些受他们蒙蔽的人的影响有多大。你不必对那些无动于衷的人和好心办错事或傻里傻气地重复那些愚蠢的老生常谈的受蒙蔽的人发火，但是，你要做好准备，狠狠抨击那些错误的思想、怀疑的论调、冷漠的表现和愚蠢的行为……。

他们不愿意到你这儿来听你讲！那你就到他们当中去；在他们那里，你的尖锐的批评将翻动他们的土地，深深地挖下去，挖出他们的思想的根子。他们不相信你对他们描述的那个富裕美好的、造福于人的新社会，那就把他们社会的丑恶的伤疤一个一个地揭开；如果他们闭眼不看，你就把它们摆出来，让他们看看已经烂到了骨头的腐肉。他们不愿意来和你一道呼吸未来的地区中的纯

洁的空气，你就使他们感觉到他们社会散发出来污浊的空气，尽管他们硬是不承认他们的社会已经有了霉烂味儿。你要狠狠抨击的，是到处流传的谬误和幻想，虚伪的说法，荒唐的思想和理论与骗人的学术；不幸的是，有许多人接受这些东西，把它们当作闪光的真理。如果有人根本未花力气研究你的学说，就以卤莽的语气妄加谈论的话，你就马上狠狠地反驳他(将来，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的，因为他们一方面要求你对由来已久的偏见加以尊重，而另一方面却用极不公正和极其放肆的态度对待真理，其原因是由于这些真理只是在昨天才由几个伟大的天才所发现①。根深蒂固的偏见是贵族的，而新的真理是老百姓的。)

当你这样使你的学说作好了战斗准备的时候，当它全副武装地进入偏见的领域的时候，当它有力地批驳和抨击了那些既不愿意听它又不让它讲话的偏见的时候，当它打碎了偶像，砸烂了假神，撕破了骗人的面纱的时候，人们就会注意它，重视它：因为它来到了万人瞩目的地方，表明不管它生来是多么爱好和平，它也要进攻，也要自卫；这一点，在一个温良恭顺遭人轻视的世界上，在一个凡是应当加以支持、保护和鼓励的事情都遭到人们无情的轻蔑和嘲笑的世界上，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照我刚才讲的这番话去作，你就能够使人们注意你所

---

① 这样一种对待重大发现的轻率的和恶劣的态度，既然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并提出了指摘，但为什么人们又轻易就重犯这种态度，此点我们还不甚明白。值得注意的是，容易犯这个毛病的，正是那些说话哲学味儿最浓的人。被人们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的培根，在写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谈到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运动和伟大的伽利略的业绩的时候说："我希望你把那个意大利人的荒谬的话批得体无完肤。"必须指出，今天在法兰西研究院里，还有一些大学者在嘲笑傅立叶的天才呢。

说的想法；让他们知道，如果这种想法得到实现，便能够消除人们的痛苦，使穷人从饥饿和贫困中解救出来，使"幸福的人"丢掉自私行为，并在这个地球上把劳动和快乐，把财富和善良的感情，把美德和幸福，结合起来。如果你使人类能够走上兴旺发达的道路的日子，使成千上万遭受苦难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能够重新看到希望、不再哭泣的日子，提早十年、五年到来，甚或只提早一年到来，即使你把那些谬误的思想和盲信痛斥一顿，有什么要紧呢？即使有人说你粗暴，火气太甚，又有什么关系呢？当人们开始倾听这个新的和自由的思想，不那么轻视或攻击它的时候，你要放下武装，采取和先前相反的作法，那是很容易的。这样，你就可以完成一项神圣的高尚使命，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是我的老师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实际上，如果人们把理论中使用的愤怒的语言和尖锐的笔调说成是坏的感情，从而指摘他的著作和我的著作，那就错了。

不过，我衷心承认，我是走得太远了，我有几次把话说过了头；我若采取不那么粗暴但更加稳重的语气，也是能做到说话有力的；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献身的学说在公众的舆论中取得了一个相当好的地位，并牢牢占有了这个地位，因此，推行它的人今后可以使它的形式不再那么生硬，不再那么有棱有角了。我很坦率地这样替自己辩解一番，希望那些因上册书中某些段落的语气而或多或少地有些生气的读者，能够对他们在本书以后的篇页中可能见到的同样的错误，表示原谅。我今天呈献给读者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的前半部分，尽管与第一册发表的日期相隔了几年，但它们写作的日期是相同的。在协作制度的理论的传播工作方面，有些困难的事情要处理，要采取许许多多的步骤，再加上《法郎吉》一书的

出版工作，当时的情况迫使我要赶写的几篇论文，有好几年使我的一部分精力无法施展的不良的健康状况，使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无法写完这部著作；我需要有一个月的心灵平静的时间方能完成这部著作最后的整理工作。这一册的大部分章节是在第一册出版时写的，因此很可能在其中又会发现某些地方的词句和第一册中给我招来许多指摘的词句差不多（我承认那些指摘是完全正确的），在笔调上也有过激之处（今后在我们的著作中是会采用平稳的笔调的），了解到这一点，读者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不会感到惊异了。

总之，读者最终是会赞同我们的观点的。他将认识到，那些有深深的信念和伟大目标的人，言词激烈，正是信念的一种表示。他将原谅这些人对一个世纪的英才所作的反应：他们无视傅立叶这样的天才，对这个在世人都自私自利的时代，把一生四十年的时间用来造福于人的天才，不仅没有任何报答，反而使他孤苦无依，对他百般辱骂。他将认识到，对于那些为所有的人谋福利，而且除了对人类的爱便没有其他动机的著作，应当抱宽容的态度。最后，他还将认识到，在心境平静和取得经验之前，在学会如何运用他的力量和节制他的反应之前，有一个青春和热情奔放的时期，所以应当看到，一个人或一个学派开初著书立说的时候，也是要经历这样一个时期的。

6

为这个没有责任的科学所作的保留

有少数几个性格固执的人，对我们合情合理的解释依然持反

对态度；我们的悔罪，不能博得他们的宽恕。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请他们保留对我们的态度的愤怒；然而我们要告诉他们，在这场把我们牵连进来的有关态度的争论中，有许多幼稚和不合理的地方，因为说来说去，在这儿争论的东西，有重大关系的东西，应当加以评判的东西，使其他一切都暗然失色的东西，是实质而不是态度，是社会问题，而不是笔调。

举例来说，为了真理和为了对微分学进行探索，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尽管很激烈，这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牛顿用尖刻的语言宣布“引力与质量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个定理，人们会不会由于牛顿的语气该受责难，而不承认它是支配月亮、地球和其他星球之间，以及它们和太阳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呢？唉！我的上帝，与人的幸福问题相比，与人类的命运和宇宙的命运相比，微分学和恒星的引力问题，算得了什么？这两项出色的发现，和上面这个问题的解决，能相提并论吗？当你阅读傅立叶的《论协作制度》或这本扼要陈述他的学说的书，或这个学派的其他语气较硬的著作，你应当加以褒贬的，不是这位老师和他的弟子的语气和性格。你应当探讨的，不是这些人，而是一门重要的学说。

如果这些人该受如此严重的责备，而不能从一项伟大的神圣事业所处的地位、环境和正当防御的需要，考虑对他们加以原谅，如果你们不从他们的善良愿望，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从他们对一切人的幸福的献身精神，考虑对他们表示宽容，而要责难他们，判处他们的刑罚，甚至象有些人说的，要砍他们的头……，请你们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理智的份上，看在一切受苦受难的穷人的份上，你们砍他们脑袋的时候，不要把他们的学说也砍掉了！这门学

说，和宣传它的人的恶行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一件应当非常清楚地说明的事情：对每一个学说、主张和科学的辩护、宣传和服务，并不都是作得很好的。每一种事业都有不好的士兵；不好的士兵比好的士兵多得多。但是，明智的人应当把一个事业，把它的真理、重要性和价值，与拥护这个事业的人的错误加以区别。协作制度的理论，由于它的重大目的和它本身的价值，是值得人们对它作这种合情合理的区别的；人们不应当把它和传播它的人的乖张愚昧和过分行为连在一起。

至于我，我认为，以上的解释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尽管我的有些段落写得不好，但我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理解；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才要在这个幕间剧中向读者陈述事实和理由。我要求读者秉公办事，把他在我的著作中见到的错误记在我的帐上，把一切好的、美的、重要的和有益的东西都归功于傅立叶的天才，归功于由他发现的永恒的真理。

对我们的著作，还有其他的批评。我只想讲一讲纯文学的批评，其中，有些是关于新词或新词义的使用的，有些是关于文句的修改的。前面一种很可笑，不值得答复。没有哪一门科学不使用它专门的词儿和语言，不避免老使用代用语。在制造政治上或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的时候，在为那些懒人写小说的时候，当然是不需要什么新词的。但是，当我们阐述新的思想的时候，要是一切都现成，在《法兰西科学院词典》中能够找到表达新思想所需要的术语，那才好呢；正是因为没有，所以法兰西科学院那些博学之士才觉得奇怪。

任何词儿都不可能比新的思想先出来；当新思想产生的时候，是须要给它一个名称，给它取一个名字的。如果不创造出一些词儿，就不可能有语言。由迪多出版社出版的《法兰西科学院新词典补编》收有协作制度的理论所使用的一些主要的术语。夏勒马涅学院教授邦瓦洛先生在《法语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并指名道姓地谈到了我们；他说："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些人不用心去研究词的音节；他们谈事情的实质，从而出现了一种新的语言，一部新的词典。我所讲的这件事，是一件大事。"

至于有关文句的修改的批评，我承认是正确的。只要不过份纠缠在这上面，我是衷心接受的。当然，把形式搞得很纯洁和吸引人，那是无损于实质的。不过，虽说在纯文学作品中，文字的风格是最重要的，在简单的纯文艺作品中，语言上的错误和匆促下笔是不可原谅的和不可容忍的，但在科学作品中，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的作品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我们是矿工；矿工的任务是挖矿里的黄金；我们不是首饰匠或金银器皿匠。对拉马丁先生的诗，对雨果先生的小说，对德·拉梅莱的狂热的抒情诗，如果必要的话，就让文学批评家去严厉批评好了。因为他们的作品是艺术品，是出自想象的，是文学作品，是不向社会提供什么组织的方法或指出新的道路的。应当按照它们的品种和类型对它们作出评价。至于我们，我们探讨的，是事物的实质和社会的组织，我们要给社会打开兴旺繁荣和力量的源泉。我们是不以文学家自居的，因此，人们只能够要求我们把话说清楚，合乎逻辑，提供的方案切实可行，能产生效果，就行了。

有一位名叫尼扎尔的严肃的语言纯正癖者和作家，在一篇抨击今天充斥文学市场的劣等作品的文章中，替我们说了我们想说的话：他说："人苦心孤诣地为一个社会辛勤劳动，然而这个社会里人们彼此厮打的现象却愈来愈多：一个职位竟有一百个人去争，一块面包竟有一百张嘴去吃。如果你有什么药，能够医治这个社会的这种丑恶现象，你就马上拿出来吧，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如果你在财政方面有什么计划，既可以增加公家的收入，而又不增加税收，还能让穷人有饭吃，就请马上把它拿出来。"有人说尼扎尔先生特别偏向我们，给我们开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因为他所说的东西，只有我们才有：一个有明确的方法能达到预期效果的社会组织。

我们要求大家，从理智和尼扎尔先生的论点出发，对论述协作制度的著作中出现的词句和文笔上的错误，表示原谅，尤其是对本册的错误，更须加以原谅，因为它有些部分是断断续续拖了很长的时间写的，当时的条件也不利于在文笔上写得那么规范和细致；在文字上作者虽不敢说已写得十分流畅，但他绝未掉以轻心。

救世说的眞谛

>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
> 耶稣基督

I

读者将与我们抱同样的看法。我们已经取得了一项重大的发

现，人的智慧能够取得的最重大的发现：我们发现了命运、普遍的和谐和在这个地球上可以实现的幸福的规律。

我们相信，在地球的一小块土地上，从人们走上发现这条光辉的规律的天才所开辟的道路之时起，从组成了一个和谐制度的社会的分子之时起，和谐制度和幸福便会马上象大火那样在世界上到处蔓延。

这是我们的信念。

这个信念是很明确的和坚定的；是按照事物的自然的关系和它们的相互配合所要求的秩序，对事物的安排进行了冷静的和透彻的观察之后，而获得的深深相信一定能够实现的信念。我们心目中有一个未来的社会，我们将仔细观察它的和谐的美妙风姿；我们将进行一项试验（它不需要太多的手段），看它如何从明天起，在地球上揭开自由、秩序、道德、光荣和宏伟的未来。

唉！尽管对幸福的愿望是人的最高愿望，是他的灵魂的生命；尽管内心朝向和谐的领域的不可抗拒的引力已无可辩驳地证明，幸福与和谐是我们真正的命运的道路，证明人是为了这些幸福的领域而生的，然而，痛苦的过去和当前现实中的灾难，是如此彻底地摧毁了人们心中的希望和信念，以致今天全世界都把普遍的幸福看作是美妙的梦幻……。真是怪事！人们让你去研究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去探讨幸福这个重大的问题！……探讨这个人人都向往和追求的幸福的大问题！

II

世人都有达到这个相同的目的要求，都有朝这个共同的目标

——幸福——前进的绝对的和必然的倾向，然而有些人却不承认这个目标是人类命运所注定的，不承认人类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反而认为这个目标是一个空虚的幻景，认为上帝之所以硬要有生命的人产生这种向往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的愿望，也许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有意按照他赋与每个人的才能和愿望的大小折磨人……；

为什么人的思想陷入这个亵渎宗教的错误看法如此之深？这个明显的真理表明幸福之能实现，乃是伟大的和善良的上帝使我们心中产生的愿望的自然的结果，因为他之所以使我们产生这种愿望，不是为了使我们走入歧途，不是为了折磨我们，而是为了把我们引向和谐制度，享受无限的快乐；这样一个真理为什么被蒙上了阴影，不为人们所理解？唉！这不仅是因为群众对幸福的虔诚信念被悲惨的日子里的巨大苦难所破灭，而且还因为宗教的智慧和感情——人类的这两大力量——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早就被那些给各种思想和人民打上运动的标记的人引入了歧途。理智本应当用作人民在黑暗中行走的指路明灯，信念本应当象以色列的火柱那样把陷入沙漠的人引导到上帝应许的土地，但它们却受到统治群众的罪恶的束缚，变成了罪恶的帮凶。这两者都在阴谋破坏人们对上帝应许的土地和人类命运的信念，把人们阻挡在沙漠里……。

罪恶是很深重的，经历的时间也是很长的，而且是有惰性的，因此对许多代人的感情都起着消极作用，很有可能消灭他们对伟大的事业所抱的希望。哲学理论和宗教教条都在为产生这种坏作用出力气。宗教教条直接反对人们对幸福所抱的希望，企图彻底

摧毁它。它们利用它们对人的思想的控制，要人们否认地球上可以建立和谐制度。它们把罪恶的消极影响和它们自己的积极影响结合在一起运用，居然能够做到使人们产生这种荒谬的信仰：认为罪恶(暂时的)是永恒的，命中注定的，而且是需要的；认为罪恶的根源存在在我们邪恶腐败的天性中；认为我们在世界上生来就应该受穷、受苦和伤心落泪；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智慧和科学就是用来抑制上帝使我们心中产生的愿望，束缚灵魂的憧憬，让我们听天由命地生活。

III

这种对于人和命运的极其荒谬的错误看法，已经结出了许多致命的恶果。世人的怀疑和自私行为就是由它产生和传播的。

关于哲学和宗教的各种学说（到我们这个时代为止，这些学说尽管形式不一，但实际上都是以这个共同的错误看法为基础的），我们要指出的是：正如它们之根本不能扼杀人对他自己的幸福的向往和爱一样，它们也根本不能向人展示整个人类的幸福的希望，结果必然使每一个人自私自利地单独去寻求他个人的福幸。

人类的幸福，大家的幸福，共同的幸福，社会的和谐制度……，这全是梦呓！相信这些，就等于是亵渎宗教，是发疯。但是，人总归是人，总希望享受幸福(在这个世界上或在另一个世界上享受，都没有关系)。要怎样才能作到这一点呢？啊！伟大的上帝！要作到这一点，只有自私自利，除了自私自利以外，便没有别的法子；

这就是说，个人追求个人的幸福；真正聪明的和实际的行为准则是：为自己，顶多是为自己一家人，寻求这个世界上的幸福；使自己和自己一家人在这个世界上过好日子；或者，再进一步自私自利，为自己做好来世得救的准备，也就是说，为自己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的个人幸福做好准备。

至于整个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幸福，或整个人类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的得救，按哲学家的理论说，向往这些东西，就是发疯；按宗教的教条说，相信这些东西，就是亵渎宗教。哲学家和教士通力合作，一起来否定：哲学家从人类理智的角度来否定，而教士则从上帝和信念的角度来否定……。

是的！世界上的人与上帝有至高无上的和谐的联系，人类可以得到幸福，人类美好的命运是要在地球上实现富裕、爱、团结和普遍的至福，有一个创造的天地，能够由地上的幸福进而得到将来的幸福和光荣，得到永生，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和受到谴责的！对上帝治理这个世界的虔诚信仰，祝大家都获得幸福的圣洁愿望，这个世界的永恒的智慧发出的光辉，神圣的憧憬……，这一切都是魔鬼设置的陷阱！因为对"上帝治理这个世界"的信仰，是一种邪说……，表达这个信仰的词句，都是亵渎神明的；要寻求实现上帝治理这个世界的手段，便和泰坦的妄图反叛上帝并无两样！

你们看出了宗教教条必然导致的后果吗？为了在这个社会上实行上帝的律法而努力工作，被说成是对上帝的反叛！上帝对社会的治理，将给人类带来在地上的幸福，而宗教教条却说上帝不愿意在他使之陷入悲惨和痛苦的世界上出现幸福。还有什么东西比

这种看法更荒唐和更矛盾的？

宗教教条就是这个样子；它从古老的时候起，就钳制人的智慧，掩盖命运的自然的呼声，掩盖这个给一切来到世间的人照亮前进道路的光，阻碍人类的天才去发现这个美好的命运，不让人类去寻求达到这种命运的道路，而且还硬要人类相信一切关于美好命运的说法纯粹是幻想①。

IV

说罪恶是上帝决定要永远强加给这个世界的，说遭受苦难是上帝给这个世界制定的律法，涤罪和获得拯救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个可恶的宗教说教，和基督的精神与教义是绝端矛盾的。基督希望人们组成一个亲如一家的社会；希望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上帝之间，彼此相爱，团结一致。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实现，是他的教义、神圣的献身和牺牲的目的；因为，如果没有普遍的幸福，就没有普遍的和平、普遍的正义和普遍的爱。很显然，在一个人人讲道德、彼此相爱并为大家的幸福而劳动的世界上，在耶稣向往的世界上，是没有社会的罪恶的地位的！基督的崇高思想，如同人类的一切高尚的思想一样，与这个关于罪恶的宗教说教是直接矛盾的。如果基督的愿望已经在人类社会中得到了体现的话，这个宗教说教也许早就消灭了。从人们用后来由傅立叶

① 一位明理的读者在这里不免要谈一点重要的意见：既然一开始就否定在世界上有实现普遍幸福的可能性，认为上帝是绝对愿意罪恶在世界上永世都有，这种看法是荒谬的和亵渎宗教的，那么，根据后来的结果，逆行推理，反对这种可能性，每天都重复这个论调，那就更没有道理了。有人说：如果人有一个可以得到幸福的命运的话，那他早就找到了。唉！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都从未有人去寻找过，甚至还根本不相信，又怎么能找到它呢？

发现的手段实现一千八百年前耶稣为之献身牺牲的伟大愿望（傅立叶也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而遭受苦难，直到最后死去的）之日起，这个宗教说教就会一去不复返的。

如果各种痛苦和灾难是上帝强加给我们的，如果他喜欢我们受罪恶的折磨，如果我们只有听天由命地受尽种种痛苦之后才配站在他的身边，得到他的恩宠和拯救，如果上帝把在地上享受幸福看作是对他的意志的违抗，那么，慈善就成了一种可笑的不合逻辑的事情。给你的受苦的兄弟以帮助，这等于是助长他的软弱，等于是夺去了他得到拯救的机会和手段。如果你要减少世界上的罪恶，如果你要使世界上充满财富，用快乐代替贫困和牺牲，你就是魔鬼当中最阴险的魔鬼，是人类最大的祸害；因为你在引诱人，夺走了他得到拯救的手段。你在你的兄弟身上花用的财富，你热情的慈善行为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的幸福，都将激怒上帝，并有损于你的兄弟的幸福。你在世上做的好事愈多，你造的恶也愈大。慈善行为愈接近它的目标，愈能巧妙地和有力地使人得到幸福，则它给地狱（据可怕的宗教教义说，地狱是永恒的！）准备的牺牲品也愈多。所有这些，就是这种教义造成的结果；谁相信这种教义，谁就会遭受这些可悲的结果。世人的愚昧和骄傲，竟使基督的教义变成了这个样子！

慈善是心灵的流露，是基督要求人们做的事；虽说它不顾这种由错误的思想铸成的教义的反对，得到了发展，但这个教义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把慈善限制在极狭小的范围，只让它采取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主要是个人的和零星的慈善行为。实际上，这种教义已经把慈善降低到只搞一些向人施舍的事，搞一些损害人的尊严的

施舍！施舍财物，显示了一个社会的野蛮状态：穷人和弱者没有人管，只好屈辱地接受这种败坏人的个人施舍！这样的施舍，在感情和原则上尽管是好的，但它对社会的坏处多于它的好处。它给一场火灾上撒几滴水，结果反而使火势愈来愈大。施舍和公众的慈善行为（慈善行为也被限制在个人做了，因为它的目的只是在暂时减轻个人的痛苦），不仅不能减少堕落和贫困的现象，反而使它愈益滋长。

慈善行为，真正的教义和真正的哲学应当提倡的慈善行为，遭到从前的教义和哲学制止的慈善行为，是高尚的，明智的和广泛的，是社会的慈善行为；这种慈善行为并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由个人去做，然而它要使人们在心中认识到它要达到的目的是：改良社会，根除一切贫穷、弊病和痛苦的现象，最后消灭造成罪恶的原因。这才是基督教导的促使人类的天才去寻求社会幸福的热心的慈善行为；如果对善的信念，对上帝的信仰和希望，战胜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和制造罪恶的教义（它坑害这个世界，并把它交给魔鬼），基督教导的慈善行为早就把通向幸福的道路打通了。

当那些给这个教义披上神秘的外衣的诗歌在人民当中广为流传的时候，它们至少是可以用来使人们认识到，应当做一些有道德的和牺牲自己利益的行为的；今天这种诗歌已不再流传了。地狱和地狱的恐怖情景，在那些疯狂地替这个教义辩护的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当一回事了；被卷入自私自利的风暴中的人，满脑子装的是他的利益和财产，拼命为他自己的幸福奔波，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幸福将使他失去永生……。在涉及个人的问题上，人人都把这个教义完全丢掉；而在涉及社会的问题上，却正好相反，人人都死抱着

这个教义不放，虔诚地奉行这个能为他的自私行为提供合法依据的教义。请问：自私自利的人，是怎样一种人呢？——是这样一种人：他按照这个给人类带来不幸的教义行事，一方面把他兄弟的幸福，把社会的幸福，通通置诸脑后，另一方面却拼命为自己争夺财产，争夺个人的幸福和个人的利益……。

V

是的，这些人都是最热中于积攒个人财产的人，他们只有一门心思，只有一个目的：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免遭普遍的苦难，并且在他们为一己之私构筑的窝中堆满种种舒适和享乐的东西……；疯狂地鼓吹什么在地球上社会的罪恶是必需的，正是这些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厚颜无耻地对你说：要为所有的人实现他们拼命为他们自己实现的东西吗？那是办不到的；还有些人又说那是亵渎宗教的！对于你提出的使人人普遍享受幸福的问题，这些可恶的自私自利者就用基督的话来回答你，用热爱人类并因之而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话来同你辩论！

这个由罪恶所产生的而且必然给人带来不幸的旧教义，已经浸染了一切哲学理论和宗教理论，并且把它们当中最纯洁的理论都败坏了；它几千年来束缚着人的智慧，它否认在这个地球上可以实现和平、团结、秩序、和谐、上帝的意志和人的幸福，它硬要我们永远贫困、犯罪、流血流泪和遭受苦难。这个教义把制造罪恶的魔鬼撒旦拥戴为这个世界的合法的君主，使人人自私，除了他今世和来生的个人的幸福以外，便没有别的目的。

根据这个教义所产生的主张，在今天已成为一切自私自利行

为——个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党派和阶级的自私自利行为——的共同理论。这是他们重新集合的原则。它已经变成了自私自利的宗教信仰(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词放在一块儿用，我们就这样称它)。

这个教义的最终影响虽如此之坏，但还是有许多值得尊敬却缺乏远见的人在今天或者用散文或者用诗歌，在他们的宗教的、哲学的或伤感的文章中加以描述。多么荒唐！啊，诸位散文家，诸位诗人，你们还在如此晦气地利用这个老掉了牙的陈词滥调；请允许我提醒你们：你们这样作，是作得很不聪明的。你们过去和现在的实际经验，已经向你们表明：如果使人们认为社会的罪恶是一种需要，用诗歌或散文散布什么大众的幸福在世界上无法实现的论调，那么，你们是必然会使自私自利的行为愈来愈重的。我再说一次，既然你们使人认为普遍的幸福是无法实现的，则他除了追求他个人的幸福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追求的呢？既然普遍的罪恶是一种永恒的需要，那么，一个人使自己和家人尽量避免这种普遍的罪恶，难道不是很明智的行为吗？为全人类的幸福操心，为社会的幸福操心，岂不是发疯？如果这种幸福只不过是一场梦幻，那么，不惜自己的生命去寻求它，岂不是发疯？

啊！不幸的人们！你们要宣称，用你们绝好的口才和精力宣称：幸福在地上也如同在天上一样，是可以实现的！地球和天一样，也是属于造物主上帝的！在软弱、无知和苦难的时代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力量、光荣与和谐制度的美好的日子！如果你们要我们为我们的兄弟的幸福而献身工作的话，你们就要对我们说：我们的兄弟的幸福是可以实现的！

宗教家、哲学家和诗人们，在你们宣传的思想体系中，你们散布自私自利；你们替它辩解的时间，已经是够长的了。现在要启迪人类的献身精神和爱：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献身；要阐明对人类的爱，并不是一种不结果实的空虚的感情！你们要懂得，并使你们的兄弟也懂得：在人类面前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现在的这一代人为它工作，是光荣的，虽说只有后代的人才能享受。宗教家、哲学家和诗人们，如果你们在人们当中传播这个对人类命运的信念和人类对幸福的神圣愿望，这个信念和这个愿望将使人们的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慈善心，自私自利的行为将找不到任何借口，也无处躲藏，再也不会象今天这样披着理性和智慧的外衣；它将现出丑恶的原形，使世人感到害怕；这些道理，你们还不明白吗？如果你们不愿意使人们相信他们的努力将收到成效，如果你们既不让他们对现在抱任何希望，又不让他们为未来作出牺牲，你们就赶快停止说那些令人发笑的反对自私自利的话，因为你们的散文和诗歌导致人们认为只有自私自利是明智的，而献身精神是骗人的、幼稚的、荒唐的和愚蠢的。

远在我们的历史时代开始以前，古老的东方的宗教就有关于人和世界都将变坏的说法；这种说法传到了许多国家，使一切哲学遭到败坏，宗教染上恶臭，世界各地的社会天才遭到失败，人类两千多年来偏离了上帝指引的道路。在与这个宗教教条作斗争的时候，我发现，人类的智慧现今还普遍受到这个教条的束缚，因为，关于社会幸福在地球上不可能实现的说法，尽管已接近于消失，但今天在世界上还是很有力量的，因为它同自私自利的行为相结合，就使这种行为有了正当的理由，使它愈来愈严重。

VI

由于各种罪恶在世界上的长期影响，由于一些错误的理论和为害人类的教义，从世界还处在摇篮时期起，就被神权政治用来为它自己的统治服务，为愚昧无知的人所接受，在传统的长河中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流传，渗入了各种哲学的或宗教的思想，所以聪明的人现在还拒不相信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天才，在天性的内在的力量推动下，向有和谐的引力吸引他的领域前进，在最近这三个世纪中获得了光辉和重大的成就，然而这些辉煌的胜利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徒然用科学征服了大地并飞上了天！

怎么！人，这个地球上的虫，上帝创造的生物，你们喜欢说他软弱、卑微和可怜；他被扔在一个可诅咒的世界上，是为了作大自然的力量的奴隶，作它们混乱的运动玩弄的对象，而且心胸狭隘，互相摧残；如今，这个软弱无力的生物竟驯服了可怕的大自然的力量，控制了它们的行动，使它们俯首听命，为他的需要和快乐服务！在这个可诅咒的世界的深谷中，荆棘将刺破他的脚，使他的脚流血不止！现在，这个注定要被荆棘刺伤的生物，要把荆棘砍掉，或者用嫁接的办法把它加以改造，要它的皮变柔软，要它的枝结甘美的果实！人在他被流放的地球上，在哪里做出聪明的行为，哪里就开放鲜花，生长小麦，修筑运河和平坦的道路，建立人口众多的城市和豪华的宫殿。如果我们挖开这个被诅咒的地球上的山，你将发现里面装满了财宝。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流放地都是一个可与天堂媲美的地方。

人有力量治理这个地球，驯服江河，让世界上到处鸟语花香。

他能够使土地为他献宝，大自然的力量为他服务。他的话，天地万物都要听，都要服从。在世界上，一切都要听人的支配。人还探索了天空，绘制了天空的图，认识了它的规律，计算了它的运动；它测量了天空中的各各星球，对它们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观察，取得了很完备的知识，甚至可以和它们通消息……。在三个文明的世纪中，他在地球的一个小角落上所做的事，与上帝召唤他做的事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他手中的工具每天都在大量的增加，他能那样巧妙地制服了大自然的力量和世界上的事物，掌握了距离和时间，以致他再也不能限制他的雄心和欲望了。

你是根据这些迹象来认识这个堕落的人吗？你是这样来评判这个成为残酷的上帝诅咒的对象的人吗？这样来评判这个被流放在悲惨的赎罪之地受苦受屈辱的人吗？我，我根据这些迹象发现了一个国王和一个王国，我要赞颂上帝的真正的意志：他用人来治理这个地球，他鼓励这个年轻的国王，要他戴上王冠，掌握好统治的权力。

你们谴责上帝，说他希望人在世间受屈辱和苦难。你们这些人要当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久就会胜过上帝了！当人类还处在柔弱的幼年时期，你们有辱上帝的教义还起作用；那时候，人以为上帝是一个长着大胡子的老师，一个粗鲁的暴君；他害怕这位暴君，在这位暴君面前吓得发抖。然而，对于在体力和智慧上有很大长进的人来说，你们的教义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有力量和智慧的人了解他的父亲——上帝，他衷心爱上帝，不仅不怕，反而希望有一个上帝，期待着上帝的来临。

VII

这个谴责世界，不让世界有普遍的和谐的教义，它产生的原因是很容易找到的：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古老的东方）盛行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中都可找到这个教义的根源。人类的堕落，上帝的愤怒和对世界的诅咒，是一切关于罪恶的起源的传说的依据。摩西在他对希伯来人宣布的律法中，对古老的东方的这种论据作了重大的修改。

耶稣想用一条新的律法来代替摩西的律法；他在对待摩西的律法方面，总是采取替换的方式，而不是把它推翻。此外，摩西给希伯来人确定的信仰，经历了一个东方的教义未曾经历过的发展。实际上，耶稣的目的，是以和谐制度来实现人与人之间、和人与上帝之间的联合。这个崇高的目的的实现，将给世界带来幸福，从而彻底否定东方的教义关于罪恶在世间永远存在的说法；不过，即使实现了这个目标，也只不过是实现了对犹太人的应许：结束创世的上帝在亚当违反他的意志之后用来惩罚世界的暂时的恶运。

基督的说教，他关于慈善和爱的戒律，向我们启示了人类应该怀抱的目的；但是，单单靠这些东西，还是不能够马上使世界到处实现慈善、爱与和谐的；基督的说教与戒律也的确没有做到这一点。耶稣对这种情况不是不知道的；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话表明他对这一点抱有幻想。他深深知道，他还没有实现他对这个世界的治理，实现的日期还没有到来①。他的工作是：指出这个目标，并准备迎接以爱为特征的时代即团结和社会幸福的时代的到来。

① “我的国还未来到地上。”（《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六节）

要使希望和爱的教义代替旧的诅咒世界的教义，有赖于他的言论的以后的发展、他的理论的逻辑力量和他的思想向着他的目标的迈进。因此，他既不研究什么宇宙起源论，也不研究狭义的神学；他唯一无二地只研究宗教的道德。“你们要互爱，象兄弟那样相爱，要行真理、正义和爱，这样，你们就可以走上天上的父指引的道路，配享他的恩惠。”基督的教义的全部精华，都归纳在这句话里。

VIII

但是，在耶稣之后的人使基督教在历史上发展成这个样子；他们逐渐逐渐地忘记了老师的话和老师的思想。他们根本不懂得：在教义和神学上应该有一个与新的道德相应的发展；既然旧的律法，严厉的和残酷的律法，被耶稣改变成慈善的、宽容的和爱的律法，则律法的改变也要求教义有一个相似的改变；严酷的和令人恐怖的教义，诅咒的教义，对人感到愤慨并全身武装的神的教义，应当为希望和爱的教义所取代，为祝福的教义，和谐的和人的幸福的教义所取代，为无所不能的、希望通过美和魅力实现他和人类的协调一致的神的教义所取代。如果在这个观念与旧的观念之间有一个太大的距离，就应当按照耶稣的思想宣布：原始的诅咒的时代即将结束，世界将由于耶稣的律法的实现而得救。

这个教义应当改变的必要性，并没有为所有的人所懂得；这是不足为怪的；这种情况，只要对基督教形成的几个时期动脑筋研究一下，就不难找到其原因的。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好很遗憾地在这里对这些原因不加论述；在那些产生不合逻辑的言行的诸种原因中，我们只指出一个其影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的政治原因。这

个原因产生于新的教义对基督教必须在其中发展的社会的权力所采取的立场。基督教之所以形成为教会，自然是由于在初期为了尽量避免和世俗权力进行一场力量太悬殊的斗争，把世俗权力所管的范围和宗教的范围分开。由于世俗权力管辖的范围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当前这个世界和文明社会，所以新的教义便只能管精神领域和另外一个世界了。为了能更加自由地发展，新的教义同意缩小它的范围，限制它的地盘。为了使凯撒不产生合乎逻辑的担忧，教会便做出了一个极不合逻辑的决定：在原则上不侵犯他的权力，神的教义不侵占他的领域。这本身就是很荒谬的！因为新的教义是绝对真理，它应当包括一切；既然新教义是上帝的律法，那么，出于这样或那样政治上一时的权宜之计便对上帝的律法说："上帝的律法，这是你管的范围；上帝的律法，这是你的界限；上帝的律法，你扩展到这个界限，就别再超过去了！"这样说法是很幼稚的。上帝本人不可能给自己规定这个界限，因为上帝既然被认为是"一切事物的最高主宰"，那么，从任何一个事物不再受他实质上是无所不包的和绝对的律法约束之时起，上帝也就不成其为上帝了。

我们刚才所说的政治上的原因，连同其他一些我们在这里无法加以论述但其影响却更为深远的原因，终于使政教在理论上分离。这样一来，必然的结果是：不受上帝律法制约的世界，处于上帝的教会之外的世界，一定被看作为，而且实际上已经被看作为撒旦的领域。撒旦在教义中是真正有的，而且比从前的宇宙学描写的撒旦更为强大，因为基督教已把这个世界永远奉送给他，让他合法地占有这个世界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在摩西的教义中是从来

没有讲过的。摩西的教义主张社会的法律和宗教的律法相结合，不赞成政教分离，把世俗权力交给罪恶去行使。

由此可见，基督的门徒根本没有使旧的教义经历这个与传统和耶稣的教导都符合的新的道德规律所经历的改变，没有向人民宣布重新得到上帝恩惠的日子即将到来；相反，他们又陷入了异教的教义的统治。他们不仅没有和耶稣一起走到摩西的前面，反而落在摩西的后面了。

IX

实际上，摩西已经把世界引上了入门的第一个阶梯。古代的宗教告诉人们绝对存在着两个本原：善的本原和恶的本原；这两个本原对世界的作用是永恒的。摩西使后一个本原处于次要地位；他告诉人们说：只有一个相对的和暂时的存在；在天堂般幸福的原始时期，善在地球上占统治地位；原始的和谐在地球上已被打乱，但终有一天还会再次出现。摩西向他的人民讲述了恶在世界上诞生的历史，同时也宣布了它的终结。他预言人类将重新得到上帝的眷顾，上天的诅咒和愤怒将停止，世界将得救。这个世界，犹太人从来不认为它将被排斥在得救的行列之外；只不过犹太人太自私和粗野，认为上帝应许的拯救世界，除了他们对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和统治以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如果耶稣基督之后的教义学家、玄学家和神学家，也象他那样纯真，按照他所指引的方向，按照他的思想行事，他们也许就会把由摩西开始的对旧教义的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了。如果他们把摩西的教义的语气改缓和一点，加上善、希望和爱，并指出只要地上的

人实现新的律法的规定，天上的愤怒就会平息，他们就可使人民懂得：按照耶稣的教导，不应当把上帝应许的救世，理解为犹太人对世界各国的实际统治，而应当理解为在世界上建立和平，使各国人民融合成一个人类大家庭。不存在任何与《创世记》绝裂的问题。摩西许下了救世的诺言，从而打开了未来的大门。为了按照传统，按照摩西与耶稣的启示行事，人们应当走这条宽广的大路，而不要在救世说上钻牛角尖，把它弄得面目全非。我在这里提请读者注意这一点。

X

耶稣的教义，旨在使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和睦相处，并与上帝在一起。这个目的得到实现的时代，就是耶稣所祈求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就是他的国。很显然，人类的得到拯救，重新得到上帝的眷顾，善再回到世上，地上重新出现和谐，上帝停止诅咒，所有这些，只能在而且必然在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并与上帝在一起这条耶稣的律法得到实现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耶稣告诉人们，上帝的律法是：他们彼此之间应当象兄弟那样相爱；他这句话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样作人就解除了罪过，也不是说只要他这么向人们一讲，用生命证实他所说的话，就可以拯救世人。如果这样理解，那是荒谬的。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人（指人类，而不是指这一个或那一个个人）实行他（指耶稣）所宣布的上帝的律法，人就可以得到拯救，并实现人与上帝的和解。我再说一遍，他不是不知道事情并非他一说之后就能立刻实现的。他当然明白，要经过一些时间之后，这个世界才能成为他的国，人与人之间才彼此相爱，实现人

类大家庭的团结，进而实现和平、和谐与幸福。耶稣向世界宣布上帝的律法；很显然，世界的拯救，只能够在世界实行了律法之后，才能实现；单单宣布上帝的律法，是不可能实现世界的拯救的；世界的拯救，是耶稣基督到来之后的结果，是实行了他的教义之后的结果。这一点，头几个世纪的许多教士是懂得的。

XI

走来了受过东方哲学培养的博士。这些人既不懂得耶稣的话，也不了解他的使命的意义。他们不仅不告诉人们：世界的拯救，是实行这个新的律法的结果，是正义和爱占居统治地位的结果；反而说什么耶稣的到来和他的牺牲，就是拯救世界的开始、结束和完成。耶稣用他的生命表明了慈善、正义和爱的伟大愿望，普遍实现了这些伟大的愿望以后，方能进而实现世界的拯救。耶稣的门徒不遵照耶稣的话，不按照他的精神、目的和上帝的律法行事，不从耶稣的言论和思想来理解：只有人类实行了上帝的律法，才能实现世界的拯救，因此，以为耶稣一牺牲，世界就得救了。

由于什么原因，耶稣的门徒在失去了他们的导师的指引之后，会产生这些错误；这个问题是很容易明白的。不过，这些重大的错误是一开始就有了的，基督的教义是一点一点地被这些错误败坏的，神秘主义和钻牛角尖的倾向终于代替了创始人的话特有的高尚的和朴素的理性和神圣的良知。

还有什么东西比真正来自耶稣教导的救世说更鲜明和更美的呢？原始的和谐在一个堕落的时代被打乱了；从这个时代起，物质的和精神的罪恶遍布于世界，人们受尽了痛苦。但是，上帝向人和

世界作出了一个重大的许诺：失去的和谐有朝一日将重新出现；人和世界将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耶稣将使人们找到救世的条件：他将告诉人们，罪恶的消灭和善的建立，是和这个体现全部律法——你们要彼此相爱——的伟大戒律的普遍实践结合在一起的。

这些道理，是既鲜明和真实，而又很精深的；应当说明，这是神的话；它告诉沦入野蛮状态和走上自私道路的人们：世界的拯救和人类的幸福全赖人类的团结，全赖他们的彼此互爱。在救世说中，没有任何含糊不清的地方，也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当你们在地上建立了上帝的国，行他的正义的时候，你们就将解除罪过，上帝的恩惠就会降临世上。现在，你们在彼此相恨，用诡计和暴力互相争夺；你们个人与个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互相争战，用压迫和不正当的手段占有财富和享乐。我，我来告诉你们：你们这样作，将使恶事在地上永远存在，因为，你们只有在地上行上帝的律法，彼此相爱，才能使世界摆脱罪恶，重新得到上帝的眷顾。"这段话，说得多么透彻啊！给遍布世界的野蛮的部落和自私自利的腐败的人的启示，是多么清楚啊！

人类一直是在战争和压迫的道路上从事活动；应当告诉他们：现在是转向慈善和正义，走上一条新的道路的时候了；应当告诉人们：他们的拯救，个人和人民的幸福，以及上帝的恩惠，用暴力是永远得不到的，必须通过爱，通过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团结，才能取得！

耶稣宣讲上帝的律法，宣讲救世和幸福的条件，从而向一直从事战争的人类指出了一个新的目标。这个目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真正的目标。他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个目标。他激励人的思想

和人的心。他把人引向拯救的道路；他在谈到他如何取得这个国时，他用强大的宗教力量的发展来鼓舞人，向人类的天才说："你们去寻找，你们就会找到；你们敲门，门就向你们打开。"

啊，基督！光荣应该归于你！这不仅是因为你是最崇高的典范，是爱的最纯洁的表现和完美的体现，而且还因为你向我们指明了道路，指出了目标；在那个希望得到拯救的人民把它粗暴地解释为用势力奴役别人的时候，你使各国人民找到了救世所需要的神圣的和唯一的条件。

XII

耶稣给世界带来了一条新的律法，向这个到处是腐败的征服者和遭受苦难的堕落的奴隶的世界倾注纯洁的爱的光辉，灌输人类大家庭团结一致的感情，希望在将来实现正义和团结；他不割断宗教的传统，他倾全力于这个诺言的实现。他打开了实现的道路，他不愿意破坏宗教律法和社会规律的古老的结合；相反，他希望通过宗教传统的发展，通过宗教律法的转变，实现社会的转变。

这是无可辩驳的，是他的言论和他的教义的特点本身所必然产生的；这一点，对那些善于理解这个特点的实质的人来说，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们将按照耶稣的讲述，区别哪些是当前应用的教导和带给暂时受苦的人的暂时安慰，哪些是着眼于未来的绝对的教导。

我们要着重强调一下，请读者充分注意后面这段话：在耶稣制定的团结、爱与和平的教义取得后来的发展和找到实现它的形式、道路与方法之前；在它从潜在的和精神的存在过渡到实际的和社

会的存在之前；在它为人类普遍实践之前；在它最后在人类当中具体体现（在它被宣布一千八百年后的今天尚未作到这一点）之前，从它被宣布到最后得到实现的这段时间中，世界上将不断出现悲伤和痛苦的事情；这一点是肯定的。耶稣在把他的思想传授给他的门徒时，在把发展他的思想的神圣而艰巨的使命交给他的门徒时，在把他们派到这个血腥的世界（他的思想终有一天将使它完全改观，变得很干净）去传播他的思想时，他应当使他们对于在世界的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巨大障碍有所防备。他应当使他们的脚能抵御砾石和荆棘，使他们的灵魂经得起苦难，要教导他们勇敢地经受不可避免的灾祸，要听其自然，要怀着他们心中产生的毅力去真心实意地为他们的兄弟的幸福献身，在上帝的道路上前进。最后，他应当赞扬那些虔诚地忍受在宣讲律法和教义的道路上遇到苦难的人的功绩，宣布对那些苦难的忍受是神圣的，宣布那些为了献身于人类而宁愿受苦也不为了追求低级的享受而做出可耻的使人堕落的自私行为的人是幸福的，是上帝的选民。“因为行我的律法而受苦的人是幸福的。”那些以天生的或锐意锻炼的毅力忍受向他们袭来的苦难的人，全心敬拜人类，为上帝的律法的发展而献身，难道他们不幸福，不是上帝的选民吗？上帝的选民和幸福的人，恰恰就是这些长着人的面孔的生物；难道他们也象粗野的动物那样，行事的独一无二的目的，只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物质生活吗？

耶稣应当预先看到并向人们指出那些苦难，使对苦难的忍受变为圣洁的行为，使那些按照他的律法前进的人遭受的痛苦神圣化。为实现他的律法而必须忍受的痛苦，在为了使他的律法在我们世界上实现而作的长期的和艰巨的准备工作中所必须忍受的痛

苦，是不是象有些人极其可笑地认为是耶稣要人们为受苦而受苦呢？是不是为了让上帝高兴而受苦呢？使对痛苦的忍受神圣化，难道不是相对的吗？不就是他的目的，不就是上帝的律法和人类的幸福在世上的实现吗？把相对的东西当作绝对的东西，把过渡当作终止，以次要的东西代替主要的东西，把以在世界上到处实现幸福、正义、团结与和谐为最终目的的耶稣的教义，说成是一种使人在世界上喜欢受痛苦和灾难的教义，使人们认为罪恶在世界上永久存在，是上帝和他的圣徒所希望的事情，这岂不荒谬！耶稣既然鼓励人们实现神的律法，怎能不允许人们享受由于实现了神的律法而产生的普遍幸福！这种看法根本不对，这样的教义连常识都不符合。可见在耶稣的教导和思想中，人们没有分清哪些是绝对的，哪些是相对的；人们歪曲了他的思想，把他的教义搞得荒唐可笑，不合逻辑。

XIII

耶稣的教义的主要目的是：在人间建立和平与幸福，传播正义、慈善和为人类献身的思想，使人们努力于这个伟大的思想在以后得到实现；由此可见，耶稣的教义是一种宗教信念，这个信念不仅不和人的天才相矛盾，不和人的爱好与天然倾向相矛盾，而且还和它们是协调一致的。耶稣的信念，不仅不贬低人，不挫伤人的理智，不强要人作出牺牲，不破坏人的两种高尚的表现——感情和智慧——的统一，而是致力于使人得到提高，纯洁人的心，激励人的智慧，促进人的各种力量的发展，并与最高的理智（他的信念就是最高的理智的表现）相结合。在基督的教义中，理智和信念是完全

一致的。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的教导更合乎理智的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的教导要求理智在信念面前作出的牺牲更少的了。在耶稣死后，人们以他的名字创建的那些曾经使而且现在还在使基督教产生许多派别的各种教义，是这样的吗？

我们刚才原原本本地阐述了基督的思想和他的教义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世界得到拯救的道路，人类得救的道路。这个思想对时代来说是太博大了，对从字面来接受它的人来说是太强烈了，因而不能理解其精义；唉！在基督用他的生命证明他对人类的爱之后不久，这个教义的真义便被愚昧和钻牛角尖的人弄得很晦涩，"通过爱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实现全人类的拯救"这个鲜明的观点被抛弃，代之以"通过耶稣基督的受苦实现纯粹的个人的拯救"这个狭隘的和神秘的教义。啊！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过他来受苦是为了使个人得救；他是说他要用他的教义来拯救世界。他从来没有说过救世的条件，是世人再承担一种罪过，将他处死；他只说，救世的条件是：人类的一切成员实行"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伟大的戒律，为了使这个戒律具有道德的影响力，他献出了他的生命。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在这里不能阐述耶稣的教义受到歪曲的原因，尽管对这种原因的阐述是很有意义的；真正的基督教的性质早就受到了败坏，如果想在福音书中找到纯粹的耶稣的教义，就须要注意观察耶稣的传记的作者的精神状态，注意到他们的眼光和他们的老师的眼光相比，是那样的差。他们的眼光差的特征，通常表现为用"神秘"代替"常识"①，用门徒的幻觉和钻牛角尖

① 现代的人所搞的那种宗教套式，其特点，在我们看来，和这个特点是完全相似的。

代替原始的教义的简明的论据。

有些人说：上帝应许的事已经完成，由于耶稣的牺牲，世界的拯救也得到了实现；而且，既然混乱和罪恶还在继续蹂躏这个世界，人们就应当按狭隘的和神秘的意义把救世理解为纯粹是个人精神上的得救，在另外一个世界上得救，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得救，因为这个世界的统治权已经移交给撒旦了。物质和精神被说成是势不两立的，东方的教义又被拾起来，照搬使用；由波斯的神话和从这种神话中派生出来的柏拉图学说，污染了基督的教义，把一潭宁静清澈的水搅浑了。把这个世界看得很轻，这个观点变成了宗教信念的基础。忍耐被标榜为使上帝感到喜悦的美德；人的天性遭到了谴责，被说成是上帝赐给人类去完成他在地上的命运的诱惑。

世俗和精神的联系就是这样被打断的；按照摩西的律法和上帝的思想建立的社会与宗教的统一就是这样被摧毁的；传统的链条就是这样被打断的；教义与人类的发展形成对立；它听任其他宗教教义的浸染，后退的距离比摩西还远，从而形成了异端和不合逻辑的大邪说，并在基督教各各学派的学说中占居上风。实际上，所有的教会在几个世纪之后都和原始的即摩西的传统完全断绝了关系，受其他教义的统治，在它们内部产生了矛盾；因为，当它们都以上帝的名义谴责人在世界上的幸福的时候，耶稣的思想也同时在发展，激励人类去实现他在世上的（和永生的）幸福与得到拯救，在世界上实现并传播正义与爱。真是怪事！基督教的教士过去说，现在还在说：（一）要诚心受苦[①]，不要去寻求世上的幸福；（二）基

① ［问］为什么耶稣基督出生在一个马厩里？［答］为了教导我们要爱贫穷、谦卑

督教是唯一能够实现和平、繁荣与人的幸福的宗教……。

XIV

在历史上的基督教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力量，两种分歧的思想，两种互不相容的倾向：基督自己的思想，它继续圣经上的传统，鼓励人类在发展和救世的大道上前进；基督教神学家的异端的思想，它打破了圣经上的传统，谴责人的天性，诅咒人类和世界的结合，不允许人类去占领他在地上的国。

大工业、艺术、科学和人的力量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尤其是最近这三个世纪的历史，是人类的天才[①]与耶稣的原理并肩和人们称之为基督教的教义强加给人类的桎梏战斗的历史；须要指出的是：这个把桎梏强加给人类的教义，人们之所以不得不称它为基督教的教义，是因为它是历史上的基督教教义的基础，尽管它是纯粹的基督教教义的否定，是耶稣的教义——促进人类向前发展的教义——的否定。

历史上的基督教教义遭到了直接与人的天才和推动人类去掌管世界的倾向相对抗的异端邪说的浸染，但它又不能否定摩西和耶稣，因此它不仅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教义上的矛盾，而且在实践上也产生了一个势将使教会的权威遭到毁灭的大障碍。因为，人民怎么能够对教会的行为，对它侵犯世俗的行径、它的奢侈与财富，对它贪婪的作法，与它的言论和弃绝世俗幸

和苦难。基督教的教理课本就是这么一问一答的，而且这番话的意思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

① 在标题为《在市政府大厦的三次演说》这本小册子中，我对这个问题谈得稍为详细一点。

福的教义之间的矛盾，永远怀着崇敬的心情袖手旁观呢？教会接受了一个与人的天性相矛盾的理论，但是，只要它本身还需要人来为它服务，它就不可避免地将以它自己的行为构成与它的理论永远冲突的耶稣教教义。一个主教既然是他主管的教区中的名正言顺的精神领袖，那他理应是他那个教区中的最穷的人；如果教皇在基督教徒中是一个比主教还贫穷寒酸的人，那么，教皇便不能不成为一个丢丑的人。然而，在教会的行为与理论之间，始终存在着表里不一的情形①，甚至于最高的神职人员竟贪婪到公开拿别人的财产去做交易。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总是一种丑事，它将使教会在道德上衰落，最后导致教会的毁灭②。

---

① 在我初领圣体之后几个月，我们那个教区的主教在教区里转了一圈，给教徒们举行坚信礼礼拜仪式。他带领一帮随从和仆人来到我们中间。这在我们这个小城镇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第二天，他举行宗教仪式，向我们赌咒发誓地对世俗的财产表示轻蔑，说什么为了能到天国，就要爱穷贫、谦卑和苦难。尽管我有宗教的狂热，但高级神职人员所讲的道和他们那种排场之间的矛盾现象，使我感到十分讨厌，并引起我的深思，无心去领受圣油。两个星期之后，多亏我的本堂神甫的指引，我的逻辑头脑猛然清醒过来，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这一连串问题都得不到解答，于是，我的火热的信仰从此便完全毁灭。一个十岁半的小孩子所思考的这些问题，都是群众思考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削弱教会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其严重的程度，比教会一再抱怨的哲学家的理论还厉害呢。（第一版附注）

② 今天人们往往以为罗马不再拿天主教的赦罪作交易，或者认为这种交易至少在法国是完全绝迹了。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了。最近有一个地位相当高的人在梵蒂冈和罗马教庭的一个红衣主教私下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对那位红衣主教说："好了，主教大人，如果你再搞几次赦罪的话，这笔买卖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没多大的关系，至少在法国是这样。""你错了，"主教微笑着回答说，"你们法国每年给我们一百多万赦罪的钱，你不了解这笔钱是作了多少次家庭和罪人的启示才得来的。"我保证他是这么回答的，值得高兴的是，这个回答使人深思：如果罗马也从赦罪上得到好处，只要它所宽恕的罪人忏悔，便对所犯的罪恶不给予精神上的惩罚，这是很不道德的。可见事情还有了发展。（第一版附注）

XV

我们所说的宗教上的异端邪说，在教会和教义中产生了两个大矛盾：

一、它们之间的理论上的根本矛盾；

二、言行之间的丑恶矛盾。

重大的问题是，宗教上的邪说使教义和人的天性相冲突，和人类的倾向与天才相冲突；结果，宗教（它有史可稽地是按照这种异端邪说建立的）竟与人争夺进步的道路，而宗教的任务乃是为人开辟这条道路……。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在这里要指责那些已经作过的事情。看问题，应当考虑到时间和环境，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些因操之过急而犯这些错误的人当中，是有一些心胸开阔的人的。不过，这些错误的确是产生了可悲的结果的。如果基督教当初的发展很纯洁，合乎逻辑，符合耶稣的教义，则人的精神便会走上与世界的起源同时出现的伟大传统的康庄大道，在理智与信念的合力推动下，大踏步地向上帝应许的拯救世界的目标前进，向光荣与和谐的命运前进。由于掺入了一种矛盾的理论和一种与人的天才和发展相冲突的教义，基督教的教义不仅没有激励人类的天才，反而使它陷于瘫痪，不仅没有引导它，反而使它走上邪路。这个教义把败坏的病根带进了它自身。

因此，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个有害的理论（教会一直不明白它对教会本身的危害）是如何使基督教教义和哲学接连遭到败北的。

在言行不一的矛盾中,路德①发现了一个大要害,插入新教的撬棍,掀倒了建筑物的几大面墙。可惜的是,新教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造反的行为,是一种没有前途的事业,总的说来,包括的范围是不广的。由于反对世俗的浮华和极其荒谬的奢侈的作法,新教举行的礼拜式冷冷清清,没有任何艳丽的色彩;它搞的是一种抽象的宗教狂热,严格实行清教徒的教义和习俗;它对罗马傲气十足,非常憎恨,因而使诅咒世界的教义更加带上阴暗凄凉的颜色。当然,新教的确是曾经通过一次势在必行的反叛帮助理智摆脱了旧的权威,但从它本身和它奉行的教义上看,它终究不过是一种有严重的倒退倾向的分化行为。

至于哲学,它也一样,是一种分化行为,只不过它的倾向是渐进的罢了。实际上,哲学并没有看清楚未来,没有郑重昭告世人:他们是为了一个既定的命运,为了早已安排好的和谐制度而生的;哲学没有给人们带来新的教条,没有使人有这样一个十分坚强的信念:上帝在召唤他们来治理这个世界,以便使世界到处出现和平、秩序、吸引人的工作和幸福;哲学推翻了基督教对世界的谴责之词,它对人类的成就感到骄傲,它推动人们在科学和艺术的道路上前进,它赞赏人的力量的发展,激励他的力量,解放他的理智,颂扬他的天才。

很显然,当代哲学精神的运动,从高处看,人类的天才所反对的实际不是耶稣的基督教,而是耶稣的继承人的异端邪说和反人道主义的教义。事实上,教会对现代的精神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指责它回到一千八百年前使耶稣的教义恢复纯洁吗?指责它把耶

① 路德,即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家。——译注

稣赋予基督教的内容全部保留下来，同时把那些有害的或荒唐的、一千八百年来败坏耶稣的永不磨灭的教导的异端邪说通通抛弃了吗？在我们这个世纪，谁在反对真正的基督教和基督的教义呢？基督给世界带来了传播和平、爱和人类大家庭的团结的教义，说这个教义是上帝的律法；为了这个教义，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今，是谁在反对这个教义呢？谁也没有反对。哲学采纳了这个教义，并到处宣传它。我敢肯定，耶稣基督认为符合正统教义的，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哲学著作，而不是最纯粹的天主教的神学著作。因此，在谈到真正的基督教或基督教的实质的时候，说它今天已经传播到了所有的文明人中间，说它将占有整个宇宙，这样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人与上帝之间实现和平、团结的教义，在原则上已经为所有的文明人所接受，而且终有一天将被所有那些至今还处在野蛮制度和蒙昧制度的深渊中的国家所认识。

XVI

但是，今天还不存在的，从来还没有存在过的，应当成为一切宗教人士努力的目标的，是这个思想的应用，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是注重实际的基督教的建立。在理论上，在道德信条上，我们的社会是基督教的社会，因为它认识到并承认了耶稣的教义是好的。然而在实践上，我们的社会则不是基督教的社会。基督的思想在思想领域中占上风，它已深入人心；在这一点上，哲学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但是基督的思想并未统治社会关系。实际上，基督的思想在这方面一点也没有得到体现。我们的社会赞颂它，但并不服从它。这种情形，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到现在为止，天主教徒和信

奉基督教的哲学家对注重实际的基督教，只是向个人作一些简单的道德上的赞颂；这些赞颂之不起作用，已经为几个世纪的经验证明了的；尽管它们千百年来传遍了世界，但只要社会的形式还继续使人的利益和情欲发生冲突，这些赞颂就和从前一样，不会产生更多的实际效果。

这是毫无道理的，很荒谬的：人们迄今还很愚蠢地老是停留在毫无效果的个人教化上，专门向个人讲道，好象毒害个人、使个人的情欲走上错误道路并因之产生种种罪恶的社会环境，无关紧要似的！现今的社会环境扼杀道德，使罪恶丛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作恶是正常的，行善是例外，有道德的人甚至不能够在一起生活，互相了解；指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普及个人的教化，从而产生善，还有甚么想法比这种想法更虚妄和不切实际的？伟大的上帝！这种痛苦的事情已经延续很长的时间了；这些大道学家真是可笑，许多世纪以来，他们把道德的水大量注入漏水的罐子里，但一直不明白，只要罐子是漏的，他们便永远无法把它装满。

如果说这种作法只是可笑的话，那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达拉伊德姐妹们[①]是干得那样起劲，以致使人完全打消了作有效的工作的念头。所有的力量都白白用去搞个人教化和再教化，希望把人引向善，因此，谁也不追查一下产生罪恶的根源，也就是说，不从产生罪恶的社会结构中去发现问题；这个社会结构把天生的情欲和才能引向恶，而另外的社会结构则可把它们引向善。正是因为相信了不起作用的道德论的空话，所以聪明人上了当，不努力去进行他们的工作。

① 关于达拉伊德姐妹的传说，请见本书第一册第12页上的译注。

要实现爱和团结的思想，就须要建立一些社会组织；然而，人们不努力于此，却唠唠叨叨地说教。

如果我们再追寻一下导致聪明人走向这个谬误的方向的原因，我们将发现，这个原因的产生，还在于受了“要把世界和世俗事物看得很轻”这个教条的严重影响。这个教条旨在使人与世界分离；在它的影响下，人们怎么能够认识到世界上的事物的安排和组织，是涉及在世界上出现和谐制度的头等大问题，是实现善与耶稣的律法的主要条件呢？耶稣早就指出了目标：人类大家庭的真诚的团结。人类的智慧要用来发现那种能够实现这种团结的社会组织；但这个教条却要人们抛弃和轻视一切与世界有关的事物，把基督的伟大的思想限制在一个向个人空口说教的小圈子里；然而，基督的思想只有用来引导人们的智慧去发现一个良好的组织，安排好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才能产生效果！

XVII

我们已经指出：本来是旨在促使人们提出并解决社会命运问题的耶稣的教义，是如何在其他的宗教教义的掺混下，变得毫无结果的；其他的宗教教义欺骗人们，使他们不站在社会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因而陷入懒洋洋的、自私的和枯燥无味的神秘的沉思，或者去搞那些毫无结果的个人的教化。我们已经指出：这些教义是如何运用它们对人的精神的权威阻止人类在实现他在世界上的命运的大道上前进；人的精神，在它自己的发展的本能驱使下，应当在摆脱把那些教义强加于它的教会的控制的同时，一点一点地摆脱那些教义的束缚。教会既然不愿意推翻它对这个世界的谴责，这

个世界最终和它分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现代的社会思想中，世界和教会的分离在哲学著作里是有所记载的。一切不带偏见的善良的人将认识到，世界和教会的分离应唯一无二地归因于教会要顽固地保持它对世界的束缚，即保持在耶稣之后引进基督教的那些教义。实际上，现代的精神在摆脱教会控制的同时，便恢复了耶稣宣布的那些教义，并热心地把它们加以传播，尽管直到我们今天它还没有实现可以使它们具有生命并在人类中得到体现的社会发生变革。

教会和世界的分离，对遍及全欧洲的统一的权威的反叛，本身就是一件大不幸的事情；这一点，我们是不怕说出来的；这样的权威，如果了解它的任务不仅是要把一些人的灵魂从魔鬼的爪子中救出来，而且还要引导整个人类去实现他们的光辉的命运；如果它始终是走在他们的前头，掌握好人的精神，我们也许就可以避免许多大祸害、残酷的斗争和长期的落后状态了。我们的时代也许就不会遭受怀疑论的折磨，就不会经历信仰和理智的痛苦的斗争，就不会发生权威和智慧的激烈搏斗了；革命的天才人物也许就不会动摇国本和蹂躏这个大地了……。当然，尽管有这种思想意识的内讧和人类才智之士的武装分裂，我们还是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当人类听到了十八个世纪以前说的响亮的话，并由根据这种话而建立起来的**权威**使他知道他应当达到的目的，排成整齐的队伍，**聚集在唯一强大的权威的旗帜下，一往无前地奔向他在地上的命运**①，即

① 摩西的《创世记》里充满了这个思想：人在地上的命运是治理这个世界。这个思想在第一章中说得很明确：上帝在地球上造了动物和植物以后，便照着他自己的样子造人，并授与人统治一切创造物的权力。照着治理天国并实现地上的和谐制度的上帝的样子创造的人，只有在他能统治这个世界，并使归他管理的世界上的事物纳入和

有条不紊地、和谐地统治这个世界，这样的情景，多么使人高兴，多么美好啊！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属于我们。因此我们要思考未来。

XVIII

今天，基督教教义和人的天性之间的战争的结局，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社会已经走到了基督教教义的前头了。工业、科学和艺术，一句话：人做的工作在大大发展；如果人去学荒野的神父或中世纪的僧侣的样子，过着苦行的生活，在贫穷和痛苦中过日子，唯一的目的是让上帝高兴，是为了挣个好评，以便到另一个世界去；象这样的人，因为受苦是唯一的美德而去找苦吃，以便他个人得救，这样的人，在我们十九世纪将是一个古怪的反常的人。当然，还有一些人以为，在某些时候过穷苦的生活，就是做了值得称道的事；但是，对已经为人所抛弃的教义的这些空洞的赞美，正好表明它目前的虚弱。实际上，除了几个例外的时候之外，这些人把凡是他们喜欢的和他们的地位允许他们享受的舒适的东西都堆积在自己身边了。我看见过你们在彻夜祈祷的夜晚和四季大斋日不进饮食，但是，我却没有看见过你们抛弃你们的利益，丢掉你们对地上的财物的产权，不要财产的好处，也就是说，不要撒旦的那套排场。尽管你们斋戒，表情严肃，但我认为你们对世界上的东西是贪得无厌的，和那些不奉行斋戒的人和不穿苦行者

谐制度，他才能实现他的命运。可见，说什么人应该看轻这个世界，把交给他管理的事物抛弃不管，这根本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人要施展他聪明的才能，在他统治的领域中建立并保持上帝在天上建立并保持的那种秩序与和谐。

的衣服的人完全是一样的，而且还往往超过他们！

如果说真心实意地轻视世俗的财产，真心实意地去受穷、行事谦卑和找苦吃，这两条是基督教的主要戒律，是一个得到拯救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今天在社会中就找不到一个有理智的人，无论是天主教徒或耶稣教徒，都没有一个够得上说是基督徒，没有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可以使他不进地狱。的确，有些人抱着崇高的目的，宁愿自己过艰苦的生活，而要去帮助他的兄弟，而且为了使上帝喜悦，把施舍和牺牲结合起来作；我们对这样的人固然表示尊敬；但同时，对那些在思想上受无益的痛苦的迷途的可怜人表示同情，他们认为（他们的想法虽说不是发疯，但是是自私的，是有辱上帝的）受这种无益的痛苦，就可以使造物主感到高兴，并得到他的恩宠。你们大声斥责偶像崇拜——拿人作祭祀的牺牲，把人的血奉献给偶像，以求得它们的恩惠……；而你们也是很糟糕的！你们保留了这个令人厌恶的教义，并且对它还有所改进：你们竟宣称，以所有一切人类的痛苦作祭品，那才是可以使我们充满善和仁慈的在天上的父感到喜悦的礼物！

天主教和耶稣教还在继续为一个过时的教义辩护，目的何在呢？为什么还如此徒劳地、笨拙地拼命把一个一去不复返的事业和阻碍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已经为现今的人们所接受并由哲学加以传播的基督教的真理联系在一起呢？这场运动把一切力量都汇集于工业和劳动（它们的实质是生产，使社会富裕和安宁；它们现在只需要有一个适当的组织，就可以使人类获得一切由他享受的物质的、精神的和宗教的果实）；在这场运动中，在教士本人就堆集了大批奇妙的艺术品和诱人的奢侈品的寺庙中，在有雕刻的花纹

和绘画的金色讲坛上，我们听见有人在咆哮，以上帝的名义反对拥有世俗财产，反对享受工业制品和舒适的东西，反对豪华的艺术品和奢侈品，而且用有韵律的词句诅咒这个世界；他们象在中世纪最黑暗的时候那样，硬说这个世界是撒旦的国度！

怎么啦？如果我说你们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束缚，我的话还说得不够狠；说实在的，我应当说你们在崇拜这个世界，你们在寺庙中为它建立祭坛，你们的寺庙就是它的寺庙：你们为它建立寺庙，精心供奉它，虽然你们碎嘴唠叨地说了许多空话诅咒它！在这样的寺庙中作这样的讲道，有什么意义呢①？你们为什么硬要这样使你们自己失去人心？为什么要用那些非常可笑的空话来损害基督对人们的教导和你们应该怀着最纯洁的心用最聪明的办法加以传播的教义？在耶稣教的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装饰的教堂里，说教人至少保持了表面上的逻辑，因为耶稣教的教堂不象天主教的教堂那样，与教士的话大相矛盾。请注意，我们并不要求你们为了符合逻辑，就把你们的教堂改装一番，并和耶稣教一致，但是，要把你们说的话改一改。

我们完全知道，从修辞的角度看，轻蔑世俗财产的言词，当然是一种很漂亮的说教文字，人们按照这番谴责的话，可以作出曲调最明快的乐段。这肯定是我们的传教士如此喜欢这种文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材料中，有很漂亮的对偶句，有极好的戏剧效

① 请你到洛雷特圣母院去听一次谴责这个世界和奢侈行为的说教，并试把天主教在说教中让你眼中看到的东西和你耳中听到的话对照一下！那位教士把教堂装饰得象一个舞厅，甚至还一边说教一边让人演奏好听的音乐；他为什么不穿时髦的衣服，为什么不举行舞会，以便在跳华尔兹舞和四组舞的时候向女人们宣讲对世俗的轻蔑呢？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习惯，而不是不同的逻辑。（第一版附注）

果！不过，这种效果总是那样，带有夸张的气味，属于随口说出来的虚文，很难说服人；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宗教的讲坛上，是不能因修辞而使理智和常识得不到应有的表达的。没有理由要那么一直不停地向一个社会宣讲那些明明知道不会付之实践的戒律；这样的戒律，就连传教士本人也是不会照着办的；没有任何道理要把他们负责保卫的宗教，和一个他们完全知道是一去不复返的极其荒谬的思想联系在一起。

说实在的，我们的传教士和天主教或耶稣教的著述家，他们真地以为人家会认真对待他们讲的话吗？以为一听见他们的话，就会抛弃工业，成天无所事事地去毫无效果地沉思吗？就会为了循规蹈矩而停止劳动吗？这些先生们，他们指望我们认真对待他们所讲的话，照他们的理论办事吗？他们以为他们口若悬河地那么一说，每个人就脱离世俗，把工作、生产、艺术和社会生活、力量、财富与进步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通通抛弃吗？如果按照这个轻视世界和世俗财产的荒谬的教义行事，人不再把他的体力和智力用之于上帝使其土地肥沃以生长养活我们的东西的大地，社会还能存在吗？

怪事！这些先生们规定的条文和教义，要是严格执行的话，将使我们的社会土崩瓦解，完全毁灭。如果我们都完全照着他们那样作，我们这一代人就会饿死，就会苦死和穷死；这一代人对于自己痛苦地、慢慢地和虔敬地自杀还不满足，还要生一代人来接着这么作，因为，据他们的教义说，绝对的禁欲比行圣事而正当地联合更能使上帝感到喜悦！

诸位传教士，上帝关于人的律法，是写在人的天性中的，是写

在人的心灵的精神美和身体的器官中的。如果上帝要我们去实行一些与他制定的有关我们的存在的律法(为了实行这些律法，上帝给我们制造了各种器官和天生的爱好)相冲突的律法；如果他使我们产生欲望，并赐给我们一些器官去实现，但与此同时，他又不愿意看到我们实现他使我们产生的欲望，并因为我们想实现这些欲望而惩罚我们，那他将是一个最荒唐的上帝，是暴君之中最可恶的暴君。如果你们希望你们的兄弟尊重你们的教导，如果你们还想对他们发挥正当的影响，你们就要想办法不使上帝陷入可悲的矛盾；因为有了这些矛盾，我们将不承认你们为神圣的理智的真正解释人。如果你们这些本应该启迪和指导本世纪的理智的人，竟不如本世纪的理智好，那么，本世纪的理智将带着理所当然的轻蔑的微笑，从你们身边走过，而你们的权威，尽管在当今世界的有利条件下可以恢复昔日的光荣和强大，但终将消逝的……。如果你们向上帝在地上的儿女宣讲自杀，向已经成长起来并感到自己有力量的人类宣讲自杀，那么，你们自己也将自杀的；这一点，你们还不明白吗？

应当向宗教当局和政府当局说明：你们是既不能驯服也不能征服这个世界的，你们只能治理它。你们要治理它，就必须了解它的真正的生活，了解社会的现今的实际生活，并按照它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发展情况行事。如果你们盲目行事或一味固执，墨守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错误的旧形式，你们的教堂就将变为一个活跃的人口稠密的城市中的空坟墓似的东西，而新的教堂，活人的教堂，必将在死人的坟墓旁边建立起来；因为宗教观念是人类善良天性迫切需要的，是不会在社会中消失的；而社会，无论在宗教上或

政治上，即使人们拒绝满足它的需要，它最终是会自己满足的。

一场由于良好的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可避免地非发生不可的变革，由旧权威使之发生，岂不是比让它与这个权威作对，或者与旧权威并立、不接受其赞助更好吗？如果你们继续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说一种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一种和社会的现实生活毫无联系的语言，或者用一种毫无意义的荒谬的诅咒之词来吓唬社会，从而自行削弱你们的影响，这种变革又如何实现呢？今天的社会不是十二世纪的寺庙；巴黎不是一个隐修院，它也不想成为一个隐修院，而你们向我们讲起话来，就好象是在隐修院讲道似的！当你们呆在这个并不存在的世界的时候，呆在这个因循守旧的世界的时候，真正的世界不论或好或歹总是在前进、生活和活动的，不过，没有你们，没有你们的参加，没有你们的影响，不听你们的说教罢了；或者，如果人们出于一时的兴趣，为了赶时髦或为了消遣而偶尔来听一下，他们将发表意见说："这个讲道人的嗓子很好；那个讲道人讲得不好，没多大本事……"说完了诸如此类的赞扬或批评的话之后，他们便又回到实际生活中去做他们的事了。我当然不想见到教士们的话产生这样的效果。宁肯不举行礼拜，也不愿意听到他们那种没有生气和力量的假话。

XIX

你们说，罪恶的产生，是由于这个世纪的人不信宗教。

好哇！你们指责这个世纪的人的话，正好用来谴责你们自己；因为这个话提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要问你们一个为什么，并且会把你们问得哑口无言的……。为什么这个世纪的人不信宗教？你

们认为是这个世纪的人生来就没有宗教的需要，没有宗教感，没有理解宗教的能力吗？你们的看法不对；因为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孩子，和五百年前、一千年前或两千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也有那样的宗教需要；在今天也有许多不相信你们、但由于缺乏他们急切想望的现实只好到教堂寻求幻影的人到你们的教堂来嘛……。

为什么这个世纪的人不信宗教呢？这是因为你们没有尽到你们在社会中维护和发展宗教的职责，你们没有完成你们的任务！

真是天大的怪事，你们反倒责怪人说："这个世纪的人不信教！"

圣火已经熄灭！现在，请看那些出现在罗马人民面前的守护女灶神的圣火的贞女们；圣火就是交给她们守护的，而她们却把它弄熄灭了，或者让它在她们手中熄灭……。你们以为守护女灶神的圣火的贞女们是象被告、罪人或哀求者那样，显得很忧郁和后悔吗？一点也不。她们趾高气扬，对群众说起话来象原告，而且企图用"圣火已经熄灭！"这句话来谴责群众。

天主教！是的，这个社会是没有宗教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要追问你们的原因；因为你们承担了向社会灌输宗教感的责任！你们把交给你们守护的圣火弄成什么样子了？为什么火在今天熄灭了？凡是为了完成你们的传教任务所须要做的事，社会都没有拒绝做，它已经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你们无所不能的上帝了！

你们把过错推给造反精神，推给现今这个时代的不信神和堕落的行为……。你们回答的话，正好用来谴责和指控你们自己；这

一点，你们没有看出来吗？因为，你们所说的不信神和堕落的行为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吗？你们占领了整个社会，牢牢控制了好几个世纪。孩子一生下来，你们就把他抓在你们的手里；孩子还没有开始吮吸母亲的乳汁，你们就给他打上你们的记印，而且一直把他管束到进入坟墓才算完事……。我说得对不对？你们神秘可怕的、无所不能的权威一直行使到坟墓之外，要清算来生的帐！没有任何一个行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这个世界上或另一个世界上逃脱你们。你们按照你们的习惯塑造耶稣的孩子的精神和国王的孩子的精神。你们的统治网把王宫和茅屋都罩在一起，而且笼罩着整个地球！天主教！只有你才有这从未见过的可怕的权力，因为只有你才给你的理论实现了统一的和普遍可用的教学制度；今天在法国，当早已接受了你的教导的大学校给几十万人上专门的课程的时候，你也在讲坛上给三千二百万小孩子上课呢！

你把整个社会这样控制、约束和教导了几个世纪之后，还想来抱怨现今的社会不信宗教，指责世人逃避你的约束吗？尽管你对社会实行了绝对的统治，社会还是逃脱了你的统治；因为你的所作所为本来是应该给社会带来实际的好处和幸福的，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却十分笨拙，对社会实行压迫，与社会为敌。你对人类有充分的影响和权威，他们的孩子也由你教育，如果你有益于他们的生活和发展，他们怎么会起来反对你呢？如果你一贯是象在以前的时代那样真实，有益于人和行事聪明，你怎么会失去你的影响呢？如果你是无所不能的，现今浸透了当代的人的骨髓的个人的造反精神、不服管束和骄傲的思想，就不会产生了。

教会啊，教会！为什么你的孩子要掉过头来反对你？这些哲

学家和他们的前辈还曾经是你的孩子和学生呢。

教会啊！你不愿意和前进的人类一道前进；你不愿意提高你自己，修改你那些野蛮的教义，或者让人把它忘掉；你不愿意搬掉你的教义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的障碍；你不愿意向在力量、理智和智慧方面已经成长的人民，向文明的、有技巧的和博学的欧洲，用一种与你在最初几个世纪用来制服哥特人、匈奴人和汪达尔人的粗野的军团的语言完全两样的语言；你打算象对克洛维[①]或墨洛维[②]时代的法兰克人讲话那样，向今天的法国人讲话，既不多讲，也不少讲，也不用另外的方式……。

你说你这样作，是你的光荣，因为真理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是不会因环境而变化的。——原理是正确的，但你用起来却用得不正确。真理并未改变：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所发现的数学定理，在今天当然和这几位几何学家发现它们的时候是同样对的。耶稣所宣布的戒律也是这样。不过，虽说不变性是真理的特征之一，但这丝毫不能说明一个谬误由于一伙人的顽固坚持就能变成真理。

XX

人如果培养得能够认识真理和爱真理，那么，当一个真理呈现在他面前，而他又理解和接受了它，那他一定会把它保存在他的知识宝库里，不会对它加以修改或把它弄糟的。这个真理的真实性，

① 克洛维(466—511)，法兰克人国王，在其妻子的影响下，皈依天主教。——译注

② 墨洛维(？—458)，法国历史上墨洛温王朝的第一个国王。——译注

是不会因为人的聪明智慧有所发展便减少的，相反，它将在人的心中更加深刻和全面。因此，一个事物只要是真的，则人类在自己变得更加聪明的时候，是一定会认识到它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说的几何定理和耶稣宣布的戒律，今天在人们开阔的心目中还依然闪闪发光的原因；它们所发的光，和人们第一次理解它们的时候是同样的纯洁，甚至更加纯洁，或者，至少是更加完善的。

至于轻视世上的事物和抛弃世俗的享乐这一神圣的教条，你们在某一个时期是很相信的，而且利用你们对没有教养的愚昧的人民的巨大的和合法的影响，再加上那时候厚厚的乌云完全遮蔽了人的命运，所以你们能够使愚昧的人们把它当作信条，加以接受。然而，你们今天还要坚持一个早已为人所抛弃的错误，认为可以万无一失地象十或十五个世纪以前那样宣讲它，这就充分证明：是你们的想法一成不变，定了型，而不是这个教条在人的自由信仰中扎下了根。只有这个教条能在人的自由信仰中扎下根，才足以表明它是正确的。

必须弄清真与假的差别。你们在耶稣的教义中掺进了外来的异端邪说。你们在一个时期可以使人们把这些东西全盘接受，但当人们的智慧——上帝的高贵的女儿——成长起来，脱离襁褓之后，它便会愈加懂得和坚信耶稣的教义的，因为它是真理，是和人的智慧是一致的；真理是人的智慧的主要食粮，而且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物质。当耶稣的教义升起，愈来愈光辉灿烂的时候，那些曾一度假借它纯洁的光的错误的教义就将黯然失色，显得阴沉。这是和平与爱的本原，它在人类的良知中胜利地摆脱了中世纪喧嚣的、好斗的、神秘的和野蛮的思想，并在今天完全抛弃了以前的宗教的

混杂不纯的东西，抛弃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抛弃了诡辩学家和神学博士所因袭的埃及和东方的宇宙起源论和神统观；这些人在转变到基督教的时候，把这浑浊的东西也大量带进耶稣的教义中来了。

现代精神保持了耶稣的观念，保持了和平、爱和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上帝之间联合的教义的精髓；抛弃了充满我们刚才所说的异端邪说的教义，尤其是世界永远该受诅咒、造物主对他所创造的人一贯愤恨和仇视、对根本就没有犯的过失要赎罪这类教义；认为上帝是善良的和有力量的，上帝希望人类享受幸福，让人类有更加美好的希望，并在享受符合他的地位的乐趣的过程中完成在地球上使事物臻于永恒的和谐的光荣任务，从而大踏步前进，走向更加光荣的超尘世的命运……。现代精神正在向着这个闪耀着最纯洁和灿烂的希望和爱的光的新信念所指引的方向前进，它要把耶稣的教义的善良种子和其他教义的有害的东西分开。有一些民族的错误，在没有基督的有力的手阻挡它们的时候，掺进了基督教，经过了几个世纪之后便败坏了基督教教义的性质，现在，现代精神把这些错误都排除了。

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些倾向行事，人类的智慧不仅不背离耶稣，反而会再次遵循他的思想，再回到纯洁的和原始的基督教。人类的智慧之所以再次遵循耶稣的思想，并不是象从前皈依基督教的希腊哲学家那样，是为了把这个伟大的思想抛进抽象的、神秘的和荒凉的领域；不是为了把它从活生生的现实中驱逐出去，不是为了把它从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送走，放到另外一个世界上去，不是为了要求它带来在我们这种使人败坏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产生任何效

果的有害的个人教化，而是为了创造符合团结与和谐的思想的社会环境，把这个思想在地球上加以实现，在人类中具体体现。

我们的地球，同天上的一切星球一样，是天国的孩子，沐浴着天国的火和光。它和人类一起被召去参加星球永恒的和谐的天国音乐会。这个信念将取代那个说地球被赶出天堂并遭到上帝诅咒的骗人的假教义。这个新的信念，是一根把地球和天，把人类和宇宙与上帝联系起来的金链条。我们已经充分证明，这个信念是基督的思想的必然结果。它以他的教义的根本原理为基础，宛如从种子长出的一棵幼树一样，必将枝叶繁茂地成长，盛开着芳香的鲜花，结出甘美的果实。

因此，我们应当很高兴地认识到并骄傲地宣称：真理是绝对的，是不会随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改变的；它不仅不会因人类思想意识的增进和发展而消失，相反，它更加显得有力量和光辉，而与它同时存在在人类思想意识中的错误，早晚将被人类丢掉的。人类的智慧好比一个簸箕，也好比一个筛子。簸箕和筛子能盛装石子、泥土和谷粒；但是，筛子将筛掉石子，簸箕将簸掉泥土，最后一颗也不损失地净留下好谷粒。这件事情，作起来往往时间是很长的。人类的工作，在颠覆性时代的混乱状态里，没有一直不断地继续；它常常被中途打断，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之后又才恢复，但它终将克服种种偏见、困难和障碍，最后完成的。真理的战士决不可失去勇气，因为，如果真理的战士为艰难所屈服，则他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XXI

现在，让我们归纳一下我们的意思，在结束的时候谈一谈我们想着重指出的事实。

我们已经论证过，人类的智慧在接受了有关上帝、世界、人和命运的荒谬的教义之后，现在已经起来反对这种教义和把这种教义强加于人的权威。他要进行一场非打不可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够他忙的。然而在胜利之后，如同夏娃在她第一次造反和第一次胜利之后一样，人的灵魂便赤裸裸地一点东西都没有了！它发现自己没有教义，没有宗教，没有高尚的指导思想，没有信念。于是，它又感到需要最精美的食粮。夏娃遭到了枯燥无味的怀疑论的蹂躏，她发出了悲哀的泣诉的声音，她已完全懂得：正如人的身体需要面包一样，社会的人也需要宗教信仰。

社会的人需要信仰的表现，使旧的教义的落后的士兵感到高兴，不过他们还不明白这种表现的意义：他们以为它意味着要回到过去的精神。有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心思厌倦的人，以侈谈宗教和哲学来掩饰自己的无能的冒失的文学家和小说家，以及对基督教的艺术之美深有感触，因而老在心里想象过去、崇拜漂亮的圣母像和天真的宗教传奇的不动脑筋的年轻人，也以为这个社会又将坦然恢复中世纪的信仰。这种看法是很糊涂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很幼稚的；因为，显而易见，在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不仅不会把社会带回到过去，反而使它远远地离开过去。因此，尽管推翻了旧的教义然而却停留在简单的否定上的人的精神，在今天发现它需要有一种信仰，要寻求一种与十二世纪的僧侣的肯定截然不同

的肯定，必须向未来的思想前进，而不能又回到过去的旧教义。人的力量、智慧和工业已经有了决定性的发展，他已开始占有这个地球，因此他是不会再去奉行那种使世界日趋堕落的荒谬无知的信仰了。他还在怀疑，但是他不久就会奉行明智的信仰，使地球成为天上的风光宜人的地方之一。

关于人的命运的光辉灿烂的思想，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还没有为所有的人所理解和掌握，然而未来是无可争辩地属于它的。实际上，除少数几个心胸狭隘的顽固的人以外，认真思考的人都在研究社会问题，意识到在世界上必将到处出现自由、和谐与幸福。在知识界中，还有许多胆怯的人，有偏见的人，还存在混乱和矛盾；这种情况，我们并不否认。但同样明显的是，人们在走向光明；举一个大例证：甚至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中，也有人开始认识到基督的教义在应用中被歪曲了，认识到它的目标远远不是只着眼于个人在另一个世界上的得救；它的主要目标是，人类社会在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都要得救；人们终于看出，只有接受福音书中关于社会改良的一片美好景象的原始材料的解释，才能恢复基督教的伟大和力量。

在世俗社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想倾向；世俗社会既不愿意放弃它在哲学上取得的成就，又想对人类的前途提出一种与理性和它还很模糊的预感一致的宗教观；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思想运动今天震动了受到新精神浸染的教士队伍。实际上，一个人数这么众多，又增加了那么多明智的、高尚的和有善良愿望的成员的团体，能永远落后，不跟上周围的社会前进的步伐吗？因此，在教士队伍中已经产生并发展了这种思想：

为了使耶稣的教义在人们的心灵中处于它应该占有的位置，就应当使人们认识到：耶稣的教义并不抛弃和诅咒这个世界，而且，它还向世界宣布，上帝的律法将统治这个世界，只有上帝的律法才能使全世界到处结出正义、自由、和平与幸福的果实。

有许多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士，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甚至在英国和美国）的教士，都懂得每一种宗教的主要特征，尤其是耶稣的宗教的主要特征，是团结人和联络人，因此，宗教不仅不应当使自己置身于世界和社会之外，反而应当使世界富饶，在人类社会交往的发展中求得它自身的发展；宗教已经与人类交往在一起了，它是，而且只能是，人类社会交往的综合的和最高的产物①。

不幸的是，行使权力的人，在教会中恰恰是那些对当代思想发展倾向的意义了解最少的人；他们对时代所要求的和人类天才即将实现的社会变革的地点表示如此之厌恶，以致教会（官方的教会）竟把发起这场实现耶稣思想的和平运动的工作交给世俗社会去做，而实际上，实现耶稣的思想乃是教会本身的任务！

XXII

尽管情况是这样，我们也不过份指责。教会已经变得不聪明了，它已不再走在人民的前头了，它把自己关闭在过去中；它让新的精神在教会之外形成，而不进行干预；它企图维持现状，它诅咒一切变革；这些情况，都是事实。可是，这个新思想是很令人头疼的，是革命的；长期以来，哲学进行了大量的破坏，而各各国家都浸

① 我这段话是在 1835 年写的。这段话所指的顺利的改革运动，从那时以后又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1848 年版）

染了哲学用来破坏和推翻王座和祭坛的可怕的溶剂。

尽管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的倾向和愿望，哲学由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人的命运和实现人的命运的和平的和正确的道路，所以只好开动革命的天才。它把革命的思想和改革的思想结合得如此之好，以致使政府和人民都以为革命的理论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完全是一回事，结果，人民都热中于搞革命，而被吓得惊魂不定的政府对一切带有改革和进步的特点的事情，都一概激烈反对。

尽管由于组织观念和真正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取得了进展，这种不良的革命精神近来大大失去了它的劲头，但它依然是相当强的，是足以在颠覆性的政治领域中使人产生盲目的和可悲的仇恨情绪的。此外，尤其重要的是，在今天应当向舆论界指出，使它有所提防；社会科学已开始在世界上扩展，有些人想把这门科学的各各方面所包含的力量都抓在自己的手里，加以利用，并想改变它们基本上是和平的特性，最后以导致社会和谐的理论导致混乱和战争。不幸的是，政府和官僚阶级的行为使这种革命的理论一天比一天行时，变成了几乎是必需的东西。

我们看到有一些著述家，一方面被革命的偏见和我们的先辈留下的现今应当抛弃的政治仇恨弄成了瞎子，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傅立叶提出的伟大的协作的理论的威力，因此，千方百计地（这种作法和这个理论是相矛盾的）想把它变成一种革命的酵母。他们企图以这个可以使各各阶级互相联合和团结的思想去加剧阶级斗争和互相冲突的利益之间的矛盾。

耶稣的教义的基本思想，无可争辩地是赞扬和平、仁慈、人与人之间和人与上帝之间的联合；但是，在耶稣的教义每天被当作革

命的武库使用的世纪，公然有一个教士，一个说起话来慷慨激昂但思想却动摇不定并走入了歧途的教士，把这个已经成为爱的最完善的表现和最纯洁的流露的人的名字，向感到惊恐的人们说成是让人去破坏、复仇和屠杀的可怕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前面所说的那种现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唉！把使人类团结和幸福的神圣理论，和革命人物的带血腥味儿的学说不可想象地硬凑在一起；把社会进步的天使荒谬地变成破坏的魔鬼；这些作法，无助于启迪世人，也不能使混乱的情欲趋于平静，更不能促使社会的权力机构来赞助人类的进步和幸福的事业（其实也是他们的事业，除非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的一分子）！你们在脱离隐修院的苦修生活之后，突然被一种酒灌醉了（在现今这个时代，成熟的人们的头脑是不会被这种酒灌醉的）；如果你们能够胜任交给你们的光荣的使命，如果你们能够抛弃那种虽然听起来激烈但很空洞的毫无结果的暴动的喧嚣，致力于培养和丰富在教会的下层中呻吟的人的精神，你们的荣誉岂不是更大得多！你们不应当把耶稣套在革命的战车上，而应当向你们在其中享有很大权势的教会指出：耶稣的教义是号召人类走社会改良的和平道路，在将来得到公正、自由和幸福！基督的教士和人类的使徒必须战胜那个迷惑你们的谬误，战胜那个用利剑和火炬武装进步人物的愚昧的和野蛮的思想；必须使这种人物在人民、教会和国王的心目中是为人造福的，手里拿的是橄榄枝和葡萄枝，他们将实行基督的律法，谴责暴力、破坏和战争！你们应当使教会认识到并正式承认倒退的道路同革命的道路一样，是错误的道路；上帝应许的福不光是来生才能享受；这个世界是属于上帝的，它将

接受他的律法，并且同天国一样，沐浴着他的慈爱和庇佑！

你们的话，即使教会迟迟不接受，但只要为世人所采纳，也是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实的。但是，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懂得……。

我们之所以着重谈到这个特别的事实，是因为它是社会进步的理论和革命的理论有害无益的结合的具体体现和最突出的形式；其次，是因为它在现代思想倾向的产生中起到了本文所指出的那种不良影响。喧嚣的暴乱，耶稣的教义和最激烈的、最具颠覆性的学说的奇怪的结合，对世界末日的狂热的赞歌（在这种赞歌中，革命的报纸上的最平淡无味的陈词滥调，有时以纯粹的诗歌的形式出现，有时又降低成庸俗的情节剧的说白似的宣言），吵闹和空洞的言词，哲学和神秘主义的影响，爱和恨的冲突，所有这些，推迟和损害了宗教内部进行的有益的运动，并为人类智慧的两个在今天还是互相敌对的表现——理智和信仰——的接近作好了准备。在教士中，有许多人深深关心人类社会的得救；他们已经开始懂得：人民的财富、自由和幸福，真正的进步，人在地上的种种能力和光荣，不仅没有受到上帝的谴责，反而使基督的教导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他们当中，那些为未来的精神所感动和鼓舞、并能运用其影响把未来和过去联系起来的人，看到目前这种极其混乱和流血的现象，便怀着恐惧的心情回顾过去。在他们看来，如果利未人转向进步，自动向凶暴的上帝奉献革命，向他奉献耶稣的教义，那么，进步这个词便纯粹是一种有害的诱惑之词，意味着暴动、混乱和破坏。

因此，一个人如果充当和平的中间人，充当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中介，使天主教、基督教和哲学的相敌对的教义和学说，在上帝的

保佑下和人类的祈祷下，团结起来，互相补充，那么，这个人在教会看来便纯粹是一个可憎的人，一个制造恐惧心理的人，一个倒退到赞成按宪法建立政府的人，赞成搞乱社会和同情哲学的人——因为哲学的先进的代表（他们在今天已经抛弃分离精神，认识到重新组织和建设的时间已经到来）很高兴地欢迎基督教的教士有赞助社会进步和向往未来的初步表示。但是，如果他们看见他走入迷途，试图用耶稣的教义去重新燃起已经在过去的废墟中熄灭的火，他们便将轻蔑地摒弃他。

XXIII

如何为人类灵魂的两种优越表现的高度结合做好准备工作，虽然还没有为人们所充分理解，还遭到误解和损害，但在知识发展的现时代，仍然是那些一心从事哲学和宗教思考的人的首要任务。

我们敢这么说：这种结合，只有在完成了巨大的变革，在地球上展现了秩序和自由的协调，在合乎人道主义的生活的各各方面实现了和谐之后，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只有从活跃的和谐制度中出现的理智和信仰的结合，才能发出光芒，为所有的人的心灵所理解[①]。人们在努力使这两种能力日趋接近；人们在做种种工作，以便使大家认识到社会发展的理论不仅不与基督教的根本思想相冲突，反而正是它想得到的结果；认识到真正进步的特征，不是革命，而主要是社会的组织和安定；认识到社会不能依靠动乱和暴力

① 和谐与幸福是人的目的，单是和谐观念便可解决迄今一直是象绝对无法猜破的谜似的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对实现这种和谐制度的工作的参与，便普遍体现了人们对这样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认识。

而只有依靠科学、经验和吸引人的美，才能走上幸福的命运的光辉前程：所有这些按照理性、智慧和思想倾向筹划的工作，都将为人类实现社会的和谐扫清道路——这条道路现在还障碍重重，有旧偏见的障碍，也有新偏见的障碍。

正是抱着这个目的，我们才写这么几段话来阐述救世的宗教学说和极其有利于人类命运的发展的特征——使耶稣的《启示录》的基本思想与其他各种思想大不相同的特征。只有使这个思想恢复它原始的纯洁意义，认识到它对现今人们的思想的有效的影响，并赋与它进步、自由和发展的概念（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就是在这个概念上发展起来的），人们才能看到那根把现在和过去、把未来和上帝从前的应许联系起来的链条。

我认为：既然本书所阐述的是人类的命运（强加在人类命运上的封铅，已经被傅立叶的天才所打碎），因此把这个对过去和现在的宗教的和哲学的观念的总的看法作为绪论，放在阐述社会和谐的结构的文章的开头，是有用的，因为对社会和谐结构的认识，通过简单的归纳，将使人开始产生对未来的信念。如果大家愿意抛弃那些谁也不能再为之真正辩护的谬误，就可认识到建立在一种传统和一个应许之上的基督教，以及以一种对人类的发展的模糊的、出自本能而不是出自科学的认识为基础的哲学，将联合起来，共同实现正义的戒律和伟大的愿望——实现人类的团结和幸福。傅立叶的思想带来了利用吸引人的美来保证执行戒律和实现伟大愿望的手段。因此，如果有人问我们：傅立叶的思想怎么能与人类的过去相联系，我们将这样回答：正如一个重大的事实的实现，是与按上帝的应许而向往这个事实的伟大愿望相联系一样，傅立叶

的思想也是与人类的过去相联系的。

XXIV

抱有善良愿望的人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并不是对过去的一切都加以不公正的指责，相反，我们决心要论证那个给过去增添了光辉并开创了和谐时代的光明纪元的思想是如何使我们能够对人们的巨大努力作出公正的评价的，证明这些虽掺杂了错误并在敌对的阵营中培养起来的真理，终将在和谐制度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汇集在一起，在光辉灿烂的土地上，彼此枝连着枝，开出芳香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天主教徒将发现他们勇敢地在世界上为之辩护的秩序和统一的原则得到了完全的满足。耶稣教徒将发现凭理智或经验判断的原则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哲学家将发现他们为之战斗的人类的自由和发展的原则得到了完全的满足。所有这三种人，在不远的将来，总有一天在傅立叶所发现的**和谐制度的法则**指引下，高兴地看到耶稣所指的目标得到实现，福音书向人类天才提出的问题得到解决，福音书上所写的："你们首先去寻找上帝的国和他的正义，所有的财富便会接着来到你们身边；你们去寻找，就一定能找到；你们敲门，门就向你们打开"，成为现实。

此外，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个尽善尽美的教义，是能够满足人的灵魂的一切需要的；迄今为止，各种各样的哲学学说和宗教学说都只不过是它的零零碎碎的表述而已，而且还或多或少地是武断的表述；这个教义将充分表达团结一致的人类的感激和爱的心情，成为社会和谐的生动的高度概括，因此，在光明的和谐制度在地球上建立之后，这个教义将自动地到处传播。迄今为止，一切

教义上的问题都应当严格限制在精神和科学的领域，因为在实践上，与此有关的讨论在今天只是在培养能了解和接受新的社会经济学的知识界人士方面才有意义。傅立叶和他的正宗弟子从来不、将来也不向现今的社会宣传任何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东西，不想在现今的社会中建立任何一种类似派别的组织。他们的宣传工作的目的，是要进行一次把谢利叶秩序应用于一个纯劳动组织的有决定意义的试验，而且这个试验还要完全限制在我们进行试验的国家的民法、道德法、政治法规和宗教法规的许可范围：不管我们进行试验的国家是法国也好，是俄国、英国或土耳其也好，也不管那个国家信奉的宗教是罗马天主教也好，是希腊耶稣教、基督教新教或回教也好。我们再说一次：我们的目标，我们当前唯一的目标，是对工业和劳动的条件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将成为人类将来的进步和以后的巨大发展的坚实基础；经过这种改革以后，人们还将修改一切民法、政治法规和宗教法规，尽管这些法规适合于目前的情况，并或多或少地表达了人们的意志和需要；未来的风俗，在各种关系中都和过去或现在的风俗大不相同，我们对这一点是毫不怀疑的，我们甚至认为，只有疯子才对这种看法表示异议。但是，可以预见到的和预言的风俗、法律和公众信仰的今后的变革，是随人类今后的知识和意志而定的。今天它们还处于思辨的范围，它们还不应当超出这个范围。

我们希望，这些解释已足以使任何一个有真诚信仰的人对我们所传播的学说的特点和它的批判的性质不会发生误解。我们传播的学说，把社会连同它的风俗、它的信仰、甚至它的偏见全都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了；它只希望取得必要的信任，以便把它的组织

原则应用于一个按一定条件建立的农业和工业公社的工作安排。它之所以批判现今的社会和法律，并不是为了挑动人们用暴力把它们两者都加以推翻，因为它已言明，而且从它的理论本身也可看出，真正的进步，是通过吸引人的改革的道路而不是通过推翻的道路而取得的。这个学说象一位贤明之士那样指出不良的法律的弊端，甚至还严厉地批判它，但是，只要它还没有为另一种法律所取代，并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准则，这个学说就服从它。

XXV

在世界上，不少的人对傅立叶的思想根本不了解，对这个伟大人物在他的书中阐发的如此新颖的情欲引力感到迷惑，因此认为他脱离了真理的道路，使他的思想过份浸染了自由的理论。这些人的看法是很错误的。贯穿傅立叶的思想的理论，不是自由的理论，而是秩序的理论。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傅立叶怎么一开始就认为有关人类灵魂的自由的理论是对的呢？因为他根据秩序的最高概念，认为上帝并未使那些在地球上肩负着代表他的责任的聪明人的心中产生任何本质上是坏的情欲。他又怎么由果溯因地认为这个自由的理论是对的呢？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使情欲的一切力量都自动转向善并产生一种良好秩序的社会结构。难道证明最完美的秩序、统一或和谐所使用的手段，正是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自由，而引起抵抗和反应的压制手段，正好表明存在着混乱，这样论证就有损于秩序的理论吗？

这个理论，按照傅立叶自己的说法，应当叫做宇宙统一论；它首先是一个秩序的理论，而且向人类明确表明他的自由将充分发

展;在傅立叶和那些理解他的人的心目中,正是在探讨秩序或统一的过程中,才证明了自由的鲜明的合理性的,因此,他们认为,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对自由的需要尽管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上应当始终从属于秩序的需要。

傅立叶的思想之所以达到最完美的地步,并具有科学的绝对特征,恰恰是由于它按照自然的秩序的理论去组织各种关系和事物,从而在社会中实现通过最完全的自由去达到最完善的有效的秩序。

对第一册的回顾

当人们必须用全部精力去建立对人类的幸福无比重要的工业秩序时,却一心只考虑什么政治秩序,这岂不令人感到惊讶吗?

阿尔方斯·达米西耶

在我们开始在第二册讲协作制度的世界的构成和论述人的情欲的美好的和谐如何平衡地迅速发展之前,最好让我们作一个简略的回顾,把第一册讲的东西扼要重述一下。为了更好地理解第一册的结论,我们心里应当时刻想到我们的前提;现在就让我们很快地看一下我们讲过的东西。

前奏。在宣布了本书的目的之后,我以假设的形式勾画了一个经过适当的和合理的组织的社会的轮廓。对于这个开头,那些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实际情况的人,那些还在波涛中游泳的人,或

者说得更确一点，那些还淹没在水中的人，难免要说："这已经走到了过去的乌托邦的尽头了！"

这种看法，暴露了他们完全无知，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他们不知道，按照严格的科学意义来说，一般的解决办法，当然是首先要以问题能够解决为前提。因此我们把问题提出来，要面对面地解决它，要确定它的条件，要设法找出问题的未知数。克普勒正是通过这种方法确定现代天文学的三大定律的；牛顿在他的书中开始也是通过一个假设来论证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从而建立天体力学的。我们可以说，哥白尼之解释视运动，也是这样；哥伦布之发现新大陆，也是这样；总之，一切对人的智慧开创任何一种事业的天才，都是这样。

这个给我们提供了关于社会科学的目的的明确定义的方法，除了另外几个结论以外，还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个定理：

一、人在世界上的任务，是治理这个作为给与人类的财产的地球的表面；这个任务的完成，要依靠个人的种种才能的发展，互相井然有序地作出安排，汇集于人类的活动的中心；

二、因此，只有在组织一个能够按照从人的天性本身产生的法则安排人的劳动的社会之后，人才能走上通往他的真正的命运的道路；

三、一切以混乱、无政府状态和战争为原动力而建立的社会形式，都是根本错误的，我们的工作，不是使这样的社会形式趋于完善，而是要把它改换成另外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结构，是从人的自然的情欲中推导出来的，因此是非常适合于人的）；

四、不论什么样的社会改革，都首先应当以公社（社会的蜂房

状的基本单位和合乎人道主义的劳动的第一个车间）的和谐的组织为基础;

五、这个假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确定的依据，去批判今天处在最高的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社会，并估计在这个阶段之前的各各社会时期的价值。

我们接着就进行了这一批判；这个批判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

批判。第一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实事求是地按社会的现实状况对待这个社会，对待欧洲各国人民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环境；我们非常鲜明地具体指出了这种不良的社会环境把多么多的人的活动或者用之于破坏，或者用之于根本就不生产任何东西的事情，而没有真正用于它们的正当用途：创造普遍的财富和取得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幸福的手段。此外，我们还指出：有许多人的力量，由于生产活动的缺乏组织而被浪费了。

我们还使人们看到：由分散经营制度而产生的这种力量上的浪费，就明摆在我们的眼前；由于今天人们称之为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的巨大混乱，这种浪费在我们的工业和商业等关系中，比比皆是；然而愚蠢的学者们还竟然那么无知地宣扬自由竞争，他们打着政治和经济主义的大旗，还想教训各国政府和人民哩。

这一部分批判可以使一切通情达理的人认识到：就人类今天在科技方面所拥有的工业手段和技术来看，由于管理、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制度不良而造成的财富上的浪费，已经到了最大的程度。

批判。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对不同的社会形式进

行了研究。我们开头就提出了运动的普遍适用的简明的公式，接着，我们便把这个公式用来阐述人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发展[①]。

我们依次论述了人类在地球上所经历的一个又一个的时期；我们描述了这些时期所构成的链条的主要环节，并指出这个链条是如何从颠覆的形式到和谐的形式，一直延伸到未来。我们这样作，就给出了进步的标准，论证了人类在不同的地方经历那些时期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到一些办法，以便组织复合的、协作制度的或和谐制度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协作的原则将取代分散经营的原则，人类力量的聚合和协调一致将代替人类力量的分散和互相斗争。

我在结束第一卷的时候，曾着重指出：文明制度在它达到欧洲人所达到的成熟点之后，便到了关键的时期。我通过历史事件的证明，尤其是更加科学地通过对事物的评价，使人们看到：我们的社会如果不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就有倒退或堕落到低级阶段的危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人类便只好花新的代价，重新开

---

① 不言自明，这个总公式具体用起来是有所变化的。我们可以说，它本身就含有它的改变的规律，即含有使它在不同的场合应用起来有所变化的各种函数，而这一点，正是它普遍适用的最大特征。

只要认识到这个规律可以确定一个旋涡中的各各星球的等级，并按照每一个星球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称号和地位来管理它的创造系统，人们就会懂得我在这儿提出的论点。由此可见，应用于一个星球上的人类的社会运动的总的公式，必然包含有一个这个星球的称号和它创造的财富的函数，因此将随着这个等级的次序和这个特别的称号而修改。所以，命运的这个总的规律对不同的星球上的社会运动应用的结果，即使彼此是相似的，但不会是完全相同的：掌握了这个规律，就有了确定差别和关系的手段了。顺便说一句，正是由于不了解这个总的规律，所以傅立叶以前的宇宙起源论都是错误的，都是凭想象或经验的零零碎碎的论述。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傅立叶的宇宙起源论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我支持他的总的论点。

始痛苦的试验过程①。

把否定的或批判的部分讲完之后，我们便开始进行肯定的或有关组织的论述。

组织。第一编。在这一编中，我们把一个健康的社会经济赖以建立的各种主要原理都提出来加以讨论。我并不是随意武断地首先探讨有关协作制度的工业和物质结构的理论的。社会生活，同人的生活一样，是复合的，然而在实践的次序上，把关心灵魂和心灵享受的事看得比提供生活第一必需品还重要，那就可笑了。肚子都没有吃饱，哪里还顾得上讲礼义。宣扬轻视物质的政治上的精神至上主义，恰恰表明对事物根本不了解。

过去的和现今的哲学理论的那一大堆废话、政治上的浮夸和道德上的荒谬主张，在今天把公众的心灵搞得混乱不堪，因此我们不能不详细谈一下社会问题和物质利益问题的巨大重要性。我已着重指出，对任何社会观念的阐发，都是从属于这个问题的，尽管

① 如果欧洲的文明制度在政治和社会动荡之后开始衰落，由此而产生的野蛮制度当然不会象西亚、埃及和罗马帝国的文明制度之后的野蛮制度那样粗野。其所以有这个差别，是由于我们的文明制度有科学的固定的机构，是由于有了印刷术，使文献如此普遍地传到各地，所以不可能在衰落的过程中完全毁灭。可见，人类之所以有一个最后的一线希望，全靠一个物质上的发明——印刷术。至于我们的蹩脚的文学家和政治学家大肆吹嘘的美妙的道德、哲学和宗教观念，上帝是知道它们在大动乱中将变成什么样子的。很有可能，这些不良的残余将引起新的争论，使已经熄灭的狂热行为又重新活跃起来，给人类提供新的血染大地的借口。

然而，尽管有印刷术和科学的机构，但很有可能由于地球上出现了灾难性的物质大破坏（在今天，破坏的程度比以前的社会革命时期尤甚），堕落到低级阶段，便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因此，我不怕在这里表明我的看法：如果文明制度扩展到美洲，在新大陆上也象在旧大陆上那样砍伐树木和大破坏，则地球的生命必将遭到几百年动乱的严重危害。——不过，协作制度的发现，可以使这些情况不致于发生。

人们装模作样地轻视这个问题，满口宪法的或共和国的空洞漂亮的词句，大谈人权和公民权，撰写讲道德的论文和别的什么东西，但人们一直是在争夺人间的帝国，把我们这个虚弱的、好空谈的、自由放荡的、唯利是图的和讲博爱的时代，变成了人类最可耻的糟糕的时代之一。

这个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基石。在论述组织问题的头两编中，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并对它作了基本的阐述。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都认识到，劳动的组织是它的真正的基础。我们的论述，只不过是用散文的形式对人类在地上的命运作一个概括的描述罢了；因为人类要实现他对地球的治理，充当协调人、统治者和这个地球的国王，他就须要把他的一切力量组织起来，使它们统一行动，通通用之于他的事业，一句话，他必须组织合乎人道主义的大工业。

如果有人想在这个问题上写一篇怀疑论或无神论的坏文章，企图否认人类有预先安排好的命运，我就要这么回答他：如果人类没有获得统治这个地球的使命，如果上帝没有深谋远虑地预先安排他承担这个任务，他就应当发挥人类自己的深谋远虑，自动拿起这个任务。还有什么事情比在地球上建立秩序、和平与幸福更好的呢？除了把人的力量和才能在一个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大活动系统中协调地组织起来，实现普遍的和谐，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呢？

在蜜蜂的蜂箱中就可看到秩序、联合劳动与和谐的模式。从七月初起，当乡下的花逐渐稀少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些没有足够的食物储备的蜂群中就开始发生猛烈的斗争，当它们把储备吃完的

时候，它们就去侵入别的蜂群。在这个时候，那些没有远虑、过一天算一天、但遵守蜂群规矩一直是在田间觅食的小胡蜂和大胡蜂，便开始进攻，抢夺别的蜂群的食物。这是博物学上讲过的，就人类和蜜蜂来说，都是这样。蜜蜂要想和睦相处，它们就必须酿蜜，而不能把春天的时光用去听什么讲道和翻来覆去讲过多次的废话，说什么要蔑视物质利益、花儿和财富，听天由命地作牺牲。最漂亮的道德和慈善的说教，在它们的蜂箱中和在我们的社会中都一样，结果总是引起混乱和战争。因此，现在让我们把应当解决的社会问题总起来概述如下：

要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系统，组织得能取得最大的有益的效果，这就是说，要行动统一，一切力量集中；劳动的方式应和人的各种天然的倾向相谐和，使人得以发展、利用和满足它们，从而使它们发挥正当的作用；此外，人们齐心协力制造的产品，应当根据他们在总的行动中各自所起的作用按比例分配给每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凭上帝在他们心中产生的爱互相团结起来，而不会成为由于食物不足便彼此残杀的猛兽。

如果在人的身上有些情欲根本是坏的，如果上帝没有把人造好，那么，旧教义的道德学家和传教士，你们当然是有权改正上帝的作品的，你们就会比今天少花许多力气，而且还能取得无比好的结果。我们也会衷心和你们和解。

在第一册中，我们在论证了我们刚才简略重述的精确的和实证的理论之后，便接着指出：社会劳动的组织这个大问题，首先是初级车间的组织问题，是蜂房或公社的组织问题。

我们指出，人们在公社中的行动可以采取两个彼此相反的办

法:一个是分散经营的办法，这个办法将造成力量的分散、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贫困、利害冲突和情欲冲突，结果造成一片混乱;而另一个办法，即协作制度的办法，则可以使一切力量汇集在一起使用，使它们互相促进，创造秩序和财富，给人类打开通向未来的平坦道路。

组织。第二编。我们按协作制度的理论描绘了法郎吉的具体布局。本编所陈述的一切工业的、建筑的和农业的安排，就是协作制度的理论的具体化，就是根据事物的性质和人类组织的实质而作的恰当的表述。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可以观赏和谐制度的土地的地方了。由简陋的茅屋和破房子构成的文明的村庄，连同分散经营制度必然产生的种种难看的样子和丑恶的东西，全都没有了。乡间一片富裕的景象;出现在平原、山谷、山坡上和河边上的法郎斯泰尔，使生活舒适的、受过教育的和心情愉快的人都住上漂亮的住宅。他们是人，而不是长着人样的畜生，他们之所以能办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贫困已经从世界上被赶走，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可能再使按照上帝的样子创造的人变成堕落、粗野和道德败坏的人。

在这里，我的任务是，给文明人在这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世界中当导游，引导他们参观这个比真正的世界还真实的世界，因此，我当然要描绘，要说:“你们看。”可是谁也不看，有许多人甚至带着嘲笑的样子把这幅画图推开，在画图的背后写道:“乌托邦!梦呓!幻景!纯属子虚!……因为，尽管这幅画图是经过详细论证的理论的逻辑结果，也是枉然，转变太突然了，在理论和结果之间还存在着

巨大的鸿沟。"因此，我们要一步一步地走，我们要推理，要论证；然后才去看，才去参观。我们不先让读者看和谐制度的全景，而是有条不紊地、自然而然地一幅一幅地展现一个法郎吉的劳动的和社会的组织图。

我们已经讲过了一个法郎吉的具体安排。假定这些安排已在某个地方实现，环境已经形成；一个法郎斯泰尔有三百到四百家人数不等的人家居住着；投入协作制度的资本、土地和一切财产都分成有抵押品担保的股份，交给协作制度的社员，每一个人按他投资的多少分得股票；我们也研究了在这样安排的环境中，一千八百到两千个年龄、性别、财产和性格不同的协作制度的社员是如何乐于经营他们统一的领地的。

如果你要穿舒适的鞋子，你就要请人家量你的脚有多大；如果你要穿合身的衣服，你就要请人家量你的身子有多高；如果你想睡觉睡得好，你就要请人家给你做一张好床。因此，如果你想使法郎斯泰尔中的人愉快地劳动，你就不应当硬要他们采取一种违背他们的倾向和爱好的工作方法；相反，你应当采用一种在各方面都与他们的要求相符合和适应的方法。这就是说：法郎吉中的劳动组织的法则，应当符合劳动者的天然的引力。

为了要发现和认识这个符合人的天然倾向的劳动法则，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按照劳动者的自发的冲动行事，倾听引力的声音，密切注意大自然的迹象，根据事实来制定这个法则。这个方法，就连小孩子也是懂得的。

下一编的目的，是确定劳动组织的自然法则；我们的方法是：在计算上完全采用从对自发的冲动的研究中所得到的各种数据。

我们从第一章起就开始勾画这个公式的总的轮廓，然后用连续近似法得到一幅更加清晰的图画；每一个近似法都与天性所要求的基本条件中的一个条件相对应，使劳动对人有一种不可克服的魅力，单单是劳动的乐趣就足以使人尽情劳动。一句话，我们要研究劳动引力的条件，并从中找出一个总的公式。

第二部分

组 织（续）

说劳动不是人的命运，这等于是否认事实。
说劳动是人的命运，说它能成为幸福的源泉，这等于是在诬蔑上帝。
因此有两个劳动的法则：
由于人的无知而产生的强制的法则；
由于神的启示而产生的魅力引诱的法则；
从而产生两种结果：
贫穷或富裕；压迫或自由。

克拉里士·维古赫

第三编

自然的社会结构的确定。谢利叶的法则

第一章 对小组和谢利叶的普遍倾向

应当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应当以大自然为向导；大自然比我们聪明得多。

全体哲学家

哲学家这样装模作样地尊重大自然，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他们认为在研究人和社会命运的时候

应当以大自然为向导，他们何以又说引力不是人的天性的一部分，说在研究人的时候可以不研究情欲引力？在他们的千百个体系中为何对情欲引力一个字也不提？

沙·傅立叶

§Ⅰ

请向我们靠拢，壮大我们的快乐的队伍。

阿·德·缪塞

很显然，我们要对协作制度的环境的形成进行理论研究，探讨劳动组织和功能的自然的基础。请不要把这个一般的问题和第一个法郎吉的建立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和通过试验的实现的方式问题混淆起来；实现的方式问题，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问题，我们以后在该讨论它的时候才讨论它。

现在，我们来面对面地研究这个基本问题："人类活动的最好的使用方式如何确定，换句话说，劳动的组织如何确定。"

既然法郎吉是基本的社会车间，我们就用明确的措词首先把这个一般的问题陈述如下：

四百家人在一个他们以股东身份拥有的区里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法郎吉，并象我们在前面所讲的那样，建立一个既适合于劳动者的爱好和倾向、又能自由发展他们个人才能的劳动组织，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建立一个能使他们的劳动具有吸引力和魅力的劳动组织。

这个问题的这种提法，直截了当地给了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

回答;这个回答一开始就明确谴责了文明人的劳动制度;你们切莫以为在法郎吉中爱怎么组织就可以怎么组织他们的活动的劳动者,会把他们自己分散开,以便彼此孤立,这个人单独在一个田里,那个人单独在一个车间里,象大多数文明的劳动者那样七零八散的……;不,当然不会这样作。你们不要抱这种看法。

在一个协作制度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享有自由,单单这个事实就可以向你表明,小组,即一定数目的劳动者自愿结合的组织,将自然而然地代替孤立的个人去承担各种适合于它们的工作,也就是说,承担农业、制造、家务、教育、科学和艺术等方面适合于它们的工作。

人的自然倾向将促使他参加许多组织,在组织中安排他的活动,运用他的才能,发展他的高尚的情操。

而文明制度则给人画了一个自私自利地只顾个人利益的小圈子,切断了他与外界事物的联系,把人关在小圈子当中;当他被牢牢地束缚于他的职业,孤独地工作的时候,对这个可怜的孤独的奴隶宣讲什么道德好呢?讲热爱劳动……;是的,文明制度正在他的耳边大叫大嚷地说他应当喜爱这种把人弄得昏头昏脑的、令人讨厌和不可忍耐的劳动!这种荒唐乖张的作法,应该给它一个什么名称好呢?

所以你看,分散经营制度的理论(我们在论述社会经济的性质时就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极大的危害了)还继续在如何使用文明制度中的人的活动方面起颠覆性的作用。在劳动关系中,我们又发现它毫不留情地把人投入孤独的境地,就象它从前使人(这个地球上的国王)饱受灾难和折磨一样,把人弄得昏头昏脑,疲

惫不堪。我们在这里又发现，颠覆性社会的这个基本理论阻碍了人的倾向和才能的发展；它把人的天性放在普洛居斯特的床上[①]衡量，它要阉割人的天性；正如它阻碍财富的创造和幸福的物质要素的产生一样，它使生产的一切源泉都枯竭了。

你们现在来看协作制度的理论和由它产生的活泼愉快的心情是多么地有助于亲密关系的发展，有助于情操和才能的发挥作用，有助于只有在人类的大规模组织（其中最基本的组织是小组）中才能产生的集体的和社会的情欲达到高潮。

但是，在谈结论以前，我们应当先用充分的论据论证我们为什么说人的天性倾向于组成小组（在情欲科学中，这完全是一个技术性的词，从现在起，我们就按这个意思来理解这个词）。

我们还要研究在各各小组的形成和它们在它们相互接触中所表现出来的现象；要研究这些现象，是极其容易的，只要善于观察，注意每天在你眼前发生的事就行了。你想了解天性冲动的规律吗？那就请你研究这些冲动在它们不受约束和压抑的环境中所产生的效果。

§ II

> 人是倾向于联合的。这个倾向将按照或多或少地接近于他们的天性或他们各自的资质的比例而增加或减少。
>
> 沙·博勒

① 普洛居斯特，希腊民间故事中传说的开黑店的强盗，他让旅客睡在他的铁床上，身子比床长的，截去其过长部分；身子比床短的，便强拉使之与床一样长。——译注

在舞会上——我指的不是那种冷冷淡淡的十分拘谨的舞会，不是文明制度经常举行的那种舞会（这种舞会是文明制度可羞的事情之一）；在文明制度举行的舞会上，一个年轻人带着他的舞伴跳舞，只说两句话："请跳舞"和"谢谢"；或者三、四个妇女一个挨一个地坐在一起，自始至终彼此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点头打招呼或露个笑脸……；在这种愁眉苦脸、死死板板的舞会上，大家的心里都感到腻味；他们尽管表面上沉着，但从他们的脸上是可以看出他们腻味的心情来的；看这样的舞会，比看埋死人还难受……；我不谈这样的舞会；我要谈的，是大家欢欢喜喜的活泼的舞会，在这样的舞会上，谁也不受什么礼节的拘束，大家都认识，每个人都感到很自在。在这样的晚会上，你将看到参加的人自然而然地很快分成不同的小组——有的在游艺厅，坐在铺有绿色台布的桌边玩纸牌；而坐在旁边一桌的人就比较安静，上了年纪的妇女和老爷爷、老奶奶们则玩惠斯特牌和波士顿牌。有些人被乐队的演奏所吸引，来到音乐厅里；在音乐厅里，戴着闪闪发光的钻石首饰和鲜花的妇女们在跳四人对舞、华尔兹舞或快步舞。在这里有一小堆人在对舞会发表评论；在那里有人在谈论文学；再远一点，还有些人在那里情绪激动地谈论政治。

用夜宵时的情况怎样呢？用夜宵时，人们又分开了，各自去找一个挨着他所喜欢的或愿意交往的人的位置。在一个自由自在的环境中，人们自然而然地要去寻找彼此相亲近的或经过挑选的人凑在一起。

你想观察一下另外一种性质的集会吗？你想观察政治集会或代表会议吗？你去看一看，在另外一种情调下，也是能见到这样的

效果和这样的倾向的。

首先是分成截然不同的三部分：中间和两翼——左翼和右翼。其次，在这分别代表三种主要的政治色彩的人当中的每一种人中，还要按不同的观点细分，每一个代表都和与他观点相同的人站在一起。而且，尽管已经细分了，但每一个人还要选择与他性格相投的人坐在一起，和政治上的朋友坐在一起；这种复合的组合形式，充分表明了小组的亲合力的两面性。

个人的喜爱或性格的投合，观点的一致或劳动的亲合（请允许我在这里使用这个很一般性的词），将自然而然地确定小组的形成，确定它们的类别和等级。这些分成上升的和下降的等级、侧翼和中间的小组，构成一个谢利叶；它在代表会议上的形式，比在娱乐会上的形式明确得多，因为代表会议是一个定期的集会，相同的和不相同的意见和性格都有时间表现出来，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和评价。

在中学和大的寄宿学校里也出现同样的倾向，也是自然的冲动在引导（视环境的状况而或多或少地有些混乱）年轻人和儿童象成人那样组成小组，由小组再结合成学习、工作或娱乐的谢利叶。

特别是在休息娱乐的时候，倾向的作用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这种时候，个人的引力不会受到强迫划分和规章的严格限制。

请你回忆一下你在中学时候的情况，你必然记得：中学生一下了课，就飞快地跑出教室，跑到空气新鲜和阳光充足之地，跑到体育场，马上按不同的类别组成小组。第一个分组的办法是按年龄大小来分的，这种分法并不是任意的，人们到处都是自然而然地这样分的，而且总是先按年龄大小分，然后再按其他方法分。在学生

人数多的学校里，每一个学生，也象一个士兵一定要属于一个连队一样，不属于大班，就属于小班或中班。在按年龄分组之后，还要按其他的方法细分；每一个细分的组都有一个用每个学校的暗语取的特别的名称。

在按年龄划分的小组的内部和外部，"朋友们"都各到各的地盘，再细分成更小的组；这是惯常习用的分法。按年龄、性格和地位来划分，并不妨碍他们在游戏时再分成其他的组，结合成新的谢利叶。

这里是玩弹子的地方；这块地方很干净，画好了方格，挖了洞，大家一盘一盘地玩弹子戏。在那里，有人在玩拔塞子游戏；再远一点，有人在玩球。有两队人在玩追逐捉人的游戏；每个学生都可参加一个队，和他所喜欢的同学在一起，而不和他不喜欢的同学玩，并尽量挑选他喜好的、能发挥他的力气和才能的东西玩。

在凡是不受修道院似的规章约束的地方，人们能自由按个人的爱好行事，都是这样组合的，不论什么样年龄、个性、性别和地位的人，都是这样组合的。

分成谢利叶、小组和更小的单位，这是大自然启发人们这样做的；这是它所教导的分法；它毫无区别地使所有的人都照这个分法去作。大自然的这个办法今天之所以在孩子们的游戏和学生的体育活动中，也就是说在他们自由活动的时候，能够得到极其明显的体现，而在他们父辈的活动中却完全两样，这是因为孩子们更接近自然，文明制度还没有使他们产生狭隘的利害观念和沾染分散劳动使大多数人养成的孤独习气。

根据人们熟知的这些事实和千百个其他同样性质的事例，你

可以无可辩驳地作出如下推论:

V. 凡是强使人在一个与他的天性相违背的位置上工作的劳动环境，都将不可避免地使人对劳动产生厌恶心，因此，在使劳动者陷入孤立境地的分散经营制度中，对人的活动能力的使用方式，是完全错误的，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很糟糕的;

A. 如果你想使人有一个能够吸引他并使他感到高兴的劳动环境，你首先就不要认为必须使人孤孤独独地劳动，你应当抛弃这个想法，并致力于发展人的组织才能，让人们自由组成小组和谢利叶。

总起来说，在法郎吉中，每一个人可以参加在人员和劳动情况方面都使他感到高兴的小组。

在个人的活动能力的使用上，这种充分的自由将使个人的爱好得到发展。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迄今还受到人们的怀疑。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只是在这里提一提。

在一个与我们开始描绘的组织相似的组织中，无论男人、妇女或小孩，谁也不会被强迫去干他不愿干的职业，这一点，难道还不明白吗? 人的出身、地位和境遇，没有任何关系。人已经摆脱了事物的束缚。所有的谢利叶，所有的小组，都向你敞开大门，任你选择。

你到处都可以走进去要求工作做，只要能表明你有本事，人们就会接纳你。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强迫你担任不适于你的职务。因此，从童年时候起，每一个人都专心做可以发挥他的天资的工作。引导人去做工作的，是他的爱好。

你不要以为把事情交给各自按各自的爱好和兴趣办事的人去作，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糕。由于大自然并未使人们在兴趣、才能、

看法和爱好方面都是一般齐的，所以人们可以在一千八百个人当中挑选充当各个谢利叶的干部的人才；谢利叶的工作的开展，是法郎吉所需要的，对法郎吉是有益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重新谈到的。

因此，除个别例外，各种性质的工作在法郎吉中都是由协作制度的社员即由于感情倾向和对小组的工作有共同兴趣而自愿结合的人组成的小组做的。做自己选择的工作，心里之感到喜欢，与分散经营制度中个人孤独工作之令人苦闷和厌烦恰成对照；因为，在人数众多而且彼此十分协调的组织中，是必然会产生快乐和干劲的。

§ III

> 我觉得，永恒的智慧只能给人以符合人的天性的东西，而且，它应当使它的律法适合于它所创造的人。
>
> 斯比尔赞

我们既然认识到人对小组和谢利叶的倾向，是普遍的情欲造成的事实，我们当然就明白：最高的智慧是必将用这两个倾向来塑造我们的天性的。

既然人类被召唤来治理他在地上的领域，在地球上活动和进行工作，他就应当按某种活动的方式和一定的工作规律行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上帝就是很荒谬的了。

在宇宙万物中，一切都是按谢利叶的秩序分类的。动物、植物和矿物这三界，按纲、目、属、种和变种等区分，分得非常之细，以致

在研究工作中不得不把它们分类编目，照它们在大自然中的情况，按小组和小组谢利叶加以排列。这样来分类，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名称叫自然分类法。

科学在起初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是一个既包含有某些真理而同时也有许多错误的大杂烩；但是，随着它们的发展和人的思想扩大了科学的领域，科学便愈分愈细。例如，在几个世纪以前还遭到人们怀疑的电学，在今天就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分支学科，而且每一个分支学科都需要专门人才进行专门的研究。人们在科学的领域愈向前进展，便愈是相信一切事物在大自然的体系中都是有联系的。所有的知识都应当按系统或谢利叶分类。就连艺术也是须要按类似的分类法办的。这些都已经成为人人皆知的平常事了。

在宇宙万物中，在人的活动和知识领域内，一切都要遵从这个谢利叶的法则；它是最高的法则，没有它，则宇宙的秩序、和谐和统一，便成为一句空话。

如果说人类应当运用其体力和脑力加以改变的一切事物都是按谢利叶分类和排列的，那么，人的工作也应当按这种谢利叶形式来分类和安排，否则就会违反自然的秩序，超出宇宙统一的框框，搞乱万物的体系，从而失去通往人的命运的道路，无法为实现他的命运作出成绩。

如果以上所讲的是对的，就可看出人的情欲结构是早就安排得符合于这种谢利叶形式了；人由于天性的驱使，自然会把他的力量均衡地使用于他应当加以改变的事物。

刚才在这里着重阐述的这个问题的意义，在具有一定才智

的人看来也许是多余的。然而，须知此事涉及的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而不是一个人创造的系统；它是上帝所设想和上帝所希望的系统，上帝已经使它表现在所有的人的面孔上了。

总之，我们从本章的叙述就可看出，总的说来，劳动引力的普遍条件是：劳动应按小组和小组谢利叶进行——这是有择亲和势直接向我们提示的合乎自然的办法。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研究引力的各种特殊条件，以便准确地确定这个公式。

第二章　第一个近似法。把工作分成许多份

> 人们愈是采用这种把工作分成许多份的办法，让每一个人承担他最擅长和最喜欢的工作，则信任和友好的气氛便愈增加，劳动愈有乐趣。
>
> 沙·傅立叶

§I

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现在起，谁要在心中想象一个运动中的法郎吉是什么样子，他就应当记住：它的每一种工作都是安排一个谢利叶去作的，而所有的谢利叶都是有工作安排的，这就是说，在每一个谢利叶中，由不同的劳动者组成的小组都想得到各种工作和细分的工作做，所以可以把细分的各种工作和职务在谢利叶和小组之间进行分配。

现在，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呢？你熟悉什么工作呢？你喜欢什么工作呢？你有什么专长呢？——你想找一个工作岗位吗？有的是，你可以随便挑选。可挑选的工作可多了：艺术、科学、教育、行政管理、制造和农业……，凡是您想担任的职务，你想从事的活动，这里都有，都可让你干一番事业。

你首先想搞农业吗？——随你的便。啊！你不会象今天这样去看管农庄，也不需要去监督农场工人干活，也用不着养一大帮仆人。你不喜欢种地和管理牧场，也不喜欢管马具和牲口吗？好，你可离开农田和牧场，离开马具房和牲口棚；你就别再去为小麦、草料和马厩操心了：你放心好了，这些事情，有人去管的。——果园在吸引你，看管果树很有意思。好，你参加果园谢利叶吧。是的，管樱桃树和李树不需要什么技术；你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管苹果树也没有什么趣味；那好，看来你是喜欢搞渔业了；你就参加渔业谢利叶吧。你对捕鱼工作有一种偏爱，这项工作在吸引你，你就参加这个对你有吸引力的小组吧。

你是否认为这样作，已经给你一个相当大的选择余地了？你是否认为这样作，就足够保证你的自由，满足你的爱好，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啊，不；因为这在你看来，锄草、栽树、修剪枝条和侍弄果树是很枯燥无味的……，而你喜欢搞嫁接，你在这方面很有才能，很自信。那你就参加你所喜欢的桃树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嫁接组；你还可以到其他小组去发挥你的嫁接专长，它们的工作和人员，对你是很有吸引力的。

在选择工作上的充分自由，已经以农业为例子讲过了；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你已经看到，为了满足个人的爱好，满足产生这种

爱好的天性的要求，不仅须要把劳动和工作分成谢利叶和小组，而且还要在小组内部把工作分成许多份，以便每一个人能够自己去作他有专长的工作。

这样安排，不正是在自由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吗？不正是制度精神的体现吗？——制度精神和固定的观念！在世界上有好几百个好卖弄学问的无知的学究想用这些话来抹杀傅立叶的发现！因此，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II

劳动生产力的愈益发达，也就是说，按今天的方式运用劳动和指导劳动时所表现的愈益熟练、灵巧和有判断力，都完全是由于分工的结果。

亚当·斯密

去追赶猎物，便必能捕获！

阿·德·缪塞

在十月晴朗的日子里（十月是放假的时间），往往在清晨三点钟，我们八、九个同学便背上背着猎袋，肩上扛着猎枪，出发去打猎。我们都是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我们顶着满天星斗高高兴兴地在汝拉山的山坡上顺着我们熟悉的乱石嶙嶙的路前进。我们必须在太阳初升的时候，在伊渥利或马拉东高地上安放好镜子，让它们照亮这两个高地——这儿是云雀常飞过的地方，我们准备在这里打个痛快。我们开始打猎了。

当火红的太阳升起在地平线上，大约在九、十点钟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山坡上有些人的连衣裙在随风飘动，有些人戴白草帽，有

些人打小阳伞，小阳伞在天空的蓝色和高山的阴暗的山色的衬托下特别显眼。这些人原来是我们的姐妹和她们的朋友；她们是来参加打猎的。我们为了使她们高兴，把打猎的时间又延长了一会儿。她们转动镜子，在打猎活动中得到了快乐。

不久以后，就该吃饭了；一般地说，肚子总是先知道饿的。

你看地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好多东西：首先是打猎的成果，其中最好的是大云雀；谁打的大云雀多，谁就最神气（每个人都知道他打中了几只）；其次是猎袋、猎枪、肩带、草帽、火药和从城里带来的食物，例如面包、酒和羊腿……，因为也有云雀不从这儿飞过的时候……；事先谁也不知道会不会碰上这种情况。

现在开始作饭。我们一共有十五到二十个人；每个人都开始行动起来。

“我们来生火。”——于是，有的去拾柴，有的去收拾作饭的地方，用石头砌灶，并在灶的前面用两根树枝交叉地插在地上，支撑着猎枪筒，把枪筒当作烤云雀的叉子用。

给我们作饭的姑娘们说：“还需要黄油、碟子、土豆、煎锅……，先生，你们还忘了带盐来，谁到村子里去找一点盐来？”

有几个人被派到村子里去了；当他们穿过田野回来的时候，真是满载而归，有的扛着蒸锅，有的手里拿着煎锅，有的手里拿着食物和用具；我看，也许有人还以为他们是偷庄稼的人，是抢劫农作物的哥萨克骑兵。不过，别人怎么说，都没有关系。

大家都动起手来。在这里，有三个姑娘在拔云雀的毛；在那边，我们有几个人在帮助姑娘们削土豆皮，并把土豆切成块。这个人专管烤云雀，那个人专管炒菜，另外一些人在打杂儿：挑水啦，洗

碟子啦。在这块野外空地上，这些事情都做得干净利落，十分顺利；没有一个人说感到厌烦，说不喜欢干，或者干得不起劲，因为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干得挺欢。大家心里都很高兴。我认为，我走遍了全巴黎也未见过哪一个晚会有十年前(第一版，唉！)在我们老家山坡上举行的这种打猎野餐会这么漂亮，哪一个舞会也没有它那样快乐。——我这个人的性情还不是特别偏爱乡村的呢。

这样的聚会在同样的情况下反复进行几次，这些人就会自动承担他原先的角色，在共同的劳动中做他原来做的那一份活儿。他们的本事得到了承认，得到了证明：结果每个人都获得了他应得的权利，整个工作也进行得很快，活活泼泼，一气呵成。和谐形成了。

这段叙述——你当然在其他地方也见过这样的叙述——的寓意，就在于此。

有一项工作需要人去做：要准备一顿饭；

为了做这项工作，就需要有一个小组的劳动者自由自愿地承担。

由自由自愿的人组成的这个小组，还要分成做不同细分工的分组，从而产生总的和谐。你别以为我们是出于制度精神，是为了证明《论协作制度》的作者是正确的，所以才在打猎的时候这么作。

我请读者花点功夫去看孩子们作游戏，并回忆一下你们在中学时候的情形，就可以找到我所说的这些例子。如果说文明人的劳动被局限在分散经营制度的狭窄的范围，它的组织是那么的荒谬和违反它的天性，以致举不出它有任何一个自动组成小组的例子，这是不能怪我的。在乡村中，在车间中，在大人的办公室中，天

性得不到表现，所以只好到孩子们的游戏中去起作用；我们今后要研究的，正是这一点。要借助于孩子们的游戏，用吸引人的活动作例子来论述自由的天性的要求，这种作法的本身就是对我们现今的劳动组织的严厉批判。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从观察中得出的结论更有意义了；因为，我并不认为在社会问题的思考方面，人们还能举出什么事情比用天性的要求和情欲使制度臻于和谐更有意义。重要的是：观察要认真，推理要正确，观点要使大家都能明白。如果我愿意的话，我也可以象第一位有成就的形而上学家那样卖弄学问和头脑糊涂①。

因此，我们可以把谢利叶之分成小组，在小组中之把工作细分成许多份，看作是协作制度的劳动分类和组织的普遍适用的方法，是符合逻辑和天性要求的方法。

你可以看出，在这件事情上，如同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人的天性和理智的作用十分和谐，完全吻合。你听从了天性的话，你始终按照它最微妙的冲动、最细微的迹象和变化无常的现象行事，因此它领着你前进，向你指出这个谢利叶的法则和它向下细分小组、细分工作的方法，就是组织的法则。

这就是说，只要你对天性的冲动进行了研究，并衷心接受了适

① 一连桥梁工程兵在一条河上进行作业的情形，就是小组再分成分组的很好的例子。搭浮桥的工作是分得很细的：有安放浮船的，有系粗绳的，有下锚的，有架工字梁的，有铺木板的，等等。连队分成若干个专做一样工作的班；各个班同时投入工作，各自做自己承担的事情。整个工程进行得又快又协调。当他们你追我赶地同时在搭两道桥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人在观看的话，搭桥的士兵为了显一显自己的本领，干起来就更干得欢，整个工程就完成得比预料的快。凡是看过或参加过这种作业的人都懂得在小组中把工作分成许多份的用意，都知道在整个工程中这样分工进行的重要性。可惜的是，我没有用这个例子来论证自发性的作用。

合于你的志愿和爱好的那一份工作，你找到了一个可应用于一切工作的方法，即著名的劳动分工法；然而，尽管这个方法是非常有利于生产，但文明的工业只能把它应用于一个劳动部门，即产品制造部门，而且应用起来反使工人大受其苦。

人们在读完本章的时候就可看到：在小组中把工作分成许多份，这个办法是劳动者的个人独立和个人爱好的自由发展的真正保证，因为它允许每一个人只干他觉得有兴趣而且有本事干好的一小部分工作（而不是几项工作）。

一个小组争取到一项工作后，便让它下面的每一个分组承担一份细分的工作；一个小组是由几部分人组成的一个整体，他们齐心协力地共同行动，你追我赶地互相促进。每一个人在他专心致志地干他喜欢的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得到他周围的人的帮助；个人依靠群众，在小组中大家互相支持，紧密团结。人与人之间很友爱，很接近；共同的目的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了；团结激励着人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步调一致的感觉；工作中洋溢着一片热情，有了热情，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无论是维护和平还是打仗，只要一个部队的各个部分共同行动，每一部分都积极执行各自的任务；只要各个部分的行动能汇合成一个统一的行动，集中于同一个中心，大家便能协力一致，互相配合，心中充满热情，全力以赴地努力工作。这是规律，这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而且是出自天性的。人就是这样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最冷漠的人也不能不受这个由许多和谐的部分构成的整体所产生的齐心协力的情景的影响。当所有的分组协同动作，一起进行作业的时候，在小组中就会首先出现这种热烈的

场面。

如果你不让接触，不让不同的部件起它们各自的作用；如果在工作中没有这种由各个部分的协同动作而产生的劲头；如果你把劳动者放在文明的工业的环境中，让他们孤立地工作，每一样细微的事都要由他作，一件一件依次慢吞吞地作，没有与之相竞赛的对手，没有人帮助和支援……，则一切都会完蛋。厌恶和烦恼将代替干劲和快乐，劳动又将成为一件苦事，成为令人厌烦的事和痛苦的事。

总之，本章的目的，是希望人们在小组中采用**把工作分成许多份**的办法，这个办法是获得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是满足人的心愿的手段，是劳动引力的第一个特别条件。我们已经论证，采用把工作分成许多份的办法，将使人们同时进行的努力和谐地集中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因此是实现和谐一致的根本模式；和谐一致的实现，将激励人们，使人们对一项事业怀抱热忱，并产生能克服一切困难的激情。和谐一致的气氛，将随着它所影响的群众的热情的高涨而高涨，而当它达到一定的强烈程度的时候，它就会象宗教信仰那样产生超出常人想象的强大的影响力，搬动山岳。

当我的任务进行到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建造谢利叶的结构的时候，我衷心希望读者严格检验我的论据，因为，既然我们不愿意讲任何任意的和想象的东西，不愿意讲任何没有事实和理论根据并为天性明确许可的东西，我们当然也不愿意让你往后有权利回过头来对一个你已经承认其一切细节的东西表示非难。不过，我并不把你当背信弃义的人看待，而只是在现在告诉你：既然每一个数字你都承认，那就不允许你不承认由这些数字加起来的和。这

是很公正的；我们接着讲下一章。

第三章　第二个近似法。工作的交替变换

上帝所作的东西都作得很好。

《常识》

如果谢利叶的劳动时间也要象文明的工人的劳动时间那样，长达十二到十五个小时，从早到晚老干一种枯燥无味的工作，没有任何娱乐，则上帝也许就会使我们具有爱好单调和害怕变化的思想了。

沙·傅立叶

上帝的选民的幸福在于：上帝是无限的；他们在沉思上帝的时候，得到的快乐总有一番新意。

圣·奥古斯坦

§I

唉！道德学家，如果你希望人们喜爱劳动的话，你就要想办法使劳动值得喜爱。

沙·傅立叶

如果你希望人们喜爱劳动，希望劳动对他们有吸引力，使他们感到快乐和入迷，简单的办法是：让每一个人做他最喜欢做的工作，并且和他最喜欢的人一起工作；你采用的分配工作的方法，就是从自然的冲动本身推导出来的方法。

跳舞、骑马、打猎和滑冰，这些事情本身是很快乐的吗？不，它

们本身是一种枯燥无味的、消耗人的体力的活动。你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一个年轻的姑娘——尽管她爱跳舞——在她的房间里单独一个人跳的。嘿！只要有乐队演奏音乐，舞厅又漂亮，你去瞧，年轻的小伙子和漂亮的姑娘跳四人对舞一直跳得满头大汗、精疲力竭的，岂止一个、两个。要是孤孤单单没有舞伴，小伙子们是跳不起来的。舞还是那些舞，没有什么不同，但附属的条件变了；这就是舞会！配成了组，人与人有了联系，就会活跃起来，在运动和接触中产生火热的快乐心情。

文明制度是如此地想方设法去掉劳动中的使人快乐的因素，以致在我们的语言中，"苦"和"劳动"完全成了同义词。这个同义词，从相对的意义上看，在野蛮的或文明的环境中是对的，但从绝对的意义上看，是不能接受的。首先，为了要弄清楚"劳动"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我们要指出，这个词的意思，用确切的话来说就是：运用人的体力或脑力去达到某种预期的结果，不论这种结果是不是生产性的，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都没有关系，这个定义都适用。演剧也应当算作是一种劳动。达拉伊德姐妹①也是在劳动。文明人往往就是象达拉伊德姐妹那样劳动的，而且其后果还更糟糕；因为，宁肯把水注入无底的桶，也不可象文明人那样用八十万人和二十万匹马去蹂躏人民，烧庄稼，毁农村，焚烧城市，互相残杀。在力学上，要测量一股水或一部机器所作的功，人们就让水或机器提供力，而不管它们提供的力，用于什么目的。

正如好的机器，就是从它们的动力中获得最大的有效功率的机器，好的社会是这样的社会：把一切工作都用之于大量培养具有

① 关于达拉伊德姐妹劳动的故事，请见第12页译注。

良好的体力、道德和智力的人，用之于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既然生产纯粹是为了供应人的需要，使人们得到享受的乐趣，则乐趣的获得，便不能以苦和忧伤为代价，这就是说，劳动应当成为吸引人的事情，因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特征，是全面组织吸引人的生产劳动。

可见，劳动——体力和智力的运用——对人来说应当成为"快乐"的同义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见到过有千百个事例证明了的。

在这里，我不讲艺术家在构思和创作的时候的快乐，也不讲学者们在多少个孤寂的夜里废寝忘食地进行研究和探索时候的对工作的热爱……。当然，这是锲而不舍地入了迷的情形。人们也许会说艺术家和学者的情况是例外，他们的工作是特殊的工作。这种说法，只能说暂时是对的。

因此，我要以农民为例子；并且顺便说一句，我们之所以举而且往往举家务劳动或农业为例子，并不是因为它们最为普遍和十分重要，而是由于人们天生就很讨厌这些活儿，觉得它们很苦。然而，一旦以农业、家务劳动和制造为例子来论证了劳动的吸引力，人们就可以从而推想到科学和艺术工作的乐趣。这样来论证是更说明问题的。反之，如果我们从科学和艺术工作中找例子来论证，人们就会拒绝把我们的论点用来说明其他的工作。现在就让我们来谈一谈农业和家务劳动。

一个农民成天赤着脚在冷冰冰的泥土里一个人耕地，用鞭子抽打已经精疲力尽的拉犁的牛，对这个农民来说，日子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很苦的；劳动是很令人讨厌的。对一个孤单单地在主人的

葡萄园里干活的人来说，劳动也是很苦的，很令人讨厌的；他也是从早到晚面对泥土，没完没了地翻地的。

不错，情况是这样的；但是，当收庄稼或收葡萄的季节到来时，日子就会象过节那样欢腾了。

你看在地里的那一排胳臂有力的年轻人，他们走在前头，用长柄镰刀割地里的麦子。在他们的后面，妇女们不停地用叉子和耙把割下的麦子搂在一起，堆成许许多多的小堆。这些工作，人们干起来很快活，很起劲。大家有说有唱；人愈多，活儿干得愈快，干得愈欢。当车子来装麦子的时候，所有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和少的，都拥过来围着车子，高高兴兴地装车，装得多么快，多么好啊。凡是熟悉乡村风俗的人都看见过我描写的这段情景；我本人就不止一次地使用过割麦子的人用的长柄镰刀和妇女们用的叉子干活。现在该收葡萄了！

在贡德，在收葡萄的时候，住在山上的人，男的、女的和小孩一队一队地从山上走下来，沿汝拉山一带到各个区去和当地的人一起收葡萄。他们在葡萄园里排成行，彼此间隔几步远，有一个人带队。每一个人有一个篮子，一边摘一边往前走，把摘下的葡萄倒在背筐里，等搬运的人来背走。只要山坡上走来大批男的和女的收葡萄的人，又赶上九月的晴朗的好天气，山坡上便一片欢腾，到处都听到有人在笑，在放声歌唱。城里的太太和先生们出于好玩，也往往来参加。孩子们简直高兴得发了疯，手里拿着截枝刀和小篮子，起劲地一连干好几个小时。所以我告诉你，这真是象过节的日子。

收葡萄也如同收其他庄稼一样，**是许多人快快乐乐地在一起**

劳动的。

你也许会说，这是劳动的性质决定的，收庄稼或摘葡萄当然使人高兴嘛……。那些收庄稼的人，摘葡萄的人，割麦子的人，如果为别人劳动，情况又该怎样呢？我曾经看见过有些农民被市镇当局派去干修路的苦活，他们去的时候，很不满意，叫苦连天，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劳动只对市镇有利，对村子里的人似乎一点好处也没有；然而，当他们一和小组中的人相接触，他们便感到高兴，悻悻不满的情绪便消失，又现出乡下人粗犷的快活样子。

在结束的时候，再阐述一点如下：

你把小组都通通解散，把男的和女的割麦的人或摘葡萄的人分开，把他们远远地分散开，使每一个人孤孤单单，什么活儿都得一人干，这时候，你看他们还笑不笑，还唱不唱，日子过得轻松不轻松，劳动会不会马上变得死气沉沉的，因而令人讨厌。

§II

老千篇一律，总有一天会令人感到厌腻的。

布瓦洛

劳动是人的命运，上帝是不会诅咒他所创造的人的命运的。因此，有两种劳动：一种是死气沉沉的、没精打采的、自私自利的、孤独的和强迫的劳动；另一种是高高兴兴的、自由、齐心协力的和充满生气与热情的劳动。

在这两种劳动中，上帝希望人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天性的爱好用之于哪一种劳动呢？是用之于第一种还是用之于第二种？

既然是不合理的社会用层层束缚把你捆得紧紧的，使你不能受你的生命的力量的驱使，去从事令人感到快乐和喜欢的劳动，那你就别说是上帝硬要人劳动，有一个悲惨的命运；其实是你没有按上帝的意志行事嘛。引力已经不断地向你显示了上帝的意志，向你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他的旨意，你为什么还硬要去碰墙呢？

人原本是很爱劳动的，所以只要他没有事儿干，他就会没精打采地懒洋洋地混日子，心里厌烦得要死。唉！一个无事可作的人！在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一个身体健康但又无事可作的人更令人发愁和令人讨厌的？他对自己和别人难道不是一个背不起的大包袱？

人是巴不得有工作做的。小孩、妇女、富人，甚至国王，都要给自己寻找乐趣，或者看看书，或者找点事儿做。路易十六是一个很高明的锁匠；路易十五在特利亚隆有时候成天忙着做饭，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厨师做得不好。你每天都可看到一些很有钱的人喜欢捣鼓点什么，做点木工活儿啦，侍弄菜园啦，搞树木嫁接或锄草啦；有些妇女喜欢养花，辛辛苦苦地自己种。我再说一遍，许许多多偶然的事情证明劳动是人的需要，劳动可以变成很有趣味的事情，无论是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都可以变得很有趣味。

——“是的，是的，偶然的事情，不过，纯粹是偶然的；因为……”

——“唉，天啊！说文明的劳动组织得很好的人，是我们吗？我们难道因为它有时候也提供一些吸引人的工作就不能谴责它吗？”

——“好，你说得对。你证明在某种情况下劳动可以引起人的

乐趣，愉快地进行。如果只劳动一天，或只劳动一小时，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现在，硬要你所说的热爱劳动的人承担一件非连续干下去不可的工作，每个月天天都从早到晚地干，月月干，年年干，一辈子干；一项工作……”

——“啊！！！这么说，你是承认有硬要人非连续干下去不可的工作了，承认有你所说的那种要天天干，一辈子干的工作了，你已承认这种工作是一条套在脖子上的链子，是系在脚上的脚镣，是压在胸口上的一块大石头，是一种刑罚！！！你承认对一种工作只能在一个时候感兴趣……。好！太好了，太妙了……；你把话真说到家了；这个话是你说的……说得很干脆：不应该硬要这个人一生都坐办公室，不应该硬要那个人一生都在地里种庄稼，也不应该硬要他一生都看机器或者一生都站柜台，总之，不应该象今天这样……硬要一个人老干一种工作……。”

真是奇怪！一出美妙的戏——我请雨果先生原谅我举这个例子——一出美妙的戏演四个小时，那是会使观众看得精疲力竭的；如果演六个小时，那是会把观众的身体拖垮的；如果把戏院的大门关上，硬要观众把这种乐趣享受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啊！他们将发火的，甚至打架的，在戏院里掀起一场大风暴的①……。既然认识到即使是快乐的事，如果持续的时间太长，那也会使人受不了的，会使人感到厌腻的，为什么又不愿意承认：劳动的时间太长，这副将把劳动人民的脊骨压弯的重担必然会使他们感到他们所干的工作是令人讨厌的；必须砸碎这副重担，人民才能竖起腰板儿来！啊！这太过火了！其实，令人讨厌的，并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把人累

① 请参见《工业改革》卷二中傅立叶关于演四十八小时的歌剧的论文。

死的持续的时间太长。你们荒谬的劳动制度把持续的时间和劳动结合起来,这等于把变动和生命与不变动结合起来,与死亡结合起来;因此,应当把这种结合加以分离。

如果你在一个礼拜天的夜晚到巴里耶尔去，你将看到有许多人在郊区的小咖啡馆里跳舞。你仔细观察，并挑出其中跳得最欢的人。这个人如果是一个在菜市场或港口扛大包的，扛三百法斤大包,每天挣三个法郎，那你就向他提出建议，也一天给他三个法郎,请他到你家里来跳舞，他一个人在你的房间里跳，一天跳十二个小时,上午六小时，下午六小时。我敢打赌，他是宁肯到港口或菜市场去扛大包,也不愿意到你家里来跳舞的; 退一步说,即使有一天他答应了你,但第二天他是一定不会再来的。

既然无论是做工或是做其他事情，单独一个人连续不断地劳动的时间过长,就会使人感到枯燥无味和腻得要命,你就应当听一听大自然的声音,它的意见是，有效劳动如果要使人感到乐趣，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聚集在一起劳动的人要多;(二) 劳动的时间要短,而且要有变化。

在法郎吉中，劳动就是这样进行的。当各小组结束了它们的一次劳动(通常至多是两小时),它们的人就分散,到其他的组去做另外一件也象先前的工作那样顶多延续两小时的新工作。工作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替换进行,以消除疲劳。上了一堂课,听一位老师讲一个半小时,或者自己讲一个半小时,之后便到果园的朋友们那里去,去和园丁一起种花、剪枝、锄草,和他们或她们一起浇水或搞嫁接,那是最愉快不过的了。

在和谐制度下,你再也见不到哪一个园丁是成天侍弄果园,非

要做许多细微的工作不可的；也见不到哪一个种地的人成天翻地、哪一个木工是从早到晚都手里拿着刨子刨木头的；他们是不会象鞋匠那样老拿着锥子做鞋，商人老拿着尺子量布，政府公务员老拿着笔和刮字刀没完没了地写，老干同一种活儿。

这些情况是再也见不到了；所有的劳动，所有的工作，都分了又分，分成谢利叶和小组，每一个人可按照他自己的爱好、志愿和才能参加能引起他的兴趣、对他有引诱力的小组和谢利叶；这些小组和谢利叶的工作的开展和交叉进行，可以向他提供千百个适合于他的能力的不同的工作，千变万化，足以刺激他的兴味和热情。

把和谐制度下的人的命运，与现今的大批工人的命运加以比较，就可看出：**贫困**与**文明制度**这两个孪生姐妹把大批的工人终生关闭在工业的牢房里，或者驱赶到大街上，没有文明的工作给他们做，让饥饿迫使他们到处去讨乞。

协作制度的劳动按小组进行，小组的工作时间短，而且工种有变化。至此，我们在本章中已经阐明劳动引力的条件中的第二个条件，写在我们的公式中就是：交替做各种工作，在工作中得到乐趣。

第四章　第三个近似法。劳动竞赛

> 为什么上帝使人，尤其是使女人，如此之爱搞计谋？……为什么要这么竞争？……为什么不使人们成为兄弟，大家意见一致？为什么？这是因为在人的身上有适合于上帝给我们专门安排的协作制度的活力。如果上帝创造我们，是为

了让我们处于分散的家庭制度，则他也许就会使我们具有哲学家所希望的那种萎靡不振和麻木不仁的心了。

沙·傅立叶

§ I

一匹套在参加赛跑的马车上的马，突然一下冲在其他的马的前头，拉着马车在又惊吓又兴高采烈的人群的掌声中越过了栅栏。这是一匹老练的赛跑的马。这头勇敢的马，等等……。

录自一家报纸

我们将继续研究劳动引力系统的组织的条件；但是，由于我们完全要根据事实来构造这个谢利叶结构的不同的部件，所以我请读者允许我使用一些事例，甚至引用一些数字。必须使用事例，才能确切阐明一种思想；当你根据事例懂得了这个思想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普遍应用它了。这种把一个事例普遍应用到其他事情上的能力，人在幼年时候就有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因此，根据一个事例阐明一种思想，或者通过一个抽象的公式普遍应用它，这是两个不同的陈述它的方法。有些人自以为很有本事，自高自大，如果真要他们用普通的词句表述这个以特殊的形式陈述的思想，那是会将他们一军的；——现在，让我们来研究情欲在谢利叶中的作用。

我们已经说过，每一个劳动和工作部门的生产分得多么细，就可以有多少个小组；以农业为例，有些谢利叶有七个，九个，二十四个或三十二个小组——或多一点或少一点——分管七种禾本科植

物，九种不同的醋栗，二十四种不同的桃子或三十二种不同的梨，等等；家务劳动、科学和艺术等，也是这样。

在谢利叶中，如果两个小组彼此相邻，同在一起，将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两个生产的东西虽差别不大（有时候甚至完全一样），但所用的方法和手段却大不相同的组，是否合得来呢？每一个组有它专用的旗帜，邻近的旗帜表明那儿有对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这两个相邻的组之间将出现不和，出现激烈的竞争。他们之间说的话，当然是批评的多，表扬的少。

这种不和的现象，由于谢利叶的逐级安排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奇妙的比赛，在劳动上会产生什么效果呢？在能够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许多事例中，我举出我从一位我们派在东方国家的领事那儿听到的事——此事，我不知道他是在爱奥尼亚岛的哪一个港口见到的。

有两只法国的三桅战船停泊在港口里。它们的人力、装备和桅杆数都差不多；一只是由普罗旺斯人驾驶，另一只是由圣东基的水手驾驶。

这两只战船在港里停的时间那么久，所以是不能不发生互相挑战的。有一天早晨，两只战船上的参谋人员在一起吃早点，在把每一只战船的经历都夸赞了一番之后，就开始谈论两只船各自的优点。于是大家就打赌。所有的军官都参加，每个人都说自己的船会赢。打赌的钱是一百路易。第二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两只战船都已作好了准备，比赛就按照商定的办法开始进行。我无法告诉你们商定的是什么办法，但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一边旁观的水

手——划船的苦役犯——都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漂亮、那么紧张和动作麻利的动作。讲这番话的苦役犯，还是俄国人和英国人哩……。

双方都表现了强烈的团体精神和竞争心；每一只船上的军官和大、小水手都全神贯注，摩拳擦掌，鼓足了劲，按司令官的指挥行事：此事牵涉到战船的荣誉，所以大家只有一个想法，一个心，都巴不得取得胜利；两只船的船员都以这一天为荣：赢的一方给每个船员一份相当丰厚的奖金——一百个苏。得胜的一方和输方都举杯，亲切地互致敬意。

每一个人都看见过这种奋发竞争心的例子。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从前曾经用来作过试验，检验我在本书从理论上阐述的事情。

这个例子发生在梅斯（首先要说明，工兵团每年在天好的季节都要演习与进攻和防守要塞有关的作业）。我们制作围城用的器材。

有一个星期，我让我的连队制作柴笼。头三天，我放手不管工作的进度；象往常一样，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场地上干，把柴笼合放在一堆。工作照例进行得很慢，没有干劲；因为是奉命作的，强迫干的话儿是没有趣味的；甚至小组里的快乐心情也受到军队纪律的约束，不能表现出来。当然，在我的掌握下，纪律的约束还不太严厉。

第四天，我把他们分开。我让他们分十个场地，排成两队，在两条线上面对面地并排在五处。我命令每个场地的人把他们的柴笼做好后就放在他们的身后边，并告诉他们，在收工的时候——把

十个堆的柴笼加以比较之后——把每一队的五个场地的柴笼集中起来，再看一看……。我只是规定场地的安排，而不说任何鼓励打气的话。

好嘛！这些人一开始干活，你就可以看出这样安排的效力。在每一队中，首先在相邻近的小组之间，竞赛的气氛就很明显；每一个场地和对方与它正好面对面的场地也展开了激烈的竞赛；接着，这边的五个场地与那边的五个场地都一起竞赛起来了。在每一个场地里，彼此鼓励，展开批评，并向这个或那个小组挑战。这一边五个场地之间内部的竞赛，竟最后发展到联合起来向对方的五个场地挑战。结果，这一天功夫，就把柴笼做完了。

这一切，都是在防御工事前面的空地上进行的，那时正是七月的大暑天，火热的太阳直射在每一个人的头上。连队里的其余的人在阴凉地收拾捆柴笼的柳条——现在已经没有柴笼要捆的了——热烈的情绪持续了两小时，第三个小时还有点儿竞赛的气氛，但工作明显地慢起来了；他们已经搞得满头大汗了。

第二天，情况相同。在这互相竞赛的两天中，干的活儿比那平平静静的三天中干的活儿多两倍。那一堆堆的柴笼就是证明。此事，我这个团的同事们是亲眼看到的。

我在我们连队中进行的试验，可以专门写一本书来讲。单单对我刚在所讲的那个星期所取得的效果进行详细的分析，便已经是够长的了，已经能够充分证实谢利叶的理论论断是正确的了①。

我已经举了一些在和谐冲动下进行竞赛的例子。在每一场陆

① 参见本编末尾《关于吸引人的劳动的某些现象的研究》的附录。读者在作进一步研究以前，应当先研究一下这篇文章所列举的事例。

地和海上的战斗中都可见到这样的例子，只不过是在颠覆性的情欲冲动下进行的，是用之于破坏的；但是，尽管它们是颠覆性的，但冲动的力量和强烈程度则是一点也不差的。

§II

……人类的子孙是很好的，应当由人类来辨别谬误，发现真理。
大自然将为他们效力……

毕达哥拉斯

推动人们去进行竞赛的情欲和雄心（文明制度使它们十分之九都变成颠覆性的），在使道德学家生气方面起了很大一部分作用；道德学家是情欲的天生的敌人，但他们是社会的朋友。社会束缚着情欲，使它们起不良的作用，产生许多荒谬怪诞的事物，而未产生社会应当经历的变化。

为了要使用我们所讲的情欲刺激，我且问你，而且还要问一个小孩子：上帝既然创造了这种刺激，并用它来装备所有的人的灵魂，难道上帝不给它安排一个与人的力量成比例的用途吗？这种如此普遍和尽人皆知的力量，这种男女老少都有的竞争心，从我们与社会的接触中所产生的力量，难道上帝只创造它，而一点也不使用它吗？上帝创造这种力量，纯粹是为了让人作恶事！——这种说法是不合情理的；你既然认识到了这种竞争心，当它在人的行为和工作中发挥作用的时候，它能使劳动者产生真诚的干劲，使玩游戏的人产生热情，使战士产生勇气，你为什么又不给它安排一些有益的、和谐的与合乎人情的用途呢？既然人是注定要劳动的，同时

你又发现在人的身上有强大的可激励的动机，你为什么又不明白他之所以有这些可激励的动机，正是为了达到劳动的最终目的？既然上帝让人在地球上活动并治理万物，难道他不使人有计谋、巨大的力量和行动的手段？从此以后，谁能错误地理解竞争心的合乎神意的最终用途？

这如此普和活跃的情欲，将在谢利叶的结构中起一个很大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它，工业、艺术和科学的各个部门才能够不断完善和精益求精，事物才能够进行细致的和明确的分类，小组才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人们才能积极地进行批评，劳动者才有无限的劳动热情；此外，它还能产生我们即将在后面谈到的其他各种和谐的良好效果。

因此，大自然是希望情欲在谢利叶中能生动活泼地自由发展的。

一个谢利叶（做什么工作的都可以，但必须是正规地建立的）中的两个相邻的小组，生产的东西是很相近的，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有时候甚至是完全一样的。既然这样，你怎么能够指望这两个小组能协调一致，不互相嫉妒？竞争心是逼出来的。

一个小组中的人受到两面夹攻：左边有敌人，右边也有敌人。两边都同时在与他们争高低；这种复合式的拼搏，在整个阶梯上都有。应当牢牢记住这一点。

因此，在谢利叶或劳动分类的自然阶梯上，每一个组都和它相邻的两个组不协和，同音阶或音乐声音的自然阶梯上的每一个声音都是和它相邻的两个声音不协和是一样的，也同棱镜或颜色的自然阶梯上的两个连续的色调不一致是一样的。请注意，我说的

是色调。

可见，一个谢利叶是一个音阶。同音乐的音阶一样，它应当有能力形成协调、不协调与和谐所包含的种种变化。

如同音阶是声调和谐的基础，太阳光谱是颜色和谐的基础一样，谢利叶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我们对这个结构进行仔细的分析，是完全必要的。读者如果要我努力为他清除在这门科学和有关论文中遇到的障碍，我就请他细心阅读第三编结尾的那几章。这是唯一须要加以研究之点。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谁懂得谢利叶，谁就懂得一切。

“谁懂得谢利叶，谁就懂得一切！”傅立叶的伟大发现归纳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吗？谢利叶！这很简单嘛，很容易嘛，很自然的嘛……。

啊！是的，这是自然的，很自然的……。你不喜欢它是这样的吗？社会的和宇宙的真理，是不象那些先生们的玄学那样精雕细琢、含含糊糊谁也搞不懂的；你认为这样太令人遗憾了吗？好吧，对于这个问题，请你听一听傅立叶的论述：

“我应当有所预防：人们难免不对我称之为小组谢利叶的新的家庭秩序表示反对。有人会说：发明这么一种秩序，这简直象作小孩子的算术题；它的安排象小孩子的游戏似的。没有关系，只要它能达到目的就行了：能产生劳动引力，使我们乐于从事农业劳动(对高贵的人来说，农业劳动现今还等于是受罪哩)就行了。农业上的活儿，例如耕地，的确是使我们感到讨厌的，都怕干这种活儿。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到了靠耕地过日子的地步，他是宁肯自杀

也不干的。对农活的讨厌的心情，用谢利叶产生的巨大的劳动引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关于谢利叶的情形，我以后即将谈到。

如果这种秩序的安排以小孩子的算术为基础，那正好说明是上帝的旨意：他希望对于我们的幸福至关重要的科学是最容易懂的。从现在起，人们如果再指责谢利叶的理论太简单，那他就会犯两个说话轻率的错误：既批评了上帝，说他使我们在计算我们的命运方面太容易；又批评了文明人，说他们太笨，没有把最简单的和最有用的东西算出来。如果说这是属于小孩子的算术题，那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学者还不如小孩子，没有发明这种只需要很少一点儿知识就可发明的东西；这是文明人的共同的缺点。文明人满以为自己懂科学，办事硬要远远超出他们的目的；由于讲科学讲过了头，以致没有把大自然的最简单和容易的办法弄懂。

最明显不过的例证无过于马镫子。这种东西很简单，连小孩子都会做；然而人类是经历了五千年才把它发明出来的。古代的骑士累得不得了，因为没有马镫子，他们吃了很大的苦头：人们在沿路一带都安放了踏脚石，帮助骑马的人骑上马背。听我讲完这段故事，人们都会对古人之愚笨感到吃惊。这种愚笨的状态竟持续了五十个世纪，尽管如今连小娃娃也不会这么蠢了。人们即将看到，人类在谢利叶问题上也犯了同样愚笨的毛病，因为要算这么一道小小的算术题，是只要有很少一点儿学问就可以的。懂得了这一点，就可看出有些人批评谢利叶说它太简单，这真让人好笑。那些爱取笑他人的人应该明白，这样的批评正是在取笑他们自己，取笑二十五个世纪以前那些还不会说这种笑话的学者。”

（«四种运动的理论»）

须要补充的是：虽说通过理性的推演，或是凭天性和本能，而掌握谢利叶的思想，是很简单的事情，但还是要花相当大的创造性的天才的力气才能计算出谢利叶和它的各个项目的结构和关系，才能首先确定它的法则。每一门学科的基本思想都是一种非常清楚的事实。还有什么东西比天文学今天所依据的关于引力的思想更清楚的呢？

本编的目的，虽然不是发展这门科学和深入研究它的各个分支学科，但它要详细陈述傅立叶的发现，使人们了解它和接受它。我们只是对谢利叶的关系和法则讲几个为了了解谢利叶的结构所必须知道的概念（我们在下一章就将讲到这些概念）。在结束本章的时候，我们只须说明这一点：我们把竞争心的应用引进了我们的劳动组织——它构成了吸引人的劳动制度的第三个特别条件。

第五章　谢利叶的法则。和谐制度的关系的一般公式

> 有一条法则统治着精神世界；和统治物质世界的法则一样，这条法则从事物一开始出现就存在了。
>
> 巴 朗 什

> 在一切亵渎宗教的言论中，最坏不过的是这种粗暴的偏见，硬说上帝创造了人、情欲和劳动的材料，但没有为他们的组织制定任何计划。
>
> 沙·傅立叶

§Ⅰ

必要的例子。

在开始研究谢利叶的结构和它的各部分的作用以前，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思想，从而弄清如何把谢利叶的办法应用于一种劳动。如果女士们愿意的话，我们就以她们的工作为例，讲一讲做饭和做糖果的事情——做饭和做糖果！！在一本自称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书中讲这种问题！！！是的，做饭和做糖果；是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先生们，你们吃得很好，穿得很好，可是在有关动物油、肥皂、煤、棉花、糖、植物油和亚麻等问题上，你们写的文章却很糟糕。是的，我们要讲做饭和做糖果，讲做糖果和做饭。

首先要讲的是，一切在今天属于厨房的工作，都有许多大的谢利叶承担；人们参加这些谢利叶，谁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处于协作制度下的人，谁也不轻视或贬低这个在一切制作工作中可算是为头一个最庞大的制作工作的。这项工作制作他们吃的东西，使他们每天都得到真正的享受，因此，处在协作制度下的人，是不会象文明人那样看不起这项工作。再说，炊事和卫生学有十分重要的和科学的联系，它是化学当中最有用的和最有趣的部分。是的，在一个富裕的法郎吉中的大厨房里，云雀、鹌鹑、山鹑、山鹬和沙锥，挂在铿亮的长长的烤肉铁扦上在一个炉前烘烤；在铺有磁砖的灶面上，大盆子里装着已经烤成金黄色的小鸡和鸭子；在闪闪发亮的架子上还挂着许多牛排……；所有这些都值得你去参观；我看，这些东西的样子之好看，并不亚于装有氨水和钙的蒸馏甑或乌尔夫的

装有硫化氢的瓶子。在协作制度下的某些厨师，肯定比巴黎大学教授、男爵、法国贵族院议员泰纳尔先生高明，尽管这位先生能使向日葵生长茂盛，能指出两根试管里的东西哪一个是活的，哪一个是死的！以下接着谈我们的谢利叶。

我们的区出产很好的红色水果。这儿的土地非常之适合于生长这种东西，使它结的果子有美妙的香味。山坡上种满了樱桃；春天，在草莓地里，在树丛和醋栗丛中，在法郎吉的林间空旷处的覆盆子地里，到处都可看到许许多多年轻的姑娘和小孩子在劳动。

女士们，由于你们的才能和我们的泥土的质量好，我们每年都要生产好几万听果酱，不仅使我们的法郎吉在法国出了名，而且在国外也挺有名气。我们的法郎吉非常重视这门工业，重视这种给它带来财富和名声的产品。

这个谢利叶的成员有二百四十个人之多，都是妇女和年轻的姑娘；小孩和小伙子顶多只有二十五个——他们到这个谢利叶来工作，纯粹是出于对果酱的喜爱；这一点，不说大家也是知道的。

不管怎么说，谢利叶是组成了，小翼、翼和中心都有了——樱桃在中心，覆盆子和醋栗在两翼，草莓在小翼。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能力参加工作。

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劳动部门，组成了一个由二十五个分工很细的小组组成的工厂。详细拟定了工作的步骤和方法，千方百计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鼓动各个小组的工作热情，让它们发挥它们的本事；在工作中可以发表评论，说说笑笑，爱讲什么就讲什么——讲的都是妇女们做的事情。须要补充的是，她们都是很公正的，对别人的才能总是大加夸赞的。在谢利叶中，各人有各人的

级别；一开始行动，队长和士兵就各到各的岗位上工作。

我想，人们对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即：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是农活、家务劳动、教育、艺术或科学研究，也不论有多少人，有多大的力量和有多少小组，谢利叶都是按照这个方法组织的。我们在以下几节中将研究谢利叶内部将如何处理工作中的协调一致和不协调一致（在谢利叶中出现这两种情况是难免的）。我请读者仔细研究这个结构。这是个基本问题。

§II

我们现在跟上帝一起来处理事情。

约·克普勒

世界的和谐与音乐的和谐没有什么不同。

毕达哥拉斯

当谢利叶通过细微的差别有规律地从第一项逐步安排到最后一项时，相邻的产品之间的差别，和风琴或钢琴键盘上的连续音的差别，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它的二十四个小组——假定它有这么多小组——便构成了两个连续的八音程；为了便于我们理解，我们可以给它们以相应的音符的名字。这就是我们的二十四个小组构成的谢利叶。

Si, UT, ut[d], re, re[d], MI, fa. fa[d], SOL, Sol[d], la, la[d],

Si, UT, ut[d], re, re[d], MI, fa, fa[d] SOL, Sol[d], la, la[d].

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八音程中的 MI 组。这个 MI 组和它相邻的 re[d] 和 fa 必然是很不协调的；因为产品差别很小，所以竞争很激烈。同样，第一个八音程中 UT 和 ut[d] 也是很不一致的。

至于 re，请你注意，它的产品和 MI 组与 UT 组的产品太相象了，所以不可能相协调。不过，MI 和 UT 在梯级中相距甚远，所以不会互相嫉妒；相反，你将看到它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 ut^d、re 和 re^d 这几个组。UT 和 MI 喜欢互相表扬，互相激励，彼此认为气味相投，看法一致。在 MI 组和 UT 组之间有一个相对照的协调一致；它们订立攻守同盟，为了对付所有其它的组，它们互相支持它们的工作和生产；它们互相帮助，但有时候也不免和邻近的组开个玩笑或提个意见。

MI 和 SoL 是能够协调一致的，因为这两个组的对手都是 fa 和 fa^d。因此 UT、MI 和 SoL 结成联盟并完全协调一致。在上边的八音程中 UT、MI、SoL 所占的位置，和在谢利叶中的位置差不多，在结成联盟时是谁也不能少的。不过，你将看到：这个联盟所反对的小组也是彼此互相支持的，例如 re、fa、la 联盟在两个八音程中都有：re、fa、la，re、fa、la。

这些新小组之间形成的联盟，这个联盟的音调，无疑和前面那个联盟的音调是有所不同的。

这一切，都是由情欲的作用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产生的，因此没有任何生硬或强迫的现象。当然，一个小组与它的紧邻的小组自然是不一致的，和它的次邻的小组也是很难谐和的；由三至四个色调变化或半音构成的间隔，往往有助于使它们形成一致。因此，从 UT 到 MI 我们有了一个由四个间隔或四个色调变化或四个半音形成的协调一致；从 MI 到 SOL，间隔要短一个色调变化，因此，用这个方法构成的总的谐和，相当于音乐上由一个大三度和一个正五度构成的和弦，也就是说相当于全大调和弦。

以上是自然的协和音的组合的一般规律；它让你看到的联盟，正好相当于不同音调的全大调和弦和全小调和弦。缩短这些间隔，人们就会陷于不和谐；间隔愈缩小，不和谐的程度便愈强烈。正如这些不和谐的音的组合在音乐上不断使用一样，正如一个谢利叶中存在着不同的竞争一样，我们常常看到与完全和弦不同的和弦将同时形成；正如在音乐中组合成不和谐的声音与不和谐的和弦一样，竞争心的变化将组合成劳动上的不和谐。

这就足以证明一个严格地逐级安排的谢利叶之有一致与不一致的现象，同音乐的音阶之有和谐与不和谐的音是一样的。

正如 UT 音和它自己形成一致一样，同一个小组的各个谢克塔也同它们自己形成简单的协同一致；

它们也象 UT 和 UT（上边的八音程上的）音那样，同较远的八音程上的小组的各个谢克塔形成复合的协同一致；

它们象 UT、MI、SoL 音那样，同三度音和五度音的小组形成对比的一致；

它们象 MI 音和 re、re^{d}、fa 音那样，同紧邻的和次邻的小组形成或强或弱的不和谐。

不要忘记的是，这些小组是属于同一个谢利叶的，它们集合在同一面旗帜之下，同连队一样，尽管互相之间有竞争，但在争取全团的荣誉时，它们彼此是大力支持的。这些互相竞争的小组并不是敌人，尽管互相协调一致的情形是更多地见之于较远的三度音程、五度音程和八度音程的小组 UT、MI、SoL、UT、re、fa、la、re 等，但在涉及翼和谢利叶的利益时，其他的组也是很够互相支持和互相帮助的，这就是说，在由谢利叶演奏的各种音调变化中，一切

可能产生的和音都能出现，而且都应当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劳动的战斗中出现的事情和优势都将消失，大家分享胜利，而且，由于胜利是属于一个联盟的，由于是一方获胜，某种和音占主要地位，这一天的音调变化就按这个联盟的声调进行，按这个和音所属的调式进行。因此，不仅情欲的谢利叶的阶梯象音阶那样，有和谐一致与不和谐一致的现象，而且由于逻辑的必然，指导声调组合的和声规律，与指导情欲键盘的和谐组合的规律是完全一样的。

很显然，谢利叶的小组愈多，愈是严格地逐步安排，它的和谐一致与不和谐一致的现象也愈多；这种情形，与有四十二根弦的新式竖琴比只有四根弦的旧式四弦琴能奏出更多的和声是一样的。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随兴之所至凭想象安排的情形。你把谢利叶一组织起来，你马上就会听到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来的协和和音与不协和和音：和谐一致与不和谐一致的现象就会在你的眼前出现；既互相支持又互相竞争的联盟就会产生：它们将把你卷入它们的运动，让你在不同的音调变化中发挥作用；它们将激励你的使人喜悦的才能，使你身上的弦都振动起来，从而促使你前进。

可见，一个谢利叶宛如一个社会和谐的乐器，与能够发出响亮的声音并奏出各种音调与和音的键盘是一样的。

由许多谢利叶联合组成的、而且在由各个谢利叶自由选择并得到各个谢利叶热烈拥护的领导机关的指导下变化音调的法郎吉——按一定节奏行动的法郎吉，是一个有一千八百位演奏者的大交响乐团，是一个大合唱团：你将听到几百个浑厚宏亮的男声，再加上甜蜜清脆的女声和银铃似的女孩与男孩的童声……。

如果每一个法郎吉都成了一个大交响乐团，则一个省将变成

什么样子呢？国家又将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地球在它的几个大陆上都建立了城市、首府和三百万个法郎吉，而且每一个法郎吉都参加从地球响彻云霄的爱和欢乐的大合唱，地球又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啊！它将成为一个又光荣又庄严的合唱队——它无愧于演唱的人，也无愧于听它演唱的上帝！这时候，每一个人都将明白毕达哥拉斯的天才所预料的、古代的智者所一再说的、克普勒所深信不疑的、傅立叶所明确提出并十分精辟地论证的：

大自然按其规律来看是统一的，而按其业
绩来看则是相似的；宇宙万物是一个
大合唱队，其中每一个部分都有
一定的数量、重量和长度，
所有的和声将汇合成
一个单一的和声

§III

只要我们不善于识别物质的有节奏的和谐中的神的精神，我们就不能把我们提到情欲的高度，也不能探讨其制度。

沙·傅立叶

谢利叶的结构是协作制度大厦的全部基础，因此，我们不在本章中把它的全部数据讲完，就不结束。为此，我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摘录了一段话；须知，早在1808年傅立叶就已经在这本书中把这个基本的计算作出来了：这一点，可以使某一位新闻记者感到

很有趣的。现在,让我们来看傅立叶是怎么写的:

一个谢利叶,是由在年龄、财产、性格和知识等方面均不相等的人组成的……,形成了不平等的对比和等次。不平等的对比和等次愈多,谢利叶便愈好进行工作,生产财富和使社会臻于和谐。

谢利叶分成许多小组,小组的秩序和军队的秩序是一样的。为了说明它的情况,我将假定一个大约有六百人(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妇女)的人群,他们都非常喜欢做同一种工作,例如种花或种植果树。假定这个谢利叶是种梨树的,就把这六百人分成小组,种一种或两种梨。一个组种酥梨,一个组种红皮梨,等等。每一个人可以选择,他觉得哪一个组种的梨好,他就参加哪一个组(一个人可以参加好几个组);最后,这个谢利叶便可组成三十来个小组(它们各有各的特别的旗子和装饰),并结合成三个、五个或七个大组,例如:

由三十二个小组组成的种植梨树的谢利叶

大组	级数	梨的种类
1.前卫	两个小组,	榅桲和硬质杂种。
2.上升小翼	四个小组,	熬果酱用的硬梨。
3.上升翼	六个小组,	脆梨。
4.谢利叶中心	八个小组,	多汁的酥梨。
5.下降翼	六个小组,	密结梨。
6.下降小翼	四个小组,	淀粉质梨。
7.后卫	两个小组,	欧楂和软质杂种。

不论谢利叶是由男人组成的,还是由妇女或小孩组成的,或者

男女各半，这都没有什么关系，它的安排都是这个样子。

无论是在小组的数目上，还是在劳动的分配上，谢利叶差不多都采取这种安排；在上升的梯级和下降的梯级方面，它愈是按这个规则办事，它便愈加和谐，工作愈是进行得顺利。收入最多的、并使人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得到最好的产品的区，它的谢利叶的梯级必然划分得最细，对比必然最鲜明。

如果一个谢利叶是象我刚才所列举的谢利叶那样组成，你将看到相对应的大组结成联盟。上升翼和下降翼将结成对抗谢利叶中心的联盟，而且一致行动，使它们的生产优于中心的生产；两个小翼彼此也将联合起来，和中心一起，与两翼进行竞赛。有了这样的结构，其结果必然是：所有的组都争相生产最好的水果。

一个大组的各个小组之间同样有这样的竞赛和联盟。如果一个翼是由六个小组组成的，其中三个组是男人，三个组是妇女，则男人和妇女之间也将展开劳动竞赛；其次是，在中心的第二组和联合起来与它对赛的两端的第一组和第三组中的每一种性别的人之间的竞赛；然后是，两个第二组（男人和妇女都有）结成联盟，对抗第一组和第三组（男人和妇女都有）的努力；最后是，整个翼联合起来，对抗小翼的各个小组和中心的努力。这样一来，单就梨树的种植来说，一个谢利叶的联盟和竞赛的计谋，比欧洲各国的政府的计谋还多。

此外，还有谢利叶对谢利叶的竞赛计谋，还有按同样方法组织的区对区的竞赛计谋。可以想象得到：种梨树的谢利叶将和种苹果树的谢利叶进行很激烈的竞争，但它将和种植樱桃树的谢利叶联合起来，因为这两种果树没有任何可以引起种这两种果树的人

互相嫉妒的瓜葛。

愈是善于挑起情欲的火，挑起小组之间和一个区的谢利叶之间的斗争和联合，人们便愈是比干劲，使他们所喜爱的那门工作达到更完善的程度，而整个生产也将因之得到普遍的发展，因为每一个劳动部门都是有组织谢利叶的办法的。如果种的是一种杂种树，例如榅桲，这种东西既不是梨又不是苹果，那又怎么办呢？让这个组处于两个谢利叶之间，把两个谢利叶联系起来。这个榅桲小组，是种梨树的谢利叶的前卫，是种苹果树的谢利叶的后卫。它是介于两个类之间的混合组，是由一个类到另一个类的过渡，它与两个谢利叶都挂钩。人们发现，在情欲中有些是特别喜欢混杂和离奇古怪的东西的，正如我们发现有一些混合物归哪一类也归不上是一样的。协作制度将从这些爱好古怪的癖性中得到好处，并充分利用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情欲；上帝创造的情欲没有一个是没有用的。

我已经说过，谢利叶不可能总是象我刚才讲的那样正规地安排的，不过可以尽量接近于这样安排法，因为它是自然的秩序，是刺激情欲奋发、并使它们趋于平衡和用之于工作的最有效的办法。勤劳的人一组成进步的谢利叶，劳动就会变成一种很有趣味的事情；他们劳动的目的，出于想得到报酬的时候少，出于竞争心和谢利叶精神固有的其他旨趣的时候多。

因此，产生的效果，同协作制度的其他效果一样，是很惊人的：每个人愈不在乎自己得多少好处，他得的好处反而愈多。通过种种巧安排而干得最欢的谢利叶，为了干得很体面而宁肯少挣钱的谢利叶，是生产东西最多的谢利叶；它不计较自己的利益而一心

只想发挥情欲的作用，结果，它得到的利益最多。如果它没有什么竞争心，不巧于安排，也不和别的谢利叶结成联盟，缺乏自尊心和干劲，不是出于特别的情欲而是为了得到好处才劳动，则它生产的东西也将同它的收入一样，是一定比那些千方百计地干好工作的谢利叶生产的东西差得多的；它愈是想多得好处，它得到的好处反而愈少。

我已经说过，为了使谢利叶能更好地出主意、想办法，使它的每一个小组生产的东西都达到尽可能好的程度，就应当尽量协调它的上升级数和下降级数。对于这一点，我将再用一幅图表来把它的具体安排深深地刻画在读者的心里：

检阅的谢利叶

在一个协作制度的区里，经营这个区的土地的劳动法郎吉的成员，将按不同的年龄分成十六个特利巴。每一个特利巴有两个队：一个队是男的，一个队是女的。一个法郎吉共有三十二个队，其中十六个队是男的，十六个队是女的。它们各有各的旗帜、标记和军官，并且有特殊的服装，冬天有冬天的服装，夏天有夏天的服装。

我们将在这里用图表说明的谢利叶，是按年龄的梯级排列的谢利叶。我们已经讲过，孩子们是有住寄宿学校和中学的自然的倾向的。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团体，也常常有足以显示这种倾向的迹象；在符合于人的天性的协作制度的自由的环境里，这种倾向将象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自行调节和表现。当然，这种划分法排

除了任何强迫行事的可能，谁也不会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非得在一定的日期从一个特利巴转到另一个特利巴不可，尤其是转到下降翼，是更不能强迫的。每一个队都有它特别适合于不同年龄的人的乐趣、精神和心情的地方；个人可根据自己的年龄和天性的爱好、精神和心情参加适合于他的队。至于不太愿意说出自己年龄的女士们，也请她们放心，请她们记住，在和谐制度下，无论办什么事情都是自由的，通过引力的作用实现的。不对任何一个人实行强迫。

二十岁以上的人的编排是完全自由的，所以表上没有列出二十岁以上的人参加的特利巴。

现在，请爱逗乐的人、爱开玩笑的人和各种各样的机灵的文明人注意：傅立叶为了要建立一种有规律的和自然的分类法（在他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懂得这种分类法咧），便给分类中的各个类取了特别的名称；他制定了一套专门词汇——与他同时代的拉瓦锡在化学上也给矿物界的东西制定了一套专门词汇；林内和德·朱西厄给植物界的东西也制定了一套专门词汇；最近，居维叶还给旧大陆的动物制定了一套专门词汇哩——这当然是极其奇怪的；须要补充的是：傅立叶在谈到小孩子的时候，他没有从拉丁文或希腊文去找称法，而是从母亲和乳母的语言中去找称法；在谈到其他的人的时候，他从普通人的语言中去寻找称法；所以这个表就变成了超金字塔形的样子，而且比那个高高的可笑的东西还高……。

规模庞大的法郎吉

分成16个特利巴和32个队

级别	类	年龄
上升的补充者	乳儿	0至1岁
	胖娃	1至2
	顽童	2至3
	特利巴和队	
上升的过渡，1个特利巴	1 男娃和女娃	3至$4\frac{1}{2}$
上升小翼，2个特利巴	2 男小天使和女小天使	$4\frac{1}{2}$至$6\frac{1}{2}$
	3 男六翼天使和女六翼天使	$6\frac{1}{2}$至9
上升翼，3个特利巴	4 男中学生和女中学生	9至12
	5 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	12至$15\frac{1}{2}$
	6 男少年和女少年	$15\frac{1}{2}$至20
中心，4个特利巴	7 男青年和女青年	
	8 男成年人和女成年人 ×行政管理处	
	9 男力士和女力士	
	10 男勇士和女勇士	
下降翼，3个特利巴	11 男雅士和女雅士	
	12 男稳健人和女稳健人	
	13 男明智人和女明智人	
下降小翼，2个特利巴	14 男名士和女名士	
	15 男长者和女长者	
下降的过渡，1个特利巴	16 男家长和女家长	
下降的补充者	病号	
	老弱	
	缺席	

检阅的次序是：小孩、小伙子和年轻的姑娘、男子和妇女、老年人；两个按年龄和性别分的自然等级；十六个特利巴和三十二个队，穿着样式不同的服装，举着大旗、小旗和旌旗，簇拥着法郎吉的有三十二道盾形花纹的方旗前进，围着行政管理处转，好似所有的行星围着太阳转一样；请你把进行检阅的法郎吉中的人们的面貌，和我们乡下和城市中的虽穿着节日服装但显得很厌倦的人的面貌比较一下吧……。

当法郎吉把它的三十二个队展开的时候，它便是一个完整的、强有力的和永存的人道主义的单位；它宛如一个人，但不是一个孤立的和文明社会的人，不是柔弱无知的、贫穷的和受苦受难的人，不是行事虎头蛇尾的人，不是虽生但终归要死的人。法郎吉将永远存在而不会死亡的。老一代的人去世之后，年轻的一代又成长起来。干部永远是齐全的。人类将在雅各所看到的那个接连天与地的梯子上不断地上去下来的①。族长在梦中看见的在神秘的梯子上不断地上去下来的天使，如果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和谐制度建立之后，和另一个世界上的人互相不断地迁移，又是什么呢？

当法郎吉把它的三十二个队展开检阅的时候，也就是人类在展现他不朽的生命和永恒的力量，在地上展现他的国……。

当法郎吉在宗教节日把它的三十二个队展开，用三十二个声音赞美上帝的时候，也就是人类——地上的王——把王冠奉献

① 据《圣经》上说：雅各从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天色已晚，便"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十八章）——译注

给他的君主上帝，并团结在他的身边合唱欢乐、智慧和爱的歌。啊！他不再是那个在上帝面前发抖、匍匐在石头上祈求把他的灵魂从魔爪中抢救出来的孤独的人了。宗教将失去它的严酷、恐怖和幽暗的神秘的色彩：它将脱下它的丧服。它现在将打扮起来，象地球在春天那样戴上鲜花，象阳光灿烂的夏日的晨曦中的广阔的天空那样微笑！人类在欢乐了！他不再忧郁，不再为了奉献祭物而向上帝哀声叹气，流泪诉苦……。人类在肉体和灵魂方面作出牺牲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上帝再也不愿意看到人们哭泣和咬牙切齿地发出怨声了。他再也不把人罚入地狱。地狱将被拆除，魔鬼也将得到宽恕。

法郎吉成立了，它把它的三十二个队都排列出来，加以检阅：男女老少都穿着颜色和谐的服装，在去圣庙的广场上摆上鲜花，三十二个声音向上帝齐唱神圣的颂歌！啊！有十六个特利巴和三十二个队的法郎吉成立了，解放的时刻到来了！

不过，我们不能在这里把时间花在咏诵从谢利叶制度下的人类活动中象喷泉似地涌现出来的诗篇，因为我们有一项研究工作要做。

在参加检阅的十六个特利巴中，只有十二个特利巴（从2至13）参加队形变换和大型活动，构成积极的和谐制度的干部。第一特利巴太年轻，不能参加这些活动；第十四和第十五特利巴是当顾问出主意，而不实际活动的；第十六特利巴是退休人员。

我们刚才所讲的谢利叶，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在前面的例子中尚未研究过的和谐体系。显而易见，谢利叶是按下列方式变化的：

1. 2. 3. 4. 5. 6. 7. 8.

16. 15. 14. 13. 12. 11. 10. 9.

上、下两排中相对应的特利巴，它们之间是渐次形成和谐一致的。小孩和老年人，年龄最小的和年龄最大的这两种人之间显然是互相亲近的；因此，在第一和第十六特利巴之间，即在男娃和女娃与男家长和女家长之间，是完全和谐一致的。这种和谐一致的情形，将延伸(但将逐渐缩小)到中间的特利巴，即第八和第九特利巴；在这两个特利巴中，和谐的程度是最弱的。

一个谢利叶中的和谐的分布，与磁棒或电池中的引力的分布是极其相似的。我们知道，在磁棒或电池中，两个极彼此是相亲近的，而那些与两个极距离相等的元件，彼此之间的互相吸引的力量是逐渐减弱的，一直减弱到中心点——磁棒或电池中的惰性点。

§ IV

我把谢利叶的安排所使用的四个方法称作和谐制度的转调。

沙·傅立叶

从我们前面的论述就可看到：谢利叶，尤其是按七个或十二个音阶整整齐齐地排列的谢利叶，将产生三种和音：

一、“大调和小调循序对比的；这种对比的和音，是与音乐上的三度音、四度音、五度音和六度音相对应的；

二、“循序联合的或一致联合的；这种联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三、“循序交替的；按照这种循序交替的和音，同情心将从对

比的变换到联合的，从大调变换到小调，等等。”

我们将不再进一步深入研究谢利叶的结构。以上所述，已经足以使人想象得出协作制度的安排，深知对谢利叶进行研究，就可了解谢利叶的组合，并解决许多又长又复杂的计算问题。

在结束本章的时候，我们将谢利叶的安排所采取的四种不同的方法或转调，胪列如下：

1. 简单的转调，
2. 混合的转调，
3. 有节奏的转调，
4. 强有力的转调。

这四个转调，与语言的和谐是相似的：第一个转调与散文相似，第二个转调与散文诗相似，第三个转调与自由诗相似，第四个转调与分成许多诗节的长诗相似。这四个转调将用来确定各种谢利叶的布局。

“简单的方法，是文明人描述自然的方法，他们只分纲，从纲就到目，从目就到属，从属就到种，等等，忽略了其间要有过渡。”关于这个方法的例子，请见本书第一册第157页的破产系列表。

“混合的方法，比简单的方法有更多的和音；它在递增和递减方面表现得比较明确；它使属和种的再划分有更鲜明的对比；此外，它还突出了过渡，把它们分开，分到两端，分成两类。”关于这个方法的例子，请见本书第一册第155页的商业罪恶名称表。

“如果采用第三个转调，即有节奏的或通过八度音和基准音分配的转调，我们还可得到更多的和音，得到一个更细致的和变化多样的分类。”

关于强有力的转调，傅立叶没有详细谈。这个方法可以使谢利叶的组合产生有节奏的或没有节奏的变化。

关于转调的论述，是谢利叶学的真正基础。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傅立叶在《论协作制度》第二册卷三第五编中就这个重大问题所写的那篇短文，并参阅新《法郎吉》丛书中发表的傅立叶对这个问题的手稿。凡是认为只有认真地计算才是科学的人，将发现傅立叶的文章中是有许多题目要计算的。

第六章 关于谢利叶的法则的组织条件的简要叙述

新的法则将向你揭示。

....

它象油橄榄一样，给人以养料和光明；它象油橄榄一样，给世界带来和平。

克拉里士·维古赫

§I

引力的条件

世界或宇宙只有通过引力在当中起桥梁作用，才能与上帝相联系；宇宙万物，从天上的星星直到地上的昆虫，只有按照引力的冲动行事，才能达到和谐；如果人类除了引力以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道路达到上帝的目的，达到和谐与统一，那就应该有双重制度了。

沙·傅立叶

如果我们现在用几句话来归纳一下我们论述过的东西，我们将发现，我们已经用各种各样的部件建造了一个首先具有这种性能的结构：它能激励人们对它致力的目标感到兴奋、热爱和入迷。这个结构，我们在建造它的时候，便简明扼要地逐项陈述了人类的天性经常向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无知的人展现的引力条件，因此可以说，我们的学说，不是英国的学说，也不是法国的、俄国的或易洛魁人的学说，因为我们不是从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或易洛魁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从全人类来考虑问题。我们单单从这个原则便能完全推知：不能粗暴地逆着人类天性的冲动行事，而应当欢迎天性的冲动，让它发挥作用，看一看满足它们的要求是否是一件容易作到的好事。我们完全是从天性的冲动来观察问题的。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我们只不过是明智地听从了大自然的声音，因此，你可以用明确的语言表明：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哲学了。

大自然告诉我们，人——无论是从个别看①，还是从集体看——往往受到两种主要的动力的驱使；这两种动力是：

从和谐的行动中产生的昂扬的热情，

从不和谐的行动中产生的强烈的竞争心。

大自然还告诉我们，这两种强烈的感情（一个是盲目的，暴烈的，能冲破一切障碍的；另一个是经过思考和计算的，是很顽强的）不能无限期地老向着一个目标；正如在音乐引力的条件之外一样，在情欲引力的条件之外，和谐与不和谐可以互相支持，超过一定的

① 几种强烈的情欲感如果合起来协同发挥作用，也是可以使孤立的个人产生热情的。至于个人对个人的竞争，那是最清楚不过，众所周知的。

时限;一个延长号应该有一个终止;正如耳朵老听某一个声音便感到厌腻一样，老作同一件事情心里也是会感到难受的。从以上所述，我们懂得了交替作各种工作的必要性，认识到就引力来说，不仅需要和谐与不和谐，而且还需要音调变化——这个词在这里应按它最普通的意义来理解，指声音(和音与非协和音)的综合的连续。

如果你能够使一群人在某种行动上表现出总的和谐，则人们将怀着激情执行这项行动，而群众也将被吸引到这项行动中来。

如果你能够激励一群人怀着强烈的竞争心和斗争精神投入行动，则在行动的执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如火如荼的热烈场面;而群众也将被吸引到这项行动中来。

在这两种动力分别①或同时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引力将成为加速活动的推动力，因此，引力的力量将与两种动力的总的强度成正比。

如果你现在想利用对许多人的行为都起作用的有完整系统的引力，你就应当考虑如何安排变换、交替、变化和对比，一句话，应当考虑如何交替使用音符、和音、非协和音、调式和声音。

① 在大多数时候，这两种动力将同时发挥作用。你想以巴黎的市民为庆祝共和节在香德马赫热火朝天地进行的土方工程作和谐的特别例子吗?——但在参加工程的各个队之间肯定是有竞争的。你想以街垒战或一场斗争或战斗作不和谐的特别例子吗?——但在这样的行动中，除了在强迫的情况下，每一方在对对方的行动中都是有和谐的;对于强迫的情况，我们是不打算研究的，因为我们要研究的是自由的天性，或者说简单点，我们要研究的是天性(自由的天性纯属冗言)。在小组或群众中是很少找到纯粹的或简单的和谐或不和谐的例子的。至于这两种动力在孤立的个人身上的发展，只不过是两个分隔的音符，分隔的声音;既不是和谐，也不是不和谐，而是和谐与不和谐的萌芽，是和谐的因素或社会的不调和的音节;如果它们之间结合得很好的话，就可成为和谐的因素;如果结合得不好，就将成为不调和的音节。

和谐　　替换　　不和谐

这就是引力的活的结构的三大手段。

这三个因素相当于灵魂的三种原始的情欲或活的力量——这三种原始的情欲，傅立叶称之为机械的或分配的情欲。这样称法，正好表明了它们的作用和性质。傅立叶还非常巧妙地给每种情欲取了个特别的名称：

组合情欲；它需要和谐、协同一致的和复合的感情和行动，它将产生盲目的、热烈的和带诗意的激情；

计谋情欲；它需要非和谐、阴谋煽动、竞争和有谋略的斗争，它将产生经过深思熟虑的、精明的和有心计的激情；

轻浮情欲；这是情欲之中最浪漫的情欲的浪漫名称，它需要替换和变化，以便保持运动、生命和魅力，象春天种花草那样播种各种乐趣，并审慎安排宇宙中的和谐①。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我认为，我们正是从对这三种动力发生作用的一般环境的论述中推论出引力结构的公式的；因为

第一个引力条件。——光线向同一个中心的会聚，一个整体的

① 我在这里指出这三种分配的情欲，只是为了提起注意。没有这三个词，我也许论述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因此，人们可以把上面这四段话看作是另加的注释。我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不让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找到责难的借口，议论有关法郎斯泰尔的用语。在各种学科中都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词，而且大量使用。天哪！却不让社会科学用十五个词：它们在法文里都是有相似的词的，而且是一看就懂的。再说，它们都是有明确的解释的。我还要指出，人们天天在学外国的语言，很费劲地阅读每一页都要查字典才能读懂的书；而对于傅立叶的著作，竟公然以他为了表达新的思想而非常精辟地创造的十五或二十个词作理由，便表示反对！——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和瓦士科·达伽马不是也给他们所发现的陆地取个名字吗？

各个部分向一个共同目标的同时动作，包含在一个总的行动中的小部分行动，这些就是和谐、意志的和谐、情欲的和谐的条件，从这些条件产生热情和狂热——这个情欲现象——原理和结果——我们在小组的构成中，在它的分子的有系统的聚会中，已初步把它列成公式了。

第二个引力条件。——只有在都作用于相似的或差别不大的目标的条件下才进行竞争的两种敌对力量之间的竞争，是不和谐、意志的不和谐、情欲的不和谐的条件；它产生的强烈的斗争精神、党派观念和审慎的激情——这个情欲现象——原理和结果——我们在小组的音阶或我们称之为谢利叶的细细划分的梯级的分配中，已初步把它列成公式了。

第三个引力条件。——要使和谐或不和谐这两种现象不致于使人感到劳累、单调和没有趣味；不致于一个变成狂热，另一个变成乖张和恨，我们就应当倾听自然的声音，它采用变换工作的办法，把工作分成许多份，使个人可以从事许多种分成一份一份的工作，让自由的个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组成整体的其他人相结合，允许小组流动和谢利叶的交叉衔接，因此：

谢利叶是激动的、竞争的、交叉衔接的。

它为组合情欲和它的和谐所激动；

它受到计谋情欲和它的不和谐的竞争；

它通过轻浮情欲和它的变换工作而实现交叉衔接；以上就是引力结构的公式。

这个能如此有力地发展和谐与不和谐以及情欲活动的结构，你把它应用于一切本身是好的、生产性的和对人类有益的事物，应

用于一切有关地球的治理的事情，应用于人道主义力量的发展，一句话，应用于按最广泛的和最确切的意义（即人类活动的和谐运用）来理解的劳动，你就能找到吸引人的劳动的法则；你就能把人的情欲的力量，并从而把人的一切体力，用之于善，用之于秩序，用之于普遍的幸福和众人的事业，用之于人类的有规律的全面发展。

§ II

和谐的条件

音乐是几个不协和的声音的协调组合。

毕达哥拉斯

我刚才指出：把谢利叶的结构应用于劳动，将使劳动具有吸引人的力量。现在再指出：在劳动上，在地球的治理上，在人类的伟大任务上，应用这一结构，是谢利叶能发挥和谐的作用的最重要的条件。

首先要记住的是，尽管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很明确地把和谐与不和谐加以区别，但这两种情欲的力量仍能在行动中互相结合，彼此增进，一个接一个地发挥作用。在我们所举的例子里，在社会生活中所看到的其他例子里，只要稍为留心观察，就能看到分子与分子之间既彼此竞争，又互相结合成第一级群众；接着，群众与群众之间也彼此竞争，又结合成人数更多的第二级群众；不协调一致的人就是这样从比较小的团体结合成更大的团体，以便最终协调一致或不协调一致。我要指出的是：

只有在所有一切部分的和低级的和谐与不和谐最终构成一个高级的总和谐的时候，情欲的作用才是和谐的。

一个军队的连、营、团和旅的和谐与不和谐，从兵力的运用方面看是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的，因为它们是构成了一个总和谐的。但是，当两个敌对的部队相遇的时候，在每一个部队中，由于它的连、团和旅的联合动作而形成两个大的和谐，便不再构成一个高级的总和谐了。这两个和谐形成一个大的不协和的和音：这种作用是颠覆性的。

两个乐队，每个乐队奏的曲子虽然不同，但在它自己的协和和音与不协和和音上是非常和谐的；然而，如果这两个乐队同时演奏，唱对台戏，那它们演奏的音调便极不和谐。

这个原理，对无论有多少人的单位都是适用的，无论是几十个人还是几百万人，是单个的最简单的声音还是集合的分组的声音，是二重奏还是管弦乐，都是适用的。和谐的基本法则是：不协和和音在一个高级的协和和音上得到补救，所有一切行动最终形成统一的和谐。

各个分组在小组中要和谐，各个小组在谢利叶中要和谐，各个谢利叶在法郎吉中要和谐，各个法郎吉在一个国家中要和谐，各个国家在世界上要和谐，这就是和谐的法则依次提出的要求。

这样依次增强力量的集合办法，是如此之符合自然的意图，所以使我们都具有这种倾向，并通过统一的不断发展的美妙的音阶，使我们具有巨大的中心情欲，使我们有统一的神圣需要，希望建立共同的秩序，达到最终的和谐，使整体的各个部分相联合。

因此，小组之汇集为谢利叶，在情欲上是团体精神的表现和激

励的结果;谢利叶之汇集为法郎吉,是城邦精神[①]的表现和激励的结果;法郎吉之汇集为国家是爱国心的表现和激励的结果;各个国家之形成世界的和谐,是共同的统一体的表现和激励的结果。

我只是提出这个统一体的壮大发展的论点,至于谈到它的社会作用,谈到在世上的命运,则还须要对它进行仔细的研究。其次,还须要继续深入探讨它是怎样应用于普遍的秩序的,是怎样应用于共同的生活,应用于这个世界和上帝,应用于今后的命运和完整的统一的。这些问题,我将在另外一本著作中加以阐述;目前我只指出:未来的宗教是完全包含在这些发展中的。我还要阐述这些高级的和谐是怎样使人的心灵感到陶醉的;阐述它们使和谐制度下的人群将产生多么兴奋的情欲的协同行动,沉浸在多么欢乐和幸福的生活的海洋!是的,很久以来,人类一方面在心中蕴藏着对神秘的快乐的愿望,在火热的胸中怀着对从未饮用过的滔滔流水的渴望,另一方面又感到颠覆性的世界的生活对他有难以名状的压力,因此觉得他没有享受他的命运,觉得自己是居住在凄凉的尘世!然而,只要他没有为苦难的日子所吓倒,只要他没有对他应当完成的任务怀有无能为力的消沉心情,只要他懂得上帝——人类的父亲——并未抱有任何迟迟不让其他的生命享受幸福的恶意,只要他懂得他是人,应当用人的意志和力量把凄凉的尘世变成

① "城邦精神"一词,取它原本的和最符合词源的意思,指古代的城邦(civitas)精神。这个词和它后面的"爱国心"在这里都用得很不恰当。我之所以用这两个词,只是为了让人们去推测它们不能表达的意思,因为这个意思完全是属于和谐的世界的,而这两个词是属于颠覆性社会的词典的。——且慢,和谐制度将来会创造它自己的用语的。——在这里,不管怎么说,对这两个词请取它们所含的人道主义的和美好的意思,而抛开它们今天所含的敌对的、仇恨的和荒谬的意思,这样,你就接近于懂得和谐的意义了。

天堂般的乐园，他就一定能得到幸福！

人类对伟大的和谐和它席卷一切的运动是如此之向往和为它而生，所以在 1830 年就看见一个这种类型的和谐（而且还是带有相当多的颠覆性色彩的和谐）使一直过着饥饿日子的悲惨的人们乐得发狂，而且表现得堂堂正正，很有气魄；当时的场面，在平常是需要一万名警察、无数宪兵、狱卒、法官和监狱才能加以控制的；那一年，在高的和低的自由阶级之间短暂地实现了兄弟般的联合，运动的电波传遍了法国，使欧洲各国的人民也一致行动起来，不知道爆发了多少次革命，有多少国王被打倒！不论这些革命运动是不是带有颠覆性色彩，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只有在这种广阔的情欲的领域中才能享受完美的生活，只有在这种领域中他才感到舒畅！我们还要告诉你们：最幸福的文明的财主的最幸福的生活，与和谐制度下最缺乏热情的、最冷漠的和组织性最差的人的生活相比，就只能算作是单调乏味的生活，没有生气的生活了。——不过，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论述的问题。

我曾经讲过，谢利叶的活动，不仅要吸引人，而且还应当很和谐；而和谐的条件是：所有一切低级的和谐与不和谐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高级的和谐；现在，我把我的结论陈述如下：

把谢利叶的结构应用于地球的广泛治理，**是获得统一的和谐的唯一的办法**；因为整个人类的统一的和谐，只有在一个**对整个人类都有用的目的上**用一种稳定的和持久的办法才能取得。

我针对人类讲的这些话，对人类协作制度的各个梯级都是适用的。

只有在法郎吉所管理的各个谢利叶都实行协作制度，在法郎

吉中才能出现持久的统一的和谐；只有在一个对全法郎吉都有益的事业上，才能实现总的集中。至于一个国家中的各个法郎吉和一个洲的各个国家应该怎么作，人们照此类推就可知道的。

由此可见：

谢利叶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它可以使它所从事的目的产生魅力，而且，当它从事一切对人类有益的目的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从事劳动的时候，它就能产生魅力和社会的和谐；"劳动"这个词，我再重复一遍，人的心灵活动有多么广泛，它的涵义就有多么广泛。

在文明制度中，各种利益往往是很混乱的，人们的见解遭到曲解，人们的情欲互相敌对。大家互相损害，彼此冲突。在他们之间，千千万万个人的声音不相协和，乱成一团，成了一片难听的噪音。

在这一片混乱的情况中，即使有某些例外，有某种形成一体的东西，有一个有组织的群众，那也是为了进行更严重的冲突，是为了从个人决斗过渡到打阵地战。在文明制度中，几乎所有一切有组织的事，如战争、海运和司法，都有一个进攻的、防御的或镇压的目的；它们之所以存在，完全是由于有某种外部的或内部的冲突……。

所有的人都是活的和聪明的乐器，巴不得演奏曲调，组成有配合的和音和不协和音，使音乐会有抑扬高低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一个发出响声的音，将使它的泛音也同时响起来。很显然，人也是一样，他们也要呼唤他们的泛音。因此，如果你想得到自由与和谐的话，你就必须打破枷锁，让这些幸福的和自由的组合得到发展，最后实现自由与和谐的条件！你愿意老在愚蠢的圈子里转来转去

吗？你不愿意承认声音和情欲一样，协和和音与不协和和音是形成和谐的声音还是形成噪音，全看人们让个人的声音是进入好的还是坏的组合而定吗？啊！我认为，只有那些被老的或新的哲学的和道德的谬论弄得极其僵化的头脑才看不清这个如此简单的和自然的真理！

我刚才阐述的这番话，本来是可以放在本书第三部分的适当的地方讲的。本编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劳动的自然的组织法则，研究它的结构，指出它所具有的给人以吸引力的性能。至于这个法则所产生的和谐的结果，我们以后才对它进行研究。

第二部分 附录

对情欲引力的分析和综合

> 要想消灭欲念，这实在是一件既徒劳而又可笑的行为，这等于是要控制自然，要更改上帝的作品。如果上帝要人们从根铲除他赋予人的欲念，则他是既希望人生存，同时又不希望人生存了；他这样做，就要自相矛盾了。他从来没有发布过这种糊涂的命令，在人类的心灵中还没有记载过这样的事情；当上帝希望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是不会吩咐另一个人去告诉那个人的，他要自己去告诉那个人，他要把他所希望的事情记在那个人的心里。
>
> 卢梭

> 你自己要认识你自己。
>
> 《古神谕》

§Ⅰ

没有无原因的结果。

如果从本书一开头起，我阐述的论点能为人所理解，如果我有些话讲得很聪明，人们便会明白社会问题包含：

一、创造一个能产生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建立一个将在这个环境中发挥作用的情欲机构。

在第一册中，对第一个问题的探讨的结果，给我们提供的办法是成立协作制度的公社，即法郎吉。

在第二册中，我们彻底探讨了情欲机构问题，探讨了劳动的自然法则，从而认识到：它给人以吸引力的性能，是它的第一个最突出的特征，不可缺少的特征。因此，通过对某些引力条件的论述，我们找到了所要寻找的机构。

找到的机构是谢利叶；环境是协作制度的公社。

人们很容易看出，环境的影响和具有引力的机构的力量是相结合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论证过的，巨大的财富的创造，首先要以协作制度为基础，以协作制度的环境为基础；创造巨大的财富，是三大引力条件之一，是由情欲科学确定的三种引力策源地之一。因此：

引力的第一个大条件是奢侈。内在的奢侈或个人的健康或精力；外在的奢侈或个人活动的环境要干净和漂亮，而且每个人都要能享受普遍的财富。普遍的舒适，普遍的富裕和普遍的健康，这三者显然是第一个条件，是基本的条件。要贫穷、饥饿和受苦的人讲

究快乐和美，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然而，奢侈，引力的首要条件，只有通过协作制度才能实现，只有在一个以法郎吉为基础的社会中才能实现，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不厌其烦地一再论证过了。

引力的第二个条件是自由结合的小组，自由的和令人喜悦的组织；在这样的组织里，同情、善意、行会精神、友谊、爱情、雄心和家庭的联系，将得到培养和发展。

引力的第三个条件是小组之结合成谢利叶，事物的纳入正规和自然的安排，协和和音、不协和和音与音调变化的产生。

第一个条件——奢侈——专门满足感官生活的要求；

第二个条件——小组——专门满足感情生活的要求；

第三个条件——谢利叶——专门满足小组结合的要求，满足社会生活的要求。

如果感官在劳动中为劳动所损害，如果劳动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以满足生活和感官快乐的需要，这就会成为劳动令人厌恶的第一个原因；

如果心灵的爱在劳动中受到压制，如果劳动者为他的工作所束缚，不能和他所喜欢的人接触，得不到他心中渴望的感情，这就会成为劳动令人厌恶的第二个原因；

如果劳动者成天平平静静的，没有协和和音与不协和和音的积极作用给他以激励；如果他的生活单调，老干一种令人沉闷的工作，这就会成为劳动令人厌恶的第三个原因，而且是最严重的原因；

但是，如果在他看来劳动是感官享受、感情愉快和情欲激发的

源泉，则劳动便具有巨大的魅力；这种魅力，与结合在一起的动力的多寡成正比，随着动力的力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

奢侈　　小组　　谢利叶

是三大引力条件，是三个引力的策源地。

如果你削弱这三个策源地中的这个或那个策源地，如果你减少它们的材料供给或助燃剂的剂量，则吸引力的力量也将减少。如果你再进一步削弱它们，扑灭它们的火焰，那你就会使劳动令人感到厌恶；你将发现：随着上述条件之逐渐为相反的条件——文明的和颠覆性的条件（贫困、孤独、单调）所代替，令人厌恶的程度将愈来愈强烈。因为文明的和颠覆性的条件完全是消极的。正如寒冷的形成是由于缺少热，黑暗的形成是由于缺少光一样，这些条件的形成是由于缺少生活和幸福的基本条件。令人厌恶的原因来自分散经营制度所产生的消极条件，而引力则是来自相反的条件，来自谢利叶的秩序的积极条件。劳动在法郎吉条件下是吸引人的，而在相反的条件下它便不能不成为令人厌恶的；在当前野蛮的或文明的社会条件下是令人厌恶的，而在法郎吉条件下它便不能不成为吸引人的。——这是证明和反证明——这是非如此不可的，是不可克服的。你把这个论点放在铁砧上用铁锤打，用拉丝模抽，用轧机轧，使劲敲，使劲砸，你都白费力气，休想动它一根毫毛。你现在想一想那个臭名昭著的论点的效力：说什么劳动永远不可能是吸引人的，因为它始终是令人厌恶的。这十年来我听见文明人老是用这个愚蠢笨拙的"因为"来回答傅立叶的深邃的推理，把它当野蛮人的剑，扔到天平的盘子上！头脑狭隘的人，你们应当去

探讨一下原因；你们愚蠢地使劲反对这些结果，好象这些结果是没有原因似的……唉！当然，按照野蛮人或文明人的方式组织的劳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在任何时候也都是令人厌恶的。谁能否认这一点呢？是谁在否认这一点？你说说，是我们吗？——我们？然而，阐明这个事实的人正是我们。我们把它到处大讲特讲。我们以它为中心展开对野蛮的和文明的状态的批判……；你们现在拿这一点来反对我们！由文明人的安排所产生的这种文明的后果，你们竟公然把它推到我们身上，说是反文明的安排的结果！真的，谁也不会说这么愚蠢的话。——要凭神圣的逻辑行事！整个问题在于弄清楚法郎斯泰尔的条件和文明社会的条件是不是一样的……。啊！它们正好处处都是相反的。

把太阳的情况弄清楚，这是一件很合情理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弄清楚白天和黑夜的问题。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即使太阳升起来，天也不会亮的，因为，当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天就黑了。"你是不会接受他的论点的。——你还有别的话要说吗？说"谢利叶的劳动——在有引力的条件下进行的——不会是吸引人的，理由是因为文明的劳动——在与引力相反的条件下进行的——是令人厌恶的"吗？我向你们保证：在你们的那些思想家中，在那些誉满全欧的著名人物中，有许多人往往被你们看作是了不起的人，我的善良的读者，你走近他们身边一看，也许还以为是傻子；这些著名的思想家竟这样思考问题和推理——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啊！约克里士，约克里士工程师，他为了不让你被雨淋，就把你扔进水里，结果使你一身都是水！有许多思想家、大作家、科学院院士和进步人士，他们是有力量把你磨得精疲力尽的。

引力产生的原因，是情欲的、永恒的和合乎天性的乐趣能得到满足；

令人厌恶的原因，是情欲的、永恒的和合乎天性的乐趣受到了损害。

构成三个引力策源地的情欲的乐趣有三种：

一、五种感官（味觉、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的乐趣使人有五种需要和愉快；我们称这五种需要和愉快为感性情欲；这种情欲与人的内心生活和肉体生活有关，它使人一心向往奢侈。

二、心灵的乐趣，或四种情谊——友谊、爱情、雄心（行会精神）和家庭——的需要和愉快；我们称这四种需要和愉快为情谊情欲；这种情欲与人的外部生活有关，它支配着人与人的结合、联系的建立、使人喜悦的组织的建立、小组的建立。

三、行政才能和社会生活的乐趣，与这些情欲有关的是：分类编排、事物的调整和处理、基层小组的分级组合、友善的和不友善的人员的配合、交替变换的协和和音与不协和和音的运用。这些都属于分配情欲。它们支配着谢利叶的建立，是社会的以及和谐制度的大推动力。

这三种情欲，与人的天性的三个方面相对应，

起感触作用的感官——物质的领域；

产生喜爱之情的心——心灵的领域；

进行综合与衡量的头脑——理智的领域。

这三个领域之间，以及它们与外部世界和上帝之间的和谐的需要，构成统一欲；这是最高的情欲。在宇宙中，只有被召唤来参加上帝的事业和担任治理工作的人才有情欲。统一欲是种族中的

王权的特征。在地球上只有人在额头上带有它的神圣的标记。

因此有十二种基本的情欲:

五种趋向奢侈的感性情欲;

四种趋向小组的情谊情欲;

三种趋向谢利叶的分配情欲;

这十二种情欲汇合成统一欲，如同太阳光谱的七种有色光线之汇合成白色光线一样。

以上是对人的情欲的性质的分析;这是社会科学的真正基础。

§ II

不要把情欲和它的高潮混为一谈，不要把原因和结果搞混了。

沙·傅立叶

也许有人会说:你凭什么说这十二种情欲是基本的情欲,凭什么说除了这十二种情欲以外就没有别的情欲了?人类的种种行为的主要动力就是这些吗?

我还是请你来回答。过去和现在的以及你周围的人的天性，你自身的天性,除了物质的、心灵的和理智的这三个方面以外，还有别的方面吗?除了这三个领域以外,你知道还有别的领域吗?请你仔细想想还有没有?——没有,不是吗?

再说:

一、在物质的或感性的领域中,除了视觉、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这五种感觉以外,还有别的感觉吗?

二、在心灵的领域中,除了友谊(男女都一样的感情，尤其是

在人生的童年时期占主导地位)、爱情(两性的感情，在青年时期占主导地位)、雄心(行会的感情，在成年时期占主导地位)、家庭观念(传宗接代的生育的感情，在老年时期占主导地位)这四种情欲外，还有别的情欲吗？在心灵的感情领域里，哪一种感情不是这四种分别在人生的各个时期里占主导地位的感情中的一种或几种感情的结果或综合？

三、在理智的领域(它主管事物的分配和情欲的声音的结合)的需要中，除了协和和音、不协和和音、音调变化、和音、不谐和音和调式轮换外，你还知道有什么别的因素吗？在分配情欲的领域中，除了产生不和谐的计谋情欲、产生和谐的组合情欲和产生变换的轻浮情欲外，你还发现有什么别的情欲吗[①]？

所有这些只有通过普遍的和谐才能同时得到满足的情欲，难道不受这种高级的和谐的需要的支配？不受作为它们共同的策源地的统一欲的支配？

“是的，说得很好。不过，如果仇恨、愤怒和恐惧等不是情欲，那你又把它们叫作什么呢？”

所有这些运动，以及其他许多种运动(无知的哲学家称之为情欲，并视之为人的天性的动力)，只不过是不和谐的高潮的结果，原始的情欲的再现。当你受到抵制、阻碍和伤害，不能满足你的感官的欲望，不能得到友谊和爱情，不能实现你的雄心和享受家庭的乐趣，不能发挥你的基本情欲中的任何一种情欲时，你就愤恨，要报

① 在写完本书之后，我通过对人的情欲系统的实体论法则的研究，发现在这里用由果溯因的办法论述的内容，也可以用以因求果的办法论述。不过，在一本基本读物中，用这种由果溯因的办法论述，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复，要发脾气。同样，你担心你自己，担心你的享受，担心你的感情受到损害。恐惧心往往是缺乏情欲的结果：最柔弱的人，当他们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情欲的时候，也是能变得很勇敢的。在自然界中，你看母畜或母兽在喂小畜小兽的时候，母性的情欲一激发起来，它们的勇气就发挥出来了。

不管你是多么地不留心，你也会看到：迄今还被人们视为情欲的颠覆性运动，都不过是十二种情欲的或多或少的不和谐的冲动；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人们硬说人的天性原本是邪恶的，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在这里要研究一切与我们这段论述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我留待以后另外写一本书来加以研究。我们在这里，只是要从劳动引力的角度来研究情欲，因此，让我们把我们的分析作一个扼要的归纳。

有三种情欲对应人的天性的三种领域，或普遍地和绝对地对应宇宙的三个方面，对应构成宇宙的三种起源：

物质，被动的和受动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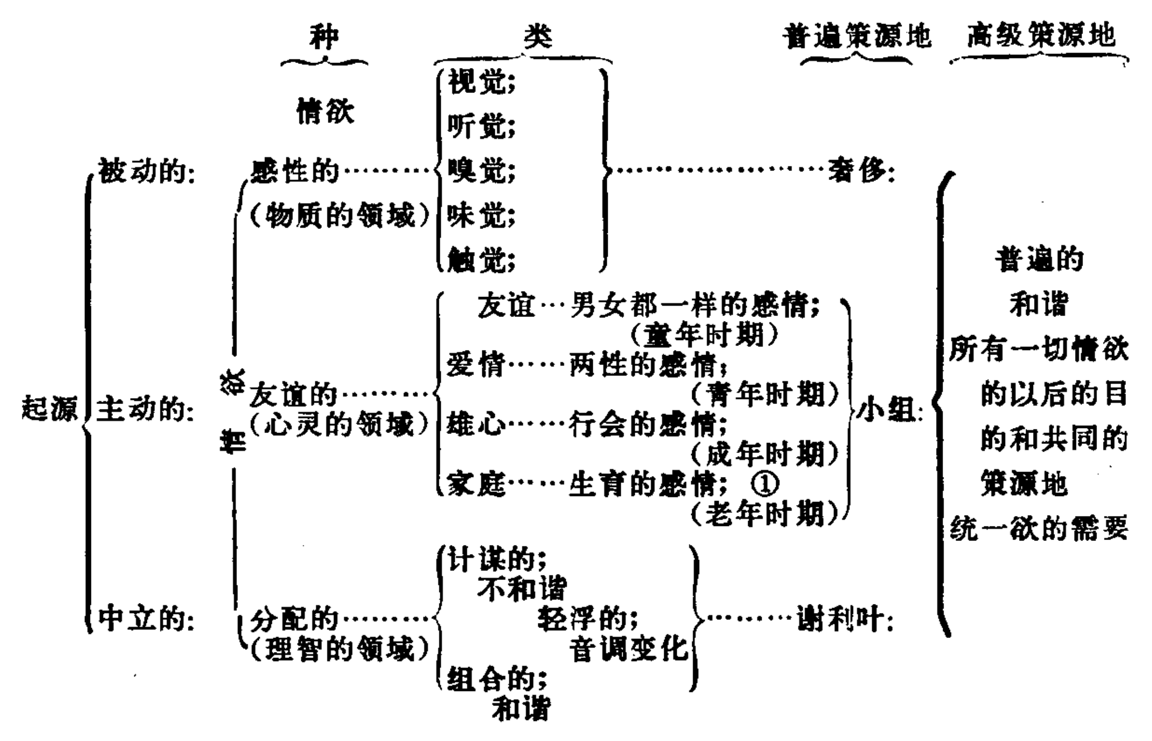
精神，主动的和推动的起源；

数学，中立的、仲裁的和起调整作用的起源。

这三种中的每一种都有它特有的情欲，它们汇合成三个引力的主要策源地；从下表可以看到，它们在更高的一点上将联合成一个共同的高级策源地。请读者对下面这张表多加玩味。（见下页）

如果我们要对关于人的天性的分析作些补充的话，那就须要在这张关于情欲力或推动力的三个领域的表之外，再作一个表，胪列这些情欲力所推动的官能。人是赋有体力（肌肉的力量）、情感力和智力的。这些能力是人在科学、艺术和劳动（最后这个词应严

情欲系统的分析和综合表



①这个词用来表示传宗接代的感情是相当差的。

格按具体的意义来理解）这三个方面进行活动的手段发展。须要指出的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能力，是我们的行动的手段，而不是行动的原因。体力、艺术才能和智力，只要情欲不去刺激它们，它们就处于沉睡状态。情欲是先头的动机，是运动的原因。官能按情欲的要求行事，执行它的命令。这些官能既服务于情欲的和谐的冲动，也服务于它的颠覆性冲动。它们在情欲面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因素，听命于情欲——它是给它们以刺激的主动的因素。这三种官能都是情欲的代理人，是它的工人，它的士兵，它的职员，它的尖兵。要在这三个领域中的官能与它们各自的情欲之间找出绝对吻合的情形，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感性的、情谊的和分配的情欲在驱动体力、情感力和智力方面不是那么绝然分开的。当感官

产生一个愿望的时候，它就使精神的官能活动起来，同分配的或情谊的情欲有某种需要时，就使肌肉的力量发挥作用是一样的①。

情欲的主动的特征，是那样的明显，以致我们几乎可以说才能是由情欲创造的。一个富有情欲的人是不会缺少才能的。说有志者事竟成，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谁都亲身经历过：在情欲激动的时候，就比在沉静和怠惰的时候能干得多。由于情欲的推动，将获得多么大的思维能力、艺术灵感、技能和体力啊；在兴致勃勃、心情喜悦的情况下，所做的工作比冷冷淡淡、一肚子怨气的时候做的工作好得多；

我们对情欲已经作了一个表，如果现在要我们也对官能作一个类似的表的话，我们就列表如下：

官能①系统的分析与综合表

	官能			一般策源地	高级策源地
起源	被动的：	身体的：	从事具体劳动的能力	具体的劳动	普遍的劳动，地球的治理
	主动的：	情感的：	从事艺术活动的能力	艺术	
	中立的：	理智的：	从事科学工作的能力	科学	

① 如果在这儿合适的话，对这一点我们要多谈几句，指出有一种理论对人的科学的这些首要的因素是多么无知，它使整个社会科学围绕它从人的官能中抽出来的一部分官能转，而且还以为按照它们工业的、艺术的或科学的作用的地位把人的天性加以分类，就算是制定了一个社会组织的公式；正如只研究非金属物体、金属物体与气体的化学不能算作社会科学一样，这种理论也是不能算作社会科学的。是的，在这种概括一般的人性的分类后面，人们想出了一种教皇的天性，它象古代戏剧中的神一样，在适当的时候从后台走出来；有了它，人们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它是无所不能的。举

只要是在劳动或行动，就是在运用人的官能，在使用人的体力、智力和艺术才能。不论使用得恰当还是不恰当，也不论活动是有用还是无用甚或有害，总之是一种活动，是在消耗力量。

和谐的秩序的条件是：活动是有益的，效果是好的，换句话说，能力要应用于普遍的劳动。此外，活动的本身应当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要使人活动，使人运用他的能力，办法只有两个：用引力或者用强制。

引力是感情的、情谊的和分配的情欲的直接的和自由的刺激的结果；

而强制则是监工的鞭子、饥饿、生活的需要、道德义务和对生活的极度忧虑；这些都是折磨和摧残人的心灵和智慧的。

由情欲激发的活动，基本上是自由的和吸引人的；

用强制的办法迫使人进行的活动，显然是令人厌恶的。这是明摆着的事情。现在，请你用情欲科学的这些论点来研究这些事情；请看：

凡人的种种潜在性、自发性和意志，它都具有。这样一种奇怪的东西，人们竟用它来代替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情欲的力量；情欲的力量是倾向于和谐的，是能够在适当的环境发挥作用的，而对这种环境的研究，正是社会科学的一个课题。文明制度在它的鼎盛时期同时产生了激进党人的平均主义的荒谬主张和圣西门派的无所不贪的教皇，这真是好得很。而更妙的是，在今天有许多人竟有办法同时参加两个党，唉，真是世道不古，人心日坏啊！（第一版）

① 在这一段里，我要特别讲一下“官能”这个词。对这些词要正确理解，而不要对它们加以挑剔；我知道，根据这个词的一般的意义来看，人们也许会说情欲就是官能。在这一点上的任何争论都是毫无意义的。不要把这个表上的官能和思想的才能（感知、认识和判断等）搞混了；思想才能的范围也是从情欲系统推演出来的。

§ III

为什么?……

由于引力的条件是由十二种情欲和统一欲确定的，我们可不可以因此就用绝对的语句说人是喜欢休息而厌恶劳动的? 不，不，不，这种说法不对。人生来是好动的。他有使他倾向于劳动的能力，有促使他去劳动的力气。如果他不活动，不劳动，他就会感到厌烦，腻得要死。

的确，当劳动的条件和情欲的需要相矛盾的时候，人是宁愿休息而不愿劳动的。人是喜欢快乐的。这句话把一切都说清楚了。我们希望劳动变成乐事，也就是说，变成刺激和满足十二种情欲的手段，这样，人就喜欢劳动了。

那些不愿意或不善于剖析道理和追究原因的人，在这里提出了一种奇怪的论调。他们把一切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效果好的活动，一类是没有任何结果或毫无意义的活动。进行第一类活动，他们称之为劳动；进行第二类活动，他们称之为娱乐或快乐。他们在今天看见人们追求快乐(不产生效益)，而只是由于需要才从事劳动(生产效益)，便公然认为我们这些说可以使劳动变得有吸引力的人缺乏常识。

你给他们举一些极其普通的例子，举他们自己的例子，来证明人们往往是自己找事干，证明有些人专心致志地搞艺术，搞科学，搞建筑，搞园艺，做木工活，去捕鱼或打猎，等等；这些活动、人们本来是可以不干的；虽说有生产效益，可是为了进行这些活动，人们

每每搞得精疲力尽，还遇到许多困难和障碍，要使劲去克服……。他们却回答你说这些事情是娱乐。唉！我也希望这些事情是娱乐。不过，为**什么**这些活动是娱乐呢？这个问题应当弄清楚。当你弄清楚这个“为什么”以后，你也许就会琢磨：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能使科学、农业、制造和艺术等方面的劳动也变成娱乐。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在目前的情况下，人们追求**快乐**而逃避**劳动**，这是不足为怪的。工人、农夫、手艺匠、机关职员……，一句话，文明的劳动者，觉得他们的工作总得按某种不符合他们的口味和乐趣的死板的框框进行。这个框框不可能带来乐趣和刺激情欲；相反，它和情欲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A）人的天性是喜欢漂亮、奢侈、富裕、健康和感官快乐的；——A）分散进行的文明的劳动却往往伤害感官，败坏机体，摧残健康，仅仅够养活劳动者本人和他可怜的家庭。群众的劳动条件就是这个样子。随着你在社会的阶梯上一级级上升，这种条件将得到改善。劳动也一样，随着你一级级上升，劳动也愈来愈不那么没有效益，愈来愈不那么令人厌恶。一个坐在店铺或办公室里的市民，他厌烦的心情，有那个为了挣三个法郎在冬天也要进入齐腰深的冰冷的塞纳河中拉木排的穷人的厌烦心那么重吗？

B）人的天性希望彼此互爱和寻求友情的人，无论是男人、妇女、小孩、老人、朋友、情人、同事、上级和下级，相聚在一起，自由组成与情谊的情欲相对应的小组；——B）文明的和分散的劳动，使劳动者孤立地干他的工作，或者使他与他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它扼杀了友谊的情欲，从而使人感到空虚、厌烦、失望或恨，失去了欢乐

的心情、奔放的热情和深厚的同情心。随着人们之接近与四种情谊的情欲的冲动相符合的条件，劳动便愈来愈不那么使人感到厌恶，并逐渐使人感到快乐；这一点，在世界上哪一个人竟浅陋到加以否认？读者诸君，我敢肯定，要否认这一点的，不是你们。

C）人的天性要求一个人所处的地位要不断变换，甚至形成对照，要有运动，环境要不时改变，生活要有插曲和内容的替换；这是生活的规律。生活是最怕单调的；——Ↄ）文明人的劳动把人成天甚至一辈子束缚在他的工作上，束缚在同一种工作上。——D）人的天性希望和谐，希望有协同一致的、振奋人心的和情欲激动的大运动；它在大家的心中都安放了能在群众的热情作用下同时振动的弦；它也希望有不和谐，有斗争，有党派阴谋和令人心情激动的诡计，有强烈的意见纷歧；它讨厌索然寡味的平静，不喜欢呆板、空虚和昏昏沉沉地过日子；——ᗡ）文明人的劳动令人厌烦，没有活力，使所有的弦都散乱和松弛。而在种种偶然的和超出文明人的规则的情况下，当这些动力或多或少地活动起来的时候，优秀的劳动者难道不是或多或少地专心于工作，不是或多或少地为工作的目标所吸引吗？这种情况，谁能说他没有见过呢？

E）最后，人的天性使一个人须要把他的活动附属于一个总的事业；他要参加大合唱团，在和谐的整体中担任一个角色。人们是否能得到巨大的欢乐，是否能具有崇高的灵感和进行广泛的协同动作，全看这个高尚的需要是否能愈来愈得到充分的满足；——Ǝ）文明人的劳动把劳动者禁锢在他个人的或顶多是他一家的自私的小圈子里。人道主义的活动被分散，分得零七八碎，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根本就不存在有人道主义的活动；不协调一致，没有

秩序，缺乏统一：一切都互相阻碍，互相冲突和互相破坏。文明的劳动者将成为强制和自私行为的可悲的见证人，而不能获得统一欲和自由的美满的和谐。

你说人喜欢快乐而逃避劳动，你现在是否想知道原因何在吗？唉！我的上帝，这是因为在当前的社会形式中，我们不能自由安排我们的劳动，使之和我们的天性相协和，和情欲相协和；劳动的环境无助于我们接近这个我们称之为快乐的行为的协和一致。

对一个既工资少，而且又受到风雨的危害（感情情欲受到损害），处境孤立（情谊情欲受到损害），束缚于一项单调的工作（分配情欲受到损害）的不关心工作的工人来说，劳动是令人厌恶的。但小小的酒馆对这个工人来说却是吸引人的，因为他可以在小酒馆里躲避日晒雨淋；因为烟和酒能使他兴奋，感到快乐（感情情欲的冲动）；因为在小酒馆可以见到许多熟人，和朋友聚会（情谊情欲的冲动）；因为在小酒馆里他可以高谈阔论，在纸牌、弹子戏、时事新闻和各种各样的游戏方面总找得到许多可谈的话题；因为在小酒馆里他感到很自由，可以干这干那，变换他个人活动的内容（分配情欲的冲动）。

在资产阶级和社会人士的生活中，你也可以发现这些冲动，而且还更讲究。喝咖啡、社会集会、舞会、戏剧、赛马、谈论文学和政治、打猎、宴会和庆祝狂欢节……。只要你对它们进行分析，探索它们的原因，你在其中总可找到十二种情欲中的几种动力。我当然知道：在文明制度中，所有这些娱乐的事情都是很平淡无味的，很糟糕的，令人厌恶的。它们的内容不丰富，没有生气，显得很虚伪和小气。它们的目的是无聊的，环境是分散的；人们花了许多金

钱，煞费苦心地在这种环境中举办这些事情，达不到高度的和谐，无法进行复合的竞争和经常的变换。拿这些虚假的快乐与法郎斯泰尔的生活一比，正象蜡作的人与生动活泼的小组中的人相比是一样的：它们显得很苍白和暗淡。我敢说，法郎斯泰尔中的任何一个人一天享受的乐趣，比一个幸福的文明人一个月享受的乐趣还多。只要对人们称之为快乐的事情一加研究，你就可以找到自由的和吸引人的活动的基本原因的。以赌博来说，它不是由人们没有正事可干，才去寻求的虚假的乐趣吗？你能去请做买卖的商人，请正在写书或写论文的文学士，请正在为一项事业出谋划策的谋略家，一句话，请一个手中的正事都干不完的人来打牌吗？戏剧不是虚假的乐事，又是什么呢？你在赌博的时候，还可以当一个赌家，而在剧场中你只能当观众而不能当演员；那些乐趣完全是豪华的装饰、乐队的伴奏、布景的动人的效果和变化多样的场面烘托出来的。看一本小说或一个短篇故事，或者朗诵一首诗，这不是自己在使自己情绪激动，个人独乐，向情欲打开一个想象的世界，又是什么呢？由于真正的世界不能满足情欲，所以它只好去寻求假象和阴影。

因此，一切能破坏情欲的作用的事物，都是产生厌恶之心的根源；一切能促使它们达到自由的、交替变换的和平衡的冲动的事物，一切能满足它们的需要的事物，都是产生乐趣和魅力的原因。这个论断，我们从普天之下的人的行为中就可以看出来，从对我们的天性的动机的分析中就可一目了然的。

三种情欲汇集于三个我们称之为奢侈、小组和谢利叶的策源地——它们是引力的一般的条件。

如果你完全实现了这三个条件，你就可以支配一切引力；采用使人产生乐趣的办法，你就可以使他使出他的全部精力。如果你背离了这三个条件，你就会使引力的作用逐渐减少；于是只好用强制的办法代替使人产生乐趣的办法，才能使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当你厌恶的程度愈来愈增加，也就是说，当你背离引力的条件愈远，对情欲系统的损害愈大的时候，对人的强制的程度也将随之增加。现在，一端是自由、秩序和幸福，是法郎斯泰尔的协作制度，而在另一端是奴役、无政府状态和苦难，是野蛮的或文明的分散经营制度。请你选择。啊！我希望你选对了！虽说本世纪的聪明人所找到的种子还不能结出美好的果实，但至少它要有劳动、协作制度和自由的倾向；这些倾向今后是有前途的。因此，我们大家要鼓起勇气，催赶行动迟缓的耕牛，把土地整治好；要有美好的收成，就得加油干；到时，让我们这些劳动的人，大家一起来庆贺丰收！

我不知道我讲的话是不是对，但我觉得，你看了这些论述，鉴于列举的事实是那么确切，推理是那么严密，你必然会深信，对情欲引力——人文科学的唯一的真正基础——加以分析和综合，便可找到那个早已奠定的符合人的天性的真正的社会结构，而且深信，把这个结构应用于人的劳动，其结果必然会把人类吸引到他的普遍的事业上来，吸引他去治理地球，换句话说，就是使他在地球上开始进行吸引人的劳动。

我将用一段话（这段话的意义，读者以后是会明白的）来结束这篇附录的论述。我们首先从经济、秩序和统一性方面论证了协作制度的优越性。接着，我们又进而研究了人类的组织，弄清了他的需要和愿望，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希望建立谢利叶。我们天性

的情欲所希望的这种谢利叶，显然是只有在一个广泛的环境中，在一个统一的和协作的环境中，才能产生许多小组，实现不和谐、和谐与错综复杂的交叉组合。为了要应用这个结构，就需要一个比家庭(分散性的社会的狭窄的基础)大三、四百倍的环境：需要一个由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人组成的法郎吉作为第一个活动的基地。

因此，纯粹从劳动方面看，我们已经能够得出结论，要以协作制度作为社会经济的最终目标；现在，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心理和生理方面看，对天然的情欲进行研究的结果，也使我们认为应当努力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理智，以及在确定最大限度的生产、消费和财富方面所采用的数学法则和普遍的秩序，也要求我们达到这个目标；人类心灵的活力，自发的基本动力，这些遭到无端的诽谤和攻击的情欲，也同样要求我们达到这个目标；须要指出的是：人们对这些情欲的要求，根本就不去研究；道德、法律和宗教竟相用脚把这些情欲踢出门去，不正眼瞧它们一下，也不给它们取个名称，数一数它们有多少种类。这些情欲猛烈反对社会的形式，是有它们的道理的；聪明的人们今天已经懂得应当衷心按照情欲的启示行事，因为它们教我们如何认识真正的秩序的法则，只有它们才能使我们达到世界的永恒的和谐！在数学、普遍的秩序和理智的要求，与情欲、快乐和幸福的要求之间如此巧合，这难道不是人类有美好的命运的明证？难道不是宇宙万物将按神的律法得到完满的安排的明证？这样巧妙的相互关联，谁敢胡说它不是上天的安排？谁敢否认这先定的和谐？谁能不接受这和谐的和光荣的命运？

对第二部分的附录的补充

关于吸引人的劳动的几个现象的研究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要想安排好工兵团的工作，使它的效率比今天取得的效率高得多，那是很容易的。工兵每年都要完成许许多多的工程：制作柴笼、修掩蔽所、加固战壕的柴捆、构筑栅栏和钉盲障顶板；还要修城防工事、埋雷和设路堑、挖濠沟和坑道、开山、架各种桥梁、修行军灶和搭临时棚屋，等等。

这些工程，每一项都分工很细；连队的每一个人都要会这些工程，能做各种细分的工作。

在军队中，大家对与各项工程有关的技术都精益求精，但仅此而已。要进行某项工程，只须下命令就行了；不执行命令，就关禁闭。谁也不曾想过对工程和工地加以适当的安排，给劳动的人以某些刺激。命令工兵工作，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给各个连队划定他们各自在工地上或战壕中工作的地方就行了。他们在那里孤孤独独地干，在工作中彼此不通消息；各个连队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好象是一支孤军；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也不互相进行比较；一个团的各个连队通过协同和竞争而互相影响从而作出强烈反应的可能性，已完全消失。其次，在每一个连队中，工作进行得也很混乱，干的活儿彼此都差不多。

然而每时每刻都有许许多多给人以启发的迹象！首先是每个小组的人（虽说他们都是被强迫干一些对他们毫无益处的苦差事）

都很快乐。其次是对每一个人劳动成绩的大小和熟练的程度的严格评价；另外，在有时候作出了某种有助于进行竞争的安排的时候，劳动的激情便表现得非常明显。此外，我们每天都可在工地上见到有进行竞争的自然倾向。不过它们的萌芽往往受到束缚和按命令行事的极不灵活的安排的限制。尽管这样，我也经常看见他们在干劲十足地拼命劳动。有一天夜里，在一个防御工事的前沿阵地上修罗涅亚防线[①]，那两个在战壕中一块儿劳动的营之间也展开了竞争。上午拼命干了六个小时之后，他们那两个工地上的工作全部都干完了。而其他分开劳动的营的工程还没有进行到一半哩！大家把这件事情在团里谈论了三天。大家都说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唉！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可相信的了。不可相信的是，每一年都有千百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眼皮边，可是人们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让各个连队和各个工地采用一种适合于激发劳动热情的分工方法；在执行任务方面，劳动热情比威胁手段和关禁闭更有用，比军官和军曹的厉声呵斥更见效——这些方法只可偶尔使用。

我就要这样办；如果由我来安排一个团的工作，我将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证明：适当地分配劳动的场地，对劳动进行分类，把所有的小组分成若干梯队，在连队内部同时采用各种不同的技术，使它们展开竞赛；然后，我将把所有的连队面对面地排成三行，比较他们所作的成绩，每天或每周把结果向团里报告，作出详细的计划，适当地让各个连队交替变换工作，我敢说，这样安排，将使各个连队比平常时候在沉闷的气氛下劳动的成果多六倍，惩罚人的事

① 因系罗涅亚将军首先提出这种战壕的修法而得名。

情少六倍，快乐的心情增加六倍，人们劳动的劲头大六倍。如果再加上采用奖励和提升的办法，情况又将怎样呢？凡是对士兵在劳动中的情况进行过研究的军官，都会象我这样说："这太好了，军队在劳动方面作出了榜样，从而开辟了通往未来的大道！"

既然我要用一篇补充的短文来列举和论述一些可资佐证的事实，我就再举几个事例。

大家都知道，矿工在地下劳动是多么的辛苦和感到厌烦。在一个五十公分宽的小支道里匍匐爬行，或者在地下三十法尺的窄小的坑道里挖煤，那是一点也不舒服的。然而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团的士兵在干这种活儿的时候，却依然很热情，很积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大家都按科学的态度办事，工作非常认真：手里拿着铅锤和角尺，动作干脆利落，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漂亮。了解工作的意义而且有兴趣去作，这是产生引力的第一个原因；劳动的人精神振奋，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高尚，因此人人热爱自己的事业，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事业上。请读者注意：这种情况，是和谐制度的劳动的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在和谐制度的劳动中，谁也不象我们今天的无产者干活那样粗糙。在和谐制度下，是再也见不到那种象机器似的工人的；被文明的劳动弄得昏头昏脑的工作消极被动的工人，象牲口、活塞或钟摆那样没精打采地工作的工人，是没有的。没有作为的人一个也没有。采用交替变换工作的办法，使人的一切力量都发挥出来了，一切技术工作都动脑筋巧干。工人是人，要用头脑指挥手。大家都想把一件事情作得十全十美，都想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才智，因为这是在进行创作。人们要成为作品的作者和主人。

他要对作品倾注他的心血,对它产生感情。个人是这样,小组和谢利叶也是这样。

我们团里的坑道兵和布雷兵,由于他们从事的工作有多种多样,而且每天要和有文化的军官和军曹相接触,已经在这些须要进行推理的工作方面有所提高。因此,凡是能协调一致地进行并产生成果的工作,他们都非常乐意去做。他们坚决要把工作做好,要做出很好的作品来。有了这种想法,再加上要与别人竞争的心,所以工作进行得又快又好,而且很有把握。在第二团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年,有两个连——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两个连的连长是约特和比果——奉命共同挖一条沿棱堡凸角的埋雷坑道。人们把这一条在工事正面的中垂线左右两边对称的坑道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一个连负责一部分。军官、军曹和士兵都展开了竞赛;每天早上大家都干劲十足地来到工地,因此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干得很利落:两个连队都有权利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

在我们的团里,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工作,大家本来是很讨厌的,但只要能象我刚才所讲的那种工作一样产生明显的效果,大家也是很喜欢干的。相反,有些工作虽然不算太艰苦,但老不见成效,他们干不多久就会感到厌倦的。有两个连在整个工期每天都能苦干六至八个小时,而且一直是在你追我赶地干。大家都想把已经开始的工作赶快做完,而且要做得很好。涉及连队荣誉的事情,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它干好。然而,如果你带这两个连队去打靶,开头两个小时,大家还是兴高采烈的。一个人打中了目标,他所在的连队的人都把它看作是连队的胜利,借机向对方说一些杂七杂八的玩笑话。双方都要瞎吹牛(夫人,请原谅,我在这里

只好用这个词）。然而三个小时以后，气氛就趋于平静，正如雨过风就停一样，高兴的劲头也没有了。这时，大家心不在焉，思想不集中了。即使有人打中了靶子，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他们所进行的，只不过是一种操练，而不是一项工作。

我没有用埋雷兵积极苦干的精神来否认交替变换工作的必要性，因为任何一样工作开头两个小时总是很起劲的；我只不过是想指出：一个精心安排工作和保持干劲的连队，总是比临时凑合着干而且干劲不长的连队强得多的。在协作制度下，谢利叶的竞争心是永远都有的，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正如在文明制度下，党派的积怨、等级的轻蔑和民族的仇恨也是永远都有，一代一代传下去一样。

我已经说过，做一件没有成果的事情，干劲是不会持久的，能贯彻计划的情况是很少的；象我们团队进行的工作，坚持的精神还是比较好的，然而我们团队的工作，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操练。操练期间一结束，所有的防御工事、濠沟、挖得那么好的埋雷坑道、铺上草皮或柴排的战濠、临时搭造的木板房和砌的灶与营房设施，都将被填平或拆除，恢复原来的平地；所有一切成绩都将化为乌有。

相反，如果劳动的目的有生命，能够持久，尤其是如果它附属于某一个大的整体，符合大家的想法；如果搞的不是模拟的围城演习，而是真正的包围一个城市，啊！你再看看工兵干起来又是另外一番劲头了！在七月革命的时候，人们谈到在普鲁士人到达梅斯之前，该城下令做好防御准备的情形。我一直还记得当时人们的兴奋样子，城防工作做得又准确又迅速。这个城市的要塞原来好

象是懒洋洋地在阳光下睡着了似的；它的围墙上悬吊着长了十年的草，女儿墙和边坡上的草也到处都是；它没有一点儿凶恶的样子。古老的炮眼也只留下一些残迹。棱堡、护墙和半月形碉堡都显得很敦厚，我告诉你，简直象睡着了似的。啊，你别瞧它这个样子！大家在两天之内就把它梳洗了一番，给它理了发，刮了胡子；在两天之内就把它的凸角完全修好；也修好了围墙，砌好了炮眼。铁锹、十字镐和斧子，全都使上了！拉炮的车川流不息地到武器库去装运长枪和大炮；街上到处是拉炮的车子在奔跑。军官和士兵都参加，大家使劲一起干！在两天之内，就把大炮安好在炮架上；大炮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炮口对准战场，装上弹药——炮弹都码成了堆——作好开炮的准备。人们再也见不到要塞原来的样子了。它在各个攻击点都安好了栅栏，密布了枪炮；它到处都作好了打的准备……。普鲁士人要来，就让他们来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热烈的情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奇迹？这是因为在战备活动中，在部队内部，在各个团队和连队内部展开了竞赛，而在共同的目标中又大家配合一致；因为所有情绪激昂的人都协同行动，从事一项贯穿了整体思想和高度热情的事业：爱国主义激励着每个人的心；内部配合一致的程度，由于要对付外来的竞争而更加紧密，决心要和我们的普鲁士邻居比个高低，因为当时我们曾错误地以为他们抱有敌意。

正规的包围战，在文明制度中是最能表现激烈的争夺情况的例子。在包围战中，有攻也有守，情况十分微妙。凡是想读一点儿有趣味（我在这里指的是戏剧趣味）的书的人，请阅读沃邦的《论要塞的攻与守》。我们的小说，哪一本也不如此书好。从开始包围，

直到突破内部的防御工事，一步一步的计划，十分周密！一次围城战，就是一首史诗。实际上，《伊利亚特》* 的主题并不是描写海上航行。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和突然自发的事情，出乎意料的事情、预先安排的事情、招惹的事情和临时发生的事情，诗中无一不有。被围困的各个部队之间的内部的竞争；围城的各个部队之间的内部的竞争；由于对付外部的竞争，各个部队的内部行动的协调一致，所有这些，在诗中都有详细的描述。这一场日以继夜地连续几个月的恶战，既有长长的忧郁的寂静的时刻，也有万炮齐发震耳欲聋的时刻。寸土必争，好极了！我希望我自己也可用一段篇幅来描写这种战斗，描写人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穿过那些象长蛇似的弯弯曲曲的濠沟，描写坑道兵是如何从正面慢慢向枪炮密布的要塞接近。然后，再描写炮兵是如何射击的，各个部队是如何进攻的；被包围的人对包围的人是如何回击的……。啊！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每个人都拼命要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是一场要见个分晓的比赛；每一方都注视着坑道，想抢先占领！双方坚忍不拔的精神都表现得异乎寻常，而且都有非凡的勇气和才智。你以为坑道的沟并不比耕地的沟深，没有它那么坚硬难挖吗？

凡是打过包围战的军人都可讲许多奇迹般的事情，证明我们所讲的情况是真的，证明这些激发情欲和竞争心以及使人的行动协调一致和不协调一致的办法是多么地有助于启迪人的智慧和天才，鼓励人的勇气，使之投入行动。要从这方面来看人的价值，看他有多少灵活的办法！情欲将发现埋藏的财富；同摩西的杖使清泉从沙漠中冒出来一样，它将使潜在的才能显露出来。

---

* 《伊利亚特》，古希腊诗人荷马描述特洛伊战争的史诗。——译注

我很抱歉，不能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都列举出来。我在这里只提一件事情：我们的部队曾经在西班牙防守一个要塞，抵抗英国人的进攻。每一个营防守一条战线；各个营之间展开竞赛，想出了许多巧妙的防御办法，取得了十分惊人的效果。

唉！这是工作嘛！大家花费了许多力气，发挥了巨大的才智，克服了无数的障碍；这是有组织的劳动，它是吸引人的，但也是颠覆性的，这就是说，它违背了普遍的秩序和人的幸福。应当组织和谐的和生产财富的劳动。你可以找到千百种办法和无限的动力使它和情欲结合起来。

文明人的生产劳动没有这些巨大的冲动的效果，没有这些情欲激动的热情，因为它缺乏组织，不结合成一体。因此，我们期待着我们的法朗吉，我们装备齐全的队伍，我们的劳动大军。不过，从现在到那时之间，劳动将依然是毫无生气，沉沉闷闷，没有任何趣味，而且令人十分厌烦。以打仗为例，如果战士一个个被隔开，彼此之间毫无联系，被限制在狭隘的范围内，只是为了挣饭吃才打仗，不组织起来集合在共同的旗帜之下，没有高尚的和风雨同舟的感情的鼓舞，其结果也必然是完全一样的。

在即将结束这篇补充，开始论述生产劳动的时候，我将举一个很有趣的吸引人的农业活儿的事例。须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论述的发生在我们的社会里的这些劳动的事例（如收割庄稼或收葡萄），以及我们马上就要谈到的另一件事情，纯粹是偶然的，不合常规的，而且是不能持久的，不可能产生强烈的推动人们前进的效果的。在这些事例中，有许多条件还不具备。

请你拿着一把连枷，单独一个人走进一个谷仓，或者更好一

点，走到太阳直晒的地方，去打麦捆。你试试看，这样作是否有趣味。现在，让我们来读一段我们的朋友沙利倍拉罕对他在下布列塔尼所见到的打麦子的精采的描述：

“在农业上已经有了一些吸引力的萌芽。我在下布列塔尼所看到的农民的这种出自本能的萌芽，没有任何人想到把它们推广到其他的劳动部门去。值得注意的是，哪里有这种吸引人的工作(由于劳动的时间长，吸引人的程度实际上已经很小了)，哪里就出现小组；当然，有些小组组织得比较完善，有些就不那么完善。

“用连枷打麦这项劳动，是最艰苦的，须要用很大的力气，胳臂和全身都要很紧张地快速运动。这种活儿，在下布列塔尼大部分是八、九月间天气正炎热的时候作的。啊！尽管这样，乡里的人却很喜欢干，尤其是年轻人真是巴不得干。这种活儿，大家并不是彼此孤立地单独干的；在打麦场上至少有十至十二个人面对面地排成两行，进行比赛。在每一行中差不多总是有两个侧翼在互相比赛；当中有一个又有劲又打得好的人带领着他称之为他的“一班人”即整个小组加油干。谁最有本事，谁就有权力指挥一个小组的人，不论他是佣人、雇工或师傅，都没有关系，只要他能鼓动大家干活出力气而又不致于弄得精疲力尽；只要他能抓住时机变换工作，让人们有紧张的时候，也有轻松的时候，就行了。

“有节奏地打连枷，让它发出有节拍的声音，这也是一种减少疲劳的好办法；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笨手笨脚，打连枷的声音和大家不协调，大家就把他赶走，罚他去打扫场院。尽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雇工，但只要人员搭配得好，干起活儿来也是挺卖力气的；

如果天气好，麦粒也好，再加上主人是一个为大家所喜欢的厚道人，时不时地让大家吃点儿东西，大家干起来就更有劲了。如果参加的人多，人们就往往分成两个小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两个小组之间有竞争，干劲就更大了。这时候，你看那快活的布列塔尼亚农民连声叫好，夸了这个又夸那个；有时候他们也批评人，而被批评的人心服口服，越来越使劲干；两个进行竞赛的小组有说有笑，你追我赶地努力工作。

“打麦子的活儿是如此的有趣，连小孩子也想来参加。不吓唬他们，甚至不打他们几下，是把他们赶不走的；他们的力气还不够，还没有经过足够的锻炼，还不能和成年人一起干这种活儿。这是不种葡萄的地区的小城市的市民有时候到乡下来参加的唯一的农活。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年轻的打猎人，尽管穿扮得挺时髦，也放下猎枪，拿起连枷参加打麦。到劳动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手上都起泡了。

“所有这些情况看起来都是很平常的，零零碎碎的，但是我认为，它们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傅立叶先生的协作制度的劳动办法的基本设计是很好的。

“我毫不否认打麦子的机器比布列塔尼亚的农民所用的方法好得多；我只是想证明：即使是很累人的活儿也是可以使人感到乐趣的。

“人们可以试一下：这种活儿，让孤孤单单的人去作，或者让三、四个人去作，你将看到，他们辛苦的程度即使增加一倍，效果也是很差的。所以，小农户人家并非什么都自己搞自己的；他们去帮助土地多的邻居，而后者接着又反过去帮助他们。这样对大家都

有莫大的好处，因为他们知道：'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句话实行起来，效果并不总是好的。他们发现，不管拉封登[①]怎么说，依靠邻人，甚至等待邻人来帮助，其效果有时候并不坏。要看到这样换工的好处，要看到这种使农村的人互相帮助的效果，而不能光说他们从这个村到那个村花了不少时间；要估计到人数多，家数多，男女老少都有，这种情况对劳动的人的影响，对他们的劳动生产的影响。人不是牲畜，不是机器；在计算牲畜或机器的力量的时候，是不包括什么使牲畜活动或使机器运转的情欲的动力的；情欲的动力只有在一定的环境才能发挥作用，而人们迄今还没有考虑过如何使这种环境得以产生哩。"(《工业改革》卷一第153页)

在这儿谈一谈劳动引力，也许是恰当的。这种现象发生在格里尼翁的模范农庄举行犁田比赛的时候；巴黎的文明人每年到那儿去看了回来都对他们见到的情况感到吃惊，说比他们在法兰西剧院看一场戏还满意。首先使他们吃惊的，是那里一切都秩序井然，到处干干净净，安排得很有条理。尽管我们有文明的偏见，在法国的农村和农人家中已经见惯了肮脏和难看的情形，但也觉得在格里尼翁见到的一切简直是奇迹。他们的牲畜的身上一点脏东西也没有，在畜棚里显得很漂亮；每一头牛都待在指定的地方，旁边有一个牌子标明它的名字、年龄、品种、饲养办法和产奶的数量与质量。地里也插有牌子标明地名、作物和耕种办法，以及每年的产量。这些措施，使牧牛人和农家的孩子的身上产生了很明显的热情的萌芽；文明人对此感到十分惊奇，因为在他们的仆役的身上

① 拉封登(1621—1695)，法国寓言作家和诗人。——译注

是一点热情的萌芽也没有的。然而，最使他们看得入神的，是比赛的情形：一、二十把犁都干干净净，闪闪发光，套在马的身上，成一字横队排在一块大田的前面；每一把犁的前面有一个标杆，指示它应该犁的第一道沟：这就是它的战线。人和马都精神集中，作好犁田的准备，焦急地等待着开始的命令。

战斗就要开始了：有时候看谁犁的沟深，犁的沟好，但时间不限；有时候又比谁犁得快，有时候两项都比。“犁田开始！”话音一落，他们便象炮队那样立刻出发。你看他们犁得多么的快，我告诉你，他们的行动就象打仗似的。不过，所有这一切，和法郎吉的劳动大军的大规模行动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是击剑比赛，一个是骑士比武；一个是两人决斗，一个是大军作战。一个模范农场和一个法郎斯泰尔无法比。

完全可以作到使人受犁田工作的吸引。曾经在洛维尔模范农场研究过农业问题的朋友告诉我，那里的学生都有活儿作。人们把去劳动的先后次序排好，每个人都不放过自己的机会；如果照顾谁，让他多劳动一次，学生就会大闹大嚷，说是损害了别人的利益。然而在洛维尔，对人有吸引力的事情还是不多的，有许多事业甚至还没有萌芽。

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千百件；对这些事例的分析，非常明确地证明：任何工作，无论是生产性的、非生产性的或破坏性的，也不论是有用的、无用的或有害的，人们之所以对它有兴趣，那完全是由于某种情欲动力发生作用的缘故。如果你想使劳动对人产生吸引力，从而使人走上他的幸福的命运的光明大道，你就应当使情欲在劳动中发挥作用。

这个补充材料，我当然还可以例举许多事实来丰富它的内容，不过，它的目的不在于例举事实来证明，而在于使读者对以前和现在每天都可见到的事实的意义自己去进行研究。

〔附记〕《时代》报今天上午给我们报道了一件也许容易被人忽略的事实；我现在把它作为附记抄录在下面。

"在布发里克的埃尔隆营房附近的储存草料的工作，进行得又快又好。五月二十七日，当第一批装载草料的车子进入营房的时候，人们欢喜的样子，简直是象在过节日。一个亲眼见到这一盛况的人向我们作了详细的描述。现在，谨向读者把他所讲的情形报道如下：

"埃尔隆营房，
1835年5月27日

"上午十点钟，十辆装载草料的辎重车进入营房，停在码草垛的场上。草料很多，草垛必须码好，并符合总监的意图。一趟车所码的草垛已经大大超过了预料；这开头第一步的成绩向持怀疑态度的人证明：这些人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民族的荣誉，是国家的繁荣；为国家的繁荣作贡献，每个人都感到兴奋和喜悦。

"这头一批六辆车，在外籍兵团的莫勒上尉指挥下，一辆接一辆地从码草垛的地方出发；莫勒上尉系奉主管粮秣的拉巴特尔中将之命，在第一骑兵团的沙士坦中尉和博默尔少尉协助下专门负责此事的。在车队的前面，有外籍兵团和第一骑兵团的军鼓、军号

和乐队作前导。在车队行进的时候，一直是又敲鼓又吹号，不停地奏乐。

“在头一辆车所装的草料上，有一束鲜花，五颜六色挺艳丽，使车队行进起来既显得神气，又带有春意。割草的人、翻晒草料的人和打捆的人，一共有三百之多，全都是外籍兵团的；他们头上戴着花，手里拿着有绿叶的树枝，作为欢乐的象征，护卫着后面的五辆车子前进。他们的步伐整齐，歌声嘹亮，与乐队的音乐交融在一起，使这次在阿特拉斯山脚下的米迪亚平原上由欧洲人临时举办的盛会更增添了魅力。这些欧洲人，值此一年当中大地向人们奉献财富的这一美好时节，在想象中以为又回到了故乡的土地上。

“车队行进了半个小时之后，便进入了营地，停在罗贝尔少尉预先指定的场地的周围。在场地上，待一会儿工夫就会象用魔法似地堆起巨大的草垛；车子在粮秣处长什奥恩布上校和外籍兵团团长兼埃尔隆营房指挥布列勒尔上校亲临指导下，在军乐和军鼓声中开始卸车；这时候，作农活的士兵还不停地唱着歌子。

“在一旁观看的军人和城里人是很多的。他们的光临使这次盛会更有了生气，同时他们也分享了士兵的快乐。他们的心中还有一个更深刻的思想：勇敢的军官们的高超的技巧和一贯的热心如此有力地激励了我们作农活的士兵们的意志和干劲；在向他们表示他们应该享受的敬意的时候，每个人面对着野蛮人不愿在这富饶多产的土地收获的财富，似乎都回想起了一个演说家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讲过的一句话：‘从此以后，阿尔及尔将归普罗旺斯管辖，而地中海则将成为一个法国的湖。’”

文明人是如此的蠢笨，政府是如此的瞎了眼，以致这一切都未对他们起到任何教育的作用！鉴于士兵们对大规模种植工作如此的热情，工兵团对土方工程如此地拼命干，尤其是这个军队的军官对各种各样的工作和建设如此的积极，政府才开始想修建战略公路。——这么无能，这么软弱无力，真是可悲可耻！

过　渡

回答"是"还是"否"？

我不愿意象这个城的或其他地方的愚蠢的诡辩家那样，争论什么赞成或反对

拉伯雷

人站在那里，在他的脚下就是大地。

人赋有体力、情感力和智力。

他所赋有的这些力量应当如何使用呢？是用来搞破坏还是用来搞生产？是用来蹂躏这个地球，搞偷盗、抢劫、诈骗钱财和打仗，在国内打了又在国外打，还是用来耕种土地，把它整治得漂漂亮亮的，想许多办法使自己幸福，使自己在物质和精神方面臻于完善？

虽说人注定要从事生产劳动，从事创造性劳动，使自己在物质和精神方面臻于完善，发展自己的才能，但是否因此就应当使劳动成为一种酷刑，把它强加给奴隶、贱民和无产者，让他们受罪，而让少数懒汉享受？

显而易见的是，能使用和发展人的种种才能的生产性劳动是吸引人的，是人在地球上的命运。再说一次：

要么就不使用人所赋有的才能；

要么就用他的才能去杀人、偷盗、抢劫和从事破坏；

要么就用之于生产；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什么更好的用处呢？

因此，压倒其他一切问题的核心的社会问题是：要有益地把人的力量用之于吸引人的生产性劳动。

为了使劳动成为生产性的，能生产最多的东西，就应当对劳动加以组织。

为了使劳动对人有吸引力，就应当按照人的倾向组织劳动。

如果劳动不首先在公社中按照人的倾向加以组织，就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在全世界这样组织。

如果公社的土地分散由个人经营，个人盲目地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没有一定的计划，听任各家各户自行其是，则公社对劳动是无法加以组织的，也就是说，不能按一定的法则组织，并给以统一的和有计划的领导。

因此，应当把公社中的各家各户联合起来，使公社成为法郎吉。

在法郎吉中，按什么法则组织劳动呢？你们去看一看一个机关（任何一个机关）是怎样组织的呢？你们到各个部、法院、剧院、大制造厂和行政部门去看一看，它们都实行分工和细分工，分门别类地建立谢利叶。军队的情况怎样呢？军队是一支由四十万人组成的部队，也就是说，军队要分成师、旅、团、营、连、排、班；步兵、骑兵、特种兵、炮兵和工兵，全有；还有后勤、粮秣和医院等部门。我看，谢利叶也应当采取这个办法。

因此，如果你要在法郎吉中组织劳动的话，你就按劳动的种类组织各种谢利叶，然后让人们按不同的细分工组成基层小组。这样作，正是“组织”这个词的本义。

应当让人们按不同的劳动组成小组和谢利叶，这样说法，有什么奇怪的呢？你们之所以不这么作，是因为你们不愿意采取对劳动加以组织的办法。劳动是个人和国家的幸福的源泉，你不愿意去对它加以组织，反而认为实行行政管理、设立警察和推行战争是好办法，这就表明你们是非常愚蠢，是在一意孤行。对于持这种看法的人，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

现在，法郎吉中的各个部门、各项事业和工作都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分门别类地进行；谢利叶和小组的人员都有组织，还用得着强迫人去干活，不顾人的志愿，硬要诺迪埃去饲养奶牛，桑夫人去撇掉炖牛肉的沫子，沃冈松去写歌剧，莫扎特去搞机械，拉斐尔去做蜡烛，米歇朗吉去卖蜡烛，让一个学究先生去画圣母像或者去修大教堂吗？我觉得，应该让每一个人按照上帝赐与他的爱好去作。须知上帝既然要我们从事劳动，使我们具有不同的爱好，他当然知道他给我们的爱好必须要恰当，要和我们的需要成比例。有人说：上帝赋予人的爱好是带有诗意的，他不可能让我们去喜欢犁田；这种说法是不聪明的，因为，说到底，只有吃饱了肚子，才有力气唱歌。

参加小组和谢利叶是自由的。

我们这些自由的劳动者，我们这些耕种我们自己的土地、经营我们自己的作坊、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装饰我们自己的房屋的自由的劳动者，既然有选择工作的余地，干了这种工作又去干另一种

工作，可以参加二十个、三十个、五十个谢利叶，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还可以参加更多的谢利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要一辈子只干一种工作，担任一种职务呢？

因此，小组每次劳动的时间要短，而且内容要有变化。

至于施展计谋搞竞赛，就放手让人们去搞！请放心，我们不会进行干预。

一般地说，除了有意识地例外安排之外，法郎吉中的工作都将由既互相竞赛，又互相衬托和互相交叉的**小组构成的谢利叶**承担；**相似时便引起不协和**，**相衬托则形成和谐一致**，**有变换就要互相交叉**。

这就是傅立叶的有关组织的全部理论。

你们这些制定宪法的大圣人们，不说梦话的空谈理论家，你们发现它有什么空想、虚构和偏执的地方吗？啊！你们是喜欢英国和美国的法律，还是喜欢九一年的、九三年的、督政府时期的、执政府时期的、帝国时期的、复辟时期的和光荣的宪法？它们每一页上都写有漂亮的许诺的言词，记载着一些说是永久有效的东西，能保证每一个法国人在乡村或城市都能身体健康，生活舒适，都能受教育，享受种种快乐，一句话，给法国人带来幸福……所有这些，过去没有哪一部宪法不讲，将来也不会有哪一部宪法不提到。正直的政治改革家们，你们真是很聪明的人！英国的和美国的法律，一人政府，或者两人、三人或四人……你愿意多少人就多少人的政府，还有选举制度的改革和许多的其他东西，你们都提到了！因此，饿着肚子辛勤劳动的人民，对于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当然是感到很高兴的！他们还没有醒悟到：虽说劳动是人类的**需要**，但只要他们**被**

七 强迫去干令人厌恶的工作,只要他们不感到劳动是一件快乐的事,他们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幸福的;

在这里,我希望你们对这个问题表示一下自己的看法:在公社里,是否须要对劳动加以组织,把工作分门别类地由谢利叶进行?——你的回答是:"是"还是"否"?

是让每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爱好自由选择工作,做他喜欢做的事,和他喜爱的人一起干,随他的方便而改换他的工作,还是强迫他遵守一种严格的制度,把一些与他的天性和意愿相违背的法规强加在他的身上?……如果要强加的话,由谁来强加呢?(我很想知道后代的人鉴于我们这一代的人在这些问题上竟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来解决,他们将作何想法!!!现代的人笑过去的人……)

人们是否会把谢利叶的法则,象我们阐述的那样,象傅立叶所说的那样,作为劳动组织的自然法则呢?

如果不拿它作劳动组织的自然的法则,你们又用什么东西去代替它呢?你喜欢分散经营制度、劳动者的混战和文明的内战吗?你采用另外的组织办法,而不建立小组,不分门别类地组织各个工作部门和建立谢利叶吗?为了使事物井然有序地进行,使人们能行动自由,在劳动中感到快乐,你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我再问一次:对劳动加以组织,是否必要?请回答"是"或"否";你是否愿意试一试,采用自然的组织方法?请回答"是"或"否"。

这些事情纯粹是常识问题。世界上最明白不过的事,有些人就是看不起,他们赞赏陈规,不愿意用这个法则作为工作的规章和劳动组织的基础。他们拒绝在适当的时候在半平方法里的土地上

作一次试验。他们一听说试验，就表示拒绝；其实，他们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在阐述我们的想法和论证它的效果。

你们如果明白了我们的想法，而且承认它是对的，你们就向前迈进吧！前进！因为我们手中有阿莉阿德尼牵引人走出迷宫的绳子；我们有在大海航行用的六分仪、指南针和头上的北极星。现在，我们可以到达未来，从法郎吉出发，跑遍全世界。

第三部分

和谐制度

傅立叶对我们说：走出烂泥地，
　受骗上当的人们！
　由法郎吉组织起来，
　在一个引力圈内劳动。
　大地经过那么多灾难后，
　与天结成了亲密的关系；
　那制约众星的法则
　将给人类带来和平！

P. -J. 贝朗热

序　　言

法郎吉中的各种职能的具体化——统一的色调

和谐制度下的人们的清脆的声音，将使劳动产生丰硕的成果；它将引导各个阶级和各种情欲奔向这个目标。

沙·傅立叶

§1

把我们的军队组织起来!

鲁热·德·利尔

这里有十五个从他们天性的某一点上看来是相同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共同的爱好而集合在一起，而且通过选择和情欲的驱使而自由组成小组。这是原始的事实，完全是自由的和自发的行为。小组体现了个人的意愿和他们相互的感情。

小组在谢利叶和法郎吉的支持下，向法郎吉负责做好它所承担的工作。此事关系到它的荣誉。这时团体精神发挥作用。小组加入谢利叶。这是第二个事实。你已经了解了这个进程的头两步；你可以使这个进程无限地继续下去。实际上，从第二步起，小组的成员就和谢利叶联系起来了，就和法郎吉、国家和整个人类联系起来了。

小组中的人分担共同的工作中的细小的分工；小组下面的各个分组互相配合。谢利叶以小组为基础，而法郎吉则以谢利叶为基础，省以法郎吉为基础，国家以省为基础……，这样类推下去，一直推到全世界；小组活动的基础是个人，而第一级谢利叶活动的基础是小组，第二级谢利叶活动的基础是第一级谢利叶，等等。这是规律。因此，你懂得了谢利叶在法郎吉中的作用，你也就懂得了它在宇宙中的作用。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会出现**两种规律**，**两种真理**了，事情便很荒唐和矛盾了。

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如同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样，我们按部就班

地以公社作为第一个活动的场地，就远远比空想理论家高明。的确，我们没有费多大力气就进入了佳境，因为基层小组在它自然的形成后只走了两步，我们就找到了全社会划分等次的规律。连编入营，营编入团，团编入旅，旅编入师，师编入军。卫星依附于星球，星球依附于太阳，太阳又依附于星云中更高一级的太阳……。同样，小组自由加入第一级谢利叶，第一级谢利叶加入法郎吉中更高一级的谢利叶，照此类推到全省、全国、全欧洲和全世界。这是协作制度的规律；协作制度就是这样从个人扩展到全体的。

因此，我们要研究法郎吉中的和谐的规律：法郎吉是一个宇宙的缩影，是按照世界的模型作的小型世界。把法郎吉的情况搞清楚之后，我们就可推知其他的情况，如大型社会的规律，支配世界的规律和宇宙演化的规律；因为，我再说一次，在宇宙的和谐中是不存在有两种真理、两种规律和两种系统的，在宇宙万物中是不存在有两种法则的。因此，我们要对我们的法郎吉进行研究。

我们已经讲过了小组的自发的形成，它是个人的爱好和感情的直接的和原始的表现，是协作制度的第一个要素，是人类有机的组织的表现，是天性的驱使和运用个人自由的结果。

如同许多个个人组合成小组一样，许多个小组组合成谢利叶，许多个谢利叶组合成法郎吉。

法郎吉一行动起来，就是一支作战的军队。一个临阵畏缩的团是可耻的；向后退却的营是可耻的，逃跑的排是可耻的；因此，你将看到各个小组都有旺盛的团体精神，使个人忠于他的小组，爱他的谢利叶，如同士兵之忠于他的连，忠于他的团，而且还有过之，因为人们并不是在国王或共和国的宪兵强迫下被征募到谢利叶中

来的。在谢利叶中，人们可以挑选他喜欢的同伴，可以挑选工作和组长等领头人；参加小组或谢利叶，完全是自愿的；如果觉得不合适，还可以退出。

团体精神，小组内部的联系，从事劳动的意愿，提升的机会之多，所有这些，弥补了人员流动的缺点，保证了任务的执行，使个人对他挑选的工作能坚持不懈地努力从事。

有些文明人——人数相当的多——听说在法郎吉中一个人可以变换他的工作和职业，可以施展他的不同的才能，就对你大声嚷嚷，说什么从今以后，人们什么都会一点，可是什么也不精。听他们的口气，好象人类从此就蹦蹦跳跳，象一大群癫痫病人和疯子。啊！人类是不会成为癫痫病人和疯子的。当一个人爱上了一项适合于他的工作，当他参加了某个团体，在某一部分工作中能发挥他的本事和影响，并有晋升的机会，对事业产生了感情和兴趣，这个人是不会把一项工作轻易就丢掉的，是不会把一个事业刚干不久就抛弃的，是不会今天干了明天就不干的。我经常看到有些人对他们的工作入了迷，夸大他们那个行业的意义和重要性：这种天然的倾向虽然在文明制度中是很可笑的，而且也不足以使人在文明制度中转而热爱他们所厌恶的劳动，但这种倾向在谢利叶中却是很有用的。谢利叶的人员很充实，用不着担心不断有人脱离谢利叶。你们应当相信小组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相信他们彼此的联系，相信团体精神的作用与协调一致和不协调一致的相互影响，相信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提升，对他自由选择和热爱的工作有一种天然的迷恋。

你看，青年人和老年人都在积极承担小组的工作。他们不乐

意听人家嘲笑他们制作的东西和所办的事情。每个人都为了团体的荣誉而全心全意地干。每个人都按时上班；无论是军官或士兵都准时开始工作，生怕有人占他们的岗位。

如果谁的工作干得不好，就根据不好的程度，或者对他进行教育，或者说几句俏皮话取笑他。

如果谁自高自大，狂妄而又没有什么本事，尽吹牛皮，小组里的人就取笑他和嘲弄他，这样，很快就会把他改变好的。中学的学生就是这么作的。

如果谁干活儿慢慢吞吞，疲疲塌塌，或者流露出为上帝而劳动的样子，小组的人就呲儿他；如果他坚持那个样子，就把他赶出小组。一个小组是不允许任何人有懒洋洋的样子的。如果你觉得在小组中干活没有意思，你就可以从小组的现职人员中退出来，当备用人员。还有许许多多小组向你敞开着大门。新吸收的人可以弥补人员流动的损失。同底比斯城三百人组成的圣战营一样，谢利叶是永恒不灭的。此外，由于个人在谢利叶制度中享有充分的自由，因此，小组用不着采取开除人的办法；即使采取，那也是很少的。

小组一成立，团体精神便开始发挥作用；一个小组的成员在一块儿呆的时间长，所以是不会不互相了解，从而按劳动表现和才能这两方面来评判人的。一个人干得如何，只有与他一起干活的人才能作出评价。当大家在一起劳动的时候，自然会产生公众舆论的；个人的成绩将受到尊重和正确的评价，因此通过一个人的声望和级别来评判他，是很容易的。

但是，小组中的各个成员的抱负并不受小组的狭窄的圈子的

限制。可以从小组提升到谢利叶，从一个种的谢利叶提升到一个类的谢利叶，照此类推。小组由上尉领导，谢利叶的两翼和中央由营长领导，谢利叶由上校领导，旅由将军领导，师首长的级别还要高。级别还可以上升，从法郎吉升到省，从省里提升去管全国的事，管全世界的事。当协作制度遍及全世界的时候，全世界的工作就会象法郎吉、省和国家的工作那样，统一进行；整个世界都象单独一个人的领地那样进行管理，而这个人就是团结成一体的充满活力的全人类。

加入法郎吉的一个小组，就等于是进了部队，晋升的机会是很多的。前程是远大的，在科学、艺术、行政管理和企业中，都可闯出一条道路，做一番事业。因此，有抱负的年轻人，你们努力干吧！一个人有抱负，这是件好事，因为是上帝使人有抱负的。这里有新鲜空气，你可以尽情呼吸。你可以得到财富和光荣，可以得到崇高的报偿和令人喜悦的成就。和谐制度下的青年和妇女们，你们将戴上王冠。啊！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在为人类服务的时候将见到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将见到的，不再是文明制度的满天乌云，遍地贫穷，不再是使人灰心丧气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你们将见到的，是广阔无边的晴朗的蓝天……。在这样的天空下，谁也不会在二十岁就自杀的。

今天，人们到处去谋事，在政府机关里奔忙。这种情形，和他们的天性的愿望是多么的不相符合；其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机关，不论是民政机关还是军事机关，都是有组织的。尽管一般的工资都不高，但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个奔头；上尉和下士想往上爬，想得到晋升的机会。还有一个原因是，担任涉及国家利益的大机关

的工作,比只为自己一人或一家打算的工作高尚和体面,比在窄小的店铺里卖布或在油腻的柜台前卖蜡烛好得多。其次,在政府机关里,工作和薪金都是固定的,有规定的,不会遇到使单独经营的农场主、作坊主和商人倾家破产的行情变化。

在和谐制度下,法郎吉的各个生产部门的团结,一个省的所有法郎吉的团结,等等,由于有一个逐级互相保证的制度而十分巩固,使每一个人肯定能得到一份工作,保证他起码有一个职务作为起点:他只须从这个起点,通过向有能力和热心的人敞开的千百条幸福和光荣的道路向前迈进就行了。

其次,法郎吉的职员和文明制度的职员不一样,他不是一个领工资的人。在文明制度下,国王本人就是一个领工资的人。在每一个朝代开始的时候,对于君主的薪俸讨价还价争得很厉害,看他们那样争争吵吵,真是可怜。而在法郎吉,职员是一个协作人;他勿须乞求给他的工薪,而是领取总的产品中该分给他的一份。这是在共同工作的人之间分配利益。谁也不由张三李四或老板、人民、国王发工资。各人拿各人的一份,拿他该得的一份。在劳动果实上没有任何强制服从的痕迹,劳动本身也不采取强制服从的办法。在劳动中,个人是完全自由的,担任他所喜欢的职务,和他所喜欢的人一起劳动;他可以完全按他自己的爱好去作。谁也不压迫谁。人人有充分的自由,谁也不与谁为敌,自由是有可靠的保证的。

因此,各种劳动和职务都是受人尊敬的,都是很光荣的。大家互相配合,齐心协力为众人谋幸福。你如果不参加耕地小组,那就参加教师队伍好了……。所有这些工作,都好比树上的树枝;树叶

给你遮挡风雨，树上的果实让你享受。所有这些工作都好似源泉，它们的水都汇流到你饮水的江河。它就是你的法郎吉！它的财富就是你的财富。它的繁荣和光荣，对你来说是很珍贵的。在法郎吉中，各个谢利叶之间是互相支援的，同军队中的团和营在战斗中互相支援是一样的。正如个人和法郎吉是休戚与共一样，法郎吉和它所在的省也是休戚与共的，省和国家、国家和洲、洲和全球的人类，都是休戚与共的。

§ II

> 请告诉我，你这位寻求迄今还无人见过的新的光荣的诗人，请告诉我，并向世人说明，他们被注定的是什么命运。
>
> 克拉里士·维古赫

人们在明白并接受他们的命运之后，便个个都有劲头。

这种劲头，并不是文明制度中的文雅的派头；有这种派头的人，是什么事也不作的。他们象庸人和懒惰的公鹅与母鹅那样过日子，在巴黎和外省的长沙发上得意洋洋地躺着。我们所说的，不是这种派头。

大家都知道，在战场上，劲头表现在有勇气，敢于冲锋陷阵，斗志昂扬而不犹豫。在赌场上，劲头表现在输钱而不输自己的风度，不皱眉头。在舞会上，光荣属于大跳特跳的人，一连六个小时，不疲倦，也不休息。在政治集会上，光荣属于说话慷慨激昂、能打动人心的人，属于声音洪亮有力的人；他从讲台上抓住听众的心，左右他们的意志，他操纵舆论，想把人们引向何处就引向何处……。

在法郎吉中呢?

啊! 在法郎吉中,光荣属于干活儿最卖力气的人,属于在劳动中最高兴快乐的人,属于干活儿最灵巧的人! 光荣属于在战斗中表现得勇敢善战的营! 兢兢业业的人将受到称赞! 勤劳和有才能的人将受到称赞! 有科学发现的学者和美化事物的艺术家将受到称赞! 有发明和创造的天才将受到称赞! 尤其是承担重活累活的人更将受到大家的表扬! 光荣属于这个集体中的圣徒似的战士,因为他们当中有性格开朗的人,有忠诚的士兵,有久经考验的勇士!

青年人、老年人、孩子们、妇女和年轻的姑娘们,大家努力干吧! 当谢利叶彼此竞赛,小组你追我赶,互相鼓励,展开批评,共同前进的时候,谢利叶和小组的士兵,谁愿意示弱呢? 在这些活动中,在这热火朝天、齐心协力的劳动中,谁能无动于衷,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干,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呢?

努力干吧,老年人;集体的工作需要你们的才能、经验和智慧;你们出主意,让青年人去执行! 男的干重活,女的干轻活和细活;个人按个人的才能和爱好去做;大家都有自由!

人们的热情是多么高啊! 伙伴们的齐心协力,是多么令人鼓舞! 在谢利叶中,有许多值得称赞的事等着你们去做;桂冠将戴在你们的头上。在法郎吉的队伍中,有明眸秀目和口齿伶俐的人使你们见了就喜欢,有心地善良的人使你们爱! 你们可以大力活动,发挥你们的热情,做你们喜欢做的事,你们在战斗中将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你们可以无限制地施展你们的计谋!

啊! 法郎吉的人,不是那种装模作样的、外表漂亮但呆板得象

冬天的铁块似的冷冰冰的文明人。法郎吉不是一个暗淡无光、象一潭死水似的没有生气的社会。温暖的春天的太阳已高高升起，普照大地；它驱散寒冷，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温暖！现在，人们汇集在田野上，他们彼此互相了解，互相敬爱！生活在沸腾，热情在奔放；生活激励着人们，使大家行动起来。人类从前在做恶梦，现在醒过来了。友谊、爱、个人的抱负、家庭的温暖、人与人之间的协和一致，这些都得到了实现；心灵的诱惑、感官的诱惑和使人心旷神怡的事，到处可见，可歌可颂的业绩数也数不完，人的全部力量都得到了发挥！这才是生活，绚丽多采的欢乐的生活，丰富充实的生活，充满激情的生活，热气腾腾的生活！你们现在要相信上帝了；当成年人怀着上帝赐与他的心过这种生活的时候，就再也不会感到没有希望了，再也不会表现得死气沉沉的了。现实超过了你们的希望，使人高兴快乐的事情任你有多大的本领也做不完。和谐制度的土地上到处是幸福。到处金碧辉煌，堆满了财富；一切都在运动，充满了诗意……，因为劳动变成了令人愉快的事情。

在和谐制度的土地上，劲头促使人们从事吸引人的生产劳动。人类与地球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他的事业，宛如一只挂满彩旗的三桅船，把所有的帆都打开，顺风前进。一切都被卷入了人类活动的洪流，卷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的电流。这时候，人类走上了他在宇宙中的岗位，做他应做的工作了。你们当中有人不愿意参加劳动！啊！你们这些懒人，你们这些“斯文的不干活儿的人”；万一（事实上当然不可能）在协作制度的大车间中出现了这么一批懒人，那他们肯定是一帮怪人！大家都去瞧他们。姑娘们笑他们，小孩子嘘他们……。这些高贵的无用之人，将比今天

的流浪汉还更受到舆论的谴责，将比无家可归的既没有工作也没有饭吃的人还为人们所厌弃；大家将因为他们无所事事、到处转悠而痛斥他们，而且比痛斥现在无所事事的富人还厉害……。不过，这些假设都是多余的，因为在和谐制度的土地上，这些现象不可能发生。

唉！团体精神、荣誉和劲头，在颠覆性环境中竟使世界上最令人厌恶的事情——屠杀成为高尚的事情。把一把刀子插进别人的肚子里，你们以为这在人类是很自然的事情，不令人愤慨吗？你以为一个人在心情平静的时候会无缘无故地和无动于衷地去干这种卑鄙的血腥事吗？好嘛！建立军队、发扬团体精神，存心让人们去竞争，授给他们旗子，要他们为了荣誉把旗子高高举起，为保卫旗子而战斗；对勇敢的人，给以表扬和提升！对死者，举行葬礼！对战胜者，高唱凯歌！对人民则大声高呼，说祖国在召唤……。你们刺激人们的欲念，然而到头来，你们将看到，那些唱着歌子去打仗，用刀子捅同胞的肚子的人，自己也将遭到痛苦和死亡，也就是说，将遭到人类天性最深恶痛绝的种种事情！！！

你没有想到过应当使劳动、科学和工业成为高尚的事业吗？没有想到过应当象干杀人的勾当那样来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吗？没有想到过应当使劳动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和激发人的情欲的巨大力量吗？你们办工业，在安的列斯群岛和美洲的模范共和国里靠的是工头的皮鞭，在欧洲的君主立宪国里靠的是对死亡和饥饿的恐惧。除此以外，还有对白银的酷爱，对黄金的迷恋，对利益的赤裸裸的贪心，极端的自私和残忍；然而卑鄙的个人贪欲与心灵的感情毫无共鸣，是不能升华成高尚的、可歌可颂的人道主义的情欲的。

道德学家！道德学家！你们这些永生的讲道人，是投降还是继续再说你们那些说了三千年的老掉了牙的絮絮叨叨的话？难道你们还要继续讲你们那些关于可笑的道德的经文？还要让人们去热爱那令人厌恶的劳动？上帝创造了情欲，使之成为大地向上天演奏音乐的乐器；你们对于情欲，所谓的组织的罪恶，还要埋怨吗？啊！你们已经把乡村践踏够了，现在是掉转马头，奔向光明的时候了；如果你们不改弦易辙，还要刚愎自用，人们就不要你们了。

再说一次，全部问题在于是不是应当对劳动加以组织。你们既然知道能够把人们组织起来打仗，在荒谬的和惩办性的强制制度下尚且能够大量利用人的情欲，把协作制度的阴影投在战争上就能把人们吸引去从事战争；你们既然知道这些，如果还不象我们这样认为把协作制度应用于劳动，就能把人类吸引去从事劳动，那么，人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认为上帝是希望人类去进行破坏和屠杀的，而且，正是为了进行破坏和屠杀，上帝才使人类具有各种各样的才能；如果人类把上帝赋予的才能用去从事生产劳动，上帝还会把人类的才能通通剥夺咧。这就是说，上帝是为了给撒旦效劳才创造人类的了……。唉！要是这样的话，让撒旦自己来创造人类，岂不更好吗？

在和谐制度下，劲头将促使人们去从事吸引人的生产劳动。这就是结论。

现在，让我们在半平方法里的土地上进行试验。

第　一　编

內在的和外在的奢侈的平衡或个人或产业的全面发展

第一章　体力的全面发展：健康、精力和身体的财富

> 健康是一种宝贵的东西；只有它，才值得人们不仅花费时间、力气和金钱去取得，而且还毕生去追求。一旦失去了健康，我们的生活，就将受到损害；没有健康，感官的享受、智慧、知识和道德都将变得暗淡无光，通通消逝。
>
> 蒙泰涅

§ I

> 我的理论，归纳起来就是：劳动的时间要短，而不能长。
>
> 沙·傅立叶

如果读者确实明白了指导劳动组织的公式，知道它可以灵活运用于各种事业，那他一定会认识到，傅立叶组织劳动的办法，同拿破仑打仗的办法是一样的。老的战术是把部队散开，结果把各处都弄得很薄弱。拿破仑懂得，应当把所有孤立分散的队伍组成一支强大的密集的部队；人多，声势大，力量大。大军所到之处就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是一切伟大的统帅的秘诀。

不过，这个比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对的，因为劳动在今天已不象军队那样组成分队和支队了。今天的劳动大军如同一支防守的或进攻的部队，是由一大批不穿制服的人组成的；他们之间没有联系，没有首长，没有纪律，不通消息，各干各的，互相牵制，其中大多数士兵既没有枪，也没有弹药。看见这支没有旗子的军队开始行动，真是好看极了！你瞧，有一个战术家走来说："进攻和防御的部署都挺好；这很好嘛！你们要用心训练队伍；让战士们都各自散开，放任自由！战士之间将展开竞争，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作才作得最好；为了打仗，无政府和自由竞争万岁！"

我们有一些人自称为经济学家；这番话，就是他们对没有纪律的劳动大军说的！在一个把蠢人叫做蠢驴的国家里，人们称这样的人为学者！

傅立叶的思想的突出特点是：主张以群众代替个人去从事劳动，去从事大规模活动。在一个十阿尔邦① 土地上，按文明制度的劳动办法是：交一把犁头给两个没精打采的农夫去耕，他们每天干十六个小时，要接连十天才能耕完。而协作制度的办法是：派三个由十二人、十五人或二十人组成的小组，用三、四十把套在马上的犁去耕。这三个小组的人象打仗那样拼命干；两个小时之后，那十阿尔邦地便整整齐齐地翻好了，这三个耕地的小组排成纵队，前面由乐队开路，返回放犁场。这不是因为爱上帝而干的活儿。沟犁得又直又深，你可以去瞧瞧。

① 阿尔邦，法国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一阿尔邦约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译注

以上所说，是原理和例子。劳动的时间很短，而且经常变换。

“劳动的时间短”，傅立叶的全部学说都起源于这句话。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句话的意义。

人们不难想象得到：要做到劳动时间短这一条，就须要使用小组和谢利叶；因为劳动时间一缩短，就须要人多才能完成任务，就须要把人集中，组成小组，而各个小组又按照它们工作上的亲近关系而组成谢利叶。不管我们的起点如何，我们都得按照这个天然的分配规律行事，同时实行协作制度；因为很显然，产业的分散经营和孤立的家庭的狭隘性，是根本不容许人们组成小组和谢立叶的，每个人只能自己干自己的。

把这一点说明之后，我们就要进一步研究：用短的劳动时间代替使人一天干到晚、一辈子天天忙的文明制度的办法，其结果将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要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从劳动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千百件事实来进行比较。现在举几个事实如下。

§ II

> 在文明人不死于极端饥饿的地方，他也将因贫穷匮乏而慢慢饿死；因吃不干净的食物而明明去找死；因工作太重，因生活所迫而干有害健康的工作，因过于劳累(过于劳累将使人得热病，身体虚弱)，而暴死。
>
> 沙·傅立叶

日内瓦的隆巴先生于1834年2月3日在科学院宣读了一篇对二百二十种不同的职业进行认真研究之后写的论文。他在论文

中说，有几种职业中的人往往容易患肺痨，如"雕刻工人、印刷工人、制帽工人、抛光工人、警察、制刷子的工人、士兵、珠宝工人、裁缝工人、磨坊工人、制床垫的工人、制缘带的工人、制汽水的工人、制假发的工人、誊写员、厨师、车工、鞋匠，等等；胸部受害最严重的妇女是：作洗涤和缝补的女工、女鞋匠、制手套的女工、绣花女工和女抛光工人。"

隆巴先生认为，有一些工业有采取预防疾病的措施的打算。这一点是值得十分注意的。

隆巴先生指出，肺痨的主要原因是："长时间地继续劳动，车间中的空气不清洁。"他还说："肌肉不活动，是患肺痨的一个常见的原因；坐着干活的工人，每天应当在户外运动一会儿，使在工作中处于强迫休息状态的肌肉得到活动。隆巴先生提醒人们注意，一开始感到有某种疾病的征兆，就最好改变职业。

以上所说，还只是单独一个人在少数几种职业中针对一种疾病——肺痨——进行研究之后所论述的事实。如果把这种研究工作做得全面一点，对所有其他的疾病和人体的畸变都进行研究，人们就会明白文明的工业主义的卫生状况了。下面这段文章，是从一分外国杂志上转录下来的；我们从其中可以看到一些有关钢铁抛光工人工作的详细情况和数字。

在舍非尔德，钢铁抛光工人打磨的东西是叉子、剃刀、剪子、小刀和餐刀，等等。有些工人用的是干砂轮，有些工人用的是湿砂轮，还有些工人一会儿用干砂轮，一会儿用湿砂轮。在舍非尔德，钢铁抛光工人大约有两千五百人；他们一般从十四岁就开始干这

种工作；在这个年纪，他们大部分都是身强力壮的，在外表上没有任何患肺痨的样子。七年之后，他们就学徒期满，开始独立干活了。然而，有些人还在学徒的时候就不得不放弃这种职业，受不了尘埃对肺部的危害。在战争期间，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还不到服兵役的年龄就去当兵了；但是现在，这条出路（战争竟成了一条出路！）被堵死了，他们大都又继续干这种活儿，尽管知道有严重的后果，也只好干一辈子。

直到上一个世纪之末，人们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抛光工人比其他工人的身体都差，因为其他工人大部分是在户外或有几个通风孔的大屋子里劳动。他们同时还做一部分制剪刀的工作，因此作抛光工作的时间就少了。此外，他们往往有几个月每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其原因是由于缺水（水在这段期间用去推磨了）。然而，由于商业的需要增加了（文明制度在臻于完善），人们不得不在这项工作中实行分工，也就是说，每一个工人只作一部分工作（文明制度在臻于完善）。最后，在1786年，人们用蒸汽代替水作动力（文明制度又一次臻于完善），在小小的房间里磨刀工人一下子就多起来了；房间里有八、九副磨石，而工人往往有十六名之多（真是完善之后再完善，继续向前进步！）。

工作方法的改变，对他们健康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使用干砂轮的磨刀工人在二十八至三十岁之间就死了；那些交替使用干砂轮和湿砂轮的人，在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就死了。那些只使用湿砂轮的人，如果老干这种活儿的话，他们是活不到五十岁以上的。在1822年，在二千五百名各类抛光工人中，只有三十五人活到了五十岁，有七十人活到了四十五岁，而在八十名只用干磨石的

打磨叉子的工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活到了三十六岁。看来，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事实，即：最勤劳的人活的时间最短。至于那些年岁活得稍大一点的人，他们通常都是散散漫漫地过日子；看来，行为放肆反而对寿命的延长有利，因为这样可以使干这种要命的活儿的工人有些时候不干这种活儿。舍非尔德的赖特大夫在一篇论文中发表了他所收集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他在材料中所引用的他在舍非尔德诊疗所（他就是这个诊疗所的医生）看到的几个统计数字，也证实了以上的论断。

各位经济学家，你们是喜欢统计数字的；你们也对你们工业中的杀害人的事件作一个统计吧，你们去调查一下搞锑、砷、铝、铜和水银的厂子中的死亡数字，去调查一下研磨染料的厂子中的死亡人数；在这些厂子中工作的人也是顶多活到三十岁！这是最大的岁数了！你们去问一问工人，他们是了解他们的职业的危险性的。他们将这样回答你："有什么办法呢，先生，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摧残身体的职业，但是要挣钱吃饭嘛。"作父亲的叫他自己的孩子也跟着跳进这些可恶的陷阱。要挣钱吃饭嘛！在这工业和经济可臻于完善的时代，老板把他们雇用的工人当牲口和机器使，很少考虑在他们的工厂中花钱搞一点儿保健措施。博学的倍克黎教授最近参观了许多法国工厂之后回来，在中央公学的讲台上指出：在我们成千的工厂中，常有工人中毒事件的发生，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种情况，警察和检查官应当进行干预……。

文明制度的工业祸害丛生。它的车间不卫生，它让工人长期干同一种工作；这等于是在杀害工人。即使不把工人杀死，也将使

他成为残废。“葡萄园的工人在陡峭的山坡上作业，由于土地倾斜而使人非常吃力；尽管身体好，腿也会站僵的，这种情况，同骑士骑马之使臀部感到不舒服是一样的。”我发现：印刷厂的手扳印刷机工人如果老干这个工作，他们的右肩就会成驼形。排字工人老站着工作，就容易患静脉曲张；这种病将早日使他们进疗养院。

特朗松先生说：“我在热奥弗洛伊·圣迪赖尔先生的一篇课文上读到有关一个从前当过读公告的差役的故事，说这个差役老是高声叫喊，使某些肌肉最后都硬化了。只要稍加注意，你就会发现，一个长期从事某种工作的人的器官也有类似这样的奇怪现象。铺路工人和石匠的身体畸形，是大家都能看出的事实；这些情况证明我们的看法是对的。”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例子，尤其是玻璃厂里吹玻璃瓶子的工人的例子：他们面颊的肌肉最后将失去它们活动的能力，一点也不能随意运动了。

§ III

> 城市是坑陷人类的深渊。经过几代人之后，人类就要消灭或退化；必须使人类得到更新，而能够更新人类的，往往是乡村。
>
> 让·雅·卢梭

以上所说，全是事实。它们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工业中所实行的连续干一种工作的办法的有害的影响，不过，在分散经营制度中，是只能实行这种办法的；这种办法必然把每一个人都固定在他的工作上。

这种事实，尽管情况严重，数目也很多，但也只是我们论述的

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刚才谈到了劳动过度的后果，谈到了由于唯一无二地老重复一种动作或工作而产生的疲劳的后果，将使人的肌肉、一部分肌体或器官逐渐衰弱或成残废。现在必须要求我们的社会对人们失去的健康，对种种痛苦，对许多由于缺乏活动和被迫于关在屋子里老坐着不动的工作所造成的急性病、慢性病和过早的死亡，承担责任。请看这些人的健康状况：他们等于是摆设在政府机关或商店中的家具；工人们的眼睛凹陷并略带黄色，面颊又瘦削又苍白，手脚冰凉，每天早晨成百上千地走进工厂，晚上又从工厂中涌出来，身上还带着厂里热腾腾的蒸气和污浊的空气……。

你们看那些妇女，尤其是城里的妇女！妇女们的个人健康状况都很差，身体都受到了损害；妇女生病是常事。关于这个可悲的问题，医生们所知道的可怕的事情是很多的。现在请看那些半野蛮人似的农村妇女，她们处在良好的环境中，新鲜空气和各种各样的活动使她们保持了女性的天然的潜在能力，因此，她们是显得那样的精力旺盛，一股朝气；把她们拿来和那些身体不健康的衣着华贵的妇女相比，我们高雅的文明制度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文明制度败坏、摧残、毒害和杀人的复式办法如下：

一、让人过度劳动，使人的器官疲劳，日趋衰弱；

二、使人所有的器官得不到维持健康和生命所绝对需要的运动。

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把问题提出来。需要大批的医生和生理学家进行大量的工作，才能把这个问题研究得很透彻，才能根据许多人的证词，审理文明制度的工业的罪行。

我们谈过连续劳动对身体的影响之后，现在来谈它对精神的

影响。

第二章　智力的全面发展：健康、精力和心灵的财富

> 难道不应当让所有的才能充分发挥，自由发展；让每一种才能都按照自然的规律，把它们不同的颤音加入需要人类一切力量都参加的大音乐会？
>
> 克拉里士·维古赫

§ I

> 不要让人的智力成为一种闲置无用的能力：它象身体一样，缺乏活动就要死亡。
>
> 莱蒙提

我们将看到，随着文明制度的工业主义的日趋完善，随着生产手段的日益改进，再加上分工愈来愈细，连续做一种工作的弊病便愈来愈严重了。的确，分工分得无比的细，分到一个工人头上的那一份工作便愈来愈简单，劳动愈来愈单调，他的心思愈来愈窄。如同一种凶恶的动物一样，文明制度愈是在品种上得到完善，便愈是办坏事。我们在第一册里已经引用过莱蒙提对当代工业化的很精辟的评论，现在再引用他的一段论述如下：

分工愈细和机器的使用范围愈广，工人的知识便愈窄。一分钟，一秒钟，就把他的全部知识用完了；下一分钟，下一秒钟，就只

好把他所作的事情重复一遍。这样的人，有的一辈子就起一个手柄的作用，有的一辈子就当一个螺栓或曲柄使。在这样的工具里，人的天性简直是多余的，而机械师就盼望着有朝一日他可以用他高超的技术给这种工具安一根弹簧。

不要让人的智力成为一种闲置无用的能力：它象身体一样，缺乏活动就要死亡，就要受我们不知其原因的事件（我们称之为无法预料的变化）的影响。单调乏味的工作，老是那个声音，那个姿势，使人开始是生厌，一会儿后就生气，最后是使人打瞌睡或者变得麻木不仁。梦游症、神经病、僵住症和各种各样的心灵窒息现象，十之八九就是这一类事物不和谐的结果。没完没了地老是作一件事，能不使人的思想迟顿，最后陷于瘫痪吗？您想使一头牲口老转圈圈，就用一块布把它的眼睛蒙着。机械似的工人的智力将完全衰退。有些人老孤孤单单地工作，久而久之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了。技术的合理运用，使人只要能做一种动作就行了：人简直堕落成了一群珊瑚虫，好象没有脑袋，只有胳臂在活动似的。

与大自然争生存的野蛮人，以渔猎为生，他们是又有力气又有机智，颇富于辨别力和想象力的。农夫们由于季节、土地、作物和劳动情况的变化，老要想新办法去适应，因此，尽管常年作那些活儿，而且还相信星命，但他们仍然是有思想的人。工人阶级，除使用体力外，还须要能识图、会计算和懂化学，所以是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人。他们的性格的突出特点是：喜欢独立，不受束缚。

…………

如果人们通过一种复杂的劳动来发展智力，则产生的效果就和分工所产生的效果完全相反。第一是，有一门手艺在身的人便

觉得自己有力量，不依赖他人；第二是，生活在周围都是机器的环境中的人，深知自己只不过是机器的一个附件；没有机器，自己也就没有生存的能力和手段。只能做管阀门的工作，或者只能做一根针的十八分之一份工作，这是很可悲的。一个机器似的工人的最大特点是，他意识到自己的弱点，所以，必然是很胆小怕事和不好活动的。

…………

由于他的工作极其简单，谁来都可以干；由于他一旦失业，就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偶尔也有意想不到的例外)，因此在车间工头的面前是绝对服从，没有一点勇气；他的劳动所得，被看作是出自别人的恩赐，也可看作是别人给予的报酬，因此必须按照作为企业的基础的冷酷无情的经济法则来计算。无怪我们到处发现那些机器似的工人都是很穷的，低声下气的，没有一点儿好胜心。

…………

我们所讲的这种人，比其他的人都容易受到引诱。对没有思想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很新奇的，正如从来没有喝过烈酒的人一样，饮一点儿酒马上就会醉得头晕。在平平静静的人群中，头晕的人是最有破坏性的。总有那么一群傻子，听坏头头的指挥，看见什么新的东西就匆忙行事。

总之，分工的原理使工厂生活对人的性格已经产生的不良影响更加有害了。人们认为，如果这个原理发展到使人的贪心了无止境，其结果将使许许多多人变得懦弱、堕落，不能担当保卫祖国的任务，而且还安于无知，完全失去识别谬误事物的能力。

莱蒙提后来在一条注释中还补充说:

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人们之所以把最高尚的才能看得和机械技术是一样的东西，是由于彼此模仿的缘故呢，还是由于一个总的原因产生了相同的效果？在古代的人当中，我们看到有些人既是哲学家，又是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教士、行政官员和将军，而且都作得很出色；这样的人，真令人佩服。现今的人见到广阔的土地就感到害怕。每个人都筑起篱笆，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我不知道把土地这样切割，是不是可以使它变大，但我知道，这样一来，人就会变得很小气了。

从以上所说，你看害处是多么大。你去同瞎子讲，他们虽然看不见，他们也能感觉出来。这样作很好，但还不够。如果你用伤感的语气来讲这些害处，你的话就不会收到什么效果。再说一次，你批评分工的原理，是批评错了，因为它与我们的争论无关。在你的论据中，大家争论的是长时间连续劳动。请看你的错误是多么严重：你说分工不好，你就更拿不出别的良药，就更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就更没有什么其他的主意可出！分工是一个好办法，可以使人增加生产，应当善于利用它，使之有利于工业和工人。你为什么要攻击它？分工并不妨碍工人变换他的工作，相反，它还非常有利于他改换工作。如果你认为“弊病在于让人长时间地连续劳动，”你的看法就和你的正确的批评相符合了，这样你自己就可以找到补救的办法了。你曾指出从人的身体和精神来说，是应当使每次劳动的时间短，而且要有变化；分工不仅不是一个障碍，而且还是

实现这一要求的办法。你既然懂得，而且也说过变换工作对农夫和某些工人有好处，你为什么又要抨击有利于变换工作的分工呢？

还有你，隆巴先生；我一想到你在你那篇漂亮的论文末尾关于肺痨病的荒唐结论，就忍不住要笑；你说："工人们每天都应当到户外去活动活动他们在劳动时没有用上的那一部分身躯。"算了，别再说这样的话了，隆巴先生。

现在有了科学院；它时而还对某些卫生设备的发明给予奖励，说它们可以在这样或那样的工业上应用。科学院应当把它的学者的显微镜收起来，用自己的眼睛看才能看出：在我们的工业制度下，所有的工业的身体都败坏了，灵魂也堕落了。科学院说要给所有的工业以奖励；呵！它可不能这么作。在萨兰发生火灾的时候，我看到一位妇女惊慌失措，竟用一个长颈瓶和一个玻璃杯装水，想去扑灭她那间小铺子的火……。当时，她那间屋子和全城都已经到处是熊熊大火了。

§ II

> 将来总有一天，觉醒过来的人民对你们用篮子装着送到他们那里去的经济学家的头，每个只给三文钱。
>
> 莱昂·戈滋兰

现在来看一看政治经济学家说了些什么话。特郎松是搞政治经济学的；请你看他这段写得很出色的文章。

经济学家都承认：虽说分工是一个增加生产和改进产品的有

力的手段，但对生产者来说，它也肯定是使人头脑迟钝的一个原因；可是，他们却不作任何努力去寻找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真正的恶性循环，即：要么让人堕落，否则就让工作处于不完善的状态。在普及亚当·斯密的学说方面贡献最大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对这个问题有所阐述。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萨伊先生说："一个一辈子老干同一种活儿的人，肯定比别人干得好，干得利落，然而让他去干另外的活儿，无论是体力活儿还是脑力活儿，他就不怎么行；他的其他才能全都消失，所以，就个人来说，这个人是退化了。"萨伊先生还指出，不仅工人由于唯一无二地只干一种工作而使天性退化，而且，无论任何人，只要他只使用他的才智中的最灵敏的才智，其天性也是要退化的。萨伊先生着重从下层阶级的角度来论述分工的不良后果。他说："在工人阶级中，这种不能作多种工作的情形，使劳动者的处境愈来愈艰苦，愈来愈枯燥乏味，但报酬却愈来愈少。他们更不可能要求在生产的总值中得到公平的一份。会一门手工技术的工人可以到处去找活儿作，能挣饭吃；而没有手工技术的人，便要依附于人，一离开了他的同事，便毫无能力，不能独立，只好接受别人强加给他的规定。"

这位博学的教授把弊病论述得这么清楚①，你也许以为他会接着去寻找医治弊病的良药。不！这不是他的事情。在阐述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各种现象时，他讲了哪些应该赞成，哪些应

---

① 特朗松在这里把应该属于莱蒙提的功劳说成是萨伊先生的了；人们发现：莱蒙提的话在萨伊先生的文章中稍有改变。这位经济主义大师的功劳，在于他善于拼凑，而不是他有什么个人的远见卓识。政治经济学受到了莱蒙提的透彻的评论的启发，而且整段整段地重复他说过的话，在复辟的自由主义的叫好声中，大胆地继续做它的交易；这真是一个值得十分注意的愚蠢的作法和招摇撞骗的怪现象！

该反对，笔调十分流畅，而且毫无顾忌。现在转录他论述分工那一章的最后的结论："所以，我们可以说分工是对人力的一种巧妙的使用方法(巧妙的使用方法，萨伊先生！按照你自己的说法，这个方法使工人的天性退化了：巧妙的使用方法，其实是一个使工人的才能全都消失的方法，是剥夺工人的能力和独立的方法！这简直是在滥用语言)，结果，它增加了社会的生产，也就是说，增加了社会的力量和享受(当然不是工人的力量和享受)，但就个人来说，它使每个人的能力有所削弱。'有所！'这种说法，比作者在前面所说的话的力量差多了；不过我认为这个说法可使他的精神感到轻松；这是就每个个人来说的。"萨伊先生已经注意到对我们说，如果因为分工而使人退化的话，这是就个人来说的(见前面引用的话)。我个人的理解是：个人退化了，他将失去他的天性的尊严，失去他的能力和自由！然而社会是愈来愈完善。这似乎有点儿象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把商品亏本零卖出去，以为全部东西卖完，就可以把钱捞回来。

从1808年起，傅立叶先生就警觉到，在人们当中已开始出现迷信政治经济学的现象，所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假科学，是一种幻想，一种恶性循环。1829年，他发现经济学家把他们的学科最后缩小成只对当今的弊病作简单的分析，而不寻找任何改进的办法，因此，感到很气愤；他说："他们的作法，就象一个只看病而不处方的医生。这样的医生，在我们看来是很可笑的；今天，有几位经济学家就打算这么作，他们发现他们的科学把事情愈弄愈坏，找不到解救的办法，只好象狐狸对山羊那样对我们说：'你们要自己想办法逃出来。'"

现在，既然傅立叶先生送来了真正能够把穷人从深渊里救出来的办法，难道他没有权利向经济学家严肃指出他们的科学没有用处吗？

经济学家应当解决的问题或至少是应当提出的问题，是："保持分工的不可争辩的好处，甚至在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中也实行分工(目前在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方面，工作极其繁杂，一切细小的活儿都由一个人单独去作)，但另一方面要避免萨伊先生所指出的在工厂的大车间中因劳动的时间太长和工作的单调乏味而必然产生的大缺点。"

协作制度的劳动，每次劳动的时间短，而且组成小组和小组谢利叶进行，所以能完全满足这个双重要求。在法郎斯泰尔中，一切农业劳动、工厂的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是由劳动者组成小组进行的。由几个小组分担的任务完成得很快，所以一个人在同一天里可以接连干几种活儿。

把工作分成许多份，是实行这个办法的主要条件，因为它可以把许多人安排去做同一种工作，而又不使人过度集中而互相拥挤。另外，再加上每次劳动的时间短，所以能变换工作，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他的一切才能，并满足他的种种爱好。

也许有人会表示反对，说什么为了很好地完成一项工作，一个工人只做一种简单的细小的活儿是不够的，而且，为了要学好一门手艺，还须要长期实践。这一点当然是不可辩驳的，但不能因此就须要把每次劳动的时间拖得很长。还有人说：现今的社会上的有钱人，希望在跳舞、击剑、游泳和骑马等活动中身体要灵活，所以需要长时间的练习。但是，如果要他跳舞或骑马，一跳就是一整天，

一骑就是一整天，或一个星期，或一年，那么，本来是有益于健康的活动，结果也会把人搞得疲劳不堪的。技术活儿也一样，是不能唯一无二地和毫不停息地只干一种活儿的。（«法郎斯泰尔»）

§ III

叫人来把你的脑筋洗净；它比你的胃子的用处大。

蒙 泰 涅

我本想在这里结束本章的论述，但是，唉！我知道有人表示反对；反对的声音常在我的耳边响。以下几种反对的意见，在我看来是很典型的：

——“先生，一个人不可能成为万能的，他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做。”

——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说孤立的人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分散经营制度是有许多弊病的，我们须要把各种力量集中，把有不同能力的人聚集在一起，实行协作制度。

——“一个人不可能会做二十种手艺，不可能样样都很能干。”

——我们根本没有说要让一个人会做二十种手艺。文明制度把一切都搞乱了，陷入了极其简单和极其复杂这两个正好相反的极端：要么，就象在工厂中那样，它把工作分得很细，让一个人一辈子干一种只需一分钟或一秒钟就可干完接着又照样重新干的工作；要么，它就不实行分工，硬要一个工人对一种职业中的一切细小活儿都会干。例如，它强要一个园丁对两、三百种植物都很熟悉，都会栽种；这是谁也办不到的。任何一个庄园的经营，如果要经营得好，就须要在农业、植物学、物理、行政管理和商业等方面有

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知识；任何一个人要通通掌握这些知识是不可能的。可是，唉！文明制度却让一个庄稼人，一个无知的农夫去做所有这些工作！它把一项工作或一门职业中的种种零碎活儿全都压在一个人的肩上。在和谐制度下，就不会把种植（当然是大规模种植）三百种不同植物的工作交给一个园丁，而是交给三百个小组去做。所有一切的工作都是这样办的，你可以参加许许多多与你的天资、爱好和才能相近的小组。

——“不过，先生，一个有天才的人（好！现在对有天才的人表示关怀了。真操心！）是不愿意走出他的办公室，到地里去干活儿的；他是不愿意在一个每两小时就强迫交换工种的制度下生活的。”

——“你们强迫他！你们强迫他！！！”一再说你强迫他，听起来真叫人生气！唉！天才也好，不是天才也好，谁说过要强迫人？如果一位学者想待在他的书房里，谁去强迫他走出来？谁去打断他的工作？谁也不会去叫他吃饭、喝水或睡觉的；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在他的书房中一直干到咽气为止；谢利叶反对他这么作吗？我们的看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是：一个继续不断地用脑子而不让身体休息的人，身体自然会累垮的；脑子疲劳的时间过久，人就会受不了；这位学者在脑力劳动之后，为了活动活动身子，摆脱一种在脑中萦回的思想，与其到马路、大街或田间去散步，象文明人那样闲溜达，还不如到地里或菜园中去干活，反而痛快。他在地里或菜园里将见到许多高高兴兴地积极劳动的小组；这些小组在使他感到喜悦和活动身体方面，是抵得上文明人的种种运动和娱乐的，是比他们毫无趣味的闲溜达强得多的。凡是搞过脑力劳动的人都知

道：一件事情老令人绞尽脑汁地想，把人搞得头脑发胀，那是很难受的；

一件事情如果老在你脑子里翻腾，无论你是去洗澡、上街或睡觉，它到处都跟着你，在脑子里扎下了根儿，使人激动，折磨着脑子中的每一根神经，那是会把人搞疯的；所以人们诅咒这个软弱无力的社会，说它既无魅力又无驱魔法，让你得不到任何帮助，愁得彻夜不眠。拉普拉斯在什么地方谈到过学者的这些苦楚，批评我们的社会太缺乏能够使紧张得发热的头脑得到消遣的外部活动。他说，当他能到户外去做某种剧烈的和有益的活动时，他得到休息的头脑里的思想就很活跃和敏捷，往往不须要花多大的力气就能解决他想了很长时间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诸位提反对意见的先生，你们认为拉普拉斯先生的话说得对吗？你们看他是不是一位有才能的人？你们今后对有才能的人在法郎斯泰尔中的命运是不是放心了？

§ IV

舍此便别无他途。

《教理问答课本》

现在把我们的论点陈述如下：

每一个人都有体力和脑力。因此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使用他的身体和脑筋；当然，每一个人应当按照他的天赋的大小使用他的身体和脑筋。

此外，身体的活动应当按一定的比例全面进行，因为，如果只

活动一部分，只活动一根肌肉，则总体的各部分的自然平衡将被破坏。营养液和精力首先是输送给需要营养液和精力进行活动的肌肉；但不久以后，就会出现营养液和精力过于集中的现象，也就是说，会出现疲劳、困倦、行动迟钝和虚弱的现象，而未活动的部分，则因缺乏营养液和精力而开始衰弱和退化。

要使身体和心灵保持健康和充满活力（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精神。①）就须要使身体和心灵的功能全都平衡地进行活动。这是最明白不过的。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卫生学上的和谐。不实行谢利叶制度，不按变换工作的法则行事，就不可能全面地和平衡地使身体的各部分得到活动，因而也不可能有健康、充沛的体力和丰富的智力，不可能在人的身上实现心理生理的和谐。

人的理智已经退化到可耻的荒谬程度，想把人训练得去适应文明制度。随着人的心胸愈来愈狭窄，精神愈来愈粗俗，身体愈来愈笨拙，人们的体质愈来愈弱，工人的种——在我们当中有人胡说，说社会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种——愈来愈败坏，文明社会的工业制度也趋于完善了。当人降低到比森林中的野兽还不如的时候（比野兽还不如，因为野兽在森林中能蹦蹦跳跳，长得很健壮，自由自在地生活！），当人的称号被抹掉，被当作瞎马、车轱辘、活塞或曲柄使用的时候，文明社会的工业的完善程度就达到顶峰了！唉！请问，如果你们的工业使劳动者日益堕落，沦为奴隶，大众贫困，你们的工业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的理智受到这样的耻辱，最终落到这种可悲的地步，是罪有应得的。有人不是一再说要用理智去抑制心灵和身体的需要吗？

① 这句话出自古罗马诗人朱维纳尔。——译注

有人不是把理智说成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想利用它来控制人的天性吗？有些人就是想利用理智把人的心灵和情欲，把人的身体和官能，通通限制在这个社会和它制定的法律的钢铁般的范围里。

唉！一切都在变化、运动和改造，工作的交替变换已经成为生活的特征、表现形式和法则，在无限的宇宙中没有一个分子是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只要有一个分子绝对地固定不动，就足以破坏整个秩序），而文明社会却企图使人不能动弹！上帝使人具有充分的智慧、力量、各种情欲和无限的才能，而你们却要他抛弃交替变换工作的法则（它是达到平衡与高度和谐的手段，是生活的法则；按这个法则行事，一个人在人的阶梯上占的地位愈高，便愈觉得融洽）！你们这样作，是针锋相对地与事物的自然秩序相对抗，与通过上帝使我们具有的需要、愿望和爱好而反映出来的上帝的意志相对抗。民族是那样的萎靡、堕落、虚弱和血液污浊！智力是那样的枯竭！心灵是那样的麻木！心情是那样的烦闷！人的肌体和精神都得了病！人变了形！身心都衰退了！……你们要为这一切作证，要控诉，要惩办！

愿天堂恢旧观，给幸福举行洗礼，快乐的时刻早日到来；愿娱乐的花样多，工作能变换，处处有对比！愿大地上到处是运动、生命和自由！愿交替变换工作的法则能用来唤醒沉睡的力量；我们要解放被压制的力量和受束缚的才能！人们啊！你们无谓的争吵要到什么时候才罢休？世上的富翁，世上的有权势的人物，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给自己敲响解放的钟声！你们这些耳朵聋、智力迟钝、心灵麻木的人，还要向你们讲多少时间，还要向你们要求多少次，你们才同意进行试验……在半平方法里的土地上进行试验？

第三章　产业力量的全面发展：全体的财富

我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
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
《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第29、30节

§Ⅰ

由于实行分工，并接着又使用了机器，所以能裁减许多工人。分工和使用机器的好处就在于此。
莱蒙提

显而易见，就生产的数量和工业的完善程度或财富的创造来说，谢利叶制度无论是在物质结构方面还是在情欲结构方面都具有种种优点。

物质结构。为了要了解谢利叶的劳动的生产能力，就须要记住我们已经讲过多次的分工带来的奇异的生产效果。在文明制度的工业中，如果说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的话，那就是现今在工业制造中取得了令人难以相信的重大发展。你走进一家工厂，走进一家法国工厂或英国工厂，数一数厂里雇用了多少人，检查一下它们的产品，你将不相信你的眼睛看见的情况是真的。生产数量多的原因，是由于采用了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因为在大规模生产中，可以实行分工，并在因实行分工而简化了的生产劳动中使用机器。十个人每天竟能制造出四万八千根别针！莱蒙提说：

这件新鲜事，真好比一位派往野蛮人那里去的使臣只须转弯抹角地说一通训斥的话，与野蛮人做几笔买卖，作出点牺牲，就公然赢得了信誉。如果那位第一个注意到两个铁匠共同分担一根钉子的制造工作的人，预言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的原理将有朝一日主宰商业欧洲的命运，他除了受到别人轻蔑的取笑以外，还能得到什么呢？然而实行分工，减少了工人反而增加了生产；因此这个办法推广得如此之快，以致前面所说的那个预言今天已经成为一句极平凡的话了……；我的确认为，后代的人们将有一天把它和印刷术的发明与美洲的发现这些对世界的命运起过巨大作用的伟大事业相提并论的。

不过，在文明制度下，分工的原理只有在工业制造部门中得到了应用，而在农业和分散的家务劳动中还不能实行，这两个部门还要保持那一套旧的办法。然而，农业活儿和家务活儿与工业制造相比，却更有一番重要的意义，应当受到格外的重视。

啊！就这两种劳动来说，同其他方面使用人力的办法一样，我们认为，谢利叶不仅允许，而且还必须实行分工，把工作分成许多份进行。这个结构的生产效果是无法估量的。

§ II

1009。我有几次曾经说过：作家们给我们的东西，表面是黄金，里面是烂泥；而我给他们的东西，表面是烂泥，里面却是黄金。

圣 马 丁

你想用一个例子来衡量以谢利叶制度(工作的规模大,并实行分工)代替分散经营制度的意义吗?那我们就以最细小的家务活儿——给靴子除掉污泥和上靴油——作例子吧。用这件事情就可以使文明制度感到羞愧。用两千双靴子来作比较。按分散工作的制度,每天平均要用五百个(也许还不止五百个)仆人才能把这样多的靴子收拾干净……。至于所使用的那一大堆刷子、靴油刷、靴油盒和靴油瓶,尚暂且不提。如果计算一下浪费的时间,估计每双靴子用一刻钟不算多。因此,每天为了要把两千双靴子收拾干净,在完善的文明制度下就要仆人们用五百个劳动时。

请你在一天上午到一个法郎斯泰尔的给靴子除污泥的工作间去看看。

这项家务劳动分成五个工序。

一、把靴子收集拢来,分类排好;

二、除污泥;

三、上靴油;

四、把靴子擦得发亮;

五、把靴子送去分发。

在这五种工作中,第一个和第五个由领班员作;其他三种工作则由八岁、十岁和十一、二岁的孩子组成的擦靴谢利叶作。

你看,二十四副轮盘式刷子靠一个砂轮似的机械装置的作用而自行转动。这些轮盘式刷子大小不一样,硬度也不同,所以各种靴子都能刷。而且刷子还分三种:刷污泥用的,上靴油用的,擦光用的。二十四副轮盘式刷子,每副用一个小孩操作。另外,有四、五个小孩不断把用干刷子刷过的靴子送到上靴油的刷子那里去;

刷上靴油后，又送到另外一副干刷子那里去把靴子擦得发亮。用不了一个小时，三十六个小孩就可完成文明制度的仆人须要花五百个劳动时(而且还要浪费许多材料)才能完成的工作。工作间的机械装置要防尘，而且使用起来没有任何不便利的地方，这一点，是自不待言的。协作制度的每一个工作间都是很注重卫生和舒适的。

我在这里要指出，这项谁干谁就遭到轻视的工作，文明人就让仆人(即现代的奴隶)去做；而在协作制度下，则由一个谢利叶承担；在这个谢利叶劳动的孩子当中，也有法郎吉中最富和最受人尊敬的人的孩子，他们的工作根本不带有文明制度的那种侍候人的性质。孩子们劳动一小时之后，就去干别的，到别的工作间去，或者上学去；他们现在和将来都是人，而不是叫做“仆人”的侍候人的下等人。在法郎吉中劳动的人，谁也不是仆人。

我在这里只想着重指出，在分散经营制度下，**仆人们要花五百个工时**才能做完的一项工作，在谢利叶制度下只需**三十六个儿童的工时**就可以完成，而且完成得更好，所花的时间还不到前者所花的时间的一半：如果按同样的劳动单位折合，前者花五百小时，而后者只花十八小时。拿法国来说，假定每一个法国人有一双靴子——这在今天，对有些人来说，简直是幻想，是乌托邦，好固然是好，但是是办不到的……；你想一想，我们现在还是每一个人只有皮鞋穿的国家——不管这些，姑且假定在法国每个人有一双皮鞋，劳动一天的工钱只按两法郎算，你看：

在法国，为了擦皮鞋，分散经营制度要花八百万个工时，而协作制度则只花二十八万八千个工时；这就是说：

分散经营制度每天要花一百三十三万三千法郎①；

而协作制度则只花四万八千法郎。

在擦靴子这件事情上，法国每天可节约一百二十八万五千法郎！一年就可节约四亿法郎！这个数字还不可观吗？这还只是在擦靴子方面咧！通过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到其余。文明人，你们觉得好笑吧；数学这玩意儿真奇怪！现在请你们去看看你们的报纸，去听听你们的代表们的演说，去欣赏每次预算会议时向我们发表的滔滔不绝的空泛的议论。你们觉得协作制度的精打细算好笑，你们为了给你们的预算争那几个少得可怜的钱，就搞革命，而你们的每一次革命也真有办法使它明显地增加。你们笑吧，继续笑吧！

经济学家对人们说：**不采取分工的办法，一个人也许一天做的别针不会超过一根，更谈不上做二十多根**……；**如果实行分工，并采用机器，一个工人每天就可做四万八千根**[②]。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一看就知道的！对人们说这番话的人，都是很有名气的学者。而那个提出合乎逻辑的和不可辩驳的办法的人，那个把从前没有听说过的有效办法普遍应用于一切工作并把劳动者从贫穷和愚昧中解救出来的人，他们却加以嘲笑！说什么"傅立叶，啊！是的，傅立叶……得了，得了。想用节约火柴的办法使大伙致富的人，就是他；想用鸡蛋去偿还欠英国的债的人，也是他……。啊！太妙了……；嘻！嘻！嘻！"四十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学家对亚当·斯密的四万八千根别针很感兴趣，所以他们如今还停留在这个数

① 假定在法国每个人都穿靴子，则为了擦靴子，每天就要花一百三十三万三千法郎。这个估计的数字，并不夸大；为了明白这一点，就须要看一看今天的情形：今天刷靴子的价钱，每双绝不少于一个苏，而常常是要两个苏或三个苏。好吧！就按最低的价钱一个苏算，三千二百五十万人的擦靴子的钱就要一百七十二万五千法郎，比上面估计的数字还多出三十九万三千法郎，用来付靴油钱和其他损耗的材料钱。

② 见前引亚当·斯密的话。

字上：好，你们笑吧，继续笑吧；你们觉得在农业和家务事情中精打细算是很可笑的，你们就笑吧。不过，无论你们怎么笑，都赶不上你们的孩子笑你们的书，笑你们的看法，笑你们的学说，笑你们的信仰，笑你们的教条，笑你们这些人……；而且，你们终有一天会自己笑自己。

我们从以上所说便可看出：谢利叶制度的办法，无论从生产的数量或质量来看，对物质结构都是很有利的。它们是取得最大的财富的条件。

显而易见，就情欲结构来说，谢利叶制度的办法，也将取得最大的效果的。

§ III

上帝在劳动中藏有一笔财富。

德·拉梅莱

你既然说上帝在劳动中藏有一笔财富，为什么只说半句，而不接着说只要去寻找，就一定会找到？为什么不说明创造性的劳动的法则？

克拉里士·维克赫

情欲结构。劳动力能最后取得多大的生产数量，显然是由小组和谢利叶的积极性和劳动热情决定的。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劳动技术的不断完善，由于小组之间经常积极开展竞赛而得到了保证；再加上手艺工人的好胜心由于小组的鼓舞而愈来愈强烈；往上到谢利叶和法郎吉，就更将想出许多办法，要与人无止无休地争个高低，因此，强烈的竞争心和对工作的精益求精，必将在各方面

产生许多前所未闻的奇迹。

文明制度的劳动死气沉沉，把人弄得精疲力尽，腻得要死，完全失去了生气和热情；而和谐制度的劳动充满了欢乐，即使批评人也批评得语带幽默，因此劳动起来积极从事，人人抱有做好工作的雄心；这两种劳动状况，是无法相比的。和谐制度的劳动，到处热气腾腾，一派生气。两者恰成对照，无法比较。一个白，一个黑；一个光明，一个黑暗；一个宁静，一个乱糟糟。我们现今的劳动状况是：谁也不动心思，谁也不使力气，谁也不发挥他的才能，谁也没有热情，有时候即使有，也不能持久，也不强烈！而和谐制度的劳动则象太阳那样，使人热情洋溢，充满了朝气。

在协作制度下，受到压抑的志愿可以自由表达，充分实现；被束缚的才能可以尽情施展。粗野的人们，广大的人民大众，饱受社会强加的厄运的折磨，一向是昏昏沉沉地过日子，而现在是觉醒了，站起来了。起来！召唤人们的号角声已响彻旧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谴责旧世界，它要为新的耶路撒冷举行揭幕礼。醒来！醒来！现在是情欲的时代，自由的时代！从淤泥和冰层中迸出了火花。现在火燃起来了，火光四射；人类显露了天才，实现了团结，享受着生活的幸福。人类终于站起来了。神灵的热情的语言传到了人间，在所有的人的前额上都表露出作人的骄傲；情欲使颓丧的脸上恢复了神圣的光辉和久已消失的上帝创造的模样。有了情欲，就有坚定的意志；有了坚定的意志，就能旧貌换新颜。

无论在物质方面或情欲方面，所有的工作安排都将臻于完善。

为了使读者坚定信心，并透彻了解这种劳动制度的优点，我们在这里从《论协作制度》的那些只有几页长的章节中抽出一章来加

以分析；作者在只有几页长的章节中竟把几卷书的内容都包括进去了。这一章，每一个字都应当用黄金来书写。

作者在标题为《论上帝在协作劳动和分散劳动之间的选择》①这一章中，首先提到了哲学家尽管常常说但从来不善于运用的三个原则：

（1）不要认为大自然只有这些已知的手段；

（2）切莫把已经变为成见的谬误当作原理；

（3）丢掉我们在社会政治学上所学的东西，去追寻社会思想的根源。

（1）和（2）不要认为大自然只有这些已知的手段；人们可以假定大自然还掌握有某种不同于分散经营制度的手段。分散经营制度根本不是一种搞社会事业的办法，而是缺乏天才的表现，是从前的和现代的政治学无知和麻木不仁的标志，是对精确的科学（它将取代政治学）无知和麻木不仁的标志。

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人是一对一对地聚居在孤独的茅屋里的：这是为了进行繁殖而结合，而不是为了进行劳动而结合；因此须要发明为进行劳动而结合的办法。

哲学家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不谈这个唯一迫切的问题；他们宣称野蛮人的方式，即一双一对或夫妻二人的方式，是人类的劳动的命运。然而，这种结合是缺乏组织的，因为它只构成了最小的家庭。

哲学家从来不思考家庭的结合问题。从前的诡辩家，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囿于奴隶制度的习惯，一方面又抱有野心，想探讨行政的职能，因此，他们只从社会政治方面去研究社会的治理，而

① 《论家务和农业的协作制度》卷二第227页，第一版。

不涉及任何有关改革的问题。他们让家务劳动停留在原始的状态，即当初他们所看到的那种一夫一妻劳动的状态。

这是他们很明显的疏忽之处：在家庭结构方面，不去探索大自然有哪些办法，反而说它只有这些已知的手段。为什么要说它只有一种劳动的办法，只能进行一夫一妻的家庭劳动，而不能进行村与村之间的协作呢？他们一方面说"切莫把已经变为成见的谬误当作原理，"一方面又正好犯了他们自己所谴责的这种弊病。

…………

(3) 丢掉我们在社会政治学上所学的东西，去追寻社会思想的根源……

社会思想的根源在哪里？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冥想中去寻找社会思想的根源吗？不，当然不；应当上溯到比人类理智的想法还早得多的神的想法中去寻找它的根源。

上帝在创造各个星球以前，就事先确定了它们的社会命运，确定了最适合于人的劳动和家庭的关系的方式。这是我在«绪论»的第一部分中论证过的真理；在追寻社会思想的根源的时候，这个真理还须要重新谈一下。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原始的社会思想和上帝关于我们社会的家庭和劳动问题的想法。

在人类进行劳动方面，上帝只能在小组或个人之间，在协作制度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或分散的和无组织的劳动之间，加以选择。这是一条必须反复提到的原理。

作为一个明智的调配者，他从未考虑过采用一夫一妻的劳动方式，象文明人那样不统一进行，因为个体劳动本身就有七个导致混乱的萌芽，而每一个萌芽都能产生许许多多的混乱现象。我们

把这几个导致混乱现象的萌芽列一个表，从表中就可看出上帝在摈弃产生这些萌芽的个体劳动方面是否有所犹豫。

个体劳动的弊端

⊻　**领工资的人员的劳动，间接奴役**

(1) 工作人员的死亡。

(2) 人员缺乏恒心。

(3) 父亲和儿子的性格恰好相反。

(4) 不符合政治经济学。

(5) 弄虚作假、小偷小摸、众人的怀疑。

(6) 由于缺乏劳动手段而造成的时时间断。

(7) 相互矛盾的企业的冲突。

⤙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

⤚　**在计划和执行中缺乏统一。**

上帝如果采用哲学家的方法或分散劳动的话，他也许就以这些弊端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了：我们能想象有这样缺乏理智的造物主吗？现在让我们把这几个弊端一一简略地分析一下，并和协作制度的效果加以比较**。

(1) **死亡**：一个人死之后，如果他周围的人谁也不愿意，谁也没有必需的才能或资金继续他的事业，则他的事业将宣告中断。

**情欲谢利叶是永远不会死的，它每年都要用新参加的人来补充谢克塔因人员死亡而造成的短员。

(2) **缺乏恒心**：个人缺乏恒心，则办事必然马虎，见异思迁；这种情形是有碍于工作的稳定和精益求精的。

**谢利叶是不会出现这种人无恒心的情形的，它不会使人干起活儿来三心二意，见异思迁的。虽说它每年要取消一些谢克塔，但其他的人会参加进来，把人数补齐；它还可以把过去的人员召回来，他们是发生紧急情况时候的后备队。

(3) 父亲和儿子的性格恰好相反，立遗嘱人和继承人的性格恰好相反，因而将出现一个人开创的事业被另一个人所抛弃或加以改变的情形。

**谢利叶没有这个缺点，因为它的成员是因爱好相近而不是因血亲关系而聚集在一起的。

(4) 不经济：个体劳动是任何优点也没有的，因为劳动，无论是家务劳动还是农业劳动，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能进行。

**谢利叶的人数多，再加上通力协作，因此必然使效果达到最好的程度。对于这个问题，我在《绪论》中有极其详细的阐述。

(5) 弄虚作假和小偷小摸：任何一项事业，只要不按照每个成员的资本、劳动和才能的比例分配利益，这些弊病就必然是有的。

**协作制度不会发生弄虚作假和小偷小摸的情形，不须要为防范这两种坏事而采取劳民伤财的措施。

(6) 劳动的时时间断：由于没有活儿干，没有土地、机器、工具、场地和其他东西，时时都可使文明人的劳动陷于停顿。

**在协作制度下不会出现这些难题，它经常都大量地拥有为尽善尽美地做好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7) 企业的冲突：文明人的竞争是居心不良的，而不是为了竞赛；一个制造商总想把同行搞垮，所有的企业家都是互相为敌的。

**在谢利叶中，谁也没有这种不与人为善的心理。谢利叶的

成员，每一个人都对他人的成就表示关心；他们都只经营销路有保证的农业和制造业。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例如对森林的滥砍滥伐，对野生动物的乱捕乱杀，对鱼虾的滥捕滥捉，以及对环境的破坏。

**在谢利叶中，情况却恰恰相反；大家都齐心协力地保护资源，保护环境。

≻在计划和执行中缺乏统一：文明人的计划全是一大堆重床叠架的东西。

**请参见《绪论》中有关谢利叶的各种统一计划的论述。

最后，⊻领工资的人员的劳动或间接奴役：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下的有技术的工人必然遭到不幸、迫害和失望。

**与充分享受九种天赋权利的协作制度下的有技术的工人的命运相比，恰成鲜明的对照。

看过这个表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出结论，并且认识到：上帝尽管在这两种方式（一个是无比的荒谬，另一个是无比的完美）之间可以有所选择，但他根本不能在这两者的选择上动什么脑筋。

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犹豫，就会和他的本性发生矛盾，特别是和他主张节约的本性发生矛盾；如果他选择分散劳动，而排斥协作，他就会违反他的主张，因为协作在各方面都能实现节约：它不实行强迫，不停滞不前，不浪费精力，不浪费时间，不令人感到厌烦，不浪费劳动力，不浪费机器，不犹豫不决，不弄虚作假，不采取什么预防作弊的措施，在行为上不口是心非。

简言之，如果我们象孔狄亚克所说的那样，暂时忘掉我们的科学偏见，采取抽象的思辨方法，追寻社会思想的根源，我们就可能

在有关社会结构的问题上获得这些启示。

社会思想的根源，只能够在上帝身上去找；上帝在创造人以前，早就衡量过分散的和协作的这两种社会结构的价值；他既然选择了协作的社会结构，就必然会赋予我们适合这种结构的情欲，而这种情欲，和文明制度自然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我们的情欲、贪心、好美食和见异思迁等表现在当前的情况下虽说是有害的，但在谢利叶制度下则是有用的；和谐制度的教育在孩子和大人的身上将着意使这些在分散性社会中有害的情欲得到充分的发挥，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为了服务于协作制度而产生的。

…………

以一夫一妻的家庭分开劳动，使机械设备、经济手段和创造财富的努力与干劲，收到的效果甚微。一个家庭有多少孩子，差不多就有多少家务事；这是造成混乱的因素，与协作和创造财富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因此，选择以家庭作为社会制度的中心，就等于是在积极为分裂和制造贫穷卖力气。

我刚才已论证过，不能认为上帝与无能的哲学想法相同；上帝选择的是相反的方式，是协作制度；因此：

(1) 情欲（上帝是情欲的创造者）和协作制度是完全适合的，而和文明的分散性社会则是格格不入的；

(2) 这些情欲，在文明的或分散性的社会中所产生的结果，是和上帝的愿望，和正义、真理、经济和统一相违背的；

(3) 如果情欲按协作制度的方式发展，则它们带来的好处，将同它们在分散性社会中产生的坏处一样多。

据哲学家说，如果人们愿意追寻社会思想的根源，追溯它们真正的根源，采取上帝在这两种社会结构上所作的选择，人们早就会得出这些结论了。

§ IV

> 如果向读者们说财富太多，而他们只要那么一点儿，所以绰绰有余；这样说法，反倒使他们不相信。因此，在阐述协作制度的时候，应当把一切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东西都摆出来。
>
> 沙·傅立叶

我们在第一册把协作制度和分散经营制度的具体情况作过一番比较之后说："复合的秩序创造的财富，应当成为我们现在考虑一切问题的依据。它是一个建立在坚硬的岩石上的基础。它是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物质和情欲这两方面加以论证。这些论证互相补充：它们不是简单地堆砌，而是互相阐明。尽管我们还没有对协作制度所有一切巨大的财富来源一一加以论述，但在这里也可以把我们已经有所了解的主要的生产力汇总起来，一一加以研究，探讨它们彼此推动的规律。在《论协作制度》一书中，有一章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材料①。

论复合的和有潜力的经济主义

① 见《论农业和家务劳动的协作》卷一第462页。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参阅该卷的以下几章：《粮仓、地窖、食品、水果和运输统一管理的种种好处》第318页；《一般的和潜在的效益的差异》第359页；《相对的效益之大：三十倍、一百倍、一千倍、无限小的》第367页。

经济上过分简化的弊病

…………

首先承认现今有人热中于搞互相抵制和互相抵销的简单的改进。一个区在农学会的帮助下，对某一个农业部门稍稍有所改进，人们就高唱凯歌；唱什么呢？唱的是好处向前走了一步，可是由于森林的破坏和凭经验看天气行事，坏处却向前走了十步。如果现代的人按科学办事，善于计算可望得到的好处，考虑如何把各个部分结合成总体，并且从简单的方式提高到复合的方式，他们也许就不会抱这样的幻想了。

我们要从致富的各种道路和手段来分析过分简化的弊病，然后由总体到部分，分析财富的来源——一天的劳动。

奢侈或财富有两个组成部分：

内在的奢侈或与年龄成比例的健康；

外在的奢侈或与阶级成比例的财产。

财产保证我们对奢侈的享受，但是是有条件的，它不能保证健康或内在的奢侈，不能保证肉体的官能的充分发展。

复合的经济主义应当实现两种奢侈的会合；如果它建立的体制不能使两种奢侈同时并进，不能使它们互相支持，则它将退化成简单的经济主义。

在文明制度下，情况恰恰相反：富裕阶层的人不如乡下人的精力那样充沛；乡下人在我们称之为财产的这种外在的财富方面虽然很少，但在内在的财富方面拥有的东西却很多；住在简陋的房屋中的人，很少有患风痛的，而住在金碧辉煌的房屋中的人，患这种病的却很多。

文明制度使这两种奢侈发生冲突，使它们之间发生分裂，因为内在的奢侈（与年龄成比例的健康）是和外在的奢侈（与阶级成比例的财产）成散比的。富人不如穷人的身体结实；这在力学上叫做作用的完全抵消。就个人来说，这两种奢侈应当会合；它们应当互相支持，一个带动另一个。还有什么东西比由这两种互相抵制的因素凑成的事物更糟糕的；这好比一个夫妻不和的家庭，每一方都巴不得把家搞垮了事。

在我们当中，这两种奢侈就是这样经常发生冲突：外在的奢侈或财富过度使用，就会损害健康或内在的奢侈；同样，内在的奢侈或精力在享乐的事情上用得过多，就会使财产遭到损失。这两种奢侈互相破坏：干有益于健康的活儿的人得不到财富，而享受财富带来的快乐的人却享受不到健康；在这两种奢侈不能协和，作用互相抵消的情况下，我们那些高明的人士有什么办法能使两者的作用一致呢？必须兼有财富和健康，并使它们同时发展，人才能有幸福和智慧，这一点，谁能否认呢？协作制度的优点就在于它能实现这一点。

有一种偏见使人们对当前混乱的状态或两种奢侈的冲突产生错误的看法：认为上帝是为了公平待人，所以才使牧人和野蛮人身体健康，以补偿他们的贫困。这种公平待人的说法是在诡辩，是错误的；上帝是不会用这种办法来主持公道的。我们在《复合的苦难》这篇文章中将看到，上帝对待人的命运是不会简单从事的，他不会使呈现分歧的事物得到平衡，而只有在各种对比的因素汇合的时候，他才使之达到平衡的状态。

情欲谢利叶的作用就在于此……………………………………

……………………………………………………………………

社会平衡论者只想达到简单的目的，他们的根本错误是：

政治家只注意于人的发财致富而忽视人的健康；

道德学家只注意于人的健康而忽视人的发财致富。

人类要达到的目的是复合的，如果人民大众不能同时享有两种奢侈，则他们必将最终落得个两头穷。这种情况当前已经出现，人们已经看到一种堕落的情形：

大人物的贫穷是相对的，

而他们的身体虚弱则是比较的和真实的；

小人物的贫穷是真实的，

而他们的身体虚弱则是相对的和被迫的①。

分散性的社会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只要文明人不如野蛮人那么强壮，城里人不如乡下人那么健康；只要文明社会使两种奢侈互相抵触，而不会合起来向前发展，则用任何理论也是不可能把我们引向复合的奢侈的，是不可能使我们同时享受内在的奢侈和外在的奢侈的。

---

① 小人物的身体虚弱是被迫的，因为，尽管他们的工作很不卫生，车间很脏，烦重的活儿累坏了他们的身体，得了热病和传染病又无钱医治，但为了挣钱吃饭，也就只好不顾自己的身体了。由此可见，他们的身体虚弱是相对的和被迫的。社会平衡论者说什么人民享受了健康，就不能发财；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他们有健康的萌芽，但他们不得不自己把健康的萌芽丢掉，被贫困逼得生了病，为了不挨饿，只好拼命去干活。

文明人好诡辩，对我刚才所批驳的那种虚假的补偿说很感兴趣。事实上，人是一个具有复合的命运的生物：要么，他就在上帝所希望的社会状态中享受复合的幸福，否则就会在人制造的法律下遭到复合的苦难。应当这样来看社会的神圣的公正：道路和手段是公开的，复合的目标是不变的，能造福，也能造祸：我们今天遭到双重的或加倍的瘟疫就是证明；社会的神圣的公正，和诡辩学家们所讲的那种抵消与补偿的谬论是格格不入的。

以上讲的是一般性的错误；我已经分析了两种奢侈的简单的情况和冲突，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经济上的过分简化，看一看它的某些特殊的错误作法。我们首先谈“劳动日”。我们把它的价值分成许多个等级，从这方面来反驳文明人的经济主义；文明人的经济主义只讲简单的劳动日或产量最低的、积极性最差的懒洋洋的劳动。

那些体格健壮的雇佣劳动者是怎样劳动的呢？他们浮皮潦草地干。工头不在，他们就松松垮垮；工头不断地督促，他们就加倍地干。

有一位工程师向我讲过一项工程的情况：“四十个工程兵，可是不出活儿，我说的这四十个工程兵都是身强力壮的人。唉！四十个工程兵干的活儿，只能当五个人；不采取惩罚和奖励的办法，他们就不干；他们是能少干就尽量少干。”工程师的这段话，正好说明了文明制度和协作制度的鲜明对比。四十个属于监工和好工人之类的文明人，干出的活儿只等于五个和谐制度下的工人；一比八之差。

我们要分析使一个雇佣劳动者日产量减少的原因，并估量他们干活慢慢吞吞和在协作制度下劳动积极热情的结果。

第一个动力

在真理支持下的产权精神

产权精神，在激励文明人方面，是人所共知的最有力的杠杆。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产业主劳动的效果，比奴隶似的工人或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效果多一倍。我们每天都可见到这方面的例子：雇用

的工人，干活又慢又笨；但他们在为自己劳动时，干活就十分麻利。

因此，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头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转变成利害与共的产业主或协作人。作到了这一点，就可使雇佣劳动者每天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增加一倍，从而收到加速生产的效果。

然而，雇佣劳动者在有技术的总人数中只占四分之三（对奴隶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大概估计），如何使其余的四分之一的人（即老板）每天的生产效果也增加一倍呢？

我在这里将略而不谈那些细小的办法，例如免设监督人员，老板和职员都回去参加劳动（他们现在只是监督别人劳动）；我不谈这些，而只讲最有力的杠杆，在协作制度下到处可见的真实的杠杆。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只要工作人员办事讲真话和忠于职守，就足以使老板们多作许许多多他们在今天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在谈到果园的时候，我已经说过，如果果树的品种好，结出的果子没有人偷，不致于被迫在果子还未成熟就大量地采摘，再加上能够象在和谐制度下那样，没有人搞投机买卖，而且不受高利贷的盘剥就可借到资金，他们是愿意多种二十倍的果树的。

单单这两个推动力（产权精神和办事认真），就足以使人们每天劳动的价值增加一倍；按照这个假设计算，一个一百万人口的省，就可以生产今天一个两百万人口的省所生产的东西。

第二个动力

协作制度使机械的效果扩大

我曾经详细讲过一些增产十倍、二十倍，甚至在某些部门增产

一百倍的例子。如果再加上完全统一的和诚实的商业的好处（在卷二中有关于这种好处的论述），则前面估计的数字还可翻一翻，增加一至三倍。这样一来，一百万人就可当四百万人，今天工作一天挣一个埃居，到那时候就可以挣四个埃居。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以使用机械的灌溉工程为例子。灌溉工程可以使许多天气炎热的国家（如西班牙和地中海东岸各国，天不下雨就颗粒无收）的收成平均增加一倍。如果没有灌溉工程，有许多国家就只能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的收成，就不能种植须要保证有水才能在山坡和平原种植的东西；如果在江河的上游和山坡开沟，普遍进行灌溉工程的话，人们就能多种许多东西了。

然而，山坡和平原的全面灌溉——花费如此之大的工程，就协作制度而言，也只不过是它所作的千百件奇迹之一：多么大的财富的来源啊！

第三个动力

谢利叶的热情，小组的干劲

任何一项劳动，即使考虑得很周密，很努力地干，其结果，与热情劳动所生产的东西相比，也只能达到后者的一半；热情劳动，干起来人就灵巧，就干劲十足，就能产生连亲身参加劳动的人也难以相信的奇迹。单是这根杠杆，就足以使由于管理良好而已经是很丰厚的收益，还要大大地增加。因此，由于第一个和第二个动力的作用，已经增加三倍的产量，现在再加上劳动热情——即第三个动力——这根杠杆，产量就可达到八倍。这根杠杆就是谢利叶的热情；它把劳动中的一切困难视同等闲，把劳动的技巧和积极性提

高到只有高尚的情欲才能达到的完美的程度：这种高尚的情欲，在文明制度中的老板的邪恶的利欲心里，连一点儿影子都是没有的。

第四个动力

非生产人员回到劳动中去

实际工作的和闲置的劳动力，今天究竟一共有多少？他们的人数占全人口的四分之三。我已经论证（见出版说明四第2页）：一个在表面上看来是很能干的工人，劳动起来却往往是很消极的，象围墙一样，不起真正的和积极的作用。

在文明制度的劳动与和谐制度的劳动的比较表中，人们将看到，我们有许多无用的或起消极作用的人员，他们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即：

文明制度中的非生产人员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1．妇女	4．军队	9．失业者
2．儿童	5．财政	10．诡辩家
3．仆人	6．制造	11．懒汉
	7．商业	12．分裂分子
	8．运输	

⋈ 积极的破坏者
　消极的创造者

前部。家庭的寄生者

(1) 城里的妇女有四分之三，乡村的妇女有一半，被吸收去搞家务劳动和从事复杂的家庭工业。因此，从经济主义的观点看，她们的劳动量只有男人的劳动量的五分之一。

(2) 有四分之三的小孩子，由于干活笨手笨脚，再加上他们的捣乱行为，所以在城里完全没有用，在乡村的用处也不大①。

(3) 四分之三的家庭佣人，都不是用来做庄稼活儿的。他们的劳动，全是些复杂的事情，特别是做菜做饭；在马厩劳动的仆人中，有一半是由于实行分散经营制度才需要的，而一到了协作制度，他们就是多余的了，用不着了。

这三类人做的是家务劳动，他们在寄生者的系列中，是单独的一部分人。他们在谢利叶制度下是不存在的；在谢利叶制度下，由于分配合理，对不同性别的人和劳力使用恰当，因此可以把今天用来做复杂的家务劳动的人手减少到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

① 有一天，我看见五个小孩子被安排去看四头牛（放牛娃比牛多）。他们干些什么呢？他们把牛放到正在抽穗的麦子地里。我叫头一个孩子把站在他面前的牛牵出麦子地，他回答我说："这不是我管的牛。"我叫第二个孩子去，他也是这么回答我。从他们回答的话来看，四头牛不归五个孩子当中的任何一个管。我只好走开，深深感到我们的经济大有改进的必要。

有些人说，农村的孩子干很多的活儿；这个话完全不对。人们从关于在协作制度中对儿童的使用情况表上就可看出，协作制度中的儿童劳动的成绩，比他们的父亲在文明制度中劳动的成绩还好，尽管他们做的都是他们的父亲现在做的那些容易干的活儿；这些工作，一旦有妇女和孩子们来承担，就可把灌溉等力气活儿交给身强力壮的男人去做，如同今天把复杂的家务劳动和杂事交给佣人去做一样。

中部。社会的寄生者

(4) 陆军和海军把最强壮的年轻人和最大一部分纳税人从劳动中抽走了，使他们走向堕落的道路；在他们应当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年岁，却强迫他们去干寄生者做的事情。他们在军队生活中将失去对劳动的兴趣。军队中的这些人和机器，不用来搞生产，而用来搞破坏。关于搞破坏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我们在这里，只是从人员闲置不用这个角度来研究军队。

(5) 大批的机关人员。我们发现，在法国，单单海关就雇用了两万四千人。再加上其他各种职员、乡村警察、猎场看守员和暗探，等等；另外还有种种行政机关（如财政局和其他机关）的人员。这些人员，在法郎吉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在法郎吉中，在规定的日子，按财政部的一个简单的通知去交税就行了。

(6) 手工工厂的厂主。他们是以有益于大众著称的，但从他们产品的质量来看，其中有一半人相对说来是非生产人员；他们制造的东西，假定都是很好的话，就可把当前的损耗减少一半，在为政府制造的东西中还可减少四分之三；目前人人都在欺骗政府。

(7) 十分之九的商人或商业代理人。诚实的商业或协作制度的商业，只用现今雇用的人员的十分之一就行了（新的商业方式，是协作制度的繁忙的工作之一；我很抱歉，不能在这头两卷中加以介绍，因为这两卷要用来论述初级教育和家庭的安排）。

(8) 海上和陆上运输人员，有三分之二被错用在商业范围里。他们的运输工作很复杂，再加上有许多危险，尤其是在海上，由于他们的技术不熟练和作事冒失，使船舶在海上遭难的事件增加了

十倍。

我们把搞走私活动的人也归入这一类。走私活动往往使运输工作和它雇用的人增加十倍之多。我们发现，有些布匹为了从多佛尔走私到加来，竟绕道汉堡、法兰克福、巴塞尔和巴黎，只有七法里的路，竟绕了五百法里，还说这是为了达到贸易平衡和使情况得到改善。

后部。附加的寄生者

(9) 合法的、临时的和秘密的停工不干的工人，或者是由于没有活儿干，或者是逢休息日而待着不劳动的人。这些人，要是干吸引人的劳动的活，他们是不会这么作的，相反，他们在停工休息的神圣的星期一还要加倍干活；神圣的星期一，在所有的圣徒中，数它的花费最多，因为在工业城里，每年要用五十二天来庆祝他。

还有，每逢行会的节日、革命纪念日、狂欢节、婚礼和其他的喜庆日子，也是不劳动的，然而在一个大家聚在一块儿劳动，比文明人过节和跳舞还快乐的社会里，人们逢到这些日子，是不会停工不干的。

还有一些临时停工不干的情况。老板不在场，工人就停止干活，例如，有一个人或一只猫从他们面前经过，包括工头和勤杂人员在内，全都激动起来，手里端着铲子不干活，盯着眼睛瞧，借此机会歇口气：这种情形，一天有四、五十次，一个人一天要浪费五分钟。他们一个星期劳动的日子，实打实只能算四天。没有吸引人的劳动，停工不干活的时候何其多！

(10) 诡辩家，首先是宗教问题的诡辩家；还有那些读他们的

书、在他们的挑动下去搞党派斗争和对生产毫无益处的阴谋的人。除了把每个问题都搞得乱七八糟的争论以外，还有政治动荡和由此而产生的工人劳动时精神不集中。

诡辩家和论战家的人数之多，远非人们所能想象；法学在表面上看来还是一种可以原谅的诡辩，所以搞法学的人也很多。在协作制度下，人们的争论，还不到现在的争论的二十分之一，而且，为了解决为数很少的分歧，协作制度的办法之简便，正好和我们现今的办法之复杂形成对照；所以说现今的机关人员有二十分之十九是寄生者，诉讼人和证人等，都是多余的。经济学家吵吵嚷嚷地抨击过寄生生活的人，实则他们自己就是这些人当中的带头人；从经济学家算起，搞诡辩的人多得不得了。

(11)懒人，即成天什么事儿也不干的所谓斯文人，再加上他们的仆人和一切为他们服务的人。谁侍候这些不事生产的人，谁也是不事生产的人。单单在巴黎一个城市里，钻营官职的人就有六万之多。我们把所有一切搞选举的人也归入这一类。

囚犯是一种被强迫闲待着不干活的人；病人不干活，还说得过去。在和谐制度下，生病的人数还不到文明制度下的病人的十分之一。因此，尽管疾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坏事，但可以医治和大大减少。在文明制度下，十个病人中有九个就很不恰当地被取消了工作；这九个人要是在协作制度下，就会身体健康，用不着去麻烦医生。

(12) 分裂分子，公开不劳动、不遵守法律和风俗习惯的人。买彩票的和进赌场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大毒瘤；工业巨子、娼妓、二流子、乞丐、流氓、强盗和其他的分裂分子，他们的人

数有增无减，使社会不得不养一批和他们同样是不生产任何东西的宪兵和官员。

╳ 核心阶级

Y 直接的。搞积极破坏的人；制造饥饿和瘟疫或从事战争的人。文明社会对制造饥饿和瘟疫的人关怀备至，把投机商和暴徒当宝贝看待；它鼓励一切可用来扩大战争破坏程度的发明，例如孔格赫弗火炮和兰伯迪大炮等等。

（说明：在表中有两处提到军人；此处说他们打仗，从事破坏，而在第（4）项中说他们闲置不用，不从事生产。这不是重复提两次，而是由于他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两种特点，就须要分开在两处讲）。

入 反面的。消极的创造人。我已经论证过，这种人的人数太多；大部分劳动，例如筑围墙，相对说来是非生产性的。还有一些工程，由于错误的设计和笨拙的作法，结果成为无用的东西，例如倒塌的建筑物，须要折掉和重修的桥梁和公路。还有一些人是从事间接破坏的：用一百个工人去砍伐一座森林，看起来他们是在干有意义的劳动，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毁坏国家；对国家造成的危害，比战争造成的破坏还大，因为战争造成的破坏是可以修复的。还有经济学家所吹嘘的帮倒忙的坏事，例如有人发明了一种东西，结果却把两万工人逼得去要饭；这两万工人闲置不用，没有活儿干，必将成为社会混乱的根源。

要是各种各样的非生产人员都回头来从事劳动，由协作制度把他们全部用上，我们的生产还可以增加两倍。按第三个动力算，

增加到八倍,而现在则可以增加到二十四倍,因为这一大批非生产人员至少占文明社会人口的三分之二,也许我的估计还太低咧。把这三种人适当地使用于家务劳动,就可使劳动的总人数增加一倍;如果使用不当,他们就会成为前部中所列的1、2、3种人。如果这三种人的生产可以使劳动收入的总数增加一倍,则其他几种人便可以使之增加两倍。

动力的增加,并没有到此就完。我还可以举出一些很有效的办法,例如:

第五个动力

人、动物和植物的健康和力量的迅速增长。我将写一篇谈全面教育的论文来探讨这个问题,并论证一个和谐制度下的人的力气,将相当于三个文明人的力气;随便找一百名和谐制度下的妇女来挖土,其效果抵得上一百名文明社会的大兵。动物的健康状况的改善也是一样的。一个如此有效的办法,将使未来的协作制度的生产增加一倍,可以把增长的数字从二十四提高到四十八!这样的财富增长数字是很惊人的;我们还没有谈它的价值咧。

第六个动力

气候的恢复正常。关于这个问题,在序言的附注A中已有所说明。新的气候,使原来一年一收都很困难的地方可以一年三收;由于不再刮飓风,在地球上旅行起来也很方便;这是一个使生产的总数可以增加一倍的新动力。

接下去是第七个动力或过渡的道路；关于这个问题，这里不能详谈，因为它涉及天体演化方面的问题。最后是核心动力；傅立叶说：核心动力"对财富的增长的影响，比前面讲的几种动力的影响大。"他接着说：

我已经作了充分的描述，以便使最贪婪的人得到满足，并指出我们经济学家的计划中有一个没有人觉察到的缺点：由于他们只想达到简单的程度，即劳动的原始状态，他们便失去了一个宝贵的科学的工具，失去了探索的好奇心或爱好。如果他们善于在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动力上动脑筋，他们就会对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转而去寻求协作制度：这是把那么多的不从事生产的人引导去从事劳动的唯一道路。

至于那些对我们所描绘的未来的财富感到不快的读者，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他们对它逐渐了解。这个方法就是借助于宗教精神，并指出我们的世界由于走了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的弯路而吃了亏；诡辩家把我们愚弄了三千年；在谈到幸福、正义、真理、团结和财富问题时，他们对我们说：那么多完美的东西并不是为人类而制造的。宗教精神将使我们听到合乎情理的言论，使我们信赖上帝，并且认识到："既然协作制度这个新的社会形式能够保证人类得到许多幸福，上帝发现它能产生无数的财富和美德，他就必然会给我们以获得这些财富和美德的手段。"

我们不能说上帝创造的体系也有无能为力和令人烦恼的时候，不能说引力和命运没有关系。最高的主管既然如此妥善地分配了动力，使任何一种动物都不能享受我们所享受的幸福，我们怎

么能说他讲的话办不到呢？如果说只有人类还想得到更多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不是为了过文明人的苦难生活而生的，是因为他还没有实现上帝给他安排的命运。

我们的经济学家怎么会如此糊涂，看不到在文明社会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是不从事生产的；如果要达到真正的经济，要使生产翻两、三翻，那就须要采取不同的社会结构。既然劳动群众只能够在协作制度和分散经营制度这两者之间加以选择，他们当然要选择协作制度了。

§ V

黄金时代就在我们眼前。

圣西门

我们刚才所讲的财富的源泉无论是多么的丰富，我们也只是讲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单从和谐制度下的人所享受的财富来考虑问题的话，我们还是考虑得很不周到的。我们在前面讲的，是协作制度的生产的优点，是实际的财富的猛烈增长。现在，为了要对它产生的财富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就还要研究协作制度的消费的优点，研究它的相对的财富的猛烈增长。按照我们一贯的作法，还是用例子来说明问题。

在分散经营制度下，如果你想自家订阅报章、杂志、新出的小册子和图书，你每年就要花四千、五千或一万法郎。然而，如果你参加俱乐部，你到阅览室去看，你只交很少的订费，就可以看到你必须花很多的钱才能单独订阅的书刊。

九

你计算一下：一个人如果要在自己家里每顿都象在大饭馆那样有几百种不同的菜供他选择，他要花多少钱才能办到。

我们的戏剧是按协作制度的方式上演的。在分散经营制度下，想看戏的人就须要请人到他家里去演给他的妻子和儿女们看，他就要花钱请一个戏班子，在他家里要有戏台，就象他要作饭，就要有厨房、饭厅、地下室和仓库一样。在个人家里演戏，在我们看来是很荒唐的吗？唉，我们的习惯和使用仆人等，在协作制度下的人看来，还更荒唐咧。

我曾经就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协作制度精神的某些萌芽，论述由于按协作的方式享受财富就等于是使财富成倍增加的原理；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计算一下这个原理在法郎斯泰尔中应用的结果。请看以下几个例子：

交通。在巴黎，一个考究一点的家庭只不过三辆马车（一辆在城里用，一辆到乡下时用，一辆双轮轻便马车），加上雇仆人和更换马匹和装具的费用，每年就要花六千法郎。在和谐制度下，这一家人平均每年花六百法郎就可以用上各种级别的车子，甚至能用上供参加盛会坐的车子和供骑用的马。

这笔钱，就物资的费用来说，两者的差别有十倍，如果再加上有各式各样的车子可供选择这个优点，其间的差别就是二十倍了，何况还可省去和商人与弄虚作假的工人讨价还价的麻烦，又不用雇跟班，不怕他们偷偷摸摸和捣鬼，不怕他们侦探你的秘密和搞其他令人烦恼的事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那些仆从和跟班，是大人物的一个祸患。

就交通来说，人们希望得到舒适享受的，还不只是车子和马。马车往往是一种令人伤脑筋的万不得已才用的东西；在巴黎和伦敦，乘车只能说是一种消极的享受，是为了不弄得满身泥土，是为了怕天气不好和路途太长，是为了逃避巴黎乡村的烦恼。在巴黎乡间的有钱人，被关在他们的城堡里，周围的路坑坑洼洼很难走，路的两边都是令人讨厌的烂泥。巴黎四郊的路，简直令走路的人和打猎的人受罪，冬天七个月路上满是泥；好天五个月路上又全是一片尘土，有时候象 1825 年那样，从三月份起路上就尘土飞扬了。

在协作制度下情况完全相反，它要修各种各样的道路：有大马车道、人行道、骡马道、林荫大道和乡村小道。在交通部门，同前两个部门一样，至少比我们现在的情况好十倍。综上所述，我们在交通方面的享受，已经比现在好三十倍了。

还有第四个部门的享受，就是所有的住房、马厩、商店和车间的内部交通。无论是去车间还是到礼拜堂，也不论是去探亲访友，还是去看戏或跳舞，都用不着担忧天气是热是凉。舞会完了，出来也不会得感冒或炎症，可以从暖暖的走廊走回家。如果回家的路有一法里远，就到暖和的门厅去坐马车；在门厅里，连马也能分享人的幸福。在这方面的享受，我没有说比我们现在好十倍，因为这种享受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无法比。现在无论到什么地方去，走起来都很伤脑筋，而且往往很危险，甚至连国王也感到不方便，因为法国的国王就没有暖和的门厅，国王出门去上车，他也得挨北风吹，挨雪打。我们看到有些妇女跳舞之后出来就患炎症；一个人出去看朋友或办事，就要上车、下车二十次，还要加上没完没了地上下楼梯。只有把室内交通的好处作一番比较之后，才可看出在建

筑方面也同在其他事物一样，文明制度的作法同协作制度的作法完全相反，给生活带来许多的麻烦。

(«新世界»第一版第318页。)

我们可以说，从建立和谐制度之日起，今天只能住窝棚或顶楼小屋的人，便有八十万座宫殿(法郎斯泰尔、法郎吉的庄园)供他享受，而且这些宫殿比巴黎和罗马的宫殿舒服得多。巴黎和罗马的宫殿中的舒适设备，还不到一个法郎斯泰尔的设备的四分之一，如可遮挡风雨的暖暖和和的室内交通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今天硬要把木鞋脱下来提在手里不穿，光着脚板走路的人(漂亮的法国的农民有此习惯，因为怕把鞋穿坏了)，将来在条条道路都可以坐上免费的小型马车；这些车子都是顶好的公共马车，还可以吃上一顿便餐，因为在和谐制度下人人都殷勤好客，如同在沙特雷大帝时代一样，一个旅行的人可以住三天受到很好的招待，吃住都挺好，只是不供应穿的，也不供应车子，因为在和谐制度下，他到处都可找到车子坐。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人的财产与文明人相比，可以说是增加了一千多倍；国王的财产也可以说是增加了一千倍，因为在国王统治的日子里，在处于野蛮状态的法国旅行，他们找不到住的，也找不到吃的，更找不到复合的娱乐——感官和心灵的享受，内心的感情得到了充分的抒发。

从住房这个问题来说，一个君王可以说是穷人；如果到亚洲或非洲去旅行，他是一个住处也找不到的，他到处都得挨饿，遭强盗抢，被臭虫和跳虱咬，还要碰上风吹雨打，甚至在有些国家，例如中

国和日本，尽管他想去游历，人家还不允许他去咧。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巴黎或伦敦的周围的城堡，对他本人和他的王室人员来说，都是很令人厌烦的，有什么用？我曾举过曼特侬夫人的例子，她亲口说过，她就是因为厌烦而死的；路易十五似乎也有同感，所以才自动抛弃王宫，到鹿园[①]去住小房子。

至于雇佣劳动者，他们不仅没有宫殿，甚至连一张床也没有；象那不勒斯的无业游民，只好睡在大街上。如果他能在八十万个法郎斯泰尔中吃、住和休息，不花一文钱就可坐着漂亮的马车从这个法郎斯泰尔到那个法郎斯泰尔，从这一点看，他岂不是比一个文明社会的绅士还富八十万倍？一个文明社会的绅士，也只不过有一座宫殿；他住在他的宫殿里感到很厌烦，什么乐趣也没有。

因此，在和谐制度下，在某些部门的相对的财富的增长数真是难以估量，只好用一千倍或无数倍等字眼来表示。在相对的增长数中取一个平均数，再加上在第一章中所说的好处和第二章中所说的动力，就可看出，我对它的总的财富的估计实在是过低。

如果你进入和谐制度的社会，手里拿着计算器，合情合理地用数字计算一下它的财富，开列一个清单，这时候，你将大吃一惊，以为是在做梦。文明人不相信，并微笑着说："这太美了，所以是办不到的"；接着，他就搬出大宪章，大讲共和制度，说已经不断地取得

---

① 国王在和谐制度的世界旅行，将发现有八十万座宫殿供他居住，而且住起来很舒服。他将受到意想不到的殷勤款待；这种乐趣，是文明的国王所没有的。即使是鹿园，也只能算作一个府第，在那里也只能享受到简单的和物质的乐趣。这里所说的意想不到的殷勤款待，在第一代和谐制度还作不到，但会逐步办到的（《论协作制度》卷一第370页）。

进步，还谈到他每天都有精神食粮……。如果拿一根别针给一个野蛮人看，并对他说，这样的针，一个文明人每天能做四万八千根，那个野蛮人也是不会相信的。我已经就这样的问题说过，野蛮人有权利这么说，而开化的文明人是没有权利说这样的话的。

为什么？在一个自称为拥有大胆的、摆脱了一切束缚的自由思想家的世纪里，在一个自吹为不受宗教思想影响、并打扮成——今天应当说是化装成——要革命的世纪里，在这个侃侃而谈、用双手击着鼓高喊"法兰西是伟大的有首创精神的国家(的确是这样)"的法国，每四万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够并敢于研究一种新的思想，并认真去探讨它！这些自由思想家只能够集体思考问题，这些骄傲的聪明人只能够成群结队地走路……。看见他们在那样的地里吃草，是吃那样的草，真令人可怜！可怜的自由主义者，可怜的虚张声势的人，你们吵吵嚷嚷地说反对旧思想，自以为摆脱了它们的束缚，你们在旧世界的废墟(用你们的话说：过去的废墟)上跳舞，可是，你们在闹了一阵哲学和民主之后，依然是过去的教条的奴隶！

有勇气的聪明人是不是很少见？把一种思想原封不动地摆在自己的跟前，并作出你自己对它的评价——一个明确的评价，象你这样认真下功夫的人多不多？为了对它作出评价，向它伸出欢迎的手，象别人那样接待它，你须要知道些什么呢？每一个人只有一个法官，只有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就是他自己的智慧。我所说的人，指的是有思想的人。

犹豫不定和摇摇摆摆的人，羔羊似的人，你们的怀疑主义是无能的，你们什么时候才不把它当指路的明灯？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认真研究一种思想？你们什么时候才不象害怕黑夜的小孩那样敢在

现实生活中直视幽灵？你们什么时候才不象有些人那样闭眼不看现实？明智的人们，你们对那些为你们耕种土地的农民的陈规没完没了地评论；其实，如果说物质上的陈规蒙蔽了农民的眼睛，那么，思想上的陈规也蒙蔽了你们心灵的眼睛，蒙蔽了你们的智慧。

你们缺少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啊！对人类抱有善良愿望的人们，他们的心是向往未来的，是由于有善良的意愿而更加坚强的；善良的意愿终将变成智慧。让智慧和意志发挥它们的作用！让它们发挥它们的作用！“我的心向往天国[①]！”命运之星在我们的头上照耀……。兄弟们，鼓起勇气，走出荒野！昂起头来注视着天空；鼓起勇气！光明的云彩将引领我们前进！

---

① 原文为拉丁文(Sursum Corda!)；系天主教徒做弥撒时的一句祈祷语。——译注

第 二 编

社 会 的 平 衡

第一章 近似的平衡。表现在文明制度中的隐隐约约的和谐现象

> 应当把文明社会的读者看作是一个动过白内障手术的人，只能够逐渐逐渐地使他接受阳光。
>
> 沙·傅立叶
>
> 让孩子们来到我身边。
>
> 耶稣基督

我们应当给前面讲的平衡冠上《社会的平衡》这个标题，以表明谢利叶对社会的重大影响：它将以健康、力量和生命来代替疾病、虚弱和死亡，以心灵和智慧的和谐的发展来代替愚昧和智慧与道德的堕落，以遍布世界各地的大量的社会财富来代替灾难、贫困和饥饿。大量的社会财富象畅流的明净的水，冲洗旧的污垢，为普天下的人的幸福施行洗礼。读者不久就可看到我们所说的这些影响的重大的特殊意义。

在这个凡事谨小慎微的世纪里，人们对逻辑推理和数字计算是不相信的，因为它们得出的结果超出了人们的习惯，所以，在这样的世纪，应当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法否认，而且是每个人都能看见和听到的事实为依据，尤其是现在，我们更应当这样作，因

为我们即将谈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宽厚、忠心、正义、真理、阶级的联合与党派的融洽，都是人们不常见的事情；要详细论证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我们的童年，回顾小学生们在不受老师和校规管束的时候所玩的游戏和自由活动是怎样组织的。读者既然已经知道谢利叶的形式，当然会明白它就是大致不差地照着那些游戏组织的。在现今的条件下，只能采取谢利叶制度。好；现在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作法的社会影响，并把它们和文明制度的分散性的狭隘作法加以比较。

§ I

分散进行的劳动

狭隘的方式。颠覆性的动力和效果

> 人类的最残酷的敌人是在他自己的身体中，就是他自己的情欲。
>
> 《哲学的信条和颠覆性的宗教》
>
> 两只公鸡和平相处；突然来了一只母鸡，这一下就必然要爆发战争。
>
> 拉 封 登

如果一个班的二十个学生彼此都唯一无二地同时对一种作业感兴趣，例如做作文，我看，他们之间处处都会出现竞争，以致：

第二名嫉妒第一名，

第三名嫉妒前两名，尤其嫉妒第二名；

以此类推到最后一名；他嫉妒所有的人，尤其嫉妒和他差不多的人。

此外，第一名不愿意和第二名友好，因为他把第二名看作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他对第三名、第四名……也不会友好的。

第二名对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也抱的是这种心情。

以此类推。在阶梯下面的，一心想爬上去；在阶梯上面的，又生怕跌下来。这二十个学生都是这个样子，一级一级地互相嫉妒，产生仇恨。

这种从上至下和由下至上的双重仇恨，再加从上往下一个瞧不起另一个的心情，就更为严重了，因为成绩好的人总觉得自己高明，看不起比他差的。

假定另外二十个学生在另一项活动中，例如玩双杠，也分出了高低；假定他们只就这个游戏来定上下，则可看出，在体育训练和智力训练（请允许我把做作文称为智力训练）都一样，马上就会出现前面的情形。一分了你高我低，野心、自尊心和竞争心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仇恨。你高我低的情形愈明显，仇恨便愈强烈。由于我们的学生不受社会的规矩的约束，所以他们就打架，动拳头。

这种作法，使人互相敌对；彼此愈是接近，相差不多，便愈是冲突得厉害。文明制度所采取的，正是这种作法。

一个人如果只能从事某种职业，他将发现，他和他的竞争者的关系，就和我们在前面描述的二十个学生当中的某一个学生的情况差不多。在军队里，在行政机关和所有公家或私人的企业里，在车间里，从技师到干粗重活儿的工人，一个人如果只有一种工作，只有一种有前程的事业，如果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则他必然会拼命排挤那些想赶上或超过他的人，把比他强的人打翻在地，踩在别人的身上往上爬。彼此竞争的人，如同在一条狭窄的路上比速度

的车子一样，必然互相碰撞……，碰在岩石上，把车子翻在烂泥里，或者翻在沟里。

事情是如此的糟糕，如此的荒谬，以致人类必须要有深厚的善良之心，有荣誉感和正义感，有恻隐之心，才不致于使仇恨在这些事情上发展到比现在尖锐一千倍。真是奇怪：有些人明明知道这些情况和它们的后果，却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指责人的天性和情欲。心灵和大脑不健全的道德学家，无能的学者，你们要认识到，使人的心灵的琴键发音错误的，是你们的社会结构！你们所指责的人的天性，是很柔顺和温良的；它无法每天都能打破你们给它加上的铁封皮。你们想方设法要把它禁锢起来……，宪兵、刽子手、监狱、绞刑架、由于大发慈悲而加以改进的绞刑架或断头台；如果你们没有这些实际的设备支持你们的教条和法律，还不知道你们所建立的这个社会，你们乐于接受并大肆吹嘘的这个社会，将如何维持咧！

人和社会形式是两码事。人有一个一定的形体和情欲组织。这个组织是不变的，是来之于上帝，是自然的产物。如果是由道德学家来创造人的话，我敢说，人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道德学家肯定不会让我们有爱、雄心、竞争心和计谋精神，不要求境遇的改变，不喜欢奢侈……。我真不知道他们将给人的心留下什么东西；留下对家庭的爱，也许还会留下一些装香水的小瓶子和孤独的个人友谊。此外，他们也许还会鼓励我们要听天由命，要克制，要安于贫穷，会说伤感的话、甜蜜的话和粗野的话；从我们在摇篮的时候起，道德学家就用这些东西来迷惑我们，只要我们还活着，这些东西就老缠绕在我们心里。可惜，上帝并没去让人去追求克制的精

神享受，并没有让人命中注定要贫穷；他把一个美好的世界交给人类去耕耘和治理，给人类准备了无数的财富和无限的欢乐；上帝使男人、女人和小孩具有的爱好和情欲也根本不带什么哲学味儿。但愿道德学家要按照人的天性的本来面目来对待人的天性。唉！不让人的天性发展，这对道德学家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哲学和道德的牢笼装饰得最漂亮的时候，也是不道德的和堕落的行为最猖獗和最频繁的时候。

社会的形式是可以改变的，而人的天性是不可制服的。很显然，哲学家应当努力去改变的，是社会的形式，而不是人的天性。他们应当找到一个适合于人的情欲的社会形式，而不能象蛇碰上钢锉那样拼命咬人，把人加以剪切和压缩，强使他进入一个与他不相适合的社会形式。

我巴不得有一天鞋匠给我们做一些比我们的脚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尖的、方的、圆的或其他形状的鞋，裁缝师傅和制帽工人给我们做尺码小的衣服和帽子，奇形怪状，不合我们的身材，而且还异口同声地对我们说：

"先生们，你们的身材不好，太难看了；应当矫正你们不良的天性的缺点。我们做的衣服和鞋帽，都是按照高明的理论做的。你们的脚穿这双鞋，你们的头戴那顶帽。使劲强穿进去，穿吧！身体弱的，也不要害羞，要克制天性，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高尚的了；要忍受痛苦，听天由命，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光荣的了，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人的尊严了……。这是心灵伟大的标记。要按美德的要求行事，使你们的骨头和肉与这样的形式相适合。让我们使你们的肉消瘦，宰你们的骨头，切你们的肌肉……。啊，没有心、

没有力量和道德的人！腐败堕落的人，你们想阻挡理智、良心、天职、荣誉、宗教、上帝、天使和圣徒的声音吗？他们通过你们的器官，不断向你们高声说：你们的天性是很坏的、丑陋的、腐败的和狠毒的，你们不能去改造这种天性，人类和上帝的法律将惩罚你们；这些话，你们听见了吗？可怜的人们，你们要当心！你们将遭到上帝的报复，你们点燃了他那不可熄灭的怒火！啊！你们这些蔑视上帝的人，竟拒绝肢解他为你们制造的躯体，不服从由我们这些鞋匠、裁缝师傅和制帽工人（即道德学家、哲学家、立法者和教士）——人类天性的改造者、上帝的思想的真正代言人代他宣布的神圣的意志，必将遭受永恒的痛苦！”

如果我们的裁缝师傅和鞋匠今天向我们说这些话，我们将把他们送到沙朗顿和比塞特去。如果他们根据风俗，也就是说根据习惯，根据偏见、法律和我们老祖母与保姆的话，硬要我们这样作，我们就只好服从。是的，我们只好服从。你说：“咳！不会，人类不致于荒唐到这种地步。”不会吗？好，请你去看看中国女人的脚是受到怎样的对待的①……。

对人的身体企图改造，和对人的灵魂企图改造，这两种说法是那么的如出一辙，以致我不禁要请那些企图做这两种事情的人都讲一讲。他们难道不是唱的一个调吗？这两种荒唐的教条之间有什么区别？企图改造和肢解人的灵魂，难道比企图改造和肢解人的身体更有道理吗？唉！人的理智，已经败坏和糊涂的理智，已经错乱的理智，荒谬的道德，亵渎宗教的信仰，忧郁虚弱的心灵，你们在这荒凉的土地上散布了多少罪恶！有多少痛苦的事情是由你们造成的！

① 这里指的是中国清朝时期有损妇女健康的缠足。——译注

其实，情欲本身是一点也不坏的；尽管你在我们刚才所讲的特殊的社会形式中，在一个虽然是很小但是是包含了文明社会的诸种关系的例子中，看见它们起了颠覆性的作用，但现在你来看一看，还是那些情欲，还是那些人，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却产生了极其美好的和极其和谐的结果。从以上所述，就可看出：不能改变人的情欲，而只能改变情欲所活动的环境；这一点，单凭常识不也是能看得出来的吗？

§ II

谢利叶的劳动

多种多样和交替变换的方式。和谐的动力和效果

> 人内心蕴藏的这些情欲，是上帝赠送的礼物；人接受这些礼物，是为了把它们作为创造他的幸福和社会和谐的动力
>
> 《和谐的科学的信条》
>
> 第一个学生(朗读)
>
> 两只公鸡和平相处；突然来了一只母鸡，这一下就必然要爆发战争
>
> 第二个学生(插话)
>
> 喂，如果来了四十只母鸡，而不仅仅是一只，你说说，那两只公鸡还打不打架？
>
> 《中学生谈话》

我们已经论证过，如果小学生只搞作文，则作文这件事便必然会在他们之间引起仇恨。但在中学里，还有其他的科目是他们大家都要学的。科目很多，可以交替变换着学——尽管没有选择的

自由。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作文作得棒的,不管怎么说,不可能在翻译、诗歌、演说、计算和绘画等方面也都是最棒的。因此,由于项目是多种多样,优胜的名次便有所变化。这就是补偿和平衡的萌芽。在一个项目中名次高的人,在别的项目中,他将发现刚才还比他低的人现在超过他了。翻译最好的人,一定是觉得翻译比作文更神气,这一点,是不用说的。这是自爱心产生的一个很有用的好效果,因为它可以使个人得到满足,使他对其他的人保持良好的友谊。同学又重新团结起来。优秀的人显示出来了,而且还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也不会产生不愉快的后果。

这还不算。我们所说的这些小学生的表现,还只是在冷冰冰的课堂和读书室,坐在板凳上,在老师的监视下的表现;那些冬烘先生,往往因为学生说了一句什么话,做了一个什么姿势或者笑了一下,就要惩罚他们,硬要他们服从强制性的纪律,把他们当坏人处罚,强迫他们做苦工。

你们现在看,你们看呀!他们一溜烟儿地跑到操场上去,他们解放了,他们自由了,他们又开始高高兴兴,露出了笑容。

尽管有些人说什么休息是人在地球上最喜欢的事情,但这些学生绝不会待在那里懒洋洋地闲逛荡。他们是满可以自由休息的,但他们休息的时候是很少的,五分钟以后,大部分学生就开始流汗,满身尘土。他们身体累了,但心里快乐,满足了热烈的情欲!

球类有三、四种玩法,弹子有五、六种玩法。麦秆和小钱币也可用来做好几种游戏;还有双杠,玩偶匣、陀螺……。

在这些游戏中,孩子们将分成好几种不同的等次,因为每个人本身的力量和相对的力量,通过历次游戏的经验,大家都是知道

的。

另外，他们还比赛跳障碍、跳高或跳远；有跑步起跳的，也有并脚跳的。他们还搞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如果向他们提供各种体育用品的话。

爬墙、爬石山、游泳或滑冰方面的技巧，又另分高低。

如果给他们几块地，他们就去种地、锄草或种花；他们细心浇水，辛辛苦苦地劳动。在这类事情上，他们的竞争心也是很强烈的。

所有这些，都搞得很有乐趣，不论天热天冷，下雨下雪都一样。有人在强迫他们干吗？没有；他们完全是出于爱好和情欲。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选择伙伴，自行组合起来玩；一种游戏玩一、两个小时以后，又去玩别的。改玩另一种游戏，以消除前一种游戏产生的疲劳。

从这些活动中，从互相竞争和交叉的谢利叶的混合组织中，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你们在这样的新的组织形式中，见到有人还怀有不良的嫉妒心吗？在这种新的环境中，人的情欲是不是也象在先前的狭隘环境中那样使人产生恨、敌意和轻蔑？不，一点也不。竞争心、团体精神、志气、自爱、一致和不一致、协和与不协和，所有这些，将产生一种美妙的和谐……，至少在文明制度中是最美妙的和谐。

孩子们自由形成的谢利叶组织，尽管是很不整齐和不完善，但对他们的父兄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很好的教育，只有被哲学的教条蒙蔽了眼睛的瞎子才不能从中得到教益。这是**上帝在那里指导他们**；他们服从的是天性。他们作事比法庭还公正，对优劣的

评比十分公允。在他们的组织中，荣誉和等次是不能骗取的。你可以去亲眼看看孩子们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地位不同的孩子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贵族院议员的儿子和马掌匠的儿子的友谊很牢固，富人的孩子也喜欢和穷人的孩子玩。他们的成绩有优劣之分，但关系很融洽；他们的等次有上下的差别，但相处得很和谐。拉丁文好的孩子，帮助在这门把人搞得头昏脑胀的功课中学习差的人；而后者在他擅长的游戏中也帮助前者，教他如何玩。游戏的种类愈多，等次的差别也愈多，互相帮助和保护的机会也愈频繁，大家愈能行动一致，做出出色的成绩。孩子们之间的亲密相处，对他们的父兄也产生了影响，使他们的父兄也亲密起来，家庭与家庭有了联系。在孩子们的组织中，你将看到人人有荣誉感，有团体精神、深厚的爱和衷心的同情。尽管他们身上有文明社会的教育给他们的许多缺点，尽管有社会环境和倒退的世界（他们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中学和从中学毕业的）对他们的不良影响，但在中学缔结的友谊是牢固的，能够抵制从庞大的社会吹来的自私的和有害的风。

你们认为孩子们之能和谐相处，是由于他们头脑中还没有利害观念吗？啊！在他们的头脑中虽没有利害观念，但有自爱心；他们的自爱心非常强烈，极有助于创造和谐。的确，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对于和谐的创造是十分有利的，因为，我们在第一节中已经论证：如果人只能从事一种工作，则无论在范围小的社会或范围大的社会都将产生颠覆性的情欲：不公正、冷淡、仇恨、敌对和轻蔑。

以上所说，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经过证实的活生生的事实，到处都可见到的，对了解情况的人和想了解情况的人来说，是一目了然的。

有人要提出反对的意见，说孩子们所作的这些事情，是一些没有价值的小事情吗？唉！他们哪里有作其他事情的自由和主动权？他们要上学；人们硬要他们去学习。在学习问题上，人们并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不管他们的口味如何和饭量大小，人们给他们多少，他们就必须消化多少，即使消化不了，有损他们的身体也得吃下去。这样对他们，合乎自然的情理吗？他们对你们要他们学习的东西，是不是都有兴趣和志愿？人生到这个世界上，非要在青年时期花八年功夫学文法和入门课本不可吗？读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的书，读那些他们不知道其用处的枯燥无味的东西，没完没了地写，老坐板凳，把裤子都磨破了，这有什么好处呢？大自然从来没有说过它希望人们这样作，它的意见恰恰相反；从大多数人对现今这个制度的抵制就可看出，它是不愿意人们这样作的。

我记得很清楚(读者也一定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记得在我们年轻时候，在上中学和上中学以前，都有过一些很有意义的爱好：我记得，我们把省下来的很少的钱凑起来买一些小工具，买锯子、斧头、刨子、铲子、十字镐、耙、铁砧和锤子，我们高高兴兴、持之以恒地种花草树木，我们觉得我们所学的压条、剪枝和接枝这些课程很有用，而且照着实践。看到我们的丁香长出了幼芽，看到我们的玫瑰生根、开花，我们感到十分得意。我们种的小萝卜和醋栗吃起来津津有味。我们打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刀子。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还成了一个很好的刀剪匠。我们制造过水轮和小抽水泵，还配上皮阀门和钢丝弹簧，这一套东西运转得很好。我们还用梣木制作过那么好的弓，以致可以把它们当作挺厉害的武器使用。我们还用砖瓦砌过炉灶，炉膛砌得整齐和坚固，可以用来烤土豆。我

们用陶土制作过小人，用硫黄和铝铸造过奖章。我们还制作过纸板制品和带格子的盒子：我很珍贵地还保存了两个在我一生最勤奋的时期制造的这种盒子，而且今天还在使用。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与我们的机械工作有关的物理、化学和博物学，我们记这些东西，比记罗蒙的《简明语法》还记得牢。

如果这些萌芽得到发展，这些作法得到人们的赞成，如果这些志愿不遭到文明教育的鄙弃，而受到欢迎，象法郎斯泰尔的教育那样，经常注意发现并支持孩子们所喜爱的事情，它们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就会培养出许多机械师、农艺师、出色的艺术家和有科学修养的身体健壮的人……。也许——该说的话就得说——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就不会去学什么希腊文和拉丁文了。这有什么不好呢？百分之九十的人学了那些东西之后都会忘掉的。当我们到二十几岁、三十岁的时候，我们中学时候学的东西还能记得多少？就我来说，如果我今天能不查六十次字典就可读懂塔西佗[①]的一页书，文明制度对我就是有益处了！

人们对青年人的志向毫无认识，他们践踏这些美好的萌芽，把春天长出的嫩枝全都折断、砍掉或烧掉，却反而抱怨人的天性，抱怨孩子们的禀性！啊！是的，孩子们凭天性行事，在学校里制造了一些乱子；是的，大人凭天性行事，在我们的社会上也制造了一些乱子。我们为什么要订那么多与孩子们的天性相反的制度，为什么要制定那些与人的天性相抵触的法律，而不按天性的原始规律办事？上帝给你们送来了孩子，为的是要你们把他们抚养成人，可是你们却要把他们培养成什么作文比赛的冠军，培养成会说希腊语

① 塔西佗（约公元55—117年），古罗马历史学家。——译注

的公证人、又懂民法又懂教会法的双料博士、检查官、学士、诉讼代理人，等等；我们要改造我们的教师，采取更好的措施。

第二章　采取谢利叶的选举方式，达到分配的公正的平衡

和谐制度的条件，不仅是各部分都要会合于整体，而且还要自由地会合于整体。

让·克普勒

§ I

法官应当有被告那样的身份，或者是与被告同等的人。

孟德斯鸠

我们在前面陈述的谢利叶制度的模糊景象，向我们展现了和谐的微光，它们象晨曦预示天明那样，向我们预示协作制度的灿烂前景即将到来。现在让我们来研究这些问题，从最难的问题开始，从对劳动和才能的估计和等级的分配开始。

成立了小组。选举的权力属于谁呢？在小组中，由谁来任命组长和副组长？很显然，这件事只能由小组自己去直接处理，只能由它去办，由它的全体成员去解决。

当然，每一个成员的才能和劳动能力，是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就可得到他的同事的正确评价的。他的才能和劳动能力，通过实际工作和反复测验，很快就会显示出来。因此，在小组中，每个成员

的才能和劳动能力，从他的等级或比分就可以很容易地加以确定①。

在现今的社会中，评判每个人的才能的最好办法是比赛，是考试。政府办的各个学校对学生的招收和毕业时确定学生分配的名次，都采用的是这个办法。比赛的规则是很公正的，所以每个人都愿意接受考试的结果。但实际上，这种评分的方式在今天不甚可靠：一个主考人用一个小时的考试来评判一个应考人一年的工作，就给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根本不认识的人定名次，这岂不是很轻率的吗？

在小组中，作法官的人并不是与小组不相干的人，不是大家不认识的人，不是一个除了口头宣誓和为人正派以外就没有其他保证的陌生人。一个人的正派和宣誓有多大的价值，要由时间来证明，这一点，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关于宣过誓的主考人的所谓正

① 确定才能和劳动能力的办法，并不新鲜。技术学校的学生和参加过正式考试的人是早就知道的。如何选拔学生到政府机关工作呢？办法如下：

把所有的教材分成几大类，每一类都要进行一次考试。每次考试，学生都要回答由教材中挑出来的若干问题。

主考人对每一份答卷给一个分数。分数的差别是从0到20。一个问题都没有答对的，给0分；全答对的，给20分。考试后，把所有的问题加起来看一共是多少个问题，然后用问题数去除分数，得出来的商数，就是这次考试的应考人的比分。每次考试都是这样计算应考人的成绩的。

用这个办法得出来的考试分数，用一个表示每项考试所占比重的系数去乘，得出来的数字就是一个应考人的最后的分数，他应得的名次，他的成绩。

政府办的学校都照例用这个办法来定每个人的成绩，这是值得商榷的。它比小组实行的办法复杂得多；小组的办法是以和谐的分配的公正为根据的。有些人经常被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弄得十分烦恼，对针尖儿大的事情就要提出一大堆象山那么大的反对意见。我这条注释就是为这些人写的。一般地说，只要把事情十分清楚地摆出来，定几条原则，人们就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解决的办法。建筑师的任务只是画蓝图和定方案，至于构架的样式和石料的切割，那是施工处长的事情。我这样说法，丝毫未含有轻视解决实际问题的才能的意思。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傅立叶的天才也是很高超的。

派，我们是有所了解的！我已经说过，当法官的并不是一个与小组不相干的人，衡量人的才能的方法，并不是凭一次肤浅的考试，也不是凭一个小时的竞赛。考试是经常的，竞赛是公开举行的；根据一个人所表现的行为来定他的才能，主考人是大家，是能作出公正评判的小组。一个人的行为，在劳动中是一清二楚的；大家互相了解，每个人都把他的能力交大家去评。人总是要一再表现自己的。谁也逃不过小组中成百人的眼睛。小组的人投的票是可靠的。他们提名谁，就一定提得好；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每个人都将得到他应有的地位。

如果你申请加入某个小组，他们一定会接受你和欢迎你；你有申请加入小组的资格。但不能凭这个资格就说有什么权力和权利。现在，把你的本事使出来。竞赛开始：你赶快飞身上马，挥舞手中的利剑！各种各样的奖章都有，只要你有本事去拿。你可以尽量表现你有当选的才能。

但是，有人自高自大……。啊！我劝你：不可自高自大。有了这种心理，你在小组里就处不好。你看，这样的人是很少成功的。如果你偶尔漏嘴说了愚蠢的大话，你将受到众人的嘲笑；除了嘲笑以外，你什么也得不到。

再说，自高自大的心理，完全是文明制度的产物，它在和谐制度的土地上是无法生长的。这种心理，只有在分散孤独的状态下才会产生，只有在沉闷的气氛中才能得到发展。一个单独生活的人，很少有机会与比他差的或比他强的或与他相等的人进行比较，因此不可避免地是目空一切的。这种情形，在学校中是尽人皆知的。例如在技术学校中，凡是没有进过中学而由其他老师或父兄

教出来的学生，几乎个个都是很可笑的，骄傲得不得了。大家只好教训他们……。三个月之后，他们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老老实实，跟其他的学生一样谨慎，一点也不骄傲自大了。

文明制度和弄虚作假与不公正是如此的不可分离，以致在文明制度下，有功的人受奖，是例外的事情；而讨好他人和搞阴谋诡计的人得胜，反倒是正常的。穿绣花衣服的蠢人往往欺负衣着朴素的有才学的人。成千的无赖穿扮得很华丽，吃的是珍馐，而有才学、有道德的人，有天才的人，却穿的是破衣，而且吃不饱饭。社会用一块巨大的岩石对他们堵死了通往前途的大门。你们当然注意到：我在这里没有为后面这种人的骄傲作任何辩解。骄傲是他们的权利，是他们的本份和品德。如果他们谦虚，反倒显得怯弱了。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在衡量和评定人的才能方面，是没有一个公正的办法的；只有在一个部门，即在政府机关里才试行对人的才能进行评定，而在某些团体中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评定一个人的才能哩！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不根据人的真正才能对人作出评价，如果胡乱给头脑迟钝的人戴金冠，让聪明睿智的人戴沉重的头罩，到处有不公正的和荒谬的事，有压迫人的事，你想，人们怎么不自我陶醉，表现他自己？他怎么能不自高自大？他按什么尺度来衡量他自己？哪里有衡量他的天平？

然而，自高自大在文明制度中又往往是一种正确的心理，因为文明制度压制人的干劲，不让人的力量得到发挥；许多人都知道他们可以比现在做得好一千倍。小孩和他们的父兄的自吹自擂，完全是对社会的一种控诉，控诉它扼杀和压制而不发挥人的才能；它

没有正确的衡量人的尺度，它的尺度是错误的。如果衡量的办法错了，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那就要提出意见；如果大家认为衡量的办法是正确的，就不会有人发怨言了。

在和谐制度中，人们从儿童时期在小组和谢利叶中就常常看见别人按他真正的才能来衡量他，因此，他们也要这样来评价他人。你对人家公正，人家对你也公正。这是协作制度下的民主的互相公正评价的特征。错误的评价是不会发生的。在这种气氛中，自满和自高自大的人很快就会被人们纠正过来。其实，是不可能出现这种人的，因为在文明制度下出现这种人的条件并不存在。

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上帝绝不会创造百无一能的没有前途的人；这样的人是懒汉。每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中都是可作出成绩并发挥他的长处的。一个社会如果不使人发挥他的才能，破坏人的生来就有的命运，不使每一个人达到他能达到的相对的优越地位，则这些为了享受命运而生并认为自己凭天份是能够达到优越地位的人，就有可能把这种感情和他的乐趣用到盲目的偶然事件把他推入的环境中去，结果达不到他们本来是可以达到的相对的优越地位。使人产生狂妄和自高自大的心理的，并不是这种优越感，而是这种优越感没有用到正当的地方。一个社会如果使人与事物之间的自然的关系遭到破坏，使人走错前进的方向，错用他的才能，则这个社会就必然会使人误用他优越的本能，并对它产生错误的观念。

这就是说，使人产生自高自大的心理的，是我们的社会本身；而和谐制度的环境，将不会使人产生这种心理，即使产生了，也不会让它得到发展。

因此，我认为，一个小组中的成员是能够对每一个人作出公正评价，并使他得到应有的地位的。即使评错了，也马上会加以纠正。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一个有才能的人如果被评错了，他不是天天都可以使用一种进攻和防御的武器，提出有力的抗议——用事实来说话，这不就是最好的抗议的办法吗？较量的机会是不断出现的；每劳动一次，每个人的成绩都要和别人的成绩进行比较；如果有一天评错了，第二天就会发现，马上加以纠正。你想一想，一个小组的成员对一个不配当领导的人怎么能服气？怎么能把他们当中不是优秀的人说成是优秀？

小组非常注意于办事公正，选人要选好，要选出好的官员。如果它把领导工作交给一个无能的人，就会损害它的利益，就等于是坑它自己。如果他不让有才能的人发挥影响，得到应有的地位；如果他把工作交给一个没有本事的头头去管，它马上会受到与之竞赛的小组的指责，遭到谢利叶的申斥，在法郎吉中失去威信。

要充分认识到小组与小组之间、谢利叶与谢利叶之间的竞赛所产生的效果。即使每一个人单独说来是不公正的（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要说整个谢利叶都不公正，那是不可能的。公正是一定会实现的。谢利叶之间的不一致，就是一个实现公正的有力的工具，是使每一个人得到他应有的评价的保证。在一个小组中，亏待人的事情在尚未成事实以前，其他的小组就会提意见了。一个小组对它周围邻近的小组是经常注视着的。它们对选人不当，要提出批评，该猛击一掌的时候，就要猛击一掌。如果一个小组坚持它对一个有才能的人的不公正对待，则那些一心想增加自己的力量、争个优秀的小组，就会欢迎这个人到它那里去。哪里在争夺有

才能的人，哪里就能很好地保证凭才能得到应有的地位，把公认的有才能的人拉到自己一边来。

在和谐制度中，即使是最贫穷、最无权势和默默无闻的人的孩子，也能到处昂首挺胸地走来走去；如果他真有本事，他可爬到比百万富翁的儿子的地位还高。人们将公正对待他，保护他，帮助他；这一切都是保证能作到的，靠制度的力量实现的。把人放在谢利叶的机构中，就象把信交给邮局一样，不论寄到哪里，全都能送到。一封信也不会中途遗失。分配的公正，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它产生于社会的结构，来源于事物的安排，来源于制度。

请你们把它和文明人的公正加以比较吧。

§ II

我对那帮人并不喜欢，
都在那里大声嚷嚷，随风倒。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

他们告诉你说，上帝从1830年起，为了更好地安排等级，
只允许有执照的圣人和有两百法郎的天使进入天堂。

K

在这里，一切都通过选举来解决；我的意思是说，由谁来担任工业、艺术和科学工作的职务，由谁来负责劳动和工作，这一切要通过选举来解决。不过，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以前，应当说明：这里所说的选举，不是自由的或折中的选举，也不是共和制的选举。

在这里，选举人必须是有选举权的人；这是选举的合法性的基

础。我在我的小组中投票，在我的谢利叶中投票；我可以提名谁当头头，我要对管理机关的方案进行认真的思考，我可以否决或同意；是的，这是真的。不过，我发挥的直接影响并不超过我活动的明确范围；在这个范围中，我的影响是和经过充分证实的我的才智成比例的。我不能到我没有参加的谢利叶投票，我和它们的事情没有直接关系。谁要是贸然到我的谢利叶来要求得到投票的权利，我是不给他的；同样，我能到别人的谢利叶去为我要求得到投票的权利吗？当然不能。每个人都只能在他正式参加的谢利叶中投票；这是正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你和我谈选举的事情，那好得很！这样的选举，才能选出好的领导人，才能选出真正的代表，能代表大家的代表。所以说，选举人，必须是有选举权的人。

今天，一个不诚实的人，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一个很老实的有产者，因为交了两百法郎的税，就有权提名谁当国家的全权代表。有人问：如果这个人无知识，不识字，不会写算，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没有关系，他照样可以提名，因为他交了两百法郎的税嘛。有人又问：如果这个人头脑很迟钝，几乎是一个傻子，只会零售白糖和香油呢？我告诉你：他照样可以提名；他可以把权利和制定管理我们法律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因为他已经交了两百法郎的税嘛！！人们将向你证明：最神圣不过的是法律，也就是由这些交二百或几百法郎的无能的选举人的代理人所作的决定汇集而成的法律。

共和制的选举怎么样呢？啊！那当然好嘛。我的天啦！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在一起，捡破烂的、看门的、倒卖戏票的、庄稼汉、酒鬼……，每一个粗野的法国人都来投票，选立法委员，选政府官员

和政府首脑！是的，人们用光荣的公民这个称号称他们是法国的公民！先生们，他们都是法国的公民，因此，都应当为制定涉及他们的法律而共同努力。从这个选举开始，再走两步就可以达到普选了。如果大家按逻辑办事的话，结果还更好得多。

当然，选举的原则本身是好的和公正的。人民的利益应当按照人民的理解去对待，这样才合乎情理，才能实现不可争辩的权利。我把上帝恩赐的权力，把君主制的和宗教的种种骗人的作法，都廉价卖给你；人类被这些骗人的作法压弯了腰，直到现在还竖不起来。在绝对的制度下，只有来自选举或普遍同意的权力，才是合法的权力。是的，选举的原则是好的，是公正的；是的，你在原则上是说得对的，你在人类积极活动的事物中可以使用它。但荒唐的是，你把一个正确的原则拿到一个基本上是错误的社会中去用了。任何一个正确的原则拿到一个与正义背道而驰的社会中去都是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的。你要这方面的证明吗？你试把任何一个好的原则拿到当前的环境去实行，你一定得出许多可笑的、荒谬的和导致动乱的结果。你的原则愈是正确，你用起来往往愈是糟糕。你的逻辑愈是严密有力，它就愈是有力量象楔子那样强行打入错误的环境，使之爆炸。这就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的破坏力量的秘密；人类在他悲惨的史书中有许许多多关于这种力量导致动乱的或极其愚蠢的后果的记载。

没有任何人对这个真理的正确性表示异议；大家都认为，应当在各种关系中贯穿这个真理。好！假定有一个超自然的权威一句话就马上能实现这个愿望，假定人们今天就强把这个真理用之于目前这个社会，即法国……

你能估计一下它的效果吗？实业家搞阴谋，商人弄虚作假，政治家到处揩油，作可耻的交易；在工业界、商业界、政府机关和新闻界中将出现数不清的卑劣行径；家庭中暗藏着仇恨，表面上有虚情假意、口是心非的爱，暗中却用卑鄙的手段捞取利益；从社会的下层到上层，层层都有见不得人的行为；所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不可否认的！每一个丈夫都知道他的妻子的行为，每一个妻子也知道她的丈夫的行为。妈妈干的事，女儿都清楚。当父亲的没完没了地训斥儿子，可是他年轻时候干了些什么，当儿子的全知道。每一个人的额头上都写有他的言行和他的秘密。干事的时间和地方，大家都知道。玩弄的阴谋诡计和心里的想法，都是明摆着的。唉！我们每一个人所了解的情况，比人们在耶路撒冷街上见到的情况多五千倍。到处是地下的深渊，充满令人痛心的卑鄙行为的深渊；所有的污水坑都打开了，充满谎言的深沟都被揭开和搅动了；它们的腐臭的烟雾好似所多玛① 的浓烟笼罩着世界……。

所有这些，大家都知道，都很清楚！你们要了解这句话在今天包含的可怕的意义！还有什么关系在继续维系？你算一算，除去所揭露的这些普遍存在的丑恶情形，还剩下多少人与人之间的爱和联系：根据你们自己所破坏的关系来计算，请你们讲一讲！

还有，那么多的偏见！在人的良心上刻了那么多的义务观念，那么多的格言；它们的价值如何，人们是知道的。无产者所遵守的两万五千条法令是多么严厉，这些法令使他们遭到的掠夺是多么

① 所多玛，《圣经》上记载的一个城市。因城中人的堕落行为，耶和华用硫磺和火将全城焚毁。事见《圣经·创世记》第十九章。——译注

残酷，他们完全清楚。在尚受人们敬拜的圣物箱中，盛的是肮脏的破衣服和从大街上捡来的骨头，而不是圣人的衣物和圣人的遗骨；在尚存的圣殿中，人们发现嘲笑的神代替了上帝……。不要再抱偏见了！君不见军队、人民、妇女、甚至小孩子都拿起武器来反对法律，反对义务，反对教条，反对这个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君不见大火已经燃烧起来，世界遭到破坏，到处是一片荒凉？君不见这个社会在用锋利的牙齿咬它的肉，用利爪撕它的胸脯，把手插进它的两胁，抓它的肝肠……。不要再抱偏见了！还有什么东西能残留下来呢？能残留下来的是敌对的利益和手中的剑，要面对面地在决斗场上打一场恶仗……。啊！哥萨克人和土耳其人快到来了，北方的游牧民族和武装的野蛮人快到来了，象大洋的波涛那样排山倒海似地向我们冲来了……。不过，隐藏的真理不可泄露，切莫让真理冲击我们！真理将一下就把我们的社会淹没……

我向你们讲的关于真理的这番话，在谈到公正和自由时，我也是这么讲的。试谈一下公正：它将使每一个人各得其所，它将废除一切荒谬的契约，它将追寻财产的来源，使一切有财产的人惊惶不安，它将迫使篡夺权力的人吐出他篡夺的权力，它将使你们的法律和法令的支架通通倒塌。

试谈一下自由……：人一旦自由了，你们看，一旦在欧洲，没有行政官员，没有军队，没有狱卒和刽子手，没有镇压人的武力，这样，只需一天功夫，欧洲就会被洗劫一空……。愿正义、真理和自由的上帝保佑我们……。是的，如果这个不光采的文明制度要长存的话，我将祈求上帝把瘟疫、战争和饥饿这三个最可怕的神降到世上，祈求上帝把世界交给这三个杀人的天使，让他们把这个世界

毁灭了事。

我告诉你们：葡萄是好水果，多产葡萄是一件好事，然而，如果以为在岩石上也可种葡萄，那就错了。葡萄是葡萄树结的，如果你要吃葡萄，你就要种葡萄树。真理、自由和正义是社会和谐的产物；如果你想要这三种东西，你就要撒播社会和谐。如同岩石生长荆棘一样，你们的社会生长不公正、压迫和欺诈。这是社会的性质决定的。你们这些有眼睛而不用眼睛看的人，把眼睛睁开吧。试验已经作过相当长的时间了，戏已经演了好一阵了。聪明人的白内障并不那么严重，不是早就看出了一个没有自由、公正和真理的社会吗？真理是考验社会秩序的试金石。一切与真理不相容的社会，都是谬误的社会。谁能否认这一点？……谁？……唉！大家已经进入这个充满良知和智慧的奇异的世纪了。

有些人说，这些原则是很好的，公正的和不可辩驳的，因此应当把它们应用于社会。于是，他们就开始行动，强行使用：有的把它们和道德格言连在一起用，有的把它们和意识形态的教条连在一起用，有的见诸行动，有的只是口头上说说。为了达到他们所设想的良好效果，他们把本来就是无能为力的政治结构剪裁一番，把人的结构也剪裁一番；至于社会的结构——产生一切坏事，产生不良的政治结构的第一原因和根源，啊！别害怕，他们对它并无怀疑！

对于意识形态和逻辑的原则，对于抽象的和理性的真理，有些人用理性的否定，用智慧对信仰的服从，——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信它[①]——，用意志对神权（如果确有什么神权的话，那也是人发明的）的服从，最后，用各种各样思想上的可耻的事情来回答。

① 这句话出自早期天主教主教圣奥古斯丁(354—470)。——译注

还有一些人认为：原则是正确的，很好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原则能够并应当推行到底；理论也许是好的，但一个好的理论的绝对的实践，其结果不可避免地是坏的，这些都是事情的本质决定的，这怪我吗？啊！尤其是现在，真是可羞可耻呀！可见，公正，不可能一直到底都是公正的，真理也不可能一直到底都是真实的；这样的原则尽管很正确，但随着你把它推行下去的时候，它将逐渐逐渐地变得不正确和不公正，这些都是事情的本质决定的！

被围在一个腐败堕落的圈子里的一切政治党派和伦理学派，一切宗教的和哲学的派别，在一个基本上是荒谬的社会环境里就原则和原则的应用问题进行搏斗，其情形就好比马戏场里的动物一样，尽管用牙齿和爪子撕打，闹得不可开交，但始终还是待在马戏场里。

有了原则，就须要有应用原则的环境。

如果一个原则在某个环境中应用起来出现了不谐和的情形，那不是环境不对，就是原则不对，或者两者都不对。如果原则是以理性为基础，并且在聪明人看来是很明确的，那就可以断定是环境不对。

当你开动脑筋，为了评判一个原则而进行研究的时候，你就把它研究到底，取得最后的结果，然后，根据结果判断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否认这个办法的人是可耻的；真理始终是真理。

我已经说过有三种诡辩：(1)抽象的和理性的真理与公正的法律在谬误的环境中的粗暴使用；(2)对被"上帝的恩惠"所吞噬(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被那些蒙受上帝的恩惠的人所吞噬)的理性的否定；(3)受礼仪支配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真理的理论；这三

种诡辩是三个章节的开头，世间的一切谬误都可列在这三个开头下面。你将发现，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这三种诡辩都打成一团，每一种诡辩都有它得胜和失败的时候；打赢了，就高唱进步和完善的理论的胜利。今天的三派：共和派、正统派和中间派，它们难道不是三个具体化的活的诡辩吗？这三个有血有肉的诡辩，不是每天都在它们的报纸上互相辱骂，每一个都在论证其他两个的虚浮吗？我再说一次，这种具体化已经是老历史了。人类到现在只吃过这三种社会的诡辩。他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吃过别的食物；因此，他是如此的瘦弱和如此的可怜，这不奇怪。

§ III

> 这份社会契约不是我写的，
> 我在娘肚子中的时候，并未在契约上签字。
>
>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
>
> 重要的是，要大声嚷嚷并用假鼻子化装。
>
>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
>
> 此事连我那头狗熊也会办。
>
> 奥德利

谈政治上的选举的时候，说了那么多题外的话，现在让我们再回头来谈它；我们要研究一下人们停留在文明的环境里，能得到什么结果。

关于参与制定统治全体公民的法律的权利，是不能借口公民没有交多少税或你所说的其他理由，便不让公民中的大多数人享受，甚至只单单不让一个公民享受，也是不行的，这一点，对每一个

真诚的人来说，道理不是很清楚的吗？这个权利和税款有什么关系？没有取得我的邻居、你和我的同意而制定的法律，能硬要我们(你、我的邻居和我)服从吗？由我不认识的人作的决定，由某些人起草的条例，或者照你的话说，由许多人起草的条例，请说句公道话，它们能强迫那些置身契约之外的人，那些未在现场表示过任何定约的意愿、而且被一脚踢开的人服从吗？显然，要人们服从这样的法律，并尊重它的权威，是没有道理的；要人们不论是什么样的权力都要服从和尊重，那是不合理的。所有那些向人民宣讲的(而人民也只是在口头上相信的)有关平等、义务和对国家的神圣的法律的服从的美妙理论，全是废话；它们和驻在欠税人家中的催税员与宪兵一样，是用来驱使和控制人民的。每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尽管他处处按法律行事，但对法律仍然是很轻视的：轻视那些神圣的法律，轻视所有一切以法律的名义骗人的鬼话。明白无误的是，要使一条法律成为人们非服从不可的东西，成为人们的一项义务，那它至少要得人们的同意。

"因此，必须实行普选！"我听见我旁边有人这么说。普选吗？好！当代社会实行普选后产生的法律，也并不比实行垄断选举所产生的法律更合情理，正如你所说的：实际上并不好，因为在今天的投票人当中，有二十分之十九的人都不了解情况，一点也不会委任官吏；他们根本不懂得他们的权利的意义，不知道他们投票是为了干什么！是的，你们所说的人民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缺乏订约的能力。他们被弄得在政治上十分的愚蠢，竟糟糕到把一大堆应该得到的政治权利，去换一袋土豆或一双木鞋……。普选之后有些什么义务和法律上的合法性？你们得到了愚昧无知的老百姓的票，

就能制定出好的法律吗？你们以为只要有人愿意选举，或者轻易就能使他们愿意把事情颠倒过来（我说的不是颠倒成好秩序，而是颠倒成混乱），愿意乱上加乱，你们就可使国家长治久安吗？好极了，那你们就普遍实行吧！

另外一些人走过来说道："我们既不专凭金钱，也不搞普选，我们主张勿须和人民商量就把法律强加在他们身上；不过我们说的是好法律。因此，我们将根据政治能力来进行选举。这是今天明智的和诚实的人的意见；只有自私的人和捣乱的人才不同意这样作，等等。"好，根据有能力的人制定的法律实行专制。不过，请那些主张剥夺所有没有能力的人的政治权利的明智的和诚实的人，向我们提供一个衡量政治能力的办法。我等待着这个办法。

是的，这个问题在你看来似乎很困难。我们设想过按数学、化学、物理学、博物学、农业和机械学的方法来衡量人的能力。关于人类的这几门知识，是有一套讲义的，精通这些学科的人，当然能衡量一个人在每门学科上的知识和才能的程度。

但在政治上，你们是不是也有一套讲义？请告诉我，你们凭什么去衡量？由谁来考查候选人的政治能力？由谁来评定人的政治能力？评定人是共和派的博士，还是正统派的、中间派的、第三党或第四党的博士？在共和国里，是从山岳派中挑选这些人，还是从吉伦特派，从美国学派，从……，从……，从……中挑选这些人？我不一一列举，因为在今天，在1835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主义和意见。明智的和诚实的人，你们是不愿意人们不懂政治就去搞政治的，你们要想办法把政治能力建立在某种牢固的基础上。在这些活动的沙浪中，有政治能力的人一定会笑死的！有一个当选为

代表的哲学家(他当然是议会中最明智的文明人之一)，去年登上讲台[①]用明确的措词宣称:“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对派,或者他,都不知道国家需要些什么。”真是空前绝后，谁也没有在议会中说过比这更好听的话；在那些可尊敬的人当中，谁也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谁也没有说过:“先生们，我来告诉你国家需要些什么……”明智的和诚实的人们,把你们衡量政治能力的尺子拿出来吧。

凭良心说,新闻记者和那些夸夸其谈的人，就政治能力、普选和交两百法郎的选民的选举的合法性，给我们讲了许许多多的理论,因此,他们至少应当——因为有些在马路上东游西荡的人已经在动手干了——用诗人的话告诉他们的人:

我说的话,对喝了第一杯啤酒

就把瓶子打碎的人是有用的。

总之,我们认为:文明制度既然不承认人的权利，则按照它自己的逻辑，它就不能规定人们承担任何义务。我们要研究的东西还很多;要在这里把所有那些该批判的荒谬理论都拿来批判,那篇幅就太长了。这里的批判也只不过是点一下罢了。现在让我们来谈法郎斯泰尔的选举。

§ IV

> 把选票都加在一起，作出的裁判也只有一个计算值;如果把选票拿去称,则作出的裁判就会按几何级数发展。
>
> 让·克普勒

---

① 这番话,是儒弗罗瓦先生在讨论有关协作社的法律时，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在讨论取缔协作社的法律时说的。

在法郎斯泰尔中，人们真诚坦率地运用选举的原则；通过选举，授与当选人合法的权力，因为法郎斯泰尔的选举是以复合的按比例计算的能力为基础的，是以选举人的能力和他在普遍的秩序中的利益为根据的。现在，让我们论述如下：

根据才能确定的能力。(1)为确定一个候选人的职务而被召来投票的选举人，对谁有资格当选，是很清楚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只在他确有专长的范围内和他参加的小组与谢利叶中投票选举。选数学家，由数学家来选；选化学家，由化学家来选；选农学家，由农学家来选；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这样作法，使各种职务分得清清楚楚，彼此都很明确。

(2) 选举人对候选人的材料十分了解，对候选人的才能也很清楚，因为每一个候选人的特长，早已有所表现，不是表现在一次考试或一次会考的成绩上，而是在接连不断的一百次考试和一百次会考中显示了他们的才能。候选人拿给评选人看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说明他们的才能的样子；他们通过他们在小组和谢利叶中的表现，早已把他们的才能完全摆给评选人看过了。

谢利叶制度有许多方法保证评选的公正和准确；我将举出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一条来讲一讲。

在人多的地方，其中总有一些人是天生的爱闹别扭的，**凡事闹对立的**，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从理论上估计，在一个有一千八百人的法郎吉中，平均起来这种天生的爱闹别扭的人数是二十对一。这就是说，法郎吉的每一千居民在群众中可能碰上大约二十个凡事闹对立的人。上帝既然希望社会的行动统一，形成联系与协和，并且使人的心中具有那么丰富的爱，他为什么又要在人类

中安插一些天生的爱闹对立的人呢？为什么有这些例外？为什么要在众人的键盘上安几个不协和的音呢？这一切，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在人类巨大的车间中虽然是需要普遍的协和与统一的行动，但在社会等级的每一个等级中也需要严格的公平。如果在挑选人的时候单凭感情，就可能犯错误，因为对人的宽厚和感情往往是盲目的。因此需要一个保证不出现这种错误的办法；在进行检验的时候，需要有一种冷静的和爱挑剔的目光，要仔细地观察，对竞选人进行筛选，剖析他们的功绩。必须一丝不苟地进行尖锐的和深入的批评。因此，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与自己闹对立的人；爱闹对立的人是最善于批评的。

对稍为重要一点的人员的任命，都要正式请那些对候选人有意见的人来发表他们的意见。这在和谐制度中已经成了惯例；与在文明制度中不同，在和谐制度中人们是不会戴上爱的假面具来对待他们不喜欢的人的。在和谐制度中，人们首先尊重的是真理：一个人的对头，都公开表明他们是他的对头。

对头们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将夸大候选人的不足之处；他们当然要夸大他的缺点的。他们什么都要观察，什么都要探讨，什么都要用显微镜分析；他们把他们用挑剔的目光所看到的一切弱点都提出来。当妇女们谈论一个对手的时候，你在她们的谈话中将发现，抱对立态度的人也真是会挑毛病的。当然，他们的任务只是限于提出意见。决定不由他们来作。同情的人表示赞成，反对的人表示反对；决定由群众来作。

天生的爱闹对立的人的重大的社会作用，非常生动地证明：那位把人类加以组织的机械师，对所有的推动力都作了很精确的计

算，并对人的力量有所估量。据说，有一位古人在剖析了人的生理组织的奥秘之后，用极其热情和虔诚的声音说道："我要唱一首颂歌，赞美上帝的荣耀。"是的，他的确唱了一首颂歌来赞美上帝的荣耀；他给我们论述了心灵的不为人知的奇迹，他告诉我们不协和音有它本身存在的理由。我们应当知道，这位向我们揭示情欲的动力的作用，从而为我们打开通向普遍的幸福的道路的人，他是很有学问的。

我们从上面的论述就可以看出，在谢利叶中，每一个人的功绩将显示得如此的清楚，以致眼力最差的人也可以很容易地估量出来。所以，所有的选举人最后得出的意见不可能是错的。

我们已经论证了法郎斯泰尔的选举人如何判断什么是正确的，现在让我们来证明他是有作正确的事情的意愿的。

对利益的关心。很显然，一个法郎吉的各项工作愈是做得完善，法郎吉便愈是兴旺和繁荣。凡是对于各种才能和劳动予以充分肯定、鼓励、尊重和报酬的法郎吉，必然在财富和发展方面占优势。对法郎吉来说，必须要有最能干的农学家负责农业，技术最好的机械师管制造，最精明的管理人员管行政，最有学问的老师管教育，等等。所有的居民都是协作者，与法郎吉的兴旺发达直接有关；收益由大家分；法郎吉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大家的工作。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工作做得尽可能好；很显然，在协作制度中，从个人的利益考虑，也要求并决定了为人要公正。这一点，在文明人看来是很奇怪的。

正如我已经讲过的，一个小组的人是既有自爱心也同时有团体精神的，这两种东西促使他们不能不评价要公正；一个领导得很

差的小组，是经不起谢利叶的竞争的。它将受到各方面的指责，它组内的好战士将弃它而去，投到与它敌对的小组。

可见，选举的能力在法郎吉中是复合式的，是建立在选举人的特殊的才能和可靠的利益的基础上的；即使协作制度的人（他们都是很公正的）被虚荣心搞得比文明人盲目和骄傲一百倍，假定他们每个人都想把别人的选票捞到自己手里，但最后的选票是由群众按能力的大小来投的，因此，选举的结果不致于不公正；个人的自爱心，不论你说它多么不理智，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将受到严厉的束缚；因为每个人给自己所捞的选票，是方程式中所有的端边的共同项，在计算过程中是要消失的。

§ V

让秩序来自事物而不来自人。

霍布尔

我们从以上的论述就可以看出，在谢利叶中，对人的评价公正，是有双重保证的，有内部保证和外部保证。

内部保证有四个方面，投票人有两种复合的能力：他对评判的材料和候选人的功绩是了解的，他既要从个人利益的角度也要从团体利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外部保证来自附近的谢利叶和小组对一个小组或谢利叶所作的评判的经常检查。

这一点，值得特别谈一下。任何一个小组、一个谢利叶或一个部门的事情，是由它自己的人员办理的，只有他们才有权直接处

理。这是无可争议的，这是一个原则，大家都接受的，因为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谢利叶受到他人的侵犯。然而在法郎吉中，由于各个部门都互有联系和连带责任，所以人们认为：一个部门如果管理不善，将或多或少地影响全体的利益。因此，可以说周围的环境对每一部门都将发生作用。

是的，周围的环境的这种作用，并不直接左右选举，但由于小组和谢利叶要互相发挥外部的监督作用，所以周围的环境对选举就不能不有所影响了。选举的名单由小组或谢利叶自己提，但其他的小组或谢利叶要发表评论，表示赞同或不赞同。人员在内部挑选，对外部的舆论要听取。既行使权力，也承担责任。

要补充说明的是：一个人在某个部门中的选举权，是和他在该部门中所表现的并得到大家承认的能力成正比的。选举权要与能力成比例，这是自然之理，勿须在这里加以赘述。一个有某一专长的人的意见，当然比一个新手的意见更有份量。在选举的问题上，你当然不会把一个新手的意见和一个教他和指导他的人的意见等量齐观的。

一个候选人通过了大家的筛选，得到了与他相竞争的人和在工作中天天相见的同事的提名，得到了外部的舆论的赞许，得到了同伴的支持，并由评议会根据谢利叶的群众意见予以批准，这样挑选的人，你还认为不好和不恰当吗？

我想多讲几句，把事情讲透彻一点。在谢利叶中，凡是与自己的地位不相称的人，是会自动辞职的。与自己的地位不相称的人，在这种环境中，对于别人的纷纷攻击，是一天也顶不住的。当你获得了某种地位，可是发现在你的旁边，或者在你的下边，在你的下

级有一个人比你的本事强，他每天都向大家，向你，向其他的人，表现他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是很难受的。你一定赶快请他来担任你的职务的。

我们刚才所说的原则，可以用成百种不同的方法来实行；其中有一种方法是考试，不属于我们在这里研究的范围。我们要指出的是：搞选举，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引起了许多混乱，花费了许多钱财和时间，但在谢利叶，事情就很好办了。甚至可以把规模搞得很大，把全世界的法郎吉都请来发表它们的意见。

上面所说的原则，从法郎吉一直到全世界，任何一级社会组织在挑选候选人方面都可采用，而且，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运用这些原则找出一个能反映有关群众的意见的可靠办法。

我们刚才所研究的问题，是可以大加发挥的；我们将在另外一本著作中更广泛地从更高的角度加以探讨。在结束本章的时候，我们把结论陈述如下：

谢利叶制度在衡量人的优点方面，在评定每个人在每项工作和他所参加的谢利叶中所表现的才能和劳动能力方面，具有难以估量的能力。因此，每一个人在每项工作中的相对的价值可以非常准确地用一个级别或一个比例数表示出来。

可见，对**劳动**和**才能**按比例分配报酬的问题，是一个纯粹的算术问题。今后，对**资本**按比例分配报酬也不会有多大的困难，因为按资本多寡的比例给与报酬，是大家都知道的，今天所有的股份公司或其他公司向股东分配红利，都是这么作的。这个公正分配的办法，有人把它看作可怕的奇谈怪论，其实它只不过是一种儿童游戏，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问题，按公司的规定去求出一个人在才能和

劳动方面贡献的数额就行了；它们是可以象资本的数额那样准确算出来的。很显然，把你的劳动或才能的大小化为一个函数，然后用你的劳动的小时数去乘，就可以得出你的数额，就可以知道你在这项工作中，在才能和劳动方面作了多少贡献。

附注 RR（第二版）

在附注 R（见第一册第 189 页）中，已经列了一个自然的全面分配的数学公式，读者只要回忆一下那个附注，就知道每一个人的个人的份额，可用公式表示为：

$$p=Q\frac{c}{C}+R\frac{t}{T}+S\frac{\theta}{\Theta};$$

从上一章的解释就可看出，每一个人的劳动和才能的特定系数 t 和 θ 的值，同他的资本的值 c 一样，是一看就明白的。

在法郎斯泰尔建立之初，在作为法郎吉的基本合同的“公司章程”中应规定资本、劳动和才能的总份数 Q、R、S。人们可以在这方面想一些公正的和适当的办法。劳动者和老板之间，或工人与老板之间的一切协作方案，应包含有关这个问题的条款。我们认为，最公平和最好的条款，有以下几项：

（1）由委员会确定最小的比例数，也就是说，确定给各级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待遇的最小的比例数；

（2）对投入的资本定一个最小的报酬数字，也就是说，定一个最小的利率数字；

（3）以薪金或工资的形式，或者以利息的形式，把收益按比例分配给每一个人。

这个办法之所以公平，其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它在原则上反映了协作制度的思想，所以这个办法是很容易理解的。

现在假定要筹集创办一个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和劳力。

我出两万法郎；

你出劳动力。

如果有人向我们提出：每年给我的投资的报酬一千法郎，给你的劳动力的报酬也是一千法郎；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在企业看来，你的贡献和我的贡献是相等的，因此很公平。我们两个人将分到相同的利润。但是，请注意，我是很占便宜的，因为我在企业的投资只作抵押，放在企业里；而你的劳动力每天都在消耗，每过一小时就少一小时，而我的两万法郎却一分也没有减少。

领工资的工人和雇员，一般地说，应当在利润的分配中分到一份与他们所得的工资成比例的一份，而资本则得到与分给的利息成比例的一份。

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在一项资本有巨大风险的事情中，分给资本的利润应多一些；这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不这样作，人们就不会向企业投资。同样，在另外的事情中，由于劳动的艰巨，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所冒的危险等原因，也应当增加劳动所得的份额。在分配方面，在今天尚不完善的草创的协作制度中，要作得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我们以上所说的，足以无可辩驳地证明：从一个法郎斯泰尔创立之日起，就可以很容易地实行一种非常令人满意的分配方法。

因此，我们勿须再多加论证就可以看出：对第一批建立的法郎

吉来说，在过渡期间这个大问题已完全解决；为了求出每个人应得的份额 p，方程式中应确定的系数 c、t、θ 和 Q、R、S 都很清楚地确定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只用几句话就能清清楚楚地说明和谐制度的分配这个重大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这几句话如下：

假定法郎吉在创立之初，就按前面所说的法则制定了分配的计划。组织健全之后，各部门的工作便开始顺利进行，大家也开始按新制度的风气生活，这时，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某些工作很吸引人，某些工作不那么吸引人。

显而易见：机器运转得愈好，各个部件之间的作用愈平衡，对大家，穷人和富人，资本股份多的人和股份少的人，甚至没有股份的工人，便愈是有利。

大家将一致同意：按适当的比例增加那些不那么吸引人的工作的报酬，减少那些很吸引人的工作的报酬，是合理的。

从这个不可辩驳的原则就可看出：一个法郎吉每年都将根据行政部门的报告和建议，由全体成员开会议定如何修改分配系数，这就是说，在他们认为必须修改的劳动部门中修改 Q、R、S 的总值和 t 与 θ 的单值。

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附注阐述的理论更容易懂的了；任何一个搞清了这个理论的人都将认识到：在各项事业中按照劳动和才能以及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这个看起来无法解决的难题，很顺利地解决了。这个解决办法，不仅是顺理成章地来自法郎吉的本身，而且它的制度还对如何使用大家的劳动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

导、平衡、分配和管理的办法，既不妨碍个人的自由，也不对任何人强加任何东西；我把最后这一点留给读者自己去研究；如果他肯动脑筋的话，我将请他把这个问题认真地加以思考。

第三章　通过谢利叶的互相配合而达到的普遍和谐的平衡

通过各个小组和谢利叶的谢克塔的个人配合而吸收每一个部门的集体的竞争和敌对情绪；
由于集合成不同的小组和谢利叶而吸收个人的竞争和敌对情绪，在不同的小组和谢利叶中，一个人的爱好和抱敌对情绪的人的爱好相迭合，用偶发的爱去代替天然的敌对情绪。

沙·傅立叶

§I

Amicitias animat harmonica contemporatio.

让·克普勒(无法翻译的)

我们刚才论证了谢利叶制度在各个地方所表现的如此明显的分配的公正是如何在这个制度内部产生和发挥的；孩子们在天性的推动下也大体上是按照这个办法组织他们的游戏的。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集合和配合的效果，孩子们的游戏已经使我们看到了这种效果的萌芽和发展。

如果你向有些人说，协作制度的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按资本、劳动和才能的比例分配收益，他们将很武断地向你宣称：要找

到一个估量劳动和才能的办法，是不可能的。即使你能使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我们可以找到估量的办法，他们也将照样武断地说：这种办法必然在竞争者之间，在竞争的小组和谢利叶之间，引起可怕的敌对情绪；而且紧接着就会向你述说过去的相互倾轧和战争，述说鞑靼人的三次肆虐和他们的熊熊火炬，述说你早已知道的有关人类相争的历史。

这些急于反对的人说："小组之间一开始竞争，他们当然就不会停止，不会休息；团体精神将发生作用，他们将使出全身的力气，一个劲儿地工作。啊！你在科学、艺术和工业方面将看到许多奇迹！这些都是事实，都是不可辩驳的……。但不好的是，他们一个星期不打仗，他们就不消停，所以这种办法和它产生的奇迹，还是以不要为妙！"

这番话，就是那些人说的，就是那些表面上机灵而实际并不聪明的人说的；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把你向他们提供的全部事实都通通加以研究，他们只看见一件事情，只凭这件在协作制度中不能不有的事，就认为也将产生文明社会产生的结果。他们不了解协作制度的新环境，不了解在新的环境中可以让旧力量发挥作用！

是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竞争，将使你们这个在全世界散布灾祸的受人诅咒的零七八散的文明制度乱成一团。谁能否认这一点？这种情况我们岂不知道？我们不是已经用非常鲜明的颜色把非协作制度的竞争的固有弊病画一个图表给你们看过了吗？当我们论述在协作制度的环境中进行的竞争的时候，你们却拿我们已经批判过的在谬误的环境中进行的竞争来反驳我们，这岂不是太幼稚了吗？因为一个小孩子在钢琴的键盘

上打了一拳，你就乱弹琴，就说这架钢琴有些音不谐和，它弹出的曲子永远是难听的吗？啊！你不能这么说；你要倾听良知的声音，要按照协作制度的情况和谢利叶的事实来研究问题；如果我们要计算这个事实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就要研究这个事实。

啊！你们担心竞争的小组会发生争吵，男的揪衣领，女的抓头发吗？好，别着急，让我们先研究一下情况，然后才发表意见。

我要把反对的意见狠狠地驳一驳；我要把所有一切似乎是最不利的事实都集中在一起，从最极端的假设开始讲起：我用来作例子的是法郎吉中最情绪激动的两个小组，这两个骄傲的小组之间的竞争，比复辟时期的著名的文学战争，比浪漫派和古典派的斗争，比长胡子的中年人和戴神圣的假发的人之间的斗争，还激烈。你瞧，这两个小组互相嫉妒到了极点；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和我分别参加这两个敌对的小组的一个组，我们是这个法郎吉中性情最急躁的人：两个由脾气狂躁的人组成的小组，而你和我又是脾气狂躁的人当中的最狂躁的人。如果要找小组之间竞争的毛病的话，这两个组可以说是最糟糕的。

好！在这两个小组之间，在它们双方的成员之间，在你和我之间，会不会因此就要打一场遭遇战？会不会较量一番？是的，我们之间当然要较量！也许要较量一千次……，但并不是象文明人和猛兽那样较量，我们不用子弹打脑袋，不用利刃刺胸膛。我们两个敌对的小组中午还在较量，也许两个小时之后，在晚上，或者第二天，又要聚会一次，一星期要聚会二十次，一个月要聚会一百次；在小组里，我们是战友，尽管发生争吵，但在同一个旗帜下工作。

你要知道：我们的情欲愈是激动，我们的心便愈热，我们便愈

是热爱我们的工作，愈是想进行竞争，同时彼此之间的联系愈是密切，愈发挥团体精神，愈相协作；因为，外部的竞争愈是激烈，小组成员之间的联系便愈是紧密。作用和反作用是相等的。在外部愈竞争，在内部便愈团结。再加上劳动的时间短，谢利叶与谢利叶彼此配合，人员在小组之间经常流动，在友好的和同盟的小组中大家又常相聚会，这一切，使竞争纯粹是团体性的，而一点也不带个人的味道；而且，小组或谢利叶的团体性竞争愈强烈，在小组或谢利叶中人与人的联合便愈有力。我们由此可以非常清楚地得出一个精辟的理论如下：

在谢利叶制度中，由于每次劳动的时间短，由于小组成员的流动和分散使小组与小组能普遍联系，所以法郎吉可以组织最激烈的和参加的人数最多的竞争：双方势均力敌，不仅劳动富有吸引力，而且成员对工作很积极，对人友爱和同情；在小组中，普遍的感情将得到最大的发展，对团体最忠诚，秩序最完善。

换句话说：

在和谐制度的环境中，各个成员的天性愈不一致和相对立，它们便愈有利于社会力量和社会联系的增长和扩大，愈能增进普遍的和谐、秩序和集体的团结。

§ II

整个大自然是一个有顺有逆的大结构，井然有序，
聪明人是一看就明白的。

沙·傅立叶

音乐是特别和谐的事物。

乔·桑

这些脾气怪异、爱闹对立的人，他们在当前的制度下，无论在家务劳动和个人生活中，还是在政府和公众生活中，都搞了不少的坏事，但在将来却会成为繁荣、良好秩序与社会和谐的因素。的确，上帝创造这些有活力和巨大才能的人，难道只是为了让他们去制造混乱和恶毒的仇恨吗？一把竖琴如果只有 ut、mi、sol 清一色的协和和音，而不象有十二个音阶的竖琴那样有不协和和音，这样的竖琴，能弹出和谐的音乐吗？不能，当然不能。因此，我们不能抱怨我们的天性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把多种多样的天性都用之于创造我们的幸福。

唉！你担心一个法郎吉的小组会打起来吗？可是你没有想到：在这个此时此刻与你所在的小组相竞争的小组里，有你的朋友、父亲、兄弟和孩子，有你的妻子和情人……；有与你有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和有福同享的人。

其次，你还没有想到：这些小组尽管竞争得很厉害，但是是属于同一个谢利叶的。它们是同属于一个团的连队。它们有共同的旗帜。这些相竞争的小组是姐妹，是好姐妹。

所有这些谢利叶，所有这些小组，难道不都是法郎吉的吗？它们不是同一个军的吗？它们工作起来之所以你追我赶，它们彼此之所以以超过对方为荣，难道不是为了大家的利益，为了法郎吉的利益吗？拿利益来说，法郎吉的利益，不就是每个人的直接的个人利益吗？

在谢利叶中有三个邻近的小组劳动，争相改进它们的工作，精益求精；如果其中有两个小组的工作做得不好，濒于垮台，这对另一个小组是很不利的，因为这将伤害谢利叶的一翼，而它们是联合

在这一翼对抗另一翼的；这种情况，对那个应负责保护这三个小组的谢利叶本身也不利，而且会使那个得胜的小组马上处于危险状态，因为在谢利叶键盘上相邻的键不能工作或工作得不好，将使它失去竞争力。每个键都希望奏出的音要准确，圆润和响亮动人，如果旁边的键奏出的音不准，不响亮或者很刺耳，那是不符合它的利益的。即使佩左尔乱弹一架琴键很好的钢琴，ré 键尽管和它旁边升高半音的和再升高半音的 ut 不协和，但是不是因此就希望升高半音的和再升高半音的 ut 乱发音呢？不，不，不；因为这样一来，它将是第一个受害者。

各个小组在谢利叶中的情况，以及各个谢利叶在法郎吉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谢利叶和小组都是很骄傲的对手，在科学、艺术和其他工作方面激烈竞争，但互相都是希望对方成功的。每一个小组的成绩愈好，大家的财富便愈增加，共同的收益便愈多，个人的收入也因之愈丰厚。人们竞争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做得好上加好。所有的人的利益都汇聚于协作制度的大家庭，所有一切个人的爱都相联系，这岂不使一切事物都趋于和谐了吗？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是口角吵嘴的事情，大家也认为是很不应当和有失体面的。当人们都同舟共济的时候，怎么会争吵和打架！得了吧！你们别这么看问题了；你们把文明制度的恶果带到和谐制度中来了；你们给美丽的无花果树插上扎人的刺。啊！在文明制度中，好嘛，有人吵得一塌糊涂，甚至打架或进行战争……。这是他们的事！利益和情欲的直接的、根本的和激烈的冲突，在文明制度中使人的自私心发展到了如此强烈的程度，以致要未来的人相信文明人是这样自私，更难于要文明人相信未来的人是那么和谐和

那么相爱。这是必然的。只要协调的利益代替了互相冲突的利益，协作制度代替了分散经营制度，谢利叶代替了文明人的无政府状态，你马上就会发现：人生来不是为了兄弟阋墙的。

然而他们却硬说人与人大部分是敌对的，说战争是人的本质；他们不责怪他们的社会环境，反而把这种粗暴的和愚蠢的亵渎宗教的言行奉为教条，把坏事记在人的天性和造物主的意志的帐上；庸俗的人由于见惯了坏事和内心的失望，竟接受了这种思想：在1827或28年，有一个诡辩学家① 妄想充当人类智慧的指路明灯；他满口上帝、灵魂和宇宙的和谐，用哗众取宠的理论来装点这种荒唐的教义；他居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端出了一套高深的学说，说什么战争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基本事实，和人类必然是共同存在的……。一个哲学家再荒唐也不能这么荒唐。这个庸人公然说："我认为将来还是老有战争的，因为从古到今一直在打仗嘛。"这个哲学家还制定了一套先验论来证明事情应该如此，而且，要如此才合乎哲学。我们必须承认，对那些崇敬哲学家的人来说，对给哲学家支付薪水的政府来说，哲学家的确是有用的；

总起来说，我的论点如下：

在一个法郎吉内，在组成该法郎吉的小组和谢利叶中存在着普遍的和谐；竞争促使人们积极劳动，在各项工作中精益求精，不仅不会引起令人烦恼的混乱，反而有助于创造相爱的气氛，使社会的联系随着他们的密切程度而更加紧密：

（1）因为相竞争的单位都同属于高一级机构；相竞争的小组同属于一个谢利叶；相竞争的谢利叶同属于一个种谢利叶，以此类

① 库赞先生这位挺棒的哲学家曾向梯也尔先生请求让他充当这个职务。

推,它们都同属于一个法郎吉。竞争组织得愈好,团结愈是牢固;

(2) 因为相竞争的单位的成员是流动的,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联盟和团体。竞争愈激烈,团体精神便愈浓厚;

(3) 因为每一个单位内部和外部的竞争机构愈牢固,便愈是符合该单位的直接利益;

(4) 因为法郎吉所属各单位的成员都是协作者、共同利益的分享者;法郎吉的兴旺和荣誉是符合每一个协作者的直接利益的,因此,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单位都必然希望各项工作取得成功;

(5) 最后,因为利益和爱的普遍和谐必然会发出一种呼声,使一切积极因素都汇集于和谐制度的大家庭,使大家压根儿不知道吵嘴打架和打仗是怎么一回事;在法郎斯泰尔的居民中是见不到打架的现象的。

至于单位之间的竞争的平衡问题和对立的小组与谢利叶的再联合问题,我们勿须再多加叙述和举更多的例子,便可以指出:它们的再联合是来自两个基本的事实:

(1) 协作制度使所有的人的利益和爱团体的心都汇聚于一个共同的中心;

(2) 小组和谢利叶的相互配合和人员流动,使每个人可以分散到不同的单位,通过千百种方式使相竞争的单位的成员既互相之间有联系,又和总体有联系。

现在把文明制度的竞争和协作制度的竞争加以研究。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以两家互相竞争的商号为例。每一家都想把对方搞垮。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和压价削价的花招都使上了,不惜用一切手段达到目的。愚蠢的经济学家却认为这样作,好得很。一

个企业把其他的企业挤垮，使许许多多的人破产，他们认为这好得很；每天都有上千家企业由于新开了一家资金和设备更雄厚的企业而倒闭或被吞没。这些破产的企业，这些被消耗和浪费的力量，可以用来促进整体的繁荣嘛！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他们应当相爱才好！这样才能形成普遍和谐和社会感情的良好基础！

分散经营制度是直接违背人们的利益的，它让个人与个人竞争，硬要在他们之间引起仇恨；它差就差在不能激起劳动者搞劳动竞赛的热情。两个厂的厂长，由于竞争而彼此视同仇敌。这两个厂的工人会不会表示支持，会不会为了使那个给他们工资的厂的产品取得优势而热情的工作？他们这些与工厂的利润毫无关系的人，会不会参加两个厂长的争吵？根本不会。他们干一天，老板才给他们一天工资；他们对于这样的老板是一点也不关心的。他们在劳动中能少干就尽量少干。他们心里知道那个榨取他们血汗的老板是想发财的；他们恨那个老板；说句难听的话，他们有时候还恨得不错。

相反，在谢利叶中，在每个人看来，竞争的劲头应当用在团体的激烈竞赛上，应当唤起劳动的热情，而不能互相仇恨。在小组之间展开的竞争，不会引起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敌意，相反，它将通过许多有力的联系，使他们团结起来。

小组和谢利叶的团体性竞争，是良好的竞争；他们之间许许多多有风趣的、逗人的或尖刻的批评，是为了使工作做得十分完善，有助于大家的利益；批评的方式，视劳动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各种各样的口吻都有；有些人象骑士那样殷勤地讲，有些人逗乐取笑，也有些人坦率地抨击。

§ III

> 协作制度能使一种情欲得到最大的发挥，有不同程度的飞跃，因此，也就有普遍和谐的保证，并使冲突得最厉害的阶级团结起来。
>
> 沙·傅立叶

如果你研究并明白了前面的论述，你就能够解决在法郎吉的劳动组织中出现的与团体竞争和个人抱负有关的一切难题。

如果有人反驳你，说在小组的内部，在互相竞争的候选人之间，也可能发生不和，你就告诉他小组将及时作出公正的裁判；在那么多评判候选人的才能的天然的法官面前，个人的恩怨将显得十分可笑；经常在完善的分配的公正制度下活动的人，是不会抱这种个人的恩怨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他们也将被请去为别人主持公道。你可以向反驳你的人阐明：在小组里凭个人的恩怨行事，其结果是很糟糕的，因为小组的成员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是经过挑选才吸收的；他们通过团体精神、活跃的情欲和人类的心能感受到的各种各样的爱而紧密团结；最后，你还可以告诉反驳你的人：小组的人都很协作，有共同的旨趣和心愿；你尤其要向他大讲小组和谢利叶再联合的原理，讲机会之多和动力之丰富。讲到这里就暂时停一下。

使各种情欲达到平衡的原理，实际上就是要使**每个人把丰富的能力都发挥出来**。当餐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而且确信明天的菜肴也同样丰盛时，大家都彬彬有礼，心情快乐，显得很亲热，而且嘴上总带着善意的微笑。同样还是这些人，如果他们天天都要因

为菜饭不够而互相争夺，他们一定会彼此仇恨的。如果你对饥饿的人说:“少吃点,吃、喝二字是你最危险的敌人。你切莫贪婪，你要提防肉体享乐的诱惑，不要让你贪吃好菜好饭的心得到发展;”你这番话必然是白说一阵，不起作用的。饥饿和天生的贪心的作用比你强得多。无论是从本义上讲还是从抽象的意义上讲，文明人都是肚子没有吃饱的人。如果道德学家对他们说:“你们要克制你们的野心。名、利二字是你们最危险的敌人。要提防那唆使你去谋求高官厚禄的心;”他们的说教也是不如野心和贪财之心有力的。唉！这方面的例证,你们早已经见过许多了。

只要人们还处在社会贫困的状态,无论你怎样大讲道德经,滔滔不绝地说教,都是徒劳的。你那一遍又一遍地劝人为善的说教,反倒会制造许多仇恨、冲突、战争、背叛和各种各样卑鄙的行为,如同古时洪水的波涛必然会冲来许多腐烂的尸体一样。

为了建立社会的和谐，与其对那些无论是由于饥饿或野心的驱使还是由于野心或饥饿的驱使而干坏事的人宣讲节制饮食和崇尚道德,或者惩罚他们或谴责他们,还不如组织一个能够给各种合理的情欲(也就是说在本质上不是颠覆性的情欲)打开一条广阔道路的制度。

你看,在谢利叶制度中,人人都有用武之地。对每一项科学和艺术工作,对每一个劳动部门,对每一种活动，都组织了谢利叶和小组。小组里有多少细分的工作，就有多少个职位。这个人主管会计,那个人指挥操练;某人长于理论,就让他搞理论;有些人可以分头负责一项工作中的某一部分工作，等等。对每一个有才能的人和要求工作的人都将安排工作。有些人来到按专长分工的小组

里，将发现每一个人一方面在他比别人强的部门作管理工作，而在他不太专长或不想大干一番的部门也非常乐意接受人家的调动。人人都因自己完成了最重要和最光荣的工作而感到欣慰……。好极了！人的自爱心得到了满足，消除了怨气，甚至得到了大家的安慰。大家互相帮助，互相表扬，互相激励，在友爱的歌声中共同前进。谁也不产生仇恨之心。为了敬爱上帝，大家是不会因为在文明的环境中，也就是说在不和谐的环境中，在变坏了的人的身上看到了某些不好的例外，便反对一个普遍的真理。

由小组提供的这些发挥才能和搞好团结的办法，与你所讲的谢利叶(还没有出法郎吉，更不用说一个国家和全世界)提供的发挥才能和搞好团结的办法，有什么关系呢？请看谢利叶的普遍配合的机构的效果：在这里，你是我的上级，我的老师，你帮助我，你教育和培养我；有了你，我在我喜爱的工作中才取得了进步……。不久以后，在另外一个谢利叶，由于我有经验，所以取得很高的地位，而你，你也许才刚刚开始学；我要积极热情地向你讲解。这在我们之间是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和互相爱护，彼此诚心相待。当你觉得你说话准有人听从并得到欢迎的时候，你听从别人的话并向别人鼓掌，心里也是愉快的。尽管人与人之间有天然的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但这种愉快的和有益的作法，你和我，我们大家，全体成员，都见过千百次。

你看，这就是和谐制度的全部秘密。在财产、年龄、才能、爱好、性格甚至出身方面愈不平等，在群中就愈要进行划分和一再细分；不平等的差别愈分得细，琴键的数目就愈多；乐队的音色和乐器愈不同，音调才愈美，协和和音才愈悠扬和有力，音乐才愈迷人！

不平等的情况既有等次的差异,又互相配合和自由发挥作用,再加上以劳动的吸引力作动力,这就是社会和谐的全部秘密。

因此,道路是宽广的,事业是宏伟的;抱负可以施展而不会遇到阻力;干吧!努力干吧!工作你做不完,荣誉你得不完,你大有用武之地!有三百万个法郎吉;从每一个法郎吉都伸展出千万条幸福和光荣的道路,组成一个遍布世界的网,把无数金丝和银线汇集于全球团结的大家庭。你要鼓起勇气,切莫中途停留!你要完成任务,经得起考验,不断取得新的成功。快去收获丰硕的果实!前进,前进,麦穗有的是,等待着你去收割……

你看,有无数的勋章和荣誉称号等待着你去争取;尽管勋章和荣誉称号多,但仍然是很光荣的,因为它们如实地反映了权利和才能;等级是按一定的规则划分,奖章和头衔都有很明确的真实含义,而不象今天的奖章和头衔都是些可笑的骗人的东西。每一种特别的奖章都突出表明某种有社会意义的事。我告诉你,地位、头衔、勋章都不是假的和徒有虚名的,它们不是骗人的招牌,而是名符其实的标记。

现在你也许明白了:不仅不能压制人的雄心,反而应当加以激励和鞭策。雄心愈大,使出的力量也愈大。你看一看军队,用提升晋级的办法鼓励人,不是效果很好吗!对法郎吉来说,让众人发挥雄心,乃是达到和谐与团结的手段。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对比,可使人交流感情,变换职务,增进彼此的忠心和大家对集体的献身精神。

§ IV

他们说苦难是人类的命运，说生命是一段经受磨炼和赎罪的时期，然而，当人们问他们人类要赎的究竟是什么罪的时候，他们却回答说这是秘密……。

你们的哲学家不也是在说人是创造之王吗？——一个被赶下宝座的王；应当把国王的宝座和宫殿还给他，把他的情欲还给他，使他再具有天才和美德！情欲就是天才和美德，就是功绩和报酬。

沙·丹

情欲是人奔向他的命运的推动力。

斯达尔夫人

人的天性好似一颗宝石，打磨成有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面，并有千百个不同的极化点。每一个宝石能够通过许多或大或小的面以及相似的或能协调一致的极和周围的宝石联系起来。

最富于情欲和社交性的天性，是接触面和吸引极最多的天性；它在每一种情欲上形成的联系既多而且有力。这样的天性，上帝已赋予它各种各样的亲合力，能够和许许多多有丰富感情的人结合在一起。

能和自然界的一切物体都能结合在一起的氧气，是一种全相亲的[①] 原素；它在物质世界和有机化学中是基本物质之王；同样，在社会或情欲世界中，最容易和人亲近的人，是具有各种情欲的

① 须要说明的是，被称作“全相亲的物质”的氧气、氢气和氮气，是大、小、中三重形态下的气态物质。

人，是无所不适和全相亲的人，这样的人也将成为人中之“王”。在上帝安排的社会环境中，每一种天性的人，将按照天性的吸引力的多少对社会和谐作出贡献。每个人的愿望愈多，他所起的作用也愈大；因为愿望就是动力，它早晚会化为行动的。在人的阶梯上所占的位置，是和情欲的强度有关的。情欲最强烈的人所占的位置最高。在每一个星系中，位于中心的太阳，漩涡的中心，它的引力总是最大的；引力引导世界，支配世界上的一切和谐。

那些爱闹对立的天性，它们总要在某些点上互相接触，总有协和的音；它们除了在统一的大交响乐中有部分的音调变化的融合外，还能够在某些特定的和音中互相联合。

我们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等次分明的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不仅是社会和谐的条件和基础，而且也是社会公正的条件和基础。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论点用之于更高的领域，证明它的充分运用，将达到世界的高度和谐、至高的和谐与永恒的公正。不过，论述这些问题将超过这两册书的范围，因此可留待另外一本涉及到它们的书中再研究它们。我们在这里只指出：如果说破坏了一切自然状态并且和事物的秩序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平等论是荒唐的和不公正的两个极端中的一个极端的话，则另一个极端便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出身的封建主义、资本的封建主义、身份的封建主义、宗教的或僧侣的封建主义，等等。这些东西把所有一切社会的好处都给与一种势力，只按照一种权能和严密的等级制度来调整和分配这些好处，而把处在社会低层的群众当作贱民，不予理睬，对他们的地位的低下不给与任何补偿，没有任何东西来抵销高居上层的人的优势。这些东西都是颠覆性时期中的**社会权力**的形式：贵族政治、

专制主义、各种各样的等级制、各种形式的压迫和统治。

我们的全部历史，是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宗教制度创造的历史，是军事封建制度创造的历史，是金钱在今天给我们创造的历史，甚至还有圣西门的信徒企图给我们制造的历史。可惜的是，起来反对这些专制主义的东西的人的理论是很荒谬的，说什么应当把不公平的现象拉平。这些人应当打开思路，懂得人类的公正，并不是把每一种社会利益平分给每一个人；也不是把所有的利益都集中给某几部分人，不给其他的人；而是：按无数个不同的等级，按自然的和社会的不平等的程度，按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等级中的特别职位，把社会的利益按比例以报酬的形式分配给大家。这样才公正；这样作，对大家都好；这样作，是符合自然、理性和社会的事理的；这样作，可以加倍使每一个人感到满意，得到各种乐趣和鼓励，从而建立和谐制度。让我们在上帝以慈父的爱在大自然和事物的永恒的和谐中为大家打开的无限幸福的源泉，用双手捧起甘泉来喝吧！

有取之不尽的财宝，因此，勿须先订好合同才去开发；不会象有些亲兄弟那样为了一点儿东西就互相撕打！东西多得给遍了所有的人还绰绰有余，到时候，你们争论的是：要弄清楚还有谁没有得到他那一份！现在让我们准备筵席：座位有的是，每个人都是宾客！

现在，让我们建立这样一个世界：谁花费了力气，谁就应当得到报酬；在力气方面，是不考虑人的出身是资产者还是平民；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由于过去的功绩而出名的家庭，可以很骄傲地传扬他家的名声，把它当作一个象珍宝似的高贵的装饰，既不影响他

现在的行为的光荣，也不妨碍他争取未来的荣誉；在这个世界中，财产多的人将把他们的财产投入社会事业，为人类服务，从而使他们的财产成倍地增加，大家齐心协力，使财源扩大，人人都受益……。身体美的人将得到赞赏，心灵美的人将得到敬仰；凡是有才能的人都将得到报酬，凡是光荣的事都将得到颂扬！对人的力量、情欲和能力都要给以奖励、表彰和赞颂，用吸引人的劳动把人的一切才能都汇集起来为大家创造幸福！

你放逐贵族，你就会失去一个赞助人道主义事业的力量，而且使他们对这个事业怀抱敌意；这一点，你难道不明白吗？你压制才能的发挥，你就会失去一部分力量，而且使它变成敌对的势力；这一点，你难道不明白吗？如果你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损害资本家，你就会失去一部分力量，而且使他们变成敌对的势力；这一点，你难道不明白吗？如果你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压迫和剥削劳动者，你就会失去一部分力量，而且使他们变成敌对的势力；这一点，你难道不明白吗？如果你鼓吹对物质和美好的事物抱轻蔑的态度，你就会失去一部分力量，而且使它们变成敌对的势力；这一点，你难道不明白吗？如果你为了信念便与理智宣战，你就会失去一部分力量，而且使它变成敌对的势力；这一点，你难道不明白吗？如果你为了打破荒谬的教条便破坏宗教的感情，你就会失去一部分力量，而且使它变成敌对的势力；这一点，你难道不明白吗？

你使才能和出身发生冲突，使财产和出身与才能发生冲突；使资本家和劳动者发生冲突，使劳动者与资本家发生冲突；使物质和精神发生冲突，使精神和物质发生冲突；使宗教感情和理智发生冲

突，使理智和宗教感情发生冲突；使力量和力量发生冲突，使利益和利益发生冲突，使情欲和情欲发生冲突！是你们把所有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力量都这样武装起来，互相冲突；是你们开始战斗，吹起冲锋号，发出战争的叫嚣，而你们反倒说："人类已经堕落，他的天性已经败坏；上帝把人类生在一个分崩离析、备受痛苦和灾难的可诅咒的世界上！"上帝！唉！使人类变得这么愚蠢和可耻的，是你们，是你们这些哲学家和宗教家。你们把上帝说成是世间分崩离析和战争的指挥者，难道他是一只贪吃人肉和爱闻死尸味儿的秃鹰！你们这块可悲地奉献给战争的土地，听见你们这番话以后，到了春天岂不从土中长出刺刀和利剑？

上帝使我们的心灵产生了对幸福的向往。他在我们的土地上种植了我们所喜爱的花和我们吃的粮食。我们的土地使我们播种的小麦一粒变成百粒。即使我们用我们的兄弟的血浇它，它也仍然给我们生长作物……。

伟大的、善良的和全能的上帝！请你使那些懂得你的律法并向他们的兄弟宣讲你的权能的人的声音变得很宏亮吧！请你启发人类的愚昧的心，使他们的心中产生爱……。你，美丽的大地，你遭受了我们长期的践踏；你，遭到破坏的美丽的天堂，你的活力和火与光同等强烈①，你悲叹早先的时光已经逝去；现在，请你们种你们的花，撒播你们的小麦，穿上你们华丽的衣裳，发出你们的声音，建立伟大的和谐制度，因为长期的悲哀即将结束，恢复原状的日子已经在望，庆祝新生的欢乐的时刻即将到来！

① 拉丁原文为 Huic animæ terrenæ … quam luci et igni cognatam dixi. Keppler

我们论述大平衡[1]的这一章，就写到这儿；我们引作题词的那个精深的定理，应当用金字镌刻；现在为了说明这种平衡的特点，让我们按照这个精深的定理的公式，把我们一再着重指出的谢利叶制度的双重优良的特性归纳如下：

通过各个小组和谢利叶的谢克
塔的个人配合而吸收每一
个部门的集体的竞争
和敌对情绪；

由于集合成不同的小组和谢利叶而吸收
个人的竞争和敌对情绪，在不同的
小组和谢利叶中，一个人的爱
好和抱敌对情绪的人的爱
好相迭合，用偶发的
爱去代替天然的
敌对情绪。

① 所谓"大平衡"，就是两大情欲——友爱和雄心——发挥作用而形成的平衡；这种平衡支配着个人利益的确定和等级。所谓"小平衡"，则是由两个产生情感的小情欲——爱情和家庭——形成的平衡。在协作制度开始建立的时候，小平衡还不能一下子就形成，因为它们是以敦厚的品德和文明人尚未见过的其他倾向为基础的；这些倾向，只能在有了从事大平衡的事业的正式的谢利叶之后才能产生，因此，我们在这里暂不论述。另外，小平衡的一般原理，实际就是大平衡的原理。这些原理，我们将在研究高级和谐制度的著作中加以探讨；到时候，我们将自然而然地谈到它们，并给以充分的论述。